集部第六三册目次

睡庵稿三十六卷

〔明〕湯賓尹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

鍥宣城湯睡菴文集

湯嘉賓睡菴集序

夫文章之日趨而靡也其由趙宋之末季乎其起於程蘇分黨之後乎程門弟子求競於世而別立道學於文學之外致禪宗語錄而以不成文之言筆之為書於是訓詁多而事詞名理絲襍無紀元人重詞曲戲劇而略於行文

國朝承宋元之舊而益滙其波流積習溺苦卒多經子史所不載限以制舉益愈離披故北地所為欲振之者不得不援古人以為立幟之地也自茲學士多望風奔塵文必莊韓左馬或之而盤誥禮經詩必蘇李曹劉及開元大曆而止句其句篇其篇調其調格其格一切襲取勦說遠相通遞即事與情不協變與時不通境與詞不以亡不復能救矣此其病在矯枉之過工于形似而失其真體也夫古所稱著書立言以垂不朽者豈賤儒婁學所能辨哉文以明道仲尼曰文不在茲是安得有文外之道而道外之文耶宋季倡文外之道而近代又創道外之文此所以終不振也以道非[illegible]

而文非文也所謂悪似而非者此也吾友嘉賔太史毎難斯文之失真而其髙材遠識博學厚志足以至之故文以紀事事以見理詩以抒情情以標風未嘗一著晝模而亦無非古法規矩準繩吾自有之豈必劃倕之指擬比輪子之臂乎倕指輪辟即使可劃而擬豈能爲吾有耶則是以其文乃真文也嘉賔丰神髙朗胸次灑然不役志干紛華世故是識忘情於真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者故其倫品不凡亦由可徵見矣余與嘉賔朝夕章縫而風尚不異但以嗜酒稍有謝於東賔嘉賔方在著作之庭當有所以筆削刪述成一代典章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使余得賛一詞足矣

萬曆壬寅二月九日

友弟梅守箕譔

新都羅彝序書

[illegible]庵文集序

欲殺衆何意千秋其在斯也非霍林前時過江之句乎去予數千里不見其人而壯其心時有所不怡亦復吟此自壯故歲其門人薩滬劉生敢復崇仁王生士焕先後泥予遊問霍林容貌言咲在長安安吾皆言吾師清頳美鬚與諸生談常極夜旦遊日益廣而貌故加肥予謂然而止之曰以予所聞霍林道心人也道心之人必具俠骨具俠骨者必有深情所與子墨流連相為緯留

[illegible]雖然亦死世人之所欲殺也已而以南齋酒出畫謂予題其端庵文[illegible]之首予為捐几翱廻慨然有東下意益前閱李公本寧以有所不慊留寓東間霍林復爾留予所未見莫由夢寐者逾年春而霍林復為世人所疑罷官矣於是天下有識之士疑為不平而予特甚何也霍林者道心人也孝友廉貞足世師表而當何疑世乎雖然吾有以諗也予前在長安嘗謂詞林袁董二君曰君等昔道心不善堅固久趣不過奇[illegible]

于閣有何重慕哉世之疑霍林者
特其黃閣耳亦太早計乎以霍林文
字推之其福德常在乎役人者何
以貽之見其初第時擬作飲水也至
為其里人作難脫判客于枯蘆破
船之中幽思險調迸然而通顯
皆捷疾歷碌睢怒可啼可喚若
出若沒大非前破閣中常設者
矣予猶意其翩遷而貴世樂所
誘或忘其英骨焉已乃讀其文咏
種種異之篤于功名世法之外有
以秀鬱而蒼茂或千餘言布如

[illegible][illegible]或數千語書焉而詠如霧
流煙如雲滿月如洗華嶽如挟
挾孔雖其福積衍擡尚未極其
曉世之情其必不為世人而為道人
文人也決矣至于韻語短長率意
發律氣力沈厚班駁蒼堅成其
家言方前過江時渡已度越矣然
其大致蓋富貴而尊賤貧悅卑
壤而於觀閱也其人胸懷喉吻中
殊有巨物壘壘壘待一黃閣而後能
與世吐咽者與至其沉真痛中詩猶
有可華似者乎生事倉卒黑白

未厭校一死終無辭安得朝聞道
夫以欲聞道而偶乎生出于所謂有
深情者也嗟夫靈林之于道于文一
也發端未識得其里人與之患難
而迫之起功力未竟得朝貴者與
以賤貧而恐之威彼人者無乃過為
猶聽與自是瞻夢可以悵然追然
以山川為氣質以煙雲為想似以云
釋為飲食以嘯嘆為事業泥模倪卿
縣不由人道與文斯文隨道真勞
簿獨絕肆入微妙有永慶而長
存然則所謂千秋某在斯者嘗人
何與耶然彼人者必曰子何以知
其必千秋也又曰即其饒為千秋
吾且固以今日之事嗟夫以此相離
者僅僅而然又非予所得而言也
姑言之以為瞻菴文字序
萬曆歲辛亥秋一日清遠道人
臨川湯顯祖書于玉茗堂

睡庵文集目錄

卷一　序

王西華先生半山藏稿序

徐見可鳩茲集序

蒹葭稿詩集序

石頭菴詩集序

戒殺文小序

社山朱氏宗譜序

說劒齋稿序

管氏族譜序

方氏族譜序

皇明開天玉律序

瀫園雜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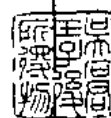
巳酉歲貢序齒錄序

劉氏鴻書序

老莊臺縣序

德政錄序

黃山遊記序

卷二　序

張蕭仲香雪房稿序

秦華峰先生倚雲樓集序

燕石齋小草序

西山雜咏序

白師清疏草序

王昭文論草序

任白甫雲龍閣草序

陳汝礪詩序

曾先生寓拙草序

遊燕草序

謝友可薄遊草序

潘大夫傳誌序

書詹問石將隱述

山房斧藻序

泇河疏議序

駢志序

追思錄後序

卷五 序

卷六　序

卷七　序

卷八　序

卷九　序

封文林郎直隸徽州府推官鶴汀李公墓誌銘

卷十九　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龍泉程公暨配周恭人合葬墓誌銘

封文林郎戶科右給事中桂園王公暨配太孺人秦母墓誌銘

浙江嚴州府知府海陽鄧公暨配方宜人墓誌銘

廣東廣州府番禺縣知縣改揚州府儒學教授實齋徐公墓誌銘

贈戶部署員外郎事主事東洲張公暨配封太安人潘母合葬墓誌銘

恩貢王東菴暨配趙孺人墓誌銘

沈氏四世祖桑園公夫婦合葬墓碑

故贈公復吾錢公墓誌銘

書梅季豹第三子烈祚墓碣

卷二十　墓表

四川按察司副使進階亞中大夫資治少尹任齋趙公墓表

光祿寺署丞洛原張公墓表

贈中憲大夫曾公暨配林恭人墓表

譚先生墓表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嗣山曹公墓表

朱母墓表

周三望先生墓表

菊泉朱公暨兩孺人墓表

南岡李氏兩世阡表

卷二十一　傳

湯嚴之先生傳

鄔徵君傳

鄭贈公傳

杜太公傳

姚先生傳

朱封公夫婦合傳

睡菴文集目錄畢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王西華先生半山藏稿序

貴富壽考文章功業之類物之美者人爭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天之數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力爭之旦暮之間於數者偶取一焉而沈頓歲年剉刻筋知精已耗矣堤及其餘故欲嘗易足而取於天者嘗寡開敏賢智之士饒姿才廣方略其意氣無所不之造物之內苟有以爲美者則高才先之矣且世開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貴〻所自有矣宮廬服輿飲食聲色之奉宜有以過人孰非天之寵與既已飽此又侵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者忘少取者忘多不讓人以贏而畱鬼神以餘所得滋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才美詞華剽剝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蘇〻瞻云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六揚氏之學亦復不淺矣露文句意淺而出之卽子瞻亦當引心自負奇博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爲人所窺誚才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割斯亦多取之報也郡大夫王君刻其尊人西華先生藏集於衙齋余得以觀焉所爲詩若文大要性靈發之嚴於矩尺絕無虛華蕩肆之態似代之爭工於形似者初先生投槀篋中曰吾無意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爲之工乃不能不爲之工[illegible]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秘乃有文言深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爲貴人世其學登第四十年居官僅八載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之思也郡大夫爲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爾衆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余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所以還造物而詒後人也

徐見可鳩茲集序

間嘗欲寫一小像懸以自照倩人三傳而三不[illegible]

一日走友人所滿座雜談一畫者就傍模之問
未竟急持以歸家人皆失笑善乎蘇子瞻之記
傳神也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優孟
叔敖豈必擧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吾嘗
以此論書論文法無外者世人每見人書不省美
惡輒問某帖某帖見人詩文繆相推擬曰若也周
秦若也漢魏六朝若唐若宋於乎秦周之與唐宋
其代既已往矣帝自爲統人自爲氏則胡〻曰若
明詩明文而反借於異代又胡不曰若誰之子而
取既朽之骨相辱哉制擧之業代舌門牆寄思聖
而宜謂古語而今以其應制也目爲時文記序傳
銘誌賛歌詩之類陳說今事酬答今人逢奇則奇
寓庸而庸其爲今語耳明也而世强而推之曰古
見名爲古文詞也離吾世而求之尋彝索鼎而擕
摹千百年以上之物斤斤依倣不敢自置一嚬笑
無惑也日旦旦而明非借昨日之光以爲今日之
光也景物歲歲而春非借今歲之草木以爲再歲
之草木也吾之面不如人之面恰安仁之遺貌者

爲眞吾而以說妻孥豈不羞且悖哉嚮者吾見見
可制擧業心好之是能古者來南閩與持論空闊
踔厲一掃前人已得其記序諸文所爲鳩茲集者
盡讀之鳴所欲鳴神化自有始嘆服以爲眞不可
及而盛推見可者或擬以爲唐宋或擬以爲周秦
見可起袂謝曰吾爲吾耳安能古人謂見可多遜
不知其志意深遠咈然不屑也後千百年以來能
自爲代者唐唯退之宋唯子瞻其餘斤斤倣古而
失之者多矣吾一歲遊吳越所與從一善相地一
山人能畫者偶到佳山水處一曰好風水一曰天
然一幅圖畫余擧似一人稱詩者曰是子詩料旁
一人笑謂余曰山水凹凸是子年來受用景物不
殊取態各別顧人自得何如耳因敘見可文漫識
於此

蒹葭館詩集序

今海內知名士無不交景升者其好景升而序其
詩者幾半之當景升名盛時吾髮未燥後吾漸長
大日守帖括不解稱詩性復孤絶耽閉門於海內

士百不交一往年以病禮白岳偶一會景升兼旬館宁相見若宿相語若臭執苦三日不能去衆酒之岑山至醉割纜以別也士大夫詩道相高樹旗伐鼓互相楊譽中原吾黨白雪陽春兒時舉爲佳話今思之眞作何語令人欲嘔也使吾不見景升謂景升當是詩人海內士定名相附耳孰知其深情能中人一至於此詩之廢也久矣情之所不必至而屬對需之景之所不必有而押韻又需之才非屈宋交非蘇李吟非澤畔別非河梁淒切之音

便其易好廣騷擬古豈必愁思亦有性憎杯勺習語拍浮質本枯癯競陳趨豔諺所謂彊笑不樂強哭不悲無情等於象人不韻方之土鼓雖吾未嘗稱詩知其亾當也自吾別景升數年南北紛馳寂無音驛近爲人所嗾遠徙避之與景升一會湖上再會石頭辟倪談往事鬚鬌如戟每景升意所不乎急人之難不難以其身爲樊於期田先生也感事而發觸景成歌慷慨淋漓率皆情至之語世人好景升與其詩無不一見傾倒則景升意氣[illegible]

蓋之矣景升與季豹交較久季豹南來日挐大瓢從一二野髡著處酣嬉雜論顚倒極千古之態吾日與之遊色俱壯也海內信多士如吾所知潘景升梅季豹者可易得哉

石頭庵詩集序

談詩如談禪今之帖誦者人人稱詩亦人人稱禪自吾近日逢人衣冠之族著衲持齋往往而是所居處無不懸佛作禮案無不置經軸相與談無不印及性命禪道之盛無今日過者然高曠之性或

借以浮游不類之徒至竄爲窠窟禪之弊亦無過今日豈惟弊也禍且滋甚予嘗以爲今日之禪髡者頭似我輩舌似要之未寢其皮安論禪髓其於詩亦然夫禪之道當下便掃不立文字便是文字此禪訣也亦詩訣也天地化工之妙微特今與昨變朝與暮殊同時共刻針芥不容之間大地眉端山河瞬盼呼之氣轉而爲吸初念脫而爲二念卽已陳陳不堪覆拾辟之既謝之花既稿之葉重黏枝上必無生理而況其聲音字畫之粗乎見[illegible]

起影緣像以索眞高樹深宮終魍魎啞鳳凰鸚鵡
未免捧心焉有之乎不識宮徵莫辯揑成五字七
字輒稱詩句撮合前人一字兩字輒稱詩人乎吾
客天界且久而悉公始自遊歸所居石頭庵與吾
竹樹相望往故愛其飲河空華諸刻詩貽近作快
然讀之似其口門徑吐腕下直書了無沾礙眞所
謂得詩之意覺獨者之猶費臨摹也愚公歸未一
日爲大衆擁之鷲峰布講楞嚴每聽其所說絕無
師註亦不毋經故吾所交南中僧必以愚公爲禪

伯焉

戒殺文小序

輪迴之說余意以爲不問有無無始也而有生當
其甫生塊然一耳分之愈蕃而出之愈長萬斯族
也不可以紀而於是乎淩許嚚攙殘殺之事興焉
追而論之今之紛不可紀者總統之皆以大父其
初皆一身也由有生而有衆生由衆生而有衆殺
豈非殘者自殘殺者自殺乎吾所爲輪迴之說如
此王君才學出衆仁心爲質惓惓以佛氏因果感

此葉北大配補

愛之義自覺覺人且爲殺生之戒以訓也余與家
人共持此戒然余非必因果之爲見置我生於衆
生中有盡之緣憐其見在者耳嗟夫充一不殺之
心至不忍乎物而動一殺機者乃至忍於人吾於
王君言泠然有感也

社山朱氏宗譜序

譜與史一法而懸致史以義斷譜以情聯史書事
事所載者主臣得失之重代興敗治亂之關如布
棊勢譜書姓字姓字所歷高曾祖孫玄礽之序如

累棊子史以前監後衆論不必異獨論不必同譜
以後繫前亂一則頭足不可復理漏一則零丁餒
鬼百世不收史之意主勸戒天下萬世之爲用也
譜之意主敦睦家人骨肉之爲用也然至於登必
信疑則闕作者之法聖人不能易也吾說夏殷文
獻不足而固當自命丘殷人也穆然深思焉孝子
翼孫之於世次所及事者或三所得服者五所居
遊老父得知始者十世而已十世已上匪有恭驗
忘乎據乎有亾子焉生不識父晝號夜呼道逢之

此葉北大配補

而相誰也有長者以告擁刴號泣乃什於地於
今之追不可知者前之皆父父也往伊何人後得
何人幸萬一於旦夕之可知也雖有忍人能無心
動盍吾讀侍御所著世考泫然出涕也世考之言
曰朱氏故有穆湖燕坑社山三宗吾社山所自徙
者曰夢炎五傳爲廷評眴中宋理宗朝神童科有
策及文集行世又數傳入明爲司訓誠以及于今
以有吾弼之身吾所徵者獨吾大學士一齋善所
贈司訓童爾其上幾亡考矣而燕坑之族潮者適

來出永樂中所修舊譜則自炎以上遡於始祖環
凡一十世三宗之系具在吾自諸生手之志小宗
以待而後乃今甫得理也侍御惓惓收宗誠其孝
思篤至祖考陰使告之不然其偶焉如此哉余嘗
傳侍御之父文林公合兩祠爲一以食其先以詒
于屬父子仁孝其至性也侍御行茂里黨事修於
官一日海內人無不知有高安朱氏者假令社山
不得侍御文學不耀伐不張不雄譽於四方祠牒
錯滅一日完好寵光也以一人與詎不信哉

非集思雖多無不一人焉獨力負者往在史館附
閣纂脩甲乙紛紜尋亦寢罷前代置局之效與自
成一家之言可睹矣齊民之家非國所護其流宕
徙轉不可知也賴　天子神聖庶幾無兵燹流亂
之變以各保其閭井朱又　國姓數百年太平鴻
業必有任者毋使後世謂秦無人

說劒齋稿序

武臣之于儒或過而虐之或過而殉之夫詩之爲
道夷斁暢讙柔雅之物也不色于武今武臣遭理

之世矚衆所趨崇貴紙墨其佳者能自奮聲歌角
儒生之駟而走其上於戲介胄詩書風雅于斯爲
盛矣余則慮夫太平之久人皆軟媚其精神於一
音一律間而張皇之氣不揚緩急無鉛刀之用勢
又必轉詬儒業故殉之朱有得也而反爲虐梯何
將軍饒才脫劒上詩賦儼然儒者編成則以說劒
鳴彼不欲自溺其職豈苟焉而已哉天下幸無事
寄身藻翰之壇養其全鋒曰吾以是爲含光徵獨
匣中矣何將軍之不以劒雄也乃其不以詩

也夫士之處太平者徒優游詩賦爲哉

管氏族譜序

人重族耶族重人耶鄉也吾讀春秋傳而深有懔於管敬仲當周之季荊狄薦蠡公侯縣解殆乎其不祀矣夷吾毗之一匡九合宅於冠裳以詒來茲故姬百氏之不戎繫惟仲是賴迄於今稱管氏夫仲一振臂而函夏爲重獨氏族已哉我夫子之寵仲也曰如其仁如其仁仁之爲云匪標勳之目也明夫仲之處心甚有所愛於天下不忍其胥踣也

故不讓事不走畀棹鞅于釁浴之餘以綏人人而艾世世合同之化所流鴻遠矣郡春穀之爲管者甲於編牒其風世篤焉齊民不窕於程而服儒服稱先生鵲起而是度其詒者甚德後衍植也同年生彥懷實糾族而重譜之搜討遠近劃削漫漶晢班於德達兩公之嗣離而同之森然倫矣毋俾世迷也邈不可考者闕之曰毋以薄爲幟也其系圖生平爵里婚娶畢具欲其毋齗也凡狀志誌文家規無不研樹懲勸之林也余觀而卒業喟

宗法之備所稱施於有政者耶非也始吾初第府問儕士姓名不悉然吾磨牘爲見錄中纍纍有差[illegible]焉徂仲之想毋俟貌之肆好若宿蓋一日之雅而生情若是嗚呼彼夫族者則天屬也不起情於生後下上百千年高曾雲來又寧止一日之因矚於譜也問所繇纍者何氏而生心之所不能已吉凶慶弔油然相關當不至瑱而不聞鼎鼎爾而過之合族之化於是焉在今方內寧白㡬巇之衆共襲衣冠耀於禮樂即管敬仲復起無所騁大匡

之伐要以人懷不忍毋輿戎心其有所以仁天下則自仁族始矣其有所以爲天下重則族罔不重矣舉是以推一人而祀百世可也世儒者或卑敬仲亦毋寧箕冠偉帶摧勤閭里而爲仲所擯不齒哉彥懷曰實子之言可長管氏謹職之譜首遍告宗人

方氏族譜序

井田也封建也宗法也古制之相爲用者也井田之制既廢民不得各有其土而侯王之家焉得各

有其民故封建無所行也無世業故無世
官故無世族比黨騎亂閭史司徒之籍脫冒相紊
欲繁九兩之法於今而有所不可則亦胡乎宗矣
均是人也趣生走利之性不學而能產無常授土
之毛不贍以活欲其毋散而四方其可得耶散而
之四方矣反所自始爲同爲異非職見於眉面也
塗之人過而相誰其中有一本者矣草木之無知
也乎其西柯東條驚本同故也人則相誰而不問
忍乎哉於乎族之合也其終復井田乎田不可井

族不可聚所由來非一日已而吾江南之爲甚
歙在萬山之中非有寬原博遂如秦齊趙魏之鄉
之可以田也𠞰兵火生齒繁富土不滿蹺丸而民
紛於蟻雖有墨守禁無四方不可得也幸其脉絡
之可尋祖宗不忘雲礽相次雖以南北東西陬壖
四處猶得識其先人必譜焉是賴故譜事之棘于
今時于歙爲尤甚方侍御歙人籍清源起家丙戌
進士歙之方大宗也始漢仙翁儲射策賢良第一
構圖讖廟食黟縣侯額貞應墓在今淳安書[illegible]

中有列者以避賊徙歙茆田其胥宇之始也由茆
田徙而爲蓮瑞又析而爲岩鎮爲陳村爲信行一
邑之中四地相望爲鄉冠冕侍御則巖鎮之自出
也往侍御按浙謁始祖仙翁墓下視封樹勒石觀
尹尹歎曰敬祖哉不忘所自始今又聚族而譜之
又謀所以壽是譜者遍問序焉而及余余惟古之
合族也易今之合族也難古之族長子孫其土不
合而合矣且固古之族也今之族里井不相守父
子子弟不相保合之而合乎哉且固今之族也集

帶穫鋤見於辭色入里門不下車在期功不廢絲
竹古道泯矣何有於四方何有於塗之人鳩其分
者還之以合使人顧念自始而生心之所不能已
蓋侍御意深遠焉復古之道補宗法之所不及於
是乎在故余樂爲侍御道之侍御精詳博大所部
著猷一道同風海內外是師無論一宗矣

皇明開天玉律序

臣賓尹少受詩書每讀下武有聲烈文我將諸篇
緻嫩必歸諸其先擬祜必薦諸廟古之人君未有

敢忘其祖者也夏五子作歌伊作訓周公作無逸
古之人臣精志牖主莫不各舉其祖宗之成訓相
告以誠以嘿動其率由之思主臣合德作述重光
夫是以享國長久懿名顯號至於今不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貽翼昆嗣　聖謨洋洋具
載　訓錄諸籍昭乎與日星並垂爲憲萬世總督
薊遼臣王象乾恭揭其尤切　今日者匯輯之爲
十三篇仍各附以論說題其書曰　皇明開天玉
律以　獻臣賓尹拜手稽首莊誦而擊節此　哲

亂之炯鑒而藎臣之極思也夫子之告其君也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曰如知爲君之難不幾乎一言
而興邦君之難合創守言也知君難之難顯指守
成言也創業之主披榛蹈棘沐雨櫛風所嘗困苦
艱辛之狀茹不能自語而有不知者乎繼世而浚
地勢別矣中人之家其父祖舐糠孜豕忍寒餓晝
晚不帖席以算獲有數擐其子孫忘其先人之苦
也怒鮮淫佚費於一擲有友朋以告反脣而拒之
況於有天下者乎以　帝王之書抱負神明類覸

臣[illegible]必以爲莫予若今日叩　閽明日伏檻又明
日補牘率相顧不得效亦漸積使然臣敢謂臣下
蕪芻之見足塵　天聽毋亦惟是今之叩閽而補
牘者　開天聖人亦既豫有慮焉者矣臣下細微
可無念也　祖宗艱苦之業可無念乎羣天下
言之疑而不足信固也　開天之主不足信乎伏
讀　祖訓有曰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出於偏
私有天下者之於天下臣共　帝臣事皆國事何
私何偏之與有臣竊窺夫言論之路　皇上愈付

之不理天下愈繁甲乙互紛左右各祖固有以堅
人主之不信矣督臣深慮之曰庶其衷於　聖而
動以　成訓也夫　皇上之有疑於天下也亦曰
彼各顧其私人之自爲其身也與各爲其子孫也
必甚精此亦私計也　開天之主自經之而自營
之又爲其子孫日夜營之雖有密思宜無以踰精
也且　太祖之身肩其難也又萬倍古今得天下
之主生人以來之天下俱得之中國人之手獨
太祖得之於胡元今以天下全盛之勢防胡日繼

憍焉不暇給以此思難難可知也督臣世篤忠貞
内心　王室外測虜深維掃除之首事得其危心
欲與　聖子　神孫世世共懷念之群天下微言
顯言累歲月而不得者呼　在天之靈而希壹
馮式焉斯其忠志奇摯而思亦奇苦巳蓋臣有以
窺督臣命書之意也律生於子子爲氣毋獨周還
於三百六十律之中而未嘗有間人主之心與日
至之子一也皆陽元也一念陽回事事修復子氣
行而天常開萬年之曆庶其在此故念念君父者

生氣嘗存者也臣道也念不忘天下者念不忘其
祖者也君道也臣與督臣敢以是共揚　天子之
休命

澹園雜著序

予試童子見澹公於𠂤上風儀韶美如璧人時澹
公爲徽理官父老雷誦郡國子弟蒙被延接者聲
爲之翔爭以得望見之爲快後予隷史局澹公尚
郎戸曹一見異之曰此舊使君也而鬚如此矣[illegible]
公還謂予子時額髮似我眉耶今子頤何似[illegible]

予大笑一日酒它所客曰乃公與予同命予不解
省所以客曰阨子者某甲耶每公官路所至輒陰
中之沈挫以至今予啞然歎念然抵几吾鄉以不
逢某甲怒爲非人然柰何及公㒺論公所至有名
績卽往理黴也一予戸誦平步以陟不久卿從哉
又數年澹公自澹園[illegible]園藁壹尊高秀與
其地山水相映予作而前公之沉挫無惑也山水
也文章也造物之所偏私也兼取其勝不亦良奢
且山水筆墨之味居於淡者也慮澹公走亨塗酣

豢於富貴濃心所趨縱別有佳勝必不暇退而相
尋枯竹薄躔其不能爭美官厚饌之味而獨攻其
力亦審矣澹公闊達疏愷肺腑從衣襮可掬嘗盛
酒自呼丈夫不答兵萬里勒銘絕域則當講名山
之業公後先捷虜威名在西塞間不徒以文事吏
士不遭沈頓困拂而欲大有建樹流聲名

歲貢序齒錄序

進士之規莫嚴且密　高皇帝精神所獨審

也然當時所重獨有歲貢一塗夫羣天下之英秀
嵗拔六尤乂寵以積分之法名公卿輩出太學之
重有以耳科目盛行歲貢漸滯以老旦暮乞學官
以畢志入監者益稀而育英儲秀之塲徒以供貲
兒宵販之用先王教士之法并無所施行故歲貢
之重輕太學之重輕也頃予以宮官承乏司業其
年入監貢士僅四十人未數月舉者舉矣其餘俱
滿歷去予益眷眷以不得久從事爲太息迨行以
齒錄序請予諗之前諸生[illegible]亦知士所由重乎孔

子窮於周流不獲大用亦一老諸生也日予此來
妄不自揣思一整復學規日夕兢兢毋寐有勸諫
者詞林以此地爲郵置何自苦爲予笑不答一日
與友人論 入仕章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
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當委吏
時竭聖人精力只能了當一會計當乘田[illegible]
人精力只能長養一牛羊爲司寇與爲委吏乘田
誅少正卯墮三都與會計牧養同一全副精神全
副力量也諸生試問今日 先師儼然南面[illegible]

萬年以委吏重乎乘田重乎簪司寇重乎老
乎我輩立身行已奉職居官著處可以自效[illegible]約
少壯苦其跳越漸老苦其倦弛耳諸生誠有奮然
仰止之思家法具在不以官位品級論也夫然然
後能重歲貢以重太學 高皇帝之靈實式焉之
如曰齒序夫齒冑之義諸生聞之熟矣

劉氏鴻書序

儒者之於天地無一而可自諉也古今無兩天地
也其間人物事變遞往遞來與日俱除皆非可堅
留之物其能留天地之所有挾之以長者用則文
字人則儒也六合之內論而不詳毋亦曰吾舉其
大凡而天地在是矣非特不能詳亦不必詳也古
今同此天同此地安所得六合之外別開一境爲
而可諉曰存而不論耶且不論則亡又何存之與
有今之命儒者跼身逢掖日課尺幅而不暇廣覽
見槖駞謂是馬腫背固其所也抑亦有屑古者乎
實幽奇之斷楮忽目前之戍牘謂郊天鼓必當麒
麟之皮寫孝經本必曾子家策耶此迂僻不可曉

此葉北大配補

解者勸人勿讀唐以後書启以後書勿讀將從古以來之天地絕于唐矣陳同甫所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者也類書之爲學兼天地古今而欲存之其法耳聽目覽口誦手記借放於衆取裁於獨非役幽室之思可以默造故倍難於佗學御覽元龜之類群朝臣開局爲之杜氏之通典馬氏之通考代居秘閣家有易書然猶歲馳月驟畢平生之精力以從事也劉氏鴻書我九逵以獨力丹鉛又成在壯諸生剌經課業之歲

宜又僻處江上藏書家甚僉輶軒之使朝寧方言無所從徧跡不知九逵從何處搜索得之此予所以尤服膺也九逵工舉業有聲行爲世用遊覽漸廣所述作宜不止此而余方杜門息機講名山之業人者生斯世亦必有以自處矣

老莊臺縣序

六經持世之書也佛氏出世者也老莊混世者也雖然其於以明道以治天下一也天下有不能出世而能持世者無有哉有不能混世而能出世者無有哉且夫持世之具亦惟是君臣父子夫婦耳仁義禮智信云耳亂賊之所必竊政聖人之所固爭昭昭乎揭日月而行鏜乎若建鼓而求亡子焉至於得時之劒行於分國之聞人不得時之筆舌頡頏於十二侯王三桓六卿之間而不少卷縮以今思之亦非人世之所得堪也危矣哉聖人之持世乎蓋孔子與老同時見而稱爲猶龍意若曰吾獨不能爲老氏之無爲蓋自傷也老之後其最著者爲莊識道術於篇終顧以博大眞人歸老其

自敘也至託於謬悠荒唐洸洋自恣而不辭嗚呼守雌守辱爲谿爲谷斯亦已至矣彊陽之未易降而嬰兒之未易還也芒乎何之忽乎何適非陰非陽處乎天地之間夫陰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予性恥濡柔喜直遂寵辱得喪生死之概眎之漠然獨好持所爲是非者與人世相剔白廢居以來有勸予讀老莊書者和光同塵挫銳毀堅等語對之如嚼木札已得故友吳長輿積所會解尋復之其齊物論中

因是因非註云釋氏無諍三昧只是隨順不二恐
無是無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卽於無生無死之
中忽然而說生是便與非耦生便與死耦一得其
耦識風鼓動輪轉無窮旨哉斯言蘇子所稱漢有
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者
也生平力護固爭每以爲世間必不可汶汶者今
乃知爲殃身禍天下之種子始嗒然自喪矣老云
聖人爲腹不爲目腹則各受而足見輒能別目之
爲祟不亦甚可畏哉長輿冲氣爲和沈閣自遠抱

德之厚可以鎭物閒其沈酣二書凡二十餘年臨
訣之期多所更定頃予過會稽手吾師歇庵先生
點定老莊二六偶拈片語遂叅玄同亦其絕筆也惠
施死而莊子寢說謂世莫可與語吾師吾友俱已
亾吾之舌亦可以唶乎

德政錄序

官與民不兩便者也貝刀之利善營名爵捲握之
物工飽妻孥此於官便者也投錢飲馬懸釜生魚
妻子泣啖菜蔥百姓不交水火此於民便於官不
便者也諧附要人交關巨室奔飂走轂質買聲聞
此於官便者也問遺俱絕請寄不行搏鷙必及豪
彊擿摘毋遺姦冒此於民便於官不便者也今之
吏道亦巧營官而趣便計耳失意一人得意一人
以寠細之跆籍易薰赫之逢迎寠細者無地敢屑
而薰赫者長於借齒也重斂百姓朴叱衡行善事
上官苞苴四訖百姓之詛盟不勝上官之酣醲也
搜攫甚不得不用威嚴威嚴甚不得不及紳縉壆
行敗矣紳倩一焉百人之洶洶蓋以一人之嘵嘵

有司豐篋右職以去而地方橫受惡聲也嗟夫當
今之世惟錢而已朝吸民髓焉莫而輓之於家莫
吮民膏焉朝而輦之於朝使鬼役神東掐西攜饑
鷹之慾未饜餓虎之坑已成總之大貪則大暴小
貪則小暴大暴則養大名小暴則養小名羣天下
遊於羿之彀中莫之能脫嗟夫索吏於今其亦有
單肩亦脊無一因依者乎其亦有白心洗手無一
緇染者乎由長令以下擔天下事必得眞力眞力
必得眞識眞識必得眞淸吾鮑公之爲宣也於小

扼固亦已良久負以三事宜不得不顯用而予適歸休代長林泉之社帝軒官中有下風剏行而問道者其必予也夫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張肅仲香雪房稿序

凡人有所偏好斯謂之癖癖之象若癡若狂手口耳目不可以自喻恩不能喜讎不能怒者也士患無癖耳誠有癖則神有所特寄世外一切可豔之物猶之未開其錀何自入哉故凡貴賤窮通得喪毀譽動能驅遣人意與之爲喜怒者其人皆胸中無癖者也劉備之毦嵇康之鍛阮孚之蠟屐千載

人想其狂達卒以名不廢至今嗜痂嗜蝎看牛鬭聽驢鳴試之人人不解意味所以皆癖也而我肅仲氏之癖有在于詩肅仲自諸生以至爲吏其不稱詩獨合眼時耳而夢寐又及之坐或枯行或觸對客搆思應答俱廢卒以是得過而待補長安其稱詩逾甚每一語出不窮搜冥海不止也諸生之淫衆業舍之無塗進耳去儒服而託文雅聊以敢名名地亦官地也稍不見利則懲噎矣肅仲之淫心如此利乎名乎試官爲縣耳[illegible]于[illegible]豈無一

而獨貴於此即肅仲不自知其所至故曰癖也肅仲以彼志意旗今古無疑獨怪夫它物之好其味不可於衆其不解宜也詩之味出從心從口入從耳宜人有同好而今古詩人才士率未免罪忌伊誰之由夫使人忌人罪而果盡以詩即我輩甘之矣

秦華峰先生倚雲樓集序

經曰天台山上應台星人文之宿其上有華頂峰華頂爲諸峰冠橫絕曠朗行日月於眉宇銀雲櫛

櫛起踵下東眺四明西栝蒼群山千里如食前豆矣蓋秦先生世望臨海蜿蟺磅礴巃台之秀而直取華峰以自廣也志意奇遠俯瞰曹流焉由射策第一徊翔詞林幾三十年十九臥倚雲樓中用屢疏再官南大宗伯而會小不得意于言者遂決章以歸歸而謝絕冠車時就下閭隘巷知舊觴詠或四遊佳山水取自樂二十年如一朝也蓋先生殁而人人追慕之其門人張幼于氏校所著詩文爲十六卷以行甚矣文之似先生也生[illegible]

町畦故其指愷以直恬緩于世無俗化之想亦無
紓紆鬱滯之態故其音亮以遠頎而髯偉貌端儀
精力完勝既老伉健爲壯夫故其氣汪膺而有餘
聽之如華頂峰上啗然霸聲天半傳響也今之爲
文者逺黨古人依㨾隻字近復鄙薄題贈紀序一
切應酬詩文云非吾業也夫舉目辨景舉足置形
朝朝暮暮之間吾我轉換孰非酬應孰非文章借
事于今而非今也授詞于古而非古也窅然默然
之時性情必有所寄吮毫研麋之際意嚮必有所

尋殆其一語出一牘成詞還古事還今而吾性吾
情吾意吾嚮必有不還者斯千百年而如在昔與
公賦天台以示人曰卿試擲地當作金聲今讀賦
中語大要寄其體靜心閒超然遐想而所屬於台
者自赤城霞起瀑布飛流外數語耳使今人爲之
搜索殘畔排比名象必更加富也要其極一中手
畫人而止安在其有聲乎秦先生平生著作直攄
性情不規規一字一句爭古者之爲故足術也而
說者猶謂稱于前人夫矜偽不長蓋虛不久序如

今人之效古先生唾之耳先生在禮部時　長陵
橋圮中人且改建　詔禮工二部相度興工先生
陽屬諸曹按視而陰諭臺臣以歲行不利爲請事
遂寢省費巨萬萬於乎今工事何若矣逺惟先生
慮深遠也非文章士哉

燕石齋小草序

伯倫在南時一榻傍秦淮舊渡屋大如斗几牖明
淨庭下花草數本嫣然流盼不富麗而風規甚逺
從一二友人數過之觀伯倫書篆春夏之際推屛

看畫舫聽桃葉鼓簫間與闔吟憂韻尋一日之快
至今與伯倫雖共遊北未嘗不思南也伯倫書遍
鍾王圖章篆隸逼秦漢所爲詩古逼選今逼大曆
開元交伯倫者或得其鐫或得其字或得其詩零
雕殘削片毫隻楮分拾之競以爲勝信矣伯倫之
多才也而其人恂恂無所見長對客歛坐卽雜言
不及世事謨言不舉田舍與之飲不嚼卮酒酬接
欵洽竟日夜人爲酣爽以故凡與之交久而逾敬
其遊道亦日以廣余所睹近代聰明之士務自

巽不堪受法不得已而託于詩于禪于酒本以消
耗其骯髒不平之氣迨其託而逃也自以爲身在
世外無復顧忌嬉笑駡弄勢益狂張造物者遂不
得不以法收之其或流落崎嶔竟以無耦彼惟不
肯受世乃隨世中其不爲法使正其自爲才使者
也伯倫以彼其人一吞吐一點晝無不緣法而趨
要于大雅何論篤行其以出入人世周遊貴賤之
間無之不宜矣伯倫詩秘之在笥余強其一二行
之而所論非獨以詩于今事亦偶有觸且以悟夫

懷才者爾

西山雜咏序

吾入長安來歲工病醫藥日再易無効者前一二
年遯難江畔寄啾漁父煬暇百五十日日眠葦草
不見一人不近藥物宿痾漸蠲遂以小平壯時負
奇癖復汩沒于石鼓穆傳汲冢竹書每謄寫一二
蟫字輒沾沾喜一朝曠野萬念都灰不復知人世
功業文章寄頓誰所偶一行吟山川到眉日月在
眼覺天壤之間日新富有供之無替我八不借物

簡爲多皆有醫者之言醫意也意之所解口莫能
宣虛設經方何益于用余謂人苟自得於意觸目
觸口皆中脉趣其於神醫何殊無特然有主之衷
與突然相感之會据句拾晝連續篇章損費紙墨
猶之不善切脉而徒抄襲方書博安藥味以庶幾
一物之倖其費人不既多乎江陰有呂君者讀書
喜吟咏然世爲名醫匕劑所投應手而効挾其藝
以遊長安長安多塵清境唯西山一望呂君善遊
取其精隨所歷覽與其交接不擇地不擇人當其

會心處不擇口而歌不擇手而書書成納之奚囊
總其凡而名之曰西山雜咏朝來爽氣撲滿把袖
間爰爰文人之筆不足奇也性跌宕談笑詼諧可
喜皓鬚而顏孺望之如羽士劍客古之至人多隱
醫卜意君當之矣君嘗爲余言世所傳種子方皆
誤也人之五情六脉各有病處但按其虛實調之
使平法自宜子焉有執方待人以人就方者乎此
言眞有理凡君藝與詩俱得在言先出尋常徑墨
之外雜咏一序尤長觀其言可以知其人之藝工

白師清疏草序

工科都給事中白師清起家庶吉士讀秘館書也諸讀書者兢兢筆墨猶帖括者之爲師清意殊不爾日夕諮諏皆天下大計所閱誦多典故奏議諸書形貌旣偉雅懷有槩同館戲之曰宜置子於交戟中一時人指目之矣丁酉果給事兵科東方之枰累歲不定師清瞋語曰乃貽倭奴笑而爲北虜所窺上東事邊防兩疏將吏鼓氣其年閩有口計以爲疑似之端始於擬題擬題始於撰錄自今以

後題必掣籤錄徐進著爲 令更之明年丁父憂辛丑再補原官 上方威福自柄卿從郎吏廩廩懽晉責人無固志衆自爲猜師清補官一日耳遂有精神一疏至今傳切脈傳病闕歷歲機鍵者必是疏也兵事入議鑿鑿可垂永久其秋轉禮科翼舉 儲典天下翕然望更新爲條時政廣孝慈焉臺役繁興費無筭力爲疏其不可中銜之甚乃有包造議先是計部奧支議開鬻內有必不可訓者劾止之又摘擧大倉六弊宿穴以清稅契帶造[illegible]

[illegible]奸鼠伏江東南男婦所在讙呼無不知有白給事者鄉人來者擧以爲謗壬寅繇戶科尋陞工科都給事中河告急衆議紛紜請會勘而後擧鍤會其冬煤窰事發疏三上詞愈迫切而都給事論矣是日也衆口太息同館轉酌酒賀子於交戟可謂無負初中使遣也小民嗔聚語亂煤兩日格不行城中皇急都給事不急諍中使不撤變起輦轂可知哉寵下至今有火食者誰力也師清在 禁中前後封駁不具論論其玓瓅聽睹者令尾餘下

月數會師清攉憂時事瘁形於貌平居如藉蒺藜無須臾安寢每草疏泣盡繼之血也忠赤感動良眞至以故聞且中者誠深 天子恒優容之煤事再疏撤使不崇朝至以河上行謫也內自訟而首肯之矣臺築今雖未已包役之後省工部拮据萬萬他所施行猶多罷其身未始不用其言也夫用其身顯榮之已耳爵祿之徒將奔走之用其言身雖隕越忠義之士自以爲得所而聞風者愈厲也有以鼓忠義之氣而又不使爵祿之徒得擅之以

捷其名可以得言可以得人　天子與都給事可謂交無負賞之以告言者

王昭文論草序

陽文忠公云吾昔官夷陵取架閣陳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夷陵荒遠尚如此天下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天后時有獻三足烏者或言一足僞后曰但史冊書安用察其僞乎於戲脅人之手文人之筆小人之腹俗人之耳雖有賢豪挈孤行

出入四者之間欲自完爲難已雖然聖而堯狂而蹠黑之與白無俟論也今古一枰公案百則後死者逐穴排根甲乙紛若萬人射覆必俛中一爲白日無長盲雖有伏影焉者而亦寡矣余最愛白樂天放言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復誰知時時諷誦以爲名言一日抹殺塡其尾云死則必不死知則必定知不勞乃公擔念前年吾郡有丞清循多惠政竟以王官去男婦走控無所不日宮其名像俎豆之又二年旁邑有令去如公民難其去亦如公豈無多金善徙者哉直道之於民也尚在何待後世余策之審矣恒河劫內總此精靈轉相授記不幸之君子幸免之小人幽寘來往必有不受一旦託靈異世發舒其闕隱而各妥其陰魂學人才子寸管寸舌之用皆今古業因所自寄非偶然也丞有子昭文氏博學能文章示余歷試論草一部所上下千百年人物事行覈如爰書不特詞藻之蔚美而已余讀而賞之贖以一簡致丞大夫海內萬世堪

共今子者萬一不絕當不愁吾黨汶墨也

任白甫雲龍閣草序

京師爲輪蹄之會囂隘穢塞莫與比遍求其土之空覯林樹蕭森可以受風月者射所一區而已會稽陶師僦數椽其中我因之爲往還分其逸緒其後竟室我而南我性深居而簡出工病且睡隨所在榜曰睡庵遂以此爲偃仰蝸息之處士客無所從跡者數月頼楠甚宜而敞戶一楔則任君白甫氏之行館在任君㗊有文價所刻雲龍閣諸稿嘗

擕奇廣坐與之語林間聲振若奏金石此地此人豈適相湊聚耶客畫任君若者病臥俱可起身世跡之不易得矧蠻坏避耶雲龍詩有過蕭以乎園亭出示湯史手冊蕭先生者平生知我一人而任君之好友也蕭先生逝矣平生之絃忍復鼓嚮何人每一對任君引我涕出任君累詘公車權就婺源諭以去獨使我得專一區大風起林標樓樓觸人直以鼻雷相和夜鼓半月潛下簷偶一披衣起舞恍然所謂伊人者也

陳汝礪詩序

山水之與人交相益者也雖有名勝不經文人筆舌則黯晦不揚然文人之奇於文山水之助居其大凡焉潮之於韓柳之於柳儋耳之於蘇盡南方之奇變以佐數公之吞吐而數公之文於是乎始變化而不可窮杜氏詩余所尤愛者梓夔以後也蜀山水富天下杜氏飽之迫而迸出千狀萬態各極其致而詩之變化不可窮矣山水之與人其適相值耶其地之靈光勃鬱欲洩而工於致人抑[illegible]之有意斯人特處之勝地以相長益耶陳汝礪閩人也家壺公山下為南方勝處嘗遊金陵與余角履齒者累月然時尚喀喀譚制義耳不數稱詩尋以守梓州別去後三年會於京師見其行稿一冊輒警敏可喜牒簿之餘兼長諷頌異陳君之奇進而蜀山水之能發人有如此也君宦遊益廣詩當益進因念余澀拙之性百不一理使置之山水間終日洗濯當亦有窾啓時而日恩塵垢其無緣於文事也已

曾先生寓拙草序

聰明之為道忌也昔人嘗言之至于酬世無不才智之推曰愚曰拙曰不肖皆世所指辱不足收採者也然而有道之士恒願托焉何哉凡天下之多過多敗必才知者之為夫恃其才知必無鮮事焉者也凡天下之保無垢跌美終始必拙焉者之為夫安其拙必無生事焉者也且世以才知者足世用手事之臨也利害沓雜靈機巧慧之人前有驅後有顧擇便而赴頓身有術而後投足焉[illegible]

[illegible]無遐無遊則拙者事矣余質專愚不辨[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之最拙大不肖無以右焉自先生來吾庠
[illegible]中賞之亟不我陋也時以文筆相課督余習
[illegible]生肺腑輸人不復知人間有機械事隨所居[illegible]
曰寓拙蕊其性也然先生曉文采健才少而制義
壯而古文詞出而官蹟能使詞人捫舌幹吏束手
其果拙耶否耶自先生就官桂陽第丙戌迄今二
十年僅守一中郡推臬司數十不報而世之鑽[illegible]
賣聲立蹐者何限安知先生之不出於拙也要[illegible]

祿命之遲速則有數矣白心直已守其故步於[illegible]
遠者於道轉親彼工於調世者所得與先生孰多
巧與拙吾未知果安在也先生自序桂陽稿謂求
不負昌黎南軒二先生宗旨夫使昌黎諸君子與
今人鬭字不令人勝乎先生之文不知於古人甲
乙孰居與世之爭巧者別焉明也昔人有言曰事
外無道道外無事余亦曰文外無道道外無文聰
明而試於道不可也聰明而試於文於事可乎[illegible]

關中轉餉詩序

此[illegible]劉元定轉餉關中作也元定詩板者十餘
[illegible]其一耳然皆行歷而觀遊者爲多凡文以情
爲毋以境爲佐卒其所以得也非境非情不知其
然而然蘇子遊廬山自云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
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作詩僧俗共強之僅成數
絕猶以不識面目爲恨情境交戰之地山川風月
巔崖秀嫵可喜可涕之狀與吾人突兀之致相奪
而不能以相降即以辨才之口鬥未免爲奇勝所
阨塞逮其勝氣各伏寂來默往針鋒箭穀之間不

復知情之附境境之附情工窮歲月而不必得者
偶脫于口而不自知其至也池塘春草之句亦其
西堂之趣忽焉而合必謂得之夢弟翻成寢矣秋
風渭水落葉長安生平出入關下慷慨歷落之思
不覺殆盡耳前此後此堪覆一語乎故夫醞釀之
久工力之極天機之動不可以意意而得得者寧
獨詩乎秦關風槩最矣往余使其地兩越月然疾
走王事都宮寢陌之舊不暇問第一上太華覲希
夷臥處然亦莫就一言而元定所至輒遊遊輒詩

人才情相去如此耶元定生長卿門負蚤譽俛首
官廬不樂也故倚舊相家所覩與衰熾伏情勢反
覆之狀久其饒爲秦聲固宜今吾讀其詩雄闊在
望意烏烏若欲倚柱和者豈數年中亦自有感耶
然吾於元定情不相代關境去之已遠彙莫就一
言今欲吐者何耶昔有學睡法于希夷者一學便
得其略鼾聲雄美一人從戶外竊聽曰此中有樂
乃華胥調雙門曲也於乎睡中之樂誰適爲奏誰
辨聽之問之華山道人當不作情境解耳

遊燕草序

風雅之趣幽而長安之境熱勢不能以相取故凡
今之燕游者非走名則走利耳衣冠輪蹄之會較
工責密於拱揖晉送間筆墨焉邊矣學人韻士奉
文心以來日爲車後馬通所恩清景清事堪位舌
端者無一焉搜今弔往求所謂劒歌筑擊之雄而
風俗與化移易亦已久居長安而言詩非詩之地
也夫非其地而能有餘於稱詩斯其志趣夷遠必
有以過人余固不善詩數年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會伯觀

謁選久於此與余語未嘗及詩追拜官永昌以出
檢其笥獨韻言成帙也夫巳氏左閣奉刺右關[illegible]
籌伯顧獨以是相代吾知伯顧其非名利中人不
可以今之官地相也余嘗見其仲父十洲先生歷
官有異操其弟莘廉子羽與余善馴謹如處子其
門風固然或言伯顧稱詩發自其舅梅禹金氏都
官之後宜無右禹金余不忘風雅之思且棄長安
就之矣

謝友可薄遊草序

讀十年書天下無不可醫之病醫十年病天下無
一可用之書余每三復其言詩文之業甚尊小夫
泛學資非絕代書未破萬卷而輕牙管之攘不揣
已甚亦有才凌飛兎學動抱犬服倉負麓終屬垢
囊倒筆傾筐不堪鎔製於乎此道神矣精思不得
或率爾得之歷歲月不得一朝得之閉門搜述不
得狂走得之子長好游游竟奇其文章夔州詩永
州記雖復幽室之思不能措也一時修古之士友
可先鳴余髮未燥奉友可姓字爲壇坫幸以[illegible]

之役兄事之得盡擁其著述百城自富矣友可成
進士官行人若而年所游歷方州幾九之八當其
會處輒用片語綴之川谷成響珠璣韻而琳琅鳴
也題咏與贈答諸什合之曰薄游草說者謂江山
勝氣待友可而吐自友可有事輶軒耳目曠遠撰
結深至極人文之態頻年積聚翻自笑孰少孰多
此官此遊與友可不為無助矣有為堪輿之學者
青烏玄宅形法諸書無不讀生尅順逆之數無不
討已走四方盡閱王侯富貴冢宅其術大進伯牙

學琴於成連誘之大海中山林窅冥四顧恒恍但
聞海水澒洞群鳥悲號愴然而嘆援琴一歌遂為
天下妙我從友可學詩詩不成願從友可學游友
可何以誘我

潘大夫傳誌序

嚮吾所知鄉先輩一二具材有氣智可任急事者
微有胡司馬吾宣有沈修撰司馬膽計絕人海上
之績賴之至今日而不免於其身往年倭發疆外
耳震動半疆之內所易本兵制府將帥若而人司
大夫始人人思我胡公恨不復肉矣修撰壯時周
遊九塞工騎射舞矟嘗手金錢急人人語之不平
棄身為赴其魁天下也僅氣節一露于時相臥未
久而卒使脩撰不繇科目顯幾畢世無知沈君姓
字者然脩撰所奇不在也于今則更聞潘大夫朝
言大夫以一矢殲鑛賊數千人保完邦國其事在
諸生時尤奇授之柄究其功略封侯豈足道哉當
事者徒用超貢旌之遂判嚴州以老尋以北勝州
就家起之而大夫死矣大夫氣節似脩撰膽知似

司馬彼兩君者或觭人口或觭於年海內士猶知
慨惜之而大夫官地出兩君下甚聲名以是不鼓
於乎國家有事若焚無事沈人井下且豪傑不世
固未可以世度繩也抱氣之士方羞言老儒而用
者議者必欲被之儒服塗傳道學乃已潘大夫乎
扳州郡寧劒死耳為旌之乎為折之乎不婁歲苦
倭不知當年司馬使沈脩撰者今日而在意其氣
格政未免人屑頰中天其或以蚤收者完之未可
知也論事愈精責士愈備壯于[illegible]遍而亡是

刻削無餘漢宋之移皆是物耳余故記是三人欲採士者知所需焉

書詹問石將隱述

出世用世之別吾疑之古之至人未有不能用者亦未有不樂用者天下惟瞽者廢視聾者廢聽不瞽不聾而曰吾無樂于視聽爲也有是事哉身在世中而强言出世夫世何可出也棲泉而匿石泉石亦世也朋麋而侶豕麋豕亦世也且吾舍其所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者而泉石之與居鹿豕之

與游君父何仇禽鳥何親則亦不情之甚而已孔孟之教未有不主用世者也其曰出世必依傳佛氏然吾聞佛以濟度衆生爲大事因緣甚至攝入龍鬼畜生諸腹普度一切入世之苦而致用之精未有踰佛氏者也如以無住不著爲出古之聖賢有天下而不與皆用世皆出世也嗚呼農圃醫卜之屬挾一焉皆思以自效儒者一體天地萬物而曰無志用世有是理哉才可大成志匪小就度聲勢有所約結展縮不自由朝驅暮走所博幾何不

如拾去豪傑之士處此其亦有不得已者乎而狂者語之以爲高陋者飾之以自固嗚呼豪傑之心其愈以不白焉已矣詹君少負奇英長酣學問乎近服之久謁於一第勉爲祿養就官二遷而貳饒郎君不以饒爲薄腰帶韡袴之勞非所以處君也或言君性與道會精心禪宗雖在風塵而有隱者之色乎乎使饒就見之良然將別酒乎舟中檢所爲將隱述者納乎袖讀之竟日夜令人欲棄百事其中一二點綴多牢騷不平之感亦足以明君本

懷磊磊落落與世之稿腐自甘者別也委吏乘田可仕朝市可隱何必山林天下多事須君輩正急當不以甲乙格限也故乎爲反其語而歸之

山房斧藻序

詹君問石有所善余無且隱人也而長於聲詩所居謫穀山房晉送往復多四方風雅之士問石官饒州日夕不忘歸曰吾有石耳山可隱里人余無且輩可友也乎道饒數勸諫之乎腹世略何忍蚤自匿爲序其將隱述一書極道此意尋乎渡彭蠡

此葉北大配補

上匡廬山幽奇越絶之致身世無抵行卧數日終
風泉雲壑所戀不忍捨去亟以一函報問石曰風
物美好子不忘歸隱者是也石耳山與詒穀山房
何樣廬山可老行與子講三分之業矣人生席佳
山水枕股書籍時得一二韻人來文復酒狎領江
山真天地間極樂快事前爲問石諫者豪傑之士
直欲其發憤所爲未許以彼易此也然余性拙絶
所逢名勝獨能以兩脚跟強博旦夕之玩輒自詫
曰吾園吾池吾亭吾榭若復選勝理椽卜期命爵

嬾拙未能爾而詒穀主人以其不試之蓺部勒亭
臺徵逐花鳥聚賞之以友朋永傳之以詩歌於此
中直有深造敢介詹君聊一請業入山亦須作少
料理當不如游者之草草也

泇河疏議序

十餘年來予於河上數往反矣其一經浦頭三閘
石門齧束狂濤刺天巨纜長縆數百人戰水不上
舟中之人無色予爲之詠曰千呼萬叫始經過猶
向空中拜浪婆其二徐邳之間涸濇見底人牛俱
[illegible]予爲之詠曰數里朝朝見空船步步推叢實縴
也此歲一往一來其時皆春夏之交漕艘千百銜
尾而濟間有淺澀之處而亦易爲力矣予以一薄
板舟容與其中若履平地若驅策馬風濤嘷叫之
聲不震于耳甚快異之問之曰此新開泇河也急
起舞三爵歲漕百世之利在茲已已復偃坐追維
太息此涓涓者天實設以代黃猶嘖有口者何慮
始難耶石硼堅硬工力難施莫逾韓莊梅大夫實
首其難取歲脩十一勤之旣于事而竣他工不足

就矣議仍紛者何也使黃不再決李少保不來仙
臺趙圖李吉之工不旋舉旋鬪　廷中道中之論
當未可盡奪夫誰使有泇如今日始始之終終之
者耶甚矣任事之難而梅大夫之功多也予旣行
泇上數日心口自語泇之道遙矣利博矣闊宜兩
之深加半宜堤宜增閘宜沿途驛置廨舍凡此皆
泇事也適大夫方領漕寓書訊之宜頌言以收全
效而時有過予論者曰泇可也黃可廢不治與曰
黃何可廢也有泇乃可治黃[illegible]

所能安置亟治亟用日且不給而支絀益驕怒以
扼余于吭有坐斃耳洫治則別有以待漕別有以
待漕乃可徐度機宜而久專工力黃不難理也徐
州四通五達英雄紛走之地又以不可知之一縷
操國命往甚危之洫治而漕不獨恃徐不獨重策
無萬全於此矣往欵貢議始廷臣十九非是竟賴
利之至今惜無能乘欵之暇力急邊備者洫行世
世永賴矣乘洫之暇以急河防其不無望于當事
于嘉梅大夫之勞烈因識其疏議終始而存之以

告來者

駢志序

古今人物事變之會略約相同極君子之分量有
同爲君子者焉堯之世有舜堯舜之後非遂無堯
舜也極小人之分量有同爲小人者焉共工之世
有驩兜共工驩兜之後非遂無共工驩兜也絕不
可忍之事突然遭之以爲反常前人固有遭之者
矣偶至之功行偶得意之言自負奇絕不可一世
往復書史亦既有行之書之者矣於乎世之相禪

如昨之子旦有竹簡筆札所不及者耳焉有古之
所有今之所無爲開闢以來不復之物乎創見雪
與日而吠以終朝其惑滋甚善乎韓子之言讀書
患不多義理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也
昔有患應病者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
久思曰吾得之矣取本草讀之凡歷藥名發聲輒
應至某藥再三無聲因據藥療之其病立愈予嘗
謂有一病必有一藥佐使云者又所以療藥者也
以古之書御今之世某人酷似某人某事依稀某

事脉理相對應手即除其不善用者泥古方以殺
人者耳駢志一書事詞多肖作者之意非以連類
耦數而已亦以明夫古今人物事變之會載籍中
數有之讀書既多觸處可以相印對病爲藥在所
善用之也扁鵲傳曰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
病病道少於乎今天下之疾亦不云少矣醫之之
道吾當問之誰氏

追思錄後序

右追思錄錄先後諸君子所傳詠熊長樂事能

之於長樂職尉耳清盜扞寇闢蕩興堤生賴不[illegible]矣卒尸像祠之至今勤物者位豈必在大能自爲不朽豈膴勢之階哉余所尤奇歎者倭且薄開城盡納諸犇以千萬人活者也我鄉有阮函峰先生督浙江學倭薄杭呼弟子紙甲守陴而獨挺劍臨城門放男婦三道陴入倭去各復故壤故至今杭城外民猶饒往余經湖上瞻徊阮公祠父老有道之尚泣者閩人之泣而思公情當不異余獨不得一拜公祠耳且尉之去督學勢地遠甚爲公所爲

者更難也公有子益中氏舉鄉試第一同余成乙未進士阮公一子一孫以戊戌同出余門天道於兩公何償之白哉於乎一尉足活人無筭而世之居高位者不能策人生尤有假以颩人者何如也

春居集杜序

詩如奕杜如奕譜從古及今如此景如此物五字之内終日尋剥造化不以告詘猶之一枰之上方罫之間日馳萬變而不窮詩之神也今古稱詩者[illegible]造化之無窮無如杜揮斥八寓囊括[illegible]合蓄又奮駭以爲華富又清逸亦平亦奇若[illegible]俚不特萬言萬態而一言之中具有萬態猶之譜奕者聊舉一二勢而擊劫趨作離合之變總不出其度中杜之神也自有音舌人而有詩自有杜以來人而尊杜然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撚須五字而終其身不能邀一字之合離杜則病離擬杜則病擬換置點畫則醜劣具見剽竊句讀亦割續滿眼蓋子于玄象山房集杜詩頌而好之費日之力爲擬一二章意態索然殊失面目急還其故物

不復敢攘也而子與觸吾意而發輒又成六十章與秋居數埒頃刻之間倒舉横舉倏遣飛卒倏勒部伍猶之善奕者日握筭而日勝善用譜者襍點黑白著著皆勢豈子興手中別有神匠抑杜之神足合于南南之神自合於杜乎詩之爲道不可以意意不可以言言千百年間景物常新乎口俱在其各能運動互相賞識者神焉而已觸面景物不能相攝而貌舉古人生理不全無有能久遠者也始于集杜爲小引曰出于玄象則玄象出於[illegible]

則亦止睡庵夫杜與我相爲用而我與杜不相爲
用杜自杜玄象自玄象睡庵自睡庵此之謂神此
之謂學杜此之謂詩

睡庵稿卷之三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刪選房稿序

論文難也莫難論者舉業之文舉業之尤難論者莫近日若但談有及者吾辭之固焉問者曰文格中之有舉業童技耳何難之辭曰第他文者第其善不而已第舉業者宜第其逢不逢焉善矣宜其逢然而有不必也逢矣宜其善然而有不必也吾將論善乎吾將論逢乎問者曰逢與善與若是抵

牾曰彼我之所謂善者不可齊也不可旣也曰旣善矣其不齊何居曰聾心焉聾目焉師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昔有辟愛其婦者其婦一目也已而遍行國中觀殊色遂絕無當者曰惜也多一目彼灼然眉面者而如是矣夫文有聲也非耳之所能按有味也非舌之所能調有色也非目之所能覩故曰論文難也寸晷尺幅之用其短其長不必其平生也斯臾之校閱其開明其昏瞶不必其平生也故曰論舉業之文難也吾見有善而不逢者矣始揣之善也其適逢也吾自詫以爲果也閒不必逢焉人必睨曰毋乃未善久而跡之穽吾亦疑以爲未善矣吾見有不善而逢者矣始揣之不善也其適不逢也吾自詫以爲果也閒有逢焉人必解曰彼有善者偶而跡之穽吾亦疑以爲善矣吾一已之耳目不能自信而況于人于衆而胡乎敢強必之敢輕論之問者曰固也善不必逢逢不必善非一朝也何以莫甚近日曰子不觀射乎有常儀的數十步之內縱橫五尺之

度可得而程焉無常儀的及百步而中秋毫吾不知其巧也往者之牘常陳矣信師說守故規有常儀的也今學子之競異詔令之數新無常儀的也彼曰禁奇此曰愛奇此曰厭平彼曰尚平將奚遵也有喉不以直吐有足不以直步平而不平奇而不奇將奚適也問者曰今之文多態也世多才與猶其盛與曰嘻聲目旻矣力枯瘠矣氣以溢矣奚其盛奚其盛曰子之所謂盛善者可得聞與曰奇也吾有取焉問者矙而前曰子欺我也日覩子以

牘踔子史蹦老禪衆驚異之予曾不以眴亦嘗既
子之牘矣庸庸耳無奇而子曰貴奇是子欺我也
曰吾之所謂奇非子之所謂奇也物不世見命曰
奇物事不數經號曰奇事有一無兩奇之至也私
嘗謂一目之立必有一義破止一破承只一承此
名爲奇若復可另架一局另鑄一意另匠一詞此
名爲偏不名爲奇曾言爲曾思言爲思孔言爲孔
孟言爲孟各不相借此名爲奇若復學義似庸論
義似孟此名爲通不名爲奇今有華人而偶言太

人而襲小兒百綴之衣富人也而拾隣之殘豆以
爲飽人必曰是有酒疾矣今以代聖代賢之筆舌
而僅爭佛老子史之殘有識者識之必曰是有酒
疾矣子之所謂奇其有酒疾者也問者曰奇若是
也平則奚若曰證聖者至奇也故至平無平也故
無奇其失能言自胸之所欲言出之條達則亦平
矣能言其所欲言則亦奇矣子之所謂平奇分言
之也我之所謂平奇合言之也問者曰得子平奇
之說知所以奇矣敢問探奇之術曰必也愚曰异

哉智者不幾也乃愚之幾乎曰至愚必專專則極
極則靈吾嘗試之矣自我少時觸而滿意縱而疾
書蓋亦易之矣尋復之十餘年而始覺其難也每
拈一目焉舌若撟眶若矐形若槁木胸若鐵壁持
目迷茫不記何冊俄而一線微冲駁雲穿隙須臾
之頃劃然開豁窮天窮地目前歷歷盡世所有都
如可攝及亟趨而赴之障焉忽失世之所有與胸
中所了可攙入者復無一物返吾歲氣轉掉微息
已乃伏首徐書一若吐出作無所作說無所說及

義之成也檢而眡之儼如故紙不著一墨蓋方其
少而易之也食頃可三四義後乃竟數日夜不就
一義後乃不就一語環牘數朝面目陷隳形容黧
黑當此時不知舉業之爲舉業也人之我許我訾
不知也終我之身遂與不遂不知也此亦愚之至
也然遂以是病忘逮其試日以不能畢思爲恨七
目之中第取一目靜默念之率而操觚數行俱下
若平所宿搆然者此亦愚之效也愚者如此智可
知也然非至愚恐其以聰明從事而不必尊極問

者曰苦而不甘若何曰苦則甘矣不甘非苦之極也曰以若之功力試之人人可必效乎曰可曰何可也曰心統于靈靈統于聖彼亦一極也此亦一極也作者立聖人於其前如或見之觀者立作者于其前如或見之神者相告也夫善不善則吾不敢知苟其逢也未有不以神相告吾見希詭一至之說有不達者矣未見統于聖者之有齟齬也問者曰竟子之論則亦齊矣曰不齊者神未極也神所以齊也聖所以齊其不齊也歷萬年周八方而

永無隔者其惟神乎故善作者傳神善觀者相神有取甲辰房稿删第之者吾友陳長卿氏也長卿氏宿以善作鳴其于相文也有餘矣吾故以嘗所問答者歸之以質于文家

沈季彪新義序

文者人之生氣也今文之有舉業猶唐之有詩上懸之爲制下羣而赴之數百年豪異所共攻之物鍾氣莫盛焉唐前後以稱詩者代不乏矣窮工極變抉宇宙之殊靈宜無唐若今之爲詩若古文者亦

既琅琅要以斂無不闢而才無不竭最工以變必舉業爲歸也私嘗謂一代之業必傳無疑何者氣有獨鍾矣夫惟氣有獨鍾而攻之者衆故其肥瘠修短濃淡疏數之狀譬之人貌不可以取同觀者第從其神氣索焉而賢不肖貴賤壽夭之概於是乎畢得而無遁襄陽之詩于唐獨步然其自爲山人逸客讀者知之郊之寒島之瘦賀之鬼其不得志久遠於時可必也而其盛而爲燕許諸公語難不必至氣格別矣且詩之途寬而難跡舉業之旨

約而易尋寬而難跡者耳目見聞動可採也人得以其聰明力量滿意爲之約而可尋者我態時情無所復用而壹受成於聖之諦王之制故詩久而逾入老而逾工而舉業一道得者不待年辭其韶今輒有沉頓枯削之憂故其氣尤爲難完然而唐之善詩者不必遇卽遇也所傳省試之詩不必善至於舉業收士盡善而不遇者蓋亦寡矣豈非彼之滿意發纘于獨此之受成合諦於聖聖情相格彼我合融亦神氣之爲也耶十餘年來舉業之病

極矣平不平奇不奇之界莫知所適其于人爲貌壯而神槁舉止陽喬氣奄息以盡也沈季彪之業自腸胃肥滿中發之帖經附傳繩尺炯如而豐王之氣浮動楮墨然吾聞季彪聲良久齊其兄今武部伯含氏冠十餘小試不達而始應選來也人疑其久而沈削不知其倍完一日領解額震都人士亦足以明舉業之得士善焉者之必遇而養氣之說先也伯含詩格在唐大曆間一月前得其爲書藁讀之更深以遠久而逾入者也季彪之子未弱冠亦以今秋魁浙榜所謂舉業一道得不待年者乎無然則沈氏之氣有所獨鍾也夫

題吳長輿環應草

予心就長輿若和之於璧伯倫之於酒所避服若郛莒之於楚齊辛丑別長輿北來長輿方病不寐類怔忡者百醫藥罔効數書嘲之吾庵中亦自難伸脚耶且不睡者誰不睡耶長輿茫然有僧更進曰昔人學死比公學幾沓死耶長輿迺大悟提藥盎於地揖醫扃戶無何就睡齁齁竟日夕矣其年

應秋試予舉示所知曰長輿數十年名家今必爭已南錄至果也所知異予問券何祥曰必諸其文數十年名家又就服久今始必諸其文耶曰必諸其病方長輿力學有年無腎不刳有髓必竭於生法宜不得寐其操觚殊苦必名言之是垂而時不必甘亦其固然病過身輕名心都盡筆忘手手忘舌我猶昔人非昔人也援琴一鼓進爲天下妙成連氏海外之誘不虛耳蓋予嘗有言此道雖聰明絕頂歲月埋頭到來俱使不着某只向黑甜三昧略討些子此可對長輿道難共人言也無長輿數十年苦功而遽言灰心是又癡人前說夢矣

書白進士稿

白進士爾正者同門友白師清之子也始余遊接師清進士甫丱時著卻後余來自田觀進士課輒出人甚是時三四年別耳急從家人嘆異之久其後每一課就無不以相觀所結撰無不刻徵扶遠若老宿儒之榾榾名理然者進士甫年少負才輒解苦思精進其沈勇如此人世雖最小技承蜩畫

[illegible]至之思窮苦累歲月而能殊擅者前未之有哉進士應兩試幸就余請益余欲舒解其沈苦第謂曰伸紙書之取秀便而止進士領之去總十四義觀之豐縟活轉勝往時其刻抉處尚不及也然遂以是聯舉竟進士之才與其思力所入寧有已余所謂解舒云者劣矣哉雖然文猶技之小者壯盛精力盡費耗於此何益而進士有餘焉以待所精入行有所用之矣

祁進士易稿

六經之道顯白而易知無幽險者也而言易者幽之曰以其明天道也夫天道之明也詩書禮春秋皆有焉而易獨乎哉吾讀易則固於人事焉近矣吉凶悔吝无咎之文黑白而數之憒者可剖狂者可蹈有如是者曉者哉囊之括茅之藉豕之躑躅杞之包瓜取其最微細冗褻之物切切焉詔告人不休說天云乎哉說天云也亦云乾爲天而已耳元亨利貞當四氣之運而已耳曰易以道陰陽而陰陽固形而下者之器也形而上之道聖人之言之者蓋寡蓋至何晏王弼之徒好以老言易後之攻二家者尾其說而皆託易以行至於今疏經者治舉業者一切傳之以性命而幽僻險賊無所不至其說皆入於佛老佛老皆託於易則易者固幽僻險賊之驅而後人之祟與祁夷度之治易也即卦即文唯人事之求竟十執觀之其旨明其詞達性命之說不託以恩其中若夷度者其深于易者與以人事言易于易較近以天道言易于易較遠且性之與天孔子不易言子貢之徒不易接聞而

今三尺學童耳而口之其舌本乃據孔氏上可怪也因讀夷度文遂書以志感云

戴會魁稿序

蓋聞畫者之言畫犬馬難鬼魅易犬馬在人目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無從質據故易今之文家取不可解詰語互相陵高雖甚奇異畫鬼魅之類也依經帖傳取之目前而求其肖雖甚淺近畫犬馬之類也夫語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凡夫之口而證聖徑寸之筆墨而傳千百年之

精神模形賦象畢肖而止政復辨才蓋世幽想絕
朝不易辨矣而世槩以淺近忽之略不省賞不可
解詰之語併其耳目頭足多寡橫竪之數而一以
意為之此不亦宬易可笑恥乎而世或為其所欺
轉相高也以可相欺代不必賞而走其便易夫非
人情乎文之弊而不返何惑乎雖然世有志士必
不背聖諦而逐鬼趣有明眼人必不白晝蒙魘吾
為世道憂之久堅持其論為士友懲曰庶幾瘳此
者一二有志之士遇乎蓋吾友戴君之文緣題發

思緣思遣格緣格伐詞遍讀之未見有不可解詰
者而春容和靜實深以遠竟以是魁兩闈矣觀君
之所以遇與上人之所以收君文之正體宜不戒
明焉而有如曰此誠難吾為其便易而足相高者
夫文章神物功名尊器設誰何之語欺天下而竊
得之則亦不祥人而已矣

望雲春草序

余有所善李君者永平人也而學於　帝城李君
嚴冠魁賢書聲有日矣今來　帝城學者何曰吾
以謝室庭之米鹽黨巷之酒食就賢豪長者之辦
而日請政焉今俗甫脫藍衣聲氣漸滿志意多岐
走有司鬻公事視為故常非然也讀書一道自負
已效矣功力足矣目無前程心有退步率安意受
饗而止未有掯掯攻苦猶能如諸生者也以所覩
李君羈棲旅門獨身無偶忍風雪日觚槧從事郎
諸生中之名能攻苦者未有如李君者也李君與
今農部白進士爾正共壇為文時時以覩余爾正
最茂韶如李君鄉舉之年不一歲輒聯去李君以

是益刻厲不少假閉楗一室中枯心獨往與古人
游長安車騶呼闐戶外君不聞也舊所交賢豪長
者若而人非文字不以謁謁也非文字不以出諸
口以余所求澡行挺脩之士如李君者未有焉微
獨幟文場也李君有父令略陽徘徊思之晨昏不
能置文成而題其名曰望雲春草以君之靜顥於
學身家之念忘矣而不忘者親昔人有言夏侯湛
別見孝弟之性予於李君亦云君名韞秀字惟侗
以丁酉舉順天之[illegible]名

書王季木制義

舉業一道極其至非沈思不得也然吾意夫思之沈者其資必拙其起家必于賤貧慧異之士手口便疾出之有餘於度而入之不必深取勝材情足以駕矣士之生長高門者飽其濃佚不耐辛艱試有意乎奮飛之業而文章科第皆家物耳深心走苦宜亡所用之夫惟賤貧而拙者進無前門退無後地困頓之致窮于尺幅即欲簡恬其思而有所不可蓋余既拙絕家寒無聊當其事舉業之時每手一目蒐氣閉寂舌斂轉未敢輕吐也心謂拙者之致如此耳以遇材士伸紙淋漓輒赧然發汗乃今于季木而異之季木世貴勿復言言其才可以[illegible]齊又年少鄉舉矣獨身嘆若伏臘一燈有寠人所不甘所爲文舂胸擢髓極思力之變吾不謂慧異之士之出於斯也以季木之才試之舉業猶用沈思天下事其可以聰明用哉相法篇云藏不晦發不露材人無浮薄相富貴子弟無輕肥相其器必大吾以舉業知季木以季木知天下士矣

此葉北大配補

梅公衍飛霞館藁序

吾非知文者也而好論文又好持人數寸之牘揣斤得失妄始于倖而第誤知吾師蕭侯之知也踵其說自試之以目間有中者夫吾非知文而間有中者固可以必知者之萬不一失矣自是益堅其說每處人得失之會輒亟之請觀我以文爲一切祿命卜相語者直唾不顧曰不如文之足憑也前爲唐君平書視吾曹始小變而爲全至半至之論全至者得文之全無不遇也半至者得文之半遇不遇半也吾又寬吾途以佐吾信文之說而於是乎益自謂萬不失矣君平北遊浹歲今年屆公車梅公衍自宣來鄧田仲台江陵來三君皆文家名手也且吾固孤細無師承其不與於知文宜爾梅氏望於宣先後名文章不少共推公衍之推使數寸之牘足憑公衍先登矣今日待哉公衍故與田仲好談命數集吾邸考步驗諸若星家吾數以吾說解折之若兩人者寧命之問哉因相與射覆某第某高第各抗其說以揚出而吾所射矣……

有僅一公　小甲而乙也異哉文而不遇則已無文矣奇能使　危得之又奇能使人失之非命之為將誰為乎而文之云焉乎十餘年自信之說竟為公衍田仲所奪自是不敢嚻嚻復論文會公衍就諭婁江獨其笥藁什一板之曰吾非知文者也彼中有人願以相質文事非究竟不足焉公衍終遇矣是日也田仲從選人為理官客舉以嘲此猶用文乎吾仰而歎頂之撫案起叫曰吾所揣斥人得矣非區區一第為也文行如三君卽一第何多焉

張象先四書義序

今寫照之家字曰傳神文章者傳聖人之神者也人之有神如花之香水之味月之光形於口不可下一語也而可形於手哉寸穎尺幅之用鉤摭字句雕繢滿眼吾之神不知於何遺洩而曰前人之神在是吾不信也有試畫者以古詩為目嘗命踏花歸去馬蹄香諸名手遞進無當者其一但於馬後作數蝶相趂試者遂亟獎賞徐熙之畫意不在抑真似者也張吳點畫雖披手纔一二舉神傳備應筆不周而意已周也古今文人之工於文忘歲月廢寢餐幽思忽致恍然所為聖人者立乎其前與之相酬答吞吐之間息息皆調此外欲復攙入一語自不可得矣意在筆先筆盡而意不止文之神理與畫相類而近世率以才情從事至於舉業一道傾心力赴之解此者益鮮蓋吾讀張象先之文泠然有會窺其意之得也文而惟意之求高才奇情自可不用句外之句字外之字于張子乎哉景退矣鮮于子駿之為楚辭子瞻書其後曰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為苟然而已吾於象先亦云

韋編翼引

今舉業之家以書義行者病其太多以經義行者絕寡雖有精刻之士朝夕於書而力已枯矣強弩之末不穿魯縞故能治經者十不一也書者聖賢問答之常耳經為聖人所作宜有獨蘊焉審問慎思而不必得鹵莽為之而可冀效乎故以經

者伯不一也諸經人事也易天道也天道可得聞乎彖象卦爻意何意語何語能下一解乎朱氏之易非必羲文周孔之易今舉業之易又非必朱氏之易也故以易名家者十伯不一也蓋余與羽明張君同治易宛水上羽明先鳴於鄉嘵聲良久後余既倖去十年而羽明猶守一經日夜紬繹不少休假今行所謂葺編翼者於海內也蓋平日之苦心與其學識具見其以易名家無疑也其有功於治易者甚博而余特為治易者創一說曰以易治

易莫易難以舉業治易莫易易問答之常出入一語不可也人事不可變也夫易之絕傳久矣乘其無傳也而吾自置吾或以為天道或以為人事或言君或言臣或出或處隨所射而皆適於的走途寬而持論便也得是說也可無難於治易雖然余為舉業誘言之可耳若以易治易我與羽明終其身於斯而已矣

醒言小引

一舉業也而有多醒拾人殘閣藏水淋沒其[illegible]甚不堪聞也大醉之人不復檢繩平日胸[illegible]有觸輒發憤懣狂張手口俱亂則今之自矜有得敢為怪誕者皆醉中語耳大醒生濯去糟粕獨嚼玄水了然胸中故了然舌下聞者旨之而命之曰醒言然大醒生又健酒者也夫破夢之關為覺破醉之關為醒苟非沉酣者久大醉之後安望大醒乎客有嘲余不飲者予曰我以醒眼看醉人客曰子不知醉焉知醒予口呿無以答頹然就睡睡庵湯賓尹書

陳鳴周制義序

去余為諸生十餘年見人談故業涎流於頰及回思作之之時輒頭岑岑痛也余之於此道也苦矣壬辰之歲坐九子空山中每索語不成月落之餘但聞猿嘯憶在[illegible]門拈養心莫善於寡欲題廢兩日餐寢不成勉下數行心目狂惑不辨所書朱墨急提去拈論語[illegible]其身正題蘽矣一小束不自慊者一日夜數十餘易前在板中取自閱平平了無致[illegible]在人稿中未免抹殺不知當時結思何以又

懨董子時執筆如舞動語屈人十餘年後苦難如
此者何也當余酣思之時題內外無字可設但筆
下不下時覺微有合處及成人以譽我與我所思
所合又覺縣甚始歎作者閱者並難也年來細檢
故業約平平無可自贊者費當時心力特甚尋欲
以此意閱人人益謂我好平厭奇孱貲固然然人
所競之奇余既未能解人所尚之平抑亦未必盡
合心之不相代也如是今年春得陳子闈中竟讀
三場泠然飲醇已既其平日諸稿固然其人復然

對陳子文與其人不復知何物美好蓋陳子宿志
密脩舉澹泊寧靜之句顏其齋先所行稿曰質言
曰澹寧篇有以也計陳子生平心力宜不下余材
乃百倍余矣往余讀唐詩當其得意叫欲絕隨筆
數語誦之獨覓襄陽五言無可著一語心推襄陽
獨步也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謂是人境文境
詩境苦心者當自得之

丁未同門稿序

今歲分事闈中喜逢顧升伯李長卿兩先生兩先
生人倫妙天下日夜就之得所未曾聞出卷並閱
因極論文長卿甚厭時語升伯甚矜古法余時佐
以寬政取今古半近者而世所趨肥皮厚肉襞積
字句以爲奇余不之好也頗與兩先生合升伯言
古法辨甚余所最旨者曰今人文絕不知有倒法
文之脈在動動在轉轉之用全在用倒昔人所悟
升裏轉斗裏量地理家所謂橫來直受陽來陰受
皆轉法耳至倒法尤難明如行義一章聖賢語意
無非聮聮行道若無意於道周流何爲若仕皆行

義三家仕魯斯亦義矣但此時接引隱者權言行
義此是意倒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是行義以上
語此是句倒古人文意深遠旁見側出卒無不用
倒者今人尚不知順何言倒而又妄創新意好摭
俗語如功令所厲余謂題非諸生非主司所造也
安得諸生主司妄自立意但經書中必無一字無
意義者閒取書目最易曉解者冥思之隱隱別有
理會質之訓詁亦微在同不同可說不可說之間
今人政患不索意耳一二俗惡語令人習如土苔

貫脫於口遂不暇擇余謂禁時語不如勸人多讀書胸中有古人書自可不用今語讀古人書會古人意併可不用古語也蓋余與升伯長卿兩先生言之如是間以射卷曰某某解用意某某讀書後果不大失既自幸也南歸舟中取其舊牘並檢次之而附以前言諸生於時語非必盡謝於古法非必盡合亦所謂今古半近者已耶智力卑柔或以掩諸生長則余過也夫

兩孫制義引

闈中得孫子喬而畀之爲之評曰今人舉業從坊刻入從試錄策論入安得有佳于往往獨造其入處居然先輩無復嘉隆以後模子孟義尤最百年來惟歸太僕先生差解此也於戲時文者攖時之物耳髻之高下眉之廣纖娼者之笑顰賈者之貴賤朝更夕易而不能以自主且人亦走其便秀易與者耳迎世之心急而獨行之思寡獨一舉業哉子喬世有文獻與其弟寶碩各負異姿神俊超絕人爭譽賞之不知其湛思結志之有在也有持三

代敦彝觀暴富田兒者富兒鼻之怪其無銅氣或謂之曰此希世物也問其直餘千金富兒意得急發質金製如敦彝者無算而以詫人曰器物同也吾新色倍焉吾慮夫孫氏之物爲人所鼻而以贋金奪也是在賞鑒家詳之

王觀生近義序

天下文章有義仍先生也義仍所行科舉之文如霞宮丹籙自是人間異書所著古文傳情事之所必至開今昔之所未曾一代之業盡在茲矣義仍

每談文謬推舉予同邑王觀生信之北來數從予遊其文清夷恬遠顧以予爲度都試數不達予固悔無以發之也然生固皈信予彌深且去且留越歲餘發足歸殊猶有不釋然者予解慰之曰子所少者政義仍一段奇變非必予習也今科舉家言平言奇張甲李乙若相鬬然予謂　國朝二百餘年不見何物能奇獨臨川舊藁本在耳毛取一二宿食登之席豆而曰好奇曰嚚奇以溺自照不愧醜哉予性謇鈍安其故斗至心所慕愛異人思自

尋常尺墨未肯相伏也王生歸所經過山水數千
里顛蹶險壯無非文笥問玉茗堂主人紅牙節曲
何如貪味黑甜是在生自取之爾

冠朝郭氏族譜序

黔中丞郭先生旣予播　天子論功大賚晉中丞
爵司馬封三代世襲錦衣會賓尹當　制靦草稾
與聞司馬勞烈與　朝廷寵獎元臣之意越明年
冠朝續譜成走使屬賓尹曰章無似無以辱　帝
制吾子惠顧郭氏姓名斯在矣郭氏之爲譜也封

太公實圖之力銓十餘議詺司馬司馬踞而授簡
干戈之際蒐隟徵暇若旦暮先烈之不耀爲懼負
者所爲條敘甚備世次甚晰文甚都雅賓尹反覆
卒業有感於名世之興與其所以傳也冠朝之郭
徙自副使得名於太常集賢其始祖斷自同州由
同州而後五傳爲五州刺史六傳爲汾陽王由副
使而後十八傳爲封太公十九傳爲司馬天寶乾
元之季安史吐蕃交訌內外濁亂微汾陽唐不祚
矣播酋之所蟠據無先黔而黔所患苦微獨播[illegible]

事終事一日無司馬者黔之爲黔不可知也汾陽
所用部曲雜蕃漢皆爲盡死力與今司馬之用水
西周心苦慮亦畧相當南山收卒涇陽見虜卒以
至誠惻怛心行之無忍一矢輕相加茲施羅僰之
酋奇命司馬司馬一與之爲赤子長養以休恬不
爲聲嗥所撓生人之命元化之脉前後所培釀於
二公者實閎以遠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
歲兩國將相亦萬歲執酒酹地飲泣歸誠歷代帝
王所不克臣之鄉郡則郡縣則縣命之旅則旅約

賦則賦會無幾微齟齬於言面斯亦天地間一大
譜已且夫汾陽之後九百年而有司馬此九百年
之內井邑屢移國姓亦八九更矣冠蓋連翩青紫
相映門戶之崇宜未有踰焉者昭穆不紊祧祊謹
廩毋非代有聞人筆墨之效相耗以無窮哉汾陽
還都之議親征之疏自成一典然不以文業與世
家之作遠娭司馬司馬文章妙天下續譜家事耳
足當遷史班書善乎封太公之議也無文奚徵命
曰肉譜今無論譜矣代君代相下上數千年雖备

成本紀列傳不如托之遷固者之流行人間爲廣
周也功名之士喜開事端忍人肝腦而不爲社稷
子孫長久之思文章之士搖筆札排觵故實而無
當於行遠吾於郭氏譜重有感焉若夫衣冠文物
之盛生卒居塋之別家訓之嚴譜自有之無所事
余言矣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王季重松龕稿序

文與政皆吾所自行者也拾人之餕而文文易譽也而非能文者也伺人之色而政政易譽也而非能政者也凡吾者自性自靈自本自末極拙者之一得可以聖而競巧者之百岐不可以至莫病於今之爲文者奇也怪也平也庸也悉拾也莫病於今之爲政者厲也和也清也濁也悉伺也伺與拾已則無一焉連牘以進而未嘗自寘一語挾策去矣而不知所作何事悲夫今之能文能官者乎同年王季重之文行於海內久矣制舉之業日新月敝自吾所耳目名噪一時踰三年無不棄者季重美姿才所負甚高不蹈古不模今以自爲王氏之文故久而逾新人士手之惟恐敝凡再四刻不已季重再試令爲當塗直心白意延問士民飭以儒雅期會簿書之間才自有之而不以其精神工也世沾沾而語古役役下上而不得行其意吾以我

季重媿之

胡伯玉文序

吾歸南過南旺伯玉顧我舟中握手道故幾戀戀不能別吾爲詩云相逢須刻難爲思却話三年不覺頻既去不能已已取伯玉舊語讀之鑱刻縱橫極淵博之致無不足動人者信伯玉之才情兼至而獨詣也伯玉酒我時遙指湖中異處云此名蜀山問蜀山云何曰蜀獨也一山獨當湖吾稍庭宇其上開曠殊勝子獨不爲一日之留與吾酹此山乎余應之曰唯唯使此山有伯玉復有吾不得復稱獨矣

兩生近義序

漢穎蕭先生往每逢人必指目余曰某子異才每一文出必曰第一辛卯見余試卷急曰是必第一已而不中人皆笑之先生曰子有手在我有目在必無改絃知不落第二也余才甚卑淺交游中所最愛異能文章者我家伯潤今年見其試文更喜甚以爲必第也而伯潤內所遜畏時時舉兩生氏

巳[illegible]之果然微伯淵幾失宋臣矣兩君者之文一一圓美多態一刻畫有思慮無不人人當也而又皆以擯非與我辛卯同命乎夫余之目不必如人而兩君手舌乃大出余上蕭先生往簡余曰子文如珠玉到眼自見但不佞憐才一念較人差長不以成敗論英雄斯得之爾庚子秋日

唐君平覩舌草序

人於文章有全至者有半至者畢至而後求遇其取途也寡矣嘗試以文章之分十概量之得十則

宜無不遇也不得一則宜無遇也得五者不必遇不必不遇得五而遇則巳非偶也然不及二三而偶者尚多也僅得五而不遇則非不偶也然越之七八而不偶者尚多也吾以十全待十售人以五倖就五利卒之半至者遞賈去而吾環柱秦廷完抱以歸竟爲世人謗難矣哉有志之士夫初君平與我論文也絶去筆墨壹以聖諦從事見有矜緰瑰者唾之曰非是獵取高名傾異都人士者曰是固非是蓋瞑卧幾時枯坐幾時指畫手摩又[illegible]以庶[illegible]一字之合吾輩之於此道也苦矣吾數南征數不第君平曰必無易故我領之及君平數北征又數不第我勗君平曰必無易故君平領之剌繡半生不如倚市一日要以一日之合易一字之合難一日之合造物與人兩有之一字之合神人之所不能尸而才知豪有力之所不能篡也文無立至之程而有自至之候遇無必至之技而有獨至之神和氏之玉三易主三獻而忘其足之苦也彼豈能計料後王賞識增別前人哉一獻如故再

獻三獻如故抱玉者之神旣巳精光照奪不容埋滅矣君平貌皙如脂眼如電髯長三尺如戟狂走市上一市堵觀與人語詩賦兵劍內外阨塞古今下上之數霏屑而吐悉本胸畫性復簡張睥睨覺富周急貧難略如魯仲連李太白之爲人而吾獨以癡絶轉相近慕視舌草刻於辛丑之春海內自以神識識君手毋問舌端巳

王叔子四書義序

制舉之業今試之則一代　王制也前探之[illegible]

古聖心也適今適古擬王擬聖豈易事哉而世故嘗漫習之而漫稱能漫試之而漫効彼以漫爲可常也今日讀本草書明日思活人今日學挽弓明日思殺人矣一第横其胸中六脉皆亂思豈能復入才豈能復出哉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牛肥在甕外者乃能牽甕故忘其效而後可能并忘其能而後可習也王調甫之業習矣能矣韻調充溢今古適匀副在通都札札典則奇王生者訝何以尚在塵下生年甫壯廪食且久以例授貢余

方就列北行而生以其業見問意嗛嗛若不自能余無所益生獨以爲文不可漫漫不可爲常而生非漫者於以收効効有日矣

陸伯承稿序

吾異夫今之爲文者已則無胸而借人舌也借於舌則卑吾直以舌代聖而反下借諸子則益卑又壓唖之餘也何今之橋然自命豪者不羞人餘也蓋吾讀陸伯承文而心折之凡伯承所爲文理蘇濁匠詞絲獨剏意想符色諦眡之無不出伯承者

伯承深矣海內年少淺拈一二陸生語驚謝爲奇不知一二奇語猶伯承之閒發於賢知而所長不在吾於伯承文相與吾之耳矣其不自有胸也而爲伯承舌毋寧其自有舌也而爲伯承胸乎

袁公顙稿序

吳越無文非無文也夫人而能爲文也諸家之吻於聲不必盡調而吳越富才士紛而上率解作墳索語然數至横入縱出躐衆所唖兢登於俎不復顯其臭也一時群兒狙狂而飽之其有啐之以玄

水者必吐矣則其謂之無文也亦宜同門之有公顙也鑱思甚肆而鑄之以孤天倪所至書然長鳴吾知其不徵味於衆已海上卽多才有幾公顙乎然吾譬公顙文符色炯炯人知貴之又其聲夙張操穎者時時竊姓字以行安知公顙之殘不更以飽羣兒而希錯爲陳紅乎夫公顙者吾拜之竊公顙而行者吾勿之許也

何象明稿序

[illegible]京師數月天久雨舍垣盡圮無寧宇行者愁苦

望洋近識數千里無菽麥以告聞之南方尤甚[illegible]
之無生也萬嘗試論之雨者天之大利澤也萬物
之所養也然而至於此者則不德豈惟匪德也且
怨害甚昔人論文譬之水風以爲此二物者非有
求於文而文自生此天下之至文也夫無求於文
而文生者順流披拂若驟若馳狀態悠然故文稱
焉設以淫潦横逆之衝怒飈抵迫厲揭號呼此亦
水風相遭之不善矣故凡吾之所貴於文者情與
景傳觸幾而徐應之幾得則言之短長無不中格

聲之高下無不成響吾友象明之爲文或庶幾焉
而吾所睹象明思恬符逸飄乎其遠泠然而飲人
也其善爲文固宜蓋吾讀象明之文慨然於今也
縱言無擇不獨一制舉業矣於乎其言之無當而
慍于行人猶可言也其言之無當而傾圮浸溢之
患蔓於無已不可言也戊戌夏六月書

駱象先稿序

先輩文有所謂五可軒記者其言曰家居山林田
畝畦可以避棼可以養疾可以治生可以讀書可
以省費而所以自爲可者皆僅託於有所未盡之
辭知足斯足知止斯止斯兩溪先生之教也知言
哉君子之爲脩也薄取世庸證道故夫賤貧之吾
安而子臣弟友之吾勉僅無矣其爲可則已寧有
軼越哉厭以爲不足而爭所有餘無論涉物卽取
道而已道文章之弊才人不惟其可務於神眇動
矜絶世以僅可者許之滋掩唇耳吾嘗論文以爲
文無工拙要於一是彼其豪自許也摶自擅也直
有遠心焉而僻幻雜出不自知其非也夫置其不

可者而僅居其可此道當自得矣予既游駱象先
窺其家兩溪存集慨焉想慕其爲人遺榮早服有
足尚者而象先爲文開朗洗濯蕭然自行舉止多
恬習如有不盡才之思故述其所爲可者與之夫
言不必玄著言其可言而止矣事不必魁壘行其
可行而止矣

易四房同門稿序

文之平奇皆善物也吾自謝不能奇家於平而止
心謂衆業此殊便耳秀慧競出不肯自卑其名[illegible]

吾以平求之更相厭捨吾之平以求人之奇而
未覺其有奇也彼其於兩者豈徒厭徒慕與何無
居焉吾謬役於闈中每閱卷淺得一二語輒似有
會間不絕橫溢者繩而譎其字句第毋相掩也已
跡之士乃多所知名負才學然則吾雖甚貪平世
有奇者當自不失而吾所會心處與其作者之心
未必當所不必當而繩譎之語士輩沾沾振耀猶
恨其少也吾乃與時謬如是諸君舊業具在澄渟
橫絕人各有至寧以吾意行之凡以適中道之觀

爲同調者之所尋繹卽諸君異日爲海內重當不
藉此海內於今多習怪誕誠嗜彼而不求此爲諸
君甘之矣、

館課序

館課今文也非必古而非深於古者爲之則不長
經生之語可知矣跡其衍腐載薦法筵毋論人愧
我我乃內愧然而古焉者非一蹴登也今之於唐
宋若而時周秦又若而時旦暮之所未嘗而或才
焉或志焉寄徑于棘剌而刻跡以潘吾畢世之技
邀於一曙乎此不然物也余嘗以是憎爲今者矣
矧語於古館課之爲也法在今古之間循之可見
鐘鼎而意不離匏蠡要以仍其本業毋遽棄故則
上人之深教也海內大巳諸兄弟以其初力闢登
古之塗且人而張幟焉而嚞徵于今將微夫操翰
之士寧居其未嘗無居其不然不亦茂乎余力遜
諸兄又善病謝又以使去故刻中不一再有卽有
之不能更長也客有嘆余者曰子乃大巧巧爲匿
拙爲文

劉生制義序

往年劉生書謂余曰海內有陳儀翔先生又曰知
我文者先生之外獨陳先生耳生落落無所偶不
可一世今年試遺才陳先生以理官閱文得一卷
大驚奇絕亟上之文宗文宗亟賞之寘第二其第
一則今爲生校文陳正誼者也兩生皆負奇久相
次闈試皆不舉生所言知我文者獨陳先生豈其
然乎豈其然乎生高才寡逢懷憤志躁挾策游巨
公或嘗或不省卒無所救於飢寒蘇長公謂李廌

禔也吾於劉生

亦云

王用之稿序

國子之役以首秋廿一日受事以廿四日科考隨
意差閱芒不識諸生何姓名三試畢諸生以次質
卷一日入廂雜取一冊予目下數行大快賞覆額
視之王生某也脫口呼姓名亦不知生在旁生應
聲前予喜擊案曰子中矣明日對客輒稱王生王
生栴發果前舉而予所賞識生又非獨文以也生

眉宇昭秀動止詳閒既舉復班課習瞷其意於衆
中衆下其尊人大理公予同年友也大理以僧房
爲官舍彩如窶儒生尚別榻一寺若冠蓋周還之
恐染者就予論藝反復極辨若以不得叅決事爲
汲汲予惟生人之業何限有志之士旦暮了諸生
事亦欲別有所爲媿予等壯時率爲括帖所弄一
賓從塲車來馬複紛費白日可太息也如生者志
意可限數耶予所見高材叅第人揚揚自喜未色
有文章科第之氣與色極其量不過富貴進不過

功□□止如生者志意深廣所成就可限數耶予
既索生近稿點閱隨筆亟以一言公之海內使知
有華亭王生者

金鳳儀行稿序

王充之論逢遇也曰能不預設說不素具遭逢
喜遭觸得意故謂之遇如定說審詞以取尊貴是
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物得
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猶拾遺
於塗摭棄於野是名爲遇今鄉會榜者士子之逢

遇也如必不作不求乃名爲遇則凡今之目不識
字絕念進取者皆可望遇矣如云求物物得作事
事成不名爲遇則凡今之精心舉業而掇大科者
皆不稱遇矣甚矣王子之善憤也目不識字絕念
進取亦可以遇矧其賞苦實作者乎精心舉業得
大科遇矣尚不稱遇矧其不遇者乎予耳中熟秀
水金生甫涖監生與一二同志赴科考名皆連上
等及鄉會榜出諸同志多第去或遞取大物生獨
罷歸遇不遇之論未知所定也生雖罷其志氣與

其間價轉昂予爲之堅曰生但守其所作而益精心爲前此第去取大物者予不爲喜生能歸予不爲慮予不爲喜者遇其故物也予不爲慮者不遇非其故物也遇其故物者不名爲遇不遇非其故物者終無不遇但守其所作而益精心焉越三年當知予之不謬也

鄒臣虎稿序

或謂予曰文非甲乙名之所能盡也予曰固也文尤非文之所能盡也夫文非文之所能盡何居經

書之章句則聖賢之文矣孔子解仁爲人而孟子解仁爲人心增一心字固不若直指爲人者之親切也孔子偶言性相近而孟子顯言性善有善之說斯有不善之說有善惡混之說固不若相近之虛圓也一人之言重脫於一人之口爲富爲仁速貧速朽讖趣差別其縣已甚況今之制舉業乎以功名富貴之凡心而擬聖諦以尺寸之幅而馳驟神聖以來千百年之精神於此中妄置一語累刼拔舌於此中堪就一語當下吾墮矣予嘗好

談無絃之琴無聲之曲無字之文筆還筆墨還墨義成之際儼如故紙而人以爲謎也凡情之往竭於思聖意之來迎於息思還息轉而語徐吐焉此其境直在語無語字無字之間政使聰明英特之士傾橐爲之手口俱盡寧復留人以餘乎年來與臣虎神交各挾獨往之思臣虎領解時讀其文間未免有英氣此忽何自剗華戢景每義所就流韻在筆墨之外若不欲設一語然者知臣虎意嚮所在也臣虎別有文心非文之所能盡然甲乙名之

數亦足以觀矣往讀長公琴詩曰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嗟乎琴無絃聲在指彈不以手聽不以耳通斯解也而文章之道思過半也夫微臣虎吾誰與微言

朱康侯稿序

康侯十許歲卽沸名江漢間與瞿孟堅甲王子聲一鳴輩爲十二友古文今文無不推冠著歲己酉康侯始應貢北來以所爲近業質予予驚絕焉

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都人士爭走康侯矣然予
[illegible]與康侯面商近業多所繩譴康侯皇皇請益予
嘿不應康侯伏謁請愈堅予曰子文過佳曰文忌
佳予曰子之淫古也甚凡物所貴於古者搏其氣
韻而已筆墨形象無取焉夏后氏之鼎截其耳為
[illegible]曲阜之履裂以綴緤則不韻吾與子論今夫
[illegible]今也雙股八比今也版章碣頌記今事說今
人尤今之今也吾與子論古夫孰非古也韻言而
詩雜言而文古也經書之義代賢代聖尤古之古

也贋古者曰選體不宜使魏晉以下事律體不宜
使唐以下事嘻吾業生於吾明矣吾自為選而非
以古選吾自為律而非以古律下上天地何事不
可使則盍反而嚴之制義堯典禹謨也宓畫也何
哉俯拾五三以下語聖人大賢之意若曰何哉旁
漁老莊韓列諸非聖之書而以為奇乎且子好古
乎所謂古者不嘗新乎舉目見日誰言今日不如
古日之曜著足成壤誰言今壤不如古壤之廣子
之于今文也猶欲以古用也吾之於古文也直欲
以今用也言未既康侯憮然大叫去杜門兩越月
不復見已試國子予手一牘異之不知其何孰氏
也額曰古文之古今文之今合而為一及拆名則
吾康侯也喜甚急趣之前予自是無不冠矣其年
魁順天明年連捷南宮自予得康侯無臂不抽無
肝不瀝但予齶微動康侯載書志之無遺忽於幾
微離然予寠人也耦時接俗便其單饑康侯自其
父兄以來所儲綜皆三代法物卽欲勿用烏得而
勿用士無淹博之功力而嘵嘵非古丏兒之笑鐘

鼎也余每接康侯輒繙古數日所得於康侯不既
多乎

秋水堂稿序

陶路叔吾師之從子也路叔新舉來質其所行秋
水堂稿余讀之異焉曰何其似吾師也無何路叔
魁南宮而陶會魁稿大行余數與路叔周旋標鮮
鬪美如出水芙蕖可愛也又時時勸瀏道夫道與
文非兩物經書為文之祖道之輿然固今科第之
媒而功名富貴所必借之路也結因於凡而發想

[illegible]聖其微眇宜有所不入故學道者必先滌其功
名富貴之心而舉業猶是焉左念操觚右念揣世
逢不逢賞不賞之態百鬪於胸雖有慧心不及發
矣路叔生長高門道德文章如數譜牒如舉家廟
中器物攬筆調墨與衆角事瞭于耳察于目成熟
于心乍脫于手亦不知此物用以得科得第博進
賢冠也蘊其粹精裁爲鴻藻少焉意得之音遂爲
天下快絕昔一公初詣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
心所在公曰師馳過白馬寺門矣又問之曰危乎

師何爲棲刹末也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公
良久泚顙面洞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聖
賢界地寘心卽臨非復一心兩心人所堪馳騁與
聰明一具者所得而料度也往年擬棄衣冠從吾
師於巖壑今已矣有路叔在是文是道請得乘暇
共質之

韓求仲四書辨眞稿序

吾友梅季豹狂人也嘗言世人好諛好謗心術行
誼皆可粧點惟文章一道流露天下萬世誰之[illegible]

兄弟不能以相假雖復恩譽讎議無處著舌予每
誦服以爲至言韓柳歐蘇世所奉爲文字聖也然
昌黎自云大得意則大罵小得意則小罵乎淮一
石段文昌敢於出手無所赧避豈元和一代人盡
憒憒耶歐公得子瞻文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
頭地及榜發士子羣譁聚訕於馬首當時歐公門
牆二蘇聲望久已爲路巷所推信不復知譁者何
事訕者何語由今論之數公姓字幾同日月所謂
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非可以愛憎口舌貴賤

之也予在闈評騭房卷幾盡一日走徐鳴卿所鳴
卿出甲乙卷盡觀予初手一冊異之鳴卿曰首本
房矣再四得一冊閱良久曰此殊有異與鳴卿且
讀且賞擊案呼曰不可以二急取前所首者共擬
議之訖三場曰博學宏儒也不可易也鳴卿曰兩
雄一棲奈何予曰惜也我卷無是子其與我鳴卿
曰快事也子必首之兩人面薦之主考主考大賞
集衆觀於堂上遂寘第一榜初發人情意得不得
非可盡罪諸[illegible]卷[illegible]遞出而四方[illegible]

士信乎文章爲天下公物而齊不齊之口耳莫此道神也予生平絶他耆好獨於前人寸簡下士片言流美會心悲可使悦饑可當餐自謂須此以畢命者有樂工於池上彈蕤賓調忽芰荷間方響一片躍出乃蕤賓鐵也指撥音動律呂相應士無通天徹地之精誠而欲友天下尚論古人其可得乎

何進士近稿序

聖符以文贄予予甚賞異之譽於縉紳試丁未人爭誦傳其卷已固不第也其尊人大理公詰予者

三子曰是固無不第也沈者徐揚之實者徐虛之而已蓋聖符顓篤自將無門以外之履跡無鉛槧以外之事思彌極故沈撫彌博故實云其後聖符每文成予亦數爲黙綴思猶故沈也而氣浡以揚撫猶故實也而神情往復汩汩然以虛庶幾於舉業位中稱鄒魯矣庚戌果上第予見聖符名氏於闈喜不自禁急語所知此大理某公子也大理自其爲侍御侃節有風聲被言杜門者兩歲不能解白其所以聖符久抱異亦數試始遇及聖符遇大理始信仙術人世或亦別有天乎

包儀甫制義序

余拔儀甫於雍中人士翕然稱快既儀甫領解不佐一客禁足壁觀間索一二題自課取適意而止蓋儀甫研精此物者亦既有年嘗其尋微之時日月都忘雷霆不能眴至於今精苦之極化而爲甘一字未設而前後結構之形了了在目奇偶吐納之數隱隱衡騃借成於手而不自知其至也儀甫未會試前一日就余曰某不願聯捷者願依先生

三年終究此余笑不答逮榜出爲儀甫大喜大慍者半儀甫亦笑昔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時能令不中今已年及正可中之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儀甫殊材宿學不難命中以畢少壯之技夫舉子之謝業有時而生人之抱分無已研精微密之功於儀甫乎得所在矣

賦嘯齋制義序

景升杜子宣中挾其友吳子之文來贊吳子字越石好讀書能文所與遊貧苦之儒遠近會讀者偕爲辦衣食所得快書如慮其弗廣也急欲板以行海内之名文章家必一造請焉問平生所業云何蓋越石之所孜孜無非雅事矣人之眉面腠理無以甚異而其所耆好絶于天淵有爭半文之利者而亦有薄天子之貴者相去何啻九牛毛華譚之言是也書生之業甚苦論效不能與牙籌爭捷海内要沁道能以禍福予奪之權引人狂走者無萬操筆墨之役頫而徇一枯儒若賈者之趍虛而奮者之赴熱此其志意不可以尋常繩度也景升又爲予言黃山方闢幸一惠然者與越石專奉屨杖予喜而躍讀書遊山事事有佳伴吾道不孤矣

朱君輿選義序

由北雍聯捷者五而三魁其經求仲以易儀甫以禮君輿以書三人者又少同壇社有盛名爲九牧人所共推事者也予既以一日收之雍中其第也又各取其藏稿筆行之儀甫歷處皆鮮求仲近處實遠君輿者能自以其高標宿手適於近遠雅俗之間本領之渥足兄二人使三子之文大行諸家可盡掩矣而予因是有感於遇合當吳越間名起君輿最先胡不一日千里而必以北轅爲又必儀甫求仲左且右然後連駕耶黃金臺畔意氣越千載如拾如赴然亦以知致身自有地知巳自有人也慷慨歷落之思於豪傑士亦可以舒巳

易一房經稿引

易一房書刻行文章家庶幾歸之後予領南雍出諸門人亦各散去天下人士之能文章者十九走秣陵爭言質業屋賈幾湧而予亦罷歸矣予工文無衎横得世名質以消息盈虛之易宜其及也予歸而士之顓易者猶嚮索一房經稿散去之餘無從復跡取其偶存者行之諸君亦知易乎鳴鶴則和履虎則咥予邀而尾故屬諸君而欲脫然於咎譽之塗則毋亦栝囊而巳矣辛亥秋日

李君制義序

制義數行牘耳而天下之士必是焉出別識天下

之士舍是焉無法資藉也天下之士固亦已難矣別識天下之士尤難之難而又取必於數行之牘然則士何繇盡哉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凡人之言其慤然以端闓然豐整者必正人也其佻以肆回互韜諱者必壬人也慤然以端闓然豐贅有病遲頓疏滯者焉而吾以知其必正人佻以肆回互韜諱纚纚洋洋甚疾捷可喜也而吾以知其必壬人持是課牘先後所得士略相當間以試人酬對之會口語書記條奏之間差次朝人庶乎不遠間

有誤漏焉者而抑亦寡矣李繼膺氏之牘詞甚研整指甚端慤吾心識其人已數接之不謬至其理徹未浹時而潔靖恭允之譽徹於士民惟言可以知人其一驗也理官職在折伏察色審氣未始不以聽聲先之此法當亦可試而有如曰兩造之口未足馮也則數行之牘夫固亦有不足馮者矣辛亥秋日

歷科鄉會程墨序

閱文者之心與作者之心宜有以異也作者獨事閱者衆事作之不工身失一第而已閱之不工英人受挫凡陋蒙僥所關人材進退世運泰否之幾非細也故閱文之任百於作難亦倍蓰之今尊官高第自謂能閱文而尊官高第非必能閱文也豪材宿學自謂能閱文而豪材宿學非必能閱文也人固有長於心短於手者矣亦復有長於手短於目者矣吾之心不能自赴其手與目而欲以吾之目盡領天下作者之心雖明如離婁固知其有合不合也況環壤之內明者幾何氏乎故曰閱文之難倍蓰於作雖然世未有不得之心而能得之手與目者也得心之作取道必嚴得心之閱取道必寬文之受閱如其閱人善相人者肥焉瘠焉脩焉短焉妍焉醜焉隨其所來态其所往苟成法具於胸可十道收而無軼故曰寬也吾別有所以自得矣一目方來寸心獨往千百年若吐若含之境不在字內不在字外跅䟎之才雄辯之舌對聖而皆廢故曰必嚴雖然其嚴也猶以燈取影橫見側出變化不可以幾窮而其寬也猶以磁引針極天地

之數擴於丁午莫之移易也作耶閱耶歸豈有二耶先輩爲文各有意義所裁賞略亦可考廿餘年以來改墨爲程士子與主司面目俱不可見于爲此集多仍其面目之可見者于非僅爲作者設也苦心於此焉而無失第利止其身苦心於此焉而無失士吾以對天下矣

四奇稿序

奇之爲言奇音基也奇對平奇對偶天下之奇物不可以數於世數於世則多偶失其所以勝而生天

下厭薄之心故有志之士吾不欲其爲偶而操必無偶之志與其學奇不若學平也平則無可偶之跡而大奇出焉制義以來能創爲奇者義仍一人而已吾嘗牘義仍司公制舉文不可無一古文詞不能有二然聞義仍課子但取天下之至平如我輩者而轉自諱其奇也吾每入闈必薦得一二奇士如戊戌阮堅之自華丁未李能始光元孫子喬轂庚戌丘毛伯兆麟王永啓宇郭季昭滉姓名皆驚海内今海内盛行毛伯文後生小學案頭皆是

王慮夫學奇者無已奇基變爲偶而奇物轉失也急呼振曰好毛伯文非我輩不可因取素所賞絶加繩謫焉建昌朱墨來自義仍所合李孫王數存稿授行之以告學人使知夫出於奇者必有諸子之材諸子之學而後可倉頡作書龍藏鬼哭盡占書之人而欲邀異倉史則吾不知矣

睡庵大題選序

四股八比之制與五言八句等俱一代收士之律也選體歌行絶句之類人各以其資材爲之滿縮

縱橫單行累幅取境之便與趣之所極雖聲調宮商徵有出入不害爲瑜故每得以自伸其筆今之好拈小題者是也至五言受律四十字之中置一瑕字不得今之大題類之李賀盧仝西崑長慶諸家刻腸決吻各造峰巔躋之王孟座中未免慙退卽王之去孟亦尚在聲色有無間然世厭襄陽老布衣不解其奇亦今文正變之例也生平積習與大賢聖人爲夢魂隨弟薦尹近尹所手名人稿時一者輩友人陳漢箴正誼勸公之以佐士子當

而予目所及見亦寡矣或曰需後命唐人選唐詩如英靈國秀諸帖品騭無取紕漏尚多要以不失其爲唐音而已

黃上珍如練草序

問士之所交必於其人問士之所遊必於其地人與地皆助靈發性之物豪傑之所蚤有事也雖然其合也遞往遞來精氣必有所以而其交相助發也茹吐之概各以其本分力量爲差行庸人於異人之中背而過之兩不相眗也樵夫漁子日夜交

於山川詰以此中何味口呿而不能對趙至亾命洛陽求索叔夜盛孝章一逢文舉結爲兄弟升堂拜親千古衿契非庸庶人所能量度也予厚之文奇於永少陵之詩奇於夔千百年以來出入黃溪鈷鉧白鹽赤甲之間者踵不絕於道江山助發之靈於兩公後抑何其多恡乎蓋予數以意語交天下士士有所不足博而求之恣行山水字中人物與地輿佳處所託屬可默記也素聞休寧有黃上珍朝聘欲把其臂上珍不予棄一日以文[illegible]

予黃山之遊潘景升共焉獨上珍與胡嗣玄處予累旬日夜不離夫上珍所交多名流游涉多佳山水攬結之餘攄爲文章意所獨匠手能赴之所得於知交游歷不薄矣初上珍所最得意多在明聖湖文成而景升題曰如練清淑泓淪之致與湖光爭秀此來酣遊黃奇變異變即上珍以爲得所未有上珍其以一日凌天都峰也吾無以益上珍其在茲黃矣

丁孺三制義序

閻立本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跡曰虛得名耳明日再往曰猶近代佳手後日又再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卧觀之留宿其下不忍去立本非無目者僧繇聲價蚤已聞傳於世然猶一往再往未得全領凡物之至者造化於人若皆有所秘惜其見之不易見賞之不易賞類然也過眼即見見即突躍可欣賞賞已即索然無餘不復令人思維此固巳瘠薄於味何足旨哉吾遊黃山一月餘剔險躋幽從前未有山中人亦以爲黃靈始開[illegible]

道途精神暴露久未免爲塵冠猴蓋所淄垢安得闔蓄萬年以待予一日之目光也丁孺三先庚質予文予喜其古色可摩秀宇時映以爲文人之勝而孺三遞試遞詘拓落不遇至今豈前所稱見之不易見賞之不易賞者耶山川人物之靈得一士焉宜有所寄託以顯聞於世孺三所與遊多英人聞傳不後矣

李六觀近課序

予歸自黃山結夏一室室方廣不踰尋然四方至

者時有品外之人其初則丘毛伯兆麟再則吳明水時憲毛伯凌厲俊快獨出無前發響皆天地外事然道以仙佛昂首不肯下明水老措大耳跳而溺並氏之學身可毀妻孥可捐至其揮斥昌黎考亭甚堅且辯若不能一日容者兩人以朝莫代來去予笑且賀我室中幸不及於舌戰未幾六觀李君來自廣德官所李君能豪能儒亦佛亦老經子之中偶舉一焉皆有以探其玄賾嘗對予聾言歲月如流不得不以一大事爲兢兢已又謂終身舉業須一丁此每拈一題屬想枯思攝天地之表及奏成於手音節瀏亮精華豐悅雲煙流而山川動也昔人云學人如貓捕鼠如雞抱卵精氣顓壹無令歇斷忽地省發訖如透水月華文人之於文亦然初毛伯不喜佛予曰子誠大乘趙州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是也吳老生著書多所譏貶予曰觀子勞勞似胸中止一韓朱老生躍然悔揀所譏貶夫削除之盜予與丘吳兩君者遊各有所得然未免強貴分疏和合之以李君而三物一矣李君學問

淵博志詣閎沈非區區功名將相之事也夫予所得於李君一舉業乎

李玄亮制義序

予昔官詞林好談文字士子謬相擅慕依以成聲及予得罪罷親戚故人皆紛散前此贄予文者多借予以贄要人一二好事甚至搜予識面之人快所尊而捷貴富以故士子益畏避至望予影輒狂走怪匿不敢近數歲之內輕千里馳宛上隘廬一再存視玄亮李生獨也玄亮初告予曰吾道伸亦

不幸屈亦不辱予曰莫今日幸矣讀書之樂省免
考校歸田之樂抽身及蚤水菽之樂兩親尚強朋
來之樂狂簡斐然玄亮聞其言而旨之後數存予
所與談非舉子文字則山水遊行與仙人佛子幽
眇不可稽籍之致絕未有一語誤及世事者我以
知玄亮棲心簡遠衣天地之表而冠日月之上也
玄亮魁京闈取余所批抹宿稿行復趨予序予慮
以姓字累玄亮經月不敢承已思曰得喪禍福天
也然不可使天下徒知有玄亮文而遺其行義昔

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
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降意
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
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損
其節嚮耶李夷簡貶楊憑親交無敢視送者徐晦
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爲累乎對曰
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
數日夷簡奏爲御史晦曰平生未嘗得望顏色公
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予
謬守毗之本末則山林而可天下不乏夷簡其人
當遂以此知玄亮矣

徐聖有稿序

聖有文章走國中足張吾宣壬子之舉聖有不偕
矣予獨記五六年前聖有遊京都接聯車馬紳笏
人物輻輳之會嗡然高嘯纔以狂歌窅不知意義
之所在已同我舟南還啖蔬啜糜刺史研經送難
嘗盜丙夜不相領不寢甚至熟爛時爇遭予著筆
者竟日手之十道尋繹自言與睡庵遊奉身轉泊

幸心轉幽然每一字之當爽然暢乎本懷眉面手
口笑舞相應若饗大牢而聆咸池世徒見聖有蚤
譽覺序文采葩流酒酣耳熱戟手談天下事了無
足措人意者不知其慧心善下寄懷遠而湛思苦
也聖有此行草萊脫覺以去所經道里宮觀遊御
物從遷徙往復之概校往日何狀聖有之於天下
事能無措意乎哉

吳福生稿序

吳多名家共推福生福生壯諸生良久而

序與福生齊名者有長輿氏將稱二吳長輿之弟季布小子又數歲至不敢厲行以進予既倅去福生長輿久不第悭之後十年長輿舉癸卯未幾謝世又八九年予亦奔頓踣轂以歸中所遘會甘酸渥瘠之概人世之味霰然盡矣每福生過從相勞以酒夜鼓盡燭灺熒熒酣歌健語眼光欲出問觀予以文文精力倍篤少年上予躍然起坐此福生得意候也前此福生文如寶珠重襲今乃現光福生喜益晝夜治文然人不謂予言然也福生又別

觀予文予極賞贊必第已知為季布倍相喜未一年福生果與季布齊舉噫遇合自有數以予收身之日為福生進身之始士蚤莫安可知哉要以文事足憑不患盲却天下眼茹苦宿學之士亦可以自竪矣予往為福生序黃遊今喜與季布齊舉二吳之稱踵興而予目之多中也聊識其稿首

湯叔寧諸稿序

今士子百思進身無他途也　朝廷百思羅士無他目也故舉業一物關豪桀進遇與一代得人不得人之概雖然士所可自盡獨舉業耳所由進退得人與不得人皆操於當事者之目與其心目足以辨豪桀又適當事也而士赴之矣心顧於君父而目赴之矣心顧於君父者愛人材猶其愛君父也忍有不竭之目力乎心目既竭士舉業之在牘猶婦美醜之著見於面也奚塗之塞而不足以得士予于役受牘每落筆較士子沈構倍苦夜久間疲眩輒思而焚祝曰萬一失目負寒儒半生折朝家一士每食皇皇不得下咽惟恐受牘者之間如

予疲也有大人誚予者曰但我輩圈點所到即成進士何勞苦為其後嫉予者專及予所收之士牘善否具在不問也於乎士有不足憑之舉業朝有不敢收之望士科目皆可廢矣蓋臨川有湯叔寧開遠者讀書淵博行文韶異又將之以孝潔少年多長者之譽賢書至姓名不在予數異之使舉業足憑義仍之子叔寧之文亦不能多儒可以蓋者於甲乙科也奚其後哉叔寧所可自盡獨舉業耳
皇有靈人人有心有目愛君父者惟恐一士不為

用也愛士者必不遺心目而輕擲材人夫然叔寧之於甲乙也奚其後已

睡庵稿卷之五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華聞修清睡閣集序

水中之山莫奇於二孤金焦山中之水莫神於惠泉縱目皆水突而為山萬頃澎洞之會獨以其露筋赤骨汞力支撑此二孤金焦之奇也置足皆山瀉而成水決盎剖甕而出汩汩靡涘窮天下之人往來挹斛以去而未有窘輟山乎泉乎惠之為惠吾安能測其所儲與其所濡潤哉蓋錫有華生聞修淑者貫舠來究止以制舉義謁疏夷淡淹爽吻析懷吾甚賞激之于衆中已贅其清睡閣集諸什五聲並倩衆體具妍海內老宿之精苦吟社號名家卒未有多益生者貯靈滿腹恣所吐瀉而皆若有以饜人之心管子有言水集於玉而九德出凝蹇而為人而九竅五慮出一時與生偕來侯伯遠王房孟皆錫名儁地神為泉泉神為諸英宛溪亦自清泚如生以泉甌來者不得不讓味矣

崇祀録序

予嘗為鄉賢名宦之説曰鄉賢者賢於鄉也名宦者以宦而名也士苟其發身官路跋履所至文采事業隨其鴻細必有以自見區區一鄉豈足閡哉且士能流駿標奇內功　廟簟外功疆國尸而祝之不患無地何至與鄉人爭席故鄉賢一道所以處夫圭竇蓬樞姓字不踰曲巷者之為未宦以晉笏先也而末世相尋大要以薦顯者或以逢其人之子孫悲夫功施暨輦國而不庇宗黨英槩勳名吞吐一世而凌厲之氣轉以躡轢其鄉人竊竊然欲樹頫頫于畏壘之間將以永譽乎將以永詛乎吾田而得所為祀于鄉者澄川吳先生先生思解深拔根味淹遠性之而孝弟也縱情出之而不離諷道陳詩後先名卿大夫傳之表之銘之矣宦師上其軼行報可入主奉祠事吾宣學舍中以諸生登俎豆者不百年間有姚公汝弼有先生有先生從予仕期此亦宇宙希有之典也予聞先生棄諸生時才二十四耳以朝夕依母故又二十年輒棄人間世無位無年莫先生若今之高膴長年者以

𠇗先生何如也蓋先生祀而貴賤壽夭之槪人人可以恍然大悟矣其於功世不亦遠乎

陸伯子元兆閣艸序

文猶食物也宿則不可以薦故天下務為鮮奇之文鮮奇之文又非剪刻花鳥搜剔神鬼駴心驚目者之為有靈氣焉嘿行于悲歌節奏之中而別出於聲音笑貌之表即之實與人近而舉之令人自遠易名代字而彊傅曰鮮奇亦吾所不許也吾鄉陸伯子秪如與諸名士共結社鼇峰上予得而縱

觀之每屬秪如文頎秀疏越𡚁魄陰煙有英英泠泠之致似其文心有以異乎人者人之靈心各無所不具眛以童子之訓詁薄士之坊刻一陷其中不可復脫故無繇以自見其靈閱秪如文足一洗也天下之陷人不可復脫而自失其靈者獨一文事乎哉

太上感應篇序

禍福之說窅冥朝施莫責操蹄盂篝籌車𩰚𩰚買豎子之徼子母者為非儒者之訓也雖然人情有所不來必勸於所往夫勸誘之必至於是而恐懼之使必不敢為仁義道德之諭能乎哉富貴福澤不謀而同欲貧賤患難不謀而同惡卒其所以召致者如穫之必出於耕而今之制科必出於舉業亦有工舉業不必第而第者多矣亦有力田不穫而穫者多矣亦有行仁義不必逢福而逢福者多矣核見在之修為如響斯赴通三生之報應累劫不移世農而望登第世賈而責田穫有是事哉感應篇一書疏列善惡淺深招受之趣簡明詳暢者

廉徐君𢪛爭流布之其于以檢提躬行振喚世俗意可知也雖有智人行仁義不必精雖有愚人量禍福不必疎而世反緣跖訾顏用齊景笑伯夷夫一時之通塞不以易萬古之榮詬人以此疑感應之誣吾以此證感應之定矣

秦京詩序

詩有境有情有神何謂境山水是也何謂情賤貧不得志是也朝輦之會馳驟冠履市街之閒微逐錢刀清明秀淑之氣奚自取矣可以觀可以[illegible]

其變相皆可以掉舌端象其物宜皆可以參筆牘夫非豐山勝水之爲用也與哉士當其酬豢於富貴沉溺于聲色致恒甘而不苦思多利而少幽於以祓蘇萬象雕鏤宇宙必無幸也屈曲不偶磊砢多奇極生之無可柰何迸而欲吐窮物於莫可自遁過而逾憤複緒錯於風雲孤懷衡于日月達官貴人之槃帨至欲爭工拙於羈臣嫠婦而有所不能此亦古今之通概也雖然一情也或朝啼而暮笑一境也或此咈而彼愉絕至之語言偶脫於不

辨菽麥之口聰慧蓋代者或不能指一解也突焉忽焉之頃衡而成韻窮工歲月或轉失其故也汝南秦京之詩予聞之黃平倩劉敬夫袁中郎諸君歎賞有年及是來宜州與其人酬對諷其詩靈心孤出羈情獨往尋常字句率游衍於淸微淨渺中按節歌之穠之鼇峰宛水間覺有殊響非徒學能詣之才能御之而神誠足以接之者也古今英人望士如所傳夜郎夔門堀陽儋耳天若引置之區以相長益情與境相輔而神行乎其間乎性[illegible]

水及還故貧快脫自喜吟諷之事卒爲生餐熟[illegible]所屏廢夫敬亭之有謝有李有韓也皆以客名秦京數遊此者且得攘其名以去予負主人矣

序黃進士松關捉筆

人之膚革肉骨遞湊爲形者皆蠢物也其生動全在氣氣之用在虛舍虛無以爲宅氣之所物未有離氣能自支行者也天以下地以上虛空之處多矣其運行亦橫縱闔闢而亡窮耳目之必靈于手足也其竅繁殊也手足塊然而以其能掉運處爲

虛能掉運則亦不爲不靈矣凡天壤之物未有不部發於虛際者也而聲爲甚傳聲者之必於虛谷也任舉一物焉迎之以孔而聲出焉故萬聲之用無不以虛爲宮文章者尤聲之幼眇者也其致虛不精者其集靈不遠矣吾嘗持是說自課課人而解者少也胸藏富則感排纘腕力彊則捷馳驟此亦足以動衆矣有諫之以板直則又勉而爲瘠爲佻以塗所不知誰何之人於乎絕跡易無行地難致虛之用而可與尋常學問人道哉戊戌鄰客[illegible]

之為文也惟字必藻結響必逸士大夫爭傳諷之
乃其所甚行於公者不在使實而在使虛虛善游
故絡發而采烈虛善頓故淵蓄而思回筋轉脈流
之會別有周還非肥瘠敏鈍之分也經之言求民
情也曰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五聽皆用虛之
物是以悉民曲折而中其隱微其以于理天下也
無異術矣內宿智外宿學自驕謂有所用之今之
聞人也夫

高泰起桃浪館稿序

吾鄉戊午舉者三人皆宿穎知名單貧喚若之士
陸君疏秀吳君沈綿而高君泰起真有其長淵蘊
者情而韻未嘗不流美也叩切者聲而指未嘗不
連蜷也所尤異者世之為正文者幅局而響廉其
為小題必以縱橫險側曲趣密巧得自使其才情
如往時胡太乙郝仲輿近日李乃始丘毛伯皆是
泰起不廢小課引繩步尺獨以試墨法行之通於
大道矣泰起為始執李胡公舉首胡公試程三義
衛華佩理遒有典則泰起墨駸駸出顏而[illegible]

明相照同氣相求不虛也

海門社草序

文章人物之論至今日不可畫一矣盜魁也數擬
尊名白徒也幾好大物浸淫以食天下人之心而
易其耳目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口舌之政寧有
既乎而海內攻文字者不遠數千里卒欲走宛上
定名如建武陳元甫所舉海門社者其一輩也夫
予實笨伯何能知言知人即予繆謂知言知人而
欲窮言與人之變於今日何法之操矧予又數以

窮言與人之變殊獲罪厲者也吾友丘毛伯大賞
元甫戚姑山萩夫天下同然之音不踰獨知之契
使天下人語必匠心行能孤立其以對不佞必有
獨契者矣其以竢天下後世必有同然者矣予所
為盟元甫與海門社者也已未中春

鏡園草序

鏡園草者臨海王中丞永叔所著詩也鏡園在明
聖湖上為永叔輯詩處庚子夏予晤公於虎林岸
字曹頭音旨通博心儀之此特世大人也[illegible]

別嗣公謚諡籍起家京朝翱翔卿從予燮然而又不閑問者二十年此二十年中時世物情可歎可淨者亦云多狀戊午友人潘景升客宣于鏡園槖本義予山齋讐校予得而縱觀焉儼然所謂豐碩通脩者于其前踰月内弟沈恭戎致公閩中書委予序予乃有筆研之誓遂縮不敢報馮公元成數移書景升與内弟交責荅予讀公詩及出處踐履之槩喟然有感也道德文章功名富貴之塗賢豪與庸庶人之所共馳騖也而賢豪人為之則必有

以自握庸庶人之富貴容容苟苟東走西顧極其至不過三旌而止若不能一夕待也庸庶人之功名規利地射巧乘風建一議奇樹一事便護蓋其淫溭墨尿之素而盛行其轇轕蹻籍之私綴掀揭於天壤猶之乎盜竽爾歷下弇山之時縣天下之鵠幟於中原白雪中望影而犇者姓字翔貫士子逐響奉身惟恐不及不啻集羶之與附火也去之曾幾何時而小夫湊學跳脫于五字長城之外錯出險仄驅使稗俚以為高曩者犇附[illegible]又不難掉弇山之臂操歷下之戈徼貫徼賊物情[illegible]凡豈其於文事抑有然邪永叔家傳道譜代綜文林徒不奉王李之三尺近不豔小夫之跳梁控居之詩無瘠音通纈之詩無蕩節宿之以舂容盪之以温密勇之以腴雋違一世人之所競趨競背而劑以中行宅于大雅公於是乎有獨裁矣公始為名給諫譽崇望美冠簪延屬稍靜需之詎遠今日之席以今詠之抑何委蛇之久曲折之備也十餘年鵾張之横臣傾忠智爭之不能降公一疏再疏

以奉有　明天子之斧鉞而通朝之案甫定公功業亦以此顯所謂得行志意以其身關世宙者文事云乎哉時事悠悠與庶物齊生齊蘼胡所具須眉為純任獨則蚤無所容而不可以竟行于世摅公文心衷厥道術胹物情以開濟一世之天下予以知公之為大人者而已

王犧先制義序

鼈峰與宛溪相直環明抱秀冠絕郡城犧先與諸士盟文其上無何捷戊午其墨義琅琅流美一[illegible]

誦所知彥予數對士友嘆賞之已爲督縣其居[illegible]
比櫛而行之以質諸文家今之以文氏者萬倍昔
人其氣脈自可見瞭之而莽蒼幽障其淺陽之而
家哨浮掩其瘠雖復姓字盛行桑之前輩集中未
免褒颯㦸先夷儁爲神鴻敞爲采寧才伸而法詘
亦筆後而意先葬常幅牘之間其有匑餽滲灕之
色亦其風性然也宛溪清渫巃峰鬱嵎居然靈異
定不專屬謝李諸儒父英碩輩起予以一榻卧其
傍覘雲氣焉

建平楊氏族譜序

往予歲己丑客建平諸楊多從遊者情文往復于
今閱四巳矣舊友名兆元名渠者緣先子之意率
子姓諸茂才于其宗秩而譜之汲汲乞予序也予
讀其所自爲序者自龜山先生倡道建南天下學
士歙然宗之而楊氏爲閩冠族其從兄曉者以隱
德聞再傳爲光義者判閩州靖康之亂道路阻塞
其子志剛度建平地褊瘠命人不爭也遂擇胎德
鄉之上陽保居焉入我　明代澤詩書若龍溪公

上二令若永康以賢書著論皆著賢聲冠衿于今
不絕嗟夫當金酋披猖之日江左衣冠十九淪没
犬羊以一旅生羈棲褊瘠之鄉兵燹屠僇流離散
亂之所踵逼也而竟以延其宗越勝國迄于天朝
縕祟顯懿演爲巨姓盛衰絕續存亾之數豈人知
慮可料算邪卜國者必于大山廣川卜里者必于
寬原坦遂褊隘确瘠之鄉非人情之所昵就也天
下有道洶臼而奏功名居運乘勢四走八馳自其
固然不幸當濁亂之世經喪徙之餘其家之不能

託而思託于予然之身其身之不能免而思免于
人跡不交之地去物情之所必爭擇舉世所厭棄
者而屬命焉微子之抱祭器叔敖氏之請寢丘志
意深遠無非拳拳祧祏計耳不然以龜山先生之
賢焉而一濡蔡京未免爲後世賊徒口實吾人之
得完其身如此乎其難也而況于得完其宗乎太
平既久吳越遐鄉皆爲腴美上區予家與郎步連
畛辛畚囊衣冠以交適于情文往復之會頃奴酋
之亂[illegible]思言予每以[illegible]人日吾儕幸不爲避

不爲役遂將卒又幸罷歸老江南不至政
同將辱此亦吾與若簡人卜得其所之效而離降
就卑議便居瘠豈非藏身固而保世久遠長子孫
者之善物乎高門大族率以廣參其欲爲得意子
序楊氏譜而嘉退處焉所以志也

東山近藁序

往天下好爲奇傲詭異之文予守之以靜正一語
一字之出入法表不敢眉也其時惟今吏部張象
先深相解賞並顯精爲之予與象先後先容雄德

第去士相率爲宣城文厭薄外道矣既予廿餘年
歸後雋循其故說尺步繩趨殊乏陸離閃爍之致
予苦之益矯之以奇異至己未一郡鈌第而象先
所與遊之汪于無氏以獨翔豔里黨取其文環諷
之發體高朗錯采郁燁而一種離行致獨之韻與
寂傾洗不可測孰予與象先所云顯精爲之者似
于無氏別闢一徑其翹然而獨翔翕然而爲時名
所歸往非偶也善琴者不由譜入善書者不由古
入學一先生之訓局故步而錮靈心其可與予

事哉

方時生芙蓉近藁序

桐城方時生往介吾鄉徐雲逵以謁其人眉面秀
娟步止溫穆對之不忍猝別其文之雅人滋有甚
焉私記之以爲苑中往還一勝今年戊午將場遣
之四十首曰芙蓉近梲者質所宜否秀娟之色挾
靜理而流溫穆之思與恢猷具現蓋予昔者侍囮
鄉先生於聾博大寬碩有世貴之占宜諸子之競
爽時生之蚤服也時生使者賫文需報而景升詞

伯來自歙澹居開士來自杭與吾鄉徐雲逵詹曰
至共相揄贊遠邇緇儒人傳知己計賞延於塵外
知氣達乎寰中矣立秋後一日

倪文純稿小序

倪生來自淮海眼光落落不可一世予館之山笑
堂中鎮日瞑坐如枯禪莫知其意之所往間試以
文文出如饑鷹渴驥擊掠奔掣有不可條帶之狀
猝然逢生而欲盡其非韻吾未信衆人之目獨撻
尒也生單貧附見履決無以與於顯者之觀

其才其情直足橫絕生長豪傑之識而蘊藉聖賢
之品非貧困焉不賴余所期生者遠矣

韓衡州集序

韓衡州者高淳人世所稱湖南先生者也以嘉靖
己未進士由尚書郎出守衡神明慈毅勤瘁卒官
衡人祠祭之不忘故子孫以名其集云先生第時
□中十九年洞事如宿部劇疾于風霆所施設論
□言勤王將相之略社稷久遠可經行之事其中
所欲出見於詩文者十不得一得其一可以知其

風槩之所存也古之君子未有無具而空言者也
或身所跂履手所擘畫徐理之以紀成事或意識
所到器具所懷於乾坤界壤間別有領略而猝不
得試進而筆之於書藏之名山以俟知己徐理之
以紀成事者如禹貢周官管氏乘馬地員等篇千
萬年胸圖宛然在目前人之功業後人之文章也
藏之名山著述者皆託焉自韓猶賈治安兵事鹽
鐵諸說長言短言采而行之焯然見效前人之文
章後人之功業也平生未有獨得獨領之趣至讀

淳而必吐亦未有獨創獨覆之奇可鼓掌以疾書
而掉筆弄舌接應人于誦生謏死之間如今贊銘
贈記之爲焉者豪傑之士必有所不屑蓋予讀衡
州集最喜其廣通鎮壩考東南水勢畢匯震澤壩
成築淳水以上諸湖皆田既壩淳水以上諸田皆
湖天下後世歸吳會物土之腴供賦之盛而不知
就瘠以讓肥割性命以佐公家之急我宣與淳實
世受之此考存水利通塞東南盛衰之故亦足以
觀矣淳舊有虛賦八千石賴先生議奏革垂利萬

年程士策有練兵果効募兵可已二語可爲今日
切證之藥使立言而盡如先生者一不爲少矣詩
典雅愷豁七言尤長大較與織冶輸錄者別問先
生得年僅三十五耳所樹詣已躋此者於長年臘
貴又奚羨乎管子曰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
集道行不顧生而無益於世者燕雀之屬也無爲
貴生也言而無益於世者飛蓬之屬也無爲貴言
也

梁伯子制義題詞

已未會試三書義倍難于程墨選中倜未得績士子徵詰者輩至至數問題情要領不能輒對古人以一字爲一言旣曰其恕乎恕之一言亦云盡矣更不得于恕下仍增許言然朦朧說恕于行于終身轉無縮涉夫子爲恕字急下註解已爲身對身爲人舍人舍已畢世無復境地急急爲一言終身醒豁也位育題不得言位天地育萬物更不得言天地位矣萬物育矣看兩焉字是定語是不定語是功効非功効中和與位育配致中和之人自突

地與天地萬物相配須知現成世界被反側人一齊顚虐惟至人適還其故也統其號而曰聖分其目而曰清曰任曰和聖之任與任之聖意義旣别何事非君諸段極力形容欲於此外舉似博轉瑩深轉淺也如此三目神情宛轉非復筆墨人所堪領悟奏成之牘充案矣以文求之馳璣驟璧以題求之而形似神似之會逾合逾遠頃過于湖得水部梁伯子三義讀之蹶然起豁然有當于予衷似予積歲所欲言不能言者伯子手口悉爲代出足

已未一場了義所板行卷僅十餘篇壯隽之音悉達虛無之氣横側取影良族皆遊玩之驚其幽宿不謂其齒新甚也學問性命經濟氣節今天下皆以影響置身附而成價如伯子以文章一道行之功期超于獨樹徑無借于旁收矣

四書文在選序

求仲氏居落上閒無所事事發故篋得所藏制舉文自洪永以來者悉删且評以課其子將以公諸天下爲人于弟之有事于斯者而先以觀宣城宣

城咈曰天下盡諷吾與子文而盡圖吾與子登身之具借爲反報于猶不自懲戒欲相導耶求仲曰固也百相反也百相圖也吾與矣子之牘在下上三百閒諸作者具在異世之下吾與子在耶圖吾與子者在耶或問于宣城曰昔者子之于桓也曰生予德于匡也曰文在茲于所以生所以在也皆仰而呼天捨天無一足自憑與宣城曰是固所謂知天命也德者一人之私也天實私之不可得而如何也文者萬世之公也天實公之不可得而如

何也聖人直以德私諸其身以文垂諸天下後世也與哉左崇侯虎右費仲惡來不能一日安其身于西伯者文王之天也朝有三家野有少正卯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東魯者孔子之天也後先文王者君則君相則相皆得獨行其志不得行其志而托之乎父作子述有憂患者信乎無憂者信乎不得行其志而托之述而不作有意于擬周公不復夢見無意于擬文王僅竊聞知孔子於此蓋自傷也曰吾五十而知天命矣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退

與二三子商羑里之業旁及詩書禮樂之緒天其許我乎前此之周流轍環汲汲皇皇適亦未爲知天命也知天命則可以順于耳從于心而無逆于世故三都之隳兩觀之誅聖人間用人道用人所以回天鳳之歎麟之泣雅頌之正狂簡之裁聖人純用天道用天將以開人然則何以謂之文也曰文者神明之用也道有行不行而神明無所不徹徹于上曰天文日月星辰風雷露雷之屬皆是也徹于下曰地文山川草木飛潛牝牡之屬皆是也

徹于天壤之間曰人文詩書以載之禮樂以潤神聖之典謨生儒之課業皆是也然則何以卜其所在曰一代之風會必一人焉繫屬之奉一人于上匠太平還一人于下振聾瞽代筆代舌紛于兩滯衰能興之晦能明之必茲人焉獨也問者曰文之用大矣寸之管尺之牘以令科目之媒爭古謨誥之烈可乎應之曰所謂經者亦通行文告而已途謠巷咢而已小夫偶至之語流染不歇縣　帝制以爲的羣天下之英雄豪傑畢精力以攻之而

有不傳者哉素王刪述之後楚傳騷漢魏傳古唐傳律宋傳道學元傳曲我　明必傳制舉文一代之精神畢聚于斯自斯以外力皆用半而不暇用全未有能精遠者也問者曰今之時文可以汗牛刻歷朝十餘歷年三百遇者與不遇而皆有事于斯者不可數計安所盡得美好者而捜録之應之曰選聲者天下之聲不勝收也接于吾耳而已矣選色者天下之色不勝收也接于吾目而已矣問者曰文可以盡人乎應之曰可以盡人而不可以

盡人人之符采發于面語言脫于竅精而出之致
其血氣以相從合于脈面之光澤猶可塗也竅之
節出入可以自按脈之微眇無所容吾力而壽夭
貴賤之數畢動於呼吸之間故曰可以盡人發于
而天機之所符也脫于口天機之所洩也精而出
之致其血氣以相從揣摩愈工而愈不可方物極
君子之所至與小人之所至各有餘精故曰可以
盡人而不可以盡人雖然吾操其至者而百道之
馳驟自不能越古今人之相遇有一結軫對而者

哉他日謂求仲曰男兒稿則稿耳不借聲譽於人
間于一人一人自足我兩人兩人自足孤行無苦
求仲之文選行所列姓字不寡矣使斯文二道幸
而大明斯人之徒亦云太盛吾虞于之身爲植而
毋虞孤也

程撞生集序

撞生尊人爲予宣別駕公祖予得因緣交撞生驩
初閱其蜀遊閒忙醒俗諸刻泠然旨之既撞生省
覲入宣有宛陵遊錄情景眞摯韻力軒豁其中說
愁說笑無非一尊人想居色味爲命脈者後先讀
之油然見孝弟之性信撞生之深於學也魯論一
書開口曰學竟曰不亦君子乎而已其次篇輒曰
其爲人也孝弟不孝不弟不可以爲人尚可以爲
學乎君子與小人對人與非人對學之中有君子
焉亦有小人焉兩界並行是否糅雜凡今之竊名
正學以蓋其無忌憚之習者皆小人之尤者也孝
弟爲人門出於孝弟即爲禽門從入門入者其去
聖也不遠矣予於學問是非眞僞之間爭之甚力

匪徒嚴君子小人之防正以人禽之界不可不辨
喜撞生之有得於是也爲書數語貽之請以質之
尊甫公幷天下人士之實有志於學者

嚴元龍課義

嚴元龍杭湖快士久爲海內大人所識賞今年春
來宣就于山齋課誦別風淮雨手口不輟所爲文
多高鴻壯宕之致較[illegible]襲義度趨適色趨鮮聲趨
朗也元龍名諸生久擬改上太學遊京師度遂出
入山海旗亭堡燧間忽忽不樂舉業濡[illegible]

書路陷没聞者以是神嚴生生就予絕口邊葦㘸
然數徵問天下奇人異書爲諸生氣類乃㑹世固未
嘗乏人矣

澹齋新秋序

士子挾斯文以進然其功力每以秀孝爲專分盛
子澄氏既鄉擧操文譽權諭吾宣下楗操觚朝昏
彌劇所爲文靜思緜密宮藻芬腴一紙甫脫庠士
子爭傳播之其子以冠冕中原必也予日就散臥
卽子弟課積月不一與目得盛君督率鼓舞而宣
州文氣滋復以壯然盛君所爲督率鼓舞者不獨
以文也夫士子肩攘中外匡樹朝竂獨一文事乎
哉

椿木遐思題詞

埶江劉令者宣人也而籍黔往埶江與其仲父齊
上公車謁予邸問宣州街衢阡陌前人墳墓所在
委纖不置予詫之夫夫也不忘本始嗣予歸三年
埶江來宣省視灑淚爲別又七年從官中走使手
其爲父乞言所辱賜于海內名人者而踸予言爲
冠由前言之心心厥祖由今言之心心厥父仁人
孝子之永思也記予往在邸數擧人人有君人人
有父之説冀以竦動天下英賢回嚮君父而盡破
除其黨與之私爲人子而不忘父爲人裔孫而不
忘祖爲人臣而必不忘君矣埶江之克勤其官光
錫顯遠未有已也予謂椿木遐思之牘可歌可涕
故貽一言相藉請得與海內名人共流誦之

張懿仲制義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此宣州第一境也吾阿
四阿六讀書處適當其會因顏其齋曰不厭而兩
弟歲所侍從實惟懿仲張君懿仲之叔今天部象
先文理密察爲一時擧業正宗懿仲步之足叅小
阮吾家阿四阿六旁倪高視策能出火攻上卧對
敬亭領不厭齋朝昏課業爽氣撲人一日擧似懿
仲曰齋義殊不爾學不厭以勗吾弟教不倦以歸
美先生云爾懿仲笑謝曰若教與學則吾豈敢此
中固是難處鳥盡雲閒今日尋以屬公矣

兩榆生稿

我六弟季圭孫四弟晉仲各負猛氣猝不得伏徙
雍寄豫章喻先生父子事之友之色沾沾喜喻先
生父七奕拔多英其子長謙字元吉次讓字任之
二儁覺爽與一世人頡頏者也江左右瀚鬱滇洞
直櫰金陵為英人選士輻輳之區而我宣於其中
薄得清淑千古以賓客盛自我田斯士友聲互以
季圭晉仲往以一喻來牛渚鷺洲之間光睒睒相
接屬者其數子之舟車也耶

書喬章甫小言

中丞先生賞識予於觀風時予裁弱冠今二十六
年矣中所遘遭顯晦隆窪人世甘酸歷落之態可
謂多備乾坤一枰數著可了嗣此則他人登局我
等傍觀袖手之會也而予所交先生之伯子章甫
氏有異才文情鴻麗學解深拔都試久延望之今尚
落先生著西蜀功名甫釋擔幸甚今亦謝世去矣
富貴勛業賢人遞為之以章甫氏之才政恐挺
鼻不免即先生有所未竟之量償於其子焉必也
蜀念馬伏波語凡人為貴當可使賤又[illegible]

泊西里間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
時語何可得身世亦可見猶開別道以殉之者何
耶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胡濟甫就正稿

文章功業人物之大凡也欲辨人物須于其中先驗氣骨無氣則立爲㲞腐之具無骨則仆矣雖復扶連依倚不可支以久行于於人賞其骨強而氣定者於文亦然柔筋滑脊伺人仰俯甚至拾所不知何從之矢惡急舐之以爲上味文界之阨莫甚今茲人界則今不敢問矣胡濟甫來自蜀與吳中

士子程飛卿輩頡頏爲文所伐構皆兩間獨物穿自匠心必不至連掇人一唇半喙者峻嶒之骨法狩定之神思往往流突紙襟閒可搏捫予所聞濟甫節烈自矜寧以其身赴有義之溝瘠不拔無義之隆華蜀山川奇異嶙峨瀕湃鬱爲人文政中原一時所著目也

劉叔夏制義序

舉子業售世之具也而爲之者莫患乎有佞世之心科第之得不得與其高下蚤莫亦自有數焉急

此葉北大配補

[illegible]售世捷欲得之所[illegible]取數不能以有加而肺腑[illegible]悉熏習於逢迎揣摩之中滑澤其音聲韻濟其[illegible]貌拾衆共舐之味希一賞遇此佞因也自處子而已然後尚何望哉故爲舉子業者必先湔浣其爲佞之心而後有文品而後人品出焉可以立於世以吾所讀劉叔夏文剜自胸次傳以古先歷落溪刻寧攄本懷而未得不甘與衆人同其味者也叔夏今古文海內具著自不乏玄賞其人天下方詬文字寰才畜學之士交子劈肯動爲人所撫捶後

售亦各引避惟恐浼而叔夏猶數千里移質夫叔夏者所謂獨行其志者耶不爲佞者耶文品人品高視一世者耶

書季弟稿

記季弟六歲時倚予黎諷佛一偈惡人害賢者猶如仰天唾唾不至天公還從已身墮應口成誦誦已即能了其義予驚異之竊似封史曰是兒有慧後予出入朝野周還譽毀得失之交情皆爲減狂與境多而弟亦就冠長矣弟性拓落塵金珠芥鏟

鼎鄉苟不復覘足略與子同而一種秀往之氣時
時勃露於刀廻筆轉間尋常貴當非心所經也王
令弼謂其兄璧曰尊何用田爲璧云無田何由得
食令弼曰亦復何須得食世人須官須名急於性
命乃亦有不須食者乎得弟如此可以老矣

沈震陽公餘草序

饑食渴飲性也待饑思食待渴思飲當其不饑不
渴之時而飲食之性瞀然去之矣此未足以喻乎
心之僻者也吾内兄沈震陽自諸生而登科而丞

漳州以歸行立坐卧若有物以轉於喉而晝於胸
人不解何狀也年六十餘老矣及子田囊舊稿郎
郄趣子筆之晛子筆稍遲廻唇徵啓輒曰吾欲爾
爾十易之不快我面不休嘗謂子曰減我廿歲猶
得日夜就子既病極手予所批稿本目數番呼兩
兒子爲我板此須睡庵一言以終嗚呼此科試所
迫耶抑別有性命之需也耶人間世畢命馳逐睢
睢刺刺之狀與身後子孫所飽先世之業亦足以
觀者好如此父子相守此此物焉者可感也矣

汪呈瑞稿引

呈瑞爲諸生窮入燕訪故舊貴人無所遇以歸入
南南部名諸公爭延致之館轂翔騰後亦各遷徙
去挾所謂寸管尺幅之用與里兒鬬賈時合時不
合而天下之名知文如黃貞父輩者數急舉呈瑞
非我所得私也呈瑞既南北遊不達返而幽臥一
室絕世人面孔商行量墨爲我時啓一鐍而已此
中義味非率易所尋士不及宇宙之觀周身之概
與畢精神之所至而欲幾此道雖復竊時名我許

之乎

徐雲逵稿引

司馬越曰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謝太傅
云聖賢去人其間亦邇予姪未之許公嘆曰若郗
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予與故友徐會魁實齋同
鄉舉實齋廿年以長時文一道孜孜俛予而殊愛
其子驊嘗謂余曰兒也可與語驊字雲逵父在時
音旨誨接無昏與曉無字無句不以諷於口而匠
於心父没所稟領者非其遺教則其遺執如予輩

[illegible]予以筆舌得㢦終不懲書生積習雲逵借[illegible]
六弟時來講解讀其文密裏瑩表如綿裹針如鬱
抽繭此中起伏呼應開闔之法以語他人瞶不醒
者雲逵津津乎其有味也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
命而行行其所服田家說耕耨占陰晴辨於大儒
吮毫濡墨之技予輩子弟不宜遜人矣

選歷科程墨漫書

詩賦之途廣內傾才情外拾天上天下海內外之
物以供筆舌而無不足也經義之途隘綺口笥腹

都無所用之而才人學人之致窮矣馬窮於蟻封
射窮於貫蝨馳陸稽天何難之有哉微心靜氣參
對聖情一代收士之思良亦精苦有志憲章者其
毋忽於斯道也
氣孳於洪永孩於宣成壯於嘉當其季而㪚無稽
之口動費數千言不可覆也隆之初則已反矣今
萬則再壯矣嘉之盛爲博穎豐頤衣冠儼然其患
也肉多精少形浸而神浮萬之盛爲新眉妍步幽
沓可[illegible][illegible]患也妖冶之資陰蝕壯氣中於浮不[illegible]

[illegible]已矣中於妖其發駁無已計是故君子慮之[illegible]
吾讀嘉以前文多見瑕萬以後多見瑜嘉以前[illegible]
烏鵲也白者自白黑者自黑於十數牘中得一牘
而能舉其名也於乙牘中得一行兩行而能舉其
語也見瑕者多有眞瑜者存也萬以來如烏之雌
雄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欲舉數十牘
中誰氏奪目則皆奪目也欲別一牘中誰語爲佳
則皆佳也敵題面視之未必是掩題面視之未必
非是見瑜者多而不知所以瑜也於乎此亦人心

世道之槪也
眉居目上顚居鼻下面之部也頂有髮踵有趾身
之位也脩短之不勻濃纖之失度差數之間而已
伸目於眉加臀於尻猶適爲人乎一絲之吭引脣
屬脰而生命寄之獨手爪之用乎吾惡夫手足眉
目之爭序而食肥者之蚤暴於吭也故每於位置
之際頸領之間三致意焉
先輩文絕無潦草結者或通括行文之意或於本
文外別立一意寸幅之中精神倍出今士卻[illegible][illegible]

聯骨排比之外心與手俱無餘欲索之行卷而受
木者絕已少矣容頭過身不顧其尾獨一文事哉
[illegible]厭枯散緩瘠之狀所在而是獨一文事哉
[illegible]之道大與時文彌甚每一科卷子出輒數十
副櫝行稍檢之踳駁疊見欲存其雅馴而不接於
耳目者仍多雖復孔氏安所盡得十五國之風別
其大小雅而刪定之漢以前之文患少災於火也
今之文患多災於木也雖然木者火之母也毋不
旺則子不傳故與其去也寧存

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劍則曉劍應制之文非必盡
善繩尺矩矱具在也又發之以一時之靈心爲終
身饗受之地後先取高第者非必宿名盛氣制義
固可復也操觚之子驚絕其所不能曰期之必至
於是厭薄其所易與曰獻門磚子卽此亦云足矣
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有必不可倖之聲光百事可假而寸心獨出之文
章不可假也有必不可誣之功名百物可販而萬
目齊瞻之大科不可販也吾於此地道過自矜重

品閱之會至不肯以一筆借尊親設穽者竟窮之
於所不可量毋亦已甚之報也耶
治亂開塞禍福倚伏之數難言哉周靈王之庚戌
孔子以生六經之祖也而絕筆於庚申宋熙寧之
庚戌王安石以相經義取士之祖也不再傳爲元
符之庚辰而黨籍成矣我　明科制頒定於洪武
庚戌英賢輩進恃此一途行之二百四十年與春
秋之數合而士子之難興豈非天哉太公陰謀曰
六庚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客星侵上害氣四

流士之及也非不幸也初吾選文事欲絕筆於此
後死者終子孫無與於斯文巳矣終子孫不能無
與於斯文也其尚毋以斯途殺士哉

馬蒼麓黔中草

予聞之古今人不朽之業莫盛乎文章士大夫有
蓄於中則形之歌詠旨經腐史楚騷蜀賦流傳異
代等神明之尊追索當年鮮亨嘉之遇豈非通人
所賞卽俗人所忌一時之詘博萬年之信乎馬使
君挺橫絕之姿亦肩擔事懷深至之性自意禔躬

當其緝綜豐芑之閒爬纚牂牁之域狐鼠一清樽
槍立掃甚可壯也不復知以何因爲媢人所蹈造
作蜚語致賢御史劉義佗端及之予與之奮髯抵
几當擬爭論御史恍然引過移咎爲贊急營與昭
雪之而蹤雷易流蜮矢難避使君與御史並遭譴
謫於乎粹璧乃以集蠅良騏分于出梟歷落之概
莫哲同情獨以耆穢貪華非意所存披文展采足
以自託讀使君黔中一草記述則循音而得貌贈
荅則繾綣而多懷斯亦誼士之雲天才人之日月

也劉義諫草具在破柱之烈當與使君黔功並傳
人亦自有所樹何必俟時如予百無一成乃稱棄
物而已

吳寧野小窗自紀序

古今英人望士所不能自除者口有舌手有筆最
不堪忍之胸極當心之境決於舌則流屬於筆則
永當其浡焉忽焉之會摧胸斷頭不能禁其所自
出也予生平筆少而舌多又其爲性也恭室之憂
許伯之哭觸處迸裂一如寫水於地畧無方圓潘
岳郭伕役先囊浩紀自紀見貽襟情之詠寓寄浩
婉於四交不覺入其玄中此人胸胃之際定無世
物也語曰口可入也不可出也副墨之子亦云藏
之名山剉古瘞筆甫戢予箴如寧野之爲紀焉者
忞其手口而可矣

印法參同序

六書之要形與聲而已矣形猶其人之貌也書猶
寫照呼爲某某猶之乎命名也欲記其人之名氏
莫若得其人之面貌而熟別之佗日偶於塗舉其

姓名必無失也眉面之不能別徒借聽於人曰某
氏曰某氏指甲爲乙認張作李誰其證之字學之
廢也久矣有李斯之小篆而史籀廢有程元岑之
隸崔鍾之行楷而大小篆廢後之事晉學者別爲
位置流美取妍狥手之便以成書復狥口之便以
成讀帝虎魯魚豈一再誤哉顧野王以小楷寫籀
古謬譌滋多戴侗之六書故背肆意影撰童牛角馬
不今不古許慎說文之外爰曆凡將諸字書未有
存者今所廣行獨韻書耳韻會縱繁聲愈亂字之原

本愈迷眛不可曉解馬頭人爲長金兒爲銀黄而
小人爲恭以是爲今之識字者已矣郡望字號紛
然雜舉敵面而詰以誰何氏不幾茫然乎故嘗以
爲欲辨行楷須先辨籀篆欲事毫楮須先事金石
籀篆行楷之祖也得其祖其子孫支派自可識別
金石費才雕鏤廢工點畫彷似之間周詳檢覗欲
如毫楮之省易而自有所不可斯亦精書之要路
也徐學甫上達苦學工詩書旁勤圖篆印法參同
一刻搜采富而辨晰嚴甚有功於書學世人不察
徒視以爲謬篆一體之用也揚子雲祿位容貌不
能動人故輕其書今之得子雲書者用覆醬瓿然
乎諮乎

金丹眞傳序

韓昌黎平生倔強不信仙佛其記夢詩曰我寧屈
曲自世間安能從女巢神山子瞻所云退之性氣
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者也予後先世路世所爭
嗇醒神子彭道人王玉峯之流率來啖予予笑謝
曰我從未生世或思一遊世間今我已生長歲若
許身世之味頗已嘗熟欲久久延年無爲也傍一
人曰神仙飛昇往來天宮遊行下上無礙子有意
乎予笑曰天上猶如樓居我但安隱住樓下何不
樂遂相與大笑而別及斥處樓門數歲友人何芝
嶽以所序金丹眞傳與其人孫君來謁予率率不
暇問第勉館之月餘而孫君意殊婉眷若有不能
釋于予者昔一老僧謂子瞻曰貧道好樂術有一
方能以朱砂化爲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
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我不好此術雖得之不
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
孫君之意庶其如此予媿無以謝孫君也聊識之
乙卯夏孟朔日

續棲賢蓮社求友文

往予假節匡山席三峽橋下聽石腹水鳴如雷輥
涉玉淵漈流入脰吭巾回濺萬態不復知尾閭所
在山水之變得所未曾欲尋少室故居公擇藏書
處而嵐煙月緒俱滅没於黍區茶鬻之間徘徊林
薄欷嘆久之幸而削免遂願鼻壑雞鶩倏作鼰皇

今復有一流人講葺葉之業送抱推衿其爲得
可言耶
陳思岡給諫疾臨革劉雲嶠少宰赴名臨裝皆捲
惓以棲賢爲屬吾友陳長卿述誦之詳士大夫惠
勤如此山之靈可知也然數公皆欲身作佛事與
廣而力啬不暇卽序以返遠師所云津寄之情篤
來生之計深矣臨川倡與海内公共之理畢集於
區中氣彌邈於人外貧者賤者是亦爲政而予始
得措臂於其間斯亦通人之極懷已

蓮社之名發自靈運謂遠公擯不與社非情也當
時若陶靖節聞鐘輒返陸修靜近居往來固未與
於十八賢之數然三笑一[illegible]社中微眇勝義靈
運屐齒下上典託高深限[illegible]邃水之人以門閾
勒虎守溪攢眉更甚爾然至今習廬山者舉白蓮
本末無不指爲開山第一因緣古今英人異士與
山川靈氣相滃鬱意致之間偶一延盼必有載姓
字以俱長者狗跡宗雷結字林遠與十二葉漏相
限守通明之士疑有難者且乃故今之籃輿龍頦兒

子逐内史之木屐餽有門徒苟性命之可通竟
聲之必赴矣

陳生十九義引

人亦有言廐何事最難曰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
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
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無所施矣天下
方工相風之睫孿刱傴肩趨走熟路致一二快人
喉不得轉舌相咋以欄際斯時也何直道之云乎
友直一題程用貞甲搜乙剔積至十九義微獨

藻稠疊其風義慷慨有足多者我輩安意爲聾蟲
時讀用貞時義一過泚人額而已

齊進士稿序

凡爲文者必有文章之骨音象峻嶒孤來獨往寧
與一世人違其好惡而倔強磊塊之氣時時凸出
於襟項間此文骨也有文章之趣樂山樂水吐納
具有風流非黛非鉛淑姿生于盼倩此文趣也有
文章之識奕抵一先不爭數于多寡神傳阿堵毋
我洗于肥羸此文識也具斯三者以語于天下曰

文人其亦庶乎桐城齊君越石新第廬居行窆[illegible]以[illegible]訪余爲遊覽首政亦暑之會獨往敬亭與之語多天下大計世道安危倚伏之介周還日夜擢肝瀝腸卒無所愜于諸譴蓋予楗門於此六七年茶予彌甚者貿利彌捷越石其不講於謀世之道也越石所板初義豊思沉力砢壘有正骨每一入手題内外之致別有領略目成于聖而心許自賢不徒以資材問學行者于於越石悔交之晚然得之宜莫如予深有欲知越石之文者交其人而可矣有欲知越石之人者讀其文而可矣

歸愚庵初學集序

有才人有學人有文人文人未有無才者也以鈍腕操枯竹不靈也文人未有無學者也以貧腹供薄蹏不贍也雖然文須才須學而才人之才學人之學終不可試以幾于文豈惟不幾且裂也滋甚文之耦無端而變無倪鈍思之士沈頓揣摩于起伏進退間或一遇焉才人耳目聰明手口滑利出嗟之會驅風走雨徐理之風雨者無存而揚塵飛壒[illegible]已跡一世人之睫而易位東西故才者文家之魅也經也子也言胸之所有史也各言世代之所有文如是止矣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續疏故曆可以當歲乎庖腐之味不灌於胃可復鮮乎謂金玉貴削金而食緝玉而衣可乎故學者文家之殤也自有才人有學人而文章一器不白於天下故曰其裂滋甚雖然吾以懲高才宿學之士非爲庸陋者設之牖也自吾事今古文四十年於先王之敦龐名物之横間一漁弋執簡臨札而責可以奏

成于手者不復知徵何語也時文字謝之久遠今指猶擂從應酬之政勉效爲古文詞宿昔仰屋無胸中一字人間世一物湊萃可采取者愧恨平生問學不力稟受卑劣也仍啓舉京闈一年以餘自制義外總其詩賦記序諸文積帙寸二許其布行者已若是將仍啓居乎所學無不到與抑天之賦才有以殊異乎人也仍啓顏其齋而曰歸愚行其集於世而退然自命曰初學其抑亦學然後知不足之意也耶蓋今之讀書者少矣楊用脩陳晦伯

諸君子蓋代鴻碩通人所驚然賞之文部猶需
論弇州以後儁異差肩而出士大夫縣市之業幾
敵開闢以來書數之半流傳異時而得以薦日月
者顧不知當屬誰氏仍啓于茲時固已横厲中原
詘服老宿其㷼偪俛伏抑以詣文心之所極毋徒
以才與學與士子角雌雄為也

唐之范稿序

猶記之范少小時靚服韶眉發語美好對予誦課
義琅琅若中金石予心儀之夫夫也必蚤達既予

出入仕路歴盡人生憂虞之槩而之范趨壯彊甫
以賢書報知交士誠材無不竟達疾徐亦各有以
也予起自寒齋一朝拾上第驟貴不祥奇寃酷孽
撲面横來自不宜領取第二之范自其先嘉議洗
槖于今孝標之論空聞郈成之誼不再一馬之田
一金之衣無不質自債家磊軻窘折幾與窶士等
都雅冶嫵之致悉輯以就塵世之甘酸心屢滃以
彌沈詞久鎔而結采越有許年舉酉舉卯與其弟
之淳疾徐競爽嘉議之光華重旦而之范之求

塗前無窒武矣蓋之范有從兄君平豪俠廓傥
達而蚤凋說者以為須眉之間精英太露予曰如
周旋亦數諫其服食輿從受饗不無稍豐用物館
而後取精多造化人事無不皆然予于之范兄弟
學有望也

駱院觀風録序

蓋昔者夫子刪詩雜取十五國之咏班諸雅頌之
首而以風名也物之㾗入而善移者莫如風往不
知其所逝來不知其所予搏之無影而雌雄喜怒

調厲治亂之致中於物而不可以差數五方之音
不同塗咢巷謡婦人女子之所雜脫而俗之善敗
國之與衰無不畢肖於其中斯之謂風也風之在
婦女也近而能遠在士也高而能唱操淫心鼓哇
舌倨四民之尊勢馳騁于朝黨之間而呼以必赴
之響亂之剡也無日矣故辨風謡者不于廟廷于
閭巷閭巷廟廷之碧也端風紀者不于齊庶于士
紳士紳齊庶之嚆也春秋之際吳楚以僭王擯不
以盟其聲咏不見于詩篇　今天子道化翔洽

識諸國實惟二南之鄉二百五十年來沐禮浴樂家絃誦而戶詩書矧冠冕衿韠之倫哉士之未仕也猶女之未字貞邪忠佞賢不肖之槩雖欲辨之惡乎辨之舍先資之言無由矣俄焉忽焉之歌咏動於大倪用以卜世而有餘童習白紛之舉業工於揣摩或以卜人而不足居身不操[illegible]業不勤師氏之任也才人不錄錄人不才選士者之任也一國有一國之物生一人有一人之本末惟是紀綱之使奉　天之憲察于四方芳而揚穢而汰士之有文采者幾何人流文抱采之英其檢押與其幹略奚若刺經說故傳聖人之業者幾何人服事領簾而能實肩王國者幾何人鴻生鉅儒用之則事功不用則道德後進之輩出者何里之士多得人者何國之吏也白日以照之膏雨以濯之聽於眇故能聞未始視於新故能見未形蓋直指公以忠篤之極思毖為神識牘中所籍多先快俊而下沈濡抉衰為直破險為平使天下浣心揖志以日就于光明正大之路而陰消其回適之私非獨陳風

貢俗之為用而已季札聘魯觀樂遊行諸國數其一二士夫若數朝暮至其懷劍出入不忍忘徐君夫子之作春秋以魯特闡其序詩也不敢列魯於風也尊為頌以配周直指板諸子文而欲予弁其首延陵之誼也歸與之後父母之國于敢言風刺乎濟濟多士克廣德心為歌魯之泮水之綱之紀燕及朋友請以假樂之末章終焉

堪輿眞印序

家封史初宅先王父母于後潭腐心跰足亦云良苦越九年嘖有繁言徒之哆張說吉者盡變其吉封史晝夜無寧心圖所以改卜者于歸四方之術客遝遝一日周茂才仁甫以舉業謁芻及地理所論說與衆殊與封史敬信之試以合邑方輿戶壤盛衰之斷無不微中而寧國北塢之新阡舉矣予于地理一家實未之解嘗以語人人於行地曰龍曰脉須兩眼於山川睬如琉璃背面穿過透澈皆空其適堪下穴處如燈光一灺隱躍琉璃甃中灿幽可舉今術人辨此眼其否也從來名卿大族其

先世葬地率以無意得之貴富之後廢金鉞糜日月知盡能索不遺餘力而得者抑亦寡鮮此其故何也又嘗欲爲一言砭時俗今卜地者首祝必曰富貴予以爲五侯七貴諸家必惡壤也首忌必曰貧夭予以爲半生轗環少孤壯獨三十年一簞一瓢必吉壤也仁甫之學吾友湯海若邵上葵張夢澤鄒臣虎魏見五諸名公皆推之詳予無以益仁甫識予胸之所然不然而已

白沙劉氏譜序

劉於海內者甚節我宜不下十數宗居白沙者其尤也水宛句自郡合流頤湖濮港演迤七十里許至水陽爲巨鎮已稍釃爲渾環左右皆腴壤而劉氏以爲都居入明二百五十年人物繁衍產畜豐殷閎族之盛未有多右焉者其始遷之祖曰儼儼所自出之祖曰孟祥由孟祥而上爲宋陽城令嶷唐僕射昌裔僕射墓韓文公作銘者也其序遠其支屬靡得而備由孟祥而下六世曰福曰海福提劍從 高皇帝渡江贈世爵指揮其長子傑襲[illegible]

雲南海耕白沙之壖什一息之折券糜貧行德於鄉里至今聚族而處連楹接棟周翔數十千指皆二公裔也今之侈衣冠矜門第軒軒車上儛豈不亦豪不數傳夷爲臺隸竈井塋亂不能以夕者矣且以豕韋氏之後爲唐杜爲[illegible]爲士爲隨爲鄉爲櫟奔徙流轉不能以必姓甲氏之宮乙氏之社紛紛綸綸何可紀也繼伊耆而起者泗上亭長長有乾坤四百年耳其他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公孤將相文學節義之英項相望于史冊能以繭栢

長者孰誰下上數百年聚國族於斯壇壝不改爨炊無恙夫非孝弟力田敦本崇厚之効與天下治平無事子姓都雅幸而遇操觚仗劍皆足以表忠赤供公家不遇退休於家先世田廬足以自保老身長子孫無煩道塗豈不亦聖明之芘祖宗之福澤與劉氏譜學發自更生世典子玄家史爲白沙譜者自宣德以迄嘉靖凡四舉昭穆系屬班班具可考今又六十年踵修之而似續之概以完予讀之[illegible]㦬然有感也衣食之於人性也非有良田

壞覓原博遂爲物力之所鍾齒食漸繁饑與寒交迫一朝焉往敦睦之義不明席腴挾厚凌給其單子富貴之驅人於四方也甚於饑寒矣故察壤埴審地員開家之事也勸分已責收族之事也士君子之能以族長者此物此志也

梁溪二王闇業題辭

凡今之脫於腕行於牘者總而氏之曰文章章與闘相敵應舉之文市科名弋貴富極之軒赫功勳而止所攝取者光華浮動之物且以其疾射一人

之目耳傳刻一朝圖不朽之大事俟知己於千秋無然也故獨修猥證與得失寸心之議於舉業定皆無當字訓云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音之盛也闇从音从門音在門內闇而不揚也士曰莫觚管惟恐一日之不蚤章而偏以闇名業何居幽思靜氣瘦腑剜腸而索之曰吾毋以逢今人也先逢聖賢逆聖賢有目無目此心此理同也迎今人可以攝取若且之功名而有所不屑王房孟畹仲之命篇有以也二王蜚英擒藻蹲龍蹲鳳欲不蚤章不能夫以一世人疾走競馳光華浮動之物而必從闇始二王之所竟業可知矣

蘿縣闇社義序

人之精神著於面寄於舌於手爲文章眉居衡鼻居從萬人之所同也聚萬人之面而索一同圖不可得此亦造物之大巧也一語也同事同情脫於兩人之舌則兩十人則十付之手而行之牘數字之題尺寸之幅聚萬人於日中責一行數語之同詎不可得此亦人心之大巧也伸鼻上頂勒眉下

目易從橫之位而錯出之可謂人乎顴偶瘤欲擢天下之衡類偶懸欲鑿天下之領慕倉史目人增兩眶跂陶聖眉日施重采以一文字相繩天下無堇豪傑而彊之同其悖謬何以異此初吾爲丁通之文行於天下歸數載問業之屢不乏間所斥擿好奇者不必心降或屑去淳水魏賓起韓元長歲一再臨宛質疑辯難不以吾爲不知言今秋挾其友南昌羅君已盡觀其同社趙君魏君所爲蘿縣闇義者文跌蕩各有異赤白並陳宮徵不相借鑑

諸君固甚相好也以觀予予又齊旨而並珍之人謂夫夫解底語不虞蘇薮耶昔有問師者曰定義失問曰不定義學人疑焉曰昨日定今日不定嘻造物人心之變累景疊研卽吾安敢以吾所不能爲格天下士也

薛進士四書義序

我行年五十矣八歲治書爲舉子文十年而庠十年而第二十年間腐心焠掌文字之變庶乎無境不窮今離舉業想又二十餘年此二十餘年間崎嶔歷落身界目界橫極宇宙之所未曾計所爲文字之變亦略與世變等蓋吾出內朝野尋廻章牘忽忽汎汎幾不自攝偶薛進士未刻稿若干首授自吳學博所三復之恍然腐心焠掌之日得所爲故吾者也文之境差數萬狀豐者瘠者醲者澹者侈者弇者餙者疏者囂者嚼者平者憍者其善皆可以駕厲區域其不善悉歸外道而已薛君之文委虞粉繪之外結情楮墨之先布股猶是……裹束之會呼應縫緝別有靜思題之……

也理路霏亹葛藤糾纏歲禪月宿舌舉而不得下者豈以空明盪洗之如飲盎漿群酲俱豁昔聞養生之言調氣者以肩息而舒以闢息而行以踵息而還肩息踵息下上通流其要乃在致氣於闢徐出徐入鴻毛不驚文之妙境有似此者數十年不逢此文境久矣君之人如其文廣德之治如其人予倦且憊擬斷文字之緣覓性命之訣夫予所得於薛君者文章政事而已哉

采眞稿序

時文舉子之職任也賈趁虛農力田托生命於其中精神筋力必無遺委開賤斂貴抱毋徵子之法雖有范伯不精於時賈也深耕疾耰養兒去弟之法雖有后稷不精於下農也遠科名之地去括帖之場揣比句讀嘗試而謾爲之雖高賢大人知不能與措大爭工雖然課任於舉子而時文之境淺矣經書者聖賢精意之所幽寄也疏傳訓詁去之已遠童子裁入塾父師盡以此迷昧之陳物宿於胸不可復鮮夫旣以挾冊圖遇合矣兢兢功令……

之惟恐不及日夜思以其道控揣貴人之耳目心志惟恐其不我好也委盧隘巷之與處寒賤之與游不逢異人不讀異書鴻奇高壯邃遠浩渺之思未有以動焉此三者皆舉子之局陳也故時文之境必至於離舉子而始深今之作者動稱毘陵吾聞毘陵早第所傳布人間諸義皆其田居論道時為之然吾自離舉子以來不敢復拈一題吁亦其難也皖有客卿吳先生者弱冠掄上第入承明以文章名天下久退而兀棲一室盡繙內外諸經所

為宗論釋論性善諸書既已抉三聖人之藏昭融異同矣間以暇治舊業稟經以襲式酌雅以賦言理之淵泓韻之華綺離舉子而為之不能舉子時為之固必不能也所謂百家騰躍終入寰中者乎吾嘗妄謂時文一道無處著書然非盡讀天下書無由措字也無處著事然非盡更天下事無由措思也身世之概不謂不歷矣揵門讀書一案吾愧吾客卿先生甚也於此道將終廢焉而已乎

徐聖有隨喜錄序

天下惟斯文一統必不可剗滅厄於秦帝王之統斷矣其碑版文字之妙直掩商周厄於元中國之統斷矣詞曲流布轉為人間必傳之物益文章一脉如日月之麗乎天雖復走山陷海之力不可得而剗滅之也近年以來門戶羅織士子所遭之慘烈於焚坑溥讁於丙辰而科目之統幾斷此亦天地以來斯文一大厄也然其間英人望士項相失於冊牘文字奇變之相伯虎仲熊驚馳山谷不致與科目俱璺惜哉我力不能與於筆削之任也吾

友徐聖有起而專之素王素臣實挾有權而斯文一統亦欲借是以稍暴白於天下嚮一科目也正人得之為忠為良奸人得之為亂賊貪一舉業也深其解者扶世界羽翼聖真不知其解者直以為貪鶩富貴之媒而已矣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陳公考績序

赤石陳公爲令三年矣陳公治涇而涇大治三年而奏上考遠近頌涇治者翕然謂公能其官也慕異之湯賓尹曰夫陳公固非必能官者也代之能者我知之矣殫力盡氣斷而敢行虔索無所回辟而巨宗慹服其能者也見性疾敏應變不測緣牛羊得馬價其能者也徵賦而能乎先入也取盈也

詰盜而能者多獲也佞胥人便苦與兒女子嘔吁人人自謂就己而以爲能也飭廚傳善事上官官無賢不肖悉饜其意去而以爲能也莊語公正卞急自持置檳介有所謝絕揖客不下堂而以爲能矣折轅布囊苦而奮獨自矜於潔白而以爲能也頌陳公者凡此耶否也將公盡媚於此而稱能將公不一居此而乃稱能乎吏治莫盛於漢其令則卓魯所書受遺歸牛事何墨墨也子康爲政膦城嘆其不能籍無仁恕掾者行阡陌兼無善現之哲

且[illegible]廉古吏道如此嚮吾游陳公公曠[illegible][illegible]然不與世耦有言令之道廉爲上公曰[illegible]之廉女之貞耳女而驕以貞語人耶公始之涇友人酒而前曰勞苦謹爲之幸甚公曰涇令自涇令長卿自長卿長卿盍公字吾笑以謂人長卿不愛錢亦不愛官其曠達爾耳今其三年而以能官稱耶吾一再謁公問所以治涇狀遜而不答已問之涇人也涇人曰我無以知我公自我公來口無惡言庭無供張市無煩囂里無夜呼我無以知我公

嘻涇之治涇人道之矣奚赫赫取他奇必耀耳目者之爲而世何者翕然稱陳公能也陳公所自砥礪不越身心勤瘁不越窮閻凫智躬務不越經術禮讓陳公誠勤官而非以官勤也即一日名跡走四海不當與齊給巧幹之吏並聲而侈傳矣公政成[illegible]其同官尹氏朱氏高氏蘇氏余氏五侯者交相賀也公[illegible]不自有以推於諸君子提挈之功五侯者既各[illegible]良著矣而靡不甚陳公德者誠其腹臆洞豁[illegible]皆傾之匪近慕以巳吾與公同年[illegible]

歸而幸及其政之成無所以贈也吾日飯脫粟殊不覺甘偶一日飲富人孟多希錯然自朝至暮無與飯糲者幾枵然廢曰吾今而知稻粱之美也自吾來田間從田父談農事五耕五耨甚悟其言慎種也曰勿使數亦勿使疏言施土也曰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退而志曰此農政也幾於治道因其言可采爲之致陳公焉

盛大叅榮膺貤典序

儀揚之間吻江而臂淮風氣所抱英人出焉則有

今井陘使者大叅盛公公起家棘寺郎版曹牧大府出憲齊部再徙今官所至壹以端潔從事三輔將吏人人洒然自新矣會　覃恩貤公父母大父母皆中大夫如其官公以上三世爲隱人　天子至爲華其姓字被之綸璽甚都於時諸采屬無不爲公志華遇者梅冀州氏乃問言於史史賓尹曰往余邸眞州循問三十六湖所納出諸塘與廢所繇與利害之概泠然有會也水者天地之血脉流行之物也然而不塘不渙不堰不閘淫者[illegible]涸者竭矣猪主於蓄而後可以待泄閘主於泄而意乃在蓄儀揚水利之議約不越此人自祖宗及於雲耳一身之血脉也薄劣者其源乾枯善不及世儲不踰龠勺而驟以衣簪富貲嘗也踊涔之用曷勝股引亦既受前人之累積矣爲銖爲黍以有今日吾趣其壯盛之期而不覺也恢奇之意多而恬密之思少前所築設一朝廢之縱尾閭而莫爲之繼雖復潴海能無竭乎公自三世爲隱人布素一門子父相煦當之以德善猶忸怩不受何羨冠冕蓄

極而洩乃以有我公之身公既貴用事志慮奮拔謀畫奇鴻豪傑幹國家之急莫有前焉者矣而縮腹非躬質素無改橐以憲使檄過里吾從邸次覘焉奴子挾圖書不滿肩走其門數椽雜撤肆閒不辦旋馬謁之堂下覩其言色無以異於青衿韋帶山澤黨塾也公英人也而蘊籍如是且夫人之情常安於不足而競於有餘能守貧賤之貧賤而不能守富貴之貧賤也灕畝之中農賢之業何茶不茹何辱不甘何勞不服執此以往於國事乎何有

食肉久而忘菜衣錦慣而憎布終日饗逸輒厭奔
走蚤晏之勞爲其大遂不屑親其小此亦生世之
通患矣夫孰有如公之壹節自恬焉者名地愈顯
聲施愈隆而檢柙醞釀之思乃逾密逾固迓景福
承華寵者公乎先世乎先世職蓄公職泄而公之
泄又益爲蓄　制若曰某惟是素心素業之不忘
爲國倚重爲臣子幟所繇數世旌異之也而獨以
公貴貴數世云乎哉今之衡人者每每分别才守
爲兩道又謬者左廉潔以右烜赫夫矯矯虎臣何
如我盛公然趣操何如矣天下事必非浮輕小才
所能料理夫惟有澹然泊然之衷而後其思綿密
惟有密思而後幹濟周遠天下無難事也蓋吾必
不敢謂廉才爲兩道也則請以盛公爲驗

汪中丞晉少司空序

往者倭發難于東東人叩心出師大海外與之從
事七易歲無寧暮朝故數年以前最患苦者無如
倭倭殲矣中使四行恣豪敢竭土之毛民之肉赴
榷赴採不足以飽故數年以後患苦中人十百倭
也初道使於國號曰以濟大工廬者廬縮版者
縮版欣者欣工作數年厚榭豐臺之役尚未有已
轉不遑於正度河流又歲告矣目今天下所最棘
棘宜無如起部始倭之張也外防海内防　神京
莫要津門獨設制府涖之是時公方治易州兵試
于伐鼓聲震易水上遂趣公備天津無何晉僉都
御史經理朝鮮諸所策朝鮮事宜非一呼兵如雷
列檣如雉轉粟如雨朝無震恐邊將多援不二年
海上之跡若掃矣　天子賜金幣旌焉倭退將歸
鎮士歸伍仍移公撫真定三撫新刳于兵數千里
旱饑民交走死無吊公下令稽棄苛細悉出庾賞
救活不可選紀稅使至索盈十三萬有奇公抗得
旨減強半礦使掘地無餘索郡國再包納公曰
開有止包無止且本名採之土也土且盡吾民何
自有耶疏十上　天子無以難而中使益語侵公
或爲公危公曰吾危危官民危危命以一身博萬
命吾甘之焉論官矣一切礦稅事獨身爲質不以
屬州部得其亡賴私人盡法之中貴璫覩氣

神[illegible]適公之疆界稍稍貶損所部以完逾年河告急　天子切責大司空舊行河使者中朝皇皇冬官之職難其人而公遂以廷推拜工部右侍郎湯賓尹曰余蓋於汪公而不然於時事難爲之說也天下事何恵何難擔當之以身命感動之以精誠耳君猶天也一念誠天必知之萬念誠而一念僞天必知之嘗公之擔事也身家之念與其時俱盡矣能與諸臣共掃海上之氛而不能盡掃中原之氛能與天爭年而不能與民爭命公之苦心曷其

有極宵人之不得意於公也亦曷其有極然而兵事撫事工事當其艱急無不以屬公者　主上亦威福自柄廷所推舉百不一中於公則若景與響也　明主何所不照何所不託苟人臣質行之素赤實忠誠於　主上何所不得哉倭之難徵調半天下公在易時即爲名募土人援護幾圻聲生勢長其後增戍守苦軍需特嚴營田之令市耕牛鑄鎛鈐給民草墾歲增田數萬頃益檄六郡鍾水利凡此皆司空職任也公先計行之已有驗自公所

事事皆永遠萬年非目前也誠使中邊寬鄉盡如公力堅行之十年與時取兵於農取食於土之毛可以免徵調之煩省江南歲漕之半即非然者亦不至皇皇坐待斃如今人臣之爲天下度也必絕無身家妻子之念而後可以奉主必盡如其所以謀身家爲妻子之念而後思慮熟行之必精翼亮大臣吾於汪公及見之矣爲臣子者而盡如公也何憂時勢哉公建牙眞定眞之屬三十二城日夕奉公約束爭爲良吏而鄭君命余爲之辭余得以論次爲天下賀非敢引鄉先達以自重也

贈李寶坻序

蓋治民獲上信友之說庸孟兩舉之要歸之於明誠噫甚矣善難明也即以今之吏道論吾未解其孰善孰不善也書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今有民治矣上不必獲有上獲矣而民不必治也是兩道也書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今之友不必能得之於其上今之獲上不必盡得之友也是又兩道也執聖賢之論差今吏道滋不驗矣然[illegible]

欲論之奚若曰終信之以信友民乎惠可賈也上乎聲可掇也媚於曲巷與媚於當塗其趣殊工爲煦沫與工爲逢迎其調等三尺之碑數行之墨所在而是其跡於公道者蓋亦鮮矣良吏乎吾安從而知之夫惟友僚之間情事舉止皆有以相關彼我相嘗最熟而其相閱最久其孅惡衷正眞僞之致得之爲核而詳辟之賈然徵物逐時陰陽貴賤闢闔斂散之法心口不以相語而同賈者知之仕宦之態妻孥婢僕未有以見聞無逃於同官也且

今之友道瘠薄不堪數矣至仕途而亡乎居無事貌體口舌軟媚相好卽終身不啻耳一旦共爭一途長則相軋短則相暴齊聲逼景之會居乎之驢密不足恃也而況於相提以挈以斬於有成乎故交友而能善其官僚不必問人也而知其可與處矣居官而能使其僚友頌之不必問官也而知其善治矣吾爲斯言者爲同年竇坻李君君今竇坻良久累上上考行徙去曲巷歌謠當道交口於吾耳震矣三河袁君者上計來對其鄉人鄧孝廉首竇坻善不一且德之甚三河與竇坻同官友也吾又吾信友也竇坻之善信乎朋友故吾有以信竇坻然三河能詘服其友之善又能津津道之吾又以此知三河矣

贈徐戶部榮滿序

民之以商賈生者無多鄣人鄣故境隘土之毛不贍以活群然四騖非得已也負輅輓船穿巔絕險共縣官之賦丐餘瀝以啖妻孥二百餘年於此勞苦忠勤可幸無罪頃中使爲政徭榷橫行賈之家

百不存一命十不存一而我鄣人以四方爲命四方多事他客棄橐辭孥有深鄉大土可竄可伏而鄣客無所于歸歸者如魘鬼族以爲厲恐將及焉告訐監坐毋問賈不賈俱爲所盡故鄣之人等於駭麋叫號於田者之手庶幾所爲秦西巴也者而一託命爲爾子起就班著未匝月而同年懷南子有清源之役知交共揖之商賈之命在子矣君歷然曰可若何吾能爲吾所得爲而不能爲吾所不得若何蓋未數月而居者行者相傳誦徐公

生我萮而竣相戒枕前車鄣中旅清源者走輦下對其鄉大夫啼伏地不起曰公去恐我儕遂不生史賓尹拱而前若德徐公者何能鐲額乎能詘抑中貴使無歛乎公家之粿如釜待炊必無後焉尺一之紙威福具在天地日月之所不回通朝卿相相顧而吁一部使者誰何乎則鄣之人且啼且言自稅使與也大輸輸命中輸輸家公至平詞色以相劑萬行昂躬以讐其不戢洗手職事銜從冷如氷稅人聞之約毋犯曩者白布豪民一穴稅府暴

無忌瞰寄生得食者以爲奇欄入百道臧匿脫漏之數惟所主名一字銅未得入官也而若輩皆飽挐而奉之其固然耳捽縛呼訴之狀至甆不堪今一歲間聲氣稍寂白徒之跆藉減半則惟公威望之以猶之給課也他史若恐不罄我受事于公問前途所從來艱苦白狀不覺淚之被面也無暇問賦賦矣有不忍之色焉損額嘗十之三譬我於子孤衆眎眈眈而我公爲乳嫗也一日離嫗生理未可知也我是以泣予聞其言而悲之餓夫之德壺

[illegible]生也山居谷竭者腹臓而汲相遺二百餘[illegible]以來交忘於惟正廬食我栝居往各適鉢兩之寬嘔煦之色曷所徵德哉索之太枯束之太急無聊不堪之狀煩氣塡胸如鎭日行赤暑中無陰可息乾暍就腊壹受所爲冷然之風透體蘇回不覺其神魂之浹洽也痛不極德不深有所甚感必有所多許故予於鄣人之德徐公有重感焉有深愛焉噫金珠翠貝之輦日增月盛安然受之者毋亦爲前人之式過簡部使者過拙然人情恩怨之概

至此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元氣盡矣猶幸一二在事之臣護持斯須耳而有如官殰久不報尚可言哉尚可言哉代徐者爲同年顏君予以語於鄣人曰是又將爲德于爾毋虞生且　上誠愛財以私入領之足矣歲選左戶賢者勤渠役事聚歛不宜責之臣子中人不足倚也　天子終愛小民殰稅無日矣

贈黃先生膺　封序

三紫先生者大行黃君之父也黃氏十世以來[illegible]

部檢討知縣編脩大司徒運長冠蓋相趾如譜牒
而先生顧獨以庠士老諸黃顯者代皆嫡冢人傳
以為諺先生四舉婦而生子不謂必成進士而顧
成進士自先生以上成進士步驟為尊官者每當
封若有物恡之不得也行人官非尊且久而會
覃恩顧得以移封封先生如其官蓋余聞先生一
二事也伯兄不免於倭歲時伏臘輒嗚嗚兒啼而
自發憤於當戶嫂之寡姪之孤胥賴以立豪有隱
田而嫁其稅於同祖之弟弟孤羸無所控先生為

晝夜覈其實如將鳴之官者豪愳請解郎為和顏
以解一日而田與稅正孤弟之累以脫凡先生所
急人倫矜質行皆此類也自孝弟力田辟名選舉
之制廢人士固有抱其獨行於深巘幽湛中而發
嚮無繇者亦曰科目有以限之然而辟召選舉之
制行之古度尚有僞者將行之今耶巷曲之內妻
孥婢僕皆有術以相取矣是盜竽也進士之科重
代之秀異壹受攝於茹經吐傳之閒而無所旁騖
其適不逢也祿利之路絕已太半則亦澹然矣輕

辟名可謀無選舉可覬勉彊蒙冒一切之態於是
乎盡消而人士之眞品出焉如是而孝弟則眞孝
弟也如是而力田則眞力田也辟名選舉孝弟力
田紛相尚之時不必得其眞進士之科無與於舉
行或病之乃使人無事為假而眞行以出且古者
有任子而無封親今進士三年文無害循資以上
例無不得封行人華選也雖不及秩例得移封然
則其子逢之亦何異於其身逢之其身逢之又何
如其子逢之矣辟召選舉孝弟力田紛相尚之時

有眞士焉不必以錄進士之科僅一目也錄其子
及其父甄拔秀異與而寘修獨行者寵施焉本用
之朝廊而華服豐綸相望於深巖幽堪之下其數
乃倍於辟選當黃先生老於庠奇采不耀偉行不
錄能無概然哉使辟舉行則世之爭效先生者踵
相接矣何以獨得先生之眞也先生適不逢爾以
兹所被服與子所代樹郎令從選舉之科躋而世
用亦竟何以加於此哉進士之科設而國得秀異
之用服官勤事者得籍其爵祿以明尊養之報此

易知也進士之科設而士無競於覆行而上有所籍以奬敦行之士收辟名選舉之所不必及此難知也蓋合於封誥之説而科目孤行之義始明故余樂爲黄先生道之夫使獨行不如黄先生則亦胡乎封焉爲矣

贈劉南海序

以余觀天下士才人勇人正人清人皆易得惟有識之人不易得也人之於事也見其著有識者之於事也見其微人之於事也急者急之緩者緩之

赴功湊職以爲快而已有識者之於事人所曹急或其所緩也其所曹緩或其所獨急也悊焰在耳目之表而營謀量畫多出於思慮之所不及沛公至咸陽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李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聞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人所曹緩有識者所獨急是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乞發燉煌兵以救百官議數日不決獨陳湯奏對此必

無[illegible]憂也不五日當有聞朝歌賊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及虞詡爲長但言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人所曹急有識者所緩是也於戲膠庠負笈文墨記載之類以今俗吏視之不亦最迂遠可緩不切情事哉旦暮有告飆揚而燧警人情沸震以語急事宜無有右焉者矣且夫兵戈亂賊微獨書生之所不習抑亦世之所不常習也乘其所不習而嚇之以非常卒然妄動不知處所以亂益亂必至之勢耳膠庠文墨之事其以視籌書廚傳殿

最功譽之格利效不敵也前人之廢聽之前人後人之舉聽之後日傳舍以去安能稍稍工此得已之役爲其相與偷懊轉脫而不暇慮久遠也亦出於固然而不足怪吾聞劉公之爲南海也脩葺學宮查復舊地一時堂廡齋舍之制煥然巍然課學子給以月奉秀敏之士翔厲比於鄒魯邑未有誌公曰此粵之首事百代之徵也惡軼諸捜羅聞見行與紳儒共纂成之海南故多舶寇出没靡時百姓環城而居前此偶聞警輙相戒豫毀廬屋以待

公曰彼郎來民徙避之不過毀廬屋以去况必不來也已而賊果他出公於治道緩急之會識見周定如此公政績尤異吾友王生為之丞以一牘寄頌如所稱禁火耗禁需索蠲稅振荒善政不可選指大歸皆清人才人之事予獨多其識長而思遠非近士所可輩也昔荀粲與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我未必齊子所為然以能使子等為貴於戲士必有識也而後功名之士皆為所使安得如劉公者而盡使天下士

哉

贈葛兗州序

兗諸侯葛公治兗三年而兗大治東人歌焉部下二十七城合幣介曹州趣史賓尹頌言之賓尹予公為鄉人又風嚮之久也問貌曰標鮮部令問品曰學解清拔行倫簡正成德之儒也問政曰維才有暇矣操不淄矣鴻雅足以接收鷹佩惠溫足以保安罷弱聰殺足以震洗奸猾廉問諸城貶退稱進甚設四州二十三縣之長佐廩廩奉職惟謹寘

尹曰聞嘗論官及守令未嘗不咨嗟太息鄭重之也天下生命懸于兩官止耳雖以天子詔旨行不行不可以必吏雖有兩臺監司所舉事無不根柢守令始始者終終者而守尤要實守賢其屬未有不肖者即不肖者守蚤知之矣有能全者不然未有不故洒者守不肖其屬未有賢者即賢者守蚤忌之未有能全不然未有不相漸以膩者予不識佗境識吾郡郡五六十年傳盱江襄陽漢陽三太守盱江講道陳德與人于于如飲醇襄陽簡介漢

陽清眞一錢無所濡請寄無所就是日也未嘗聞何孰氏壘而漁吾境也三先生而後閭井之狀可知已故上無賢太守則百案沈職百案沈職則百姓不養吾郡所轄猶六城爾也比往還南北行驛道十餘日皆兗封所轄盡春秋戰國小諸侯之半葛公在政淸循為州縣先州若縣稟受條畫謹廩奉職合二十七城之治治於唐虞天下不足理也予道聞兗二事其一曰舊山以東解戶多借耗錢加派細民公至命所治印鈴鈴無慮數短少若干

所治否者解戶自賠償之不以聞細民其一曰府役下縣氣勢張甚下村戶不可言也公至凡事所未完自爲手牒趣之至再四寧提吏胥以訊竟三年不以赫號付衙從予猶及見襄陽時府三大門闢不設一人男婦有曲直訟者得自出入取決小者勸大者杖立遣之漢陽既徙窮巷老人有願扶杖面太守何狀者漢陽曰無煩父老吾得就見之約昇輿遍歷所縣大村落士民以次奏酒盡驩而去三先生之世女織男耕雞栖塒狗眠竈下寧人

至今能道之也以語今葛公何操術之符乎善爲政者不易民而治謂風土齊魯燕吳不相習吏道剛柔緩競不相襲非然哉

大中丞健庵劉公晉大司馬序

異時京則京邊則邊未有如今之　王城畫胡一堞　天子之國即爲險塞者也異時居內者治內居外者治外輦下彈壓郡國撫綏各領職以奏功未有如今之開府順天合中邊夷夏而治之者也賓尹不敏聞與有志之士約略古今人曰某也將某也相某也澁邊乘障可權勍鹵不可以處優某也雍容廊廟表儀羣寀至師旅之任非其所長魏絳[illegible]之奉行故事丙少卿之識大體試責與營平定遠共登壇而齊秉鉞則有所不能營平定遠居中而議休息亦未免狂疾矣古云才難非才之難[illegible]才難也天下多故所需英人望士正急沿垣數百里之內十數酋長啗我睨我吾所爲將卒士馬器械糧糗一切攻守之具皆仰責一撫臣乃撫臣所繇定國又非僥倖一吷滅此朝食之爲奇絕也

有毒於此傳於踵則決之易傳於背則棘傳於吭則愈棘傳於腸胃關鬲之間欲妄試於針砭措手一不當大命隨之矣援鼓坐甲鑿凶門而出其他境易功耳畿甸之內　九廟在焉勿問有事多事鮮事必吾君與吾民餐寢無慮而後可以算功豢犬羊者所以豢赤子也守疆場者所以守廟社也急士馬者所以急君父也夫然夫非有文武張弛識時務者其不可幾於底定之化涇陽劉公之撫順天九年於茲矣前是邊備稍弛公至輒嚴堡堠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兵秣馬信賞罰於是有紅草溝之捷斬
獲大倍虜是以氣挫數年咋指不敢一矢相加遺
公又將前諸將吏拳拳以操守愛養相訓戒輯稅
使使不敢闖關而暴吾畿民畿東大祲鐲鍰抵稅
又風道若郡以下縻活之歲以不灾頃虜人不戒
數騎直躪薊垣公第申舊約勒碁驅出塞而止蓋
公之信威宿振爲夷狄所怖畏其大指乃在休養
生息云自公在撫九年而赤子加安　主上加尊
朝廷加重一代鼎臣公之謂夫今槐棘之次十坐

而九空或曰　主上愼重不輕畀也或曰　上卽
一一報可資材不相應如予稱某將某相某邊鄙
某廊廟者誰氏而可今猶幸秦中一二大臣默[illegible]
太平耳　天子之國沐浴風化既深且遠宗廟生
靈之計微公之馮胡乎馮也願公與一二大臣顯
志壹精講明安攘之大計往公滿六年晉右都御
史拜　封蔭賓尹業介友人頌言之矣今又三年
晉尚書得以永平之請論次之以明上下四方託
重之想

都御史温公考績序

[illegible]道與小臣奚若哉小臣者循行傳墨舉一
[illegible]而[illegible]矣小臣之舉職自躬意檢名跡謹廪不敢
跌而深嚼有以自表雖爲大臣固無以易此也然
爲之之格則有不同其在小臣人倫未定物望未
歸非有廪然嚼然之思衆人易之賢人鄙之舉足
不能以武而尺幅敗矣自躬意檢名跡以幸毋蠘
而勉自完其勢地宜也大臣則社稷利君國安時
事之失得人之大賢大不肖所得趨事破攣綱褰

濡而從之身與名皆所後焉然而大臣之位與其
道固皆自其爲小臣時紮之爲地者也人之情不
信於一旦而信於素無居平之素彊舉高事有滋
沸耳其勢必不行且所謂大臣之道惟理是諧君
國是利爲之有以異乎人也爲之有以異乎人嫌
有所不得辟貌有所不文其深衷密度既未能顯
揭之以與凡耳目者共矣世乎俗季又善求多者
也而又無居平之素足以屬厭吾未見大臣之道
之可易爲也宋范希文司馬君實可謂大臣矣一

出而中邊戒嚴朝治以清何効之徒哉平生正大果毅之素小言無敢媟小行無敢頗一毛之利當其前如飴蟄矣集療祓惟恐不及自其浮湛州部退居草野之時而童孺婦女仰之如二曜五嶽人徒知其後效之易而不知其前之索精如此其艱也千金之子進千金之資斂則斂出則用錢若有神焉日聽其驅遣進退而不暇敗大緘隷奉一錢手不知所措矣古之能爲大臣未有不自小臣時積之者也而或者都大臣之位地望隆翔時事坪

於厥躬猶是曰廩然爾矣儼然爾矣前功後謗營營焉抱護聲問如拱璧環凷不得舒公上之責四海之望安嚮而處此予小子不敏繆點筆札之役概當世求所謂大臣者私記之而得三原温公公在諫垣數言事失柄臣意不顧風稜震人歷卿從出持節督全浙師入領司徒再起拜兩尚書尋告終養而退志行芳潔履道堅貞海內人聞之莫不曰温公今之希文君實也自田間起正位總憲衣冠之氣一時凜然所舉糺當天下大計蓋予嘗太息今之時物力民情一無足藉獨　朝議差清耳嚴紳端委順指關天下重輕賢者有所恃而長氣不肖者戢懾不敢肆微公誰乎屬哉都御史者以天下之公心守天下之法者也利天下之利害天下之害賢不肖天下之賢不肖同於何昵異於何悁要以順不比矜不爭絕去疏親邇逖譽呰嫌避之跡而肅紳士以朝常措天下於一道同風之域此非眞大臣不能公之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遠煦傴而逢百驩與皦訐而行獨意以相格雖聾

瞽知公之不出於斯也凡目最淺凡耳最譌凡口最讙壹之以居平之素而公法公心交伸於尺畫渙小羣而成大羣眞大臣事已公今者考六年績
天子爲加爵錫命榮施數代之廟夫爵命勞禮上於大臣曾不之愛也而大臣者顧身名之愛哉小子無能侍公獨紹公之鄉大夫而以其私所嚮慕者進公之不以疏逖弁予言也則大臣之概也夫

贈張叔翘序

二十九年十一月望　冊立皇太子明年春冠婚
禮成　上製御書賜告天下諸王而親署刑部主
事叔翹往襄往榮往靖江其日與叔翹交者俱歎
以送之湯賓尹曰嚮余使秦渡河湄登華色不嘗
不喜誇壯遊然所將者藩事歲一舉者耳今日乃
日　元良以貞　皇王一代之上儀也所過又燕
齊趙魏宛洛之墟窮三楚上八桂行復下湘水出
豫章汎浙之東西以還足跡幾天下之半遊道廣
矣叔翹善詩善文又好山水茲行也遇與性會嘗

以爲山水者文章之所自生也山嘗峙水嘗流有
不變者而自有至變者文不極宇宙之變字而黍
之句而絫之撮土掬水于大觀乎何與然而所爲
變與不變者非二術也天地之內日新者象累遷
者途吾於其中必有一物焉攝之此一物者炯炯
焉其若存或遇之耳或遇之目非喚非答迫焉以
起畸破涕以爲歌或當懽而成戚吾口吾手不覺
從事焉而逮其情止境還之後手口耳目嗒然自
喪矣故凡言語筆舌之間有所依傍而立者不能

以變不能以變皆不得自握其常者也往者　東
朝之儀需之久久天下人意揣多歧一旦斷自
宸衷發於中夜唯　聖主能自握其常而人不能
以變窺　詔下之日懽呼萬口天文昭垂赩耀今
古則叔翹今所宣者是已叔翹所遊歷耳目所到
燕代之沉鷙中州之龐泊楚之疾急粵之固茂江
右之簡要吳越之清疎河北之山坦迤江南之山
龍治武當富偉九疑幽眇衡岳挺卓桂林空洞黃
之潏洛之便汝之回江之洶瀨之幻湘之鑿越溪

如畫吳溪如染霞朝赬壁雲夕青林草席生顏鳥
琴在舌天地間何嘗有定本之景物善攝者於其
中善取之貯之皆腹笥吐之即佳話何假屑屑拾
墨瀋學一先生之言以覓所爲文事者乎叔翹行
身廉勁憂時感事每義形于色一日予引古語語
叔翹曰布帛不可窮牛馬不可窮子知之乎叔翹
曰殫稅其室撤乎予曰嘻是已食其食者不毀其
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子知之乎叔翹曰起廢乎
予曰嘻是已墻之壞愈其立也氷之泮愈其凝也

予知之乎叔翹曰釋滋繁乎予曰噫是已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言者其得言也少予知之乎叔翹曰補臺省乎予曰噫是已與而復奪則怒病之加在其復予知之乎叔翹曰　三詔反汗識者危之乎予曰噫是已叔翹行萬里道北自平衍南自峭窪山自峙水自流不之怪也夷田忽墳敦丘忽瀦清和之候盲風怪雨必且大詫而有戒心前之言者予與叔翹之所共愉快也後之言者徵及目事聊與叔翹爲隱

睡庵稿卷之八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侍御方公九年考滿榮陞冏卿序

嘗與人飲矣或斗或石呼盧賭骰雜以俳諧一人焉緩勺而徐傾不傲不啜則其量不可測也嘗責人荷矣扛大鼎於胛彳亍數武氣喘汗浹一人焉肘則肘蹢則蹢眉面舉止提擲自由則其力不可限也於乎今之時事敝壞極矣習雜紛垢之場疏之而逾穢也鏟之而逾墳也吾於其中思得一人

焉鎮之鎮之之人宜必有寬博閎遠函蓋一世之量然而德量云云者其狀跡於亡能而實亡能者又偶似之治亂呼噏之會稍一脫腕後不及措矣故必有天下之大力能挽天下之大蠹除天下之大害舉天下之大事指揮無不如意而後可以靜鎮天下夫力有識力有膽力有神力有學力總其足以擔當一世屈服萬夫者而名之非拳勇之謂也力能舉天下者斯量可以函天下浮露淺躁之夫其不足與圖事也明甚故力言其任量言其容兩

物也而總而名之曰力量吾嘗想慕其人咨嗟慨詠之云耳乃者聞吾鄉大僕方公前侍御時一二事也始公按河南有藩王者橫甚巨盜倚爲聲援白晝磔人奸汙良子女無算公至討檄巨盜自縛伏殺之肆窮治王豪奴詞連王王急走京師公爲盡疏其不法狀　天子竟安置王而餘孽盡殄按順天中使齧遼左幾噪藉公要疏褫還然尤誣奏軍民攖正供五萬激怒　上公復摭其贓跡奏之事遂寢前按江西弭伏礦稅兩璫率亡害公所治

宗人中人皆人間世苦爲極至之毒附離於吭最不易割之物也合四方士大夫之力罷筋腐舌不足以殺中人之一怒猖披之宗事一不當輒辱命臣再訊輒夷骨肉所傷滋多如公何處之易便哉公博大寬遠無疾容無遽色事至不見張皇功成絕無矜詡嘿運於蹢肘之上而從容暇豫自適于提擲之間天下事盡如公無有難焉者矣公在臺兩乞侍養今卿太僕未踰時復乞差將太夫人以歸公之恬心靜志亦足以觀武侯不云乎澹泊以

明志寧靜以致遠聖賢之道德豪傑之功名未有能外澹泊寧靜兩語者也小夫狂子喜動急事如深林山猿跳擲叫嘯於一木之餘及大故臨之怖[illegible]決驟莫知處所夫惟豪傑具大力量者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任天下者其必斯人哉其必斯人哉

戴工部榮膺　恩綸序

戴子時新成進士官尚書虞部主政會　覃皇孫恩赦贈父承德郎如其官母章安人虞部之拜

恩綸去其成進士不踰年親交榮之則以言屬余余適當　制不暇及旁文丁未有淮藩之役道南陵諸與虞部戚交劉君汪君管君輩叢聚而責子諾尋遣一力尾之至九華秋浦戒不得余言不歸蓋余與虞部嘗習其文矣已又習其人已又習其世虞部之捷兩闈皆魁其經所行卷稿都雅韶秀絕無一語入於矜棘而其韻鏗其思靜代操觚之家說異說平未有均平妙美如虞部者也既予在郧朝夕虞部[illegible]洞達樂易肫愷信其人無不可終身屬者也更肅給舉辦湊事極周折之情歲領金藏出入洗晰如飲氷人倫之馴至官行之脩明未有虞部若者也而虞部自其尊人承德公好言文雅一二都試不達時時爲聲歌解舒志意嘗割橐立產以收宗之貧窮聚書購師賓發其秀子弟姻黨之際蒙被惠施不可選紀始虞部數歲而孤人共祝曰天不乏者之子也必興自虞部捷兩魁叠拜恩封里之老叟以至竈婦舂兒欣欣喜相告謂戴氏有天也豈不承德公積淚之久與虞部之

世其善厚相感者深而能有是乎往余爲虞部序行稿曰文章神物功名尊器竊得之者則爲不祥爵茅隘寶璧　天子恩光何啻項背儼然　璽墨一朝臨之責及再世祥莫大焉然吾觀斯人有掇巍居高而躋舍攢眉者有擊牲釃酒雜笙鼓相市賀而心弗許者一事之慶驩動閭黨此其所得與科第孰多賢者在國當國在鄉爲鄉人芘賴故其主寵之其鄉里親交愛之天道入情豈有私畀爲虞部其益茂勉明德累官　問以無負交相推附之

意可也

俞觀察奏最序

憲副俞如愚氏分守東兗道者予所善同年友也予南來接東境路傳俞公兩事其一朝寄署篆者如群饑之赴餐公廉得纍甚者一人忽出不意單詣治所發白其姦贓立逐之諸城股粟其一兗之東有大猾焉嘗磔人於晝馳利馬過市丞簿以下引避亡敢問者會公攝巡事則徙匿他境上螫不及閭左小民以康予聞之歎伏異哉如愚氏乎是

固溫溫都雅處女子秀者也而風裁若是矣既予道汶濟所經清淵聊攝須句任城之鄉吏長佐調者文學弟子新故來會者河壖之民版者緯者供張者予得數問之驛官以上曰公實愛我顧復我護持有加文學曰有禮哉被接寒士何篤穆也壖之民曰比歲事爲蓄螟蟘交齧微公百方餐哺吾曹肉餧狗豕骨塡河矣客在旁以詰是惠主也莫慈和柔愷若也與前所傳不類予曰是固所以爲風裁者也謹治苗者無留莠慈母之於子也剔齒

齲瘂不辭痛焉公愛民故惡民之暴之也愛吏惟恐吏之不克終所稱進在此所貶退不得不在彼矣而予因是有感於吏治也人之自尊貴也甚其於物情必有所不通邑之長自貴既與百姓隔矣郡又與邑隔監司與郡邑隔臺使者與監司隔牒之爲往復而刀幣之爲周旋民罰傳舌吏蔽否黑白之數有行道知之而上官不及知爲老童穉能言而乘軒之使不能言者公性是獺黠行志下狗閭門由守府迄今幾十餘年所甚異於官也如

遊於鄉里小民之親親於子弟山澤奧藪莽兒賢不肖主名冥目而熟數之無不悉也無不周也赤誠而行之如營身家善之必扶而淫暴之必去抑搔彌衛豈有遺慮焉予嘗謂人之聰明各有所用用之肥家飽妻子則身家而已矣用之官譽則官譽矣用之民功則民功矣公性貴明敏有以絕人屬者遇於東昌面嘆政行公退然不自居問所過里道及民間邑邑如有所傷也廷臣之聰明壹於公上則叢論畢消外臣之聰明壹於民下則百務

其舉予嘗誦之云爾公滿憲考臺使者爲東人陳
於　朝請得增爵壽張張令以充守之命合屬索
言張亦同年友也爲吏宿負清循使蚤逢當事如
公等者推翔其聲何以尚至今淹哉故治國莫先
安民安民莫先辨吏

金太公擢憲徵寧序

治行功問乘時表異者往往有之而不必聞道士
不聞道百智而益之愚百賢能而無益於不肖也
清人之淸材人之材惠人之惠於以臨長郡國部

發功聲有餘矣我清孰爲濁者我材孰爲能爽不
及者我惠孰爲酷者翹然自負獨長而詡焉好以
形物利害之中於人亦各居其倍焉且清者取名
甚尊而惠者集譽甚捷挾名以修行有名之所不
及者焉割惠以收人遺於所收者亦云多矣夫惟
有道者之於吏政非不清也非不惠也非粥粥以
能也而未嘗有清與惠與材之色本之以義理陶
鎔之以學問其身若鏡印物以形而不自晒形也
其於民也若春春之方至萬物畢乘氣以生而不

謝恩於造物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亦有
愛人而不本於學道者矣細人之姑息是也學道
之愛斯爲眞愛學道之治斯爲上治我郡雖薄後
先多名太守然以學道著聞者亦未數數也百餘
年來連得盱江漢陽兩先生盱江定性居德雖臺
輿舂販爲嘯歌而郡大治漢陽介特清貞絕請寄
訖富威而郡亦大治張弛之用各因乎時大小之
差一隨其量其輿聞乎道術均也乃今更得西華
金公公飲物以和持身以介初下車佐領有不若

者亟褫斥之數年之內寀屬望風未聞墨而宿吾
境也歲之不若萬戶皇皇公多方钃請豫糴以待
佗郡國殍徙無算而我郡耄倪忘其爲饑荒蓋公
所研者性命所習行者明德新民之學清非絕物
本分之外不加毫末而已惠非收物天地萬物皆
吾一體而已所尤難公者盱江之時鄉大夫陳詩
說禮相唱和依稀盛世之風漢陽之時風氣漸澆
巳未免賁辭色矣及今日凌嚚誶盭發自大紳用
公之明威折箠可使也而公壹鎮之以靜嘿膕之

以和平使人務爲循本省已之功而衆循于弭盜伏讞之術斯不亦洗心專氣極學問之深功乎當荒政舉行時家封史走不肖書曰每使君談及小民流涙被面有必不可解之至痛然者有郡以來愛人之君金公一而已公擢備兵使者轄六郡一州猶吾舊地德禮之化久而逾成遠而四訖者乎郡士民之於公知而不可知言而不可言而子爲言其大者治行雖多要之以學道爲本

馬太公榮滿序

吾近之俗舊稱近古其士夫好語道德而矜名誼其秀子弟説書陳禮以相尚其民畏敬官長重犯法賓尹小時鄉長老數道述之仕者以宣州爲樂國嘻其盛也去之曾幾何時而敝至斯已始郡科目寥寥耳然一人登第則一方倚以爲安民間小便苦共營晝周旋之所最寃抑不得申者密以其情實聞上官官爲據事分疏有知以謝者搖手曰某公祖某父母之神明也我何與蓋聞吾鄉有沈侍御古林梅大中宛溪而窮民無畢世之寃終郡縣之身不及於秖政至請寄關説共詛詬爲非類莫敢公行者青衿子弟敬禮前輩年二十以長雖同舍必呼先生道逢必拱避數百里之外親負巾屜赴朔望升散如朝儀然終其身不敢曳郡縣之裾自盱江講學無貴賤幼長悉來會然所親信高足郭兩生非延請不至至則以德業文章相勸勉公庭之事不敢問也小民無田畝外之業無[illegible]積外之思千室之族非其以徭賦隸事而辨識官長者率里不能一人風俗之醇茂蓋如此不復知始

自誰氏以閭左爲可饜舍也權力知計可指使也無賴子弟可借資也偶試之而中漸效尤焉自我役諸生官路出處不三十年而地方苦縉紳苦巨室苦暴諸生苦横民之善噪弱民之善謡居者愁無寧宇以相長養仕宦來此者望而縮舌至相戒勉以旦暮脱去爲喜事嘻其憊也豈土之果不良耶氣運使然耶前者既導引之而後莫可誰何耶鎮服之變化之其抑有出於簿書刑禁之外者耶河南馬太公涖吾郡來大家巨室與士民之横桀

若凡數告然太公每一事至必垂拱鎮之如絲在
棼必挈其緒如湯在沸必撤其薪調以靖志熵以
沖氣於巨若微於繁若簡於險若夷於人偶有聞
若無聞也廓弘幠幕歸於埏埴強梁者終輯柔良
終無恙下上習而安焉蓋郡轄六邑六邑之難治
莫宣若前此大家數告多宣事也我宣鮑侯不恤
肩脊之力爲孱民請命則皆席我太公平成之徽
侯徽太公不知地方處所矣夫以我杜之無良至
煩公上上實拮且据以殿有此宇而縉紳不相諳

於道德士不歸詩書民不安耕疇之常凌厲囂擧
以自速於辟則天之戮民也賓尹固在斥舊典載
記風俗之繳惡治行之吏皆宜得有聞於是太公
連太原考三年最矣于爲承鮑侯之命慷慨敘次
以明後先難易之概與今太守之大有芘於地方
侯採風者焉

馬太公考滿序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詞此非玄暉守郡之句乎
清齋靜几吟嘯自若賓從僚佐尊酒行遊此亦

人之遐致詎當官之實業矣而謝宣城之名至今
在郡後先長佐精勤勞瘁功德在民間者宜不乏
何沒沒也吾聞古之人彈鳴琴身不下堂有處女
子之色而人以爲優於星出星入日夜不處也曹
平陽既見蓋公避正堂舍之後以其術相天下與
劃吏歌呼相和應汲長孺守東海嘗卧閨閤中不
出減餘彼所稱漢名相古社稷臣者也非耶卧閣
亦治不下堂亦治安所須日夜不處面目黧黑爲
噫此未可與握齪世吏對簿責期會者道也老子

之言曰治大國如烹小鮮天下本無事吾爲長也
不能因之爲無事則事既生矣天下本多事吾爲
長也不能約之爲寡事則事逾多矣蓋吾郡自十
餘年來巨室大宗不輯於官而訌於市士捨其講
括之常貫而連牘稱公小不當擊案呌譟而起小
民好爲無根之謠詠無藉之披猖割左右袒而操
上吏之短長如近一二事狀數勤驛奏動　輦上
聽聞皆域中所未有何吾郡之多故也每一事輿
賓尹輒攢額剮衛其黔乎雖不得棲遲徇夜吠乎

士女其株連乎賴我太公穆然莊懿滑然委蛇踶
人之來也迎之以靜暴人之來也迎之以龢瞋目
而語難者類首帖耳不覺羈馬之自就舉國周張
慮莫可以旦者平亭消耗於尊俎談笑之中而士
女不知以予所聞問強健之吏威明之長搏擊斧
斷著迹殊尤者有矣紛之而愈暇罷之而愈安猝
之而愈詳如太公乎百一未之見也夫紛而暇罷
而安猝而詳非深於道者不能曩者長孺之病卧
平陽之醇酒玄暉之遊咏未免有蹠跐之思焉繩

以世度幾不可以訓太公用恭恭身用約約下所
至檢押壹似儒先生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郡
國自治修身之要理用世之上儀未有以易也太
公曰吾未易幾爾也自吾得吾丞戎事給自吾得
吾倅四方之徭日省自吾得吾理法令滋明吾是
以得即安暇以毋窘於輻事則惟諸僚之以於是
太公滿考僚李公陸公閻公樂其政成而咸予幨
也命賓尹文之尹既爲宣令執筆述土風揚搉矣
喜郡諸公之相得益彰也重有[illegible]言識一代之[illegible]

贈萬先生序

尋天下皆士也今之逢掖後之冠紳非異人也君
師之權重則士治士治天下無不治矣君師之權
輕則士亂士巳亂矣天下豈復望有治哉三代以
上有君而無師非無師也作君者即其作師者也
周之東也天子之權不能以自握或在諸侯或在
大夫或在陪臣其在諸侯大夫與陪臣也由天子
視之皆士也而孔子之春秋作焉春秋者以師道
自行而還君道於天子者也夫至於君師分天下

之事不可爲矣雖然猶幸有孔子之師道在也君
權廢而寄之師師權又廢而散寄之天下之爲士
者三代以後可勝道哉從横盛戰國之士也尋而
秦坑節義盛東漢之士也尋而黨錮清談盛晉士
也尋而五胡道學盛宋士也尋而金元總之大盛
則大禍小盛則小禍天於士之權若必不欲其過
壯焉其故何也家自爲學則無師人自爲政則無
君無君無師大亂之刜也詩書之焚儒之坑開闢
所未有也縣一夫之舌膠擾十餘國之安危亦[illegible]

闢所未有也夷狄主中國闢闢所未有也別置門戶於愚夫愚婦之外而獨蔫姓字於皇王帝霸之上亦闢闢所未有也天欲伸君師之權則必不終壯士之權也明甚今之學師與孔子比屋而南面固天所托以行天子之教而收士之權於一統者也　主上方講垂拱之化權之所屬諸侯乎大夫乎陪臣乎我何從而知之至其爲二三青衿者則亦數告橫矣其在我宣尤世所指名不知其初固甚馴摯也有大豪巨室焉日以劙削柔良爲本業

寄徑於賄成借鋒於衆黨無籍少子弟惟所指使嫁爲猖披官師又從而佐之機貫勢熟習爲故然其後偶一事起連臂嘯呼曰公舉也啖餘瀝竊末貲掀口而置短長曰義氣也惟風斯飈莫可誰何自我萬先生之以衆人詈諭也繩墨自嚴教令必信平居分餼割席如父子昆朋至有以半刺曳公府之裾者三尺程之不少假嘯呼披猖之故習壹洗於先生秉鐸之時而學宮斯淸也予嘗語守上者曰秀才無難調停貌禮之外以牘至者各[illegible]

生本事而止但占兩姓名即卻之萬先生實得此意有先生之教而士無所奸命士無所奸命而後天子之教可行權可一斯其所效於世風非一地也蓋孔子作春秋多微辭乃其事實丘明詳載之而後之傳者曰左氏失明厥有國語予謂兩書實相表裏左氏廢矣不妨直筆則予今日事也先生行爲天下大用毋得遽成春秋即成春秋於斯時也安能無微辭乎

胡長洲奏滿恩封序

經世傳世之物無以逾於詩書也古今之天下一天下也治一邑一國猶其治天下也奕有譜醫有方書兵車田賦禮樂刑法歷代典故之數具在儒者需而胥之飽成策於胸中切脈傳勢擔天下之務如數一二邑國不足理矣故曰可以經世人無千歲之壽而有不億歲之姓名依天屬地以來金石銷泐萬形俱毀共兩儀爲久長二曜爲光華者詩書之爲用已耳故曰傳世之物也雖然其傳也必有所托寄于人山川土地國邑之籍代君代王

惟有德者能握固以不脫不則飄然去之矣詩書
之于儒生亦猶是也青衿大布之會朝餐夕枕樂
與之爲密親一朝得志敝帚之業若相餞然望望
然而思去之也更復筮官爲長令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一國邑之所謂君公也耳目境地之所按觸
與寒措大若越異域繁穰恩濁之務與雅道分背
而馳尊肥之思漸羸諷誦之味漸短出身加民之
所舉行有當于童子之所朝夕父師之所嘗告語
者而亦寡矣然則儒之道不可以世乎童習而白

紛者抑何爲乎吾友吳季布伯敷謁其舉主胡先
生於長洲歸而道政也曰吳會雄緊衝幅雖有精
能率拮据廢櫛先生乃甚暇戶大者逋徭小者逋
嚚不集於賦而集於訟先生乃甚辨甚簡士子叫
噪百姓狡長短毦與先生御之甚豐篤有體嘗爲
化民成俗詩三百餘首雜以方言使街衖按節歌
之矍然顧化于閭驚異曰此近日縣譜之所不載
也先之以德行申之以誓誥誘導之以歌風貢俗
三代以前之治何以越此又爲言先生喜畜書左
右衙椸若列簿牒其父大公久庠間有名母李夫
人佐膏以績拾誦記諷動兩世之業甫逢一朝以
蚤有效于民社也先生由嘉定徙煩令得三年考
上上　天子璽書旌異之兩尊人齊拜寵封當七
秩之期詩書亦既效矣今儒者穴詩書以行亦既
式玉亦既式金而不勝其醉飽之心虐亂反覆衡
決絕理孔子之所謂五誅而韓非之所謂蝎于國
者也又其輩跆籍誣侵齮儒生之舌不敢吐至使
士子以焚書爲幸登枝捐本莫此爲甚身之及也

何日之與有先生文德世服原本本業飭于民功
主上不忘詩書之化煌煌寵靈賚式憑之胡氏長
矣吾季布舉而親友加額其父汝州兄長輿皆以
忠篤聞亦皆所云世食其餘者也朝不易野貴不
易賤新不易故斯亦士所托以永世者哉

王儀眞考績序

今君子出而眎事皆好委屬稱時事不可爲自宰
執以至郡國吏攢眉對人大率言此也夫未嘗爲
之安見時事不可爲也纂組紆紱之家蓋亦有壓

於尊勢格於非柄束縛於左右塡膺茹懷而莫之爲計者矣上而執政天子之下一人天子之下一人焉而曰不可爲更誰爲之耶下而長令百姓之上一人百姓之上一人焉而曰不可爲更誰爲之耶曡石在躬威福自柄行一已之直曰力有所不通行一已之私肥囊飽孥以去而無所不通矣狥衆人之公曰有梲之者狥要人之私因緣爲奸利猝無有人梲之者矣楊文貞爲名宰相以不得起家縣令爲恨噫嘻相乎令乎大者天下小者國邑

赤忠白志仔肩料畫而國邑天下不蚤蒙拮据洗濯之効者我未之聞今之眞州江南北之介輔畿之鑰舟車隘塞罷民奸商相搏爲短長名喈集尤之地也後先治眞者多委屬稱難王公之自蒙城徒也未市朞客有過予稟稟道之者毗隣數十城率宿數十歲之獄車請移讞讞矣老胥抱牒不敢前兩造獻情恐晩桁楊樓於城人人股栗也門無鐍無伍伯之呼市游毋敢輕睨諸經生非徵文不見見無有舌出關事者爲上官治訟棄鍰不瀆上官不[illegible][illegible]私追自公在政而眞州內外五民雜糅耳目爲之一洗城郭江壖有精悍之色狐馮其里鼠喋於社及公之身而若其道之遠也公彊執一切潔白將之得意不得意無所仰顙於上下之景形而遠者慕近者畏課理章明譽問輻輳此地代往代來多冠觿之倫入其疆井然接其士民攝然疲薾之氣亦倍有以自振矣朝輩多制羣情多忌道路多喙豪爽疾捷才知之儁每爲大駔所縻設尊名厚實陰羅網以走而粥粥長厚者徒爭社稷

民人於奸猾之手必無幸也中置一人焉如公外置一人焉如公宰天下宰邑所在而是世道其尚有冀哉公于壬子南闈錄士十一吾鄉徐聖有弘讀其一也聖有慷慨有氣誼即公所得士槩可知吾弟近尹初亦在公收識中以溢額去然從眞州謁公歸能纚纚述其政狀不欲知所鄉往已於公三年滿也爲因聖有合諸生記頌之

南陵黎侯膺薦序

比年以來天下有事無不絓宣城姓字者纓紛之

士視敬亭道上若羅剎鬼國謁天官選者得此地輒仰首縮項百計辟徙不肯臨自予廢歸為田農環廻宦事皆長吏自為難耳未有[illegible]之難果誰何事也問宦何以易曰以南陵知之問南陵何以易曰以黎侯之治南陵知之郡轄六邑首宣而次南南之豐阜不宣若也民柔馴不宣若也子弟文秀不宣若也而其地之煩隘行李旁午輿傳驛騷官苦於膏送而民疲於跋瘃有什伯於宣不啻者且非特此也過客盛不能亡見短長見短長不能

亡生得失居人之腹窘于遊人之舌千人之笑格於一人之怒較六邑之難易則南陵最矣于於郡邑君長不數數御也自黎侯來數面之絕不見有叢奏凌劇之色心曰是其於堂皇也垂拱焉爾矣然聞南陵之政無蠹不搜無莠不剪無蠹不剔無墜不舉也使車徑宂上籍籍黎令黎令聲如織心曰是其於君子厚於文具工爾矣詢之芻茅之下馬童舂卒又何其雷驩也予以存亡省視管侍御兩過南陵道涂關梁城郭竈井堤塍庭館之類綴

訂一新改治聖人之宮牆與教訓人間之秀子弟渥渥翼翼具有符采衙從伍伯老猾宿胥股肾栗面肾黧黑無脂誠不知侯之精神才具何以周麇至是日月何以暇裕至是如宣一二前事者以當我黎侯何有哉武暴彊戾之吏奴隸紳儒草菅百姓赤日暑暍而人於是乎急就陰之想然使造化終日陰霾不庭不齊沈鬱之病有甚於暑暍者矣凡宣一二不法事多起於豪宗小猾可折箠使也暴主既以債疾興之釁後先守若令生長慈厚者

又一切懾縮褰裳辟之不敢捫養奸蓄禍莫此為甚民安得不益橫事安得不益多未以當我黎侯也者而目宣難治謂不良於土不亦冤哉前直指徐公列侯薦剡報上上六邑之士民皆搏舞曰宜而其家屬丞簿尉以予不佞之知侯深也請予言文之予卽病廢戒筆墨於侯不能已然於地方新故之間亦重有所感矣

別駕劉公擢守汝州序

地無夷險也官無長佐也治無久暫也三數年[illegible]

寬宰之勤轂奏者屢矣民噪士噪大卿巨猾[illegible]羈詳臨以噪城宮野廬所在糜沸官之拜者徙者偶語斯士未有不俛眉者也士噪遏及郡鼓前太守扃高齊坐鎮毋動爲壘耳騫延六邑數千百儒童望聖廟而吁民之噪也無籍白徒揭黃竿走死橫稱伏闕恭長令以目叅成不掉剗禍滋豐大卿之家子歸廝養牽木饗譈渫惡訖無寧朝一猾兒喂人脚汗穿竄草石關天下門戶之半臺司郡牧抱三尺而誰何又其訟獄皆三數年於此猝未易歸

其積聚風謠根柢博遠猝未易變吾觀於吾郡倅劉公何治辨之奇也自公甫下車適道守丞皆闕理賞有言諸爲百姓請命者急守守不得旦暮趣來急令令行上計贍回宛城驚喘無主特格疏我守杜公移自池陽疏免宣觀支國之首而公於其時視郡篆大者斧斷細者講解旬日之內衙蠹市蝎雪然一洗後先拱手積不敢拂之塵篚宿業一一牒記其無端株湊與必不可究詰者得覓鑴以聞亡何我守杜公來而公于是挾成牘告于

于郡國底平閭閻寧輯前此囂突之患未之有公固踵英碩其自杭移也以其弟開府例避甫來新榷蕪一文不捫淸嚼之聲景於萬姓故其治易效我郡我邑恨不畢世長子孫以席有公而公擢汝守行矣志稱汝土膏壤沃風氣緜密宛然伊洛之風不聞凌囂難法如數歲所患苦宣者公于宣收旦晚俄頃之功何言歲月且守得顓制行意視倅車不倍之萬也耶獨公去我男我婦柅帷不能遽捨我守杜公丞王公與守下諸長佐其宜公也

符於我民民賓尹是以代言贈之汝去我守公故壤不數百里其風蹟盆與以有聞矣

贈學博許先生序

今之學官不可爲也饑糈菲〻不足以贍孥早趨傴僂擎跽之態襆夷于功曹〻溥閒無以自別異也天下歲所患苦必曰諸生小驚大變無不若輩爲難首事發牽連官師袒冠謝亡狀平時引尺幅稍約束之群起而鬨矣脡脯相稽帚鬵相逐涔節襪體與弟子爲姦利旦夕支徙幸耳蔦躬峻檢簿

有以自坊過者反唇而去冀闖上上反詆笑老生日暮途窮何自苦爲嘻茲席於賢者何賴藉也時勢使然耶吾宣學宫幾詬敝盡近稍得一二先生已亥之役一大紳鉤結亡賴屠毒猖披幾使狂濤沸陸白晝揚霾其道試之而效矣日者狡兒不戢踵厥詒謀蹈時之瑕營一託於門戶鬻莠徒數輩號嘯閭左關天下口舌之半武昌熊督學甫計一創之其時主佐同心分别爬梳敎諭則義陽萬先生訓導則山陽許先生也諸貢途起家者率遲莫

耄鈍許先生顧甚壯師生舊習率嬉戲苟苟徵伕臘許先生顧甚毅決有風稜江東南士子得武昌聲氣始一大洗宣風幾不可知者有許先生在賢良始以恬不肖以栗有如往時學官羶利怯勢互相回隱督學又顓意容奬動聲我子弟子弟敢誰何問哉然熊公竟爲惡斗反噬兩御史擬與青衿對簿此何綱紀也賴姚江使者檄惡生寘之法疏兩御史得失償天下公論逮報命騰許先生爲制益自是宣州之事甫定而學宫之色一新湯子□

余頌許先生知學官之猶可爲也日浸暮則氣漸萎前塗隘則志轉庳毋非其人之自爲簡弃耶正已率物挺挺皐比之上即胥悖子弟乎何途敢與學使按使之耳目與其褒誅不一爽於學官而學官之眉貌灑異矣然又安能必上下之間一志同心如此也此非遭逢哉大吏明紀綱肅師道尊學徒靖嘻天下事猶可爲也

鄧宣城考績序

歲丙辰三月至五月不雨麥無秋田坼禾種不得

下萬人嗷嗷我侯露跣禱於社於郊闔署斷脯贊珥事市羹不羞者累旬雨大澍舊史湯賔尹爲作喜雨謠五章明年夏再旱侯跣禱如故非久澍亦如之江東南連饑宣以不害初侯之出禱也面黧色瘠兒童前後擁翊額相藉路見者無不號悲子適對客語流淚承睫數抆不得收吁雨暘災眚天行之概也旱而禱禱而應亦未爲希有不可庶幾之物獨侯之精神與我宣民之德侯覺有異焉者何曰惟其慈也勸分斥廩弛刑緩賦慈吏往往有

之得民若此乎其篤摯者何曰惟其眞也御民之道亦多方矣而眞惠在民間者難墨吏漁民淸吏之所省蓄未必人爲賚也酷吏殘民寬吏之所假籍未必人爲衛也袒豪右者踏轢細戶則有以市聲細戶顓折強宗者矣請寄者秕三尺則有以不納請寄恣睢威福者矣寵衙從者喜怒無所自持則有以不狥衙從封耳目莫可告語者矣逢迎上官禮冠紳稱罪過客筐篚廚傳之費騷然則有以拂迕上官絕冠紳不共賓旅驁然自帝負爲奇節

者矣總其胸中惟選身之便不知有民卽知有民而不必中心愛民夫不愛之民日煦日沫精神不必然而民亦何從入焉我楗門閒閒寡鮮然靜居而習我侯鉅事纖事未聞躁容秕人嘉人未聞皺齒無賤賤亦無翹貴無少少亦無侮老大宗之訌隱人之孱輦貴之招呼券子弟之躍冶皆彊武幹吏所密偵以左右而遞走爲聲表者壹消于侯之坦夷閒如也自侯之數年於此也主之以忠信出之以靖婉桁楊在臥肺石幾空欲爲請寄者無所

得對簿主名大吏交際需鍰贖至不能時具淸人之爲淸也十人之爲十也可以名侯而不可以名侯有咨政于宣者予無以應第曰大事化細細事化無而已有咨侯之爲侯者予無以應第曰人之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天下有父母不愛其子者乎有不愛其子之父母也有收聲賣譽假托形跡以爲愛者乎觸念惻怛而無以惻怛爲也觸目皆赤子而非有赤子其民之心夫是以入物如風接于無形而行於不可知若序之自春也民之難格也

甚于天天顓壹而民渙天聰明而民愚星可退虹可貫風可反丘民之心萬衆之口呱谷之男婦老幼以一身擣合之吁嚱戀恤無所解易澤下尺滋上尺倍于雨之立澍也侯奏上考拜綸封國中與四方人士並贊誦之予無以益侯綿迴又一年湛酣于侯之精神而得其眞眞相浹君民蘊叢之大歸也天下有眞學問則聖統翼有眞氣節則名義自有眞事功則世宙維其于以支扶天壤一數人而足矣噫予安得眞人而與之商身世之致哉

杜太公擢憲陝右序

天下非盡有事之國也有喜事之人而事生矣天下非盡無事之國也有擔事之人而事寡矣喜事之人轉無事爲有事尋爲多事非必其與事值也繆語深中旁挑伏畫有蘙不可測者焉參於一國之內而一國之內無問治安矣擔事之人轉多事爲鮮事尋爲無事亦非必其與事值也潔束整守宿望尊名有廩不可玩者焉立于一國之上而一國之內無問治安矣予生長宣州宣非敝薄不可

理也鄉大夫素以禮義相先士無竟外之交民無田外之業夫非世所奉爲善國也與哉三數年以前不知何以一日披猖鬨鬪之聲震驚海宇公車之牘織驛輦關天下口舌之半下上攢眉等于魅鄉蜮窟不敢邇氣運使然耶抑亦其中別有蘙不可測者之一人焉陰陽鼓播以至于是也蓋自我杜太公鎮臨茲土而宣甫得還其爲宣大宗也而亢令讋然大紳也而癲令櫛然青衿喜喋令乃心帖市巷喜謠令乃口呿芴午之案牒叫囂譟笑之音聲壹震洗於博大寬碩之政而宛句之日月若爲一新攢眉故宣者轉訝人言之不信始還以善地相許也太公嶷然郡朝不動聲色而移風易俗速化若是說者曰公沉靜靜能君躁公威重重能御輕公白心洗手獨物遇之徐清公坦襟博度畸物遇之徐平蓋太公始守池威名冠于三輔其時宣正多故駱直指苦焉特疏移太公守此而地方果奏清寧之效錫福孔嘉 舉世中門戶之禍引繩批根幾以天下之人[illegible] 廟稷殉豈不亦喜

事之爲戎端國論甫息虜酋大舉盈朝遑顧莫可誰何擔事之人亦云寡鮮爾太公殿我南國若而年今且以陝臬行關中百二之奧內領四鎮外控三邊借箸持籌雄緊莫右 天子其以眞服西土者護我東方也太公治宣州其僚丞王公倅程公理黃公實共載清淨以卯翼我下土太公行民輩所馮依者幸太公風規有二三僚使在是以因其徽言而次第奏成之

胡司理奏滿序

御史為天子耳目司理為御史耳目職並重也
高皇帝定鼎金陵由淮渡采石江首下姑孰今之
按應天者宅焉亦巡行畿輔之遺跡也而朝夕遠
近耳而目之莫理于茲七者若　今天子端拱穆
清數十年以來禁蹕希傳巡狩之制壹受成于使
者明以朕耳朕目盡託天下臣子矣邊事之倥偬
輦事之紛綸　主上明聖武庶幾從叢疏積牘中
一望崖略窮閻疾苦凋劫不堪之狀至此時極矣
有萬之一達于　聖聽者乎賦則賦役則役齊民

不敢與尉抗敢抗　天子乎為民設官猶為嬰兒
置乳母也冠進賢冠儼然民上者試胸一自捫如
母與非母乎我儕小人日願以小民之寬恬暫棲
畝野消四方睥睨窺伺之端歸命郡國長吏各拊
其疆井保安其男婦省其胠牓淪其痏苦以幾幾
一方一隅之無恙其分顲之則守令是合顲之則
後車于使者之司理是而專顲之則朝夕使者耳
目密近者是盍武陵有天岳胡公者起家丙辰理
姑孰未浹年淑問冠于三輔初亦不知姑孰之理

何匾何晝獨聞其庭之內伍伯鬧若衙從瞠若老
胥抱牒以前服為栗庭之外馬牧春兒出入無驚
男婦無少長貴賤服訊而歸各有晏然之色行部
所至一境為清視郡纂民惟恐其謝之速也往來
宛上者造于隱所偶徵胡公一二事曰太平故有
水黨甚蠹民公一搜而捕洗之奉使者檄慮囚各
郡國疏繫為多踏勘應天廣德災傷田結極力申
請得奏改折歸纂之際括三縣鍰贖僅八金悉以
給孤徵胡公一二言曰命推官為理刑當認理字

毋但認刑字顏其舍曰生生其堂楣云作事有青
天莫罹負心之咎守身如處女須嚴近我之人凡
此皆公之所以為理羣士民之所以狀公也娓娓
而數之不能終物前一月公枉予接論竟日予之
于冠車也若辟于公一交臂若夏之就凊冬之就
溫也清畢照眞畢濡有公在事而郡國數百里之
內羣情自獻羣物自來何言耳目哉江左所若首
在賦役頃定為官徵官解勒書垂永久　龍飛首
渡之地東南戶牖在焉頃議增采石軍拒其勝皆

使者與諸理公區畫之以而姑孰以上諸郡國小
民並受其福使者與公皆楚人楚人之大有造于
與焉也于是公奏三年滿　天子爲封其父母賜
綸綍褒嘉之矣公戊午應天所薦士高君某輩徵
予言爲賀高君爲予姻友其淸貞當不負所舉
朝廷設官舉士而皆公等其人者太平之號庶可
以久乎

劉司理奏滿序

江南數百里之內五民之所都聚物貨之所產輸

冠裳輻輳英賢充斥之根苑也松爲數百里水事
之鍾筋脉貫于江南滬瀆之會咽湖吻海襟轂勾
吳於越全江南之半得其理與不得其理窾繫非
一地也天下頃多故中邉朝鑾所在驛騷白晝刼
掠人燔人屋廬見告非一董史氏而已士喜囂民
喜鬬稍縱舍之溢不知其所終欲一切汰除之恐
其以屠伯從事而熛蠋之下陰映無所姦猾轉脫
焉及無辜故善爲理者其照察之則聰明也而莫
惠乎有翹明之心其斷決之則威爽也而莫患乎
有建威之跡明與威上人之所操以理天下者也
有翹明建威之心與跡而人之避匿也益遠其設
計以相詭冒也方益多下民之不得就理也益甚
蓋吾側聞碧山劉公之理松也而有概乎其人劉
公之理松也廉將身和字物閭井纖悉兒婦女搆
誶反稽之狀無不盡也對簿之際如無欲其盡也
遇事亭亭山立不可搖阻屹不可奸以私與人處
推肝露腑未嘗以稗色相驕俯及芻董馬卒有所
陳說未嘗不霽受也官司士民爭駁不降諸大牒

宿歲不得竟者決衷而出之各當其物及奏成下
上後先謠如帖如也公爲理若而時著守若而時
筐篚之交內不及庭竿牘之交外不及境淑問一
朝走四遠予雖田伏猶耳震也逢人數道頌之嘗
爲之語曰苟有意乎其人豈必得之接軫刿幸生
乎其世詎自外于執鞭公亦語予曰賞不待于識
面事眞可以銘心同考應天得士汪君王君輩若
而人與平所收沈君輩若而人器業英英皆可濟
世惠慈在民聲氣在士紳閒也江南一時

如歙如姑孰如吾郡黄公皎皎風裁皆與公丙辰第者前此大中丞檢吾徐公今督學孺初毛公皆起家理松前理今工部茲勉吳公亦于所未面頗以不得銓省爲通人所慨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傾天下以禦虜迄無休計東南民力弱矣支吾太平猶幸有二三君子在公聲業從松起者　天子褒嘉之士大夫庶民闓澤咸宜其于以理天下無難矣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岳父沈公六十序

賓尹小時性敏靜為內外親黨所憐歲時伏臘遞挾去為弄每所至雜主家兒土羮竹馬占對誦書明便可喜傳近翁媪爭寶之數有欲甥者而予家單甚貧不能備釵珥數遜託以為非耦有太姑翁姚先生者沈君典太史延以師其子家父氏挈予謁姑翁予時年十一幼不解事會其門下諸名士

沈長公輩方屬課索紙筆戲言吾亦為文文不草落紙就數義一座皆驚君典太史目之急以為非常也一日聚族前曰我兄弟行有女者女之必無失婦翁在坐舉手首諾隨介人以請家大父謝不得家父氏再謝不得而予時所具之禮一豚不掩豆約姓字通好而已婚娶之俗於近世壞極矣取一第者生一女居為奇貨其族屬以次為隆窳其少聘以次相殺乃至閉門袖手坐索高價曾良賈人不如當太史新第一族之女翔貴婦家媒妁交於道金珠絲牒相錯問翁許女為誰衆笑之問所受禮苦而何掩面去矣蓋又六年而婦歸歸之日木櫛一器練布帬一襲他嫁者車帷數里緹繡充路婦翁與婦與予俱唾之咈然不屑也予為諸生十年石佃百里外周一歲無竟一日在家者婦獨身與母姑治炊織晝夜不停翁數來數相勞苦毋長貧而夫予也乙未予冒第祿數減於東脩貧猶故家人米京所齎惟紡績織袵束緼之具廚中非入客至數月無買魚胏者衣半綻針紉齊出翁聞

之喜甚是子也能貧而翁搏手困阨自予第後不數來來亦絕不寒溫家事人更屑之曰即得壻何救窮餓翁曰凡吾所為擇良者得其人以託吾息耳長貧難於今日政我所為得其人者也且吾寧不能自食吾有吾兒足取食也翁蓋有五男子與婦同母弟二人次者今已稱能文章其餘鼎鼎起翁又以蔭其子矣翁幹局倜儻臨事吐決多勝識君典太史在時志氣蓋天下所與交盡天下豪傑[illegible]問翁為祭酒每事無不與商略者

大而瘦如富人讀書不甚深酬接儒墨身口[illegible]
平生無怒言疾色容易見於外今年六十彊健如
四十許非偶然者去予舍可半里爲洪林鎮有橋
巍然風氣所環道當浙直之孔往來者日千足利
濟無窮則翁弱冠時所募造也有中道被盜斫者
仆於郊且絶[illegible][illegible]其家親爲洒拭調進粥藥數月
而起翁爲德類如此翁非獨才識高遠蓋仁厚人
也其以長年長子孫有餘矣

宋對橋夫婦雙壽序

儒之道大而久長皇王帝伯君相之業任世不同
其資籍於儒一也雖有富強之國隆鉅之家無儒
者以爲之冠冕則氣索而不張雖有聰知絶世之
資人物華衍服履都麗非有詩書禮樂之教助發
其耳目則將舉止盤錯而貌狂章而不可聞且見
于大人君子之前故儒者非必其被服持論似魯
孔丘也業儒者之效非必其階梯祿利詫榮稽古
也要以人嚌其味卽顏色可以不枯而世食其餘
則家邦可以無隕儒之盛者今天下宜推閩閩[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廝隸估販之賤衆相酬答無不能舉冊[illegible]
中語者巷弦歌人鄒魯矣其望族爲宋氏宋氏世
以儒有聲兗州公爲名儒於鄉名臣於東魯首倡
議以尺疏建平海學歲升者不下數十人纂修先
師家乘整齊其世傳海內得以觀焉統一聖眞廣
厲來學蓋儒行若斯之隆也而後乃俎豆於賢人
閒一傳德慶公爲廉吏稱其家學再傳而爲對橋
先生先生少穎敏喫苦積學屢擯不逢已貲授楚
府典儀聊自托於纓紳不御也行遊四方縱觀南
中山水之勝卜家隱焉而進二子於庭均更以身
督曰庶幾無忘爾祖父氏之業日與吳孺人修脯
聚師盡所爲教二子者孺人共靜簡約匕箸無所
增而亟客無厭每客至自屏間覘之儒生也酒肴
遞出夜衣冠坐三鼓呼侍子煮茗飲郎君問吟哦
不甫就寢未熟輒復呼侍子持火叩門起矣意念
勤勤無不望二子者之旦暮鳴也二子亦誠好學
能文詞憤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含辛茹苦並
躋有六十而我兄弟未有庸顯慰其心也可[illegible]

典謁史氏而問之予家故孤貧自曾大父以下無不好儒者閭里中兒能指畫書句能占三字對給紙筆獎進之資我父百里外歲從明師卒寒餓於諸生無所發邑人以為笑然我父又復教我不輟累幾世儒其業而不肯冒一第乃以了祖父未了之願科名不足垂於前人獨自有懷也世農者不以不穫而廢錢鎛世賈者不以不息而廢牙籌世儒者不以不逢而廢詩書禮樂之教兗州公之德豐矣積之又四世遺編遞傳吟咏無曠載其舊物

於遷封徙土之餘而所守不失以詒後人則味道課業先生與孺人之樹為長耕耨不已必有豐年吾知二子當有顯者宋氏之興行未艾也吾嘗慨論儒者之於天地間猶人之血脉士不守度猶之血不歸經脉不循理待士者而略無珍惜保愛之心猶之自斷其脉自渴其血宜未有全者也鼓狂士之鋒則以東漢之節義而不免於禍挫儒人之氣則以秦皇之神武而二世以終先生之心好儒也其護惜深也其子之斤斤自守也其操行約

[illegible]矣吾觀儒道有宋存焉故以居常所稱許[illegible]之

浙建相公七十壽序 代

浙建張公歸田之六年而稱七十也門下士謁予言為觴自公起家至為政予侍之良久平生所幹畫天下無刀尺之適其取天下事加諸粥也若田者之耘賈者之逐自朝至暮無幾微詞色之解寢飯之甘也在政七年沃者黧玄者華蓋公之心獨苦矣公既歸緝影窮山隘屋雖親交罕見面者面

亦唯唯絕無口然人自西來者傳公貌晬而神怡顛頷之華日以反玄蓋余於出處之際而知公之得機者渥也天下事豈意所得彊力所得握機為之耳機之權造物與之為游聖賢受其必至古得道之人蓋有塵賤勢聲鄙薄功業者矣當其時之未可欲逃焉而不能夫其逃焉而不能者何造物之微權也身金也世冶也雖有鏌鋣必付火齊人世之變幻其為火齊也多矣塗之以富貴挻之以功名宿之以艱危重大搏之以咨集之譽毀[illegible]

之禍福我態時情一時鍛盡而後光氣完焉當公歷官侍從時出時入曷嘗一日乎素業之忘道念篤名心輕章江之上閒雲館之中享以千駟不與易也一旦被　遇典撥　恩綦隆責綦重人推宿望時値多虞撥世寧危埤于厥躬機有所必赴不得復括報有所迫身不暇徇矣爲天下之甚勞習天下之甚苦籌幹一枰翥翔得勢呼吸之會亟還山中功業如恐其爲公贅也聲華如恐其爲公殰也擔弛桎脫贅去殰洗而公於是始得安其自然之素以竟居平之志之學且人臣之致身與其學道亦胡以異覓性命之眞無所不割勤公上之奉未嘗有敢愛其餘者也出公道力效之寰中雖曰治身治國根柢一致然而目竭于營視耳竭于收採股竭于披疏心竭于筭畫不愛其餘爲天下用眞吾自如而所爲情形者固已陰索矣既弛既脫之後耳目手足一切情形之類不用之寰中則還爲無用幽澗博林聊以自託而所[illegible]數已自不俾夫誰使繫者之再沃也[illegible]

人[illegible]損之也以爲益毀之也以爲成造物之[illegible]無其微示於我公而厚爲德也乎何償之倍也勞臣志士屹屹渠渠爲國家排大難建大功享大名一日知道萬念盡捐顧視前所謂大功大名直不知安泊何所秋潦縮源泉見身世之機釋而性命之眞得矣蓋予讀留侯鄴侯二傳深有省焉兩京之復長源之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而其時不知也五載帝漢甫入關自稱道引至于羽翼一事力謝不有而終屬之山中之人古之得道者其蘊籍如此凡公出處之概余不暇言問年於道又非其至者入山之駕獨媿公之我先也姑以之言進吾當從而請益焉

林敬吾夫婦雙壽序

初余與計偕閩曾林兩君需選都下朝夕過從雄飲謔歡甚自余齒朝兩君各仕去爲藩幕後余告歸多流宕之遇交知霍然追復舊遊寄之慨慕去冬詣補就邸而曾君于役至自楚林君至自洛數千里之外先後若期尋六七年前事若昨[illegible]

相對未嘗不嘆光陰之駛遇合之奇也吾三人之
俱老親在堂各以年老或念其子之廉薄不肯之
官服事有幾而遠離膝下可奈何則共嗟嘆恨不
旦暮擲冠去有進者曰人所願見於子者官也所
願逮於親者養也兩求而兩得何不樂之與有今
年癸卯林君父母並七十壽請為林君言君莆人
也莆族無林右者倭之後大室皇皇緝餘土如不
及而君父以赤身南走瀕江中盡卜所為地形之
勝風俗之醇便者於歷湖宅焉獨與宋孺人兩手

作數年之外即以魁其居人夫四海之內山可跳
水可濯可屋可墳奚必故土千金可朝散可夕還
奚必本業勸成其子績文多用收其名於一命奚
必三事官家之米囷粒皆君恵也奚必鍾鼎達士
之為志也廣其不以沾戀為樂也明矣且君父母
視聽強神色茂庭下有聞孫孫又有子人倫之樂
可謂備勝勉矣勸服官所謂及時行報者也於是
林君色解而予因是明壽之道通於仕治生者總
生居官者忘官林先生由閩入吳初以為客也久

而忘之居亡何而稱主矣冠蓋一寓也人世間一
寓也天地一寓也忘其所謂寓者而在在皆主可
以自效在在皆客一無所與其與以奉官修職久
視長生此物此志爾

丁穀山先生六十壽序

東阿于公之以大宗伯歸也十有四年矣于公在
魯如宋司馬公在洛兒童走卒皆知之朝士共指
屬公大人也宜為時名相問歸田之久衆皇皇若
恐其將老也今年始聞稱六十又王健如壯艾人

輒衆歎異且酌酒賀于公未老宜及此時相矣公
為翰林也十餘年嚮用且及而以不得意於江陵
乃投病以去其為大宗伯也疏請　建儲無移時
所持　諸藩封事甚力曰此禮官職也不得其職
何以官為蓋于公身兩乞而望重天下世所推于
公大人者是也賓尹則竊言大人之道吾胡乎知
之夫非負天下之重不足以為大人而自居其重
不足以為大人于公乞身為天下重固耳然吾聞
公歸不直言其所以退默以處若託於無能者之

語朝事不答田夫野叟樵與之拱揖而忘其爲貴人人有小長稱奬之涎流於頰被接章禍若不及于公之爲大人意在此耶往者江陵相之於天下亦既舉有餘力矣操其太重自以爲勞烈而狂繆出焉其後攻江陵者名既白矣行既尊矣撟然盛氣便謂千古而傲倪榑擊之風倡兩者相反各自負重而氣不能以相降至於今大臣畏避譏讒眉不敢伸小臣好以口舌角事而不顧大體宮府閣部如水火而天下事滋以闒茸不理禍始于江陵

之操切而成于後君子之好言風節也天下之物至堅必脆至精必愚至白必辱何者我操其勝以示人人遽起而乘之相乘而不已則交敗矣古之君子如伊呂禹臯蘷名非不白也行非不尊也勞烈非不著也公然置其身儔衆之內而漠然自以爲亡有故人無所庸其禰忌而數君子之功名遂以得全而久長今之君子爾我異同短長之見未能以瓤融除貴富心者容有之除功名心者萬不斺一也出一言正抱一策奇未免有能者之氣與

色至其不能自忘也抱護鞏固惟恐損跌而憂讒畏譏之心生焉有巨寶於此埋棄道傍富貴不睨貧子亦以爲無用而無所動念一人焉三過三顧檢拾而私之又日弄視焉胠篋發鐍遂爲終身之憂而不能一夕即寢也于公身退而望重德義文章經濟之類舉一焉必以推公時所指屬甚亟幸公之不自據耳負天下之重推而不有故人情之附公也堅昔人之論將曰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而其論相也惟無技然後能有容無技而曰斷

斷斷乎無有非飾無也有容而曰休休休而又休主於退也抱職陳功守方植節亦足以觀爲天子思將相材非開誠集思之士不可天下之望久繫于公公行相矣持是心以往其有准於一个臣也無慮於譏讒而可以不失天下之望夫處天下之重地與持天下之重望其必有道哉

陳太公壽序

陳太公者吾友陳長卿之父也長卿治涇上不手一錢涇人歌傳之其在南儀部裁省船馬驛置之

貧無萬事連中官中官首伏耳帖不敢啓而吾閭
太公起家揭陽徙高縣稍不當輒拂歸歸卧林泉
讀書課子以老有問太公官治者笑不復答然吾
知太公貧甚歸自二縣而無以爲家人生曾手一
錢者耶稍不當輒拂歸夫非好行志意不能睨貴
官眉者耶政有講學有源於陳氏父子益信竊因
是有概於居官居身之方也夫官欲其有譽也生
欲其久視也功名之士與養生家兩不相爲矣而
道未始不相成世之顯志伺人與喜俱喜與怒俱

怒周旋簿對廚傳之間終日稱過不暇者必其希
圖巧宦者也其巧宦者百走當塗一縫已闕必其
多得錢者也得錢而以賄倖一日居官一日畏人
知得錢而以墨敗身名貴賤之交不足贖矣此其
於奉生之道不亦愈疏乎且太公惟是白意而行
赤手而歸其子知之又能茂明其訓以無所絓慮
博林邃壑之間可耕可讀可樵可漁何不樂也志
廣意暢體安暇而神怡愉八十年如一日何不久
長也若猶然父子之間志氣蹋踏今日思博一官

[illegible]博一錢往之仕不稱事今之養不必腴然
何[illegible]若猶是飽暖物靡如尋常仕官之爲也
若有多金則必有肥田有肥田則必有廣宅有肥
田廣宅則必有亭臺花鳥絲竹歌舞之事終身役
役齒脫髮落目敝耳聾而不休此其勞又有甚於伺
人喜怒者以是稱老可不可乎故夫太公之深卧
太公之無以生爲皆善養其生者也長卿貧於官
其弟貧於孝廉皆善奉其親以養其生者也此所
謂功名之士與養生家兩不相爲而道相成者也

或曰子所稱功名之士何曰錢猶膩也一入其中
骨俱柔焉功名之士喜以其勁身擔天下事至地
領職必期有白而止往予爲言長卿不愛錢亦不
愛官功名之士也當太公治縣時亦欲有所用之
耳志意不得展胡鬱鬱爲不如謝夫亦功名之士
也夫必不爲貨使而後可以勁身擔天下事而後
可以養生世之爲攝養功名兩家言者其旨此道
哉長卿分校南闈所得多名士問所以壽太公夫
婦者而予次是語答之於太公非必有當亦[illegible]

相擧之意也長卿今以浙學行予又以長卿所擧所造視長卿所以奉其親者矣

方采山先生九十壽序

江東南有二大老曰大司徒石埭畢公少司徒歙方公兩公並都顯膴功聲騰茂又後先謝政歸計最決名最高入山以來屝屨絕于公庭剌牘不出里揖童子田夫頭搶地而忘其長貴東南後學凡稍稍知東戢不冠蓋辱者皆兩公教也　今上之三十四年歲丙午兩公並登九十紀傳中所稱名

公卿上下百歲者可指數耳數百里杖几相望天子存問之使錯於道豈不亦　國家靈盛之符而東南氤氳之厚哉往賓尹禮白嶽一侍方公也是時公已八十餘貌言步歌無不少壯人上者心異之問公吐納術曰無有然則生豐健耶曰某少孱多病尤好吟咏枕上喀喀不合眼起家衢州差謝病耳蓋公自第時噪材名分宜以鼎甲啗見之堅不往分宜銜之甚謫爲東平計其孱弗勝以憊也而公獨身赴政有殊愛未幾以病請所司堅了

滋請百姓雷呼不可解爲別遣一官攝事而公需命於署盡絕酬答與嘗所好吟咏事不半年霍然病去身自是浸王既最徙矣復以廚傳得過他貴人待論數年然名自是起也於戲多病也少而孱也肩煩處劇勞蹶交攻身乃以王年乃以長獨行一己之志不壹逢當途之驩名乃以起官乃以享天下事捐之則愈存爭之則愈去寧一富貴予分宜江陵之世奔走羣兒如蠅如蟻當其焰熾附者成熱及其敗也而嚮所囁嚅得意之人

皆穢棄而不可復收嘉隆文士妄相名字依和筆墨者問價以翔不啻權焰之能走人也且彼爲俗事此爲雅事彼爲卑濁此爲高明賢者固易動耳公於其時戢蠢起之材孱少年之好袖手旁睨片言不脫於口逮退休十餘年素園藁就嚮之以文筆剡價者漠焉如秋潦之歸壑而公之文始與其節業共流傳也凡天地間美好可喜之物如尊官大富盛名長年愚者爭之賢者爭之攫取之心甚強保護之心甚汲饞胸睊目俯首惴惴以沈

而物始得以持我夫惟聽其自來信其自去我亦以際物而後物之附我也堅故無意於功名富貴者善以功名富貴終始者也毋以文家亟自命者深於文者也恬簡奉養不爲長生久視之術能長生者也公與華公之道咸出於此小夫陋學走利走名身念後念了無已計得其一不得其一猶豔羨於兩公也夫兩公以其損之者得之而世欲以其爭之者得之損則我忘取物忘與其得全宜也爭則我之力必不足以勝衆物足以勝衆物矣必

不足以勝造物之物負之而去莫爲我予亦其固然而儒者又彊爲之譬曰造物忌盈夫造化既設此物恣以予人復何忌焉忌者已心也已心不忘故物與物嘗相爭而不能以相受人自盈也人自心也與造物何與故以無心之心凝道則道凝矣以無心之心集福則福集矣盖予既因汪君士龍函言走歙爲方公壽私質於公者如此公其有以教我

張封公壽序

在一道之概有人物之概使天下人仕忘仕隱忘隱魚泳鳥翔各適其性極治之象也使天下人仕不得仕隱不得隱猶風林之無靜羽而湍水之無寧鱗極亂之象也使天下人不樂仕而樂隱朝貴之行無復軒舉氣色不亂而亂之象也使天下人不得於仕而未始不得於隱蔽宮之中足以自老不治而不失爲治之象也隱治易隱亂難庸愚之隱轉易豪傑之隱轉難自我來斯所見　廟堂黄髮曾弗若晨星巖穴廢置之英少者壯壯者老矣

拊髀而作欲一展白其所爲竟不獲而一二有志之士深心時事者上觀天行下察人變每相接蹙額而嘆柰何曰不如引去以是爲治象則吾不敢知猶幸豪傑之輩不得於仕而得於隱也佳山水可居可遊四方風義之輩可周以旋襲衣裳吟頌先王鼓說朝政可明目縱横而無所諱忌盖嘗追數昔人裂冠毁服棄妻子變姓名求爲一無聞之人不可得甚至披髮裸身塗面汙行保全性命展轉無地古隱者之苦難如此輒爲今君子慶幸之

深也而吾於其時得一隱人焉曰華亭張先生先生力學茹貧自一編之外家事勿復關也守先人故廬不支風雨中歲鰥居布衾獨榻者三十年兩長鬚供薪水而已與人處劇言緩言下不及田舍上不及朝堂食太平之餘高聲厚集有司請造後晚輻輳彼一情此又一情也然先生豈隱者哉自其家大司馬莊懿以來世受絓組七試勿舉其心介介然豈能一二忘天下哉隱其身而仕其子世調窮以鴻眇之材職太史之官曰天下之大固有

任焉者矣老儒何知泉石之內豈容問官事以是爲隱可不可乎先生今年甫六十親交遞觴予喜先生際隱之時與善隱之道也爲次其言藉世嗣歸之

程野鶴壽序

天下意義之事非庸庶人可以試爲之可以試爲之者激於猝振於暫或明而陽傳之或報而陰收之雖復意義之事亦不越庸庶之心非有人其中也生人之大患莫甚於孤而行身之大概莫難於

孤能自立與夫起人之孤而能立之使今之縉紳馳辯賈勇自負不可一世偶值其勢之孤危鮮不四顧矣不然則亦已落膽而已矣使今之縉紳銜驩接好自許可結千秋偶乘其人之孤危鮮不擠穽矣不然則亦已掉臂而已矣況乎幼孤而能自立與夫起人之孤而能立之此非旦暮之事也儒者無以與於此略而俠者不能自信其亡爲而爲之衷求之蓋代亦云寡鮮以余所聞吳生公治與其弟溥之外祖父曰程野鶴翁翁幼而失怙人爲

程危之矣翁能自堅志精勤恢其家業且悉推名產贍其兄吳兩生之父不祿而吳氏舊業多在推揚閒衆睨且涎人共爲吳危之矣翁爲近遠經紀不憚癉瘃又日討兩孤而輔之翼之教之誨之今兩吳英英且有樹徵獨懸其父之靈也翁又字其內姪之孤衣食婚姻無異已出郡饑應募出穀存活人無算翁所舉義事何夥耶或曰翁履孤知荼故急人之荼也甚夫人未有謀人如其謀身者也或曰翁性好書所至多購經史名籍收藏之多舉

義事得之書中今之命儒讀書者不少挾書而
褁書而隱其亦有孤行獨立之士挺然七尺撐持
宇宙者乎君臣上下親戚友朋之間有緩急足賴
藉者乎吾未見今之命儒讀書不出於庸衆人之
見者也故觀翁之生平可以超世可以長世或又
曰翁往曾遇異人授養生術於岐黃堪輿曆數諸
家無不曉徹數者予未之習未敢易言之然聞翁
年八十而神益王五官之用不衰有子亦開六袠
壽亦自有譜與何父子之尨眉相映也兩吳生走

幣兜上介友謝于宣索言予樂爲誦言以先爵者
壽

鄭圃田壽序

自予之好以議論持天下也而天下之稱人倫者
走宣城矣予之言人臣也必曰忠言人子也必曰
孝言人兄人弟也必曰友其時以語人也曰莫久
長之物孝弟而是嗟乎天下有不孝不弟而可以
久長於人世者哉予之與朝人處也窺其人念必
君父必斷身家絶妻子予甫與之爲朋曰是其人
必孝友矣可與託窮矣予之與鄉人處也窺其事
親焉必孝兄弟焉必友愛無間予甫與之爲朋曰
是其人必忠矣可與託國矣今年壬子春謝于宣
以吳太學之牘來稱壽其太親家圃田鄭翁問翁
壽曰七十矣問人倫云何曰先生時以語人孝弟
者是也翁蓋弱冠賈荆岳間業稍稍起矣一日聞
父憂徒跣千里蓬垢鬻墨痛不賴生曰吾其以叐
叐者而抱恨終天爲已盡提其貲斧委於公而獨
身奉母也曰一誤豈堪再誤朝與朝昏與昏母壽
登九十餘翁依依膝下孺子慕者六十餘年母持

盂偶吁跪請何吁曰念路餓者即日徹金穀活餓
夫千餘當道表旌之翁年十三時邑譌驚倭來皆
棄奔翁負弟文公踉蹌逃數里越數日至手不能
加肩方司徒家史張給諫邑誌皆載此事余惟翁
之孝友至性過人自其孺子時然矣翁生平志念
非父則母非母則弟今之日雍雍一堂鄉里稱二
老也使翁蚤移其庭序之身用之公家寧有君父
外毫髮之佗念如今之從政者哉予自少通籍紛
織宦路十六七年兩親樂田間不嘗就邸予每一

念之輒欲提帽今幸罷以歸率諸弟侍兩親晨省視藥食間則課弟書一歲於此私計以為畢世未有之樂前此十六七年為君為親兩縈於懷幾不知處所矣此語可與鄭翁道非功名富貴中人所可知也翁既以孝友之行高表鄉閭猶問壽乎予時語人曰莫久長之物孝弟而是夫翁之久長也大矣

梁太翁壽序

梁太翁者吾友書之之尊人書之官都下翁居其

鄉書之無飯不在嶺雲也數迎翁養固不行曰與其數千里僕僕也者吾樂吾田前是 覃恩書之以戶科給事中封翁如其官函 制及冠服獻之庭中觀者嘆頌塞閭巷是歲政翁六十也粤俗慶一不慶十數自一始說為長於是明歲癸卯稱初度諸遊書之者競詩歌介觴而我同館不宜後言乃以使賓尹蓋予幸尾館下諸昆習翁之概也平生寬夷柔樸未嘗有乘人之氣與色有以氣色加者直茹之事父母力竭為孝奉不越菽湯而花辰

月夕時宴舞為驩其授諸子書志聽之外傅壹糾所督畝宮之內雍如終其身悠如爾閒有不睦而家者感語書之曰人生父子兄弟夫婦皆由夙緣計其聚首直可數十年轉盼成幻何用此傷恩害義為噫有道之言哉身世之會甲遞乙紛何一非緣何一非幻信為緣則何不可受見其幻則何一可執彼榮華聲勢富貴功名以較我子父兄弟之倫外之不啻外幻之不啻幻矣竭蹶而趨之邅延而不能釋蠅逐臭蛾赴燈鼠鬭壁蟻爭穴夢之解

夢優之笑優莫為巳計誠下翁轉盼一語骨肉形骸無為可戀何況其餘人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且二氏之說以屏棄人倫為空諸有而翁以空諸有篤人倫老儒身為書笈孝弟仁義其陳物耳徵以實行缺如焉翁於儒於禪曾不家一而躬行何如矣善乎朱子之訓素位為見在也步起塵離呼脫吸轉如復可係而在我吾之際冥然去之豈常守故哉惟任其見在而一與之相忘在衣為衣在食為食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不出尋常日用家庭笑

語間而性命之眞完矣然則翁之轉盼一語間
位而行之旨也由眞見幻由幻得眞不在者不在
而見在者與之爲無極翁所久長豈大齊之云乎
日論者職豐綸華頌爲翁佐事進者曰書之公忠
勤國名蹟翔翁聞益喜加匕夫有待而樂者必有
不樂之時如翁復何待哉予於道無所知解守其
疏慵晉迭殆廢偶手一刺皺皺長安中馬首未旋
不覺日之就下也一日從諸昆所命茶徵話日行
較緩又數日恿目支壁靜休怪其不夕矣有味乎

王符之愛日也朱元介好寫玉露一幅其中所引
山靜日長與蘇公一日兩日之說殊有致夫莫駛
於長安莫永於山林非必得道者辨之即翁之不
去其鄉以就官下養也其爲長日也多矣夫

徐長公暨配魏夫人偕壽序

縉紳之家所謂長年有以異乎人也平門之單微
也斲削者少而含固者多非甚愚不肖未有善敗
者也高門之烜赫也含固者少而斲削者多非甚
賢聖未有善持者也平門之單微也以含固爲
者於身家之命脈有嘿延之者矣延之固宜其
也其無長焉者必其未嘗含固焉者也不然非天
之正也高門之烜赫也以斲削爲政其於身家之
命脈有陰促之者矣促之固宜其無長也其長焉
者必其未嘗斲削焉者也不然非天之正也平門
則延之高門則促之然則身致顯榮與生長富貴
者其亦有不幸者乎其所云久遠長脉之說抑亦
有難於庸庶人而別出於歲年歷筭之外者乎蓋
吾每持是說以戒世之貴家大族廪廪焉惟恐不

詳徐長公重原者我鄉大銀臺陵陽先生之冢子
而配魏夫人者先生之家婦也先生以明德領上
卿于官于鄉壹以仁厚爲本將之以儉潔行之以
恭讓傾宣之市巷屈指前後鄉紳而曰仁人長者
必陵陽先生歸也先生在官不橐在家不產舉門
内外之綱紀悉家督之屬公厲意承之布袍屝屨
精言䅣穠錢鎛之業尺咫寸滕部勒有數倂勤于
耒耜而等纖于春兒公府之武請寄之事冠蓋之
周還喪駟之都雅於公若遠而避之息形匿影

父客罕見其面世所爲任權筭知侮鄉曲凌小民
一切威福凌嚚之態先生未有知焉吾知公之生
平無以出乎此也嘗徵公一二事有塾師東越董
者老貧無子公夫人爲置館娠逾年舉一子又逾
年董亡公夫人厚斂以歸仍爲置產教養婚娶其
子邑某者坐誣無贖飾其妻爲女妝鬻之覺而捐
還復令完好凡此皆仁人長者事也公之子某某
又爲予言先大父母之疾我母兩羮股焉而家之
人不知孝義長矣並有隱德凡此皆含固之道也

吾嘗有憤嫉之言三朝廷歲收一輩國是歲一淆
也地方歲增一鄉紳閭左小民歲多一厄也貴家
大族歲長一子孫門戶歲多一事也席尊要者不
以奉君父行義理而以作姦亂政家厚富者不以
賑窮救不足而以恣貪饕生世一日造孽一日究
其歸也自造自受不得割以分人然則身致顯榮
與生長富貴者其亦有以無年爲貴者乎夫然陵
陽先生之子長公之夫婦比德偕老爲衆所祝說
其亦有出於歲年歷筭之外者乎癸丑之春公年
有三魏夫人亦六十高矣吾於鄉先達中
膺陵陽先生久今不及觴斅太息也爲觴先生家
子家婦嘉乃世德以有是言與縉紳之家共誦勉
之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王太公壽序

語曰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朝市也山林也達人逸客之所分宅也均屬之隱又軒輊之此熟宦涉世之言非通論也士隱則隱見則見耳名于朝利于市相傾以軋馳鄢許關而莫爲已計朝市之恒態固然誰爲隱所哉托身朝市而便爲隱計必最亡尺寸庸愚人也非然則中庸之胡廣也非然

則滑稽之方朔也庸愚之於世也易豪傑之於世也難庸愚之於世也循行傳墨寡咎譽而世固已度矣而身固已完矣豪傑之於世也才略志量必有以過人其光之必爍也如電而其不能無剌人眼也如日以身之高居世之晚觸衆人必爭之地名與謗同高功與過並集亦其所也如是而曰銷聲損景勉自覆匿長功名於世直爲不可方物之術乎以是爲大隱可不可乎古之善自隱脫保完功名者無如范少伯張子房究其終亦云浮湖而已辟穀謝事而已士欲韜面頓身亦自有地焉不終其身富貴之場逐羶聚穢借爲隱以自固者乎故曰大隱曰吏隱皆仕宦情熟之言然非久朝市嘗世深者亦必無以回山林之味而饜其心予友王季重有尊人曰[illegible]先生其出處隱見可考也公去儒治經方補太醫院比部　益王府醫官在比部時尚書嚴公剛介清執數引與語奇之益王喜儒雅議論文墨每呼王先生而不名一日聞秋聲庭葉下木慷慨謝事歸王固留之不得則爲製

詩歌以張其行既歸徜徉山水不復齒朝也已季重成進士試爲令益敕季重身爲國用毋爲家用當公出入貴遊分禮王庭抗異同不稍詘偪偪風裁於衆中自別奔走寄聲博肥釋豈其志事哉公又家京師久醫卜之業較于仕宦託身差易耳一旦還身還家意若曰富貴非吾事　帝鄉非吾土啜名沒利之場去之若浼遠之惟恐其不遠也豈不亦恬靜有智斷得隱之地與其時者乎公歲耋有奇千巖萬壑中優游[illegible]可[illegible]

不可隱獨不可望之朝市也紛囂評鬬攘危傾阽
之背莫今甚焉豪傑之士有隱心矣予慮夫邅延
祿利忍不能割者借大隱以自蓋季重髫年負異
爲時藝爲古文詞爲政皆有以過人偶中黜或有
以中庸之說進者予皆皦然反之而特爲公舉一
觴昭風嚮焉

許葵心七十壽序

江山風月閒者便是主人此蘇子瞻趣極語也養
生久視之術無過安閒頃予作黃絕曰閒山閒水

待人閒雖然天下安得有閒人哉富貴輒有富貴
之忙貧賤輒有貧賤之忙貧賤之忙凍求衣餓索
飯而已需於世猶簡欲猶易饜富貴者之身揭揭
世路固未有已討也且其揭揭而第肥身飽妻孥
已耳豐田廣宅已耳勲高階膴態威福得意已耳
小夫庸人之算局不足齒也顧其伎倆亦容有盡
時豪傑樂爲世用而聖賢急於濟物周視世壞無
之可以推諉一日在事一日癉心腐思未忍燕然
寢以食也且天下突生沓至之事叢於賢知不蔽

於愚不肖范蠡之五湖張良之黃石千百年稱善
脫手自完者矣回想當年烏喙兆鷄之側躑躅驚
悚絕食竄身求爲旦晚無用人不可猝得豪人望
士能實以其身承饗安閒之味者有幾哉古今長
於遊戲得意山水歌嘯之間唐無如樂天宋無如
子瞻樂天優游履道自號醉吟先生與其時胡吉
鄭劉諸公共高年不仕歲月燕集繪圖九老後之
會睢陽會耆英者數慕倣之傳其風流不衰至今
頃予鄉縉紳中外顯仕者詹中丞徐司空以下凡

十數輩皆後先歸田目論者歎爲一時之阨獨予
謂不然此天以閒福奉宣諸君子也而吾葵心許
先生起家名邑躋二千石貴顯矣捐紱棄組更先
諸君子歸自諸君子歸文酒往復相與討林下之
樂一時以敬亭爲東鄰今年春先生稱七十中丞
司空以下十輩遞行酒履舄交錯彌歌襍陳里中
盛事前此未有且樂天七十始罷分司稱自傒曰
達哉達哉以視許先生何如矣予放歸正樂天江
州之歲其於子瞻則湖州獄成時也適予瞻終身

此葉北大配補

顚頓眞堪出涕強自作達耳予幸以壯歲從諸君後分山水之席所得與白蘇孰多歲時傳酒之制自少者始諸君子而酌許先生也其先酌予

嚴繼槐七十壽序

予弱冠同嚴伯子遜志里選同社爲文又十年第與伯子之父繼槐先生需次選人周還京輦又十八九年予斥歸不廢文社叔子弘志與焉二子皆通明有才雋能高鴻其戶者也問先生起居康食無恙問年七十高矣予數刺二子請見先生不可

得問所嘗與遊密親暱友俱罕見先生面予心儀之微獨先生佗名行高卽居鄉一節窺其戶閒其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非深識遠哲不及也古之君子蓋亦有進而廊廟退而山泉者矣當其進也勢不能以孤狷之守忠憤之懷茹一世人之所必趨規身家而厲君父破簪決紱退處自飴亦必至之操也夫既已飴退處矣奚所不得于貧賤而未能自隔之天地氣有所必憤未能遽刷之日月光有所必射梅子眞棄尉之後每逢急事數因驛遞奏聞一尉非有重職托也卽苟焉可以無挂冠去業挂冠去於蒔事復何關涉之有急驛奏聞不亦可已嘻古人之忠憤無已時而其所遭遘甚艱苦也然亦其必憤必射之氣光動與世相觸而不能以卽恬至於亡可柰何始變姓名棄妻子爲吳門市卒托以僊去嘻亦太可憐矣浸假爲予眞者謝一尉矣尋謝世焉劇未戢形優游棲宿妻子可以無棄姓名可以無變市走神仙可以無托且逃也繼槐先生初簿松陽未六月以嫡母服歸再起補

簿崇德未八月以生母歸已而服釋先生遂絕意毋出十餘年之內簾小閣雜繙稗史閒命酒取微醺而止庭間廡下累歲月無事不一經行不特無市頭之武冠蓋之交而已差先生名爵與前人職尉奚加殊一朝棄之各其志也至其繙書命酒與驛事奏聞孰勞逸累歲月無庭廡之步二子有譽文章聲走國門與變姓名棄妻子者孰苦樂先生營息善藏加於古今人一等矣嚴之先多隱君子其最著者莫君平子陵若先生其苗裔耶不然何

跡之肖也然君平卜筮猶未免與市肆人相往從
子陵所稱天下悅要領絕二語故態狂奴當時君
公能寬容之耳使在今日安知不以一言賈禍乎
縻廩于朝既不能蚤自引決斥居以來戢匿不深
即卧處委巷曲里之中時為人所指目逮及交遊
退而惟先生出處有深慨焉若善息者之長年人
能道之無煩予誦矣

方長公七十壽序

左司馬汪伯玉雲杜李本寧兩先生一代之能言

者也歙固多奇士其司馬集中無軼司馬沒海內
筆墨之事走雲杜矣予讀兩先生傳序識方長公
景眞者其人焉景眞俠而篤於義所善汪子木以
不得合葬其五世妣為恨則為倡大義責發嫡子
孫率力作許人一夕畚祔之而子木不知也父有
二宅故不如新與諸子約曰得新者助昏已景眞
得故乃更助二弟昏責者有佗憾遠亡匿者代責
家償而厚抬之歸與同居起其人偷多類此而予
友譚學甫以程光祿之徙來與聞景眞一二軼事

蜀土番之亂使者將兵之須上客一言講解景眞
客臬長所番人奉珠衫金幣為質景眞咈然曰臣
子無疆外之交且吾韋衣敢與公事遊荊襄與宗
主政交所言寬商徹利多便計遠近賴之將別主
政執袂吁曰公去吾耳目短矣今之山人墨士走
貴官出入鼓掌好以其攫金之術挑四方事中與
之為押闔脣頰之會動沸于戈幅富賈大商之貲
公行販負不惜以天下為奇貨此非一世人所奉
為豪長與賓客盛則背公家錢刀肥則削氏命骨

肉可以興戎詩書幾於發冢吾今乃知世矣士有
三遊德之賊也豈不然哉司馬之傳景眞也目為
儒俠歲七十稱壽雲杜至引商丘侯嬴諸古人以
況之乎以為今天下安得儒率埝率耳安得俠率
市魁耳苟放縱於末流不澤道德以當吾景眞非
然哉景眞所與交多名人乎道黃白數經巖鎮而
無能以景眞見者今始自愧然乎所知聞譽之士
稱先生盛容服而鄉巷流汚墨墨不齒之中或有
人焉乎尤怪景眞之蚤有聞於公卿間也夫士生

斯世其惟隱德難乎

管起南六十壽序

學之為物也莫尊榮焉凡民之地卑而聖賢尊也莫久長焉凡民之名短而聖賢長也雖然同乎凡民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者謂之異端此知學之言也輿隸臺賤皆學中人也承蜩畫墁皆學中事也吾不願以其名駕天下而猶不願穴其名以行夫穴其名以行者孔孟之所必爭而不知者坐以為毀學也慕仁而起浸而為兼愛兼愛

亦學也而弊至于無父慕義而起浸而為為我為我亦學也而弊至于無君無父者必能弒父無君者必能弒君嘻夫孰知夫弒父弒君之惡乃始於學為仁義者哉正聖賢仁義之學不得不闢為我兼愛之學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雖然為我兼愛猶聖賢之餘意也為我則不暇治天下不暇治天下則必專治其身兼愛則必主於交相利主於交相利則不恐於交相害噫今之天下毋亦有精勤治身者乎毋亦有交相利毋相害者乎

楊子墨子之徒我未之有見焉而橫議充塞率獸食人之禍固番已盈於天下使孔孟而生斯時吾知其莫之恐言也已矣起南先生我郡之留心學問者也先生少負儁英不遇從而從武捷武闈者三可以仕矣不仕退而精專於性命之學一時講學諸公如鄒南皐潘雪松李如真焦澹園諸先輩先生皆與之遊共相研訂而終不肯依附援結以相為名高有兄五陵侍御君我年友也侍御辨貪削邪齗齗不少借以是為人所齮齕以歸歸與先

生昆季考同晰異稱其家學異夫樹門植戶據一世之津要以行禍天下之術者也先生以今壬子蜡月躋六十矣孔子之學六十而耳順耳順則同異誠偽邪正之辨旁午而前聖人固與渾之夫我則於不惑之年僅有加也聖賢道術之辨世道人心之關能無齗齗乎哉

汪存硯年伯八十壽序

豪傑之士所自致必有以異乎人也庸人因事於人豪傑操事於己因事於人者類則類仰則仰肖

之乎景也于則于喁則喁猶之乎響也景與響安所效人世取眉面爲有豪傑之士焉賴能自脫熱不因人任時之可爲與不可爲身之遇與不遇而獨往獨來之意隱隱縱横於天地之間冠蓋亦見布衣亦見朝廊亦見巷閭亦見握其所必行而躡其所必往非苟然而已吾嘗慕誦之云爾乃者同年於君倩祖倩差相意氣有以聞其尊人存硯翁翁蚤孤世業無所承立從兄走四方賈賈時年十五耳曰吾必起家既而果以賈起家生諸子多慧

鄰而視之曰吾必士之竟前人之志人覘一經經各一師督之嚴君倩祖倩同鄉舉已果後先成進士二子成進士爲令有殊聲矣迎邸養皆不就曰吾寧饑於官郡邑大夫數推轂賓筵不就曰乃僕僕冠蓋爲蓋予往一侍翁矣昂首萬步音吐洪亮意所投契酬呼不輟偶不合拂袖而起一座爲驚是非之會不借人以色翁蓋布衣閭巷間而有豪傑之氣二子儀之行身居官之槪俱皦白日天下傾嚮焉予觀古今豪傑之士其於物情善敗世運

與伏之數皆知足以算力足以持申包胥于楚一士耳躍然而起吾必存之已竟存之范伯一霸人國三致千金若左臂攜而右取也翁以賈起家則起家欲子貴則子貴其識力必有大過人者又函意自饗不關一世平生所習者頃悉謝罷顯精蒽嶺苦縣之學今躋八袠壽矣髮若黝步履矯捷若舞論吐若注傾少年此豈無得而然哉范伯三徙成名於天下或稱鴟夷子皮或稱陶朱或曰其師計然一曰范伯卽計然也後人以爲傀古之豪傑

未有不以得道終者也

沈公六十壽序

予髫而倩沈沈諸君最憐愛之者林樵公與少林先生也少林意義横絶一世急予於髫不啻小友至其周旋宗戚公與予舅靜庵稱昆弟中莫逆焉當少林新第士子依和成價是時公正下帷誦苦同其長君就試試一二不効輒棄去終不欲以薦拔呈身少孤貧既壯釋儒事無爲生者少林所遺士客遍天下目留心許舊座上一不忘人公壹意拊

絕之廬舍之外終不離門步接貴遊貴遊訪及公
拂手蚤自匿曰吾林間莽也菌絨菌軒何面貌乎
因自號林樵以見志而公所自致貲産尺聊寸勝
備經區部十年之間數至千金治生若伊呂之治
國小試其長非苟而已也古有道之世官勤籌牒
士服詩書商賈理牙籌工辨功苦農命先疇各終
其身於本業無脫越離徙之想而天下太平今紛
諍之習始誰何氏也當官不以奉職而以植黨退
處不以修行而以養奸英明豪傑之用動以手舌

持生殺之權狙兒一輩賤貴發富至徙其故業以
殉之東曳裾西獻贄逢屬屬人有沸心不數年
四民之業盡忘矣亂之刻也何日之與有公與少
林長君試雄德同寓者數輩予與焉其年正髫記
少林士客一時往復長君情文縟縟其後數輩顯
去升沉存沒倏忽若華之辭柯郎長君士範繼尊
人甫第一歲卒矣今在者公獨與予兩人耳予得
以僅收之身從公林畝間然遭世尤奇險何若終
身謝絕閉屋理家之爲安養也公稱六旬履健

神王所食與貴顯藝觚函而敦之以待異日又寧
有既乎

大中丞魯泉詹先生八十壽序

予與岳律之坐上逢某甲予面風曰我等業辱科
名須辦筭百年百年內芳流臭遺無不知傳者即
善媒好官須辦筭三二十年三二十年中棋枰風
勢無不變者語未既律之附予乃塞嘻朝趍朝市
夕赴夕火今之人率不能爲終晝之計何筭之短
也拾瞬息之榮華遺萬年之詬穢萬年亦長矣小

人所取於世者如斯而已乎往者天下奔赴江陵
江陵不爲父持服踰年假歸葬朝臣連疏趣還朝
當是時我鄉詹公爲南吏科力主持之省及南九
卿獨無疏一時名英私壯之也竟以是忤江陵意
出僉諭丞未幾江陵敗諸忤與無忤者揚揚榜額
徽名驟要顯公猶是躑躅郎吏卿寺間無殊絕尤
異之償久之二十餘年甫晉副都御史當公副憲
之時天下奔赴東林東林所屬相在淮撫集墉於
老誇之家宰借徑於虛懸之總憲一二私狎謂公

在署意有人　主上必慫遷乎群謀逐公矣諸所謀逐者搜索抨擊牽閉門杜莫敢聲息公獨連乞骸不得　旨封印出國門疏謝以行大臣聞言決去無反顧自公始於是天下始知有去就風誼一二私暱或邀　明旨去所欲去之人或藉公爲例撼所不得即去之人後先芟削迄於今遂空人國無遺也江陵之操國也麾之以大權可以奴使小人而不可以頤指君子東林之操國也將之以尊名檢捷之小人市以作奸愚鈍之君子宿以爲養

光祿一書天下奉爲符籙臺省連臂佐淮其焰萬出江陵時錯還而起彈駁兩公疏無所畏避王給諫劉侍御兩人耳兩人一予門人一最厚同年友也於是諸暱爭攝目予公既去忤淮忤秦忤東林者紛落如風蕩葉四方誼人不能盡噤塞無後言東林與淮秦相夾破露憤益牢蠹益毒以予故牽禍天下無已時宣黨之名日新月盛嘻宣之人安得有黨乎江陵盛天下奔附江陵爲吏科不能爲緣一君典初第投牒歸卧東林淮撫盛天下奔赴

[illegible]爲副都御史不能爲緣一不佞斷斷朝次又[illegible]博矣自公歸而同鄉中外官者十輩退休歛冠華治田屋朝公府如殿輦攝胥販如僚長耆英之盟真率之會少長于焉畢集歲月托以逍遙目宣爲黨庶其在此予所尤服公者鍥急不以宅衷嚴峭不以設面江陵時有風以疏論者曰吾門下士也及敗終今不翹其過有訟前省不爲疏事曰偶然耳十餘年門戶之政更相販賣予好從酒間曉竟角公長安及今田若爲不聞知也者拜疏封印

至勤　主上潔身之諭公曰某第不欲與少年爭路臣子[illegible]潔乎平生德厚慈長窮親賤故野老纖童無不徵接其子孝秀諸君載其搏碩沁於宗閭路人皆以世貴富覩頌之年八十而有孺顏奏曲飛觴可達十數丙夜曾孫彌月之慶適湊爲壽之辰論者皆以爲善氣所迎天人之報不爽也公閱宦路四十年閱世路八十年老矣中間盛衰起伏人情向背之狀幾許變更率無改於公之常度公所爲植表鄉國羽儀人士世世不啻也夫怙權

宿名與朝夕羶附者之骨惡能待諸

韓太公八十壽序

行太僕卿懷愚韓翁韓生敬之父也以歲乙卯稱八十初生第庚戌實予薦士而生故爲予北雍弟子嘗贄予文未第時蘗紙落人間有擬其才於文懿文潔上者急持之則其鄉人某世交密者也新第未數日顧涇陽先生之子晝夜馳三千里板其文先生序之弁人物奬爲第一予心儀之何先生之下士急也未一月生壻父金壇君通予一書標

其綢繆將命者云云輙言欲相某相某啖予與生以所不堪聞予頗見於面曰是何言與卜相乃天子事次晨生來謁擬有物出諸袖予搖手曰知之矣若毋出視我然我兩人禍始於此矣生自是別去持視金壇同年相福唐福唐戒以令親語毋泄已矣而先是撫淮被論連中外官紳勳戚宦豎上疏誦辨無虛日最後涇陽先生三書來長安長安奉之兩衙門保淮公疏出予閱報一夜行哭曰九百二人齊誦功德是何祥與已而王給事紹徽劉

侍御國縉各露章詆駁公疏王劉居予師友間歷方疏傳送有謂淮撫東林之薙皆首予者競舉戈[illegible][illegible]未幾南海徐侍御疏出牽生袖中事又共傳生不戒輕泄其壻父語衆相羅織造飛書以斷秦脉三字激秦人之怒怒行其一坑辛亥之察予與王劉諸輩斥無遺至鄉人某世交密者除夕宿江上成疏馳晝夜阿秦而詆予突於察事之外摭生闈事矣忤淮忤秦忤東林皆予罪過前有密語後有彈文皆生骨肉親交予所謂我兩人禍必始於

此者也嗟夫人生讀書取科第博一名耳父母教其子成名廣譽問於鄉朝榮施君親耳當生挾冊京觀連掇大科捷書至若雪翁必廢飯而喜服宮不浹朞煩言叢起翁必廢飯而怒且摭生他語可耳女淫犇士私鬻此何等行哉不正之士中人羞以爲友賢父羞以爲子有如翁閉屋自老不復詳風沸所由旦暮登三旌列九鼎今者入奏之筵綺厲迭陳履珠交錯吾知翁之無以樂乎此也矧予實開禍翁必與天下人共以予爲癰憎其染傳[illegible]

塗之從重將筆札乎獨世所摭予與生者有邸報
在翁得取自證白之謂予搜卷越房互搜有條例
有　明旨即不然故入故出之號簾縱不可憑然
凡有十七人爲證矣謂生實予舊師生回避絕不
聞　祖訓何書明律何條以知交爲關節涇陽先
生之舉主誰何氏乎故相福唐新相崇仁主試分
試者得中其鄉試與雍中之門人翁宗伯之子舉
於鄉舉者即宗伯之門人後先特予者皆無所避
忌獨於予別剏一律未之敢聞也至謂予與生何

歲避匿何地投贄予生平踪跡入湖州城否識翁
門庭東西向否武林西湖之上生於蓮池放生舟
中乍一會予坐者馮具區陶歇菴虞德園朱海瀛
四先生是日稱予贄否虞朱兩先生尚在也後予
辛丑至庚戌十年長安何緣與生歲時往復而予
有越境之交翁必知之諗矣鑽究走覓微功名富
貴即宰相冒負販名於天下何眉可施絕淫人之
謗何擇蹊路之勾株寧以身殉不因人爇斯亦吾
門所得士賢父子以教忠者也漢黨錮之禍皇
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
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
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自宜
坐李膺請訊門生故吏並被禁錮時蜀郡景毅子
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
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免遂自表
免歸古賢者師友父子之間其不以時情禍福易
所好也如此予聞翁居官之概作縣未嘗輕撻一
人諫垣未嘗輕論一人粵西開路四百里有以捕

猺請者翁曰吾不以人肝腦貿功名行身如此所
望於子者可知也生一出已見大意翁必听然加
餐逾於捷書之期宜無黨以不走秦淮東林苟名
利爲黨仰對皇天俯對天下萬世其亦可以舉巵
大嚼也

內兄沈士弘六十壽序

寧海沈君字士弘今之名將而不佞賓尹之姻兄
也士弘結髮行間出入倭虜可四十載甲寅春以
溫處參將請告歸東南大吏日莫皇急惟恐海上

忠有事於是閩浙兩撫各移牘趣君君益堅疾不應越一歲乙卯蜡月稱六十矣丈夫鑿門而出提脛股蹂尺豺虎鯨鯢之窟呼之與吸其與存有幾且士唯其饜富貴榮妻孥則已耳抱義懷忠誠欲以其身爲官家用者計反顧而慮還踵豈其本心哉委命盡節出入倭虜數十年之骸骨非臣子所得自領也一旦拂袖收身老牖下飲酒高會從鄉里親戚爲驩顧眎岑岑搏命於鯨宮虎穴間憂樂相去不亦天壤而不佞因是有概於國家數十

年中外之故亦云岌矣其在西北虜來則飽以子女不來則飽以金繒在東南無事縱我人導引之有事磔我人名曰酋首以償情形大凡幾成令甲矣往與劉敬夫極論邊事防虜亡如多募民實塞下防倭亡如禁民不得入海爲鄉道遼之役熊侍御親督士卒築城堡墾土田勞身苦體任督臣撫臣之事而督撫轉相格未十一棄歸閩浙廿年之內[illegible]氛乍飈輒得沈將軍撲定之紅毛番之訌禊實爲誘導勢不可攖士弘亦身操短艄片言宣

諭酋縮項卷颿去不煩寸刃數省安堵功加于斬馘萬萬所獲漂夷熟審其非寇者親爲開道歲所全活不下數百隆萬以來保安閩浙者未有逾士弘者也然前鄧田仲來自溫李輒言我行矣沈將軍必拂歸予問云何曰將軍精心策海上樓船器物動計萬全非得同心人呼應不可僥游宦爵不得行志意即要以通侯世拜將軍必不肯久縻未二年士弘果決意謝事下上百挽之不得矣嗟嗟天下自不乏將相材顧用之者難耳釋矢石之危

就枕席之安此其於臣子誠便計縛虎之手束以拳見衝風破浪之材斷爲課蛙治䆉之用竊爲世道太息焉淼沈氏世有令緒御史之後修撰大行與漳州俱用文起士弘獨以武發冢御史漳州祖孫振振濟用矣得於一第修撰大行科名繼美然服官不能亟恭驅馳王事久遠功名竟歸之士弘士弘年未老毋煩據鞍示壯健可用天下不爲鮮事萬一有急必無能捨士弘予憲士弘之枕未得高也

梅文麓夫婦壽序

曠哉吾鄉梅氏之盛也隆貴者殊富者秀子弟曳衣冠者騎者劍者門地尊寵簪紱雲礽輪囷奇異之物無所不有以是甲於國中雖然其富也連阡陌囊金錢脂田廣宅亦足以雄矣制服居處好行德者有幾貴也科第蟬連紆青拖紫津塗赫奕四遠辟塵居見愛去見思者有幾秀子弟衣冠塡塞市衢翩翩之致橫翔閭黨不亦有僨驕而與事一夫首難踏及盈門數年之閧天下以宣為詬祟嘻

抑亦積盛之所階也予捷扉課誦海子士博帥其弟若子一門來遊容與都雅中繩尺絕無紈綺佻達之韻予欽衿下之甚曰是其宿有庭規者也已詢其尊人則知為文麓公公事[illegible][illegible]孝至老彌篤家督持戶所修業壹推與異母弟共之以名太學篤德化德化人戴慕不忘至今特祀禱其下蓋今之大官俗尊而食肥逞其淫饕道路以目其最表樹有風烈者居官多赫赫聲去乃若遺以一下簿小吏傾闔邑之精而繫其永思真不知公何以得此於民間也而予所服膺者尤善隱一事公在德化百姓依戀上官信悅一朝解冕去百人枳千人挽不能此與挂冠神武者何異然予眞棄尉之後數因驛遞奏聞急事豈非憤世嫉俗之本懷磊塊于中未能輒自降與崎嶬顚踣至於戮形名捐妻孥其亦不得已之極與自公歸而城市之讙呶與宗黨之酬復俱不能以跡公褐裘苴屨行遊田畔間怡然自得也率先子弟之外於一世無所關涉畏影走疾不如就陰公之於隱道也予與公家仙

尉並愧之矣公以乙卯秋稱七十其明年為配孺人設帨之辰後先觴豆福履齊王戩身養力者久用物簡而詒穀滋亦其效也訓族毋寧其樸謹也奉身毋寧其退藏也之物也可以久長予於誦公願為宣勒一銘焉

鵬初孫先生壽序

今皇帝御寓以賢材進退之數略可紀也二十年以前權在上大相操之二十年以後權在下大賈操之大相操之權在上者竊弄天子之威福恣

行其胸臆則加諸膝怒則墜諸淵也大賈操之權
在下者厚藉山林高標聲價廣布金錢博通宮府
意之所然靡巇不建意之所不然靡隆不劃也前
是江陵當國勢熾甚差身者百道爭先嗣江陵與
其私人俱敗天下始言廉恥矣相權亦稍稍浸損
一二執政者浮沉出沒其間陽謬爲恭敬而陰設
械邀　內旨數除所不快心者是日也楚有名給
諫鵬初孫先生由庶常拜禮曹刑曹鵬初先生世
有民譽執政數物色不能致心銜之矣已力疏

建儲講學干　聖怒罰治會有大璫因張之慫田
逐張計發其門下富人霍文炳竄匿之霍故隷錦
衣偶漏軍政　皇帝切責盡落武部官臺諫連名
取進止執政乘間分別留罷之諸與鵬初先生並
罷者皆不附執政者也辛卯以來執政無權而猶
時竊天子權私其所愛所憎多用此術一怒削籍
再怒傾署崙自是　廷轂一空矣而山林之勢亦
漸以重一二狡獪之子託宿其間呼先王以欺愚
者四方賈豎干焉有所竄其子流貨輸流言而行

某賢某大賢某相某將相盡把一時之是非予
稍不若競舉戈嚮之天下拱手聽一二賈人之所
欲爲莫之敢吐也鵬初先生既罷臥益發先世藏
書焠掌諷誦而遂初堂集成課其兩子穀穀皆宿
學穀第丁未今官南司馬有名行者也孫自學憲
石磯公以來代禪雕龍洞庭漁人雲夢山人下上
北地信陽瑯琊新都諸名家間風雅之盛有自來
矣學憲諫　南巡廷杖已與霍少宰同官議大禮
不合乞外補去漁人噪時名分宜數急之陷以大

物遂決意斷公車不赴江陵欲張楚材數使人收
山人山人不屑跳而狂走湖海爲詩酒之交數世
遠大相如擅其家法然與日者王給諫紹徽義不
附其鄉之要人或諫勸之對曰慮異日無以上祖
父丘壠賢者矜念名行其不忍以仰祿集焰洿辱
先人類然與使鵬初先生蚤謁貴門唯諾三揖之
間當日不必罷罷也招搖徙與與四方賈人爲聲
號久矣長尼山之席操褒誅廢置之權矣歲六十
寧老華容風采可聞不可見一世人所願事以爲

偶有以也予又私閱田張之構有別瑠踏瑕圖收竊貯之利時亦業有擁販大拜者中外僉可將乘倭急徼　特旨一小豎在　上傍　上微問曰秉筆可不問何監與荅曰必由司禮如入閣必由翰林　上悟褫別瑠吏識擁販者姓名終其身不徙主上淵識定猷斷制天下非一事也嘻微　聖明數十年之內羣起而操國者不復知誰何氏矣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朱南陵母太孺人壽序

生辰爲壽非古也古之禮於養老事親燕會饗食之儀至曲且備無爲壽者壽而必其歲時之次紊一紀而觴充饋酳盛歌舞競爽以爲驩古未有也又從而爲之辭夸祺福則徼天地之所未有杓徼美則歷聖喆之所寡兼郁豔之口佞而罔情莫甚今俗尤古未有也古之爲壽者如所稱萬壽百年

皆出於下上之間公私休美共爲德而相與鳴其志意尸而祝之如是而已世之接於上下而易行德者宜無若守令令之於民也更近而親令古口實以爲父母環邑之內其所疾痛困苦鬱滯而無聊惟父母是呼惟令是賴故德則衆人之尸祝也以及其父母不得則衆人之訕詈也亦以及其父母蓋爲令者之父母與他仕者與他仕者即德不德於人不甚關涉不任甚德不任甚怨其於親也有顯榮已耳詬辱已耳不任祝且詈故曰知爲人子者可以爲人父母令之謂也郡部六城而南陵處劇俱億旁午訟牒紛糾其俗即無大豪不可伏去郡非遠囂刺相習時時能持上短長朱侯爲政勞劃自下和柔士民未久士民悅焉無不尸而祝之以及其父母會其母之誕日闔邑父老子弟爭持牛酒酌令君稱太君壽齊拜堂下無算且百里而走宛上趣不佞文之夫爲德而祝本之以衷志下而共敬其長上是無變今之俗而皆出於古之道不佞詞不逮古故嘗受教於先正毋動爲諛梱

內之政非闈外之所聞也令有賢名亦別傳於循吏要以侯行其德下輒載之合士[illegible]心可娛庭際豈非民之於令也易爲德而令之於親也易爲孝哉郡國不歲方百里突無煙[illegible]良鎬賑勸助曲致其餔頃得及於牟麥始起[illegible]癸夫家室相恬婦子胥慶田畯至喜朋酒斯饗此父母所以有其子君所以有其民也令之身一而憑生之衆百作止之間僅不盈志有心有口惡可監耶吾實長人而抵冒其所不[illegible]至於歎途於議有父母在闈之

[illegible]耳格志協衷而頌聲交作百姓之身無能爲
令[illegible]人願以一紀益太君壽樂且未央即列鼎之
不慱者也吾郡之俗有如蘇子瞻所謂近古者三
[illegible]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畏法勤耕
織而鮮商賈屢饑之後其憊已甚民不堪也乃者
中使四出重以無籍之徒賊智嫁威所在橫劫四
方賈人與之相驅逐如走狗而吾郡縣之民勉相
安如堵曰太守縣令賢明不忍鼓釁以貽其憂也
夫民之安令如此而令之所以安民者可知矣夫

令之於民所爲安之者如此而所爲貽其親以安
者尤可知矣吾知朱侯之政獲上治民而順親其
裕如者也於時事微有感因書之以勉夫凡爲令
者

何母壽序

余自諸生遊南與初文不相識然並有聲都人士
間相慕也亾何舉於南與初文名次相連各自快
其近慕之意見之如平生歡又六七年余歸自史
館以䟎服南游[illegible]初文居南日久聲益譟問南中

[illegible]人有不能舉者問初文何子戶知之初
[illegible]節撼貴游勇於急人人士紛難須初文爲多
汲是傾海内也親黨有言初文者曰其仁厚近父
思徑翁其強健知幹近母程太孺人客掩而笑夫
仁厚所以爲鷹固也女德惟順而譽母以健奚居
余應之曰子不讀易乎乾戒亢龍剛而柔用之也
坤利牝馬柔而剛出之也腷悍躁以平和振孱弱
以英毅朝政家猷不能越矣主則恭默臣則展錯
父乃慈止母亦嚴稱夫非下濟上行交爲政者耶

何翁中心爲質拓落無隅與人交嬉笑議論遇事
立盡不能茹一語於喉間見人饑窮至破産以相
存救不自顧計此其於仁厚有餘矣爲德益廣家
益廢而程太孺人所出入籌算紉組蓄醸無不以
身專者懲臧獲于婦伺且厲不假以色一家内外
靡不敬憚更爲貲聚師賓發其子無忝初文種學
績譽一日翔海内多母之教也假令太孺人不爲
婦人其健有力能任事又不知何如夫臣人之與
婦於人者道不殊矣方内之事豈乘人任便文自

取媚買其聲譽以酬黍於貴厚之間容容
計而曰我爲括囊我爲含章也衆是非則衆
與之爲是非衆成敗則衆與之爲成敗世何賴焉
何氏中道幾不振矣翁積之以仁母仔之以健原
夫無用所以爲用與夫有能所以成其不能也歲
之三月爲程太孺人七十翁則又加五年稱壽矣
而五官之用不衰靜動柔剛相須以用所以悠久
者乎近自東事以後西又告也官朝之際中閣
橫里巷之間豪黨爲祟窮小民與善士俱無以日

存毋初文酒間語毛髮盡豎安所得健男子一洗
削此余往者自官疾歸獨父母之思也歸而爲怨
家所嫉寧徙江上以居寒冬之際正母氏五十之
辰母子避伏菰葦間勉相慰勞既對泣下生平辛
苦邀一官封其父母至欲安然效一危而不可得
弱男兒之態如此造次吾所自甘吾於初文獨自
有感也初文一日與余登燕子磯長嘯呼曰何子
胸中幾與江山爭勝余爲初文言此一拳石耳與
子爭萬古者豈非以其顛崖突怒波濤洶湧萬態
具有孤絶嘗存乎余與初文俱自微起而余家
孤寒特甚父筆耕母績纍賤兄弟雜傭保以生一
朝驟顯尤爲人所憎媢不能忘何氏之業母亦拓
落殆廢者之所詒也太翁太孺人寧忘挽鹿車時
乎初文慷慨赴事無所避就其聲名亦以是起而
淺窺初文者謂初文不自戢畏匿采乃取雄快振
耀爲也夫初文多嘗時事宿飽孤危圖異日不朽
之盛以歸重其父母則其志矣初文而取雄快振
耀爲也初文云乎哉

曾叔祖母吳太孺人壽序

我鄉素稱善俗少時聞一二先士夫孝弟相勸有
過面相唾斥背則覆之有緩急相約以赴如衛頭
足里黨所便苦與諸曲抑秉法而請之公庭不使
民訟即訟無抱冤者太守縣令相與敬事之講
道陳德盟會爲常小不然衆往戒以造請其門爲
恥辱訖無見者數姓之内慶賀禮問遞往來爲主
客至則漉白酒呼子弟趨侍菜粥相啖如家人其
民力田其婦女工布勤者日紡十兩以上織四

大概東鄉之家取飯于田取鹽油凌雜之費，布
勤儉長厚之風微獨超郡幾與古埒矣環左右十
數里皆巨族而我湯氏介居其中指多而室羸諸
姓間有他途起者而我湯氏非讀則耕讀者或不
達寧里塾支口不解從公府酒館之遊耕者十九
無田佃他姓之半穙爲人傭保以活婦女丏綿爲
工十數換不博數尺收綿粗易油晝夜工作隆冬
閨門凍餓而已然自守其環堵不肯散去去之亦
或以農人又率笨絕不辯日月東西不利見人以

故百年來未有市居者有之自我入齋翁始始翁
孤寄市中無廬無畝拾零貸于母權之可十餘金
耳會有天幸日倍取贏十餘年間累致千金大張
我族而其間拮据佐事我曾祖母吳太孺人之勞
爲多母雖市廛乎專屋而處不聞市響率女婢紉
緝纅枲與組刺之用無虛晷工倍于田婦湯氏之
族自占書以上生儒赴校凡往來有事於城者挾
布易綿者日不下數十每至如歸亟酒脯餐客客
無貴賤必手自調擊細及奴馬飯芻必察而又愛

我父子特甚自我父卝而遊學以及賓尹又卝而
遊學食則取食出入無僕則僮爲僕三十年如一
日也予小時嬉母傍母坐之牀上果餅相啖夜出
宿或不從父數使人覆被汝早蓬首垢面而前亟
之至爲爬梳已撫其頭曰夜不致凍耶遣其季蘇
與予從我父氏學季少予僅一歲共眠食妮如兄
弟忘爲大父行而予讀書以來率以元旦後一日
出以除日歸侍予母者不數而侍母者勤又安其
慈愛親之過于生矣母教戒子婦與其終身無不

卑約遜順積善爲本事猶記往者屋下地爲人所
涎翁及母趣族間四五秀才登門告請猶不釋則
伐屋割地以奉但爲合掌者再屛息喘莫之敢吐
蓋吾鄉忠厚之敎如此而母自倍翁迄於今若而
年獨喜鄉居歲課耕種秋成之後偶一如市凡街
市褻嫚之語至老諱不與聞或見季巾服稍近華
鮮口雖不言察其意甚不快也夫以我鄉風俗之
舊鄉後進去之遠矣母以一女子遷從之後由齊
及豊自壯至老守而勿失純固專一其爲悠久也

固宜而予引述鄉語稱說董時若惓惓不少置豈慨時事之紛挐也我身之流轉也往者髮未生今者鬚如髮試於母前仰領捋髭猶可嗒然一笑云

汪母壽序

吾束髮而遊兩汪生曰滂曰可期兩生者叔姪也少而皆孤家庭間自相倚依爲友朋學行志意猶無不兄事我而吾自交兩生以來不獲父其父而相與母其母㝷至且恭至於今十餘年矣頃吾在里而屬汪母七十子若孫遞觴甚驩不佞實尹以

通家子之誼班於其間削辭進酒禮也惟汪氏之積深矣其先自歙賈宣也修故業而息之世載其德母日夕操作佐其公之什一家且槩槩舉丈夫子五人岐嶷競爽人謂汪氏其自宣起耶亡何子長者短世無嗣以其次子子伯踰年而喪壽又喪其三子又亡何而公見倍矣不數年數指之族摧其過半幼弱孤嫠爲命不任人以爲汪氏之天莫可致問當是時母專屋而居紉績饘爨以取衣食一身而內外之政歸焉母壯文慈和終其身御子孫未嘗有聲氣獨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子治若食以主與遊之客客多吾已上人蓋至今而子若孫兩生得以儒爲業一日而並聲膠庠間汪氏再振也吾嘗讀易於剝復之際有深慨焉碩果徒存發不再矣剝盡而純坤主事以有夫七日之復循而爲泰此其見天地之心當汪之中道其與食者幾何歸然靈光於母乎是母靜柔而動方先而迷後而得含弘厚載居然坤道焉諸子徒賈而成儒則中行之復也繇此敦之浸熾浸昌今之汪氏

行其在泰乎而獨尊之五於體爲坤以祉元吉母其當之矣世之目論者徒致豔於福壽顯榮之天而忘其所自始夫沃根者剔枝挹彼而注此汪母之食未有艾也則曩所淵蹇者之詒爾吾少與兩生同甘苦貧窶過之能自挫刻奮其力以庶幾一日之遇不可謂非徵效於窮愁夫摧折之後必爲壽考天所以錫汪母也抑鬱之極必爲顯庸亦天所以開兩生也兩生勉哉毋負母矣

尹母壽序

邑大尹侯奏六年考而始遷遷而得北刑部
七月邸報聞而其母祁太孺人會稱六十經曰秋
爲收成又周禮司冦之屬爲秋官志曰七月之辰
爲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又曰刑
者侀也侀者成也尚書考靈曜曰虛爲秋候昴爲
冬期陰氣相佐德乃不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甚
矣哉母子之際交須有成天地之至理也凡人之
情父十九嚴而母十九慈慈則有所不忍有所不
忍則愛而不勞其少也父譙之必曰勤學母必矜

恤之長而試試不早利父譙之必曰不學之過母
必曰命也幸而第內外爲官父稍解事必彊曰爲
國爲民母不必知所以則亦曰兒今日官官耳此
人情之常也雖不盡然而然者其常也故凡子之
不得鼓力顯志永收令譽者多其親其家未必有
以善成之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姑與息婦女小兒之稱也故凡居官者之不
得直行其志皆身家之念重而姑息之意多也令
之名兼父母其道與父母通斷行則

宜於母舒玩則不必嚴不嚴不比於父然而令
父母易爲令難人惟一父母而令傳舍也父母之
子可數人而令之子以萬萬其心萬其耳目又非
必子之於眞父母也家有暴子不得以不慈之父
母爲非父母有暴民而不以其父母爲父母矣家
之尊無父母上父母無所不行邑無令上而邑之
上纍纍若若者尚多又皆驅役我者又皆束縛我
者上屬目於令小不得不言他吏之爲而但言令
之爲下仰項於令小不便不知他吏之爲而但知

令之爲故曰爲父母易爲令難而宣之令尤難宣
之難者蓋吾輩難言之矣吾視吾侯六年之間何
職辦也早起夜寢何勤渠也事大細何密緻也東
己直躬何整潔也而侯不自有動曰家封公與母
氏之教母蓋甲族其曾大父起家名御史父叔科
第相望往封公讀書不成母日夜焦苦急旦暮收
之子也茶蓼有今日庶幾第又庶幾能官而母之
督教不衰一繩必問所從出一絲必問所從入六
年之間侯固含母之茶枕食於斯而後乃今

而備□□之截熊之蹯魚鮮
翁下反加食母成子也置膏不潤母珍妻菜十奇
青蹟天子賜金子成母也吾最難侯者一事侯智
不在禹下卽有奸怪能逃神鼎哉大難暴發於國
常若腹心之疾必與人命相刼攻之太急持之太
驟未有不反中者若緩若闊若知若不知寧身任
譏一人任枉而不敢直鳴其所以構上下不測之
難於國中也侯之所以自成與成人者大矣侯已
上上考而僅及平徙何居夫刑者天下之司命係

焉非得侯明允慈惠其人不可任也是非未定曲
直未剖耗孤未理寃滯未湔比之以五聽八議三
刺三宥之制而後不平者賴以有乎故刑者愛之
自也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夫非能爲民父
母者能明刑乎哉故子產鑄刑書爾孔子稱之曰
衆人之母

殷母貢恭人壽序

猶記童時大人引入郭謁拜少莊殷先生先生所
居郭西偏壖山如罍水如瓮盎草樹謖謖如□□
先生冠東坡冠布袍革鞜揖童子首搶地不知其□
爲貴人也鄉文學有作九一居士詩者賓尹在傍
竊句之問居士何如人大人曰兒所謁見少莊殷
先生者也起家名進士郎吏部棄大府以歸歸臥
家下舊冠帶絕不復横不繫官稱故稱居士小時
未盡了已私識有殷先生矣後七八年與其叔子
柱同入鄉序又同壇爲文數聞先生與母貢恭人
之纍然賓尹甫勝冠輒走食遠方無暇時謁未幾
而先生棄養一城失先生四門無所仰事士風之

變遂以漸醨蓋又十有五年爲癸卯而貢恭人者
始稱七十天祚老成殷先生可至今在大呂鎮周
靈光表魯國以一人重而今且何如也語有之思
其人樹尤愛之矧恭人之於先生哉古之君子進
足行道退足明志夫進而道不足行退而志不足
明趨官饕祿逐逐無休寸喉尺體之用需於世幾
何男子之智宜不出此女婦次且室家跌蹩推前
挽後掣右曳左雖有中賢能斷者寡爾殷先生嘗
晉貴之日一擲而退脫躧金紫則恭人成之□

閈婦也者甜言熱於側席壯力可乘子孫當顧
動引少兒小女嬲其邅迴不自劃之情其能一朝
行潔哉又不然洗手歸田居庭閒寂日聽他家牛
酒高會長丞造請冷熱之態蚤暮相觸稽脣反諄
所不免焉何以安先生於家衎衎飲食束衣冠不
者有司門不入也寵家右族灼焰而車上僊猶幸
制於其父父去之後慈今壅格不通裘馬金珠志
氣足廣糟者猶糟酒者猶酒而前人之勳聲家計
與其骸俱謝矣殷先生沒而恭人當戶內外交肅

兄弟怡怡交得淸人廉吏之家文業蹶起冠冕郡
邑雖曰天乎無其慈今行與天不憖遺殷先生以
長儀型多士則宣人之福淺而鍾其祐於恭人以
長綏諸子則殷氏之福麗而不見天之發殷者乎
當先生時季尚未毀齒憂成立獨此耳先生券之
曰必無憂是能跨我于之門王之堂所自證驗吾
祀不大吾不信也去之十三年而季果登賢書仲
難於壹諸生又三年亦後掇之凡達者以長幼爲
次精氣發揚恐其爲辔之末也於殷氏將無追數

轉序之有天意乎所尤難恭人者撫諸子如
仲若季忘所自出卽內外親黨不知其所自出溫
邺惠至其撫循也博矣有如里閈婦腐列餘財不
以相均隱匿理道不以相教得無憂先生乎先生
壽不配德官不盡才無論恭人自培諸子自力卽
先生羨年羨福可必恭人之大齊殷氏之興未艾
也弱弟薦尹得壻恭人而叔子爲君典先生倩賓
尹婦亦沈之自出鄉小于服膺先達必曰殷沈兩
先生兩家母今皆康食子孫亦各崢嶸詎謂無天

蓋前年爲沈母六十實尹旣爲此語屬復封舌意
有所不可私其子士範曰謹需後札重來班著職
在纂述乃以大人之命從數千里外論列之歸爲
恭人壽焉

南母武太淑人壽序

武太淑人者太僕南卿之母也以太僕貴　封太
安人已遇　冊儲恩加　封太淑人予與南史同
官習太僕焉壬寅春　主上在籓降三詔頃之反
汙朝人方修問安之儀訖無言者太僕疏內[illegible]

責宰相以下賴　上神聖優容之僅謫一級亡何下言者借言者爲郄論太僕爲民太僕乃自馳一驢以軟輿御母太淑人以西觀者道歎予於是始知太僕有母初太僕草疏也其兄史與友僚皆不使聞獨聞之母太淑人奬成之曰吾固謂兒不得避言疏既入無不爲太僕危者太淑人安之無戚容既歸呼太僕前吾五十年未亡人不得稱老兒歸如此者不負吾腹而矣蓋時太淑人年六十有九其倍贈公也纔二十四耳太僕方在娠太淑人哀甚絕飲食且盡姑范環泣自指其髮與太淑人腹曰吾老何需需此耳太淑人乃稍稍啜粥忍以無捐越五月產太僕猶及以庚辰進士告終祖母養史爲予言之詳於是始知太淑人後先之概節孝賢明非世間婦也噫爲人婦與爲人臣者道曷以異哉家國無事端坐無躄緘口無瘖閉目無盲男子優游焉行墨自尊女子挈水漿恭饎量止矣一旦有急百年之祀千年之社關於一間如是而爲人臣曰當有任者可不可乎是而高[illegible]

吾無外政可不可也凡人之身人得而自有之惟事人則身非其身矣夫身非其身者豈惟非吾所得自顧則亦非吾所得自舍匹婦之諒一朝舉之亦足以烈孰與夫人宗人廟之爲大也沈人之宗而饑其鬼烈名萬年罪不贖矣託於不自舍之誼規利遜害後事聽之負義孰甚焉有舟放於海震風四起駭波刺天舟子憤而先泅一舟之人何所託命今又有舟於此大而堅自恃其無虞也怪風起空中衆相弄而嬉一人焉披髮而號過此則招輿舵不及操矣不知嬉者是乎號者是乎今之望太淑人者蓋快然在蓬壺之上前此則其操舟之時也左謹招右謹舵小心危杌庶幾須臾霧歛而風收山光明海日出十洲三島不足遊已一婦之志足以與人既幸而爲男又人臣也披髮而號豈爲過乎忠事在家則立孤難於殉節忠事在國則抗疏優於問安慷慨從容兩志各得明茲可爲大淑人喜也今年五月太淑人七十太僕在田間跽而奏觴太淑人必曰吾今日始老兒亦收身[illegible]

子婦盡爵其壻盧生問所以觴者於予予甚有感於太僕之去也故略其門第聲業之美而以是言歸之

杜母周太孺人壽序

甚矣今人子之孝其親無已心也吾徵之於為壽為壽則必削觚奏酒彩舞以將之則必聚親賓合閭黨富者廣筵肆豆樅金鼓恣彌月之酣則必謁能言之士盛詩歌文字又為錦縫屬軸以張設之而攻今之詩文者則必竭口奉諛毛舉其席豆之履趾咯咯而載之若左右史之記言動然又為之彊飾其必不可至之功行交相推美又習撫夫必無有之事物丹桃火棗王母安期之說之類明知其虛怪而樂祟引之曰非是無以驩父母而慊為人子者之心夫為人子者之心亦何已計舉及二名惟恐人弗譽也譽惟恐弗極也物與事之必無有者曰庶一遇之也夫果其無已之心為出於親也固孝子之事也然吾所疑於今古間有二古事親之禮備矣徵之至於紛觴縏玦紉箴燀潘而措之至於無聲無形靡度弗具者獨不聞其以年觴也古詩文之流傳亦不為不辨且多若予旬而詩若干旬而序即唐宋集中未之前見何古之多闕略耶禮以漸繁文以漸盛耶將事親之禮靡朝昏寒燠時節之間不問年耶抑祝頌之詞貫涉諛誕從前有之而不足流傳耶夫不傳則何賴籍焉而甘此諛誕為諾人一物已而負責也人必以為詬辱尊獻所親而諛焉誕焉可乎不可也彼則為人子矣命能言之士無能以一語為人父母傳為人子重而徒以口舌奉諛可乎不可也故孝子不廢為壽不廢謁詩文必擇人也有能言之士出焉必擇言也吾久秩此意思得與士之知言而復古者槩論之而杜子袁度者好古文詞者也間以其母夫人七十壽謁予杜子有文聲連戰失利輒頫首就一官人勸少需之杜子曰我異日即結駟萬鍾何若今茲三釜哉出入中朝游從多碩臣人是以知杜子有母杜子母又曉解大道勸其夫光祿與杜子蚤致身自完毋敝敝以功名爭者也知道者

可悅以諛識文體者不可奸以聲風雅滋著者
從多賢冠履襍遝文酒交錯社子之於觴母也有
餘驩矣若云聖善則請操彤管以俟

虞母任夫人壽序

虞子元起與予交非久輒驩勝其平生元起成進
士需選長安扃戶如處子不妄謁人諸交元起者
一見躍然再見冷然擢肝析髓不知形之自忘矣
而元起與知交語時時嘆頌其母任夫人任夫人
嫡也非生元起者也生元起者爲張夫人而任夫

人宜之如兄弟然其母元起也不啻所生卽元起
亦忘其所自生異哉母德乎以余所觀今之豪士
大夫未有能母若者也世路之交功名祿利之途
相傾以軋相擠以排所不能忘者忌心耳而莫今
爲甚予嘗有古詩一章云自古以至今容賢抑何
難智非自愚割貴非由賤捐彼我各頭足服食本
不奸何爲今古人嫉娼遞傾煎共爭在天地天地
亦云寬而況於女子所爭牀笫間寵辱眼光中相
憎固其然於乎今人責婦女則惡其妬矣稱婦女
則曰不妬矣一室之中方寸之地朝朝暮暮觸事
一狀更非一境也割其所獨至而攘其所得顓卽
欲無念惡乎無念卽欲無忌惡乎無忌然則妬在
婦女亦固然耳至男子則不可講解矣貴富功名
非得顓之物也卽知謀材學亦非獨至之物也爲
生業乎田外有田宅外有宅爲官路乎各服其服
各冠其冠忌才才不妨兩見忌功功不妨兩成譬
男子之世路於女子也政人盡夫也之說無大之
天光無大之地輿日走日逐患我之軀幹不展氣

力不前不患彼之隘塞也忌嫉之念起從何所乎
究欲何爲乎而世雖清人介人智人才人猶未免
此然又以責婦女者何耶夫以清人介人智人才
人之所難而一婦女能之故曰今之豪士大夫未
有能母若者也母之溫惠宜其娣愛慈宜其子和
莫大焉祜莫長焉元起於銓次當二月矣以母夫
人誕在初秋故延一選以便歸觴其孝思可謂欵
至爲人母爲人子之道予於虞氏備見之推所以
爲虞母者可以宜氏可以宜人元起之爲人子也

為人父母有餘也夫予又為安丘賀矣

牟母何孺人壽序

牟子用一成進士一歲官行人明年丙午　覃
皇長孫恩封其父某如子官母何獲給冠帔行人
母之給冠帔也涖官不踰歲恩施其親也蓋異數
也是年牟公正六十用一使歸函　制軸稱觴為
壽士大夫聲歌疊奏閭里榮之又三年己酉用一
假使再歸省而屬其母孺人亦六十壽矣觴飛肉
走後先相映庭下又古者使臣牽王事懷歸不得

輒自苦用一每父母壽轉借使事為里衜畢伸所
懷古今人寵被相去遠如此用一宜何如報也而
不佞尹數從用一遊官下與聞公與孺人之概公
蚤負儁聲詘首下帷冀得一當然數弗售也以是
屬目於用一者恭顓朝夕燈爨之費皆孺人手指
物也公性至孝父善飲母善病揣色察氣孺人佐
之百方姻黨讌會遇一味旨口率懷以進也令臣
子之事主猶其事親也其業官也猶其初之業舉
子也精意致主而勤身守官弁一世之悲[illegible]係[illegible]

為主上謀天下事無不舉矣朝而夕之言者程于[illegible]
尺幅如慮謫于主司行者奉諸生之素以往古賢
先聖迂疏可厭之訓守而勿失有一不售無再不
售矣用一初入官也公命之曰墻薄易圮繒薄易
裂孺子慎哉其務以厚道成人嘻厚之一言忠臣
不忍於君良士不忍於友皆是物也忘國恤而急
身圖悖天下之公義而植私黨翹人之細過而博
聲威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令之時事有
忍心矣凡公孺人之教士大夫奉之可以行遠久

視長生不足云也孺人帨辰在己酉夏四月而余
綴語為壽在庚戌夏日是月也用一且改官為御
史夫用一所以致親之教效之君以報答寵被者
其在此官矣

沈母王太孺人壽序

予未髮君典太史一見異之曰吾輩人也兄弟行
有女者急之必無失既予壻沈氏拜太史館下王
夫人調食食我若親子女然者壬午之歲太史捐
館夫人毋子稱寡孤予時尚少不解所憐課誦四

遊忽忽無人世之慮偶還僅一揖母於堂其後登
仕版出入鄉國肝膽投人人鮮有當者所遭歷人
世傾側顛崖之狀不可以茹緩急之際落落莫莫
無可重賴籍然後知賢豪道義知巳相遇之難而
里黨宦遊之會後君典而生先賓尹而死者爲可
惜也太史意氣横天下所收士尺寸而上脫衣推
食不問朝昏新第時江陵急之亦曰必無失者天
下歸江陵知人矣奪情事起削書疏憤烈叩諫曰
吾以此報相君投紱䟦歸屐山艇水酌酒長嘯烏

答雲屯是時眼光乃出牛背上曾幾微妻子計哉
主人乍别賔客全零宿債未償田廬半析予每過
故史衙頭三步腹痛問母夫人無恙伯子能讀書
輒掌爲合也今伯子成進士矣母躋七十壽矣尹
不肖幼辱特達之知亦濫以詞林之屬塵忝陪擯
僎人時天事可謂一復觴飛斝走僅僅里閈之榮
耀巳哉母羹股療病割珥支貧專屋而處能以婢
織奴耕秩内外之政材與德皆足敵太史者母壽
未央爲一時閨閣之範獨自太史後不知天下誰
爲男子計當侍知太史者　聖主之外如江陵亦
復難得使在今日人人攝目矣故予每慷慨論列
之

沈母王太孺人壽序

宣於我明不[illegible]鄙己矣然及第一人前此未有也
父子進士前此亦未有也豈天若有所嗇以偏有
所待耶自君典先生舉萬曆丁丑狀元又三十四
年其子士範成庚戌進士而宣之闕事待先生父
子以完士子以制科爲榮遇制科以及第爲極選

然狀元三年間物耳數百年來姓字相望不必其
皆聲自先生忤執政歸田天下想望風節與永豐
並而宣之爲宣始著於海内又三十四年其子士
範成進士海内人士無問識不識爭相傳誦曰名
臣有子由此言之科第重人耶人重科第耶而士
範成進士之年其母王太孺人適稱七十諸觴太
孺人者或自京輦或自諸方花幣襆馳羊酒塡委
里巷誇爲盛事賔尹以雍役便歸得從親故後酌
而前曰諸君知太孺人之樂亦知太孺人之苦乎

與先生不問生產非一朝也意氣急人身家[illegible]赴傾貲不足稱貸益之固自其爲孝廉時而負債動以千數猶傳先生登第之年爲債家所窘不成行延及正朔突風雪策蹇以出也先生初第執政傾志意下之後奪情事起先生爲上書切責者三袍疏隨之執政大恚先生曰時事如此不歸何待太孺人曰君素有志節在今日矣旦下棄官歸夫婦偕隱焉自先生歸四方賓客慕集餐飴之費滋繁太孺人紉續佐之不繼也未數年先生捐賓客

而前後所積逋責畢叢於孤寡之身是時也翟公之門可羅任昉之子無衣猶傳已庚之際歲大祲士範餬其口於四方太孺人僅存婦時一簪脫以取糜也假使囊者先生爲執政所縻新第美官戀戀不忍割命脩短未可易者不過多居長安數年耳何以海內流聞又使先生不善散善聚貽妻子不過肥囊何以綿詩書之澤與發子孫也由此言之富貴重耶貧賤重耶乃太孺人所更事倍有難者骨肉之中多所慘裂姻黨之際未免[illegible]

亡人以有今日躋壽母者曲折未易一二言也宣州風俗漸赴華侈高門右族費每不貲矣計太孺人爲御史婦爲狀元妻今又爲進士母服食飲饌之度人以爲不知當何若自賓尹倩沈氏得燕見之曳布服縞終身無所改儉支貧老當戶至今尚與老婢雜作子世單賤母孺人以下守其素業分固應爾殊不謂沈氏世貴而操尚如此太孺人以是滋章祖孫父子踵興有以也他誦太孺人者諛詞華贖不乏矣予獨數平生撮風尚與君典先生並傳者舉似親故爲紳大夫之家樹一幟焉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佴母詹太孺人壽序

同年佴子成進士選讀秘書無何饍其母於邸每佴子色笑進退唯母孺人是以食母必務洗腆歲其母之誕日翡袞冠躋堂陳燕槃舞有容竭致歡焉酌者皆名人人競羨慕母孺人榮饗而嘉佴子孝養也問佴子家曰滇南問佴子今官曰御史令甲御史奉　璽走四方戒嚴子行獨不得有其

家其稍踔遠者於音問而縣無論温凊滇又遐在萬里選舟易馬涉水行山雖歲少且銳不易任而又其方氣燠與北異宜余家去京視滇不參之一嘗迎兩人至踰月不稱宜遽歸矣佴母來自滇涌趯壯行長驛無勌今三年所也暑寒水土若調於宿性而樂之而佴子初改官爲　天子治都門以内朝而朝母以出日中眎事未盱擁騶拜庭下問安否矣以我官閒官去家不數千里而不能安兩人於邸以視佴子非易哉是月也[illegible]入疏資

告佴子視鹺長蘆長蘆所治甚廣然於都門左右非遥出入得以間而佴子按行計日還且觴人更羨之乃佴子猶是戀戀形於色問佴子猶是戀戀者何曰吾日者朝夕於邸今計日焉吾難母之別也余曷之曰行矣佴子母自萬里就子欲吾子勤官耳明也母之爲志也達安子於官而跋涉匪瘁也子能其官而豈必朝夕之爲樂乎子視鹺鹺之用通商而備歷萬物之所養也吾知吾子之事母也左右奉養無方情有所必至焉彼民也米鹽之

需直以旦暮商析背而効之累其世輸於塞士給其齒無非身家之命與而皆司平於我我明法信道登下有方必無擾也農服先疇商負上世士飽流輸既食且安非一母子矣括筭之繁莫甚今日頃積鹽之疏一聞遠近狼顧賈人徙業以走闕門則寧食無鹽耳予憂本末之重困也而公私之日涸也其誰可而爲之夫勤忠報所以爲孝養也有生者各恬其生而我乃始恬於家佴子勉哉佴子三年觴也其初則詞林諸長老合同館兄弟等

焉既改官則諸臺長爲壽今則所治之墟燕齊秦洛諸顯者共爲壽所稱多名人者是已夫荐覯陳觴朝夕郄下孰與夫康民禔福樹鴻標邵者之爲尤榮也合中朝顯貴之酌可以申情孰與夫閭巷萬姓之歡呼之爲公且廣也吾游佴子三年未見有過眂都事悉慤沈毅衆口載之以治輦下者治方内知佴子無之不能佴子之爲母壽饒矣余糜食無似甚負君親今勉而歸安啜飲耳以視佴子則吾甚有懷焉甚有媿焉

曾母姑姚太孺人七十壽序

曾母姑者姚嘯泉先生之媳毅齋先生之配而不肖賓尹先太祖之繼室女也嘯泉先生力儒先太祖力耕兩公篤行相望並鄉祭酒然兩家故貧甚耕者不饜豆讀者父子兄弟相對啖虀粥吾伊而已曾母姑之能苦自其爲女而習姑耊失明食飲起卧㖒唾爬搔最隱細之事扶視惟謹而以身支晨夕爨績四作不休繼太母所遺獨此女憐愛之伏臘剌履底紝結襪褲勉相助也又十餘年會其

季毅齋君舉於甲子二齋之學四方所推贄者鶩至歲所入浸贏然數世共居指浸繁費浸廣而曾母姑身主内外之政食無私饕衣無私笥每飯男子無少長一案諸姒女一案每不足輒割中盂無恒飽也終毅齋先生之世孝友蒸蒸鄉大姓率拜以爲不及宜調佐之功多焉二齋踵謝家道中落爲手一孤泣曰天乎有而家故事往之樹杏庭下者故吾湯也而收實于而王父勉之無忝爾祖卒延師友課發之補郡文學又爲之室者再所費皆

指中物也幽苦專厲二十年至于今壬寅爲歲七十子能勝事亦既抱孫宜老矣而孜孜矻矻攻苦晨夕者不衰蓋予敘曾母姑倍念前人轉泫然也嘯泉先生躬行儒素竟置身於俎豆間儒者之極榮已一傳而子再傳而孫庶幾不失舊業先太祖終身老農殊寒異暑犂羅不輟不復知粃鹽以外味初孕曾母姑也心以爲男稍稍出責遺之卒一洗於折券種隲儒者所無無幾微饔也以男世者四傳爲不肖賓尹始由儒發家以女世者再傳

為曾母姑之子令文學世姚之祚與其儒脉兩家積良當未有涯其間蘊崇倚伏盤礴甘苦與累葉為終始者曾母姑一人而已莫久遠之業耕讀而是莫久遠之物孝弟力田而是儒家衣冠雲礽不殄農家子一旦蔚朝非先烈曷由焉且毅齋先生昆弟俱不必壽又剸其兩枝先太祖三世不踰田畝不越中壽豐而延之獨於曾母姑惟陰之道主於翕聚委積磅礴先世精靈所鍾之明劵也賓尹繫官在北不暇從子姓之觴惟是尋泗先太祖一

念於曾母姑乎如親見之無廢本業無忘祖考綿綿善緒是在我後人謹以一酌遙祝曾母姑無疆以一酌酹地為兩姓子孫交誡

劉母唐太孺人七十壽序

蓋劉母唐孺人之稱七十以壬子八月朔也而其伯子元弢名仲光者行試南闈元弢久冠膠序有朱聲此行也必捷於是姻戚觴劉母者盡謂宜稍需之俟聞捷而元弢意殊不爾曰吾母有殊行第患不得能言者宣揚之貴重豈兒之以於是母有胥嚴聖初遜志者四擇士之能言齋而謁予予非能言者也顧平日久交嚴劉間有母誼又予好微顯而闡幽所與聞海內人士朝之貴臣野之匹夫有能懷忠抱孝心心君父者北面拜之否者路訏之有能周旋緩急定困扶危者歛衽壯頌之未事嘵嘵有事索索者心賤薄之有能恩不忘舊怨不乘危羞富貴尊賤貧者中盟之鶩走利趲走勢者目攝之母不及事其舅姑矣舅之櫬在堂奉姑遺主合焉朝夕饋食如事生事其大姑九十餘老遺

襁不知掖至靜所手自洗滌男子雖甚孝行未有篤摯如斯者也母歸而當劉之中葉虐侮百集奮身扞敵肅管鑰修耕織之政悍奴子無敢嬉業振振翔起男子之智畫無以加也初齕齬於宗親已則相忘曾終身無幾微之色雖男子之有洪度者不必若也族有豐貲而寡嗣者人無不思逋其責母曰毋令地下人笑人悉貸還之於唐為家女唐無嗣橐産宜女予歸毋曰父不廟食矣因以為利耶為畫理產而樹之嗣男子雖抗廉義不必若也

凡此者皆母所以成其大年也而子祿是有得于元弢述母必稱行明所重也觴母不必及其身之貴有貴於身者也元弢率此以往其顯揚也大矣夫處天壤間而徒錢刀爲富卿相爲貴耄耋爲年鍾釜爲養不亦甲之儕俗之觀乎

詹母八十序

士君子行身兩物耳出從冠犛之後則以其丹衷赤脊全輸而用之君公歸處鄉里則好與知交子弟說孝稱友壽庭除之樂而謹風化之維出不能

輸命君公飢飽以邀忠志之士不忍聞也處與鄉黨周還非宗祏則其戚屬也非戚屬則其朋舊知交也衆父父齒衆母母齒削旨羞甘脊韝酳餽以是托於爲人子弟者之分誼巷[illegible]而闔酬笑語酣爽志氣怡悅孝謹之風亦稍稍有所扶藉以不衰昔者吾鄉有詹大中丞焉仕於朝鄉後進之相與從事者不下十數人不佞實尹其一也尹不自詗朒舌本彊憒致爲領大柄者所不譯自尹之僨也繼中丞公以歸耽耽之勢日相構而未已濺及朋黨無復子遺而不佞尹緣是得以盡銷其憂天從世脅肩[illegible]壓之狀專氣而奉山水之業得以不自束修之身尋復書生舊好往來文酒得以晨昏寂靜之餘燂湯芼羹與人子弟謹聑抑騷聽察之致侍父行杯登堂拜母古者里閈之上儀友從之佳事無以溢此也蓋尹既從中丞公後出入同鄉諸君子修眞率之會而忘其年乃者歲癸丑春中十六日中丞公有嫂曰詹母施太孺人躋八十而母之長子應極則故與不佞尹同童子考同遊黌同

結天元會社極昆季多名於黌者一時朋偶奏觴舉儀如家人及尹之身而責咏誦焉尹所知母順于尊章睦於娣姒篤於教戒子孫詩書焉孝弟焉用其家物可以長世極昆弟之壽母也不以肥碩之脡醴夸曼之褁瓜而以舉世嫉詛者之一手一舌其志誼出人世遠甚尹兩親幸良食數從里中脊韝行酒之列內以其敬事父母者事人之母外歛爲人子者之祝聲併效之爲人親者詹母之八十其春之方來月之方恒乎言忠言孝有一於此

足以了卜肆之政矣夫士欲躬孝忠維風化其在自立哉

麻母八十序

麻有壽母梅太夫人焉於今癸丑冬十一月八帙矣神猶王貌猶睟然也吾宣中不乏貴家大族其以世行仁義德問薰閭黨者莫冠麻氏麻氏世矣顧自贈承德公以來下上子姓多不登於年才行壯美祿位聲勢譽問不乏人擅五福之首而都其全盛鮮有躋焉者也辟之尊然酌之者衆則疾盡

身世之爲尊而子孫貴富之爲酌也亦云衆矣雖欲無盡烏得而無盡故夫貴家大族之寡壽不如單門隘屋之多壽也挹注之義也才行祿位子孫之有餘或以成其年之不足乘除之數也乃以語母夫人不然者何也母蓋相虹橋先生以冢婦操筦鑰毋二叔而底之成二叔爲丁酉舉人爲贈太僕吏部君也太僕立廉束修風操聞天下鄉進士宿文價其舉也晚當其少孤皆母與其夫虹橋先生撫摩長養教誨之而母所生二子[illegible]

鳳與二叔差次授室奉師賓腆饒精快發志意徐先名紳士間鄉進士太僕之母其娌也亦無以異於伯顧子羽之母其母也虹橋先生輟已選事顓子弟於學而不食其實鄉進士晚舉曾仕版之不及與贈公同太僕沒而天下惜之曰介人也勳不暘才年不配德母既與先生周旋俯仰左拮右据歷甘苦支高明之業今老矣督子婦操作不暇猶篝燈與孫課書麻氏之穀蓋母所實菑實畬以有豐鍾而後乃令躋子大年與其子若孫世饗之也

古之君子進有以自見其志踵頂可捐退有以伸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吾交母二子最深往母七旬伯顧官陝塞當亦念母不樂今幸歸聚子羽久在賢書急功名與愛日孰多且吾識子羽志誼出必有所效之天下紛然多故吾所以驩然於罷歸者親在未敢以身許人想子羽亦同此意今日之日其爲樂於庭序也無涯矣共子觴者署學事句容笪君宜與萬君及里中紳士郭張梅殷諸君孫氏二昆輩皆交母之子深者登堂拜母禮也

湯母六十壽序

[illegible]太平者有予宗焉與宣數百里相望去歲予遊黃山就宗家飲父老諸母因留無遽別數日樂飲極歡有大治大溥大海者昆季昵予予黃遊治杖屨奉吾嚴之幽林之蒨石之奇瑰溪之泓演風煙之窅渺鳥樹之蘋蔚揭與朝搜而夕擷莫之捨去是時也宣有士嚛禁五縣不得入學人學惟太平錄大海冠一時名出諸生間予與治海昆季酌賀既歸海跡予於睡庵竟歲風期道義周旋殷至

之如斯也而予因是益聞其母曰胡孺人孺人之事後山君也緘縭醯漿刀尺之數各有部位佐其產以殷昌其誨督諸子也篤師賓之糈而切屬之不以姑息故三子者微獨秀有文其行義每求于程尺蓋予歸與之志成章斐然望之吾黨小子未嘗不先望之吾宗宗單窶至多不能層火其無以策生也必無以與於詩書可念也其有以策生也數錢刀而忘素業衣食之欲旋滿裘馬之態兢馳可念也宗母訓盡胡孺人若者後人不隕矣而季之成崔生廷學尤爲予言曩者飲季酒間偶相約爲婣嗣舉男女某貧謝非耦也母曰昏姻無戲言竟歸之女今士大夫杯酒然諾白日青天指心腹相矢未幾而掉　未幾而操戈傾側反覆無境不有能自全其信誼者亦云鮮矣以予所交士半天下及今田間僅聞宗母世道良可於邑歲七月母六帙設帨之辰予適理藥今始得以論序之爲宗婣祝且以告士之居身與論交者也

汪母七十壽序

友朋親故閭黨慶聚之交生人之所不能廢也自吾退而田所修皆書生素業所與接皆貧賤舊時一二筆研之友胸無匿肺口無擇言猜防憚忌之懷不以設於心而布於面十數年藕孔居今始展有餘地歲時伏臘相往來共爲父母兄弟始大得意驩暢也然吾所謂貧賤交者亦僅若而人登朝之會不蚤自戒誤爲小人眉態所乘寄之交下客歲此時猶爲其父母理筆作壽文未幾反戈相嚮矣友朋親故閭黨之交亦復爾爾於誰而可乎

故自吾之以議論忤柄人袼亂未已也曰吾欲斷
吾自吾代　綸誥雜爲傳序施及人躬與其親而
人與其親并忘之且以爲祟也曰吾欲斷爬朝市
不可里黨不可進賢冠不可逢掖不可曰吾欲斷
執揖封面不見一人雖然彼所謂反戈相嚮者亦
政其初非得之貧賤者也中市則盈莫市則虛亦
何怪乎而一二往來無間卒未嘗不得之貧交汪
會洛者貧交中之一也洛兄弟三人與其季海俱
有材譽家故貧然不以水菽損母驩嘗爲留都諸

公所重延致之輒勤饟糈奉母居南嘗閉閤讀書
廢客恒不廢晨昏朝母其外啓鑰相訂課業者必
吾也今年正月廿五日母稱七十諸籤軸幣帳羊
酒之事洛兄弟一切謝貧家不任而獨希得吾一
言吾交游至今日亦云寡鮮矣母吾母也平時拜
母爲常矧於當秩吾是以追新道故爲一二友人
誦言之若母之懿淑孝於祖考妣恭於伯訓於子
豐於賓祭儉於身有形管在亦世典之所勸已

[illegible]嫂徐實齋公之同予舉也有世誼焉[illegible]
之今之奉觴拜堂下者多其子交臂而修文行之
盟若也予悉實齋父子矣他人工[illegible]復工詩
書實齋右抱鉛麓左握筆[illegible]之學不能自廢
而有餘地於文心所造[illegible]微馴緻猝無以逾
焉者以是輒試輒數得雋取魁名如寄曰嗣以內
有人任之無越思也他人富貴不可復貧賤實齋
自其諸生時少司空蚤仕爲介弟族大而家腴已
又身致高第爲貴人然中路遇之冠緇敝陋襆童

蕘下牧無殊容而孺人自其恭夫以來在約不諂
居贏無溢實齋試戊子卷業入彀誤塡他氏名萬
口詫喟孺人恬自若已第戊戌已今番禺疾徙孺
人恬自若令人儀貌精神轉寄於籩豆間小得小
喪頭與趾爲顚仰眉與面爲開蹙非孺人顓壹之
致無所變態於其心富能貧貴能賤往何以成夫
之學今何以衍二子於養五十年如一日也蓋予
自諸生至今奇逢異變萬浪千波動驚人耳目毋
氏爲不聞也者而予得以有林烟水菽之樂孺人

有子讀父書旦暮紹家學榮華傾公卿閭孺人亦必以爲固然所拳拳庭除者無失前人儉素之風無使人謂孝謹衰而已司空先生清德著海內羽儀朝野我實齋辦世矣愁遺孺人以範閨門久遠長世庶其在此今年十月廿一日爲孺人七袠帨辰觴者趣予語爲先諸士修文行之盟績食縣官各兢兢於母訓其母徒以富貴爲足長哉

夏母金太孺人七十壽序

閭里之奇閨閣之秀未易流遠也其有流傳久遠

者必善所托所托必于名公鉅人載述之文夫士也戢身委巷束修自將十里之外舉其姓字有不得知聞者矣婦人女子聲不出梱武不越閾雖有懿美無名鉅之筆爲之托九州之外異代之下誰氏而可以希聞者乎然古今名鉅輩出異代而下等尊于天地神明當其生世未免率爲世所唾詬若不能一朝容者幷其詩書翰墨而仇之十餘年前御史奏毀李卓吾書不許行宋元豐間蘇文之禁甚厲圍門搜取至收一紙者連坐悲夫五百年

後而長公集大行王子立周彥曹谷保母任氏楊氏皆得挾姓字以俱長亦其幸也蓋吾嘗于李老子諸書中得汪本鈳一見賞識之今年六七月避暑山笑堂下不櫛不履本鈳與其友夏生汝諧謁數日始得見見則稱其母金太孺人以中秋朔登七袠而謁吾言態之吾聞夏生之述母矣母爲金光祿公冢女素嫻門範事舅姑孝養篤至舅病臥蓐久無以辨女裝亟撤嫁時裝歸之巳女姑嫠撫樹二孤甥不啻其子而女姑之節成脫珥貲夫起

淮揚尋遊太學交天下士督就六男子及諸孫後先黌序間駸駸鵲起至老皈心佛課勤檀施此皆夏母之可紀述者也今之人挾其父母質行以乞言者豐舉百織未有以相降卒其所以行遠者不在于行之高秀而在于文之妙美有如夏母之賢得顯公卿名鉅之士一置筆焉其以流聞千秋也審矣何論觴事而謀以及吾吾自斥居後功名富貴之徒意有所諂附好以房身薦刀俎其與吾舊者惟恐詬染幸不相及巳矣違衆譽皆越疆數百

言而吾言之者且圖以上驩其庭除奏觴必需此者殊非世人之覦也黨籍之禁子瞻墨跡每賴複壁以存我生于斯自冠車而外士子羣相附持書環牘無禁忌不亦巳太平之遭也乎

汪母六十壽序

家國盛衰之籍豈不以人哉盛難持也非其人則盛之實爲衰貧也衰難支也得其人則衰之還爲盛啓也雖然索人於朝宁易於家難朝宁則羣天下而赴事焉英謀偉略之儔異世不乏家則闢扶

一人兩人非可領身自固集衆而代爲之計也索人于冠冕易于婦女子難丈夫勝冠矣六宇任其馳驟百務皆可經營何患難足以困苦之婦女則門閫之外下貳無權酒醬絲枲之外上貳無權優游而共福澤可耳一曙不天四顧無處雖復智如樗里勇如賁勇行如曾史欲以振犀起敝光閥簿而完宗祊何道之出也吾曩者交汪榮期館其家是時榮期之父亡三數年矣王父耄鮮歡一門多嫠榮期兄弟皆幼小不常事不知汪氏中外之故何以井如也管鑰愼也僮僕肅也觴豆蠲也未數年而榮期庠庠者不買而巳有代爲之買者矣庠者不產而巳有代爲之產者矣吾出入京朝廿許年食貧猶故而汪氏之緒且隆隆起亦不見榮期兄弟之何以据且拮也非其專屋而持門有母孺人在乎母孺人靜嘿無言粥粥若無能自衛衛家謹廩周緻卒以有効如此以一人與豈必男子顧吾所甚太息者汪氏三世無百歲之男亦無二庭之婦前年夏送原博秋送華之原博與吾同曩者

之交重遺兩孤以煩榮期景光淒楚不可以目母孺人之於汪也屬引滋長周還人世憂虞之概亦云備矣人不經多事則思不湛思不湛則慧不生行不力尊卓之品高明之譽奚自來哉母孺人登六十矣而稱未亡人者三十年白節懿標光闡閭黨榮期兄弟支采都雅孝友名士紳間亦所得于患苦者良多水菽爲懽親朋滿集固宜破顏一觴吾新有文戒追念生平獻欷友朋毋子之際不能巳於操觚者也

吳母杜太孺人七十壽序

吳芝之房氏某者歙名宿士也宣界歙而都風英流美以蚕得承問爲快既吳子成進士起家遂安遂安今浙屬也而彌近歙譽呰之充疾于風雨自吳子之治遂安若而時鄉邦閭無不誦吳子之能君也曰誰哉宰國乎使一國之人愛之如慈母乎已閭鄉邦閭無不誦吳子之能事其親也曰母氏乎誰者生若子錫及民社乎是吳母杜太孺人稱七袠矣是年某月某日也閭衢讙諌士女擁萬絲掛

肉吹壺漿迭陳子不慧有弟就尹簿宇下傳道其一時觴祝之情物甚暢而予亦借名觴母有感于昔令夫令之爲道至于母之而精矣小人有母往以事書服芻挐致牽違今幸田靡昏與曉者之不母側也予晨而朝母愉與愉夕而朝母戚與戚噫噫唖洟誠無以異也遂安之民晨夕朝堂皇有便苦焉以告爬輿梳除無不滿志而退有以異于吳母之撫其子乎予田也水菽之奉簡矣二人不見訶欲得以恬其志於眠食遂安之政清身苦體喫菜自供吾以覺吳母之飲水而甘也曩者太公不得意于什一計蕭疎而獨好客母割珥簪佐之驩而日以紡績督子學底于成遂安之士月有餼有課甲乙有程餼其怠媮者而寵鑑之無以異于折蔆之訓也予爲季數人宦者讀者一昔離則母懒然不樂吳子爲家督一門之内兄弟既翕其下存宋屬也簿亦賤𥿄矣匡扶之保護之不讓餘力夫非推父母手足之愛愛之無以有此也廉吏儒吏幹吏極賁諸之所至各與有幾焉雙舉之而曰民

父母顧字之而曰衆母非其發于赤忱而源本於呼吸一體之眞愛靡得其解矣拓顧復之明恩茂康庶品集蒼黎之頌祝還報慈闈夫已氏實官擁民上不亦有人詛人讇者乎社而稷之寵迫所親埒於萬年詎有既乎盍予亦嘗慷慨懷志證出入廿年營施一物之未能有又毋以舌出𧥄詬厲爲二人憂故家庭上食之會實兢兢懼且愧焉自予遊行居止所邁聞守令清慈彊幹多有之欲百姓之厲以爲母相與屬德於其母也者而亦云寡矣

夫尊之萬人不如親之萬人易知也曲庭細席之
嘔吁不如通都大邑之歌舞易知也故曰吳子善
事其親者也

茅母丁安人五十壽序

吳興茅止生元儀以丁巳冬觴予艾爲文甚靚辨
所與言世道消長之關悁悁乎其如有刺也諠人
哉明年戊午春止生有母五十夏長卿以告將徵
予言予曰人之子能愛人不可不敬酬其母也斷
筆累年於此需一破矣而止生所爲述母委致多

思可流傳於是天下能言之士皆知茅生母矣母
姓丁氏光祿公之女而憲副公之冢婦以夫水部
貴封安人憲副公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鹿門先
生不以官位著所歷視人間通侯大相猶蝸甲也
乃以歷下弇州新都諸作者爲謀雷轟而不能奪
先生常定之席物所自貴良亦有以止生文心矯
異駸駸欲過其祖誠止生畢力此業縣日月爲親
寵光安所不得志於顯揚而咄咄爲且廿年二
十五長耳亦太蚤計科第生所自有世不乏學

士第其爽于流聞長世者幾也而予於止生敘述
中敬服母安人者數事水部三娶而爲安人及門
之日後先媵侍若而人矣巳所生與非所生若而
人晏溫不貳而惠慈過之此不亦琳第之閒唇稽
目屬之地耶今士大夫横驅四鶩之乾坤偪仄相
圖若不能咫尺容者塗覓隘奚若水部爲御史時
聞憲副公病瘍棄官歸安人贊決之以是鐫秩不
相訶優游瀟灑滿憲副公九袠終大事今無有走
要津爲功名地道者至不惜背負其親宗博跬步

之捷棄印相狥者孰誰也歲大祲括二十年之儲
得萬石急以水部遺命趣兒作奏分振邑黨今
廟輩之緩急窮閻之便若慮不一動于當事之心
忘私孥而勤公上世自有之乎耳目短巳止生一
日守諸生未有責云耳止生一日用也宜慈訓行
于天壤而足何多讓焉予所知者挹注之義齒角
之論鹿門先生惟不亨於官也故亨於文章而名
世亨於年而期頤獨峙四朝冠冕一代持先生以
𥪕後水部不登之年不竟之業固宜鍾之其室苎

子矣盛孝章之遇孔融也下車執手升堂賀母之
爲家國所賴孟仁之從李肅遊也其母爲作廣被
厚褥期以氣類相薰古之人急于求賢猶之乎戀
親也止生訪予觴予拳拳敦篤意用不凡予不敏
無以答止生然予聞止生所與遊多海內英碩父
黨以下莫不造門止生母卽專屋久無雖聞所致
客若此得無一粲然也乎

唐嫂陳孺人六十壽序

予田三年而哭唐君平七年其子允甲冠遊庠八

年配陳孺人六十是日也天氣鮮朗親朋喜集子
持觴呼嫂者再仍淚涔涔落也悲夫君平一世人
豪而僅以其妻遺老子遺少乎君平蒼髯晳面豐
頯脩髯所至人驚壯之其氣岸肝膽倍有以異乎
人予心儀之曰是將爲天下大用者因以廣索天
下氣類之士欲得盡如君平者而交之往復鄉國
所與遊半天下名俊不爲不多矣身所跋履曲折
物情向背冷熱之槪則亦不爲少矣投肝膽于人
人未有以報也就軀貌求之而須眉如許者亦不
數經見不亦拓落無偶之甚乎子性疎脫闊口快
腸矜與人狂譚無解者獨與君平大言小言無響
不答居里巷同予出入里巷辟地白下同予僑白
下邸長安攜家上公車同予長安所與商多帝王
將相儒者之略中外險夷世道安危人物貞邪消
長之界或互躍以歌或對愾而泣蓋君平自其孝
秀時服飾靚而戲釜塵裘馬隆而囊橐澀嫂孺人
時以其虛帷薄績任夫子之縱橫伏臘饑寒狗南
狗北無謫言迫君平新第筮李官飭束其高鴻之

習性而壹將之以淸潔嫂孺人彌安之曰官定窮
于孝秀吾與湯宅夫婦周旋久知之蓋指予也門
戶之政幾搖韋國以予觸迕之故株累君平君乎
不以怨予三百里待予而訣獨以見予讀書相屬
兒頎秀有異惟自繩尺卽可不沒其先人嫂孺人
可以一觴酹報矣予所徵孺人德度御婢娣匪惟
容之直身下之目見耳聞實罕其儷至今稱奇男
子者必君平君平不可復作矣稱閨淑者有嫂孺
人在請賡樛木葛藟之章

霍太公六十壽序

有用世之用有用人之用有不用之用利劒必割良馬必驅士丰誶自命而服官蒞事容容莫莫取[illegible]佹枝位而止非所以行世也用世之士不可數見於世矣登而薦之必有其人其人則必以類相合聲氣之相召也燥濕之相就也雖然用人與用於人皆以身從事者也以身從事㨗㨗然與一世人爭罷健愚明之數而精力消亡亦云過半故居身行世莫尊於不用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而

治世理物久安長賥之術畢集其中故曰不用之用也予伏宛水上側聞東南江海之會長吏神明治行尤異有吳江霍公其人公繇名進士令金壇金壇有畸人焉能以其年喜年怒搖公府而沸海宇公絕去因緣壹以精心強節爲政不逢其驩竟以此爲天下有識所傾移治吳江吳江東南之雄人賦坌盛非易治之國也自公在政而閭左隱僻牙從根株銖兩豪髮之數靡不洞燭而火觀御書有風雨之疾人𦗟驚異之何授受之殊也而公

知其尊人景尼先生先生自其三世以來率治詩壯名三輔至先生獨治易教其子復以禮發家其于易也盡其消息往來微眇之致委千金伯氏而特挐家人棲遲密里遑發于詩書科第間蓋先生用潛子用見潛者家庭之道行而見者民社之施博總繹易之精而合用之者也始先生初渡江省金壇衙署曰兒精神才力新發于硎不可嚮邇須久之上下信人民和而後乃得展布其四體以有厥功已再臨吳曰可矣下上信矣人民和矣政成

可以報 天子矣於是年八月公分校南闈得禮記若而人皆知名宿士若戈生陸生皆予所宿奇獎者也其年冬會計偕諸士上 公車明年春先生六十奏觴所薦士若而人趣予言爲侑予惟先生淵積沈修老首逢掖若幾於無事然者爲人君爲人父者修官上之道而不執其勞爲人臣爲人子者勤官中之事而不恤其私一傳而子再傳而爲子所薦士恢德業光名于天下無之非先生之教出器處器相乘以致用異夫偃蹇室賓枯槁自甘

者矣道所尊者無爲也世所需者有爲也晃芴也於世無一割之效田園也於世無一言之教雖久躬長生曷所貴藉之故爲景尼先生而後能爲壽惟吳江與諸士而後能爲先生壽

詹毋張碩人六十壽序

國與家異乎輔國與家有以異乎翼爲明聽輔事也疏附後先奔走禦侮無一非輔事也二三耄乂共立丹霄之上同寅協恭各以所爲致之君而太平之業就矣非然思不集而益不廣獨輔何益讓

庸無讓痒讓名無讓怨讓祿爵無讓事任精白乃心靖共有位而弼諧之義明矣非然上不濟而下不行即首輔何益往者三卿九列之長　天子鄭重不輕授吾鄉魯泉詹先生以副都視篆行總憲之事者若而年抱公絕請臺綱肅若一時鉤黨之習沸海頹山賴先生蠢以忠直肠以亭平海內物情稍稍恬定蓋先生之功倍于長撥其階夬乃在副此亦輔事之明効也問之家而先生冀淑人已蚤世其爲先生任內事者有張碩人碩人侍先生

久出入官途巖管鑰鐍滌澣膜賓從飭僕婢所在具有法程逮先生躋位中丞而碩人不之從也曰吾治吾家其以安君公於官昏三男嫁二女內外之政井然逮先生拂袖歸兒女事勿復關累忝與窮更賤故傳尊罍爲驩終始得宜此又一輔事之明効也天下之故主不可耦耦則亂輔不可孤孤則折十餘年以來以獨相當軍國重事者亦可概見簪笄勤事內有効于家以佐先生陰有以外効于國其爲弘明長久也亦云多矣是歲也　新天

子即位撤礦稅發內帑卿從大僚一時奮庸天下喁喁頌太平越月季秋六日爲碩人設帨之辰諸媚親奏酒堂下蓋中丞先生捐館舍其嫡冢進士請于朝　天子賜祭賜葬諸子無所營費碩人曰絲枲之餘有田畝數鍾撤以供事此其義與發帑撤稅意指相發明爲人婦之輔家也以精勤淑惠水譽爲人臣而無力於輔國簪笄之羞也夫碩人子存者二儁曰至鳳與予交

睡庵稿卷之十二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遊廬山記

余有淮藩之役未離門輒與廬山爲盟九月朔竣事念違新建座主十餘年矣又彭蠡與匡廬合勝舟車鈌一焉不可乃假一舠由東鄱上章江待座主桃花嶺下劇談數日而別癸卯發雙港越五日抵南康落星湖落星去南康不里許廬山諸峯迫欲肅客竟爲湖風所尼孤寄漭滉中檣櫓俱號月色無恙與家人守坐到明風稍定牽船步下郎日爲開先黃巖之遊期去歸宗以天暮不果仍歸船宿己酉遊白鹿望五老峯徑白鶴觀棲賢橋觀金井玉淵之勝日入林壑昏黑不可行舁至萬壽寺宿庚戌上含鄱嶺道廬林庵月天禪堂炊于金竹坪轉徑黃龍潭道亦脚塔慈雲庵宿于天池明日謀再登五老由天池後嶺登御碑亭遊佛手岩竹林寺至大林寺講經臺雲霧大作四山俱蔽對面不辨人余與逾不可過霧雨濕透衣巾風狂不能置足乃止小息法勝菴爇衣腹枵甚重入大林索飯飯竟歸宿天池其夜諸谷皆雪壬子霽然風緊甚游文殊捨身獅子三岩取道後嶺入雲峯寺薄暮東林小飯夜二鼓抵潯陽宿公廨中明日渡大江就舟湖口余往返不半月高山大川一旦擁爲眉底遊廬數日耳陰晴風雪極燠大寒四時之景具備又所歷岩壑摩巇穿邃殊不草草既自以爲生平之奇諸好事僧道余游者亦以爲此番竭歷倍先後從遊凡得詩若干章時萬曆丁未九月也

開先寺之勝以青玉峽峽水從峻嶺來巨石扼之激爲南嶆盛氣而下勢不破地不止一潭如鉢盂偃腹渡之水壹掠潭面輒疾走復得一潭如大釜相與洄洑水氣勢褫盡乃降匯石根以去潭色碧如練石子如螺行其上須眉可數其傍爲漱玉亭足當一絕矣從闕先度橋轉折轉險所稱雙劍香爐姊妹諸峰森森齶立人行峯壘中如恐壓者一岡稍進忽突爲文殊塔塔與瀑布敵面踞塔觀瀑

忽谷間拂拂如雷聲寺僧曰虎嘯耳凭牕窺之月滿四山欲出不敢出乃擁衣就睡

一山亘五百餘里坐卧數郡南吻雄湖北枕長江天下奇觀莫鉅焉中間疊壁層巒複溪叢瀑不足云也觀湖於含鄱嶺觀江於天池於竹林寺勝槩扼矣上嶺之日天際空朗五步一息十步一回顧數株煙樹離離水滸者南康郡也疑一帆獨插經時不動者落星墩也嵌硃剥翠蜿蜒周遭若起若伏者都昌餘干諸山也大小漢陽獨長諸峰屹然

雙矗五老居白鹿之右橫見側出周旋四五十里不暫捨嶺腰爲他峰所蔽一老猶殷勤送客望望下嶺而後別山南之致於斯爲備及予遊北山登天池尋竹林寺獨立訪仙亭上江如帶舟如鳧田疇如坼龜下雉諸山隱隱來赴如屛如纍少焉雲縷縷出山下如數白鵠徊翔林莽間斯須瀰漫天地江山人我四顧無影視立既靜若有翕忽往來遊行空中者於此外更覓竹林寺眞成夢語耳由竹林至大林由大林至講經臺皆冒重雲中罡風

横掣數努力固足不然恐飛去捫崖得路停一厤半晌已而出戶忽大風從地捲獨全露香爐峰衆共合掌讚歎希有

梵宮剎宇之富至今極矣西之廬東之台宕皆勝區也顧反不及往東游國淸天封見其寺之頹僧之羸狀幾不堪然僧亦何用肥澤也泰岱武當九華白岳皆以香火之盛爲饒髠俗羽所踞室廬華美酒肉狼戾佳山水成一穢塲大可惋惜予所過廬山數十寺獨黃龍潭竹木蓊蔥成行金竹坪一

堂主接衆結庵數廚然亦尚存竹石閒想開先白鶴之屬不至如棲賢火塲之廢棄者僅支敗椽而巳天池獨鐵瓦殿雄壁旁亦落落其它每一谷中一茅蓋一人蓋前種菜足食予謂廬山得意處當全在此遊物者護惜此山不欲以塵俗涴耶茅中之人其亦有苦行眞修不負山靈者耶得意之時顧視縶句曰都可抹殺入山惟恐不深無人之境予將卜焉以待異日矣

廬山遊記

黄山之遊發自湯寺寺居山之南麓澗出其右
有泉焉凌寒逾温以石宮之深不踰三尺溢則雜
澗水以去上嘗有蒸氣如飯甑下有沸泡從沙眼
轆轆起浴者以趾蹋沙熱漏勁予往復一月凡五
浴其下流尚有數温處惜無好事者理出以待擔
夫惡疾之紛投而洌鏑此泉以供佳客然泉於貴
賤美惡亦何揀擇也驪之泉至今以君后辱吾安
知擔夫不貴於天子惡疾不獨於妖色耶循澗而
上爲洗藥池爲藥銚爲白龍潭爲丹井各以水石

之縈摶爲狀而丹井尤勝一石如圜盎受水十斗
許漆底皆卵石出石成斛底如故不能測其所窮
其右麓爲蓮華庵庵與僧皆雅素所供香爐鐘鼓
架繩牀皆搜剔木根爲之足當一景初予來自旌
商入山道紛如聚訟既數日病聽輿夫肩至次日
問何寺曰湯寺所由入曰湯口泉曰湯泉予笑披
衣起曰皆我家地安得不先投足也
由湯寺踰澗數百折而上爲朱砂庵廢地僧普門
自五臺來欲於其處立鍊魔場飯十方衆疏[illegible]

法海事閒遠邇相喧輻集會奉　敕賜寺慈光弟
給藏經予來爲作慈光寺疏茲山之幽蓄久矣前
此自石壁外無路自嚴實外無宮杖者鉢者僅一
扣山脛而止十餘年來樵徑漸通茅蓋漸繁峰巖
洞壑之奇數數獻技以與世之快人望士目相許
而色相邀今又重之以　賜刹振之以法函黃靈
勃勃似不能復祕矣顧予閒遊適當其際所至俗
俗皆盤辟就予連晝夜不暫離念之所至欲雲則
雲欲雨則雨欲霽則霽一月之內窮巖邃谷無復

遁形峰迴溪轉悉與意會山與予庶幾兩相遭也
每所至以所挾茶酒酹賀茲山且以自賀
天都與蓮華連臂相峙予摩兩峰之肩而過焉仰
視峰顛神氣騰上一躋可到也而同遊主僕皆苦
諫至危之以性命予意怫窺蓮花之脇偶有坼處
突穿入其中初余從外踏視謂一塊鐵壁耳及穿
入左右前後背傍相連貫如大木柎層層相夾如
數十圍重垣如曲房委椒閣遁相通予摩石循行
加入迷樓不知所嚮同遊諸人從壁上合呼嚮以

甕語予㣙呼聲摩挼久之乃得出穴傷一松狀如
句股校他松獨壯偉可一丈餘予騎而攬之號呼
跳擲絕去禮貌衆路坐皆仰視而笑始主人慮予
不善陟倩一土人貫取壁松石耳者爲相後予入
山無頂不摩無壁不躋每至絕險處相者股栗而
予先超越其上餘人揺首吐膠而已越數日相者
納屨告退

穿蓮花峰而下奔折數里路忽斷以木渡之武數
轉則蓮花洞也洞方廣三丈許右旁一峽聳絕夌

洞顛然可級以上下前一峰突立如插圭正當洞
門如拜峰頭略如丫形景升名之曰掐月巖旁一
樹與峰相矗如翼衛然予從湯池來景升從丞相
源來會宿於此其夜月光欲流卧且半啓洞門悄
視萬山寂然左壁一滴水淙淙如漏屋簷坐聽久
之身魂淒冷使此洞守者故壞無板屋偪塞纍煙
熏燎之苦則亦可以棲且宿已

山之巔曰海子四面皆可達東由丞相源西由翠
微釣橋北由松谷南由蓮花溝松谷最夷蓮花溝

[illegible]險然予以試險爲奇未之怯也溝路皆沙礫㘭
復爲蛟水所敗莫可置武用木皮縛緪五六尺許
各爲一梯遞相縛攙溜壁中横以受足足太停則
恐其折也縱以受手手太舉則恐其掀仆也予鼓
而前教以置手宜靜置足宜輕置手靜手之神寄
於壁也置足輕足之力寄於手也諸人以次相接
腹倚檝若粘壁之蠅前人舉履後人舉頂若猿臂
之相牽矣梯且盡卷石稍可蹲息左折復渡霤沙
伯揆喘伏不可復振予以手杖踔沙躍而渡伯揆

號嚇失聲一群皆驚陟而上再折一壁横腰如欄
楯人度欄楯之外足旁垂有腹贅者腹與楯相抵
幾墮從此陟級無數而得所爲天門者三一線天
者三既乃得雲梯焉天門刺脰予叢石中若負塊
以行一線天行兩壁間從罅處漏光若一片氷裂
也雲梯鑿壁坎爲級望巘下千餘丈受身處僅二
尺受足不盡踵歷級既盡路轉出壁背仰視如層
城正反折處一石一松緣之躡得展息如獲異境
達是甫可昇從者面色甫定數出息或相顧伸舌

且笑蓋捫登穿側數以身殉而後乃漸卽于
行也生平每遇極夷坦處輒愁悶欲絕每極顚頻
處輒歡呼叫舞蓮花溝彳亍一度眞堪一死不復
問誰何景矣遊山與遊世者不一嘗此終成何致
耶前後行遊者其亦有得憸中之味者耶
海者衆水之所鍾也而以題山又不於其奧於其
厓而於其顚何也吾截壁而上豖胝數日如陟浮
屠擬拾其尖不知其更坦博也舉身天際極目雲
表日月之行若出其腋不知其更淵數也顚橫可

三里纔五里每一石黟數畝旁貼微膚長茶白堊
而胝之若原隰也其上疑可以宮祠軒轅焉景升
曰吾久欲募石室爲黃帝藏書此其處也隆然尊
特獨障東南秀傑可敬畏者蓮華峰也有角嶄然
崛起于東方下睨五老之屬若招小兒者光明頂
也有身歸然如龐見脊人平行其上如度長虹可
坐可卧可幕以飲者平天岡也進而西迤若負墻
以走每百步得一闕爲闕者三石勢屹崪若金剛
武士之怒立所謂三海門者也從門以闕直入

然足未臨而股已栗毛骨俱戰也從門以出疾行
及行連行紆行齊天之峯絕去膚髮決牙爪以峙
若龍彪之並陳虎羆之交鬭也從門俯睨壯者瘠
者銳者觭者直者袤者從絕壑中拔脰以起吾不
知其萬與億計如叢竹闘中新筍亂抽翠光欲舞
也從門仰視雲門仙橋芙蓉翠微諸峰歷歷四帀
而環吾目與天俱幕也最奇以絕飛鳥不能搏者
煉丹峰也最方以廣其上可置萬人者煉丹臺也
一石若垂天之翼下復一石承之系處不能以咫

伏以度若穿中焉尤石也一松居天平岡之上上
枝離披與根相糾長不盈尺而覆十圍伏以卧若
蓋尤拾也蓬蓬獨厲者風也或浮石上或生石下
者雲也嶽空一抹若衣褶青淺薄有縫隟天與山
之界也隱隱數點似浮螺黛九華諸山也天山之
間一線微白者江也吾夜而卜處與諸游從連衿
一茅之下頸股相偎萬山寂寞人鬼鳥獸之聲杳
然絕響四顧澒洞怛恍無主如寄大海之一葉也
剎而卜行忽白雲產深谷始如綿如布少焉如人

鳥如車輪須臾瀰漫兩間團空一色不復知有
地之爲天地我之爲我也別有駁雲一種排空列
陣駿驅横走諸峰錯於其閒乍影乍沒倏往倏來
如乘槎汎海與波上下也罡風掣人如海斯墮皇
怖驚恐之色渺不知所之也已而日霽山開雲歸
石出海天陰映十洲三島遥遥如見也是故題以
海子吾託宿於其庵曰海宿不虛也

黄海之有瓦屋自師子林始師子林建梁自予海
宿之日始予喜舉似遊從諸君曰此隱息初地共

觔成之前峰右壁卓傑靈異對之躊躇不能輒別
初猶作意摹擬謂似某物堪置某語稍迆東北石
筍岡林列數里之内萬峰齊舉目搖搖四屬無主
口張不能下但覺人物鳥獸羸蚧之形跪持飛走
之狀亭觀宮閣甗甓盃豆盡人世所有器物咸備
畢肖雜陳天半又其石每如累棊萬尋之杪壘處
若懸髮欲墮不墮掉而去勢若急蹴就予追於十
數里之外轉面迎之儼然拱而立復不可狎倒運
行半日不知頸脊之就痏也從遊三三五五但歎

聞讚歎聲忽一壁中有光炯如大星審睇之一孔
穿漏天光與眼適相射下上谼坂俯仰前後殊詭
百出造物者豈以兹山奇未盡特地幻此抑予平
生所歷猶有未足特設此供質予胸中之所有補
胸中之所無也耶蹄輪交逐非一朝所得乃在封
境中悔歸來之已晚矣

松谷菴眞人張尹甫修道之所行其號爲庵名婦
女所嗣者重趼而至予榜之曰祈黄環庵前後而
居者爲諸龍潭各以其所映之壁色爲氏壁青者

青壁黑者黑壁黄者黄壁赤者赤然亦待遊者之
各爲姓字如子偶抵一潭喜其沆泓命爲珠淵詰
之則黄龍潭是也潭既受水砂石在底魚藻在空
隨所納現之天形山形人物往來之形雲烟草樹
爪指鬚髮紛相晻映于光明界中混爲一跡都忘
上下別有稱油潭者如五千人大釜絶嵯牆之不
可即予跣而蛇行緣釜眉支坐瞪目其中黝瀠黛
衍如見釜底以絙測之十餘尋不可竟其各道所
行之水宛委穿決遇坎覽頓尋爲輪廻盤礴之狀

覓其虯處盡力衝擊以下轟號鬬怒如雷扑如雪捲如濤湧耳目交涉張皇無措不知其爲聲爲色舊云黄山無瀑或云山巚而水劣數日雨盈其勢獨壯水大小強弱從横之觀無所不備往適當其渴時耶

居松谷之數日積雨相延同遊者小課詩間銓答時萩忽岬下吠聲如犬僧曰石蛤也已忽啼如小兒殷殷不絶曰是山中雷聲又一獸如羊蹲且跳于敵面之广相顧許時不知所往一女伎以祈懺

至者袒服俱漬僧以予輩在急驅之景升急挽妮之蘷衣簇酒竟兩日夕增深山一段幽豔閱六日霽赴太平同宗之約清椒麗岫若出新沐林麓之際淙瀑交飛隨心目之所快逐以杖屧舊術未之循也薄晡抵翠微寺寺寬博愷爽十餘日爭錯之亂峰嶢嶒崛嵲層環周身者須臾暫伏而别以清遠逸秀之致相薰予題其食堂曰隱翠明日路出陳氏焦氏諸大家醵迓於途若傳食然絲吹歌管殊爲山刖賈勇

[illegible]之峰直削無枝又多從絶壑中拔出故傲然乎奇承相源則林木蓊鬱轉入轉幽矣循行四五里陰崖虧蔽晴日窈冥探巖排椅之餘穿折叢委屬想清穆有庵焉其故基云昔有神僧擲鉢于此景升命庵曰一鉢予竟易曰擲鉢締搆之恢閎視師子林倍之宇下不百武有溪淙淙聲乍緩乍疾一偉石砥柱其中方廣嚴整横二丈縱可五丈予呼爲石丈人席溪仰詢肅然異之又里許從崖薄中蜿蜒搖曳墮自坳顛歷級而下若徙復倚微風蕩

漾素練夭矯儼成龍形静而聽之吟聲淒泠所稱九龍潭者也仙燈洞以架板屋三層于未之樂白雲庵釣橋雨中躑躅故無得而稱焉

宿擲鉢庵之次日遊者從者皆告鼪僧俗老兹山者亦云境地無餘可止矣偶有舉消揺溪者問溪所在與路所由往相顧愕不能對一僧以意揣向予策杖先之櫟没骭箐没頂望空明之際而馳徑窮壁轉溪水硌硌出絶巘中漸進漸闊復得凱豁沿溪遍滿怪石大小棊置予就所置之石以爲步

[illegible]不匯遷移人行石上木行石下呼吸之聲相應
一[illegible]谿澗滑者下臨無底勢稍仄膩滑如油豥趾
俯不可[illegible]焉偃跌湔歷及孺然心得無驚怖更進
兩壁[illegible]一峯守溪之麋老松冠之託寄高遠水
石之不[illegible]者毋餘可望而不可即或曰容成氏釣
碣或曰黃帝𠫠龍處也予以往來其境名逍遙遊
遊之期爲壬子春三月九日癸卯發自旌德乙巳
宿西坦丙午抵湯寺遊蓮花庵戊申宿法海菴己
酉與景升會于蓮花洞庚戌達海子辛亥抵松谷

數日俱雨丁巳宿翠微寺戊午太平湯迎至其家
癸亥復至湯寺四月三日丁卯宿丞相源戊辰遊
消搖谿庚午抵溪南遊之伴從旌偕者孫伯揆先
道逐者胡嗣玄虞支羅遠遊逸久相期而中道逢
者潘景升之恒以邦公琰之[illegible]追予海子者余
仲升若木汪長馭元羲追及松谷者程象虛時敘
吳嗣宗光胤潘稺恭之恪黃上珍朝聘後先供張
諸遊從者吳越石退越石至蓮花溝股栗不能梯
而返道遊僧一乘[illegible]安法藏谷雲空崖朗然湛然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武定州學碑

前年賓尹應　詔京師　天子策以文武大計臣對言大寧之日習文而皆詬武討良疏自今宜急武備不宜弛置其大要歸於用人數千言稱　旨退而維天下幸無故東有封議老臣戒毋喋開兵焉得不必然之說而傾　聖慮爲又明年不果封然後知　天子神聖其意防達以遠也一時諸臣

相顧眙咢前者謝無人於戲今日當事所急襄司馬之所材豈折衝爲異人任而儒生素業若匏瓜乎哉天下嘗競言學也私議自貴獨鼓萬衆以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幸當於程事曰淺之非其至者且以觀望有韍韋之蹢泆一吷以足其職而庠序乎未遑莫能爲用而反相虐其無通儒之效也已孫公爲山以東治兵使者駐武定至則課州子弟本業以爲先甫行學閱其牀圮斥贖繕屬州倅新之既成率吏及博士弟子其下教言辭至勗以乜

名儒州人聞所未聞莫不躍起歸使者之教共推倅而乞言于史紀公之功蹟吏賓尹曰今海內人士蒙　恩力食太平于今數百年士明而熟於詩書禮樂之訓忠孝爲先必有所以報也州以平漢庶人得名武爲政要於拳勇易啙無所賴之公孽厲以儒教庶幾帥先肩摩之衆湛靖歸道出之爲縣官用寧獨發聞於鄉里而與華袂校庸乎孫公吳之長洲人名某由武昌守奉　璽書來也部兵事有法文武爲憲可歌已倅爲吾鄉人梅某而守

是州者駱君某共樂成爲工始丙申某月訖丁酉某月歌曰

齊魯文學惟子有慕中國授室群萃州處厥惟棣所甄剝不理去故即新惟孫公以文昌奕奕孫公所作璧官有煥璧皇孔碩以瞻以儀群英是若我公戾止鑾軜雯茵國子餘黌軒縣其硯明德維則乃武乃文在泮獻功東方是城

陳侯祠碑

長老言百年之內歲荒札無丁亥戊子間者與旦

四方帖泰井閭豐美物衆氣淫狗馬稻粱不勝狼
藉天意一大創之過土降割屢祀不登荊揚所在
腴上之區全爲饑國斗米需千錢訖無糴者中家
金死無弔宜故山澤之介兩罰並迫民益嗷嗷踏
草鏺樹析骨易子曾不能以旦暮疫癘盛作餓稿
不收郊郭之地所在闐枕當是時無我侯無男婦
遺至今也始侯之至盡革他名之費去酒削食與
衆更始兩歲之內勸田積社一以儲備爲事明年
秋八月旱明年大水稽城漂民居之半又明年四

月又水八月又旱侯行田間擁父老子弟相泣聚
呼如雷侯淚如雨循問貧口籍其上中下有差於
是括歲社所積若干出俸錢益市若干募富民輸
助若干筭數多寡各貯其處里選一人部之自以
一羸騎晝馳露寢一醫肘藥相隨所至設粥給米
米緣籍分粥悉會食病者匕劑殍者槥楢丞簿尉
遞四出如法更爲矯發歲漕二萬有奇石代金五
鏹而力請公上悉緩諸征尺牒不及郵戸瘦死之
外絕無流徙延及穀果漸用完活會其冬稍蘇則

亟名民長計之隄則潰矣後災且何矣親執畚梮
繕飭土石既報擢上記願得留兩月益葺隄事凡
溝澮渠川防泄之具百度其墜斥羨金置塲田使
民草耕其中爰充舊逋爰待將來蓋侯去之十年
水旱相屬不病災也宜長老呼其壯子弟曰若生
俱侯生也每家人相對語輒泣下生男皆名陳爲
侯爲人坦靜有膽度不見懼喜奏牘手自占立就
輒不可反吏無所射爲奸然時時越法縱舍嘗念
論以爲捐瘠之後難可常法繩也在政七載未嘗

入人一死好經術工書循行勞苦面黧黑不廢吟
誦樂進諸生課藝以時置書院文昌臺之旁買學
田以饑士之貧者遇貧生隆重於貴客多所題拂
以故侯之既去賤士民饑寒子弟愛念尤深至也
當侯之議改漕也上其疏于中丞中丞怒不可江
以南盡水獨水若邑耶卽衆比例安所得轉輸爲
驛騎責問數十至郡大夫以下皆失色客或謂侯
曰當事怒公柰何侯據地哭曰宣州民死且盡我
言官耶疏數十上竟無以難　天子遣救荒使者

下郡國使者張甚所過騶從共食擬於王者一不
當詆捽交下侯爲案舊接待弛緩自若使者失氣
過他縣稍稍貶損云侯姓陳氏名公相字某別號
鑑塘萬曆癸未進士陞刑部主事歷大名廣平今
守温州先後爲宣者多賢聲然山陬士女獨知陳
侯饗其利者爲有德也侯之義田講院具有載至
今日而民愈追呼之不忘采其謡就講院之旁復
宫而碑之謡之詞曰
今也掠關往也稽天往地之赤今地之掘我公在

斯粥之孚之往無我公民誰與遺翔翔十年子丑
之間洵天可回我公其來

後潭陳氏祠堂碑

予小時則知有後潭先生大志三巖先生大功兩
陳主師席里中士子多從之游家封史數引予謁
見之後予既仕去五六年大功始應貢來京師尋
卒于館所重爲紳士所憐惜又四年有以大志之
訃至者曰我陳有祠願予碑之而予時方典　誥
雜筆墨謝絶不理歲丁未使歸護宅祖父母千之

之西冲其地則陳之自出中所煩穿鍤封築之
役鳩工費力無後者愚父子世拜陳氏矣自予與
陳氏接其長者語言質篤衣襪簡儉類古人幼者
馴謹不敢以言面傲忤其尊長又多秀便有文封
史曰我所見地方人情忠厚之至未有陳氏若者
也賓尹曰陳氏必大其在茲時據譜陳蓋自唐貞
觀初有學瑜者徙自長興至我永樂甲午有祥者
登鄉書仕民部郎以終景泰中有旺者輸粟五百
石應詔助邊　天子嘉之賜七品冠帶旌其廬數

傳而爲延齡以掾史慕漸太平清白有聲已轉官
滇南念親老遂棄歸所爲首衆建祠者其人也夫
根深者葉必茂源遠者流必麗以陳之族自唐迄
今曾未有特顯者獨其敦忠履信之風蓄之逾厚
藏之逾密及此時也德善不改詩禮秀出振發豈
有量哉觀古今家國之曾有孤綿累世而賀其將
興有烜赫一朝而憂其不祀者種因植宿之間君
子所未宜忽意也予湯亦世婁高曾而還代有懋
德以集于我祖終其身惟長厚之安今其魂魄亦

□近善鄉其食於茲土與陳之食於茲祠世世宜相望惟予小子襲先人之祉忝竊踰分承藉實難滋愧以思爲書數語於陳氏之祠以告兩家子姓使知夫所以永祠者也

前寧國守四賢祠碑

萬曆三十九年西華金公以徽寧憲副乞歸養六郡四民跣攀轍猝不得驅而公舊守寧國恩被尤深予方田集予者日數輩民來言連歲淫潦稻菽不遺種微公出帑儲糴廣藷糜一郡老幼幾盡士

來言貧儒生微公拊循拔晉[illegible]瘠以㢡而已相與謀鑄公相俎豆之翌日吳子伯與麻子一鳳來集雜徵地方後先守令因及祠事予呀然抵几曰生祠足公重哉有揀林如有麂雲如產慈格詛過者殼諸甲與乙與誰氏之廬且夫十祟而一素則素敗矣帝服火浣布羣奴從亦服火浣布則帝辱矣以予所及聞見嘉魚方公之端毅襄陽鄭公之簡介漢陽蕭公之清眞而皆未有祠廟西華於流吏不如其已無已吾欲以前三守者之爲之也

於是吳子麻子脫然喜蹶然起坐一時父老子弟雷聲稱快而時吳子尚爲諸生醵金錢謁地簡期多其首事蔡方伯命其子監生鳳翔朝莫鳩工不以煩鄉亭部吏若往生祠之爲者圮橑堂翼奕然鐲碩士大夫不敢名其私以諸公爲我公也顧以四賢而百年之曠典斯成予嘗言官之關於百姓也莫太守重守廉下有司無敢卒洿汙者守嚴明下無敢罷婧棄事者置郡以來轓蓋相望姓字可指數也要以閭閻與津要無兩迎小民與衙從無

兩肥孱良與豪貴無兩騑往者景藩出封所過轢張甚瀕江諸守宰待共姑孰懾亡前者方公至部勒羣從進止捷于風雹餐奉規限壹手判斷之拂袖輒行涓使咋不敢吐翼全半江之左鄭公涖堂皇門三楯齊闢男婦得自出入陳說屈直小者勸大者立決數歲之內烏窺庭墄鼠齧故紙白晝行解案郡前罷肆胥隸告休一甲科令新墨請于繡使立疏發始退卒無所縱舍也予上試侍蕭公于汴城語予曰守土者常患多賓客僕守貴鄉無

目不渴客慮其不我遊民間徵細慮不我聞也與
縉紳孝秀語輒移日越三年訖無請託者予以詢
同邑諸紳諸紳曰果也每見府君膚骨俱濯毋由
得黏塵士事於乎民間便若小民得自言士大夫
得盡言以今思之此何等時也然二公於時所號
爲巨室者率齾齾不得及際西華夫巳氏以僞瀕
苦之矣題拂寒士臨問一老書生如不及貴官大
人寧逢其怒何後先風義之符乎市道交方盛津
塗之寄釣采富貴如責子母習與輿臺門從垂頭

帖耳者於曲巷小民相遠如天之標豪家巨族猾
吏奸生相睨護以爲親巳善良之戶有恥之士夫
韜面避匿如恐其相濺也去鄭蕭二公若而年通
父老子弟騶言之不誦深言之不洩或更有後言
誰何氏乎楚中三賢之稱口碑流遠西華方引歸
祠議與無一二快士敢行之者今日曰某大老不
樂明日曰某大家不樂占唇四顧復寢閣矣安所
得一席地宮之登三爲四俯徇匹夫匹婦之公哉
一夫市重於天下朝野鼎沸一人把郡國郡國

騷號宜難治亦近勢使然惜未有以四公之治治
之也祠成宜有記徵四方名公卿華矣或不必藉
以讓梅禹金及吳子禹金西華所嘗臨問者也深
自藏固不欲齒世吳子新第鄭公頃爲太宰不宜
班班譽呰隱居放言不佞其可也是以忘其忌諱
而直書之方公名逢時辛丑進士嘉靖庚申年任
鄭公名繼之乙丑進士萬曆丁丑年任蕭公名良
譽庚辰進士庚寅年任金公名勵乙未進士丁未
年任

六合縣靈巖塔碑

國於金陵之西北百三十里曰六合股江咽河扞
蔽舊畿去治所若干里河水東溜一山環之名曰
靈巖其上傳有鳳臺偃月鹿跑龍池峰格之勝甲
江東西形家謂其位巽方其像文明使山能言能
行塔之植也不佞今矣維邑實罷瘠十戶告絀後
先玆土建除焉責厥有廬陵蕭令公白意赤躬斥
羨勸輸度財鳩工始於事而諸版甫子來匝月之
會規始一階維任生忌忌生口官之方賞乃[illegible]

咨令既徙只耄倪啼只贊田市旅百務傾圮後之
嗣者毋寧羹是吹傳喈以勤易身以民雖有亮烈
其能不嗤縈及我張公來自新喩世受太史之鴻
緒篤意人文如饑思餔爰庭父老慨然身曰此壘
者土九仞所峙前事弗終後人之恥唼諸之音烏
足以齒所不仔肩[illegible]其頂者山靈是矢乃名役夫
鼛鼓逢逢𤶷板登登削築同同始之以培塿卒之
以豐隆曾不帀朞飛甍絕梠承霓撩空告成之辰
若木揚鼉翡霞射紅諸父老洎文學摶類而言誰

始始誰終終前有廬陵後有新喩惟我二大夫之
功自茲以還山崔嵬以如矗水瀰迆而不瀉風氣
抱固阜壤沃野士生其中美明瞻雅流部發聞載
於天下斯亦天地山川公侯兆庶共造以有成者
於是邑廩生孫光國越江而來托石言於宣城舊
吏史賓尹有慨於中太息言曰國家興廢之故豈
不以人哉得其人千百年未有之利益可一朝舉
也千百年莫已之疾眚可一朝洗也沓沓壘壘積
身家子孫之畫國之朝夕民之緜粟慮不屬于心

自河以縮尊敍而靡肥祿爲宣有良郡地豪宗敗
之不封而削代往代來長吏其未之許也舉千年
之關軼垂萬載之熙備天贈昌鼇地薦爽塏人奏
協類參于一代文明之治不亦偉乎蕭公名象烈
甲辰進士今爲南刑部主事張公名啓宗與蕭同
舉江西庚子後先爲令成茲塔若設之緣十年檀
募最勞勤者邑人陸守信督工許堅舊史氏本其
首末韻次之付之孫生樹之靈巖之巔

太平府重濬市河碑

吾宛句之水集於姑孰其浸丹陽湖其河姑溪湖
水都東南挾河遝白苧菱家山支行醞府治下河
水薄郭西注大江舊有太平天井二壩稍捍引入
壕納壕入城滄東西市闤居之而牖城南北以爲
戶牖形家者言兩水分位巽丁交股府右而委洩
于乾戌占其氣使當人文此亦姑孰之喉顋也然
郡自有河以來率[illegible]廢不易歲宿土阤瀆道堙閼
侵牟荐作前是按行者數數議興濬而民居物力
之相踦彊吏俛眉而不敢膺萬曆乙卯武康駱公

以繡斧之節來臨周眎城表裏有慨於中曰是役
也十一因之十九創之可乎夫本之則湫甚何言
陋也吾壯大其通身而堅緻其啓閉庶有永乎屬
太守胡君至公語之故胡君躍然謝則以牒撫臺
王公憲使林公悉如約初下令相其水地之不孫
者徙規之沒閭左者請得自贖覓之其不與於民
間者官覓之廣若干尺深倍之兩水入處與其出
處悉毀舊牐建新關闢廣縮河身之寸築用石石
之厚尺有咫冶鐵以衣柵柵堅于鐵初料金可三

數萬太守臨裁嚴潔費緡錢僅　千金甫卽緒曹
進士履吉以其鄉人士之意歸德直指與太守祈
賓尹碑湯賓尹曰甚矣事任之難也物行於肘腋
間湫濁而就清不亦便計然積百年未有斷然敢
行之者明知其垢穢也習與之爲處明知其光澤
也遵之俾不通獨水事乎哉姑孰之有市河江湖
河諸水之所湊纍也宣歙諸國之氣之所由鬱菀
王氣衍自東南直犇金陵於玆地微宣環翊者脈

不固矣佩束之以城郭磬折之以市廛長渠棱櫊
飛舫拂席而後乃徐徊匊魄經之以金柱控之以
牛渚通則通塞則塞鍾阜靈孕默與之爲往還非
偶而已也善夫進士之疏河略也曰姑孰緊逼
孝陵丹陽湖所瀦諸溪出姑河繫龍沙內水宋人
鑿河通城宋非能用姑孰也眞龍沙水穿城入堂
直通御氣數百年應　高皇帝首渡鴻基直指欵
懇忠勤穆然鼎湖之遺思也嘻進士之言辨而哆
予安能知惟是　開天之郡代狩者駐節於此沴

滯則爲否象流通則爲泰象夫好灑人之惡而並
宅爽塏抑亦修士之所快聽聞也是月也駱公竣
事新使者滎河李公來輔畿之內郡國一時多良
有司躬祓濯之行後先上下同心疏瀹號令有風
雨之行而物情無滲窳之患獨水事乎哉駱公名
駸曾李公名嵩撫臺公名應麟憲使公名茂槐郡
守德清人名爾愷丁時貳守方君堪別駕焦君端
司理胡君永順當塗令林君枝橋咸襄厥成得備

盧侯去思碑

盧侯令宣城時予居長安數億問鄉里便苦井閭云何曰閒然靜衙從云何曰懾然股栗于擊手曰治國也頃之盧[illegible]以憂行民老幼遮挽不得立建祠祀之而小民鄙野不習為文文之以大紳衙無當也又十七年為萬曆己未民思盧侯滋甚徵石言于予是時新徙令為豫章鄧侯鄧侯之愛民與民之愛鄧侯也摯又新徙遮挽固其宜也去之十七年所思滋甚者云何曰盧侯清嚴鄧侯慈恕鄧

之慈慈于善良盧之嚴嚴于姦宄其于以致愛一也鄧侯于百姓情偽強弱率煦沫受之平民于于日得意間為黠吏豪家所蹋格啼呼取直必無爵抑而止盧侯在黠吏豪家縮頸謝乎民亡敢輕格鬬也鄧侯遇士無才不才無隆門單族各自以為蒙恩紀滿意而去當盧侯時延見有程出入有簿籍不肖子弟躡武亡敢闖縣門鄧侯之于鄉紳無貴賤賤可否辟就喜怒之跡不色于市前此盧侯閒薄有所不權問所不懽之人則一國人所

此葉北大配補

私議以為寧逢其怒者也里役之弊率正賦一錢而費二錢置匭庭中使細民得自行內胥吏與里魁俱無所借手吏繇則壹以丁田為差意漸輕無所牟一切無名之徵裁削殆盡河壖地歲陁仍供故租豪右善規隱者率享無租之田侯身為履度一一籍覈而清抵之完活數百家社倉穀自蕭漢陽守府以來累三萬餘石率逋民間立法追補與為期輓鏹無後者後歲連儉卒以無流饑他如粲新稔石陂免新河庄竹木之稅種種興除利賴萬

年非目前惠利已也而地方所尤思者嚴禁賭博一事宣無中家之產少年輕俠好游謠猖披侯為什伍連坐之法設關木如擬鼓梏其周身而縣其項于外犯者旦昔納之已彨其眉頰之半已鬎其門父老子弟眾相戒風為衰止盜賊根株窟穴所至皆知之推跡亡所縱舍行道脅息夜戶不閉自盧侯去一李官貫以縱賊為功游民放意摶塞攤錢之聲讙呼街衢賊徒充斥鄧侯至時以三尺繩縛之然民狃其慈恕不能盡撲滅矣朝政廢閣中

此葉北大配補

外委罷士大夫蠭厲強壯之氣純用之口舌而[illegible]
用之仔肩賞與罰交稽將與吏互護敗亂相尋非
盡數運使然盧侯由祠部郎令參中州政所至風
威卓越名跡照人安得盡如侯者棊置世壤斷而
敢行鬼神辟之天下事豈遂至不可爲如近日哉
予田無所及天下事聊爲緣士民之意爲吾邑私
志之清嚴不如盧慈恕不如鄧而以宰民社責尸
祝卽予欲言民心其未之許也盧侯山西忻州人
名維屏辛丑進士鄧侯癸丑進士名良知江西新

建人

直指田公脩築宣城諸圩及合屬學田碑

國之大事未有急于養民者也養民之具無所取
之取諸土而足非有他藉也任土之術無所取之
取諸陂堰開塞而足非有他奇也禹之無間然也
以溝洫盡力合爲三大事管夷吾之伯也曰地員
曰水區數致意焉不王不霸治將安登乎宣山城
也而池歙桐汭之水四集其鄉東壩踞其委流復
代三吳腹水其下瞻鄉滿而上應　天子正供蠲

[illegible]圩是賴金寶一圩計畛可十三萬其餘牽連相
[illegible]以成圩可百十夫圩與水爭地者也從　國初
[illegible]今人民漸稠聚藝漸博圩之數日以就多則居
水之處日以就減居水之處日以就減則其激而
行也日以就悍頻年以來陰陽不若怒風淫雨暴
虐無時柔堤潄于壯濤相繼什敗倫歲之眦莫任
整理日夜叫號于妻孥斷梗中身與家俱盡有司
相顧而誰何萬曆四十七年直指麻城田公巡狩
及宣省耕省歛問民疾苦鄉三老以圩事對公槩

然曰某　天子巡方使者一方不養其責在某已
下教宣城曰若　天子牧民官小民失養責在若
于是宣城令賴侯親詣水鄉周行案牒盡得其崩
潰衝決之數自遮浪保安寶成以迄諸圩凡一十
七所估工修葺合之需一千九百餘金以上直指
公公立發贖金四百首事檄縣括公庾無有僅存
欽賑銀若干則爲裁給八百金其以上撫臺胡公
胡公報可益發贖二百金寧太道蘇公贖百金郡
縣各捐助有差仍不足者民間得計畛醵成之公

又爲畫一之禁民領實官督事舉畚無緩擿埴無
遨崇廣支擘句股合宜旣于事而竣水防循理滕
埒得職其年潦而不害公于吏治物情後先損益
如鏡斯照如刃斯劃利民之事無一弗舉蝨螟無
一弗去舊時徵解之役中家蕩產不能償至公約
以官徵官徵勒爲全書小民自租輸以外無所與
聞公府之徭使者舊行部共張煩甚公一取諸本
廩節縮口賦前後尚存一千八百餘金爲予太平
府千金應天三百金徽寧池安廣各百金置產學

官以待士之貧者善乎蘇子之論也士者民之秀
桀分天下之富貴與共之士不失職則民靖矣士
民所在皆麗于土所在水土皆可養人燕齊趙魏
以訖諸塞壖無非可耕可耨可溝可澮之區始予
憂及三韓蚤欲以十終十同之法試之未有應者
猝棄之不可知之鄉天下得公數輩碁置方維五
行盡爲用百姓皆得處所亡憂時事矣公名生金
甲辰進士撫臺胡公應台瀏陽人寧太道蘇公進
祥符人賴侯良佐嵩安人是時郡守南海關公[illegible]

理餘姚黃公尊素具任勞勸賦役一書多理公定
者也刻石宛上記厥蹟而系以詩乃作詩曰
理國之道地德爲府水能滋土水能敗土乃釃乃
隄以抒以股土膏水脈各安其宇一日把苦百日
康餔亦有公儲推廩置庾蒸我髦士稻粱終古我
士我民爰擊土鼓社而稷之福萬斯戶

烟駕園記

榆林杜日章者將家子也而攻詩書善文文成譽
價走海內海內士無不願交日章驩者而日章亦

喜贊其文定名士交於是操觚之家人人知杜日
章矣予則謂日章世所貴壯士第兵捷夷聲威震
異域足快耳幽一室而守腐毫何爲哉日章有所
治亭圃在郭之西偏而山趾水高柳環之貯奇花
怪石其中顏曰烟駕大徵逐花鳥嘲問風月此隱
人逸客無所事事者之爲日章以彼殊才又世將
種震世之功勳不足爾也而乃戢其健氣頫首林
泉以搏虎穿石之手而供課花刺草之役豈非逢
世太平英雄有餘於力而然耶榆林在諸鎮中最

□雄緊套虜出沒無常黑山水草未一日忘牧圉
也賴　天子威靈歲劾欸市圉塞晏然懷材抱異
之士乘其暇日優游而割文人之席爭隱士之騅
非然者卒有緩急登壇坐甲之不暇欲以游思竹
素而托興園林尚可得哉然予聞古人之使材周
於履屐勝敵决於圍棋雖以游息之區部勒臺榭
草木材者爲之亦自有奇變予未及游接日章涉
烟駕園而傳想其勝也知日章者安知不以此園
爲屐爲奕預策凌烟之業乎日章之交余也以劉

恩徵因以詩筒[illegible]後兼請園記爲作是語貽之
日章武人也而善屬文恩徵文人也而宿閑邊略
今以兵使者備榆中以斯知我　明多文武材矣

滄嶼記

臨川云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其意
以富貴爲忙山林爲閒名爭朝利爭市天下之忙
人也卽有忙地焉以苦之知樂水仁樂山天下之
閒人也卽有閒地焉以甘之夫然則閒忙苦甘不
相代朝市山水不相爲用也寬原博遂之鄉佳山
川[illegible]就之或發呈其秀以暢羣遊或扃鐍其靈以
俟孤賞塵囂遠則清淑出固其所也城壥市肆之
會貨物之所狼籍酒肉之所蕪汚山乎蔽眉面而
不見水乎淤滯[illegible]濁而不得理靈異之氣儵然去
之矣吳越皆澤國予恣行其間檣帆牽拂士女嬉
遨然一領其水姿渫惡欲殼前年行瀨水循郭陁
闠躡履市上覺有異已得所顏滄嶼者於楣間詰
之則史圃也芳塗乍啓雲垂煙接有巖翊翊有巒
磴磴有石齒齒有洞沈沈有梁迤迤有徑委委該

房曲榭之製高下量情髹甍綺[illegible]之陳方員稱景
奇葩別卉冥欝乎深冬縟羽文鱗騫翥于永日斯
塵外之上區域中之勝壤已所尤異者地形每折
處水輒緣之歷歷環洲如浮菡萏箭月蘋風隨波
偃印如竟日遊吳艇中忘爲陸圃俯仰眺聽思澹
宕而響夷遠如以其身交于寬原博遂之鄉忘其
爲市廛也自我來斯春陶屬想未能以一語相酬
越許時滄嶼主人史修之氏詔予記之史爲江左
冠族富貴豐久自知山先生以來代長斯園四傳

而至修之氏衛故理新耳目之觀彌壯高鴻題倣之家而世襲林園泉石之致亦可謂破忙以即閒善脫世全而食有甘境者矣吳越水事密邇市郭者惟明聖湖差具須廛然未免為臺輿歌板所恩殘轉趨忙地新安江清淺不任受航其任受航而最清徹可鑒者莫若宛溪然謝李賓從之後率無繼者豈非忙人多閒人少邪予既廢始以一刀往復其間自茹聲逸使滄嶼主人畢身齒束約於京輦冠蓋之場亦安能日涉以成趣天下名山勝水快心有韻之境終屬之閒曠之人臨川之言不淫矣

鴻濛庵記

去郡西北五十里而遙有山曰鴻濛負牛頭面工山行廊青弋諸山溪之所匯也有檀主曰萬樂庵世元予曰國俊曰國壽曰國相有僧無垢曰性蓮無垢與樂庵厚善諸子承父之命爰捐斯山伐土結茅今僧照真者實住持之而前太守西華金公仍額其庵曰鴻濛志始也慈氏之教遍於殑伽[illegible]

特慳于宣古開元一剎僅寄郭下半為大家花石之場其他名藍宿苑茀廢無餘豪有力擁餘殖肥饕餮特甚壤外之壤宮外之宮日以供有力之耽耽猶未饜也際斯時而欲興一佛事倡一檀施如向盲人說黃說白無有信處緇流之托於斯者無適為主則亦竄頭他徙焉而已矣有山不以自封細而行施有鉢不以支喘拳拳為剎宇謀斯亦僧俗信心之一端法教將興之象也予梁通濟逢是庵僧樂以一言永之

睡庵稿卷之十五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廸功郎南京錦衣衛知事白公墓誌銘

萬曆二十六年歲在戊戌給事中白瑜再迎其父明齋公母劉氏如京養居無何明齋公與劉俱病瑜亦病不數日明齋公卒二月廿八日也壽六十有六瑜病中慟以幾絶曰天乎吾病之不能死而及吾翁天乎翁乃客終而乃故以吾同輩數四慰未有已已數引勉無傷母夫入於時瑜稍解病有間會弔𢇍其朝之士大夫越月瑜兄弟奉母夫人犨公喪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某鄉里瑜同年四明陳君爲狀宛陵湯賓尹志而銘之公諱鑰字世起籍盧龍之東勝衛其先巽城人數傳至董公父也時不廢賈而行儒公業儒補郡諸生籍甚一日提所讀書入太學曰吾願交天下士久之不中第輒破貲贄留師儒課益三子嘗萷三子言若各自警敏讀吾書假令功績若致勝吾自致歲癸未謁選得南京錦衣衛知事公鼓眉曰吾聞南中佳山水是官無所職尚不廢吾觴歌歷三年秩滿封廸功郎而仲子瑜業舉於鄉尋還汶上丞以歸歸而閭門高卧郡邑有司之事不與公爲人愷信接待人甚恭雖細賤不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至老耆薦子首至地奴使卽逆意卽杖未嘗厲聲氣性不酒然好爲主客日夜不厭嘗酒於知交家人驚至報失火徐顧曰若先行吾盡席且返給事中第乙未進士選讀中秘書公喜詒書兒勝而翁矣乃得交天下名士已授兵科給事中公益喜兒志行而翁志行也是官於今綦重不得如而翁優游惟服任奮功爲忠孝在不怠不黷先是公一如給事邸時朱元介父在養元介家南中公遇逢朱公若宿雙爲指數舊所遊某山某水無恙急取酒交酌兩翁髮俱皓而顏俱渥丹言笑矯健望者目爲兩仙人嗣公歸朱公爲不懌也者以先冬月疾不數日卒而公再如京撫輸欷歔者久之既元介奉喪歸實二月廿六而公已在蓐屬纊嬉語自若問之後事不答朱公亦然曾祖曰某祖曰某有兄某無子公

終始敬順命三子爲後事一如子子曰■曰瑜曰
璞瑜今兵科給事中珩璞皆廩生長女壻李邦麟
虎龍衛指揮僉事次女壻魏可簡今兵部職方司
主事初丙申春同館合爲公壽賓尹修酌者之詞
引醉吟先生爲頌衆不以我爲諛銘曰
弗賢弗琢中則有樂維積不訾玄之爲白旅官旅
食越南度北登福上堂主人辭客

劉公墓誌銘

公諱恩字紹分號愼軒世莆田人家鰲溪其曾大

父武者庚戌進士督學廣東武生體極體極生漆
漆之子曰學恭者有子四人其三即公也而曰學
脩者丞安鄉無子宜後公公又最敏達學脩公憐
愛甚遂子焉而其後學恭夫婦没不得服也三年
未嘗見齒倭躙莆城城中人四竄父子不相顧老
孤籍於道時 脩衰甚公負而走且伏且行幸俱
免比歸而城中廬舍燼矣公復更計曰倭必再寇
猶有先人之蛻未土也亟築田邊地取所停祖櫬
與生父母與亡兄與先孺人葬焉而別爲二竁以
待學脩二人未踰年倭果再至莆難葬地有累[illegible]
不舉者至此皆灾而劉氏之骨獨完人以是神公
先娶孺人吳早没無子數擇繼者人女之不就其
後娶宋氏宋故名家女先適曾生子涵當倭之變
以一婦人提呱呱百死自完者也後歸公生守中
初公繼學脩業千金經倭而盡其後學脩死弟諒
欲以子子公嗣其業公爲割田若宅者付之而自
以空橐走都門命涵從舅氏賈宋孺人日益拮据
有法稍稍饒給云公以讀法起選泉州倉大使改

邵陽巡檢清江典史以歸精幹當上官意歸而不
持官中一物生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
得年六十八公愛涵如其愛守中疾劇之時分部
家事無尺帛私彼此也卒後四年丙申守中扶二
千餘里喪以歸營墓於本里何厝山拘時日未及
葬又五年辛丑將以某月日襄事涵出自曾感公
之恩亦竟劉矣而曾浴字先生諱光會今守南安
者爲余師其姪孫希鞏與余通家涵與守中共[illegible]
鞏以乞銘乃爲之銘

子而孝不必其所生也父而慈不獨其所生也客
而饒何負於徙死而不忘乃歸其里

封文林郎高公合葬墓誌銘

東海有隱君子曰雲泉高君諱東陽字宗乾萊州
萊陽人也齊俗喜劍博蹋鞠快事而君用孝謹閭
戶自戢既孝謹自戢矣而於其兄東明所逐擊劍
陸博蹋鞠舞竽之事心非是之然不敢逆以爭也
所費擲一於君乎取矔然應手無恡色有某甲者
黠而豪故攻剽黨也日夜裘馬走子弟出入街巷
巷人皆縮頸避東明直以氣撻之曰吾得肉若某
甲恚甚謀東明會君族屬有戍於外者其子死東
明封緘其家以待子某甲甥也某甲輒破垣屋盡
奪其財物歸而反行金於主訟者抵東明謀財君
於是裝百金跣犇撼郡縣門呼愬某甲則伏其徒
狙擊君不中則益耽耽必死之而君適為里社長
趣賦乃陰貲逋賦者關君而旋箠殺其婦滋行金
聽者左右縣官耳誤遂坐君殺人當是時君兄弟
共羅大獄幾無道白也居有間以旁邑令明少君
甫得脫出獄嗟乎豪之黨易讐也狡賊之孔無萬
而金錢之術神也吏有司恣喜怒縱驚善以白戶
生死為財與勢地也有高君之枉而無旁邑令之
明古今良善陷洿相適屬不得一吐者豈少哉君
既出傾其家赴兄卒愬某甲不法狀論遠戍以死
既與其兄東明共脫歸握手呼沸醉所為天與日
者里中各持牛酒賀君直而旁邑令之聲遂大振
君性沉厚服食簡廉生不學書而恂恂斤墨類儒
者急兄之難立意感慨暴得洗發烈身名又類俠
然始娶王氏生二子峯峩繼焉氏生二子岸出當
王夫人在也家故有千金其後斥以供兄日就落
兩大獄起而室若洗矣周旋壁畫百需皆焉孺人
手指而視遇先夫人二子一若已出死之日岸纔
九歲出六歲君念之為不更娶臥二子腹上長養
之已出舉進士為令詔出前曰孺子慎之而翁所
由幾死所由生皆是官也言未訖淚欷歔下出是
以齧指不敢易其官由大名調曲周最得封君文
林郎焉毋贈孺人萬曆三十二年出上兩計峯冠

輦下將陟不復知用何語左調歸而君病在褥顧
謂出曰孺子第毋以入命貿官孺子徙何害浹旬
爲四月二十三日年七十四而卒王夫人卒於隆
慶二年月日年三十八贈孺人卒於萬曆十二年
四月十九日年三十九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于祖
墓西若干步峯咸陽縣典史岸邑庠生出之舉進
士於戊戌余所薦也饒官行尤噪文譽孫男子十
一人曾孫二人余知出者故於其父母之葬不得
辭銘也銘曰

謂令權輕人生人死謂令權重多金可使之死得
生有逢其良匪逢之良實惟德之祥書作家乘永
稱縣諸惟君有子民之父母

戚畹李公墓誌銘

慈聖皇太后之從兄曰蒼泉李公諱文松其先山
西翼城人後有徙順天漷縣者遂爲漷縣人累官
錦衣校尉侍衛　東宮以總旗辦事東司房捕賊
有功　內工竣遷錦衣衛副千戶　今上十年有
詔拜錦衣衛指揮使昭勇將軍公爲人踈愷美鬚
眉常從　南郊奉巾盥前導舉止端謹儀服都閑
上指目曰髯而皙者皇舅李耶還　賜佛像盔飛
魚服蟒邊甲繡唇刀及銀瓢茄袋各二事嗣是
駕每出必以公從遇幸在諸戚黨上然　太后數
救外家幸戢約自刻毋藉勢寵放恣爲而公尤素
小心趣　敎踆踆若不及所有　增封益宅諸非
時　賚予固遜謝當　太后指　上愈數褒美之
十餘年以來　上齋居深宮簡　行幸公亦退扃
私第雜治園池花鳥隨其所過逢飲歌爲驩而已

讀書不甚了而馳音騤響傾吐若通儒喜與名士
大夫游日夕欵密然竟其身無一語之屬田桑什
一之業督課不敀窮屋而於民居民田民利一無
所侵擾以萬曆癸卯七月四日得年六十六卒訃
聞　太后哭發聲賜金三百兩布百疋爲斂具配
曹淑人先公卒子二大本　東宮侍衛領班官大
茂尚幼將葬以子友白都諫之狀徵銘銘曰
異代傳外戚重侯累將貴當窮奇而能自戢抑以
毋敗亡者蓋亦鮮少又余所遭見豪貴[illegible]不越

編閭氣勢輒秉人莫可遏何言　國戚信公之所履其賢遠矣我銘公藏匪公之私式節惟嚴以昭國懿

崔贈公合葬墓誌銘

工部營膳司主事崔子廷健之父曰和齋公其字兆與其諱祥先是崔子官行人移贈公爲行人會萬曆辛丑　覃東朝恩行人顧以秩格崔子率所司疏請　上優可之詔以改官補給下其事司封於是壬寅崔子徙工部改贈公承德郎工部營繕

司主事贈兩母皆安人既函　敕書焚黃墓上已則嚮其同郡友宣城湯賓尹泣曰悲夫廷健之背先人也徑尺之石不能具也撮其孝友之實第勉而書諸譜今越先人歿且三十年幸得贈兩官辱天子褒題於地下有餘榮已惟是親之舊德　君之新恩俱不可無紀將穿竁而納焉敢累吾子惟崔氏世序具譜中公髫而失父弟琥者瑋者俱尚幼也母夫人日夜抱以啼公背而嗚嗚進見母夫人抆淚慰諭承悅百方身自菲瘠力田而腆贄孟

助二弟學已爲先後畢聘娶二弟既娶婦母夫人弼捐色開亾何相繼夭各遺一孤衡甫僅一歲衎甫僅三月母夫人抱二孤孫與二嫠益日夜啼也公背而號天進強顏安母退諭其配李安人諫勸二嫠老姑幼兒最兩事大耳蚤起必相二孤神色每食多寡衣厚薄一日之中必數十省視小有風熱病輒長夜籲號曰天天崔氏世不乏善在此二肉矣而是時公固未有子旁多睥睨公以其命脉擁護二孤而斥其筋力之餘殖産産漸饒益爲遷

師教二孤出入必戒最後生工部時年三十有八矣雖愛之甚不能更加於二孤也二孤既壯克任事工部總角補邑生員尋廩食公始幾微弛擔負而母夫人固在稱九十率諸孫子婦跪謁上壽爲驩以萬曆甲戌三月哭母壽以五月卒於家得年五十有八公性溫厚與人無迕尤篤於宗族族建祠公爲經紀其事先工匠以往後工匠以息竟以是瘁病配李氏贈安人生工部兄弟四子者胡安人也而李安人子之甚於已出衆以爲賢後公三

年卒其後崔子官行人三年爲歲丁酉而胡安人
卒以巳亥某月某日合葬於縣西金雞山之南四
子長卽工部君廷健娶某氏封安人次廷循次廷
徽廩生次廷衛附學生女二李安人出者適庠生
李德熙早卒胡安人出者適譚經歷子本培孫某
某出某某出蓋工部之書譜曰先大人之成二孀
撫二孤也苦心萬狀卽二孀弗知二兒弗知獨神
明鑒之耳噫崔子之善狀其父也夫使人之爲友
愛也而當之者能盡知之盡言之不亦淺而未至

乎公之孝友卽公不自知其所以蓋至於今雍睦
在門庭昌熾在後裔三十年旣湮之姓字　天子
重褒題之燁燁綸音華於玄隧神明有知庶其在
此是宜銘銘曰
單脊扛門肱復雙戕由前言之誰適爲殃年近四
十而子㒨生坳且一世而名重揚由後言之誰適
爲相蓋天將以成公之德故鞠凶所以爲彰而弗
祿所以爲貸嗚呼孝與弟其難量子孫守之世永
昌

徐先生墓誌銘

南石先生姓徐氏諱誠字思誠撫之臨川人也先
生以文行著聲試有司輒冠一時知名之士如黃
御史梁山高太僕谷南舒司冠繼峰心折先生率
遣子弟往從之遊所與遊後先貴去而先生僅以
歲貢授訓寧國巳遷豐城諭宿州學正以歸萬曆
三十五年歲丙午先生稱八十先是癸卯先生命
其子必遠數千里走京邸謂賓尹曰我辱與子知
身後之石必子也事雖然我願及今而寓目焉賓

尹遝不敢對未數月先生責成命賓尹曰先生年
固未涯不得議此其後每書至無不以石文爲言
賓尹曰先生行八十且爲一言壽先生無已略倣
記傳體爲一言傳先生可乎而先生滋不悅書至
責甚厲曰何子之不達也夫人之有身猶其有官
無不了之官上公極品皆有盡也無不死之身千
歲百齡皆有盡也官諱罷老諱死邅廷一身莫爲
巳計吾恥之吾幸脫於徵召今旣老宜辦死事吾
慕夫彭澤之自祭東皐之自銘而以托之子也蓋

先生性伉直與顯者交絶無依阿十餘年一遭稍不得輒提帽以歸獨遇寒士多所提拂道義懇欵骨肉有加焉予爲諸生時漢陽蕭公實守寧國一時官學宮者莆田曾公武進潘公與先生皆愛異予每抵郡遞食三先生衙齋後莆田武進皆徙去予獨與先生共器食與先生子必遠共被宿燕見閫齋男婦若家人予赴館留京先生取頭上銀簪簪予髻曰子自是當貴然會期莫可知矣語未既相抱啼泣一時學官弟子相得之致前未聞者予

時少壯性慷慨脫足便行尚不以爲意其後予既仕驅走南北並冠蓋人周還率多皮面中所更歷鄉黨之變投崖走壑窮身獨竄追憶曩遊邈如隔世然後知道義知巳之難而往日之過從爲可惜也十餘年間既哭武進又哭漢陽予與曾先生者猶各以其身試於崎嶔歷落之場青泉白石命酒耽詩獨先生在耳然後知聚散生死之不可常而先生所稱有盡之官有盡之身爲深於道而可爲世之迷迷者解也先生家故貴不治生產而孝友

篤至所得廪餼時割以充其弟常通友人數金非約償者其人死其子失業先生念之償浮其數而猶未止也配孔孺人唉苦攻作性卞急然無他腸細事觸之猝若不可忍巳則煦煦若無所觸者御副室唐有恩唐亦宜之先生生於嘉靖丁亥二月初一日孺人生於嘉靖癸巳正月十一日白髮齊眉紳士所羨自予別先生郵筒往復得先生手副猶作蠅頭楷與客飲接終日夕不厭前一歲傳先生病風痺巳而平痊非先生得道善調攝何以有

此子五人必復必進必遠必通孔孺人出復進通皆早卒遠補郡庠生與予共衙齋卧起者也必采副室唐出女二長適鄒以學次適京衛經歷周世禎孫男一孫女一予既奉先生命無所辭銘乃爲之銘曰

惟漢有高士曰徐孺子世居豫章其後子孫散處列城在臨川者以嘉麗鳴嘉麗之徐再爲芟塘惟先生祖五世其昌宛陵一榻懸之至今曰惟吾子之言吾須以寧猗先生片言匪報寸心在盟知巳

賓難千載聞聲

廣東按察司副使浴宇曾公暨元配鄭恭人

墓誌銘

萬曆三十四年歲在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莆田浴宇曾先生卒於南昌之瑞洪予弟就尹官南昌以訃來告賓尹發聲哭曰嗚呼吾師也吾少時所受知三數人今相次盡矣嗟胡不哀嗟胡不傷明年其孤偉卿徵及墓事明年告葬期越六千里速銘賓尹既羈官下山川阻絕不及畚土執紼之役愧負生平此尺石者非賓尹事則誰事也初歲庚寅先生教授寧國甫課庠生得賓尹異之額其卷曰才識學俱可橫天下一時老生不盡信以爲然其後漢陽蕭公來守府所賞識與先生合群諸生明倫堂中月兩課課必五義悉先生甲乙之上守公守公又更爲甲乙越數歲卒無不第一賓尹者予時屬文甚遲拙日西下諸生以次納卷各囊筆去先生獨率僚官坐候予夜分人散盡遞引衙齋酒餔相繼或竟夜不能就需之明旦又酒餔以出入

以爲校官秀才之遇無如此親厚者而先生故以桂陽學正分校江西高安朱公司理吾府者先生所薦士也蕭朱兩公爲政清肅不可犯諸藍衣好走官府攬結公事者無所借徑或相率謁先生至則與談書談舉業稍間輒醉之酒不得微及他事終理公之官無有敢黃請者士子亦斤斤洗削自愛自先生去爲守爲理爲校官不知何如人寧國之士風有不可言者矣先生諱光魯字于魯讀書別有微義不能舉向人及點綴出又了了白文中者與賓尹往復如射覆丙子舉於鄉就桂陽學正丙戌成進士今貴溪疏改寧國教授辛卯仍分校江西歷南戶部主事郎中權杭關守江西南安八年始遷廣東副使先生嘗謂予曰吾平生百事皆遲生子遲第遲官路遲吾守吾拙道如是也故所在榜曰寓拙其在貴溪也所司有索賄者先生不爲動怒之輒決意疏改在南安營飭宮傳關梁不可選紀中使張甚檄稅橫浦先生力引地方窮險人情獷悍之狀條上其不可因括餐錢充之稅議

以彝蓋先生直心直行守躬便民者類如此娶鄭氏封安人再贈恭人側室莊氏楊氏二女其一恭人出嫁庠生俞章一尚幼二子鍊卿偉卿皆莊出也鍊卿勝冠而夭偉卿一名鎬娶魏別駕長女生子象祖聘方生女許戴猶記衙齋時二子皆幼明媚可喜時時呼小字爲弄問所自生不知爲誰問一切酒食家政所出入惟莊夫人恭人溫惠之德足以觀矣恭人生于嘉靖己亥三月四日卒於萬曆己亥四月六日得年六十一又八年而先生卒

距生己亥閏七月十九日得年六十七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地爲九華棲隱牛運山背丁面癸始恭人歸未半道卒於杭及先生守府十數推不報堅告休矣予移書固止之及歸亦竟半道豈非命耶雖有大巧不能移命然則先生之拙乃其所以自全也與予故爲論次之因系之銘銘曰

士窾以走捷兮何賓不鑽惟先生之道兮拙遲是甘彼緩至與疾至兮其程則同而一不失爲君子一未免爲小人則安見夫巧之非鈍而拙之非工吾銘吾師兮永砥厥躬千秋之下兮吾道常隆

贈奉政大夫東野張公暨贈宜人沈氏墓誌銘

吾友張叔翹喪其父垂四十年而成進士也成進士無幾郎刑曹會　覃東朝恩獲贈其父承德郎母沈贈安人又五年　皇孫生再　覃恩加贈承德奉政大夫母安人晉宜人當奉政卒時年四十四耳疾且革顧謂宜人曰脩短數也第吾親老三子皆幼稚吾目且不合令一以累若矣已指叔翹

是兒必貴恨吾不及見也若善成之嗚呼一官甫拜綸紀重逢即奉政善務兒豈期四十年後異數乃爾耶惟傳家之物莫孝弟長以予所聞奉政多懿行孝誼尤篤若人也不年固宜天之以子倍償也奉政之父曰謙齋公謙齋公樂酒好客奉政宜人百給鮮腆娛之謙齋公既老而繼龔孺人性嚴急奉政宜人百方佐養逾所以事先母姑者龔孺人舉一子謙齋公絕憐愛之謂奉政曰吾耄矣是呱呱者終以爾爲寄奉政跽且泣見一日在者必

不以大人所愛遺大人憂凡衣服食飮之類長養
撫摩逾於兒子龔孺人自是心喜色都霽及奉政
叒亡龔孺人哭之哀至老語次及奉政輒潸然淚
下於乎孝也於所自生固然耳曷異而紀焉且人
之父母愛其子未有忍以其子爲非孝者也易逢
怒而難弭心惟異母而是故聖門之孝獨閔曾焉
稱也奉政家故貧有妹壻火叔明者負官錢幾不
勝榜笞矣奉政四走無那覘宜人篋中簪珥及織
紝所積可數十金密持去償官叔明遂得脫已而

宜人覺之謂奉政曰胡不預言之吾豈有所靳耶
奉政曰吾以此事不宜謀及婦人耳因相與一笑
於乎緩急之際羹豆之間吾以觀人情也劃所私
於闤𨷲周所親於禍難非傑丈夫曷有此誼其曰
不宜謀及婦人者是也如宜人則饒謀者亦世男
子之所讓誼也奉政諱汝問字質夫問嘗言吾睎
於東臯之野爲聖世逸民足矣故自號東野生于
正德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嘉靖乙丑某月某日奉
政卒宜人課叔翹彌莊以一釭膏坐之紡甎側永

夜紵誦與鳴雞相應嘗感異夢尋奉佛持心經一
卷遂以蔬素終身生于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後奉
政二十四年而卒萬曆戊子某月某日也年六十
一始宜人父無子雅不欲立後宜人力諫成之父
臨終遺命中分其產宜人力謝絕此沈氏業異姓
惡得染指若此者皆勝男子遠矣三子長所性娶
湯次所教娶黃次即叔翹所望以辛丑進士歷刑
部某司主事郎中今爲衢州知府娶徐封宜人孫
男女各六人叔翹在郎曹郎以銘屬賓尹數年矣

賓尹方典　誥不暇作叔翹數責諾而賓尹以官
官使歸因銓次其狀系之銘曰
惟張氏之先世居汴梁其家海上之揚溪從宋南
翔代有隱德以及我明誤切郎厥維始祖崇仁紀良
祠部繼之復有永城辰切羊乃更呼揚溪爲張家塘
惟張有穀實篤贈公履仁敦義遠近所宗胡年之
嗇胡德之豐隲乃哲嗣明盛其逢恩數皇皇貴及
方中龍華里夏塔濱土厚水深維公宜人之宫公
靈在天其光隆隆以祚於無窮

馬處士墓誌銘

馬子御璽喪其父九年而無所托銘也皇皇焉不安卧食歲丁未予使過里猶子病問爲小兒醫者僉以馬子告試其術良精而馬子甫相揖輒踆踆如有所欲吐越月就予白下伏地泣屬所以銘其父南泉公者予於里中人物臧否謝絶不敢齒又其時戒行李還　朝筆墨之債積廢不理矣而馬子有必得之色察其歸意又甚亟爲其母夫人年高無能頃刻離下離者然又以不得予言必不歸

予竟無辭於馬子於戲若馬子可謂孝也已馬子之醫發自其父爲予道父一二軼事有陳姓者病殤貧無以爲醫瀕死矣逆之卧所躬視調洒增減藥粥匝年而起遣之歸其人願事終身復貲爲之娶已又殯其翁媼平生客建平以老有所善郝君郝且華謂其妻曰必以遺孤依馬先生卒子視之俾有成立一日以百金見寄而罹盜問者曰乃公緣隙覆之耳聞且笑勿辨也第急謀所以償者頃之盜獲而事明於戲緩急生死之際密親腹友所易攜也疑似之間賢知所必標白也厚爲德於所不知之人而陰爲行於所不知之地長者哉夫雖老儒深讀書曉解大義難之矣公固善醫其少嘗行賈所歷江淮楚蜀諸勝處孜孜弔古訪異人會賈眞州値倭傕以身歸乃改而學醫醫日有聲矣所遇貧窶老孤殫心劑治不問金貲貴富有勢力延不輒赴赴必謹視其禮數隆殺少徭輒謝去不更往自立如此於戲挾一藝焉詎不爲苟逢兒抱聖賢之學以走世者耶公諱槃字廷用別號南泉

生于嘉靖癸未三月五日卒于萬曆戊戌十月三日得年七十有六性便慧多能每於所居舍小構亭石花草別爲角觝影燈火樹之類各各有致所著有百病竅二卷藏於家娶張氏生男女各二人長琰娶張繼陶又繼沈次即御璽娶胡女適何繼書葉紹芳予既收馬子之志又追維公之行有足銘者乃許之銘曰

然諾之時人多緩急之時人少寒賤之門人少貴勢之門人多以此壓情較公風誼豈賈生所稱不

有朝廷別在上醫中者耶於戲

喻贈公暨封太孺人高氏合葬墓誌銘

喻子繩祖訃其母太孺人也賓尹唁焉喻子搶地
哭孤非人哉需廩幾何倍吾母也已嚮賓尹叩地
請孤非人哉喪父廿有年而片石缺然今併煩子
矣子既頷之退而喻子遽跣奔不獲待尋子役聞
役　誥役　封藩往復一歲所中遘弟夭兒殤之
變百事昏瞀不復省矣甫邸侍御李君數徵諸子
蹶起曰誼哉李君乎同是友也我則負責吾甚愧

李君取喻子所手為略披覆之喻子娓娓稱說贈
公孤特抑厭更患難非世所經受又語若脫于猴
逆瀼轉澀若不能畢吐者人情自戀其故不必然
之物千乘可捐尺縢寸椽世安之不能割也猝至
之虎豹奮身當之可以相格蟲蠆之朝夕勇者忍
乎哉贈公少孤鮮兄弟單弱之軀與衆共之矣又
不幸而有先人之詒資田金千舍金百日在豪有
力者眈眈中贈公計曰使吾無身曷須此為使吾
有身曷須此為居亾何田為人所田矣傷人不平

也笑謝之又亡何舍為人所舍矣傍人不平也笑
謝之則徙而守跳石一馬之區支啖粥者二十年
然猶歲為族人輸浮稅第時時私指喻子曰所不
在人手者幸有此督課甚厲既喻子乙酉舉於鄉
贈公曰可也吾以信吾指未二年死矣萬曆丁亥
十一月三十日也距生嘉靖壬寅十一月二十七
日得年僅四十六太孺人者高氏十三而歸贈公
當公為人所齮齕意愉辭慰籍之已則隱淚供績
織佐所不給亡朝夕休也及喻子第有祿盂中之

粒悉以活餓貧橐中積一文以佐津梁貌神宇曰
吾饗忍獨矣故喻子自第至今官未嘗一日焉敢
華衣美食之安太孺人生於嘉靖甲辰九月二十
六日以萬曆丙午九月九日卒於家得年六十三
生四男子長即繩祖同予乙未進士縣沅陵滿考
贈公文林郎如其官封母太孺人陞大理寺評事
娶陳氏副張氏次紹祖娶高氏次光祖庠生娶劉
氏次榮祖娶高氏副戴氏女一適庠生高繼祖繩
祖之子大有大壯大乾有壯俱庠生紹祖之子大

觀光祖之子某某榮祖之子某凡孫男六人孫女六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二人嗚呼喻之閥簿亦已云繁以視贈公幼孤時何如也贈公諱承恩字巳錫號聯江父曰曜庠生以艱嗣四禱誕公之夕一老僧夢堂柏忝天故小字柏祖曰順令無錫有聲以子時貴贈御史其先有敕封行在戶部主事喻仕達者爲內江封官之始生子彥斌歲儉出賑穀二千石有司奏聞表其里又兄弟並兆讓其弟知府彥義居左至今科第連蟬者多右派也喻氏之

讓德世矣報亦如之謂非天道哉贈公以戊子十二月葬于椑木之陽今以某年某月某日祔太孺人而賓尹爲之銘銘曰

凡今之人紛紛籍籍爭一世以沒皆始於不能忍與不能割夫不能忍辱焉能忍福我不能割於何能掇蓋物之來去有時而天之好還不脫唯公孺人無不忍也無不割也神明胙之祥長發也

睡庵稿卷之十五

睡庵稿卷之十六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先大父大母合葬墓誌銘

賓尹為諸生一歲而謝大父成進士二歲謝大母也諸生時奇窮不辦養歛進士官詞林窮無以異諸生又大母屬纊之際賓尹適歸　節家封史與季伴送之維揚從紛事者外惟一仲內惟諸婦而已蓋又十年賓尹再使在里始得從封史後躬紼舂之役歲曰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地曰後潭之西冲又曰青塢面丁負癸去本家四十里是役也封史晝夜營卜竭二十二年之心力以舁此宅而始即寢也自惟薄劣無所効於先人顧覩二十餘年土風移易情事非舛求所為大父彷彿者而抑亦寡鮮矣嗟胡不思嗟胡不悲大父世力農糞磽田數畝不給則從曾大父行里中賈已乃合季弟已率季子竟以賈老其身大父雖以賈老其身於賈家所為藾權程石歛賤散貴之法都不復曉筭非斥魚鹽酒肉貰宗人度不任償者削簿帳使之不復索矣性厭市郭十餘年不一入至老不識郡縣方嚮不見官長嘗市貨蕪陰泊傍官舫揭篷頂偶出若提小便者為舫中官人所怒扑歸大喟曰嘗言官官今財知之利害乃如此那族有短長事列席酒眾拉大父大父搖手謝曰我不貰此酒續遺分肉二脡急麾之平生不啖閒酒杯無名錢不手一文也賓尹小時隨封史讀書旁舍舍與隣雜植棘藩為界隣者數移藩適大父省書來賓尹路過之以告大父隱聲曰兒任之歲移

不夠尺何賴也手牽賓尹以還慈讓率如此始曾大父好儒數貿紙筆獎兒童之能畫字者占幾字對者病且卧封史所從姑翁姚先生來彊扶牀跽泣以封史屬曰若必為我士之而封史在讀大父方在賈所行束脩共膳學官儀節之數悉大母手指自辦自咽糠粃別以饌食食師賓嘗久雪三月無薪取所治棉柤煨別鐺目幾爇塞也大父頻年行水困下溼不良於步晚年猶躑躅不休大母有瘍之疾髀脥寸寸痛輒置木櫈支背被臬支兩股

紡織窮晨夕無頃刻之逸初曾大父憂之甚數詈戒大母則用布幭自蔽毋令尊章知札軋聲與雞相答曉光達於壁復執爨竈下矣大父諱滾行高二號東園於曾大父沙溪府君爲長子高祖敏五府君爲長孫其於孝弟忠信非勉也與季共貫事而一酒一羹必以仲俱三人無間言瘦面肥髯與人處洞露肝鬲雜諧諕無遠近親踈老幼無不滿意去人思歌之至今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四日卒萬曆丙戌十一月十九日得年六十有二大母

建平沈氏生嘉靖戊子正月二十九日卒萬曆丁酉三月初一日得年七十子男三人長卽封史諱一桂以賓尹滿編脩考封娶我母施氏封孺人仲一相娶畢季一中娶萬又娶姚女一人嫁生員郭可化孫十三人爲封史出者賓尹今爲右中允次就尹鴻臚寺序班次任尹太學生以葬大父母之前二月卒年三十二耳次薦尹次衡尹次近尹俱縣庠生次家尹仲出者寵尹季出者用尹聘尹師尹之尹尊尹曾孫三人長孫喬孫男昌俱幼[illegible]

是爲諸生不利田作之勞實仲也獨人多以爲詬至賓尹蚤庠而大父母喜甚也曰是兒必效然大父不及賓尹之第大母及矣其年七十奉一紵衣不懈曰非我貧家所宜奏觴未十日而終子孫所效於先人何如也嗚呼我是以悲而志之因系之

銘曰

貴富之家謀田伐宅抑思其前本分者割兩脡一文辭受所矜豐筵膴遺識主誰名味美思兼服澀思鮮袍縕舐糠亦敵餓寒老不釋塗病不釋紅健

歸飽兒日嬉以慵曷韡而肉曷跣而逐實播實種以詒厥穀小子饒詩以告後人祖德無瑕躔此者興

候補吏科給事中瀛嶼吳公墓誌銘

萬曆三十五年予使歸將次淮見有艤舟額吏科者適問之宜興吳也予曰必吾友均濟急權調其奴子四數辭謝主病不任迓予叱曰何也友病能不一視跨舟啓幔僅兩手拱也面火色目瞪或時作譫囈已瞠曰大政訖完不良久複曰先母謝夫

作兩語了了亍頷之而已出呼其奴搖首語之謹醫藥毋易問伯仲兩郎何在曰在家曰星趣之移時還我舟意恍惚不忍捨去者緈里許渡淮陰驛下質明栫人告行予曰未也急一人訊吳爺來須臾岸有奔者傳且輦舁而馳男婦四走舟內外無適主就視絕矣嗚呼予與均濟交十餘年豈謂今日適逢於此平生與均濟熟語所料理皆天下事今以死事相籍耶初均濟以選貢舉應天第八人與予同鄉書明年乙未同成進士三甲臚傳選太

常博士太常清秩而均濟楗門窮與故寒泊如諸生踰五年考選擬吏科給事中尋以嫡母張孺人憂歸歸二年與選者皆實授矣均濟獨在服會除赴補不報又二年而有生母姚夫人之憂數千里蓬奔跣走擗踊顛頓幾病以死夢一紫衣人授以丹訣而愈先是均濟滿太常考姚母格不得封鈌然無以為驩屬　覃恩得封三母均濟在廬讀詔書喜見眉面需次旅舍飯冷薪瘠廚蕭蕭然惟是恩綸之爲孜孜往復若相避亦已良苦[illegible]以嫡

母歸再出以生母歸三出未半道以柩歸嗚呼可憐也已均濟性至孝奉養二母終其身無間言嫡兄二俱蚤世四女兄俱嫠均濟撫其遺孤不啻子也事寡姊如母自五服外內至於姻友無不盡心經紀使脫於寒餓修德之勞無懈月日至其所為睦宗收族消釋釁難有難以告語人者蓋均濟惻怛忠至主於成人之善先輩有唐彥思周道通兩先生久湮沒不章均濟表白之醵祠祀焉在邸日輯本朝大政及奏議諸書予時借抄閱之所贈語

者是也又姚母狀實出予筆故云觀均濟囈中語不忘天下與不忘其母可以知平生矣使均濟無死又使蚤一日拜命所建白必有當人意者他人譊譊溪刻走名位日以蠭起忠至如我均濟不及領東臺二日之命以死嗚呼均濟諱道行卒於丁未閏六月八日距生嘉靖己未七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九初娶卞處士采女繼娶何遊擊良臣女卞生二子欽銳皆庠生欽娶萬文恭姪主簿哲女銳娶徐麦靖孫茂才紹洲女何氏生一女許陳御

史于廷子貞裕側室王生一子鈞聘潘中書廷圭
女孫二人源瀫源浚孫女二人將以戊申某月某
日卜篠嶺之祖塋啓卞孺人合焉子欽來乞銘始
均濟訣時昆朋惟予在銘之莫予宜也銘曰
需次國門贏得虛銜十年之內數往數還往亦勞
止望淮而返闕不再臨足不重跰子既大歸目論
曰客世盡客也孰爲本宅一氣不承七尺皆虛華
獾貛裘終歸一區虛耶實耶主耶客耶子實達者
又奚盡耶

亞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玄峯葉公

墓誌銘

玄峯葉公諱煒字文光宣城西門人也宣風俗舊
稱近古十餘年來聰明權智之用開而樸茂之思
微一二有道庶幾先輩風度可尋復者獨葉公在
耳予丁未使歸期與公講闕黨之化而其年二月
廿五日公無疾卒矣公既死後進益無所觀效士
風之變慮滋不可言悲夫先是甲辰公以浙憲入
賀輒疏請致仕不報已而有蜀藩之 命公請逾

堅吾老安能僕僕走道塗者浙士民攀號共叩當
事爲改浙之杭嚴老幼爭迓於家然公猶堅不肯
赴親交勸說多以 覃皇孫恩得推封三代稍稍
心動就道後封事格不行益自懊悔吾此出誤矣
未數月六七申請兩臺力挽之男婦擁闔公爲封
篆間道去蓋丙午之十二月也公既去明年春大
計南臺猶有摭公者稱其廉而老公笑曰吾不老
胡乎歸且吾將一身以還奢巳胡廉之稱於是服
公出處之決而處人巳之間恕厚無間也公以丙

子舉於鄉又十年丙戌成進士除上高令調煩餘
姚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河間知府餘姚
河間最天下郡縣之劇公治之靜默閒雅寬然歲
月有餘始至皆遇大旱饑且疫率屬步禱立雨斥
鍰勸輸具粥藥所全活無筭尋以浙江按察副使
備兵寧紹越人熟公餘姚之政驩然昵就如兒女
子也公容貌豐腴意氣溫溫平居絕不見喜怒及
臨事挺直無所牽隨姚有汝沈牟山諸湖及海壖
地爲傍近居豪所侵躬行營度清復之刱作堤堰

蕭瀆之制碑之以垂永久任丘有殺人而其叔中常侍爲庇得緩死公竟論如法巨家大姓相戒歛手不敢犯在寧紹時有市故中丞之居者馮勢謀至折其舊估之半追如其直而止禁俗之溺女與好言禨祥僧尼巫覡之流一時震洗蓋公之施於政事者如此始公爲諸生盱江羅先生守府一見重之曰載道之器也其後公仕在越益衍姚江之學往余過中州道謁漢陽蕭先生丁寧詔曰子行第矣出門宜愼所交如子鄉葉公先達之可事

者也尋余第在京公尚郎戶部服食進止依以爲度明年使韓藩公督儲南徐余以孥寄而西驛塗參差不時聚道義愷至未嘗不時舉相勗也漢陽既謝去公亦云亡事大夫友士於誰而可乎公嘗有言曰天下惟道德爲不毀世間獨眞實能長存於戲知道德以外皆必毀之物雖營營其何爲夫果聰明權知之用不得與眞實爭存則亦不如其已已維宣者兩言焉可也公所著有閒居漫稿還古約陰隲抄辞王要語歸田警巧拙苦樂箴忠孝窮達諸說生於嘉靖戊戌十月十四日得年七十娶王氏累封恭人卒于河間之官邸而公輒專居所至以兒子自隨父曰芬以公貴歷贈中憲大夫按察副使母曰蔡氏累贈恭人子士弘貢生嗣美嗣英皆太學英以省恭人病跣頓先卒者也二女一適裴應期一適戚親臣孫男十一人爲弘出者瑞徵吉徵淑徵爲美出者奇徵嘉徵泰徵慶徵壽徵福徵爲英出者久徵彥徵瑞吉皆在庠孫女五人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一人將葬以梅叔于禹金

狀來賓尹爲之銘銘曰

官我土者前有盱江後有漢陽生我土者我及見之猶有文光山川有靈未全傷還於太古公其藏葆眞養純捐聰明後有學子守毋忘

太僕寺少卿杜宇林公墓志銘

杜宇先生之孤毓茂者跋涉遠道丐先生銘事於乎余忍銘先生計先生按應天試寧國士實首予後予同先生官都下邸街相接過從朝夕六七年丙午丁未之歲與先生遞領　封藩予以予節出

先生以節入驛旁午相失明年予還京聞先生次
德州死矣明年其孤來請銘先生以某年月日生
卒於萬曆丁未七月四日也得年僅五十三配陳
氏累封恭人子二長毓英次毓茂毓英增廣生娶
鄭侍郎之子貢生光先女毓英娶俞主事誨女女
一適鄭郎中瑞星之子佩書孫四人嶽立嶽挺嶽
植嶽降先生生而穎異爲大父崇重公所愛壹意
課發之以萬曆已卯舉子鄉癸未成進士除江西
進賢知縣縣賦額爲豪猾所詭有有產無糧者有

有糧無產者至則躬親量度登下其數而簿正之
宿弊一清治最選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出按應天
丁父憂服免起按陝西廣西陝故行邊食皿器物
皆銀先生詰何爲從者曰例也兼防酖先生曰吾
以恩信投人何防之有悉撤出侍郎某以所親郡
守屬守贓墨有跡竟劾之落職侍郎銜甚咬主外
推時先生在廣西聞之笑自如皆王臣也何內外
之別尋數乞身不報　廷論雅重先生共指前推
者非是奉　命刷卷京畿已視　兩宮工程舊辟

將作之費白徙與中貴人交關財沒不可筭先生
獨與科臣白公瑜力意捜剔省金錢巨萬萬工竣
賜鏹金文綺下部擬授京堂乙巳陞太僕少卿自
先生居臺十八年諸曉資者皆前徙先生泊然一
官無所不得意又行取久缺侍從奔走一切大小
差多先生臨攝勞瘁無以逾也居平恭謹磬折如
不及揖賤豎頷地及遇事侃侃無所辟就其大者
如請　冊立催考選斥橫閹釋逮臣省臺樹方册
之造畫平播剿虜之策每關大計未嘗不極力發

明之也太監張鯨橫甚暴其罪狀幾蹈不測有中
官干涉選人勒索謝禮至死者　上既責罰閑住
矣疏奏曰此冢宰選郎宜並罪者也東方事起本
兵首輔共主封力疏其不可封事果壞本兵論死
前御史曹學程尚以彈劾本兵繫獄先生謂如是
是功罪無別賞罰不明學程不蚤釋非明聖事其
忼慨論列如此然大歸會情傳事當可否而止不
爲苛摭陰暗旁拾細瑣赴矯激以峙聲名在廣西
爲嵐瘴所侵病嘔嘁及久臺攝事滋繁病滋牢疏

假疏疾八九上不報然先生終不敢以身故懈官
冊封歸爲崇重公夫婦卜葬已於事而竣曰　王
命不可以家遂抱病行行至中道三乞身不報竟
卒于驛所棺斂之具出遠近賻助蓋先生死未一
年而莆之人來予數訊之曰其家甚貧二子單步
走食進賢李吉士光元亦先生所賞識士也爲予
言縣去先生久死愈哀傷之既特官祀之又俎豆
於名宦於乎此可以觀先生已先生諱道楠字廷
佐姓林系出九牧居莆之赤坂追學博光庭公徙

湖陽故又稱湖陽林氏光庭生宗滙宗滙生崇重
崇重生贈中憲德美先生考也母陳累封太恭人
先生數疏歸念不以身以母耳及革惟以不得終
事訣太恭人爲恨僮僕環問無所言餘予爲之銘
曰廉不劌直不訐抗無強謹無暬德醇令衆所蕝
無短法轡何趹歷三官終馬轍神之貽長簿閟鑽
厥辭矢無斁

奉政大夫直隸寧國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

玉洞王公墓誌銘

郡丞王公諱光蘊字季宣王公之丞寧國也惠慈
清潔矯然異等而會爲人所擠陷以去小民悲歌
之大人君子慷慨忿激而語不平時時舉似人曰
郡丞王公王公宣之遺思也公貌癯而髥偉外恭
謹而中介特於人間世落落莫若壹無所關措
而問學閎遠才致綜密極文人吏人之長平生所
最敦篤獨孝義事在官數念其母太恭人晨繞郡
齋忽怔怔若有動者會歸趣併日而太恭人已病
數日卧母子握手且驩且泣絮語達旦越明逝矣

於是天下傳誦王公孝感而轉推擠陷者之施於
人母子間永嘉之王冠冕甌越以仲子祭酒貴封
中憲大夫通政司右通政使曰鉦者公曾大父也
累官福建布政使司右叅議曰澈者公大父也廣
東按察司副使曰叔果者公考也公又自其二世
祖毓以槐陰集行累代稱詩風雅之業蔚然年二
十二舉浙辛酉洊兩壬不第甫選得縣寧都寧都
山僻而饒百姓喜餽遺前令未有能脫然者公爲
寧都六載水火不與民交皭然起殊譽婁騰薦剡

方得郡寧國公性閒詳遇事傳情切法枉直立剖
老猾無所藏匿而大意主於湔洗以得全一物為
福事先是監生彭汝通舉人何修相誣訐舉人褫
監生坐戍矣緣所自起第爭塘塍耳公念之此微
細事而殘敗兩家祈於道破縱使去兩家之讎以
解廖光炫者前論死為責家劉賛佬所持公察其
色有冤嚴覆之賛佬叩頭服是怨其責逋急而殺
假子壽以誣者也兵酋劉宣賜與同姓子徵郄詆
為流劫立斷解之矣直指按部更飛章陷以謀逆

直指愕檄縣急捕公馳見請得無捕而捕飛章者
王邑驩服當是時微公幾牽連邑十百家在寧國
脫監生濮陽修之獄以家僮誤傷人重辟繫者吏
政如此公所在洗手廚傳之費劃自家槖郡長某
大以為異已也目攝之而長故同里舊戚同討偕
往還公先至同日夜望其來相提以有樹也至是
睨其所為非是蹙額勸諫之長面咈已又嘔吁謾
相好郡北樓高齋玄暉遺跡在焉公為治亭於郡
之傍顏曰又玄羣諸名士[illegible]

長啟之嗡嗡胡為者待歸永嘉山中哦也陰嫉之
竟遷衡府左長史而公念母老乞歸養以原銜致
仕於乎雅俗之相猱也清貪之相激也君子之奉
職行身非以檢物也安其素然又非有高詭歷礫
不可近之事狀而我以為固然人以為怪我以行
身人疾以為厲已也古今豪傑士擯於非類汚逐
顛頓以終者豈一輩哉始公視郡篆宣所解稅契
銀六千有奇公卻弗納曰長且至其後長挾之去
與縣遞相委諉流聞四遠人然後服公之廉白且

其識遠也公既歸廉閣頫几益發故所藏書與兒
子輩酬課竟日雖疾病寢食未嘗廢所輯永嘉縣
志溫州府志事核而文居城東山之麓道經所謂
容成太玉洞天者也自號玉洞子有太玉洞齋近
草十卷壬寅奉　恩詔進階朝列大夫又五年而
卒萬曆丙午五月初二日也距生嘉靖庚子正月
七日得年六十有七配林先公卒贈孺人子男五
至言廩例生子為敘其論草稱玉昭文者也至章
邑廩生至奇國子生至褒郡庠生俱林孺人出

宏側室高出孫男七欽尹欽旦欽豫俱郡庠生欽望欽泰欽奭欽蒙曾孫男二祖法祚法女二孫女八往賓尹爲里人所難公殊慰藉之此事亦與長相左公歸予遇之杭贈詩云羸臣寃不開良官徒何疾官徙陛似謫萬故不能詰公亦和予云蹇予稟微尚簡亢徒自嗤彼權不能投棄置亦何辭夫君天下士孤標秉貞一胡爲來鑠金名高蒙忌嫉盖獻欷相憐也天下適多故清人雅人慮無能以踽踽之跡孤行容於世而世之貪饕讒險者會得

意高駕士有遭躓蒙辱而世莫之省解有解者矣怵於聲焰莫之敢吐則亦已矣後死者其可不爲死者一言乎是以徇昭文之請緘有日月而銘歸之銘曰

寧與鶩爭粒寧塌厥翼寧與豭爭阜寧道上槁校孔雌與孟臧試設身其誰處意不可夫一世肯見嚇於腐鼠挾倉頡以長遨呼青天而獨舞吾將酹一杯於霞嶼之原以佐公之待人於千古也

南京國子監助教陞湖廣辰州府同知冲和

潘公暨配姚氏合葬墓誌銘

予友潘君大醒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徙自徽州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曰澹庵先生諱士奇以名貢士訓導寧國予爲鄉弟子隸先生齋先生殊愛異之大醒兄弟鳳卿龍卿共予周旋各好爲雄奇可喜之論酒酣耳熱談笑譁呶壯歌涕哭雜行無次予時意氣尤狂里中往復不一二人所最得意者大醒兄弟而已後五六年予與大醒同舉於應天始大醒試童子輒有聲太守施公開書院所

錄進多名士一時翔起孫狀元柏潭顧解元涇陽餘亦輩昂捷去而大醒以童子第一獨連蹇累歲不得上黌序雖連蹇累歲不得黌序顧益爲名公大老所器賞丹陽姜宗伯平湖陸太宰負人倫鑒時時折節大醒而忘其賢與齒講平交宗伯之訓其子令大叅也則以潘先生爲師大醒爲友太宰諸從後先北面大醒敬事之同予第乙未錫恩者既鄉舉矣猶歲伏門下而大醒連蹇如故歲壬午年三十一始以儒士入闈及甲午始舉大醒既以

學宿名高伏一世予又故相遊好每握手天上天下無所不談談無不中窾㝡東方方擾議封貢大醒私語曰封事必敗已而果然嘗與予策某事某事某人忠質可託屬某也面澤而陰中不可近今若許年矣略約無跌謬者會試數不第以兩親老乞恩德化諭壽持父憂未任起補天長陞南國子助教未數月疾卒於官萬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日也年五十有九卒旣半年而有辰州府丞之命大醒廣顙㦸面髯如戟目光閃如電與人語義所

不可慊慨憤烈如切刀其諭天長也所司以優免太饒議減充馬價招兵大醒面係諍曰裁優免以增馬戶是賤人貴畜裁優免以招武士是輕文重武所司語奪轉加敬禮其持議多類此大醒一再不第家益窮落然性不能謁請第越鄉并遠道取館館通州時往來予署相慰勞以酒雄談風生夜半搏髀歌舞意氣自若庚戌仍不第躬予益取酒酣飲已出涕曰子知我者卽薄徙安能蹴蹴復逐長安塵吾母老矣得南監一席傷母可也然大醒

自是怏怏不得志又數千里㩁頓騾車中鬱血成病抵秋聞母𤸇益悸病益牢居頃之而予領南祭酒以出大醒一函逆予途曰予來吾母當驩勉就予吾自是計可得活母素愛予甚故云然竟不逮頃之子亦壽能去矣大醒諱夢卿母夢神人峩冠笏仗劒劈腹而生也平生篤於孝義廩祿所入皆以公二弟提孤甥教育有成就娶姚氏食窮甘苦母姑病不解帶者匝月禱於大士忽寐若告曰必夫婦刲股則瘳刲股而後以語夫大醒曰慮汝弗

能同姚曰已先之矣並羹薦而愈稱孝婦焉卒于萬曆九年某月某日年二十九耳葬於城西二里之蘆墅及是以大醒合生一子光乾繼娶高氏能愛養長成之娶婦顧一女出高氏者適吳太史可行之子宗充乾今生男五某聘楊某聘徐某某某未聘女二未字大醒年十九而病遇一道者授異術云四十年後當來度汝忽不見壽病已能辟穀歲餘人競傳爲潘神仙已而悟曰此小乘耳有問者笑而不答然十九以後之期預告之矣於乎𢘆

大醒奮致身奮力功名之會所策樹必不苟且又使大醒畢世不逢或收身及早俛而就性命之業辟穀逃形豈足事哉曳掣終身兩相負以老天幸假予以日月交游中誰爲作世外商訂者予以是悲而銘之銘曰

予嘗胠大醒笥得所爲範我編而窺其志意之所在也範我兩編一古今心學一經世大績其自序曰慧用朗爍靈樞湛寘我則震起我則艮停嗟夫大醒抱固精心艮不及山藏震不及雷聲徒我與

我相得以俟夫千載下上之盟

封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愼吾鄧公墓誌

銘

公諱世厚字惟坤姓鄧氏廣東東莞人今海內詩文集中所稱鄧玄度雲霄者其子也玄度方以選貢赴京兆闈其年登賢書而公卒於合浦之商所公之先固未有商者也至公父困析箸不得不緣商取食而公自勤苦下楗讀先世書如故會兄世寬代父商高州坐私鹽抵繫而世寬實不貨私鹽爲[illegible]訪公星跣往白則兄巳前死稚胸頓跌髮[illegible]相必直之官官竟無有廉明白其事者囊盡洗身自輓牛車載兄尸且驅且號路人爲之落淚歸則爲易棺衾歛於正寢公既以兄喪歸無與代父商者家益窮逼曰柰何以八口累大人然高州自是不可往矣涕泣廢書棍微貲杖步商雷白以族人多商於此可相依也亡何倭冦雷白破城磔人如雞彘積屍枕籍公同族兩叔昂景匿靁上不食者三日巳得東門水關可遁行公脫身伏關矣

巳計之族兩叔在誼不得獨生重至邸所趣昂景昂景各負絹及雜衣物扶行遇邏者執獻之倭倭時亦倦殺人乃喝曰殺一放一迭爲之首昂曰當殺次公曰當放又次景曰當殺公與昂景鋭身爭死不獨歸又倭意實在金錢見公赤手必貧見昂景各有負勒贖須金百留質一人公又與昂景爭留倭義之卒留景而放遣公與昂者昂亦竟抱金贖景三人歸無恙當是時鄰里姻戚手公等驚喜洛持羊酒賀而鄧門三義之名震聞郡國嗟夫嚴

急患難人世之所未易理也䎃銖髮之利奔如鶩
銖髮之害蒙首縮舌幸嫁於人以自脫今之仕紳
往往是矣何論商何知宗親兄頸刃呼吸之會哉
蓋公歸而有外家之疫舉室蓐臥忌傳染人無敢
窺訊者公率內人勤藥粥疫者相繼以歿也含歛
一一如法卒無染其後商合浦長橋火延將及公
徐臥未起火亦隨息衆咸謂孝義之報焉然公竟
死商所不及聞其子一日之捷者何也公自號慎
吾嘗著爲說曰吾者與天地參者也吾不敢小吾

身敢不小吾心嗟夫小心者乃能斬然禍患之會
高步闊論矜豪上吾知其不可以試也此亦學問
之大戇已鄧氏故江西人曰漢濔者由宋承務郎
宦徙　國初有宗大者善詞賦與西菴孫蕡齊名
所著竹林耕叟集行世公父曰銑祖曰學曾祖曰
元領鄉書兩中乙榜不第遂稱詩終其身始公讀
書强記五經熟複于胸無遺字史鑑自太古迄宋
元能事事口其顛末然性莊懿自性理外不喜雜
飆曰非聖賢法言徒　人心也既商矣猶時時手

書嘗經勾漏洞葛洪得仙處也賦詩見志曰百事
無一成半生何草草閒來隱市肆頗覺壺中好海
客殉明珠忘却身中寶擾擾路傷人誰知我懷抱
鄧氏之稱詩蓋其世矣公卒於萬曆二十二年七
月十七日距生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得年
五十有三公既沒之三年而玄度成進士最長洲
令贈徵仕郎如子官娶尹氏贈孺人先公卒繼劉
氏封太孺人子男三長卽玄度雲霄今僉憲湖廣
娶趙封孺人次雲衢蚤夭次雲龍庠生娶謝女一

適庠生盧士龍孫男三長逢年聘南城知縣李同
芳女次逢熙聘南職方袁崇友女次逢京未聘孫
女三長適庠生袁夢曦次適庠生林鉅又次未聘
其葬後底嶺也在萬曆乙未八月十一日始玄度
奔自京聞奉公柩還欲合之尹孺人墓孺人墓公
所改卜也以月日不利別葬於此然尚不敢議隧
石越十七年而人人稱壤佳玄度始暢然無遺憾
數千里走狀謁其友湯賓尹誌之因系之銘
銘曰吾聞涉人之語孔子也錯吾軀於波流而吾

不敢用吾私所以能出而能入蓋義久而身隨惟
公信義可以儒可以商可以入疫可以入火可以
入倭豈非昔人所謂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
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者乎嗚呼後之
人觀公銘詩其各鏡須眉毋爭於吏而讓於危

泰和梅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克世號泰和宣城人也姓梅氏梅於宣
爲大姓而公在少不弄爲其祖餘杭公所憐賞弱
冠補弟子員績學種文先諸父昆弟有聲已諸父

昆弟後先欻起科甲蟬嫣冠冕一時而公發憤就
大學連蹇不逢雖連蹇不逢顧視羣從所爲欻起
漠如也曰吾不有吾兒則日討諸子督課之而別
徙一區於城東南隅之二十里名漕塘者宅焉禾
滕蔬埒豕圈雞塒隨意部勒各有尺度雜耘夫牧
叟量雨商晴慰勞作苦鄉之人不知其爲大家望
士也居久之諸子讀父書成孝秀踵掇名炎炎在
諸紳笏間而公所爲漠然自若有勸之謁選者蹙
曰畏影而馳日中乎間行山水好爲堪輿家言每
風氣鍾處輒管卜焉始所營宅傍之朁林沖同弟
八人卜之吉則以宅父既乃自兆于城南山曰若
竹皆毅然斷行其目不與時世師可否者也歲時
鄉飲以齒德爲官生延屬歲使兒子輩豫辭之堅
曰老病不任跪拜晚益簾几休舍終日危坐雖密
戚罕見其面以萬曆壬子八月十二日卒於郡邸
距生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十日得年七十有七
宣自數十年以來衣冠充斥文物都雅士大夫周
還晋迓之儀連里竟巷呀然汗矣然其盛莫梅氏

先公獨以一老生櫛束自將食不重味未五十不
衣緒市郭之驢闐軒駟之揖策裘綺之映照臧獲
之豪爽一時貴盛薰轑之習皆耳目所未閒接不
特不與爲緣而已公蚤事繼母曲當其驩華祚者
異母長弟也親課如父師俾有成立而後諸弟有
所循領稱家督焉田爨服食之餘斥以賙人歲戊
午大祲出穀數百石治賑無俟官司之勸屬山
戊申復祲公既已析諸子箸無長物募者亦出
永書數金以倡嘗置田有堰一所舊爲

顓業公出見鄰禾稿急決徙滙之隣驚謝不敢當
公曰同溝共井不古之制哉卒久遠公之不廢蓋
公所好行多隱人之政樸固深渥貽子孫不欲世
之人聞之也公生四子二女女爲元配趙出四子
皆副室郤出士學丁酉舉人娶陸士亨郡庠生娶
周士厚邑庠生娶朱士孝娶徐長女適劉啓元次
適庠生陸可儀孫男十二人明楦娶劉明柱娶蘇
明楨娶徐明棟明椿明楠明梧明梗明櫝明桂明
梓明杞孫女五一字屠某子某一胡吏部某子某

一徐恩生某子某一字予幼弟家尹公卒甫日而
舉人從焉人謂天不可問然公子若孫多英其長
發未艾也安知蓄之滋固者不滋爲異日地耶將
以某月某日葬公於苦竹山之原而士亨等屬予
爲銘銘曰
單門之祝祝其蚤揚鉅門之祝祝其蚤藏豹文來
田翠羽來殃今之羅者亦已可畏彼有車上偁此
有循墻支身彌康支祚彌長凡百君子飲此密方

方宜人墓誌銘

與余同鄉會舉同官都下者　吾皖胡君爲長虞
部君既弟我輩聯緌最眞月相聚於幸舍出餐盒
佐竟日譚著爲令虞部君益恣酣叱鼓舞浹洽其
間一時諸昆友無不多虞部君謚者一日偶不樂
衆異問之曰婦氏十九在病病時差時劇已娓娓
太息婦賢與病所以也吾爲諸生不幸有時名然
入闈善失困良久婦是以憂損既吾藉附連舉進
士色喜矣而又爲吾憂嗣一再子殤哭泣殊不賴
生染鬱成瘵從官七年所半在茵也比側室舉一

子爲加箸者再數力疾抱持之然而病久遂寢削
甚慮不可藥也言未既涕與之俱是日戚座中歔
其後每相聚以虞部君言色飲霽卜宜人病增差
蓋壬寅十二月丙午而宜人卒矣我輩兄事虞部
君丘嫂事宜人又太息宜人賢與病所以也以是
皆哀宜人宜人姓方氏父澈嘗仕爲上高簿以嘉
靖乙卯四月癸未生宜人其始嬪虞部君也逮事
其母周太母吳虞部君方痛憤先公之不祿孤貧
茹苦闔門讀父書或挾糗擔囊就四方尋書問業

此葉北大配補

宜人爲匪勉治學資撤衣被什器娉伯兄孤女而
代虞部君爲子若孫彌昏與聽所爲奉匜斂奠者
未逾年而更三年之喪者二仔厥襄事敬哀盡禮
虞部君所繇靜氣書史多文爲富則宜人助之矣
前是虞部君雖急子遂巡不欲置媵也曰自吾胡
始遷至余之身世爲嫡冢宜人蓋數從臾之已哺
愛娅子不啻已出也於戲功名子息世法中以爲
莫大焉者矣竭志慮朝夕勤艱宜人於夫皆就其
大者願力甫償而竟以辞去悲夫虞部君由甲午

選尚書一人明年登進士授都水行河濟上歷虞
衡員外郎郎中上考功最逢　冊立覃恩宜人遂
由安人晉令封初上高公舉安人夢有畀之印者
遂以名虞部君自起家三遷而三握篆上高之夢
不虛耳女二長嫁進士戴耆顯次字盛某子一禾
名側室出聘某女虞部君名瓚文章政事並有聲
所稱胡伯玉者也自爲宜人狀而以其銘委余銘
曰
跣者遂耶易者肉耶御窮者誰惟腹之悲不[illegible]

公績儒晚逢考烈明復誰謂無祿曰酷似舅亦慰
梁筍　帝命剖西山之石爰得其四三以納先人
窠其一若俟奚爾誦略付諸鐫者皖城之楚宮車
其寫德哲而堅視此石也

睡庵稿卷之十七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余母兩宜人墓誌銘

故奉直大夫合州守余公諱世儒先後兩娶而賢曰孫宜人胡宜人孫宜人生故隆慶戊辰進士南京戶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贈工部尚書懋學胡宜人生今萬曆甲辰進士懋孳太學生懋滸奉直歷三官以南康令贈其父母也稍徙知合州隨投牒以去而其時尚書已自撫州司理給事南省矣江陵相怙權給事首白發之削籍者八年江陵死給事自田間首起明年補前壬午覃恩而合州始稱奉直兩母稱宜人初奉直有異資七歲試邑一日就兩端麥表無複者令驚以爲神遍爲鼓譽急壻之辭而孫公者來約逮孫宜人歸則奉直舉于鄉二歲矣奉直甫勝冠遠近士無不爭來學者而自其少聞長者之論自期負不凡益走四方從錢緒山鄒東郭諸先生詰究學之指歸當是時出經伏臘無遑養之慮入集朋徒餐篚遞給無失

客皆孫宜人賴也奉直九上春官終以乙科授瑞安令大維揚而孫宜人卒於家會之官以贈南康公命繼胡宜人爲由瑞安歷倅鄭州商州先後銜恤堅不欲起矣胡宜人曰未可也三釜不待不爲一命地乎及以南康贈其父母尋徙合州不欲行胡宜人曰可也曩所爲一命計者遂矣給事削居而秉臣憾不已酷訊後言者欲傳其罪當是時闔門震懾家室子女幾無以自存胡宜人轉勞給事也給事曰兒何憂憂以兒故恐尊人耳胡宜人曰而父樂也給事曰但尊人安則兒安矣所親語人曰給事忠孝乃大類母先是里有負芻之寇闖室走孫宜人從便門出矣而聞贈南康未脫還詰請無怵吾翁賊義而釋之人所謂給事類母者也孫宜人以正德丁丑十月四日生嘉靖己未三月九日卒年四十有三胡宜人以嘉靖壬寅六月二十一日生萬曆丁丑六月二十三日卒年三十有六奉直之卒也後胡宜人之二年其葬在里之古樓岡穴崖一[illegible]人不祔十兩宜人葬者山於中插

[illegible]丙申矣而冢子尚書病以卒人不謂吉也從形家言移右十步高十尺有自然穴穿之信然乃以壬寅九月乙酉日更封樹之明年進士君舉應天明年捷南宮餘在奉直誌中銘曰

璣以礫綴而妝穀以蒯緝而庬夫誰使得一賢復得一賢如雙星之時明而朒朓之相望有隆其阡提手將將壞舊宅新筮者曰祥子之似母弟趾其兄

李孺人曾母墓誌銘

萬曆三十二年翰林院編修曾可前疏假歸將以其月日徙葬其母李孺人方是時去孺人歿之歲三十有四矣孺人歿編修尚幼未髮內外姻黨哭孺人賢者摩編修頂歎祝之越三十年為　今上辛丑編修及第三人其年　覃東朝恩封父某如其官母李贈孺人服事不數月綸施其親臣子之特遭也是時同編修拜命者無不喜交賀而編修時喜顧時涕出然不以告人今年徵予銘據地大哭曰吾哀吾母也鍾身世一日之驩而伐之年孺人蓋生於嘉靖丙申七月六日卒於隆慶辛未七月十五日年三十六耳父諱某禮部精膳司郎中舅諱某鞏縣知縣膳部鞏縣皆先亡母姑皆嫠也而孺人於膳部為冢女母提乳孤數慟以絕賴孺人數慰藉之母歲時疾孺人扶脈百方既任婦則移所以事母者事姑不啻勤渠矣而母所提孤復殤膳部之嗣於是而絕母形影無吊孺人每一念之輒淚披面也然又不欲令姑知拭淚彊言笑趣事家故貧節食食姑忍窘餓而一紀中乳七男女血以產枯又六男中三見其殤也背啼不任痛嗚呼孺人於身世何如也憂能損人孺人固無與於壽法耳天之驅人也賤貧也患難也皆情之所不易遣也有智男子焉讀書明義理一日解悟百遭逢可以相捐然至子母之間同氣相屬朝夕慘頓相觸雖有至道不可以解於此而輒解可恝無情則亦不為知道者矣然至於悲感痛瘵遂至病以死非至性孝慈有此耶孺人病且革謂其娰曰已矣恨不終事吾姑已姑泣臨問何念念男女乎孺

人曰吾不憂男憂女也雖然有姑在庶孺人有冢女且待年尤愛念之云嗚呼耄姑在堂幼兒女未立未免有情不能無動況慈與孝出其至性若孺人者邪孺人歿未數月而最幼子寄養姒所者亦殤女適諸生袁世憲不浹四旬死矣所遺存二子一編脩可前一可芳也其後袁夫人繼而生可封副室嚴生可對可樹兄弟奮發有立曾氏蓋日顯矣而孺人不逮歷三辛編修官侍從始得邀　天子寵綸報三十餘年地下之親此所以拜命而泣

徵銘而大哭不止也始葬孺人者爲白泥湖畔形家有遺言卜某原更封之

銘曰東家之子飽鐮蓄縉歿時拳空不將一文西家有嫗爨粢陳蒿巳而巳矣誰謂其壽切雲之宮或世而莫厥屋斧如所在纍纍問以子孫相顧而哈玄扃載規革綸載輝子才卹而所得孰多孺人自知

梁孺人墓誌銘

侍御王子閑之配曰梁孺人者以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卒於京邸先是歲乙巳侍御應內召奉何太孺人來孺人從明年有産之厄瀕危者數矣輔之以藥尋間巳而有身明年戊申夏病劇太孺人憂之尋藥尋間尋復劇猶從枕上數強起寬太孺人無憂延至七夕免得女然病自是不可爲矣將革侍御問所欲言曰壽夭數也子無憾念太孺人篤愛婦婦不能終侍反以呱呱者貽之累耳語未訖絕後十六日　天子下臺省之命侍御拜令官或謂侍御曰壽夭數也信乎曰固也勞傷

人憂傷人孺人自其爲婦居最少一切井臼事固有任焉者矣孺人曰少勞分也直身先之晝夜作不休初輔讀繼輔官無幾微逸暇故曰勞男女之痛巨矣孺人凡乳七男女僅存者各一雖勉顏面以驩太孺人於中不無隱刺故曰憂雖然有數焉不可得而逃也子問內行於孺人也無夭法侍御孝友篤摯恭事諸昆相怡以樂無間孺人之恭諸姒也亦如之侍御居邸三年至無以爲爨數稱貸從事前此縣餼入率以贍諸昆孺人未嘗以一文

一縷私諸篋也亦未嘗以一文一縷私其母之家
諸過侍御邸者門嘗扃嘻嘻之聲不聞自臨晉樂
亭遷化官三地至今朝夕典鑰所爲敕備甚嚴孺
人行如此頃之侍御奉　命巡按應天應天缺巡
按二年所輩趣侍御遄往侍御唯唯有太孺人在
便奉以歸趣者曰奉太孺人是也王事急宜不得
家侍御唯唯已泣今始知婦矣使孺人無死安太
孺人於家吾無戀焉今始知婦矣蓋孺人性淑慧
紉饋之事百長太孺人甚宜之食也必其手調非

是弗甘也衣也必其手製非是弗適也自贈公背
孺人從朝與之朝夕與之夕依依帷前如愛女一
旦去之安太孺人者何也是故侍御往而難郄下
之離轉念孺人悲痛之孺人父曰梁某宗人府儀
賓贈公曰某再贈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子一
曰之仲聘河南叅政周公傳誦女女一尚幼侍御
令臨晉以贈公喪歸孺人襄之無失禮後奏滿拜
封上太孺人壽已蒲伏相向哭失聲傷贈君之不
待也孺人卒又五十日再以　恩例蒙贈而孺人

不待矣悲夫孺人年十七歸侍御爲婦二十年而
卒距生萬曆元年八月初四日得年三十有六侍
御諱國楨與予同乙未進士予爲撮其略書之銘
銘曰
秦中生燕中死今古長安相終始平生執勤佐滫
瀡櫛縱熛潘靡弗矢孝恭溫穆爲婦軌方胥有家
裕穀祉昧爽日入不胡駛姑今以西母將子陰侍
鳳軒歸閭里餞以錦韜追命璽亦有史詞摛厥美
欸此幽宮詒萬紀

徐母董淑人墓誌銘

徐母董淑人者江西南安府經歷累贈通議大夫
山西按察使諱沐之妻今浙江右布政使榜之母
也以萬曆二十九年九月朔日卒於家距生正德
己巳十月廿日享年九十有三先是方伯郎工部
守濟南皆以滿考拜　封母由太安人晉太恭人
及方伯除服叅政山西補　東朝恩已遷憲使逢
皇長孫恩　贈父皆如其秩母兩　贈淑人自予
嘗　制四五年大小臣工前後恩紀相後先得

壹兩　詒壽者亦不滿數十人吾郡則方伯一人
而已以所觀淑人壽考福祿何終始若斯之備也
予既為具稾草因得掇拾淑人之概通議出後叔
氏并所生四尊人淑人敬事各得其驩心交口賢
之淑人甫壯六舉乳時通議問業四方僅一女奴
共操作勞苦備服而內外之政井如通議丞清流
年六十老矣廉潔一無所取或風曰不寧為子孫
地乎淑人咈曰否也我公以清白遺子孫故丞五
年而裒俸不滿數百緡已丞遷南安而淑人夢有

告之者曰汝獲止是三月病痢立趣之歸歸數月
病未已計醫藥所費適當南安之俸而愈人人稱
淑人前識焉方伯方試仕淑人前方伯教戒之爾
父官卑微尚自立也爾塗更遠敕約宜倍父方伯
額手受教後自濟南歸行李僅六肩淑人喜加飫
曰太守無重貲知爾清白不負爾父矣今俗毋子
夫婦皆以美官多得錢為寵耀甚至老病相纏邅
延祿利如蛣蜣之轉穢卒無有能堅明決絕之者
淑人之識力去今仕人遠也淑人生四男長材次

彬次梓其季為方伯一女嫁章茂才文顯梓能文
章夭矣及老材與壻章繼喪皆鍾愛者方伯憂之
甚老人豈堪此劇哀淑人為一慟輒自解吾亦就
地近者將為人哭安能哭人且長短歸於盡耳有
媼窶困舉諺自歎曰子易過身世難過柰何淑人
笑曰汝癡矣日子過一日則身世亦過一日何難
易之有其語下了悟類如此材娶蕭氏繼王氏枋
董氏梓王氏方伯娶董氏繼秦氏皆封淑人材之
子文祐娶蕭文禎娶湯枋之子文福國子生娶章

梓之子文愬夭方伯之子文禮四川鹽課司提舉
娶文繼娶左文祚娶趙文偉娶汪文科娶董而祐
[illegible]子廷某禎之子廷趣廷赴福之子廷超廷赳廷
越廷趯禮之子廷儁儁生一子名鐸初淑人之孕
於母文也七閱月而誕貌如拳然聲呱呱載路及
年幾百矣髮宣澤肌乳充然下垂前一日猶出坐
庭下談往事詔諸孫婦治家之法忽瞑目不言而
日而卒卒後神色不少變體氣越宿猶溫親黨集
弔者異之銘曰

能斷骨肉之愛不能斷官利有能恬進止而不
恡于骨肉之間盡一世人種種糾牽情生情死
縣間愚賢吾次淑人以爲時導彼笄者流誰輔誰
告胡傑男子而壹迷莫覺

成母祝安人墓誌銘

萬曆辛亥賓尹罷居田同年成子官南部言焉無
何成子歸問成子何歸曰有父孝廉公之喪越一
歲使者自長垣來操成子書幣告合葬曰吾將啓
吾母之宮康吾父也惟是吾母棄諸孤久諸孤少
賤不獲走海內丏賢長者銘歎然至今日惟吾子
閔之有特言已出自所爲狀曰吾母良苦吾母故
辰州判祝翁諱養蒙之女辰州與先大父睢陽公
同鄉舉遂申之以昏年十六歸吾父凡二十五年
而卒二十五年之中凡十二産經見四殤甚矣吾
母之痛盡也然又恭其姑宋安人甚不敢以啼面
損姑驩治舅姑膳或受姑命治事未即就兒呱呱
口出血不敢顧姑怒即甚屈不敢分疏所以姑隨
舅任付管鑰比往返未嘗發封故吾大母於三子

婦間獨宜吾母嘗代母抱兒孤伯龍生日者推孤
土重法主愚大母怫之會有言吾母命逢二德可
兩國封者大母喜是其在若夫與此兒也大母病
且革執吾母手抓入肉而是時吾父爲名諸生顧
久不達念所以爵母者母頫首自慟率孤等遠寄
僧舍讀作夜哦亘三年不家方是時內衍老親繼
母之養外無窘於饘膏靜氣卑身進長學問皆吾
母左右力也吾父舉乙酉於是繼姑張有子矣議
析箸大第及腴田悉讓而自徙新街之廢居或曰
長幼不有序乎吾父曰有父在母曰固也吾一布
裳篤嫁時物安所取華屋爲夷然終身焉戊子吾
縣旱疫小家人得梨醋菜豆臘肉少許病多間吾
母罄家有以施濟活亡筭以故吾母産亡少子無
食群婦爭服藥生湩遞來哺其德感如此始吾母
困於多産血氣俱瘁自丁亥産後體益削病益牢
及少龍生而吾母立背嗚呼母也病以兒病亡以
兒亡孤等猶餐猶寢者何人耶蓋吾母既背之五
年而孤伯龍舉於鄉明年乙未成進士令曹滿贈

□擢入巳補南考功　覃恩加安人十九年而仲
叔少三龍入學二十年而少龍中式為舉人二十
二年而吾母與吾父會於地下孤等往不得起母
以齊父今復不能從父以就母計惟索母於文筆
之間可以永思而子於孤伯龍同出會稽門下誼
最密孤所以屬之勤也又實尹舊在邸每會成子
譚及母輒雨淚覆面忍辭不銘母生於嘉靖庚戌
卒於萬曆庚寅享年四十一其葬於回回店祖塋
以辛亥二月六日其與孝廉公合以壬子某月某

日子女姻屬具孝廉公誌中銘曰
陽臺莫駛玄臺壽婦之守夫孰先後惟母與子一
身身毋短毋脩視後人我遊龍子得龍母含弘光
大歸坤厚追惟曩日記母言有夢必應儻神全夢
四旗楔及門把或告之曰扶起是巳孝廉公服闋
舉扶服音同神告語坊金之數夢於牀叔生夢者
字萊芳丁亥夢非躍四鯉四龍以生曰季子夢子
復來舊名巡武安王逃少龍生我來記夢非語怪
微母精神至今存兩國之封神所敦二十二年謝

墓門琴瑟將將重鼓舞徹百斯年承厥祜

節孝丘母李孺人墓誌銘

生死之事大矣哉家國亡所託傳宗廟社稷血食
之斷呼吸縣也是日也可以死乎曰未可也神明
復矣廟祏新矣地上地下煒然有以相耀而道然
無憾於遺志是日也可以無死乎曰死可矣於乎
此皆烈丈夫志意事也乃吾僅得之丘母可異焉
節孝丘母者吾所薦士丘子兆麟母也丘子甫產
而其父遠行商父每行商失利赤手歸至是以必

一償之為快一出越六年比其歸也失利赤手猶
故節孝迓其夫之歸驩甚曰老者免於倚門而呱
呱者可扶弄也獲不亦奢一夕父暴疾卒去其歸
之日六日耳於是節孝慟擗必死不內勺漿者五
晝夜舅姑環慟勸且讓老需饘幼需哺若必絕漿
粒殉者以吾二老人先於是七晝夜矣節孝勉吞
聲一啜潘糜自節孝為三年服也服丘子塊寢柩
下約潘不盈盂家故貧故所稱貸之家日來索污
邪之田悉准折以盬時抱持丘子淚漬額髮耳而

日爲二老人上食滌芬削滑無闕騅姑亡舅益老
單子躋壽九十有五終舅之身唾涕欠噫發聲轉
息節孝未嘗不揣察知也舅偶一夕三遺矢罷極
昏仆節孝方寐心動急披起走眡舅首方觸於石
幾絕矣急掖以湯沃之移時乃甦又一夕寐又心
動舅適爲蜈蚣所螫痛不可禁忘其毒也而親吮
之精誠之至感通如此歲戊子己丑江東西大祲
中家流殣隣垣戶不相聞有擬節孝者曰是嫠室
也數命其併乎迫祲度而老幼俱無恙饔飧之費

不知其所自出又時時爲丘子治書遣丘子百里
外從師衣襦饘饌必時必鮮丘子嗓閭衖名所過
從多豪長者文酒狎主方負遞給客與丘子驩極
飲淋漓若無復知丘子之貧者然初丘子甫更事
宗老勸蚕商贖父業節孝曰必徙而儲乃公志也
宗黨多訾笑之已弱冠貧不得娶年廿八不得庠
訾笑者逾甚即丘子亦幾不自持節孝數爲好語
慰曰兒慮學短毋慮貧長蓋丘子成秀才數歲而
爲大父服丙午舉於鄉又三年庚戌成進士捷至日

自京師來聞節孝以一杯酹地曰未亾人今始畢
事矣又月餘爲閏三月廿六日而節孝卒於家於
乎豪傑聖賢之於生死未有可以偶然而値之者
也偶然而値者生旣倖生死復徒死一何足賴籍
哉當節孝勺漿不入之時固與其夫併日而逝矣
不可解之事任坤於厥躬聊貸形焉以需丘子之
今日有丘子之今日而事完而貸償節孝可以驩
然相從報命於地下也力持蓬垢之身崎嶇窘仄
於風廬塵甑間縮腹而饋解髩而餉晨昬伏臘之

策自手指外無一長物人間世之茶苦有一弗嘗
者哉播穫方登又蚤謝食以去於乎此非人子之
所忍言也已故丘子禫服造予而予記其與跣奔
時同一墨色丘子之父名某卒時年若干節孝爲
邑石池李引女生於某年月日卒時年若干丘子
跣奔既具所爲母狀陳　闕會兩臺交疏　請得
旌其門其稱節孝者士大夫之合謚也將以某
月日葬於某亭爲之銘
銘曰生有必不可知者六年之離胡然而暫合也

[illegible]而[illegible]也生有必可知者[illegible]
年以後皆必捐之懷也三十九年以前皆力持之
慰也於乎適來適去則夭壽可以不貳能捐能留
則去住可以自由彼笄者嫠而造化在手俯古仰
今誰堪尚友

敕封劉安人趙氏墓誌銘

萬曆戊申南戶部劉君以督冊復命載其孥便歸
先是趙安人病嗽寢臞削戶部憂之輿致走道一
日行一日歇息而月甫抵家訣其父兄內外諸姻

末周二刻死矣十月二十五日也距生壬申八月
二十四日得年三十有七頃之戶部北來走其友
湯賓尹泣曰吾繼室趙氏不祿須子而銘吾先室
之卒也有二子三女在自分獨處矣先觀察兄數
勸諫之焉有男子而無婦者若行作吏門內之叢
脞其誰任吾而聘趙氏父石窗公故與先觀察公有兄弟
[illegible]年十九以歸吾貧又晝夜治書不能問家趙氏
[illegible]為吾治家自吾令浮山順義上元以及今官僕
[illegible]皆折急公上不敢及其私前後子女聘者娶者

此葉北大配補

嫁者乳者養者少就塾者冠有室抱孫者細大之
致吾無知焉皆趙氏獨身死曲周事而後即安吾
貧至吾慮無以為驩所需酒食遞給若宿辦又屏
中絕寂無聲吾退而燕處未嘗見齒衣上下皆舊
時練布未嘗御綺羅或偶簡一縑必以及先室某
子女某孫與吾語未嘗不以寡慾攝生相戒勉其
年固少耳又貌妍吾歷三邑歲時伏臘必斥所有
食應役諸人問道路及囹圄餓者糜餔之凍什者
給布絮起之嘗間語吾諸僚吏屬宇下者胥於若

乎倚卑官實難提攜顧惜皆若分也其明而知道
義多此類即老成人不及也然又年少少矣賢如
此無死法也乃今以夭吾所以不能已於悲也而
其子化光贄子門下者以母略來曰不孝之背先
安人李也財十五歲耳弟八歲兩妹九歲十歲自
有繼母來賤兄弟姊妹忘其失母也雖不孝密戚
不知不孝兄弟姊妹誰者今母出誰者非今母出
也不孝婦善病死譬正諭為不孝置副今幸兩舉
平仲弟亦兩子而母所生四子問衣諸子諸孫不

世故不以衣問食諸子諸孫不均食不以食二十
年如一日也蓋今而眞喪吾母也誰爲母不孝誰
爲母幼弟誰爲母諸孫嗚呼痛巳𢓜所聞於戶部
父子者如此夫然安人於戶部爲賢婦於諸子爲
賢母宜得銘戶部君諱伯綬姓劉氏以上元覃恩
封安人合先安人子六人女三人長化光廩生娶
袁次　光次　光次澤光聘吳次祥光瑞光女適
宋學程葉汝蓁者俱先卒一適廩生孫翹孫男四
適祚鼎祚瀚祚建祚孫女四銘曰

惟韓愈氏之言夫夫少婦子失壯母歸咎誰處豈
伊兩氏若步其武曰年之喬德則多貯鑽此石文
以永終古

旌節吳母方宜人墓誌銘

大方伯吳公用先修身明道之儒也與客坐笑語
政極溫燕偶有舉及二親者忽淚迸落發聲客驚
引亡每逢佛事精心赴之俗儒不解所以或有風
者方伯曰吾如見吾母也母蓋齠年而寡甫五十
而終當母五十初度也薦序譏止其狀請得旌門

此葉北大配補

會母持姑服固止不可無何遂終萬曆乙酉五月
五日也時方伯隸諸生耳又八年第壬辰進士又
二十餘年躋今官諸生下帷負笈十九在外既用
是不逮色養秩官至方伯尊顯矣金紫輝煌鐘鼎
腆碩而不及二親一日之奉母尤茹苦甚故方伯
痛畫逾無巳時爲始母歸吳日夜侍其夫應道讀
纑織自劬應道宿羸病又辛苦讀不休年二十八
就試試文爲學使者所錄業稱弟子員矣是月也
暑酷烈中暑遂病不救以歿而應道固有老父母

在堂遺三男女稚中臨訣稚第嘆曰吾無恨恨番
背養也巳指方伯數目母爲我善教成之是時母
號踊決絕水漿姑張察其有烈志牽三男女日環
哭若忍棄諸孤者二老人身無處所若忘兒訣耶
於是母彊起乳孤朝夕上舅姑餐所上舅姑餐非
手調不敢獻也寒暑內外之服率其手紉姑每病
夜不解帶後先治兩喪襚斂槨兆周篤中禮終不
使亡子有憾於大事終身布練不復近文綺姻族
即大故度必致之固謝不往焉方伯爲諸生冠冇

歷毋督趣逾等曰而父緣試事殁身而學行不[illegible]
不大有所樹就而父憤恚不舍也以故方伯起自
孤生歷顯貴將身有矩服官多績人士歸誦母教
云母方氏與吳並徙自新安母之父曰良者簿武
陵實侍御某之孫武陵首舉女奇愛之嫁時粧服
甚具母輒篋之不御也後奩孤女始出舊所篋以
往性慈惠急人之急里中婦饑貧者令媼手蔬米
分應或呼而餉之凍者爲斥袽絮晚尤篤事佛修
淨土訣之日與一老媼合掌誦臥垂下囁囁猶強

舉佛號端坐而終嗚呼存亾緩急之會豪知男子
之所未易支也尊宿老儒爭性命於生滅之界而
不能保其所歸若母者可謂守正以俟命聞大道
之概者巳母以方伯最臨川考贈孺人兵部考贈
安人禮部　覃恩贈宜人巳兩臺奏請部使者下
有司綽楔旌表其門子長卽方伯用先娶唐太學
檄女封宜人次用行娶母從姪女女適太學朱應
鸞鸞病女羮股瘳之有母風矣孫某某出葬於邑
西古塘之來鳳山與姑墓合歲久之庚戌屬[illegible]

誌石又三年始克爲之銘曰
世之語道如射稽天養空而遊說眇說玄吾謂[illegible]
也直如大路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薄害孅眥偏竄
媮趨賣友欺君亦爲眉須節義之行皦于白日獨
往獨來了無怛懵天乳斯長靈源孔皇作帝房藩
爲法金湯一眞弗滅識此窆石寄語學人請視其
春

明故累封宜人韓母陳氏墓誌銘

游子予者高淳韓生曰無疾手其父文學所爲行

實子邑媚梅禹金所爲狀踵以請也曰王母陳宜
人葬有日先生銘之予聞韓之世矣舅曰湖廣憲
副鳳橋公叔陽姑曰黃恭人夫曰浙江衢州知府
湖南公邦憲衢州既成進士餉邊過里門而宜人
歸也實惟憲副與恭人命方是時憲副守嚴州宜
人夫婦朝於嚴甚驩巳從衢州滿工部考　封安
人巳偕歸省侍憲副服與憲副繼母王及黃恭人
凡爲三年喪者三又一年還補刑部郎中覃　今
上嗣位恩　封宜人衢州郎工曹也尚書雷公[illegible]

倌嗣之營度　殿　陵有勞勩　賜鏹增級其後
守衢州歲魃步禱暍發于背以歿歛襯不辦衢人
悲歌之像祀至今多孺人敬勤贊翊與衢潔所成
也前是衢州年十七而室楊孺人三越月不驩于
舅姑遣之于是有宜人之命距九年而楊孺人者
待命靡他又私服憲副喪黃恭人閔其志意為釋
憾歸之棄外館以饟衢之任宜人數勸諷終恚於
楊以得同行也從工部時宜人春秋政篩仰承憲
副命廣貳則為首進狄孺人身後先六七乳三舉

男皆殤而獨母今文學狄孺人所生者一人文學
十餘歲長不知所自生有以告者誶不信衢州歿
二菱持一孤中外竊瞰煩言四面至謂將不利孺
子踦狄孺人挾子為重以開釁于宜人者宜人燕
盪自如狄孺人矢曰先君于在此余敢變焉相與
獻欷涕咽屬文學於仲父承德公撫教之而已楊
孺人之喪議禮者籍籍訟無寧使者檄文學服如
嫡宜人咈曰韓有二嫡乎若喪出乎文學跽而前
敝喪為先公報耳亾于禮者之禮也云二嫡敢踰

君命寸歘命茲宜人色稍霽然終以是不懌病于
瘠文學醫視百道狄孺人捐子婦之養扶掖飪羞
尃身共事雖孺人母子孝穆乎戴乃惠德微獨義
制矣宜人與衢州同生嘉靖辛丑為七月之廿三
日卒萬曆甲寅六月十八日得年七十有四而稱
未亾人者三十有九年殤者為仲虞仲亮仲嗣一
子即文學仲孝與承德之子今閩少叅仲雍誦通
齊名所作母宜人行實宛戀有概亦足以觀娶于
邑廣西按察使唐公汝迪女孫男无疾邑庠生娶

邑學生邢君繼鯤女无亢先宜人四月殤孫女三
長適梅禹金鼎祚之次子士好邑庠生次許溧水
行人司正楊君公翰子寧含次許大理通判孫君
自強孫彭年韓氏鼎貴世風雅著望然所遭人倫
不為多幸闈閾之內帶禬之間一彼一此能無齮
乎執分而不納嫉睊市重而生之為心一門不足
鬩貌諸孤不足肉矣善處人嫡庶子母閒為宜人
甚難功韓甚鉅也卜地以本里石臼社陳武村之
涸卜期以本年月日是宜銘銘曰

蘆路之崎也好與人爲擠動舉不兩潛不兩棲有
湛于阮莫之敢攜毛裏膚膜乃分羯奚繩引根批
爭不踰醯雞孰能以寬身之量接耦收睽延人廟
食豐人穀圭此亦紳士之雄而豈其徒範於簪笄

明故太學生　阮公暨孝節阮母合葬墓

誌銘

阮子國政喪母于金陵而貧不任舍也走其子德
星于黃山陰以告黃山去金陵六百里于時在遊
躩而前曰嘻誰之不知阮子而忍其母纍耶德星

彇予曰嘻大母氏有遺言與其收于富人也寧戶
諸又一歲爲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八月葬母於南
京神策門外五里蓮花峰下徙舊所營父墓太學
公者合焉經而彇宣城乞石予時杜門瘞筆研彊
起曰嘻誰之不知母而以須斥人耶阮子摶顙再
拜曰嘻母有遺言與其以佗貴人聞也寧裹墨蓋
阮子意氣豪上所與交多名公鉅人奴騶翩翩絕
不知其窶窮也潔腹出戶百爲母謀朝昏及粒米
入母必再四詰所從曰必無以老嫠儉齒詬兒而

也亡之日兩簏敝於壁所遺惟胡綿半觔舊紉襪
一具牀頭卧蘆柴數束而已阮子痛割不以語人
泣而私語予也傷哉貧至此乎吾無以聞吾母死
不足贖矣前是阮固宿富由歙徙蕪雄蕪人太學
公者少年雋敏有至性其母徐孺人乙勝冠猶寢
乳下頃刻不能離就傅雍數日耳聞母徐病急請
假祭酒姜丹陽規程嚴毅不許請逾堅逾不許遂
發狂積數日卒祭酒悔甚咨所司給櫝乘傳親製
文率闔館師生路哭送之一時稱殊禮焉而太學

以孝聞天下自太學歿母矢絕水漿無生抱孤政
踉蹡還付姑所親諫曰若忍訣姑者若夫謂何子
是母齧臂忍無死晝夜奉姑扶搔飪餹伺氣揣色
姑宜之終其身若太學之生在側也而阮子幼瘵
削命屬於息母每抱持則嗌中錮錮籲天夢朱衣
人云授之藥翌日果有羽人傳藥一枚持嚥之漸
平以王阮子既壯長結客好子施嘗以氣轢富賈
兒賈兒眴竄母數憂之至所與游文士劒客失勢
非遭轗軻流落緩急之事恣槖周旋傾身赴之不

限惜也稅事起白豎假怙遍邏徽富室及某甲
阮子于某甲有新連突身解于豎所事定某甲反
戈誣阮子黨豎阮子不平跳金陵將呼于顯者左
右抵為夜亡是時官司切齒稅徒十道捕諸賈兒
乘隙蜚構囂張奴畜一時搶散去數世之室若掃
矣乃獨裝母并隱匿金陵一俠者家自阮子隱金
陵舊遊好躲避無來存者棲身單外饘粥不周皇
皇慮無以當母母愉悅自如尤時慰撫曰兒子以
急人得禍庸何傷富之有貧猶旦之有莫也吾廢

自分甘此蓋阮子自暴貧來氣轢富兒彌加于平
日後先遊好得意失意為熱為涼率掀鼻不問厥
獨好以其志誼覥捐身之地與可以寄身之人母
察知之喜且懼也兒往誤為某甲用今謹擇所與
甚善吾發也為今日則併可不有其家為往日則
不得不有其身孺子識之海內于是有私阮子者
辭曰有母在吾乃今知所以用身矣母孝慈多惠
迫于至誠阮子貧不能顧妻孥而百豐母也母每
饋彊半輒云飽矣縮以私食諸兒女御衣不敝

所分而自忍寒然必不使阮子知客狎至食
影篤慮無遑揗盧而藏之以備不時之需母所爲
苦心刻行成其子之義者較於人間樹孤萬難矣
阮子既家金陵無幾天下豪士大夫明其冤爭誦
義歸之無舊産室無存者而故所往來慕義客謀
相與醵金建節孝祠祀母人士風秀焉太學阮公
諱汝器字君用生於嘉靖丙午二月二十九日卒
於隆慶己巳閏六月初八日阮母程氏生於嘉靖
乙巳正月初一日孀居四十年而卒得壽六十有

八是為萬曆壬子二月二十三日也子一即國政
娶吳氏側室胡氏孫三德星娶程廷鎮之女次文
星次南星聘方從志女孫女二曾孫四俱德星出
當母在蓐也闔門病染阮子有友狄呈祥就眎不
肯歸母數督趣護歸目垂合猶瞪問狄子有訊否
病得痊否環慟叩以後事不答於乎患難急人知
大義臨革且然況平時乎夫誰使阮母纍纍者天
下無男子也耶予是以誌而銘之銘曰
尺胝可捐嬰與杵臼孰難千駟可擲淵與端木孰

多樹孤而生樹義而貧忘地下之要而苟人世之
贏以對厥婺不可以竄琢石紀懿千載其程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九里山汪氏新阡誌銘

嗚呼禍福之說儒者所宜擯不道也至以生人之禍福聽於死人之枯骨如所稱堪輿家者其說尤迂幻不經而今儒先生紳賢大家尊明賢知之士逾矻矻尊上之或曰此仁人孝子之所急以妥其親也夫果堪輿之說而直爲妥其親也擇一爽塏之地不風不水免爲螻蟻所苦足矣而地之爽塏

風蟻又非盡浮見於皮面也顯以子孫之興敗差其善惡而已矣其子孫貴富丁壯旺必曰是其家有吉壤也其子孫賤貧或夭亡必曰是其先塋不良言地者第據子孫言之則非直爲妥其先人明也或曰爲此說者以佐夫天理之所不及夫所謂佐天理之所不及者何也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儒者之教也然而不盡然也行善不必福或反得禍行不善不必禍擁高食肥饜厚福以壽考者比比焉此於天理之說不可

也則亦諉之于地氣而已矣諉之于祖宗之靈或妥或否門戶之運或休或囚而已矣經曰前身今身後身有三生之說而後因果之說可以通行有地理之說而後天理之說可以長信而無閡兩汪公者徽歙人也其父忠賜以賈徙宣兩公之居宣也宣之人無勿謂善信人也昆弟兩相友愛倚爲命長公未有子也子次公之次子宗周矣以待餘子無勿子也一廬不掩趾終兩公之身不忍割次公之幼子曰滂長公之長孫曰可期叔姪也自次

公卒而長公逆師友共研教之余時庠課紙落人間長公手而嘆異急兩生來逆兩生朝蚤夕火相昵如昆朋忘其爲叔姪行故兩公居宣而宣之稱孝義者必汪氏也然汪氏自兩公外不登于年滂兄弟五人長尚賓勝冠而卒次宗周後長公者三十五而卒次太學生宗堯三十二而卒次宗舜次庠生滂相繼卒一歲中舜得五十五滂僅四十四也而滂與余最親好眉輪秀聳腸潔而行馴輕財俠義貧而好施舜無子左拮右据周旋兄弟之

□葬於人世之□其子者如此人俱無年夭不可
問或曰祖塋有微者不吉或曰滂好行其意葬父
敬亭有蟻穴其傍微如是人言者汪氏之夭終沒
沒矣於是長公之長孫可期竭蹶審地卜子城西
北三十里之外曰九里山者啓其祖祖母本生祖
祖母以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葬焉屬
壙之會林雪新齋人地見朗僉曰吉微祖長公諱
湛字子靜號洌泉生正德辛巳六月十四日卒萬
曆辛卯五月十九日得年七十有一祖母吳氏生

正德辛巳四月初十日卒萬曆戊寅正月十八日
得年五十有八本生祖次公諱泓字子厚號葦軒
生嘉靖丁亥九月十八日卒萬曆己丑五月十七
日得年六十有三本生祖母黃氏生嘉靖庚寅三
月二十一日卒萬曆癸卯八月二十二日得年七
十有四滂兄弟既皆卒宗堯二子可高可選滂二
子可受可汲皆孤貧曾孫必大必隆必昌必興皆
孱孱生可期與弟與權各一子鶴徵鶴鳴尚幼仔
肩中外支兩祖門戶皆可期獨身可憐也期毋懈

季叔滂出入余輒悲咽久之既營九里阡成余爲
之銘銘曰
見無常父衣無常主貽厥孫謀繩其祖武生則同
穀死則同穴因心則友有德司契汪是土也侯於
歙里吉與善逢必復其始

李宜人墓誌銘

余嬾廢於文字十逋其九有責至十數年未償者
六合孫生國光先是以靈巖碑見屬曰江山之靈
通邑之望也余既無所辭諾已持其所爲母宜人

狀跽不起曰願先生惠顧其私而波及之也余色
不決生流棲宛城不歸嗣余中魘蠱斷絕數月筆
事生遣一力尾其邑使君索碑而戒以不得母宜
人誌必無歸余以知生之永思迫至圖所以不朽
其母宜人者如此乎其皇皇也雖然凡生所屬余
者皆金石萬年之計而欲責曰莫於椎鈍之手無
論余頹爾病廢即余未頹爾病廢而忽忽筆墨其
可以被金石垂不朽否耶生誠欲不朽其母有名
公卿可需椎鈍病廢之人詎有賴焉而以相托也

邪無已靈巖一片石江山爲盟永母萬年則轶狀
具在矣宜人姓李氏其先有武毅將軍籍南京虎
賁家六合其父友泉公嘉靖中征倭吳淞受上賞
慷慨多奇奇宜人不以與凡子偏遊邑之才士而
與臨清公臨清時方爲貧諸生取食塾講宜人不
浹月趣臨清赴塾而自歸寧留母家浹月一相勞
苦慰勉以大義歲己卯臨清舉于鄉甫餞數椽居
宜人也嘗侍臨清病篤羹左股以薦臨清夢飲羹
湯而愈急投羹於藥飲未既胸鬲通快于時不御

穀者月餘矣明日尋穀起臨清司李撫州李宮嘗
爲御史行部鎬政嚴肅內外凜如所産九子女俱
自乳又食勞支貧病血病肺移臨清宜人甚不欲
之官臨清亦竟年許解官而自其歸也有第二女
殉其夫之痛益不支閱半歲爲萬曆癸卯七月十
九日宜人卒去生嘉靖戊午正月十二日得年四
十有八子三國光己廩生娶朱國慶國正皆殤女
五長字封濡臚汪公某子早殤次適諸生葉時鳳
次適駕部郎厲公[illegible]子振揚甫五月而殉次適
生戴啓光次字李亦殤孫男三孫女一將以某年
月日葬于平山之新阡始宜人羹股事聞邑大夫
欲旌之宜人咈不可曰吾以夫市耶小弱弟往應
旌者財髻故可耳小弱弟者宜人之第五弟夢周
嘗以封股活其父者也蓋宜人之孝義風秀一門
世其家焉是宜銘

銘曰髻者笄者不梁詩書不恤我躬皇恤我譽規
生纖纖規名炎炎盜之竿也乃奮其髯有美壼宗
賁茲平山我石長存雙叶靈巖

程太學墓誌銘

御史周適少達復　命歸蟻江上偶簡予曰程君
[illegible]人也五年南中不交一事慷慨誦門下生平
至形於色子太息曰君衡知我御史乃知君衡未
數月傳御史半道歿矣嗚呼南朝日月數年所馮
[illegible]王二國周適少三數人皆相繼以謝予安能
無瀾然涕竟也而前是子治唐君平喪於南客無
往復者假宿醉石齋中獨君衡連伴朝莫酒丙夜
君衡貼几甫臥喉湧音如潮予憂之傍士友咍曰

谿肥人盡爾耳無異也踰年數起居君衡稱王甚其秋疽發于背暴卒萬曆四十三年八月十六日也得年僅五十七某月某日葬南京鳳山之陽於乎適少夗君衡憤懣無所發舒其及不亦宜乎初君衡以太學游天下士士重節槩饒文行知名者無不折臂爭納交爲驩居鄉少所與可顧獨嚴重范方伯晞陽先生友其父子間南與李本寧先生梅季豹謝吉甫諸君後先周旋皆雅行方聞不與一世人同眉目者也嘗一日酒間一人鋃鐺號嗁

下問故曰耗官物當戍聞公義強歸命耳問所須幾何曰四百金蹶然起坐謁大賈得金如約而授之諸所贖人質女脫人患難婚鰥食餓義俠之事傾身爲之無所顧慉而尤篤篤于人倫父有基一區爲豪所侵奮袂撼豪竟直之其後以讓伯兄嘗念其父孝隱欲盡丐天下之名文章者顯著之每接予輒以傳屬至晚得李本寧先生爲之言始稍稍慰志而予於文事疏闊甚百不償一臨葬猶以爲訊墓石之役其子阜羽欲以贖君衡生平所必得越江來宛不親持之不歸有以也娶汪氏先一年卒三子阜羽邑庠生娶徐振羽娶孫吉羽三女一適阮德星一適吳士鳳一適黃無邪孫男五孫女六銘曰

程姓以國字休父粵晉元譚來中土篁墩之里忠壯舉陟唐澐公汊川祖遙遙鴻緒孝隱是承義心質行流問風英我哭御史爰綣其友蠶國啼鵑白門

人與石與誰者不朽

明原山歐陽公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歐陽公有子照令儀眞再令扶溝數使使手其父原山公母陳孺人狀而以墓石告墓在竹山朗溪之原葬三十餘年矣原山公生正德乙亥卒嘉靖甲子陳孺人生正德戊寅卒萬曆巳卯歐陽之先出自長沙唐刺史琮者治吉州因家焉是爲吉州之歐陽入明孝廉宜辟襄王長史籍竹溪是爲竹谿之歐陽歐陽氏世儒有聞者也在漢以尚書教授世爲博士列儒林傳傳至今公祖菽司訓大寧文昌父閦滁州學正少與從弟宗伯謚文莊者齊

名而公自其總丱慧脫警敏誦通博洽立筆數千
言尤工四六有韻之文大爲文莊所器賞萬石梁
憲副一見異之曰楚士翹楚也試諸生舉首者四
赴楚闈者七不第尋以歲貢入太學兩試京闈復
不第欝欝擁敝裀被臥頻鄉里僅五十而終於乎
儒者之業洗滞至學官止矣流傳兩世仍不待年
儒效竟何如哉水蓄斯盈火宿乃壯此當世學人
搤擘爲公惋喟而鴻樹駿發共於其子乎屬之曰
者也公諱況字曰方初試楚價問翔貴倍詘曹耦

族里多忌之者陰嗾所以中之公詳爲不知也者
溫接如昨竟以完好所知歸器字焉性至孝學正
公間抱危恙達旦不寐寢不食必平善而乃即安
事伯叔如事父當其貧而欲有所鬻也肅給其具
保完厥產仍別出鏹以佐不時之需宗親閭黨之
間貧鰥餓寡交杖爲橐赤洗不勌也在太學有同
舍生病篤衆皆捨去公獨身朝昏調進藥粥沒爲
歛棺殮焉某甲者以謁選貸數百金亡何卒於官
公馳官所伏哭其子謂收責也盤辟不自寧公慰

撫之曰若休矣吾不能緩急人乃乘人耶且吾鄉
者通財以義爲號今以沒利終耶若父方宦而忽
然吾亦安所得長有此若休矣急劵面焚之行概
如此初學正公從王文成遊嘗爲言太極之先無
無極六十四卦之外不必更言四千九十六卦文
成旨之公既壯與耿莊簡楚侗澀直指少谷訂盟
課業稱鼎足交今道學家蔓延陳說呼先王以欺
愚者友朋之交患難生死之際吾不知之矣如公
者以稱歐陽氏學何媿焉公歿無幾學正公繼子

而卒合斂諸事陳孺人一婺嫠之無不委折姑張
年九十聽聲察氣榻侍者十五年先姑二日卒猶
咽咽語其子吾不獲終事姑何以見而父也敎二
子必擇所與徐給諫成楚者時在諸生有聲延置
之朝夕膴洗春課講後給諫尋貴去而孺人二子
熙照俱著名熙領癸卯歲薦照庚戌進士皆孺人
敎成之也熙娶周子丁泰照娶張再娶吳子開泰
邑諸生徵泰維泰航泰銘曰
有辟如箱蚕甲之瘠惟恐其我延有就如殖銖之

之直惟恐其我捐此皆世所謂貴名尊望貌道德
而喙古先莫智於人莫愚於天疇拙疇廉疇剪疇
綿質幽對明有學斯阡徵歐陽公我舌可卷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沈君典先生墓誌銘

前翰林院修撰沈若典先生以丁丑及第第一人
以壬午四月卒也得年僅四十四先生卒盡天下
倜儻英豪么麽亾賴識面不識面搏膺頓足啼聲
相接屬各自悲歎以為歸命無所是時海內長文
盟者婁東王元美新都汪伯玉兩巨公分約曰某

職幽某職明婁東既成墓表矣無何新都逝竄下
之石虛者幾三十年庚戌其子有則第進士移責
賓尹曰非子事耶先太史奇子於髫子情吾宅又
綴大科步為史官情誼也職業也子其諉諸于是
賓尹不得以不文辭彷彿遺貌撫行實合婁東所
為表屠長卿所為傳旁證耳目核志之先生諱懋
學號少林宣城人也父侍御古林公寵涖官嚴肅
嘗備湖廣兵巡捕九龍灣大賊豨其巢又嘗跡得
一寺僧汚妖用鐵椎搥顱腦立盡斃始論殺不

鄉里孜孜為德若賈趁虛不忍復使民間有饑寒
寃抑之事生二子伯懋敬仲即先生敬簡言寡笑
繩尺自將而先生跌宕競風槩性行各殊友愛倍
篤少善騎馬能馬上舞丈八矟侍御捕賊時賊悉
衆批鬭先生以一矢殪其酋衆遂解甲拜受縛詘
首書生弄柔翰非其好也然率意落落隨其牘之
所止伸泚立盈有藻思書法出入王虞自行韻格
腕疾於鳥天文地里陰符黃石參同內外丹短長

縱橫星相卜醫之學襍及五木六箸藏彄累丸蹴
踘投壺彈箏擫籥一切豚弛可喜之藝術無所不
涉於人亦無所不交往門外屨騎交錯丁卯舉應
天一不第跳而之塞上辯襍胡兒射生飲潼酪馳
驟飛狐花馬池間悉躡諸部虜所繇出沒走集曲
折處歸以語人曰河套可復也大將軍獵得名馬
悍驁不可絡嘗懸雙蹄秣之先生酒大將霑醉前
曰吾欲一試此或諫之此馬驕豢思故水草縱之
即驀塞去矣先生不聽强轡勒跨上馬馬大嘶噭
掣如暴風雨去幾薄虜王庭急以兩袖撲馬額墮

其目甫控取回道須臾至矣以一眇小丈夫短後偪諸踔突數千里壓脫穹廬如入無人之境天下於是共傳先生具文武材壯慕之也而里中兒不謂信然先生所集客衆多數從里中貸金錢貽酒歲斥父產償之最後客益集費益廣產益落所貸金錢客各緣手持去無主名而里人出責者沓湊詢於門親戚相唇至舉以爲諺丁丑與計偕越元旦後不能裝已進士射策擬第三　天子親擢爲第一觀者人人得意里中人始狂顧嘆郢矣江陵

相當國負意寵收人材宿先生名愛重之又憑其子嗣修同鼎甲連結爲通家好朝夕遣子致意而客先生者襆布衣窶人其中遞與相子滕席爲驩笑卒亦不得而親疎也亡何江陵相有父之喪議奪情先生咄唶起踏門語其子嗣修輩勸奔喪已移書李侍郎某切責臺省官已持疏詣　闕其座主徐吏部詒持之去不果上而會其書疏語遍流傳長安江陵怒何窘我也我愛綜沈子何如者沈子爾耳何遽他人爲然猶欲使其子諭意先生曰

休矣終不能負萬古綱常徇恩私遂移病歸初奪情議起也有彗星從東南起長亘天江陵勒卒欲以嘗　朝臣云何且　天子亦初無意劓留之獨其門下諸私人獻訣曰　主上幼冲相公身關社稷何忍捨　主上獨去江陵感陽上書請制陰結大璫邀　中旨先生是時亦不欲以激訐博已名第時時綮語諸子趣相師歸保完忠孝毋遺後人詬罵書責李侍郎江陵所親特與奪情議者也未幾臺御史保留疏出未幾六科九列保留

疏出先生髮豎于頂曰勉留出自　天子可耳出自言官若何人道盡矣戟手拉其同官吳趙兩君子犄之角之吾三人事也吳趙兩疏上先生計曰是且不測吾意不得獨生則豫爲草疏救兩君兩君疏上之三日　廷杖命下先生袖疏策馬出吳門相馳語妻東急須料理此人俱死無益也既兩君幸不死先生飲淚吮血調兩君出國門尋歸先生歸而故所嘗與四方上客所在闐滿江南諸大吏數欲以先生市會宜有吳生付期亦嘗爲擠上

執政書而時有僞爲前都御史海論劾江陵得旨
者大吏[illegible]捕任期強引先生任期餓
無溜猾竟死不肯承誣先生以是得免先生脩眉
娟眼短小精悍舉止便捷神懷散朗喜客喜山水
與所善馮開之屠長卿輩爲虎丘西湖出拳㯽李
之遊雙鬟絲竹晝夜歌舞不廢或爲先生危者中
外貴官方四跡先生閉門謝客斷聲伎可乎先生
不答自言事諸臣譴者謫戍者戍　輦上虛無人
江陵益偃蹇失意欲終收拾先生越數歲其諸子

數書趣先生爲言其父懊恚惜不能以金馬尺席
地留先生一時林伏諸君子輩趣先生努力勉效
用補諸人所不足爲治舟宛水之涯若爲將駕然
者而先生以一日病死矣先生死未匝月其年江
陵卒諸與江陵齮者彀彀彈其冠一朝蠭涌驟起
爲卿爲相而先生獨不待悲夫先生生平多異兆
少時夢之帝所一女后袞冕黻珽侍從多曳緋綃
引一天女與之敵拜趣而出顧視殿額曰雄夫樓
曇陽子之說幻甚先生方之九華曇陽尺書來以

作期相待獨言人道修身聖道修神諸語精邃又
言五年後相會或曰五者午也讀書城南張雎陽
廟假寐隱帷雎陽公親來省書燈煙晃晃俱結丁
字會試筆躍起數尺此皆世所豔傳先生者先生
巳矣予所尤異者江陵威福踏籍人不可嚮邇至
於先生不惟優容之且數拳拳爲吳生之獄胡操
院星驛江陵居以爲功江陵報曰此蟣蝨耳不足
較不必窮究也事遂寢於乎江陵於先生可謂抑
怒相收使先生今日在者不得不謂江陵爲不可

及矣予是以敘先生墓重太息焉而系之銘曰
明興二百五十年來狀元忤宰相又皆以奪情發
事者前有羅彝正後有沈君典兩人而巳彝正復
官君典就道天皆縱與以節義而若慭與以事功
事功一時節義千古吾將識保留諸姓名於兩君
之牘以俟後人之知所處也

汪母江宜人墓誌銘

今憲使汪宜言尚誼之母曰贈宜人江氏江出歙
宋冢宰潛司馬澐之後世爲婺源望族憲使之曾

大夕某者續學有譽得爲其孫擇耦乃以宜人歸
初宜人歸也歲產並儉外家鈌然不相過存富人
閉不與糴斥奩器爲曾大父換粟羞晨餐而自啖
糠粃姑病噎勿良於食宜人爲匆食也者彌昏與
曉姑華贈公兄弟偕侍其父遠壓泗水上舍歙押
隧之事無度不中悉宜人是辦迨贈公跣犇貲益
落不克行遂益剖㙛佐里中壓居積數年自是稍
饒矣而外家兄弟趨孤貧宜人則爲伏臘周視無
勸容里嫗舉往事以諷宜人曰固也予則同乳其

忍辭憲使叅慧有筭數或諷之商宜人曰吾將徙
業焉洗膳膩脯日課之儒先是贈公壓里中貿帛
製冠宜人紉緝佐之憲使第乙未歸跽拜堂下宜
人拂兩翅曰奚冠不抑亦而父所製詒耶跣者遂
爲者肉語訖淚下蓋自贈公傛而宜人戚戚無驩
不以憲使貴一霽容疾卒於萬曆之丁酉去生嘉
靖庚寅之歲六十有八也贈公諱某以憲使官刑
部郎恩贈奉政大夫生男二長即尚詔今爲廣西
[illegible]娶[illegible]宜人繼王封宜人次尚評娶余從[illegible]

使之委予以毋石也自其除服謁補之年出入往
復若而時予之逋責於幽明也亦云多已檢笥中
狀乃爲之銘銘曰
有冠峩如横紫拖綬誰其緝之臣有母遺有壞斧
如縣石廿年誰其豚之史有遺篇

王母秦孺人墓誌銘

王母秦孺人之卜葬有日也而其外孫侯孝廉宗
源速蓋文焉孝廉之言曰源實不天在孺而孤源
毋行棄孤殉矣外王母徙與居與朝與夕百端撫

慰存毋以存兒是産孤兩世也源自孩而髫而丱
而冠有室以及今茲外王母之色懮無頃不以相
關所接與中外長少之戚環沓嬉遊毋未嘗一移
目爲也恩充報詘唯源與外王母之以敢勤先生
母生於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于萬曆某年某月
某日卜地爲五浪山之原與其夫鯤溟公某合者
也卜期爲萬曆丁巳某月日父曰方伯虹洲公某
母曰誥封陳夫人翁曰鴻臚梁川公某姑曰華孺
人子六人曰某某某某某某初[illegible]公官給諫[illegible]

闕下是時母尚幼晝夜伏哭絶粒虹洲公憐愛之
詳謂曰若父痛良已可倖無死若死孝耶王氏世
清約累貴不饒又梁川公好客益積逋母歸悉撤
匳器服御鬻償之兩人以驩而自其壯有子也忽
一旦謀置伻夫愕無以應少選一姬嫣然從屛間
出矣已更連置數姬於乎媢忮人性情之所同有
也莫帷第甚格於嗣續之說勉面借一則亦已賢
明曉大義者矣身齒韶茂子女蹋肩而來即健丈
夫宜無所開名獨行驕償約制以不相假讓之衾

裯人亦未有以歸過焉夷然大道寬然數以其人
進者情耶性耶宜慈廣惠植于其天有不可得而
學習者耶毋性無所紛華紈綺妖靡之飾不以接
于目而被于躬獨於其姻戚進止言動周還之際
靚整謁肅秩如也所課子婦耕織絲枲之費十九
耗于予施鰥寡饑倚爲坌罰而福利之說堅不
肯信巫師幻媪卒無敢躡其閾者其於人倫醇至
而將身持戶之政動有節法者參乎以是諴孝廉
之義嘉毋之德次其狀而銘之銘曰

毋之女女于其室也今也祜厥祏也婦之娶婦于
其育也今也廣厥幅也亂女急父以忘其身壯子
貴官慈知君親尺席之間藩棘可捐士行寛塗勤
色相圖吁嗟乎丈夫

河南右布政非庵吳公暨配孫恭人墓誌銘

穆皇帝朝天下歲苦兵廣東西驛騷特甚　詔兩
京大吏亟察舉邊材京兆尹松坡畢公疏吳公以
聞於是吳公以江西憲副移節監廣東軍方是時
峒賊卞豹等屠電白電白令棄城亾走所過殘破

屋舍殲子女無算通省震驚公至選遣將卒授方
略禽斬之諸酋賊之依箐憑柴出沒草竊者獮薙
略盡無留黨嶺海垂數十年無鼓鼙征輓之費多
公力也會督府與直指有隙中持之不上前是公
郎繕部與修　洪應樂成二殿督城廣渠門造
景王陵陵制當　哀沖太子十九奏成僅七千有
奇所裒幾至十萬他裁省稱是凡三數大工皆法
應敘遷者公不言勞勞亦不及於乎土木征伐之
役材人快士所藉以捷功名之道也

臣予飽𩝞橐增秩挹賞去而水衡之錢一埽歲南
北不爲鮮事大挫隱護不報小見捷朝賀吾人數
顱夕責封爵矣公於當時竟何如也公諱一介字
元石別號非庵家桐之麻溪徙自休其先吳伯之
裔王父希瑞父堂皆以學行著膠庠贈父以公貴
贈中憲大夫妣江贈恭人公生而穎異四歲隨世
父塾泣不肯歸遂受讀十三試童子守令甚愛幸
令爲具書遣師邑名賢胡澤庵先生守舍之舍中
嘉靖己酉薦應天鄉試丙辰會試第十二名爲大

學士豫所呂公所舉仕光州禹州[illegible]部屯田員外
郎出知杭州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湖西移廣
東尋以廣西按察使分守桂林入　賀便還里而
有河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之　命會脾疾疏告卒
於家公之爲光州也光胥史半貴家奴弄文喜持
短長竟公胥無敢手下上唇無掀者禹州大旱步
禱赤日中雨立澍民以完活工曹之役無不關中
人者中人始共誘啗終更脅持之因緣破冒十不
當一公過自滌洗涓滴[illegible]人緇[illegible]

[illegible]書濫以故所裁省獨多杭賦甲天下輸府金[illegible]
[illegible]而淡一他所進奉號爲例者甚夥公一切禁
除之杭諺云一介不取又嘗言太守在郡三年而
郡若未嘗有太守者余君房舉其語爲贈君房公
分校所首士也湖西有殺人者首從三人並論死
公惻然曰一足償矣立白二人錄師挾左道誘民
財爲賊曹所評讞當死公曰獨是惑黔首罪也坐
賊死非法未減之蓋公之行身廉清于世物壹無
所涉濡以故神明洞矚舉止英整斂衿戢守粥粥

若無能而識者覘其有應變靖敵之材在桂林人
地簡遠益無所事事過從僚佐賦酒暇課吏書其
年舉天下諸司卓異之最時太宰爲元洲張公公
杭人得公深云公內行甚修孝友發於至性父微
時不爲諸父所敬禮既貴益敦下之十歲時葬母
江壙成就寢其中曰吾爲母溫此土也事繼母徐
備極困挫寒餓自恬已配孫恭人而恭人之甚愛
於繼姑也織作之類嘗有所覓假恭人曰[illegible]
道也㛐與諸姒均之歷州郡曹掾恭人皆

佘勤衖潔在杭蔣舍闔蓏蔬晨夕之費不以驟
其後恭人卒於杭而公欲毋繼也久之無與典鑰
乃繼程終二官不笥一物曰吾不愧故妻矣孫恭
人生于嘉靖壬辰十二月卒於隆慶己巳三月年
三十八耳又八年而公卒是爲萬曆丙子八月也
去所生嘉靖甲申七月得年五十三又二十二年
歲丁酉合葬邑東南白里葛公冲鳳屏山之陽于
是歲乙卯距公四十二年矣邑博士子弟推擇鄉
先生之可祀於鄉者爭以菲菴先生名上學使者

報可入主有司肅祀事而其子觀我先生應賓削
書幣越江而謁賓尹曰先大夫先恭人之竁石未
具若而年矣以需子子與吾舊忝著作其毋讓
而賓尹數以筆古得過受戒大人閉無啓喬先生
再四討而始克破矣相承也子五人孫恭人出者
應宿山東臨朐知縣娶方應宸娶盛應寰娶齊俱
邑庠生應賓翰林院編修娶胡所稱澤庵先生之
女也澤庵先生晩第卒於邸公爲經紀其喪歸所
汪孤女亟聘焉程恭人出者應寵邑庠生娶方

適庠生盛可對孫十有五人宿之子曰道南道声
俱太學生道傳邑庠生宸之子曰道敏道煥道遠
郡庠生道芳寰之子曰道謙邑庠生道約賓之子
曰道凝寵之子曰道康道蔭道肅道序道膺孫女
七人曾孫男六人德常德弘德微德淵德澄德明
曾孫女四人銘曰

生無捷官累資而上亦長大翰没無捷名有衍四
紀俎豆斯馨善慶留餘三遷之木拱而待諸使石
能語彼孱者筆託以終古

封文林郎直隷徽州府推官鶴汀李公墓誌
銘

封文林郎徽州府推官鶴汀李公泉州之南安人
父曰確軒公某祖曰安居公某曾祖曰吳安公某
世有德讓敦予施里人傳誦之公諱燭字德瑩九
歲時閩甚中倭父若諸父俱没而公以一孤豈崎
嶇兵燹中將茶枕由稍長收緝燼業而李氏之祏
甫復娶丘氏子男三人女一人男曰夔龍躍龍騰
龍夔龍之第庚戌也實出于舉釋褐理徽州徽俗

因緣善請寄貲郎上舍各能走四方歷勢上官余時謂之曰官徽者但庭無謁貲可矣竟理官三年未嘗入貲郎上舍一名紙會產女向余索一乳婢婢乳三年歸言理官衙竈常冷一女厮道事母夫人理官婦勤身爨下極暑爇燎蒸爊猶擁布裙治炊至不能備絺綌予以知理官之治廉洗封公之敎嚴也而公自南安抵理官治所親課治狀幾一歲徽之紳士以及衙從終今未有知者居鄉不辨郡縣門何嚮既拜封姻親過從不肯一御章服出

逕曰吾甚安吾褐葢公之樸茂其至性也而甚飭內行子兄女如其女外母發而貧迎養之終其身與葬祭焉族子有侵侮者弟忍之卒化與俱睦宗黨庭序之會可以風矣公生于嘉靖己酉二月卒于萬曆乙卯正月得年六十有七以理官滿考最封父如其官封母丘孺人理官娶吳封孺人子胤僖躍龍娶吳子胤侃騰龍娶張子胤仔初公還自署也躍龍騰龍先後卒于家公爲慘然不驩以病聞理官請假兩臺御其母夫人寄衽其意竟棄組

歸耳抵西安而得公書曰吾病良已兒趣視事毋有奉　命司郡國理而得便其私者乎母夫人曰父言是也吾代若饋若其安于官葢理官自是牽痛別需次官下又六越月而公不起矣訃至理官頓地晝夜哭恨不逮御母歸也將以萬曆四十六年某月某日葬于縣之圭山持其部不紳毋侍御所作狀殷銓部作傳越數千里先期而謁賓尹慕言賓尹踈文字久又適度五十襍里中父老子弟遞酒燕薄蜡除始克次爲誌系之銘曰

少孤耳屹如有力能以其單門植晚貴矣穆然無色終以其田素匿世揚我抑世紛我嗇維茲吉壤鑽石不泐作封公式

睡庵稿卷之十八

睡庵稿卷之十九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誥封中憲大夫龍泉程公暨配周恭人合葬

墓誌銘

賓尹自屏居來熟卧隘屋絕見官長舊所弄雖若併瘞不復舉四方知故問以家世軼事碑版記敘相役者一切諉謝或繆謾應曰需十年後償耳郡別駕程公枉車騎親數臨況一日跽謁請其父中憲公母周恭人墓銘予固謝不敢膺而別駕請逾堅轉屬部下紳士十輩敦趣無休假抵蜡署寧國

事更移牘相讓也某所繇驅車來與所不卽棄綏去者獨先大夫未了一事以煩明公明公過自祕惜忍不使泉完顏色上丘隴邪賓尹主臣伏辠過則爲就別駕所具行述稍撫次之以塞嚴命中憲公諱某別號龍泉姓程氏湖廣孝感人其世出元宣教郎萬二公者伊川先生八世孫也伊川先生至中憲公凡十八世而先此七世皆同居代之季也父子分門別戶昆從過而相誰乖迕睽剌之際有不可言者矣程氏家世孝義流聞四遠綽楔才其廬者再至今諸長老能誦言之中憲領承家訓居恆兢兢於父祖之詒子弟之化誨也七葉中稚豎有頎秀者性愿謹能嚮學者率旌異之伏臘祠祭跛倚不肅事或後期至者標之戶外罰有差所課屬非止讀書取科目而已倫品相規大賢大儒相勸勉嘗曰隨處體認天理此吾家學天無擇幽理無擇細但舉心發念佚越兩字卽爲虧損先懿極品貴富益世功名無取爾益中憲舉丈夫子七

人周恭人出者六人太僕第進士別駕以明經選餘四子皆名諸生太僕與其從寺丞顏新第中憲庭詔之人世趨甲第如炙火貯甕之水驟試鐺火飄成沸灼女曹新薦鐺中慮不耐炙矣其後兩進士各以廉慎自將致位卿從竝有聲別駕涖吾郡而吾郡士民老幼服誦清慈以爲近吏未有也太僕守重慶迎兩人養堅不行曰兒但眞心事君卽爲善事親矣實政愛民不啻愛親矣食田吾自足[illegible]爲也則取太僕後先所上祿入料積之

去邑東南三十里爲七世同居故宅之旁構一區
額曰楚程氏義門祠堂而親書聯於楹楣曰俎豆
典章弘問學衣冠禮樂見君親其前爲廳事肅客
爲宇舍七所歲時拜謁合食其中登降揖讓雍肅
有度遠近士大夫之嫻於禮者取以爲法蓋程氏
自中憲至今又五世矣冠履相望衿帶相錯呂鉅
而車上僊者前未之聞貴介之驕蹇少年之敖盪
怒馬鮮衣輕脫遊冶非禮之事皆程氏子姓耳目
所未經易家法之嚴遠莫有逾焉者也恭人之督

諸子學也紡績聲與讀書聲相答申旦不輟自奉
菱粥蕨羹而別儲庾粱餉餓人於塗每餉必親給
之家奴抱薪以從必温且潔爲兒擇婦必田作與
儒素家市井豪富者媒妁以通戒毋納至今綿程
氏者正内正外門規具存有以也中憲公生弘治
辛亥十二月初三日卒隆慶己巳五月二十四日
得年七十有九恭人生正德丙子四月十九日卒
萬曆庚寅二月初九日得年七十有五以子太僕
君順慶考績晉今稱長子學曾娶蕭余毋出其爲
[illegible]人出者學博由己未進士官行太僕卿娶湯出
恭人學問娶楊學辨娶沈學行娶劉學古由夾江
知縣通判寧國府娶黃學大娶高孫一十六人曾
出者一儒士暨博出者廩生晌問出者生員恪恬
悟辨出者生員治知縣壽生員澹廩生溶古出者
廩例監司圖出嗣學行增生翕生員弇監生企大
出者生員研礎曾孫三十人廩生良孺良驍增生
良秉良規良璧生員良翰良法良胤良律元申玄
孫一十八人生員程正揆餘尚幼先是某年月日

合葬本縣白雲鄉金馬山之陽今去之若干年去
中憲卒時已五十年矣而墓石缺然宜別爲之汲
汲也獨委鉅事於敝居之人辭炎而卽寔儒素之
遺教也邪既誌之因系之銘曰
孝弟之性接於神明古有孝子而邑斯名愛其所
親敬其所尊我述祖德義以名門祠於弘樂我公
所作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金馬之陽我公所藏孝
子順孫風澤斯長士族爲士弁仁履義牒簿綿延
奕止其世高山仰止千秋永思五十年後舊史[illegible]

封文林郎戸科右給事中桂園王公暨配

孺人秦母墓誌銘

萬曆己酉庚戌間門戸擁賍之權滋甚津貴多其私人通朝呰竄無敢啓者賔尹陰以血腸提醒一二志諠人稍自蹢脫戸科右給事中王君紹薇其一也給事斤斤表異矢不與同鄉大老爲因緣一鄉人指目爲怪獨其父封給事公數尉畀兒大諠是也顧[illegible]自不得復私顧同鄉明年辛亥入

[illegible]尹一輩俱貶削出給事叅議山東闌盈朝歎盈巷封給事公獨喜兒不墮濡蕙門中善幸第與諸臣同罪而處分不同慮梯世疑耳于是給事爲之休疏略曰假書之造所牽者臣與臺臣劉國縉也金侍御之跡所疑者臣與臣座師湯賔尹也今賔尹削國縉降捨妖報國之素翏奎後先廢錮而臣蠖倒轉猶邀横金守藩之列臣獨何顏且臣義不父私家守諸臣若尚有私於臣者臣實何以謝師謝友謝天下後世疏再上不報封給事公爲

一臨任越數年累改叅議京卿不報而封公逝矣封公諱昌功字元謙桂園其號也陝西西安咸寧人元配秦孺人爲太守秦公鎬之女秦固三原甲族公得緣籍爲三原諸生著名行遴爲學使者歷下李公内江殷公所賞拔擬旦暮上第矣顧七試闈不售而益自以其書課發諸子成進士孝廉茂才鵲起相望遠邇艷之至繩以將身涖官之節廩廩也公既拜鄒平給事兩封稱貴人猶日支節徐步閭井間不輿不蓋揖牧豎田叟而與之講平交

終其身不知有公府造請之事暇益下楗攻苦精晉唐書法人士珍片楮焉子弟僮僕謹家規一如寠生單戸子所聞伯子刑部君往在官署中鏑以事偶留滯日許内外不敢步水火闖署飢疲幾斃子在邸尋常餽遺卻絕不及門者大臣惟晉江爲宗伯時庶僚惟王給事而已一門洗嚼其庭訓然也秦孺人爲太守公獨息憐愛之訓誨如男孝經内則之外博以經史故諸子腹笥多占授自襁褓中太守公卒而秦族疏屬歛葬之具悉孺人手[illegible]

紀藏其主歸祠焉孺人所生子四紹先癸未進士南刑部廣西司郎中娶雒氏四川巡撫前都御史遵女紹翰己酉舉人娶孔氏李氏紹徽戊戌進士忠鄉平令選給事中娶黃氏封孺人紹慶娶焦氏孺人歿而封孺人劉繼生子二紹舜府庠生娶■氏紹禹戊午武舉娶許氏孫男三翰出者之鼎與父同舉己酉徽出者之霖之楫霖聘山東按察使薛公國用女孫女五曾孫二夢弼夢傳王氏自照磨公籍咸寧三傳而至贈御史諱福者公曾大父

也四傳而至正德丁丑進士諱懋者公大父也山東道監察御史用直諫顯于　武宗　世宗兩朝以仲子南京吏部尚書兼學士少保諱用賓貴贈如其官五傳而至明經授河南陽武知縣諱用賢者公之父也生十男子公居四予初與給事約期以斮肝塗腦障摧山倒海之瀾給事微露崖角予尚竊所知誘勸之大棟在于鄉空爲世道曲一調潤給事應曰一失足慮無以上祖父丘壠予笑曰期子力量過越祖父耳閱其世而淸貞絕俗代有

門風給事之斤斤有以也封公生于嘉靖辛丑四月二十二日卒于萬曆丁巳九月初五日得年七十有七孺人生于嘉靖己亥二月二十五日卒萬曆癸酉四月初八日年僅三十五耳而子孫熾盛彌鴻以長將以萬曆己未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葬于曲江恩兆之次數千里而索賓尹商墓門之石予舌出輒慮閑壆然不欲湮沒其世義故以所具知聞者銓授之系之銘曰

訓詩訓書延其脈于儒世戴冠車訓忠訓義苟可

以直行其志腐鼠可棄夫功名之爲成敗鄉曲之爲異同烈男子未易斷割而家人父子每囁嚅眷礙而不能以相通遇　明主忠必吐遇時貴寧逢怒夫是之謂教父

浙江嚴州府知府海陽鄧公暨配方宜人墓誌銘

故嚴州太守海陽鄧公以萬曆乙巳冬某月卒于江陵里第距生正德庚辰某月得年八十有六前是公由守府歸楗門掃軌足跡不履公陛尺寸之

時不及簪紱卯與田叟窮豐接觴榼遞主客爲歡
謔予飴孫優游林下老者二十數年許風泉雲壑
之味亦云長已其仕當江陵大相當國之時大相
之爲政也主于整領人物收拂衣冠海內功名之
士麏犇蟻附率無蛻者其於鄉姻親黨延屬彌渥
大相館贈公之庭與公爲內兄弟幼小相習一廣
布衾共臥起篤寒盛暑不輟大相成進士讀中祕
書久之而公以乙卯舉于鄉越一千支ナ相棅國
益貴用事流腱所至輒產羽毛常是時公稍一因

緣其間者姻黨之屬得意顯赫宜無公右今以跡
公宦轍何如也公諱起宗字光甫初令寧國府之
太平擢判京兆未及赴而有贈公之憂服祥仍從
外調令新蔡移丞饒州擢南刑部郎出守嚴州嚴
于浙爲瘠郡太平瘠縣宦人所共厭薄者公益削
手覠事精心終始其在太平也守爲盱江羅公以
德化先公壹意禀領事靖民安嚴故有茶漆絲絹
等稅歲入二千金充交際公曰吾其忍剖民以薦
使客條上除之會大祲勸輸巳責平糶設糜所濟

活以萬數進諸士子廷時督課之勉以忠孝又以
形家言斥贖置浮圖遠峯士得風秀獲雋者踵興
嚴人至今祠祝焉初公試縣有惠政人度以爲遷
必有殊竟議調饒之役再出　廣剡可竟守大府矣
更徙部部取南曰南中乍　止水比部簡恬無事展
齒可隨意也由部徙府府取瘠曰有子陵文正遺
履千載下上不辱也比守三年績成譽遠都會人
士各欲得以爲監司而公拂衣歸矣公歸大相適
以　功名之子馮杖意氣轉相反而求多于姻黨所

鬻柰幾不可忍公父子幸得觶洗無恙世途之可
畏寧有極乎至是而始歎羨公之程檢超越識詣
淵遠非世度可得而窺也蓋公既歸之十年而其
仲子希稷以　貢舉應天爲予同房之冠甲辰鄧
仲試卷出人流皆傾會稽陶先生曰必不失冠本
房已落第謁選予與同爭仲曰老父具言之矣祿
養幸及與命爭無益也得鎮遠理以行明年公卒
于家公娶周宜人蚤卒巳娶方宜人從官太平喫
茹節嗇用犖康清徙京兆併日亟歸歸七月卒

贈公訣徵孝感焉公哀毀骨立而宜人日夜啼天
奪舅氏何其速也未幾亦病不起矣生二子希夔
希稷夔娶某生子某稷娶某生子某始公病且劇
家人強恩藥不御曰吾年若此尚貪生乎吾平生
無大功過稷兒於宣城太史莫逆銘我墓者太史
其可也於是鄧仲既出補温州理尋遷廣平丞亦
蚤拂衣去而予以辛亥罷官筆舌之愆知交辟忌
鄧仲理先人遺事述遺言而以責予逋予無所辭
然猶踰歲始付其奴子藏之以待命于墓門之下

為之銘曰

代寒代暑天之序不得而禦市朝市莫物之情奚
足以驚予獨怪夫後之下石多爨之趣嚙者也亦
以追夫熱不因人而知其冷不更溺假令異世之
下左逢鄧伯右逢故相相與談說夫人間堪驟然
而長嘯

廣東廣州府番禺縣知縣揚州府儒學教授
實齋徐公墓誌銘

於乎此余甲午鄉舉同年友也公長予二十五歲
入辛八歲而予始生予初攝管試為文公久著名
黌宿旗諸曹矣然每一目予文輒擊手讚歎至親
作蠅頭楷錄置案頭甲午需次二場私牽予誦書
三義相賞識甚他揚揚得意者我兩人未之許也
已賢書出一邑中偕舉獨公與予兩人明年予謬
先南宮又三年戊戌公為吳興朱太史所首第名
十五選授廣之番禺縣未匝期持贈公喪　服闋
上章自徙教授揚州亡何以疾卒于官舍前是嘉
靖甲子公甫冠與其仲司空先生齊試中乙榜萬

曆戊子卷業收舉矣課以謠號填某甲事發奏
聞鐫某甲名　賜公貢是歲應貢為貢充承貧且
病公固讓得特貢云公三舉于鄉而後第其文醇
綿腴潤不闘時而能與時繁簡循繩合脈日遊目
於少年奇夭高古横縱遞新遞故之場意有所不
可而陰操其獨得數十年之内閲度嘉隆萬海内
諸名家不可選紀而公卒以老抜脆逢進退之間
迫然也所尤異者文字精至之器乞予壯流浪不
可紐束銜[illegible]

怡公則湫墊之內醯甗米盐與書棬雜揉而棲左
牙籤右研牘晨抽夕總各以其精思注治之舉子
業彌工而家人產滋殖別有心計非苟然而巳公
嘗對予言予嘗自見心如茄子許縣於坎中數十
年前銖毛錙兩之數如物入鏡了了不忘然公自
治生外不復知世間何物美好食饕脫粟衣苴布
縫踒紉跡皆出終身不鮮盐徐自司空先生以清
德表海內門庭約素下埒寠人貌言謹恭首揞董
豎而公與之同性齊操初第時一蒼頭挾舊巾麗

扃冠帶黎明候座主持名紙旅謁退逢漸貴馬上
以箑障面去自遊庠以迨登第不解公府之遊世
所傳居間請寄之事有可以脂膏其身者掩鼻辟
之惟恐其浼也公既自勤生而時能急于施祲饑
之歲多所貣濟里有筲籥壩灌田萬頃公爲董埴
以利其鄉友諸昆撫孤從皆其至性云公生于嘉
靖甲辰五月二十六日卒于萬曆壬寅八月十一
日得年五十有九娶蔣氏生二子長汝覲太學生
娶梅次汝驊乙卯舉人娶袁女二一適謝太學士

彥一適湯進士必選孫男六覲出者鼎時娶湯[illegible]
生廷對女明時娶沈行人有則女巘時娶張吏部
守道女昇時驊出者新時名時孫女二一適葉一
未聘公卒十五年而官生撫其行請于學使者報
可祀鄉賢人以爲宜生平知公者莫予若故爲之
誌而銘之銘曰
士之賤也遙氣沓拖託于不屑治生迨其貴也問
舍求田等鼠夜營士之約也裸行草食迫不能以
終夕迨其贏也跕玉炊珠不惜狼籍誰能以公之

嗇賵物之餘曾常酌而不盈雖百世其祀諸

贈戶部署員外郎事主事東洲張公暨配封
太安人潘母合葬墓誌銘

吏部張子第甲辰進士其冬舉母八十觴而悲其
父之不逮也谿眷眷依母不忍離既拜戶部猶休
假數年母時咄曰而需乳而不爲而父　恩綸地
邪且吾需而者何庚戌勉赴任其冬督徐庾明年
中秩奏滿　贈父承德郎戶部署員外郎主事
封母太安人亡何太安人訃至矣使張子一日濡

滯也者太安人不及于封贈公之贈月月不可
故張子泣終天而媢友誦孝感也贈公諱文健字
時明號東洲生嘉靖壬午十一月十一日卒萬曆
癸巳正月二十一日年七十有二太安人潘氏生
嘉靖乙酉十二月二十八日卒萬曆辛亥二月十
六日年八十有七其合葬城西長橋之胡義冲實
辛亥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張子枕甶三年不涉事
不忍舉及父母服除越數歲徙吏部驗封郎歸始
銓次軼狀而以隧石相徵凡人子所爲誇詡其父

母者奇節偉行靡勿舉也張子之狀其父母也猥
瑣纖細率隱密不經意之事夫猥瑣纖細隱密不
經意之事人耳目之所不周而鬼神之所伺也公
每出雖盛冬必懷箋遇婦女于塗猝不及辟引箋
自障焉每晨起甫櫛靧衣冠焚香禮神籲一日平
安雖甚劇嚴賓客在堂不輒酢也手錢路施丐者
丐及于門于庭指囷爲餉必加橐焉善顏而而將
之歲禝嘗糴于沈村步舟數里旋矣驗穀覺浮于
額急返棹復其羨而歸嘗拾遺金待其人竟久不

至[illegible]其故處達旦趣復之初持金歸也太安人懟
不樂公爲發白所以達旦趣復之而始相驩也有
學究何某者病歸自塾所至北郭外垂斃昇之抵
家親爲糜藥是日也新構適成衆咸諷以爲入病
人不祥公不爲動凡此者皆猥瑣纖細隱密不經
意之事也其于大倫尤篤王父七十老也有七齡
之遺孤在公與太安人察色聽聲奉食飲相起居
畢王父九袠懽如一日王父茹齋供佛朝夕膜拜
爲勞公力請代錫肅倍之字七齡孤而長養昏室

比鄰嗣太安人更爲斥珥置副嫁其女如女有女
弟寡而貧太安人百方周恤卒成姑節凡此者皆
家庭日用倫常之事也人之職子婦也于父母而
公與太安人之職子婦也于王父王舅人之爲父
母也于子女而公與太安人之任父母也于弟妹
于姑叔較常情倍難耳太安人後贈公十九年卒
得及子成進士冠巾連蹇其登八十也太安人臨
觴淚簌簌不收已屑賻公于城西親詣其上曰未
亡人得蚤從于斯丘願畢矣子三人長守愼禮部

儒官娶王氏守約福建汀州府照磨娶孫季郎吏部驗封司郎中守道娶汪封安人女一適同里范耀耀壯年喪婦感其孝淑終身不再娶里中兩賢之孫男五孫女三愼出者五教郡增生娶陳五常郡庠生娶楊繼王約出者五典庠例監生娶周女適魏莪明道出者五美庠例監生娶秦五權娶沈女適徐明時劉仲幾曾孫男若干人曾孫女若干典生獻策獻賦獻　女四教生獻塤獻宸獻謨女二常生獻吉獻嘉獻　女一美生獻廷獻陛獻

女一權生獻丹獻素獻　女一賓尹於張子平生交然斥在里也禁不涉筆又生平不能爲諛于公于太安人彌景伏甚無誼辭諉也就張子所銓次者稍掞衍之爲之銘曰

萬目睜睜鴻業是矜窮地危端慮不及瞪溝胥之儒雅步危談詰以骨肉色于豆簞陰德耳鳴誰謂其細察人于幽有神有帝我尊我親蒸民彝倫孝弟之性通于乾坤水蓄而盈火宿而壯煌煌綸貴天子所貺瘞石無疆詒穀無疆凡我子孫言祿厥

范

恩貢王東庵暨配趙孺人墓誌銘

明有經明行修之儒曰東庵王先生陝西涇陽人也其貢當　萬曆御極之元年應　恩詔然先生久著名行爲朝大夫所推進庵胡公者先生門下士也共資斧郵符親勸駕欲爲先生地道覲知數慫臾交幸先生不答一日書門曰昔者[illegible]仕貴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胡曉解其意勿[illegible]敢彊竟以儒衣冠終其身世於是高先生之節而[illegible]胡公崇

厚道急賢不以爲有所私也先生[illegible]字伯鎮其先徙自臨潼祖企汝州同知父[illegible]德庚午舉人溫縣教諭教諭達養時先生[illegible]耳毀瘠幾不支生十四補弟子員試輒[illegible]以依母戀戀不肯就省試或試未竣而返家孤貧授書取贄羞甘毳察母意色食飲服玩所欲委折備致之一夕糧絕無與爲炊忽猫銜布裹至發視之金一餅也持金徧問隣[illegible]亡金者猫亦忽不見廬母墓墓[illegible]有[illegible]

福州僉憲副李公中式所遺也李方試夢神謂
曰女饒當予孝子李慮以爲試不利已捷賢書比
先生試所坐席號與糊名卷皆孝字人尤歎異之
云先生既以孝感有奇跡滿聲里序間使者欲超
貢之風多士先生堅謝不應遂　覃恩始貢既貢
矣決意堅卧不復仕所親諷且諫一日泣下曰吾
少時依母不肯竟省試今捧檄何爲且吾年先矣
豈能僕僕頫仰人有舊時書可讀孫可教也而目
其孫舉于鄉牛酒來賀先生顰蹙曰少年登科吾

以爲憂而若輩喜耶居平褆身與戒訓子孫皆以
廉謹爲第一義嘗曰堯舜事業自一介不取始後
世士人節槩多從妄取壞之終其身親交酬接不
名一錢幷日而食環堵不蔽風雨怡然自得歌聲
若出金石非世物所得而縻也配趙孺人先生禱
母病請以身代孺人曰病可移也其移之婦遂密
易禱辭有弟任酒破家護將朝夕終身不勸內外
之際孝潔相成亦其性然先生生于弘治丙寅九
月二十九日卒萬曆乙酉八月二十五日得年八

十孺人生于正德丁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隆慶
戊辰三月二十日得年六十一子一累封承德郎
禮部儀制司主事心娶張累贈安人孫男一霸州
道參政今陞山西憲使豫立娶張封孺人贈安人
繼張封安人繼劉繼仇側室汪曾孫男三士品士
行士介士吉皆邑諸生玄孫男三孝徵淳徵厚徵
蓋先生既卒二十年而其孫憲使第乙未進士與
賓尹同門又十餘年官儀郎以先生墓事相委屬
而賓尹以辛亥罷歸禁與海內交筆牘數徵責無

以應又十年而　顯皇帝賓天追惟四十八年之
內人情轉仄不可知詭諂鉤黨之習後先窟穴以
爲功名孤行壹意者轉相顛擠莫知處所有如先
生之澡身浴德堅卧不起無所緣于世世亦不得
而緣之矣孝弟之梴通于神明凡今所推擁爲儒
呼先王以欺愚者走聲光于天下家庭密近之地
未易以相許也是月也憲使越三千里重責逋檢
其狀稍次之乃爲之銘
銘曰晉儒嚾嚾舌可稱天目矚足搖羣集于壇

[illegible]道在膝前微行密心神與周旋犴狴者[illegible]乎乃腊矣味味者何爭乃粒矣魚不食咠尺水可足謂龍可醢以其有欲高棲深潛風清味恬我思先生顧影自慙

沈氏四世祖桑園公夫婦合葬墓碑

桑園沈公諱璞字德輝行瓚九配孺人崔氏生于成化公以丙申年八月孺人以庚子年四月卒于嘉靖公以甲午年三月孺人以某年某月初葬于里東之泉水岡再徙于建平縣之天高山卜者率

不逢吉啓墊焉又若干年曾孫有容歸自浙叅戎治田于圩得壤而佳爰奉二櫃合宅其所祔以庶母惠嫡室姚長子壽徵萬曆乙卯三月初八日也數百年之先靈一朝妥食誠叅戎之孝敬祖收宗幽明遠近畢舉不然四世以上衆子姓視爲公共不經思之事其拳拳如此哉叅戎之父曰懋敬蒲州丞叔曰懋學狀元修撰祖曰寵御史叅議叅議兄弟四人槃覺察桑園公其皇考也庶母惠氏生子有望太學生室姚氏生一女嫁陳子壽徵少[illegible]

[illegible]生冠二十九而夭遺一子蘭生三女賓尹[illegible]叅戎有兄弟娟代爲碑之銘曰

溯源則同治地獨凡百子孫坐食其穀汝毋更啓壞伐先人之屋有違斯盟神所撲

故贈公復吾錢公墓誌銘

工部錢子四歲能諷詩十歲工舉業奇句既以丁未成進士有殊聲每遇合之際愀然不懌也曰吾悲吾父已錢子理常郎部榷嶋茲所至寬振流惠如不及曰吾懟父甚耳有生死出內之柄而詘於

爲施蕊錢子之父復吾公諸生宿膠庠閩文碎義傾伏曹耦於易尤精至嘗曰易爲五經之源性道之籥吾將老焉抑首詁箋徹丙夜隆暑烈寒弗輟凡三閱歲五竄稿而成書其說淹[illegible]治[illegible]是時浙易名家有諸白川先生及公人稱錢氏諸氏學然白川先生以易起家而公守諸生如故徵錢子易之用不靈矣公故貧歲治魯家山下塉田可百石隆慶己巳大祲土人嗷嗷公已橐租舟中矣聞呼聲盡撤以貸明年又大祲家人責餉往索宿貸亡

有也尸貲錢數各許牽號乞轉貸公涕曰固也終
歲之不能輸而煩累歲爲若彊自營吾亦歸療吾
耳取宿券面焚之有戴十八者詐人也貸公金無
以爲償日夜謀所以償者公數慰寬之一日鬻其
婦取直來而詒公曰貸自佗所公手金驗曰若子
錢重者寧巳諸而婦入他所紉袓結裳矢不二庭
質婦者曰盡歸吾直婦曰直還債主去矣妾以執
炊償若不然以尸償若公聞急手原金贖婦辭其
夫而歸之是時戴氏婦生二子矣仍致其長者公

弗納夫妻母子完好如初葢公之悲慈喜予施若
農之逐田賈之趍虛依分隨緣不自措顧其有無
饑寒之歲所存活不下百人且窘且施而瞀家山
下田亦竟鬻矣公諱元旦別號復吾祖父曰紀者
生五子其次爲廿一公翁其五爲弁峰公嶠翁生
四子公爲季而弁峰公初未有嗣以公嗣及公嗣
而弁峰公更生二子元仁元和弁峰公不以減愛
溫凊之節公彌致勤母病瘵寐卧起扶搔十餘年
如一日也生嘉靖乙未正月初一日卒萬曆癸未

十一月初八日僅年四十九耳究公之學可以番
貴貴矣秉權力之所至廣樹而遠施生活存濟當
未有筭也指囷捐庾黨巷誦德是足以盡公哉公
始娶王未有子年三十餘始謀諸王而副盧生四
子王之愛之不啻巳出也長時南京工部都水司
主事娶鄺大映娶李大曦娶石大曉娶袁曉爲遺
腹公卒三月而生者也女一適楓橋樓七公第二
子大吉孫男九時出者聲肅娶俞茂肅國子生娶
方芳肅庠生娶王映出者景肅應肅昌肅曦出者

紹肅胤肅曉出者仲肅柱肅孫女四曾孫男一曾
孫女五公歿既十七年爲歲巳亥十二月而工部
始舉公兆宅於本生母王孺人之右又十九年爲
歲戊午工部來自南瑶子江上而委以隧石蓋其
鄭重也公隱德宜需隱人奏伎于經學之前亦安
其樸質而巳因次公狀系之銘曰
惟錢於國稱吳越王由蘭谿徙者居暨之青龍山
陽山陽里許土名缸竈世傳有宋陶者造器精好
澤可以鑑是以有明鏡里之號辟人於世網器[illegible]

陶甓甓鋻擗暴不可以久操埏學淵只埴礽博只器渥且堅宜其傳之脩以碩只

書梅季豹第三子烈祚墓碣

爾父與吾厭苦宣城既挈爾于南朝夕嬉以羣爾得逃于世有大人者負之而走爾父之逃猶未免于詩于酒梅甲族也爾名烈吾與爾父共書石普德寺前松下月

睡庵稿卷之二十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四川按察司副使進階亞中大夫資治少尹任齋趙公墓表

萬曆十一年　車駕謁山陵　中貴人騎而從所需芻豪於部焉仰給而時河津趙公新拜戶部員外郎領其事不宿而備爲畫一域止中貴人域以外毋得闌入按簿次續給訖無譁者輦下咋舌才公用公管九門鹽法未幾督邊左餉大將軍李公

成梁數出塞金穀應手士馬飽騰歲捕首虜獨多多公之功會有議開牽馬嶺度諸乘障者嶺實廣寧扼塞處公固不可後數歲虜果道此螯內地而公故久州縣其在獻也疏源釃委除積歲之水苦在禹成州志與建治前鐘樓皆賴永遠所在專祠之及爲部又愈以有蹟於是人人謂公可任事宦勞二十餘年尚然一郎吏殊不以爲宜乃陞公四川按察司副使備兵川東行大用之也而公尋以病告予致仕歸矣當是時年四十二耳又質不育

於是天下贊歎公收身之蚤而皆以不竟厥用爲公恨惜也公以戊辰進士選知青州之益都甫任貶河南布政司都事從知揚州之江都丁繼母憂服除補知河間獻縣遷知開封之禹州歷一州三縣拊循勤密而潤遺廚傳之數率從簡疏與人處爽豁詼笑無不滿快者遇貴官要人顧無所遜辟初選歸道大名大名兵憲欲交公雖接待不以禮公不爲應摭枉道誣論竟坐貶江都多大賈諸方下第舉人索令書爲重遞餽金錢公一謝絕不與

通其後以獻縣上計而前舉人仕有顯若嵠吏科中公四跡之無所得毛髮過然公亦以守職不阿援之者少以故最縣課屢也法無不內而公顧以州徙迴翔滋久才局操節凌厲彌羽亦既有知公用公者矣而公顧浩然以歸公既歸治一圃亭郭外榜曰閒閒攜知交觴咏其中或課親故子弟舊業又二十餘年公府有司之事不與性篤至凡平生賓從友師無不曲致其厚嘗從父順德有順德師後老以病矣公遠道謁拜牀下經紀其家而云

在里事衛先生先生卒于三河而公時爲禹州設位哭奠歲時起居先生夫人而以女字其孫凡公所爲篤厚皆此類也公諱三聘號任齋有子曰用光官翰林院檢討辛丑　覃東宮恩詔進公亞中大夫資治少尹而檢討以奉使歸觴閭里榮之明年六月廿一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五明年正月十六日葬于紫金山祖塋之次山陰王相國爲之志銘始公與王公同第試館職同在選中以踰額罷王公之誌公曰仕不應獨淹退不應獨蚤余甚

醜顏於公於乎自余所知聞立朝歸田完功行終始如王公者可矣猶以爲媿公王公之言可思也世圓捷善走赴與邅延塵糞至死不博山園一日之樂者其以視公何如哉則如公者其可以無恚乎哉

光祿寺署丞洛原張公墓表

公諱某字明訓別號洛原姓張氏相國洪陽先生之仲弟少相國三歲齒既差肩志意復合中間學道歸田終始不相離以故愛好尤篤弱冠試督學青巖胡公所賞賞第一廩於學宮尋游太學先後凡十舉心厭之矣終不第盡棄其所爲舉子業而併心性命江右之學於今盛矣同異紛紜樹藩飾借聲名其中或時而是公研精決理壹以存心養性爲宗時聚勝友自發內與兄相證朝夕切靡務期有得而後止雅不欲補吏太夫人彊命謁選一拜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時相國方官少宗伯天下倚重望以爲相一日念太夫人春秋高疏請歸養公躍然起曰車驅之誰是養母而我後吾兄乎

兄不有其宗伯而我有吾丞乎即日棄官同兄奉母歸家庭之間滲灑舞綵前從兄後率弟衡西君三人遞進爲壽于于樂也又三年太夫人以壽考終又三年服除相國自田間　天子屢詔彊起之而其明年壬辰三月公卒於家年五十六公端謹恭斂與人無忤雖僮僕不忍以色雜處山樵野老窮竪賤販夫傴僂而忘其臂之勞而獨絕足宮府繩以晉送洎如也負奇敏諸書無所不博於國家兵刑名法政之大者一一明練與人語伸舌而出

論者怪異之公既已物外而念不忘世用乎公笑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吾自我學何關世事閒一脩族譜簡嚴有法華胄式之每有所得必發爲詩詩取自適嘗好陶靖節白太傅之爲人摘其詩文爲一編時復咏和有陶白集行世淵明出處似公樂天心相似公千百年下上可想而見也公父曰來齋諱某祖父曰南州諱某皆以相國貴贈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孫孺人子一人曰大欽以太學遊南余庚子遇於南中恂恂謙謹傳其家

學世皆以懷奇不試爲公恨惜夫使公逢世指取所得不過富貴所樹立不過功名要之於性命何與山中之業不過此也使公發名成業爲所得爲豈復加於卿相今相國亦山中矣物有所必收而時之難以有爲也天下事可盡言哉公之詳者朱太史之碏銘之幽室而余小子賓尹爲揭其概表於墓隧余與朱君皆相國乙未所舉士

贈中憲大夫曾公暨配林恭人墓表

公諱文庸字某別號某莆田人今南安守曾先生光啓之父也萬曆三十一年吏部上南安最　天子褒嘉之至推崇其父母於是公由前贈承德郎南京戶部某司主事進中憲大夫南安府知府母林進贈安人爲恭人會又　覃東朝恩並前母吳得贈恭人屬臣賓尹視草　詔至南安南安守稽首拜受遣焚其副墓上已馳訊賓尹曰以不肖之辱知吾子子又幸而當　制數聞知先人也先人之隧虛且久莫吾子宜蓋時公與林恭人歿若干年葬亦若干年矣公以一布衣終於家而莆之人

追念之至今其父老教其子弟所以恭友而仁讓必引公爲法里有大興作大故必曰才如曾公乃可肩此矜寡孤獨之人困於寒餓而無所歸呼皆曰自曾公死吾儕無以必命學子之貧不能具牖管曰無以必業也公父宦於粵公主戶不以一緡入卧室距家二百武爲先世竹居家廟延賓師其中教訓子姓遠邇四來者饔飧共之去則猶以資斧相給歲饑出穀以賑又粥諸塗有司聞之檄主義倉開濟有法全活者彌多嘉靖丙辰丁巳間洊

氛甚急復以當道檄督戰艘役三年竣邊海永利賴以爲備有海酋揚颿來將岸中一人爭之曰椋善人鄉弗利項果一酋墮於水遂還去後從他所得酋鞫狀其中一人爭者乃獨以公活者也公有仲弟賈而死以喪歸俗謂客屍入宅不祥皆諫勸勿令入公泣語曰吾何忍泥術家言而棄吾弟於外不祥吾當之弟櫬竟入閤門亦竟善利亡害公性警敏好諷誦詩史說大義其於孝友蓋性至也兩恭人先後相之閫以內和愷備至一姒誕而亾

林恭人爲請於公分乳飼之公年若干卒于某年月日林恭人年若干耳抱哭之慟三日而從蓋公之孝義刑于家推于邑黨遺慕在後人而不展之業在其子今南安先生　綸省所贊具足風也先生政事文章出時宦學者逵其賓尹每一侍先生飲其清醇輒私論以爲今之人無有不知其父視其子後之思公者師先生焉可矣公有子五人長某次某其三先生也次某次某其葬爲莆之某鄉某原吳恭人以先卒葬不祔餘在誌傳中

譚先生墓表

嗚呼此賓尹師也賓尹自爲諸生得所爲訂奇編者手之日夕不忘明年甲午先生以京山諭分考應天舉士十一人賓尹與焉其冬裝赴會試矣而有從知商河之命商河故盜藪先生之爲商河也信心擔事法行禁止宿盜殄絶紀錄者二連薦者十三章矣竟爲人所嫉以罷既罷臥三年猶用考功律逮訊多官覆覈之卒無所汚也然以是奔走顛宕輒數歲雖奔走顛宕而先生意氣勁健不少

挫通脫自如嘗曰吾道如是吾自知勝人知也年六十一萬曆三十三年周一乙巳六月十四日卒於家先生博學工書精深玄理爲人坦豁廣顏豐腹善諧笑急人之急甚於爲已嘗發貲產赴人所欲言無貴賤踈親衝口吐發必肺臟竟乃已已則默若不能言者遇事從疾見義必前不可嚇以禍福其所不爲者人亦不能強也以此爲通人所賞亦以此爲時俗所恚始諭京山蔡學使某目其狀怪之既而奇其文親爲板行式通楚所爲訂奇編

者也李直指某㘸方峻獨折節先生時延請衙齋學尋問道聯牀接榻忘其爲御史校官蓋先生以是名重郢湘間而蔡學使李直指亦以此聞士大夫其後爲商河兩臺監司寮長之類皆嚴重之矣而先生清簡無所行苞苴顧好以書法贄上官一上官弗好也大恚謂慢我劉光祖者盜魁也通結亡命不下千餘人所在焚剽山以東患苦之前是理官有欲捕者以貴勢多書講解終莫能制先生至則檄健卒跡之行及門而群矢屬於踶跡者退

祖既遁去益黠尋以它詞媒先生弃訟之臬司先生自從吏兵尾祖請于臬司庭縛以歸窮治所犯祖獄死更收捕餘黨之竄汶陽者一省震洗交賀而是時祖黨所布口已斥都下恚先生者既嗾之歸矣越三年大計猶用盜黨蜚語嗚呼殲不制之賊安通國之民功耶罪耶國家考課之法不以核功實而貸人溲忿先後十餘輩賢明之薦牘無一足憑者而宵小飛刺之足憑可怪也先生重來濟上民吏擁泣爭奏酒肴先生爲人所盡歡遠近乞書迎至濡墨伸紙日夜應不休賓尹貽之函曰年可瘞矣先生不答亦曾不以被事之故分白語人嗚呼若先生者其識量深遠人可得而榮辱之耶先生姓譚氏諱曰選字衆父別號虛堂遺一子朝訓先生死而朝訓自爲略云丏其鄉長者丁右武先生爲狀數千里走賓尹屬之表其銘石則曰將求之相國張公公吾大座師也又皆新建人自戊戌以來新建罷相商河逮後敢復有任事者矣而賓尹洗沐在里尚爲豪黨所穽幾死世路險悖

忍竟言哉往聞之人先生學道精至嘗獨坐夜半四山皆白一鶴翩翾如月中舞故嘗自稱月鶴道人與其季有玄草行世觀先生平生與所著書豈無得而然哉夫果先生而有得於此則亦無所憾乎彼矣

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嗣山曹公墓表

黃㳚竝治之議決自曹公曹公諱時聘字希尹獲鹿人也由應天巡撫晉工部右侍郎領行河其先

爲巡命時礦稅初興中璫十道出原奏叅隨百
悍使吮人髓析人骨亡所不極先是　上允奸弁
王遇桂之奏命守備內臣邢隆劉朝用開採徽寧
等府賴前撫按尼其行而徽寧等府故實無礦前
寧國張守娟人也亟出庫金屬守備聲言包納守
備臣利之沿及各府一體包賠公來疏言非是夫
開採有盡而包賠無盡也且土實無有自宜實請
停止疏數上不報而羽林指揮袁時順與奸民吳
良輔等踵習故討妄稱徽寧稅契可得十五萬遇

桂復奏劾高淳馬場當是時揚有魯保瓜儀有暨
祿徐有陳增江右有潘相蘇杭舊織造有孫隆皆
與江南十郡相牽連白徒四走其中所在輿事蘇
民徐成等交通叅隨徐建節加稅機戶機戶鬨各
懷瓦石擊建節死火徐成等十二家殃及鄉紳祁
有汪聖祐者以搆訟之隙詭名獻木祁又實無大
木而潘相一跡催捕絡繹於境不絕魯保帶管織
造橫撽郡縣暨祿議增稅金三千而陳增者盤據
徐城虐焰尤烈徽人程守訓亡賴子也依附增爲

窟咋其鄉人至反噬巡按上下之紀蕩然方是時
公皆連疏力爭得稍減戢蘇之亂　上用公言寛
諸亂民議增江南稅三千者公爲削其二璫不能
得逞綃原奏諸奸良輔等不成行馬場之議內守
備隆既裝矣賴公言以報而小璫劉瑾者復聲言
被隆檄旦暮且出公告示屬縣瑾果來但給一夫
一騎者以不職論諸貴人多有爲瑾關說者公百
不聽也瑾亦竟不敢出是役也吳人巷呼爲祀公
於茅山公以辛未進士歷南兵北戶兩曹郎出守

臨洮爲墨撫所劾逮問事白起補官同知還守鳳
陽粥饑多所全活擢山東憲副叅政移備兵徐州
已擢湖廣按察使左右布政使皆備吳中兵既乃
以僉都御史撫治其地凡後先十二年公之憲山
東也濟寧諸宿役立破民產者一日震洗甚爲印
川潘公所材以語人曰安所得豢上遂物色之令
老河臣蚤藉肩焉其在徐州數與當事爭河議省
興作鉅萬萬至是有總河之命初席書循行周度
且悉機宜於泇濬淺淄堅石堰以身程督刻期竣

工漕艘銜尾而濟於黃塞蘇莊決口乘力大挑自
夫莊口以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約三萬六百
[illegible]岸闊可四十丈底半之合於徐邳建瓴而下
[illegible]等[illegible]協旋塞之故道一朝全復初黃南徙也
[illegible]邳之流淺斷今日三仙臺明日趙家圈費凡百
[illegible]萬迄無效其後泇議與甲乙可否訟于路前
河臣今大司馬李公任行之始有成畫然漕事甫
通言論者輒欲棄黃顓理泇未幾河決蘇莊沼單
魚南陽之堤盡壞勢轉出泇上公至下上度視曰

泇可用也黃可廢不治與勢況決如今日者直灌
張秋且幷齧泇柰何因極言河之可憂者三機之
不可失者二特請於　朝鳩工堤濬度用金錢八
十萬而水衡大空議留淮揚馬價截漕糧及借南
兵工二部羨金各省直攤派協濟其後所在告竭
徵逋不足以充數公百方節縮銖稱錙量與丁卒
同勞苦風餐露宿手足盡皸始集事然時尚有求
公多者公旣居太夫人憂去　天子問黃泇事宜
公至對曰開泇所以避黃非謂有泇而黃可不治

也治黃所以保泇非謂黃治而泇遂可棄也泇夷
黃險泇近黃迂問之轉運官軍無不以泇爲便臣
於善後疏內已具陳之惟是運道係國家命脉先
人尚有議海運謂彼不來而此來者卽多備一途
原不爲過公又言防河如防虜虜曰邊防防其入
河曰隄防防其出所條列堤守十事下所司舉行
湯賓尹曰予往爲泇工序也泇治則別有以待漕
別有以待漕乃可相度機宜久專工力以從事於
黃也徐州四通五達英雄紛走之地又以不可知

之一縷操國命往甚危之泇治漕不獨恃徐不獨
重矣往欵貢議始廷臣十九非是竟利賴之至今
惜無能乘欵之暇力急邊備者泇行世世永賴矣
乘泇之暇以急河防其不無望於當事以今觀曹
公設施奏議與予言合後先治河者利以開塞縻
金錢博爵賡濬之堤之功無奇而河得所處矣十
二年吳中德莫久焉後先吳中者於公十二年間
孰難易哉予爲表公之大者碣於墓若其世次生
卒及佗治行具大學士葉公銘中

朱母墓表

楚蘄有名方伯曰未汝東先生袗先生初第也分宜相當國私庇鄉人士紳婞阿無所賴往往詭籍江西取譁進先生故江梁平裔也籍不書人或以風先生第搖首曰家楚久矣其後先生補右方伯官浙時楚相當國有父喪諸大吏奉金賻者皆滿千先生獨函兩吳綠尺牘以唁相怒甚謂蘄人慢我以老罷先生官先生益意得謝去蓋余所聞未先生出處之概如此已交其仲子期昌問之果然

杏嗟誦慕之焉已又聞仲子之母一二事仲子生數歲而方伯官滇與黔國爭廟謁禮黔國無以難則轉欲交之驩會庚午秋宴奴抱仲子往觀黔國知爲朱公子也伺方伯它出襁致金繒刀貝玫瑰之屬爲公子玩具仲子母問所從來立責門者而返之初方伯娶于張生懷慶守期至懷慶守自其兒時善病方伯慮之媒于滕而娶仲子之母滕亦蘄著姓其父石溪公常奇此女不以與凡人者也仲子母歸數歲未有子輒力勸更置是以有李[illegible]

人[illegible]子母侍方伯於行人之日從如南臺如常州[illegible]滇所在庀瀡潔漿無不當方伯者卽無不[illegible]人婉娩承氣色曲中其意仲子乳兩月如陜陜臨輦極塞蹻頓道上母弗爲怯也迨約滇車而逡巡欲毋行者三方伯怪訊之曰黔南萬里多瘴癘妾孱恐不得生還其後卻黔國餽黔國益憚之暘爲往還一日偶致醇醪家人畏其酖莫敢發母發而飲食之無所疑逆竟以是寢病卒嗚呼死生亦大矣知之若宿處之若恬不亦通脫了大義

者至其於一介之餽何斤斤也生死者往來之恒數辭受進退者居身之大防令先生夤緣同鄉作姦利所躋官何以加於分宜江陵今分宜江陵亦已矣與其逢要人以進也寧觸迕以罷始終一概大節廩然母以鵩刀之遺黜其廉曰仲子母之所裨效於先生不既多耶母生於嘉靖丁酉卒於隆慶庚午年三十有四耳時仲子纔六歲啼號無節及長每一念母輒歐血欲死也仲子自其母亡而爲張夫人爲懷慶夫婦爲先生喪褁事後乃得兆

二山奉母歸葬焉而卽兩母墓道中爲合祠祀之
又皆乞言於海內名長者仲子之懷與其筋力亦
荼且癯無非悲其母之蚤亡而百思以贖之也歲
已酉仲子甫遊余慼慼若有所欲言明年庚戌成
進士伏地請表母墓又一年予歸宛上而仲子越
江走使誠不得予言毋歸予悲仲子之志嘉母之
懿撮其大指與先生合者書遺之使知夫辭受出
處所關於生人者如此乎其大而生死其小也

周三望先生墓表

三望先生年六十許而甫舉子也里人易之然猶
及抱其子之子也子之子曰延光者第進士令守
金華有殊績所與交多海內英人然屬先世之政
不於要貴壯地望者而以及予及予又世所好捶
擿羣詬之會蓋金華之有殊誼也而得聞其祖三
望先生之概先生慧性絕人誦成于目治春秋領
經會傳諸治春秋者兄若姪皆遜魁去而先生顧
犇一弟子員不快也謝棄之閒爲詩歌多倔彊牢
騷之致一日偕其姊夫太僕合川錢公步月浠水
上成詩著弟壁有蕉蛉帶寒澌青梧辦露枝之句
人擬之常建賈島至今誦焉喜賓客客履綦常盈
下至鼓刀賣漿吹縚走徇之徒雜遝庭際酒餚狼
籍晝夜酣酗不厭也弟有子五人衣指箷飼指觀
庠遊者束脯之費於是乎給嘗設糜以主儉歲之
餓人宗黨之中倚爲都篚族某議婦聘貧不成適
貸某所數十金就其宅解半成聘有佃夫竊其牛
晨以告曰佃固窶甚急之將毋以人易牛陰護遣
之莫與校勤德多此類而所自茹澹苦有介太僕

兩補郡數書招之堅謝不往曰吾能主客不能客
人官衙齋非所習也先生姓周氏諱某字某其先徙
自弋陽廣西平樂府推官梅軒公某者先生祖父
也自平樂起家儒業周道浸昌兩山公某伯谷公
某遞以春秋魁者也金華輩起又名以易登賢書
者三登金閨者再而先生不展之緒乃皇發於後
人始先生娶胡生二女巳娶李大姑又生二女晚
乃生子某爲金華父封某官先生軼事皆李大姑
口識之今貴富之宗鶩鴈有餘粟一夕之[illegible]

沮水其於手足温痟婚交流離之概固未有以損於眉面片文相藉齒子母刺刺矣無翼而飛者軒蓋也不漆而固者貝刀也賤貧及於門門者無怒幸斗士失勢而欲遊人之庭難矣哉金華慷慨多誼本之祖德乎乃知世矣表三塈先生之墓庶幾有風焉

菊泉朱公暨兩孺人墓表

士無所不得於賤貧耕舂漁圃變姓名寄人廡下終其身可也而高情厎氣時時脫露於衡宇之閒

以此動玄感而映來茲即無佳子孫千秋自可翔其以佳子聞也朱公松江華亭人諱泗字子深少孤出贅於盛盛固腴族擁高貲肥足托以自澤公贅時財數齡耳志向偘偘有以異乎人者稍長結廬東偏蕭散自遠凡被服食飲動止之𠀤壹以簡儉爲主絕不類豐兒富倩所爲田數塍牛以蓄秫歲時醉酒共野客道人之驩庭閒雞下致名菊數百本因自署菊泉居士曰吾愛其幽清耳逕其詒子退動引古今烈節大誼志不欲下人氣不欲上人樊智不欲先人友欲後人數言者時時似作家蔵焉初敬韜舉中乙科猶仍盛姓名國華曰吾不忘母也吾母趙孺人而吾嫡母盛孺人盛孺人之鍾情吾母與吾昆弟腹背襁負手口提哺推燥居濕不啻母也盛孺人之喪也吾方在抱母舅青州公殊憐愛吾欲以吾爲嗣幼就外傅長就試數袖菓餌𥁞罌泉布之類隱扶將吾不使其家人知吾不忍忘嫡母不忍忘舅也而吾離抱以來刀鬛袴韈醯豉鹽葅一切中外所需微細無不以

勤吾母趙孺人者舅氏殊愛吾吾數譚家人數辱之吾母踦閭而語若不亢宗者必無家吾是以顛頓笈遊堪寒能暑未嘗旦莫致尊寢之安倖第䟽覆朱姓改今名國庥壬子辭闈從闈選蚤歸以庶幾一日之養而吾母不待矣余觀古今高奇之行簪蒿杖藜不嫌餉饁容卻適口無希連騎皆能以其同心之懿流爲異代之光士不蚤自蛻於富貴薰轢中而與有標樹者前未之聞敬韜成進士六年服班不驟處由能閒道苑集沽之

教宿矣赴炎炎之寵塗伺明斯撲栝纖纖之恩[illegible]投骨輒爭如眉面尚存者何以地下見我朱公哉余故爲撮公之大指表之墓上昭風嚮焉若其生卒日月子姓姻屬有董玄宰先生誌銘在

南岡李氏兩世阡表

李仍啓繼佑冠壬子北闈歸涉江謁予欝欝少樂已發聲曰吾[illegible]吾父母也吾父舉辛卯[illegible]二十有四卒時裁二十耳吾母先一年生後一年卒孤今日及于嚌者先人不下嚥之蔵也已又曰吾念吾

王父母王父輮頓流亂贖親萬死至今言之魂莩老復哭子提攜鄉向外家父子夫妻相從地下何等景也李不絕如髮矣已奮襶戟桀微吾外王父封給事杜翁微吾諸舅孤終不天孤自礎而丱而冠而婚而今日舉皆吾外王父諸舅之以已踞請曰李氏兩世賴舅氏墓矣微先生一言表之隧上無以肉白骨而[illegible]玄扃蓋仍啓才氣儁王卜其先多豐鍾不知泰否夷巇累世周還之如斯也按狀王父諱安祥字元定別號見汀由選貢中[illegible]

已卯應天鄉試授滄州知州徙保安罷歸先娶沈娶金皆早亡已娶胡而副室孫者實生繼佑之父賓卿諱南春別號玄同李公四上春官不第攜賓卿入雍謁選而其年賓卿舉順天娶杜生二子長繼穀殤次卽繼佑女一適王乘冲己酉舉人嘉靖三十三年倭橫蹦吳越間劇松江彌甚老幼逃死者行齒骼狼籍中迄不得脫當是時李公掖其父茭汀公間道走爲賊所突賊牽李公父風肇去李公號犇墮葦窞弗及則益極力跡賊幟且號且犇

賊大哺宗人堂下彭排刀甲腥血淋漓李公跣而前適一賊西南來長揖迎曰某父在大王所父老矣不任役某願代老父役賊引李公徑纍纍諸絣繫者諸繫者呼大王乞命哀動地稍進果李公父在父見李公輒啼絕李公淚迸面已彊顏笑謂曰翁何懼大王仁者必不殺翁翁老矣殺翁不足張大王威大王誠欲張威吾壯者帶頭來其可也于是賊曹相顧愕噅噅語何一巨顱者踞鼓上方飯李公心知其魁也跪訴如前魁取所佩刀削著頭

泝挍飯飯公李公則毀飯連盂巳屬公執蓋李公則謹執蓋父子貫賊尾許里至津口賊行上船折傷田綿花萁黏紙簮公頂若放膽歸無恐也于是李公掖父歸會餘賊綴兄之廬輪刀索金李公復馳救手三錢啗之賊見紙簮釋不問向後逢賊無復誰何者李公與其父歸無恙而孝感之名傳天下先是李公爲諸生高文行至是愈以有聲天下之士欣附其爲滄州也平反十四歲逐彘之獄誤傷行人者掌止馬芻吏市歲儉募兵之檄不爲擾

功行焯爍起而會故人子持節過不爲郊迎中蜚語徙罷李公既罷歸有子賓卿精詩書多豪長者游酒漿鍼縩之工杜氏婦與其姑胡劼飭嫺備而自以其餘身行族黨閭里之德置田助役一事同井無轉徙至今慕頌之也當公出入倭巢如脫兎如擾伏豭膽略智計萬有以越人非徒孝忠義烈之能感殊類也使公得當大寄横驅虜廷夷宄間傳介子蘇屬國之勳節豈足道哉賓卿以彼其才韶茂鋒厲年未壯所著太乙館詩文巳刻木刻奕

奕海内諸名宿有如天輔以年積儲施設俱未可闚量也父儉于位子儉于年至以藐諸煩外家者李氏之天幾不可問仍啓起而廟祏重光異孝領聞一日聲施宇宙者未始非必復之天也今人端居陳說道理齒孝忠易耳毛小利害縮首汗顫出褰裳辟之何言生死何知君父熱則就冷則溺恒情乎覩李氏世譜惡能無憬然動念也予掇狀之大者貼仍啓石之其詳具本寧先生誌銘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湯嚴之先生傳

史湯賓尹曰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曲巷之士蹟學攻苦行古誼其蘊籍可也然士或指畫而取功名或假寒歲月窮愁以老非策有短長所遇逢殊矣余以所知嚴之先生祿位未有容貌不能動人其勤身抑何恬濟信道之篤也而文采不概見竊杏嗟悲悼之焉嚴之湯先生名鈇別號敬麓宣州

衛人也其先以開國功襲封爵然代有儒嚴之於父為第五子生最晚孱弱父老不欲程以書也則時時竊書以讀年十一二遞失父母孤學苦力歲依兄錕錕素仁悍一家之中嫂翟為政日為翟仰脫粟半升自爨以課每不給第忍之居亡何錕死而無子凡田與宅惟嫂翟所欲為不問矣而壹意供事曲成其節所受廬舍惟壁會伯兄錧為掾坐負庫金頗贖無以弁鬻舍與焉久之生益落妻子內困[illegible]以館需稍弱冠為郡文學通經[illegible][illegible]誦名傾一時然數試數躓也年五十餘而為弟子占書郡博士李公別駕戴公後先設席束贄之外卒一無所點染士論多之諸大夫士嘗以其行聞學使者旌之與等嚴之殊自媿悔匿不欲就嘗道逢遺槖囊金及典券可拾餘流候之終日為筆其處去後遺金者至願割以謝叱且笑手還之是時歲大祲嚴之與家人共饑尼幾無以存也嚴之為人端謹醇樸平生無笑怒約素甘菜茹一布袍空華行市中見少年揚揚盛冠履僕御隱身讓之初與嚴

之遊者推其學行無不爭相然諾所與遊皆後先以達而嚴之孤貧杜門自絕不肯交一刺也曰吾不能自達亦不能過達者之門

湯賓尹曰余湯氏蓋累抑塞不善遇合云代習詩書命儒者不乏而顯者益寡何哉嚴之且死顧謂二子曰吾不媿為人獨愧為諸生耳慎毋以諸生題吾柩也悲夫天下之以諸生困者多矣乃以語成人不易哉

鄔徵君傳

[illegible][illegible]者同年進士元會之父也諱某字某父敬
川公以文學著聲四十而卒公前婚冠毁瘠不欲
生既復念身爲家督諸孤煢煢未立皆吾責也喚
若強自支孺子泣者無歲月因號憶川以識不忘
而自其初任家政内外窘迫何孺人所具簪珥奩
田盡脫以供與仲季共帷而讀以次遊庠孺人晝
夜操作公爲鄉里授書給衣食曲事繼母得其歡
孺人故無疾生元介元會二子一夕以産死公抱
屍慟哭遂矢不更娶時年二十九耳人或更勸之

瞑目不答已流淚被面終其身不復齒男女聲色
之事婦有再醮者挾貲以通勃然起曰若媿爲婦
而更汚乃公媿爲夫乎暮夜有奔而挑者厲聲叱
去亦竟匿不與人言自何孺人既喪以後獨朝夕
餔兩兒餔畢牽繞庭下占書使讀夜攜置兩兒一
擁肩一倚股蕭　竝卧既長大攜宿如常一室之
中不通雜賓整峻清潔儼若寡女公既以學完行
高州里推重爭欲以爲師所至輒以其意譬解與
人子言孝與人臣言忠與學者言[illegible]傳註與少年

[illegible]成四方慕嚮不者益衆所成就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司成戴公某侈其事繪圖爲卷題曰文楚
高[illegible]取唐徐文楚守義隱居教授故事也士大夫
先後屬和人自以得賡一言爲榮當事者時時賜
粟帛扁其門義夫旌書堅於閭矣少有痰欝既老
子介爲名諸生暴疾卒悲惋不勝痰復舉時舉時
差是時元會已舉於鄉復當計偕顧謂曰我疾已
慣常兒毋慮兒完而事吾亦欲完吾事也遂卜地
於馬嶺山之原甃石營壙舉何孺人葬焉山向背

之宜時日支干五行之數壙内外深淺之法一一
手自擘畫不以屬形家旁搆一廬往來獨處每以
謂人曰吾壙成足吾生平樂事雖有佳山水田園
不與易也散步覽嘯吟笑自若或時呼孺人孺人
明年會第進士告歸稱六十觴又明年令分宜再
迎至署中一日忽趣裝曰吾亦思東耳抵家未兩
月而卒卒之前一日明目語曰孺人少須之吾來
矣

論曰甚矣節義之難也女自有夫士自有婦則[illegible]

世之有二色者宜不稱夫矣漢朱暉之言曰時俗鮮不以後妻敗家者管寧亦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吾嘗嘉之以彼所云皆制於害豈制於義哉制於害者不必制於義故帷薄之間吾以觀其獨也幽白首而不稱壹醮齒而蒙詬論婦率如此其嚴也而寬於論夫何男子之多幸乎世謂鄒公於孺人情之所鍾然至死生之際又何拓落也未壯而斷色未老而斷死生他事可知矣公嘗一夕焚香默坐徐書几曰自信皆緣命主張謾勞人世嘆參

商明香一炷心如洗直欲無言契上蒼余味其言時以書壁

鄭贈公傳

鄭贈公某字某蘭谿人也父某號蘭崖鄭公自號少崖鄭公父有孝行母疾篤終夜露禱必殉之鄭公憂惶無所出曰萬一王母不諱者父不生矣兒安得獨存四走謁醫覡殆盡寖後而逢一周醫者立匕劑投之立起君子謂鄭公父子孝感也鄭公少而豪舉從里中飲小失鄭公父操家素嚴大[illegible]

逐之鄭公避立寒檐下私持母踵且啼且悔誓母為曲解乃已終鄭公之身遂有飲限不敢踰鄭公父嘗患癰鄭公親為舐瘳平生感激周醫曰此生吾三世者也嘗估宿州積算緡儥售一絹褁而歸急以為周君者壽而周已物故婦亦它適取所褁絹置靈牀前酹酒畢焚之大慟而還客宿州時有方堯佐者隣人子也同旅舍患疹以殞營理衣衾檢所餘貲斧封識之櫬歸後堯佐父母老窮養護終身無歉朝夕鄭公為人孝義有氣決好疎金錢

急人人有不平事身擔當之謚為白發閭里宗親視鄭公意氣所向趣走周旋無後者里人朱宗功以誣逮令持之急鄭公將以身請衆感憤共白令前事得解鄭公雖布衣年少而有長者之稱然竟厄於年僅踰四十以歿遠近哀思之至今鄭公既歿耄父母尚在子弘道孤幼諸所為終始頫仰壹趙孺人能也趙孺人者名家女與前卿太常者為兄弟鄭公家故以義落及孺人寡居生計益蹙日夜紡績取直自忍饑而削鮮腆進御舅姑舅意有

所不懌輒長跽因姑以請曰婦朝夕之不能供失驩大人耶宛曲承事必色霽乃已弘道既舉于鄉持一縑奉孺人孺人不御也自我爲爾家婦爾父無所私衣食吾一布被十餘年線蹊橫縱小子始進而易其初耶後弘道每有所獻衣畢罰之時以給鄰婺矣而其持舅喪歛飯之事必備曰寧小子貸爲之所終而父事者莫此大故鄭公殁而孝義之聲不衰弘道成甲辰進士爲徽州府推官有最績得贈鄭公如其官贈趙母孺人也

史湯賓尹曰予有鮑山甫潘景升時時爲言理公理公治行冠南輔忠愷正直有聲本之則孝義是焉語有之不忍於其親者未有忍於其身與民者也居官乘勢之全活人也萬於布衣其禍人也亦萬之鄭氏世有孝德及民宜也夫景升爲鄭公趙媼各作小傳以觀予予得論次之

杜大公傳

杜大公者名某字某號孺懷松江上海人也公生而儁異四歲時與羣兒嬉塾師所一童奴學書者[illegible]其坐笑褫其筆易以某童塾師驚起坐異兒也異必大杜氏一日隨父樂川公戲竹林中樂川公偶自占風擺竹梢颺鳳尾應聲曰日臨花頂晒鷄冠樂川公驚喜摩其頂是兒也異必大吾杜弱冠籍諸生尋食廩文價騰遠謂旦暮必第也顧不第嘉靖戊午甫舉于鄉時年三十四矣累上公車不第就石埭教諭再上再不第於是有山東黃縣之命公之始涖黃也歲大旱赤晝跣禱雨立澍有重繫七人其二人者情疑歷多官無爲白者公

至反覆推訊竟直之黃人至今額手道其事而公固以潔洗自將與正人居投合無間接遇若平生驩與藏汚人處不終朝不能圓轉迎合前石埭令弗好也既徙縣來朝四跡之無有誣以重聽池太守咈然曰人不亦各有耳耶爲裂其牘以全居頃之復不得意於登守守多心計搆其鄉之爲司道者衎嗾之竟拂歸歸之日士民雷呼扶老牽幼數千里擁送泣不忍別得民如此公既歸嗒然喜曰吾還吾矣杜門掃軌手壹編不輟自五經諸子

歸左國周禮衍義性鑑諸書皆摘錄一過數與諸
孫商品時藂遇有當意者手自錄誦如諸生先是
顧孺人在堂竊笑之老猶赴考耶科第可再掇耶
孺人逝猾猾不休年八十猶日作蠅頭楷可五千
言性謹敬端懿於孝友篤至自性父事伯兄母事
嫂有兄某者無子割中子後之少所贅事秦先生
翁先生翁期年別耳後人數輩連館其家倚為常
主秦先生歿矣家日落以緩急告無不曲與周旋
士薰誦之子三人曰宗翹宗彝宗端翹封刑科給

事中彝夷陵州知州後其兄某者也端文采翩翩
試舉子業不利輒厭棄去而翹所生六男子士全
士奎士基士恒士吉士雅彝五男子士重士望士
立士肩士企端一男子士式全乙未進士今為刑
科給事中基甲午舉人奎恒吉重立肩企式皆生
員望監生始公諭石埭時中子彝從子獻璠孫士
全南北鄉書齊舉公喜引滿醉明年祖孫父子兄
弟齊入禮闈一時傳為盛事其後孫全奏大台奏
封其父翹矣越歲中子彝最岀陽既得後封所生

並恩綸焉公北向伏拜已前諸子曰吾父子一命
書生再沐天語且吾以儒起家今衣冠逢衲錯諸
趾克大其業吾以耄餘老人擁三子十六孫二十
餘曾孫中外之姻倍是得天豈不亦奢勉哉仕者
良於仕處者良於處毋間叔織問姆毋溺職分內
生事分外以貽若親羞勉哉諸杜志其言藏於家
史湯賓尹曰甚哉溺職之一言也潔躬愛民吏職
披衷奏讜諫職綜今古通天地人儒者之職窮理
盡性至命生人之職夫職容易盡哉一覺念于職

之內斯百慮營於職之外紛紛之路岐而不肖之
心生有以也給諫挺正不阿能其職矣予　給諫
孝廉同甲乙舉視太公猶大父也故聞其言為詳
初給諫命予誌石會先有任者矣予為撮其大者
傳焉作杜太公傳

姚先生傳

姚先生者名嘉藻字國華別號毅齋宣之東鄉人
也學行著聞士尊而不名人人稱姚先生云先生
之王母湯以節旌父嘯泉先生汝弼力孝行諸生

[illegible]有杏母湯手所植也伏臘拳號顏其堂
[illegible]大夫歌之東鄉之族冠冕一郡一二先生
貴東平安國沈少叅寵郭學博兄弟忠貞忠信興
學一方倡孝弟先生父子介其間約束數井之內
十餘巨姓若一族一族之中數千指若一人衣冠
道義雍雍爲海內鄒鲁至今推重宣州者無不指
東鄉東鄉以余所及見與父師所傳聞低回久之
太息泣下也先生性至孝母宜人老而目眚日夜
親扶卧起事伯仲兩兄如事父也伯病痢手奉溲

器者四越旬伯歿而慟以絕撫伯之子德升與仲
與季弟嘉穀約曰兄不可忘父不可貳爵庭杏以
盟必無析也家貧三兄弟爲諸生初嘗更僕稍給
共見一騎騎先仲次以推季曰弟羸不任勞吾素
彊善步且樂也常食必兄弟子姪五人共案一不
至不食食第取糲旦暮出必相告歸不見母不見
兄弟必不入內每兄弟對語至夜分依依不忍散
去嘗共被宿也仲無子卞急倚酒少失意長跪謝
過一日酒半仲發怒提案四擿幾中先生先生避

而走[illegible]徐仲尚恚卧候舍外旦入趨榻跪哭曰弟
無[illegible]冒犯二哥願受二哥笞仲大省悔立披衣擁
哭[illegible]起先生和平恭謹而季穀整峻家庭間自爲
師友季嘗以規切取仲懟先生時時書訓曰毋謂
仲偏總是吾輩誠未至一體未洽耳族有侵地界
者割以謝猶忿忿爭執季曰吾讓極矣更爾當直
之公先生戒曰無爲也讓若弟猶未免爲鄉人其
後季守武岡丞真定壹稟先生之教所至職辦有
廉譽去而見思季在武岡時先生病且革口授姪

云字寄守武岡弟吾兄弟情本同胞學循道義弟
性高明我質柔約朝夕依依共相切磨少得成人
不墮先聲皆兄與弟之力顧我誦習一生竟無寸
進茂明先烈是在吾弟勉之勉之相別數月一疾
不起天也命也遙遙數千泯泯無言口畢復屬曰
弟在初政且無驟以聞致其悲亂也其友愛如此
先生爲文根極理要謀友人增減僅一二字輒不
可易說書說易依故出新知不知心當弱冠補諸
生第一長而試輒數不前而自以[illegible]行高[illegible]

自遠方至受業者歲百數無少長親疏贄隆薄一
不能裹糧者咸取食先生先生之道尊以嚴科條
詳密所館清隱庵依晨鐘鷄鳴爲率夜更直三鼓
祭蚤晏不如約者朴之雖冠成人有時名規繩不
借後生非者令傍立立移晷手下上者膝左右款
者數目之衆前切責然先生道嚴而意親詞氣愿
款周愛撫恤若家人父子以故凡從先生遊者始
望之凜凜久而油然不忍舍也平生齋坐矩行非
卧寢不跣終身不露紒沈修撰爲長子數從師巳

得先生曰經師人師俱無踰者矣自嘉隆以來里
中前後勝衣冠以達者無一不出先生先生之後
弟子又各以其說教授四方遠近稱姚氏學先生
家政甚閑而尤謹祀事忌必齋宿省牲器遊庠三
十餘年每出郡財一歇足輒頮面謁見學師而後
及客事曰此君親等也遇大祭大禮必往往必恪
嘗月餼有蹲踞相評笑者先生獨端跽不少倚同
儕指目之先生好學贍記誦善尺牘後進學士爭
藏之以爲手澤子德允府諸生十餘歲而孤茹苦

自立稱其家學矣
史氏湯賓尹曰余太祖父生幼女最憐歷訪壻而
得先生也曾祖姑獨賢有操行耳聾黑而鰥又僅
一子終其身相莊以老不復齒及媵妾此雖閨中
事乎今人難之矣自余封公始終隨先生數十年
不少離事之如父手抄先生書易講義者七八過
所授余之書皆受之先生者也求典刑於里耳目
中無復有先生者矣惜哉㲉亦烈行爲廉吏先德
具在與仲俱斬天道非耶惜哉

朱封公夫婦合傳

朱封公者高安人諱繼通字汝彥號松岡封孺人
者同郡上高黄公侍女侍理學有聲者也公先娶
丁氏生一子吾炫巳繼黄孺人生今侍御吾弼諸
卿邑庠生吾贍側室王生吾輔一女而公夫婦並
貴則以侍御前理寧國最封父文林郎如其官封
母孺人公父嘉興丞娶於龔生公十年龔亡而鄒
終公之身每母龔忌數嗚嗚啼以絕而壹與孺
事鄒母如所以事嘉興者至老不敢聲息鄒

母有所愛女迎愛之字之日公當戶矣割產以治
筍旁多諷者公曰寧父在可也萬一吾不當母是
兼倍父且女弟惜女也幸男不半田廬耶或以啓
孺人孺人曰固也姑而叔不半田廬耶而母自是
安公孺人謂子婦孝我初母性嚴削束淫操下人
固謂公難於子孺人難於婦也而後乃更宜子宜
也公爲人愷直無所避就里中紛鬩長吏不能
平者平於公之一言家素饒嘉與豪恣飲施至公
漸以廢而施予自若歲括田蠶之餘輒以賙里黨

孺人簪珥佐之貸而不能償者不問也好客尤好
儒儒者至孺人遞出方圓有貧生爲人所賣春半
失業窘投公公家館定矣則勉以諸姪盟舊師而
別爲贄以子贄生生授易故言詩公詳爲不知者
解曰場事大無用兒孺子說詩爲也竟終其歲腆
歸之曲爲德類如此居恒振孤恤寡救窮饑孜孜
不倦而大者乃在孝讓當嘉與倦家政也公代爲
政而貲發弟讀爲諸生弟蚤逝慟甚滋爲樹其遺
孤弟婦嫠事鄔母謹湯粥惟恐後孺人則爲孩巡

亦無先也宗有兩祠蜡社不相問更相競公瞿然
曰一體而二之耶亟嫣爲一詔老幼廡下譬誨之
闔舍以羣子弟之讀者子弟爭奮勵衣冠翔與所
愛視諸子惟一家常雖菜茹之類無私者前出于
與側室子俱不自知其非孺人出今夫母子之際
難言矣均母也非所出責望易生也均子也非所
出眞痛難假也均母也奉以大義在婦女不必詩
書之解也均子也起於噎媢即丈夫不免閨枕之
移也故爲公與孺人之所爲兩居其難者也侍御

試理寧國公書正直忠厚四字命揭之堂侍御朝
夕奉之由司理六年爲今官烈志行風跡高天下
御以南臺再迎公孺人養發章江而卒卒相去
僅九日論者以爲齊德之應云
湯賓尹曰余宣人能知宣事也前太守有蕭漢陽
司理有高安一時治國矣聞公之言曰見以吾二
老人煩民一菜一果吾寧不咽於乎福宣州者侍
御耶公孺人耶前太守行寧國約有女行六條孺
人時舉以訓婦女於乎寧國約具在已訓于家訓

于國良吏良士之足博人遺思也

吳伯實傳

湯賓尹曰予之聞吳伯實也蓋得之黃貞父云貞父文藻倫鑑所與交多名英時時爲予言伯實父子伯實死而其子敬徧海內名長者爲之誌銘表贊以圖不朽其父予所及見雲杜李本寧金陵顧太初兩傳具矣敬碌碌未已也更介貞父往謁予予僻在田間削聲籍其能傳伯實耶無能傳伯實耶即予能傳伯實而事情文筆奚所加益於雲

杜金陵之外耶伯實名繼美休寧人世居上山上山爲徽甲族而伯實自少羸瘠不爲其父龍泉公所奇大父鯉墩公顧大器愛之曰相士寧以肥耶是兒也異已伯實入太學太學中之負望者有行誼者服其馴茂咸昵就之傾慕焉伯實名行走國中矣嫡母黃孺人喪也伯實部勒喪事鉅細疏數有經紀龍泉公大喜出壓吾識鑒於吾父眞父子也吾父知吾兒吾乃幾失吾兒於是悉故所操籌鑰臧獲傭保之指數傳伯實伯實承命唯唯周勤詳康什一之業隆起然不以其故悋施餓者寒者橋梁道路緇宮之圮廢者收撫野之棄兒贖逋奴之急赴水者遠近恃以爲槖如取如攜也伯實既以敦行布惠爲黨巷所推士大夫干旄時願過從伯實顧時匿不出見舊令祝無功嘗語人曰吾五年於休寧講道陳藝門下之士如雲所不得招致者獨吳子某耳於乎長吏之能奔走人也久矣又擅之以講學上者塗借價譽次者陰規纖貲又其甚憑席眉面禍福淩人蓋世之趨道學也甚而其

趨官長也休尤甚伯實皦然反之此予所以高伯實也士舉肥父不能得之於子舉天下而皆要門名地之趨亂之剡也其何日之與有予故廣李顧二公之意爲作伯實傳質貞父

程封公夫婦合傳

封文林會泉程公者休寧人也名尚賓字國光其稱文林者以子策司理西安上三歲考績封父如其官　唐封孺人云公生而警敏幼受易爲儒年十五而念其父羈遊勞苦在外趣從業代父歸所

工什一徵筭微眇之術智於宿賈而主之以孝潔
爲二弱弟治饘治昏治塾師餐脯無休暇廬產居
積壹斥與二弟公共之性喜予施猶矜重然諸雖
醒酗諾雜中語無食者家在下中邑大夫以儉歲
勸輸輒以五十石先也幼與黃姓者善黃窘落無
計括囊稱貸百畫之始克建一油坊授黃董理黃
固愿民越三十年瀨折無存者僅餘一坊屋器物
可四百金默挈以抵他負公不與較也仍居間百
爲排解完好如初客蘇州路逢餓兒問之則族五

門之一關其絕續者也爲攜之歸而終身娶養之
一門以延蓋公之行德也如水之赴壑火之燎原
不可得而過也人有所求靡不應竟後鮮不負者
即復求即復應即復負復求復應至空竭無有而
慈腸軟面若以拂人請覓爲終身失意事有鄞人
償金者道爲人所紿換面發之石也願鬻女以償
公惻然曰柰何以我債斷絕爾子女折券竟置之
某甲者代爲貿油於他所以冶遊故一朝蕩費其
母錢二百金徒手歸衆共怒爲不類必懲之官公

曰固也我實任之若之何其以官法嘗也嘗則
無艮矣爲覓言以尉餉恤無勸焉其後司理第而
貿油之子壯無室公適見之心動是終吾未了責
趣下孺人珥飾助其婚急德類如此孺人左拮右
据日佐公創無起有自奉嗇甚至賓祭必豐必腆
市夫之義不惜踴躍以從櫛束子婦閣內外聲氣
俱屏里僕妾有桀黠者對孺人未嘗不卻爲下也
甌盂刀尺之羸日與凍啼餓哭爲周旋別有執券
概以請者咈不任曰此非婦職也其於相成之中

又若有相濟者然初公中風痺口吃幾不良于行
寢起扶掖多孺人是須孺人淸身苦體勞瘁久至
漸與公同病偶痰舉而卒卒之時公卧隔壁遽呼
侍者曰孺人行矣侍者懼公傷悼搖手給以未未
公曰毋謾我我知之矣輿馬已備猶可追及我其
行哉言訖而逝相越僅二晷許去來之際了了也
湯賓尹曰夫之爲言扶也才德能扶助人可資杖
也故又謂之丈夫妻之爲言齊也賤與偕賤貴與
偕貴曰偕老曰考終曰同穀同穴祝人者之必

其齊也程公隱君子耳急人之急不啻其身救其
子惠於刑政隨地勢之所處於一世人多所扶濟
矣生同歲卒同日斯亦耦德之顯符也大歸之會
欲得以自由世物難之居高無以及人尤有驚人
焉者亦稱夫哉

陳懷古先生傳

予與侍御君于廷同甲乙舉聞其尊人懷古先生
孝友篤厚人也辛亥予罷歸懷古先生卒前是封
孺人雷毋先先生一紀卒軼事流聞予欲採並傳

之而予所繇開學於天下者寔筆寔古瓌卓殊尤
突梯滑稽之才虛誕妄僞言行不相蓋之學問舉
世尊上以宿高名孝忠弟友尋常日用間睎爲匹
所短長之物世未之許也夫使一世人尊才智而
薄孝弟本實之是撥而華饗之工生人之理盡
矣環回德善於懷古先生曷能終無槩然也乎懷
古先生姓陳氏名一經字伯常常州之宜興人生
而蚤孤不獲記其父何貌然不敢數以問毋也博
訪故老與父相習善者跽叩之盡得其須眉顏貌
動止之概以屬繪者十易繪不肖不止憤而懸之
壁一老曰儼然古愚公也拊踊頓跌敷哭失聲因
自號懷古以見志悲慕終其身焉毋邵聊扶矢節
先生所爲康養者攄息膂臂擁枕不單既讀書解
文章試縣而售迫府試衆舉勿就也曰吾安能頃
髫免郄乳匍匐數百里外走名初試聊驩毋耳比
雷孺人歸也而甘苦抑搔之鼎鍋曰吾有所托以
晏毋矣始稅身爲境外遊長四方儁士之席巽毋
叔某中廢暴豪將鬩其室力撼拯之已爲徹布粟

給其孤叔固少而轢我歲時絜詛不相藉者也而
先生與孺人所偕爲隱德尤豊渫人周坐誣繫傾
橐爲援弗贍也簪珥佐之後請身償竟莢務謝去
一奴予娶婦爲妁所紿詒之故儒生配也怒而亟
還之勿復取直蓋先生於予施非勉也移父之永
思於恭毋移毋之茹苦於閱世疇饑疇寒疇煢疇
獨視以爲當身之痛兩人之遺懵已矣先生甚念
父也有妣在泣不輒下獨時時隱几涕洟及毋背
發聲盡哀目爲之枯至老浸成瞽會　詔旌毋節

孝宅閥蜀璇巧貸佐公鎡所不及緯楔隆崇侍[illegible]
成進士爲今爲御史清白著操概始解顏加一匕
也曰吾母孤貞之報庶其在此初先生弱冠甲有
以色挑者一再拒不爲動後出入必迂道不復過
其門或詰之故不言於乎此所爲隱行有殊操承
毋開予者耶非也

林太僕傳

林太僕者松江華亭人也名景暘字紹照別號弘
齋其先徙自上海有直齋公濟者舉成化甲午守

洒裕二州稱循吏再傳爲贈太僕卿祥三傳爲封
太僕卿正蔭皆以公貴覃壬午　皇太子恩公少
警敏有異年十六補邑庠生蒔食廩爲遠近士子
所推伏辛酉領鄉試第九人戊辰成進士被選爲
翰林院庶吉士戊辰同儕多閩人而公以豐才矩
行頡頏其間師師趙文肅貞吉殷文莊士儋並器
重之庚午持母淑人喪歸服除授禮科給事中甲
戌　冊封荊藩轉戶科右兵科左丁丑分校禮闈
陞禮科都給事中久之遷太常寺少卿數以[illegible]

[illegible]改南通政踰年遷南太僕寺卿會計太僕既
歸里居者二十餘年公爲人坦洞撤城府然步履
恭謹平生無流目低眉燕婧跛倚之習初入館同
鄉徐文貞居首揆數遣屬意欲資給之公遜謝曰
朝夕幸不乏敢以口腹累相公使荊會留宴優人
以吳蜀爭荊州進公正色起曰　今主上神聖海
內晏然大王祇服明德不宜猥及戰爭事王改容
謝之信州提點張國祥謀復眞人位號而大璫爲
之奥業得旨矣公猶抗疏力屈折其不可是時大

璫柄事勢傾中外弁大相在暱指闇通朝臣無敢
齟齬者也公爲諫官六七年所陳說皆關天下大
計不苟瑣爭齷齪名而淵謨遠略切中機宜與近
事若操券以俟者軍政刓弊疏請崇修安攘實政
如勾補比試操練工作邊報功罪之類凡十餘事
其視經營也請廣名募立選鋒均糧賞更將領勸
敎演修馬政革積蠹一一可見施行使當事者稍
心蚤爲之至今可無張皇於東事矣士習之壞小
生淺學好爲新奇可喜之說溺左道而背經[illegible]

□□□之議宜一切禁治以重文體以衛正學也□□□提學使者不能遍歷宜以南直隸之江北屬按臣湖廣之湖南廣東之瓊州屬守巡今江南北與楚設兩督學猶此遺意也公議論堅持大體循職司於大相無所造請意不能相煦沫辟開南服謝事歸益杜門壯枕書自老絕口不及冠蓋中事而恣行其德於宗黨劃田之爲畝者百充學宫餼士之貧又爲置畝三百贍宗人名曰義田命胄子有麟成其志焉

史湯賓尹曰吳中之俗壯臺榭盛優伶收集遊舫納侍務狹僕士大夫率以爲常不深怪林公獨矢四戒遠之若浼近郭一園頗饒花草竟售之至所管宫觀津梁道路之費抑何棄捐不少恡也大璫大相不能剔其清議使公之舌尚存于斯時也亦必有以自表異者矣夫士無超然卓然之識度而欲以久酣林壑饔身世之味能乎

南母裴太恭人傳

太恭人者裴氏叅政慧之孫□□承祖之女贈□議大夫前山東叅議陽谷先生軒之妻而翰林檢討師仲之母也南氏冠組望渭上紹興觀察兩兄弟後先成進士俱著名字而叅藩者觀察之子起家庶吉士歷南北銓郎蜀楚齊諸臬所在有風槩秉正不阿語在誌傳中叅藩之子四人皆太恭人出長學仲以舉人判懷慶次憲仲以進士令秉強而師仲官檢討其以吉士起家與父同方是時紹興有孫企仲官銓郎壽陟冏卿南氏兄弟再著而地望逾翔秉強子居益又成進士皆太恭人所及

見也自太恭人佐叅藩學仕相與歸老齊大耋步唉安健親見四代衣冠文雅甚都然自其勝婦以來中所遭事更變茹苦攻劬之狀亦特甚始觀察與兄紹興共箸交友愛也紹興背而范淑人蔆三孤尚幼後皆爲諸生夭而獨冏卿在腹懷慶秉強與季諸生相次謝四人者折其三矣又女者二又子婦者七居益尤在乳㹅孰范淑人之抱冏卿也日夜啼無聊太恭人所爲晨昏伯姑寬之百道不啻如事其姑李也繼李者爲王夫人性尤苛無

求多太恭人所爲晨昏省撝氣察色宜之百道[illegible]
啻如其始事姑李也居益無母以太恭人爲母哺
藉攜扶無休暇逮長娶婦彌安之甚姑李有所遺
甥女女之壹如己出又爲貧弟三女擇壻俱於我
乎奩而時於王姑所遺女也者郵有加人訶遇繼
姑苛者無迕離矣殁而郵其遺爲尤難先是觀察
與李之亡叅藩皆不在側諸承事湯藥歛含之具
一惟太恭人即叅藩在側無以加悉也凡太恭人
任婦任母勤苦轉倍常戶以八十餘年之齒闗南

氏之初終叅藩於官數與蹶其興也太恭人無色
華蹶也無慍後從師仲養來京邸曰吾老去此四
十年矣猶得再入甚幸街巷蕭索似不及曩時第
不知官路之白黑人情之醇瘠何如耳諸所閲身
世之感數前子孫誡念之冏卿以言事謫爲民將
武母而西太恭人吁曰車驅之時事何爲者吾亦
欲衲婭俱西耳其年師仲封慶藩便道御太恭人
歸歸五越月而太恭人卒于家
湯賓尹曰余與子與同年同官得鬪太恭[illegible]
多事不如省事勝人不如讓人懿哉行身之準乎
他門胄顯者率多堅肥自好上矜栩南氏悛悛循
謹自如諸以謹厚世其門者勉傳斤墨幸無過而
南自紹與觀察以下官行跌厲可敬畏又皆媚於
風雅由太恭人訓行推之所漸濡遠矣

睡庵稿卷之二十一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海豐知縣補祁州判官四明葉公行狀

春卿葉君卒於祁州之官其家人弗從其伯子長春方以太學試舊都同官爲檢遺槖書帙之外壹物無有與士民對嘆泣悉心斂之年友知交之在北者謀醵金以資其南越月而孤長春來奔以君之遺命屬同年朱元介銘而賓尹先之狀嗟乎春卿記春卿飲我雄譚笑精氣王甚去此非久也而滿于盤身肥于瓠髯如戟語如屑依然聲視聞而竟已矣嗟乎春卿君諱維榮號四明浙之慈谿人世傳楚葉縣尹之後其居慈自宋少保石林公別子某始有某者登永樂甲申進士我傳爲庠生潮嘗還遺金數百人頌之蚤卒其配戚年廿一耳有遺腹忍以無死生子名秀娶婧潘君之父母也君生而有異徵祖母喜曰葉氏復矣未亡人持此以老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始治易侍御養虛馮公一見而異之改授君春秋甥之以兒女爲

諸生最有時名同輩中視所把臂立語爲價數百里外擔簦師事多翔貴者一歲遊都下卿從皆折行位願爲交或招致爲重客年三十九始舉于鄉明年壬辰以乙榜例授山東平度州學正乙未上春官爲思白董太史所賞魁春秋會館選一時群目之君搖手笑曰老博士固逐弟子隊乎不赴明年選海豐知縣治最東粤辛丑再上計矣郄者無所脩猶指諸生客貴官誣致之用考功例奪一級上疏願改教不報癸卯補判祁州君平生博極羣書爲文操筆布紙數百言立就自其爲諸生時郡邑徵者踵相繼而未嘗一頫首其門涖三官兩臺監司餞賀之文地方興作碑誌無不出君手各以不出君手爲不當意教誨州邑弟子曰無如某老儒矣日與解訓經義如都授時捐廩給筆札月三爲課獎其尤秀者旁邑爭來其在海豐置義田閣尊經復科舉元額舉行鄉約製四言歌及書善惡報應以諭粵人傳之至今蓋君之於文於師其素長也而又有政事材縣三面負海群盜出沒

中市魁公爲主臧居民寧彼淤不敢聞兵壯不敢
捕公心計之此不一大揃刈不足安民始佯爲無
事者然密推跡盡得其根株窟穴所在一日擒其
首張大總二總杻之方過市徑於市人郭遂江家
役得贓物次第窮究共百有餘人皆寘之法有黨
横於鄉者號五虎二十八將吞食村落良久君一
日提兵壯若他往者間至其處盡縛之一郡震洗
益嚴保甲連坐賭博之禁少年惡子無商販作務
而鮮衣遊行者悉籍記罰之地故產斷腸草俗盛

氣服之以死輒告殺傷株連不可算君爲立約凡
自盡者倍坐其家更令民得納毒草贖杖曰務盡
此種毋令愚民草菅其命陳某者富而慳隣其嗛
之畜一病丐往相誶隨推丐者死丐蘇而逸也復
拾塗莩君廉丐所在窰致之及訟時出丐而嗛者
伏辜其擿伏多類此爲政務在垂利久遠不獨取
目前效也營橋梁驛舍增槽馬清員役隨所設施
有條理其判祁州也攝完縣匝月而完人擁之幾
不得發其用考功例降也逌然曰吾不以官論可

以青衿吾爲青衿舊矣甘之歸易湯山一小丘顏
其門爲青蓮洞觴咏其中曠然自得後爲親知所
彊以出非其意也舟行半歲而抵都士友喜君復
來相與爲社唱和累月稱盛事云緝前後著述曰
膺炎集者若干卷舟行所過多感慨之致觸事成
咏曰浮家小草未刻者若干卷其慨及時事也曰
邊疆以敗爲捷廟堂以賞代誅輿言以黑成白人
才以鉛爲銛其憂稅事也曰人還爲虎虎復爲人
其於天官星土律曆諸書無所不考抉及精微所

爲山河大地與潮汐諸辨皆斷以理信而可徵具
在集中居常謂作人不可有貴介氣作文不可無
貴介氣最恥今之勦襲爲文與講學者而在海豐
與楊復所先生言學又最合其於忠義孝友非勉
也連遭祖母父母三喪貧無以爲具必稱貸治如
法遊必告先墓初第卽疏祖母節獲旌褒在官申
請孝節爲急曰此所以勸海豐有五坡祠文信國
勤王地也急葺之治縣五年以前後兩直指皆生
去不終奏薦滿考不得贈其[illegible]人爲憾卒之日[illegible]

所[illegible]亡事獨以君恩親恩未報爲言有二弟自京
幣及官祿所入推使共之不私其子每出入酒飯
于馮侍御之墓呼曰馮公知我卒於萬曆癸卯七
月廿一日生於嘉靖癸卯三月十三日享年六十一
子三娶馮氏侍御公姪女子三某娶某孫女某聘
某方君少年有聲鄉里才力有過人者使遂致身
從事亨通之途其奮樹不寧止此然欲老其身於
文墨之間君以文得名不能不爲名所役其世須大
志所欲就不必盡出也使進而爲世趨業相溷或

退而名山大川之堅顓力所就又寧止此乎雖然
世路不可控揣而文章一道不明於世也久矣即
君更數十年亨通能自爲不朽其用君知君亦安
能必有以加於此然則君其可以無憾乎試以質
之銘君者

光祿丞潘長公行狀

公諱周南字南伯別號少白姓潘氏徽州府歙縣
巖鎮人也徽俗多行賈矜富壯子弟褁馬盧食輜
湊四方之美好以爲奇快歙爲甚歙人兄長合所
居動成大都會甲於四方巖鎮爲甚巖鎮大姓以
十數衣冠游從照耀市巷潘氏爲甚公父曰汀州
通判公伉母曰某孺人弟曰召南道南召南字南
仲少公四歲聲與公連翔汀州自其起家光澤以
歸不名官中一物性又好予施悉故所贏家貲佐
豪爽金錢無所顧惜南仲繼之費踰其父公喟然
起曰吾家督也吾無道歛散豐所入以侍所出是
吾貽父與弟坐[illegible]也吾治生之不良而挫父弟志
意滅賢豪聲吾愧之壹意束脩爲簡儉衣無鮮縞

食無殊簋簾閣鍵戶不時出出過閭道挾一羸蒼
頭蹩躠稠廣中若單貧庸人無所爲騶從服御驚
群兒也節約之至生耗相準物力不竭公又不自
爲家恣所有供張汀州汀州年九十一以終未嘗
一日窘平生之驩與弟南仲朝莫會食終身怡怡
無間言弟時有所遊昵斥以相給弟之子之恒字
景升者遊道奇廣嘗以四壁主四方之客髡鬜不
足時於公乎取蓋公之儉生裕裕成孝友寬然丈
潘氏者三世矣公之簡儉所自性也好予施悉[illegible]

顧文與其父弟同某中及於難抵牘需六百緡靈
號無爲地道者公聞之檢槀應之儀眞江岍有喜
風亭舟往來艤其下便於占風歲久亭與岍圮沒
艤無處所風候每相失輒敗司馬郭相奎氏初郎
繕部如眞公宿與之善趣爲墨其故處而捐金亭
之曰吾不忍葬魚腹者纍纍也胡少保平倭之功
不白於當年家業中落賓客知交皆散亡公爲倩
其孫燈倍愛異之延與諸子共被盂後燈上疏錄
少保功狀白其寃　賜葬易名公蓋贊之力居多

邑令某者嚴健人也好詷刺幾事會所委遣吏猾
猾陰賊少年投鮕飛章陷洿相屬以動大姓大姓
闔門股栗公叱怒曰吾得挺身庭白之吏畏公之
素也漸懵毋闌事而邑令之威亦收閭左以安同
里方司徒每舉此事語人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公
口微吃終日靜默若不能舉頤不知其風議慷慨
一至此也公深目廣顙昂顴輔頎然修整見者知
爲端人始爲太學生司成姜公器重之已知爲汀
州子大躍起曰信也人固有種司成汀州最平生

名賢之交故喜弼焉云後公所與遊多知名士盧
宗伯督學時以女樂侍酣暢詼諧社主容之致至
老不廢絲竹然適取樂而止繩尺自在卒無所流
連前給諫張公之令歙也採邑人物入志中曰若
光祿周南之友于兄弟邑中今古無兩乎今歲遊
黃道巖鎮謁公公聞乎至驩甚既燕見之卧室尤
命季子恪從子恒掖之堂中與弟南仲趣乎坐欵
浹半日乎所見二老眉宇鼻息皆宛轉相周旋不
啻孩孺子之交相提弄也給諫之筆不曲矣鄉飲

酒禮數舉公大賓公固辭郡邑長佐于旄及其門
率謝絕不見諸子應　詔格以公爲光祿署丞貤
彊之僅一拜冠章其樸質如此生于嘉靖辛卯卒
于萬曆壬子俱十月二十三日戌時享年八十有
二娶程孺人以萬曆乙未卒子四人長之惺舉某
科鄉試娶洪公泮女先公二十三年卒次之愷之
悌之恪俱國子生愷娶汪公尚康女悌娶程光祿
瑞孫女繼程刺史某孫女再繼洪恪娶阮光祿汝
鳴女繼白參軍受采女女二一適黃正本一適胡

舉人燈孫六人𢡟出者一驥國子生娶汪舉人可
忠女繼佘再繼王一驎娶吳光祿承紀孫女一駒
庠生娶胡公德卿女悌出者一馭庠生娶殷司理
宗器女恪出者一騄聘汪太學一渭女一騊未聘
女孫三人愷出者字吳太學子紹文恪出者二曾
孫三人九如娶汪太學明傑女調孫麟孫皆幼曾
孫女五人一許汪公長子一字吳文學貞明子往
以諭德署國子科考録愷優等恪善今古詩文與
其從兄恒俱交予久公卒恒方客杭州為位哭受

弔匝兩月而恪跣數百里持本寧李先生舊所為
傳暨別畧授予予詮次為狀附於通家子弟之誼
以竢當代作者

吳母姚太孺人行狀

吳母姚氏宜興人夫曰贈太常博士吳公某子曰
候補吏科給事中道行公既娶嫡夫人張有二子
矣而給事昴妹生母則取嫡夫人二子左右手抱
哺之而以其間乳巳子子啼輒隱置之他所不敢
以煩公夫人也每食必先食嫡夫人子每衣必先

衣嫡夫人子嫡夫人安母恭謹滋德之露貌降體
深接以溫惠終其身相好如女兄弟里門聽聞者
莫不嗟頌傳至今給事稍長曉事公以得之晚不
苦以課也母則朝夕督有法時前給事曰吾於若
家分不稱婦吾所自得為婦與不得為婦視若成
立不也給事曰占牘行多少母眉面與之為開歛
餐以減增給事以是力苦成學行由選貢聯舉自
給事舉也用三甲臚傳官太常最得贈父與封其
嫡母矣辛卯　覃東朝恩　詔三母並封改官未

實授者憂制者俱於任日補給而給事以最選時
持嫡母之服居頃服除尋約裝道行幸以一命報
母於人臣子滿望巳明年母登八袠㛹㛹奏酒為
詩歌賀者疊縫帙牵書姓字半中朝之人明年年
八十一乃卒於邸初給事念母老欲以終養請母
曰前三年與若往還都城今遽憊耶且需若成立
者何耶給事伏地諾會聞　恩詔亟將母來母以
乙酉哭公常瘠肺後以給事舉心志差樂老而轉
健卒無病卒也與給事候命者臺省共十餘人並

數歲不報母且革給事扶而坐第呼畀汝畀汝之
之日公卿以下臨弔車馬隘通衢於乎壽也且康
豈富之所不必擅也名公達士之寵施窮女子畀
婦無敢望一焉並是饗者難哉難哉蓋給事之哭
其母也頓跌號曰天乎兒來以母也竊倖養不得
生邀封綸不得母來以兒也失願於首丘於乎觀
在廬在門之轍與巷居孰多卽母往督給事豈自
度討爲吳婦有今日也故朝長者謂吳子也孝吳
母也福將扶櫬以南謁座主周少宰求銘石焉而

使同年友賓尹爲狀母生於嘉靖甲申年七月二
十八日卒於萬曆甲辰年十二月十三日子男一
卽給事君娶卞處士采女繼娶何遊擊良臣女女
一適貢生尹伸先夫人子道宏道南俱前卒孫男
四長欽府生員娶萬次銳娶孫次錫聘滿次鋌聘
茅孫女三曾孫一曾孫女二俱欽出卜地以新阡
篠嶺之原卜期以某月日

龔母趙太孺人行狀

龔子仲友旣　廷對守廬常之明年而母太孺人

[illegible]斂含事兩弟在也計來聞襲子哭至
[illegible]天乎三益獨非子乎且吾竊者何也而背
[illegible]人先後以之乎蓋前是戊戌襲子甫畢試心
[illegible]動也亟晨夜跣歸然已不及易庵公訣矣逮
[illegible]計母爲其不及訣亦如之故襲子悲獨至也易
[illegible]公者病痺數歲矣而力趣子公車曰若第第吾
疾當已襲子惟是難父之命覬身之第以起父耳
殛太孺人康食不病年又非老故龔子悲獨至也
太孺人趙氏郴州學正雙湖公沅之女而易庵公

之妻易菴公之爲諸生也記誦廣博經子史熟復
於中口皋若注一時學子伏其門下多貴去而公
竟諸生以老公不得志益豪酒每試窘太孺人輒
治良酒引義命寬譬之及龔子首南畿太孺人歡
公曰終不負乃公公喜甚爲連浮大醉龔子舉戊
戌廬居太孺人曰有父所遺書可讀讀三年果中
館選太孺人亟以豚酒酹公涕與俱潰巳太孺人
數乳女姑錢老矣數念得孫頗甚難太孺人太孺
人揣知姑意潛脫珥置一姬易庵公歸自學舍皷

□逆公驚詫跽告母遺之公與太孺人此舉人門
□□雨難傳頌至今亡何連乳男子者四姑錢孺且
□□日饘粥微遽唯滌祭氣伺色靡昏與曉錢八
□以給一切資辦皆太孺人手須而簪佩之遺則
壹推予王氏弱女復問哺七男女所畢婚嫁與嘗
擂之費無不斥自手指中者易庵公豪於酒主四
方之客方且遞給乎居佐飛觥歈容至具身食饗
末苴迂予之貲不與易也四男子長即吾士君三
益次三鳳三浚三觀益娶趙鳳娶楊浚娶陸觀娶

孫龔子曰母太孺人以己丑瘝也間見幾廢者十
八日謁巫醫而應幸無恙自遭府君之變時時作
兒啼會益迎養堅不肯行曰吾安汝父墓嗣雖勉
力食察其中滋戚也已又喪仲鳳已又喪陸氏婦
所損耗多矣嗟吾母嗟吾母太孺人生于嘉靖庚
子十月廿六日卒于萬曆壬寅八月十四日年六
十三訃於九月某日龔子設位哭白相公以下臨
弔奔於某日走道迫頓趙氏婦在疰尖淵竟病死
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易庵公之兆其志不具

□先生任之而不佞次之為狀

吳母方孺人行狀

吳飛明文龍者四方之士也善書法臨晉唐宋諸
名帖肖甚間為詩文疾捷有致好談世事交賓客
遊名公卿間為人排難解紛日僕僕無休暇而毋
對予道其母涔涔泣下曰無若龍母之食苦也龍
母方之自出生數歲而父儒不祿也賴其祖欽天
五官正某公撫之未幾祖逝母絕又佗適其叔桂
者撫之未幾叔為兇人某所搆生某繫獄鮑外祖撫

之十五以歸母之歸吾父也吾大父少府公緣事
京師吾父代章辯羈十年至是始家則家益就落
矣為授里中書取糈已試不效勉事外賈周遊齊
魯兩淮之間佐富人主鹽筴或三歲甫一歸省吾
母益脫珥釧市麻枲以織績供滫瀡者靡昏與曉
而繼姑張操子婦嚴急母鮑再寡無所倚性尤殊
欲還方方宗老弗內也吾母迎抱而啼曰吾忍棄
所自生跽請於姑願撤己饍饍母姑母並在養性
不能以相下稍不當相指各叢其責於吾母吾母

欲順姑慮傷母也欲順母慮傷姑也左右揣色察
氣調之百道姑母不各劑雖不敢退宴母飽多所
訶責嘗當饋而訌謂豐姑瘠母也吾母益嘔愉受
之別飾餐篚或更邀隣嫗為講解者以進以故吾
母食無恒飽糜半盂強持啖自支母飽適不樂輒
不終盂矣大舅煦蚤喪次煦喪耦各遺一幼女俱
於吾母乎養擇名族壻之叔桂者三釋三逮牽繫
幾三十年非其罪也泣請吾父連七學合詞頌寃
卒以昭脫而為母飽襄事襚櫬斂含與夫窀穸蒸

嘗之概情慨愷而文周詳獨身任男不自知為女
者然蓋吾母至孝性生非問學也際人世之所甚
咈而好為人之所難割三身之奉劬心憊力而勤
兩姓之尊親於一堂嗚呼若矣吾伯祖有宗旺公
者癖琴書甚氣老而鰥貧無為憐者吾母翁事之
兼為室其二孫比里某氏子將鬻吾母與之鬻金
長養之聽其去來曰第哀其為故家子耳平生穀
於衣食渥於親賓吾父在隱不廢酒結十老社自
娛所需方員不時而給才德類如此今以壬子八
月八日得年七十三吾母辭子婦逝矣吾母晚而
耽齋恭大士胛病數月卧起如常臨逝若有知者
沐浴端坐睫垂合猶喃喃有彌陀聲龍念吾母食
苦無所發揚惟先生口無諛言匪先生狀之卽為
誌為銘為傳贊走天下名公不徵也是以敢請言
旣且拜且泣予以筆舌為累深自矢絕久不欲借
人於飛明無所辭固請為掇其語銓次之母生于
嘉靖辛丑十月二十七日少吳公十一歲吳公例
授德府某官今八十餘猶健酒飯子一郎文龍娶

太醫院吏目蔣公岩潤女繼程公濬女女四一適
汪公某子如江一適程公嗣儒子道某一適程公
高玘子尚俊一適蔣公岩潤子其仁俱先母卒孫
二大杰娶汪公太學明建女大懋聘汪公梅蕃女
孫女二一適程公文學雲龍子士杰一適黃公在
中子鳳翔曾孫一士熙幼未聘

睡庵稿卷之二十二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羅範川像贊

吾嘗躡九華之峭削尋四明之幽邃餐西湖之冶媚擊大海之滂蕩而君生於華官於杭於鄞江山所有君盡有之吾與其日脊殽薾而不足不若終日一對君也

羅夫人像贊

謂位耦德我疑羅君德之耦德則有君夫人嗇君之官以豐而宮嗇君之歸我汲我舂

哲臣四子圖共一爲哲臣一何君美一孫聞斯一不佞嘉賓

若索之形骸是身如飄風何物能長聚若索之筆墨是像如木偶相聚復何益幻處得成眞眞處看成幻無像亦無身會須長對面

羅伯倫像贊

凡世之雅事口能句手能書座上有秦篆漢隸交接名士品第茶觚皆屬可喜而君無所不有世[illegible]□□賀牙籌貴官裘馬山人鼓談朝政才人使氣皆屬可厭而君無一于斯伯倫伯倫吾見其貌亦既其眞文士之韻隱士之清

劉紫芝像贊

管三寸耳劒則三尺君曰武人之豪而胡以降心於筆墨仕則廊廟隱則泉林君曰道人之姿而胡以繫跡於冠□惟冠惟簪惟筆惟墨君以不離爲不卽世亦有以不卽爲不離者耶

黃貞父像贊

胸筲博無柴刺口門闔無垢臧貌稜嶒無嗔恚手裁答目覽牒耳聽受舌酬對百瞻舉眞慧異譽者譽忌者忌齊須取一笑置世如郵官如寄

三教從史圖贊

分明一箇漆桶是誰打破捏道是佛是老是孔豈至病偏枯兼三病痝腫東家曳驢西家發冢總不如一筆抹撥終朝閙芊也須還我自堂堂不□邊收骨董

□谿釣徒贊

耇今將夕承顏頷之斯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孝子之至永光厥親

松埜劉居士贊

衆生於佛懺誅乞福或佞以口或佞以禿居士於佛密心悲行平日斥訶臨終證印惟不信者乃能正信惟不受者乃稱正受豈于饒舌退入巖穴我是寒山誰爲拾得佛之一字我不喜聞四方豐熟天下太平

杜道執像贊

長安境熱輪馳馬織覓素心人了不可得而吾與子敵戶以居門庭意氣寂于窶儒其儀玉如其胸鏡如其操水如其骨嶽如吾非子也居無與儔今我往矣子與子遊

饒源橋像贊

始我試童子數百里躡屩依公之廬今我來斯與弟子俱依公如初我自髫而冠而壯有室而強仕而歸田蒼髭長須亦既就斑而我貌公壹如渥丹我升我存我金我緋踏險履危食而不肥我公安章疏布大衣我領單肩言返其園而公有孫有孫之孫五世目前禔福盈門公無貴賤公無富貧含冲葆元醲德自珍厥惟樸祖作　帝賚隣壽豈靡垠惟我與公世世主賓

一乘僧贊

昨在黃海過一庵一乘今來宛上遇一行脚一乘如何揭起嗩子又有一箇趺坐一乘出大丈夫既不肯獨世界埋頭又難嚮孤峰頂滅跡尋思無計且教藏身者裏等待天下太平方纔一聲嗅起

王節婦贊有序

故節婦沈氏生員王應禎之妻吾鄉古林先生少參公寵之女也先生體仁服義清白在躬其子卒之爲廉吏爲名史亦既琅琅伯仲矣儀于女而爲王婦茹荼齧蘗極人間之苦砥節考終所司錄奏旌其閭詳具載疏牘中一女子也其烈名行乃與白日齊然則孤寡非不幸也予謂婦之節不特可以風閨閣于須眉人宜倍有媿厲焉故爲廣其[illegible]而贊之

吾賦鼎焉以遊今人有士賣友有臣欺君吾面唾之矣不與羣亦有貞臣亦有烈士死者復生生者不愧煌煌節誼支扶天地其在則人其亡則書彼笄者流烈日與俱而況我等生稱丈夫

黃似山贊

公有庭居額曰德望問孰名之蕭公所贶我欽蕭侯舌不借人云何民斯而有斯評孝友兩物儒生或難戔戔錢刀亦齒衣冠義田自種墨莊付子署曰德望其亦可矣

喬聚所先生贊

霜如面岳如身綏紳搢笏大中丞播初渚餘猶逋赤子焉歸將無啓皇烈烈揚旂旗靡以　天恩讋以威下碧雞閙㸚叢盧濮髳微罔不龔公爲　天子作虎臣銅柱高標千古名束脩自將猶宴生我及領公之典型媿夫車上儛諸人

爲張象先壽其叔伴洲像贊

吾嘗見張皈部五十而喪母如免嬰兒於乳目及栝棬飛淚如雨一日面有殊色手足蹈舞曰守道旣有親遺幸殯啖武吾爲詰所語爰有叔氏恩同所岵顧我復我耋猶當戶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庭序將將宴歌紛午吾以知張氏之久長也宅德以敦循是爲衆父父

武康宋繡法華贊

昔人有言同是手也拱而揖人人莫不喜戟而詈人人莫不怒乃知是手幻無實相拱戟喜怒隨人所作今我與人各具手爪或能持筆或能持緘彼緘工者紉襦刺毳總極妙好無不敝捐惟我法華

爲諸經王惟此緘神善托此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畫爲幾緘緘緘相續其絲不亂亘千百年保護如常我等持筆亦復如是莫以世法駭我餘瀋初佛後佛皆同一字

孫氏女繡觀音贊

從耳入者法法皆圓從指出者絲絲成姸云何女子而同佛緣淨則慧矣隨處生蓮

達磨贊

欲折蘆忌鬼譎欲面壁忌寂没不如且向蒲團卧

者眼睛抱著郄額看取世人蟻犇馬突咄

趙仲穆射虎圖贊

有虎食人人不之較有人化虎而橫當道君有裔矢虎爲四孝我有筆劒腊莽磔操

阮寄卿像贊

目稜稜刺錢刀口囉囉奴英豪義合俛頸就鼎義不合拂袖深潛我擬之於今也曰慷慨歷落劉毅王弘以上而王若擬之於古曰綢繆高潔魯連季布之間

蔡先春像贊

有倫作紙有邕飛白蒼雅林統世爲文伯戲海群鴻樓山二鬫多卿筆材如哉生霸繡其鞶帨橫陳編席誠不如卿落落莫莫無擔石儲徒枯管搦計吾與卿各具眼隻

申文定公像贊

天子明明受萬曆無疆厥弼惟良誰攬國綱前有荆張嚚嚚降霜羣蟲伏藏賴我公相將煦笠寒以春陽人裔載昌我公承宇高無所高下無所下

經綸吐備得其處闓偵鑑午闈不得喜怒人之遊之如登三五　東儲之升　帝宿斷于中特嫉斷後其小臣而姑以計收名廷之一辛肆奉好音答□綸謨寶惟苦心悶時四夷四來歸賝海龍與覡公貌儀悶時四域不推不磬纓虎冠虵閒公馭約昔莊　皇祖躬親首舉作　文孫輔　廟社所祜廟社所祜公乘旗翼玉轙芝泥世篤景福公神在茲過者必式

梅文公像贊

語云天下無俗神仙肥道士爾其癯絕慧絕清絕宵鐘畫壓左圖右史鉅之僚性裁理而纖之至于曲榭謻房刀觽袿蹄靡不集靚穿微備呈殊旨抑古人所謂秀贏多能以妓祝夫囊錢齒肉笨伯憨兒下等于豭豕者耶

林仁甫像贊

始吾卽之貌何標鮮藹乎春樹之浴綿濁世公子佳翩翩小復窺精權奇赤汗所流赭色陸離款散沙曰記之媒竟爾修綜其解滯效勁中

佞而無鉞滑吾無以伏之番從大覺氏旃

龍巖王先生像贊

山林之人與市郭異三數十年以來之人覺與前輩異吾遊龍巖貌樸而文懷徑而眞俊不入時紛不染塵居然躋于先民而先大父宅兆于斯其亦於斯士斯人永永卜隣者耶

秦京像贊

終日雜言不離清淑終日雜交不離鴻宿終日馳而不睍輿馬終日楗門扗而山水荘其腹此賢矣哉

託於頭責將何以處夫鉞當笄帢代幗傷人作使容容厚福者乎 京有頭責齋

王見心孝廉像贊

若而人者服食之饗抑何甚樸取與之操抑何甚白孝友之性抑何甚渥何饗樸而味腴何貌之癯壹如枯株何操白而意恬何情之妮如沃醇泉何性渥而詅固何去之溘捷於朝露此予所謂天不可問而性命之微雖有至人莫知其故者也

霍太公像贊

金沙金沙有霍公蘇有松陵松陵有霍公問衡沙有霍公人和政通社而稷之尸而祝之萬姓僉同予治金沙金沙有太公像予治松陵松陵有太公像問何以有太公像士女堂下嚴君堂上夫是之爲衆父父畢尊畢親羣情所嚮

王竹塢贊有序

入室操戈落井下石此人情相逼物理自然之槪非有佗奇怪可喟咤也而遭之者動懷不平余數爲之寬譬曰庸愚人之愛妻子必甚於君

父妻可殺何有於父子可烹何有於君彼既以施之君父矣何有於朋友我輩毋高望人苛責人也然於人情物理必然之槪而有不必然者斯之謂奇節異行下上千古可追可慕是以傳

竹塢王生事而喟咤紀之

以予所聞史籍中孔文舉脂元升諸事皆疑以爲筆端相借未必實有其人也而今以爲實有其人也索之交遊則不逢索之載籍則已謝念身世之啞啞獨泫然而泣下

趙治心像贊

山水之場遇君使人酣飽冠蓋之場遇君使人淬滑寂靜之時遇君使人忼慨倥偬之時遇君使人簡脫人曰此趙伯子也吾曰此叔度之黃樂天之白

林叟像贊 謝史桂之父

人之貌人終爲傳形子之貌父是爲傳神傳形畢竟是二不是一傳神畢竟是一不是二蓋林子之孝思緣繫表所謂造化在其腕端而林翁之像韻

在帝先抑所云終日不離郄下者耶

黃玄龍像贊

錢之與刀不及于脣山之與水影亦相親邪之與佞怒而不瞋友之與朋掇皮皆眞腕有別靈筆之與樽腹有別筍經之與綸蓋我對君許曰而甫得君之神

鍾伯敬像贊

其貌甚癯博味先王之道乃甚腴其情甚于憤發天下之事乃甚熱其氣體甚弱甚柔壁立古今之□

注□傑之雌雄乃甚壯甚適我儀其人朝莫□之□于松下拂彼清飈以諷以誦史懷詩歸

墨銘 東齋注易

□太守子名肅郡東齋常獨宿一女子從地出臨別時贈以墨此一挺眞神物用註易思涌浡奎壁照地土花紫越女王郎俱不死飲其汁者幾人耳當其爲石不知其將爲墨也今其爲墨不知其復爲石也石亦一圓澤墨亦一圓澤精魂經幾萬刼

而猶然守墨似此精進吾不知其所極也

一滴水衍洞庭波發彈指之頃浴日沐月有夫一人其顏如茶綰鬟效雲凝脂爲膚江有香草美人佩之翩何姍姍宛其來遲帝賓遊子作室玄德千年之後陰靈復出 湘夫人

芭蕉大士贊

一夜雨狂響傳芭蕉虛觸成音俗耳驚囂我不濡耳亦不聞響妙明靈心圓通直上

楊柳枝大士贊

齒人間耳坐斷人間舌棲茂竹之林卧岑巖之穴延接有清風對語惟明月云何閒思修聊此滑身訣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書墨竹卷

蘇長公有文與可墨竹屏風贊以爲與可之書畫皆詩之餘其詩乃文之豪末其文乃德之糟粕而悲世之徒好其畫也又嘗自謂謫居以後自覺薄有所得兼畫得寒林墨竹入神行草尤工獨詩筆殊退耳然數百年來長公之人之文之書與詩耳而目之鮮不珍慕不徒好其畫而已余性不辨書

畫特於文甚好長公夫文之佳者傳播無已非必挾之爲私若畫書必實其眞而得者爲難故不盈尺之紙遂爲沈氏家珍斯亦文與畫爲用之別已

書荀大公若像

予於我爲死友我記予之未死其秀出其神入我謂予可與者而予死矣我怖予之爲予也今我尋予不得尋予於貌予者而貌者復失之我甚怖予之非予也雖然卽予而在在亦幻也卽貌予者而是是亦幻也在不在是不是予何知乎我何我與予皆自有眞在眞是者而予知之乎

書知非子卷

夫子五十而知命遂伯玉五十而知非兩人交情不薄知非之知明是伯玉印證學問昨日之是爲今日之非安知今日之是不更爲後日之非耶然夫子自許知命於五十之時則五十以前豈未爲知命也未爲知命四十九年勞勞何事卽夫子不得自護短矣終日寡過終日未能是千古聖賢學脈卽從心不踰以前當更有進步處雲間有名士

年五十而自號知非子者我友朱雲來尊事之不佞知其加意於學也予既知非非在何處予既知非覓是何在願因雲來一叅問焉

書文成詩冊

予嘗讀劉文成先生集樂府古歌遂爲一代詞人之冠同時方宋諸君俱不及遠也　本朝事業無踰兩文成終日操觚染紙名文章家亦竟無踰兩文成者乃知此道一至百至閉門覓書政是經綸康濟粉本世人言文章自文章功業自功業與

語也我與先生子孫幸值平時無所事事亦須[illegible]
[illegible]子中作小料理開廓胸襟增長識力其於以
任天下事無難少[illegible]冊之意庶幾在此如以
妃黃匹白較近[illegible]文士短長非其指矣

書金剛證果

適讀段柯古酉陽雜俎一村人供僧者祈其密言
僧給之曰驢其人遂日夜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
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
知其詐呪効亦歇世間出世間法共惟一心但能

信心永不退轉無不可成就者說經說果總亦如
是雜俎中有金剛鳩異一卷凡二十二則事跡文
義皆此刻之所未有余舊藏雜俎一本亦皆缺損
錄附曹居士補冠證果諸集流行法部中永廣其
傳以爲信心者之助

書劉母貞節錄

黃豫章云萬事不可意古人遂以成聖哲安樂溫
飽君子所畏也自古及今能自以忠孝節義樹立
兩間者無不從萬千奇苦中剝洗得來人之於[illegible]

味也不極則其於甘味也亦不極極生人之苦至
[illegible]文妻失夫至矣矧頻仰寒餓之交逼乎劉
[illegible]于其母夫人之節而概以貞苦模寫曲折可
[illegible]盡禍祿聲光之用則劉氏回甘之候也余妹
余弟婦在髮每談人間孀婦事余輒淚覆面以一
女子守不二庭之顧卒能成就其子以光大其門
戶世不乏榮名男子矣風東與東西亦如之人國
何賴焉何以施面目列冠簪也讀劉母錄低徊時
事爲之拊膺長歎

書韓求仲易序

求仲易文選成靳郭天谷氏序之廣播人間矣序
之幽奇與文爭絕至謂咸陽一焰易非隱於卜筮
幾不能逃思深哉郭氏之易乎秦既焚書諸儒多
謗怨名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乃密令冬
月種瓜於驪谷中溫處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
之人人各異乃命就視之先爲伏機諸生各相難
不能決因發機填之以土於乎據秦之機穀備書
與其人滅[illegible]矣今二千年間何如哉豈非[illegible]

我故地月邦開士及禹金原博諸友皆我故人聞
一艇玩意往神還眉間覺有喜氣使我馳呼長安
道上逢公卿貴人鎮日拱手未必如此快心也

書施子祠田册

田產代相易之物也不可以長則人相率貴有子
有子遂足長乎繩繩續續者不少矣其歸於蕘腐
也有以異乎捐而公之以食以教產存而嗣固不
絕也卽產異日萬一不存而義施之名流行天壤
凡爲不朽之物吾喜夫施氏子之善爲人後也夫

然則金西華之收爲講友也其亦可矣

朱母滕安人表書跋

此文成於辛亥之歲越六年爲丁巳朱仲索予再
書時方苦奇暑踰旬暫涼甫得就其前幀爲方伯
誌銘顧隣初學士所作所書用管緋衮莫怪難出
手也予性怯臨池奉管予如鐵杵又平生慣以筆
舌得過文字一道誓墓良久於丙辰元日書門曰
朽腹難應徵輸貢文者需於十年之後孱體不堪
晉送報謁者請以五日爲期使予手予口蚤發鄭

爲無用之物其不致以觸處罹患貽故人憂矣

彭光祿夏林園卷跋

夏林竹樹蓊蔥撓天碎日卽繞樹之藤爭雄喬木
非數百年物不能予一游未饜歸自善權假宿信
信主人可七十長矣矯健後異如脅鷹少年因悟
夫老幼盛衰乎相消息於天壤間惟得道者操其
常勝可以不朽而人果能寄心區外游思塵表久
暫主客俱可相忘亦足消人間校量競忌之俗心
矣

金陵雜志緣始

景升旅吳既成三吳雜志今來金陵欲備譜金陵
軼事殺青之自始皇厭勝後延經六朝甫得佳情
冶語薄還郁鬱之氣然偏制江靡艱明滅關觸猶
微至今日則　帝者之上區開天之首勝曲巷委
榭之劇皆與皇風帝脉相映染一物溼浸片語沈
霾不得不引爲臣子職任景升之拳拳於此豈徒
以供清人之舌如晉宋故事而已乎

黃平倩書紫那羅像册

緊那羅以嗔事作佛故傳杖法黃平倩以文事作
佛故傳墨法秦京以游事作佛故挾冊與展不佞
以隱事作佛將擲杖碎墨束冊閣展一齊付與竈
頭火炬也

書畬僧冊

是處皆有佛法是處皆知中華回嚮　天子亦有
不畏佛法不知君父者乎當歸何土而可

書趙用拙贈遺書牘

用拙者今鐙公澹居未髡時字而贈遺諸牘則諸

紳士交鐙公於髮時相往復者也去智巧故用拙
謝濃華故用澹既已空諸所有不復向名字頭顱
作分別相人間留牘等去來鴻影亦復不作文字
觀也

吳伯一卷

物之韻莫清於竹人士之韻莫清於詩畫非其兩
相遭也不能以相往復雖然士非實有門萬鍾芥
三旅之胸則而徙微聲價於詩書託玄賞於竹石
雖復通體作達滋人嘔穢附墨君堂記曰世之[illegible]

寒燠人者其氣焰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
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
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天下其孰不賢
之吳伯一善詩善白描於海內津貴交游不為寡
鮮而彌拳拳逐予陋巷中歷旬日不捨去無所見
寒燠欣戚之態伯一之能以百詠友君朝夕樂與
之處抑所謂得其情而盡其性者也

僧性宗冊

性宗遊滇自言親見迦葉佛

若言曾見迦葉身法身徧滿隨處是云胡直走雞

足山故知見應無見者

萬古朝昏閉石門門前栢子樹空存底誰參透門
前栢我自潛身爾自尊

步吳玄水偶書

玄非玄空非空風在柳月生松機忘鷗跡遺鴻或
一簞或萬鍾或高車或曲肱血者白骨者紅蹠何
知舜何蒙酒中聖夢周公天有盡人無窮

文衡山小楷卷

東坡二賦如俊鶻摩雲使人瞻張衡山此楷[illegible]

[illegible]抽絲使人魂飲千古下上能動人者猶特有[illegible]
墨在

黃白安有壯懷淸景二賦雲杜爲跋壯懷賦

吳子爲淸景後跋

若淸在境邊來溺場中熱油鑊裏作何脫活若淸
在想邊孤杖歷歷動成觸濾最穢一副皮囊蚤[illegible]
盈所乃知天地間一種淑氣非想非境惟景之
所以領納不復向色聲香味上薦取使[illegible]
淸地不一淸與皆同在熱在寒著濃著淡隨處[illegible]

灑淨淨可以直舒其壯懷此兩賦合一之本已[illegible]也
世人好襲淸言驕作淸事徒爲我山林人獻媚欲
識人中景須辨景中人爾

孫大夫四惟夢記 四惟者人心惟危三言也

我以生故得名爲人若離人心道何從起執心爲
道道自非是求此兩心了不可別乃說危微竟亦
無異千蹊萬徑始自無始是其微也是諸業種汎
海沼沚爲水則同由水生浪浪止成水人心道心
亦復如是卽理卽欲精不可說精不可說是一
一乃至境一又是夢境一亦無一夢亦無夢夢中
所得是一非一

普德寺修造禪堂浴堂齋僧總疏

證佛者必卽心是佛出家者賴到處爲家故接衆
法門實因緣大事矧茲都會之地萬衆所趨凡彼
空鉢而來誰爲活計一二大寺據吾所知住家兒
無千無萬名特著於祝釐禪和子一去一來教不
勤於應接至於零庵剩刹豈堪主席叢林聚寶門
外有普德寺者建自成化正統隣於天界報恩當

東南名勝之區實往來禪聚之窟最初傑特長眉
尊者爭傳親見佛來末後凌夷大耳沙彌自謂久
辭祖矣緣行遊者不一其族兼主事者莫得其人
食口難謀謗論易起以故講壇十與九廢僅如告
朔之羊衲子東竄西亡幾似喪家之狗人天淚墮
佛祖心灰所幸無窮蓮公來自西蜀平生刻苦於
道諸方信服其誠數年以來衆共擁登華座俄頃
之會晉然大振剛宗以至五百比丘一時齊赴三
千弟子空國咸臨而歲時久老之禪堂十一僅存

夫塔壁似此時交攻風雨尚借蒲蕭若一旦盡覆
窠巢誰完鷇鴿乃有微人某者混迹黃冠依心淨
業素封之橐盡耗擲於布施願力所盟思圓滿於
普德擬鷲嶺之再栻斬鶩瓦之一新然猶以資食
餼則佛事饒且念以佛土淨則身土淨更結千家
之供不孤一鉢一盂還開八解之池遍洗諸塵諸
垢如斯勝利須假多仁老道人寸寸熱腸諸天作
證善知識人人功行佛果同登自我來斯正直中
與之運深惟縣力難稱外護之臣無可以當錢刀

獨捐口筆聊與之同鼓舞助發慈悲

波若庵閣䟽

京師車馬之地塵垢塞鼻獨城北一水清絕可鑒
而般若庵實當其壖是爲勝地省南上人慧心密
行與縉紳擇而後交交亦無所染濡是爲勝人人
地輻輳而齋居湫隘水事隔於一垣士大夫之辱
臨於斯者至借巡旁肆以爲遊觀之適相繼太息
之皖諸公爲上人舊里[illegible]　曰是可以闢閣之城
可眺而水可瞓也夫[illegible]戶不借徑而景物之奇

[illegible]然與目謀而悠然與心會是亦士大夫之所宜
留意也多方就此不爲勝緣乎予故與上人交今
且南檀背無力聊借數語慫臾之

無窮上人淨室引

普德寺與天界相連寺前老松數百章翠烟欲冪
予客南嘗與程醉石唐君平梅季豹無窮運公遊
息其間聽風坐月幾忘寒暑醉石齋隔松間半里
主人晨出莫歸季豹每來輒手大瓢對兩兒子狂
飮醉則肩兒以去或徑卧松下予時晝索齋厨夜

寄半榻獨運公是需運公普德堂主也自予北來
季豹與兩兒先後死醉石主人亦已老亡運公無
與遊者擔衲逐余北而余廩餼甚瘠不能頻治供
所餽椽有家人在無能榻運公也予甚愧於報施
冷臙淒風運公四遊無主予念之不成寐因與君
平等約募結一蓋以安其遊夫予之不能主客也
予自愧矣彼教中廣博多容所至如歸而吾道棟
擇宜不足以相勝然度施博濟儒釋有同道二人
長者有同心也故願與諸檀共勸成之

敕賜黃山慈光寺疏

黃山以黃帝得氏者也凡山之生必與天地俱不朽不久冠之以古先大帝德爲聖人尊爲天子開主人不爲不大然億萬年以來祠官不列刹宇巖問之數十年前而所爲緇廬遊杖尚一躑躅於巖墻巘巘間未聞幽探玄覽者何誰氏也何茲山之善藏也庚戌賓尹在 京師見一僧號普門昔出所爲法海庵疏云矢爲茲山建一刹場賓尹爲作四言引佐之曰黃祚必復其在茲乎未幾黃

山之名徹於 宮府 天子敕額慈光爲 聖母祝釐至給所板 大藏經護持之草莽臣潘之恒疏記其事而賓尹適來遊問度經之所甫在鋪伐蓋 聖明之世大道弘數凡域中諸名山悉荷寶藏鎮固久遠然其先皆有殊場顯刹爲之因依未有不階寸基尺椽而能豫邀 寵靈者也古今神聖顯懿之主必首黃帝萬斯年而得 今天子兩聖人爲茲山啓土可謂開闢大奇絕事往傳茲山爲黃帝修煉之區藥池丹竈具在焉導養之說明聖所擯不舉而集靈輯福 天子所以壽 聖母者天下臣庶歸壽 天子無疆祝嘏明享不無茲山是賴夫然則茲山土木之功亦臣子之所宜共效也已

書華嚴閣疏

初入湯院即步至蓮華庵庵去湯院一里許天都以下諸峰取次相面翠黛綷約屬引清遠此入山第一境也庵僧印我精戒律刺血寫華嚴經將閣華嚴於庵之右隙而後先疏倡者黃太史袁了凡馮

具區近有黃貞父相左以右寶惟潘景升諸公皆予所敬愛交平生好者遊覽之際存殁興懷於乎閣之建除人之存亾聚散於天地山川中不啻一瞬誰能使千百載後知黃山有湯院湯院有蓮華庵蓮華庵有華嚴閣者斯亦久長不朽之盛業也

書茶圃疏後

湯院僧無我欲募衆檀建大悲閣而歸公顏其疏曰茶圃謂其旁隙地宜茶也昔有覺林院僧貯茶爲三等供佛以紫茸香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

華帶益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一茶所饗幾何而首供佛次供客乃知此僧以茶事作佛事況天下之廣貯貨貝者乎壬子四月二日

湯院重修山門疏

由南入黃山者以湯院爲第一門戶門戶弗壞不惟山光黯墨卽遊者無以發其性情一宜治院門址舊嫌逼屋拓而前之稍寬自武耳目滌盪亦覺日月開朗二宜治舊左嚮相者謂不足以受水水一股出左脇一股面午徙而直之可受兩水於形

便利三宜治有此數宜治而山爲天下公樂之地院爲往來共憩之區治之其不宜責於一髡也願諸君子共勸成焉

仙燈洞募米疏

過仙燈見二僧老樸可愛問之同胞兄弟也其一閉洞門誦經其一遠近循乞由湯嶺至釣橋白雲由丞相源至仙燈開路各數十里皆其獨力眞苦行僧也白雲釣橋爲西入海子一門非苦行人立脚住此恐後遊路遂絕予意殊勸屬之僧曰吾老矣往年伐林鑿石爲玆山效力志甚猛今老不任馳但得數十石米辦生活卽長閉洞門矣予嘉其志意可憫以知天下之苦心世道而自甘卧棄者約如斯也爲數語以告檀越

擲鉢庵疏

一鉢庵髯公所命名也予來見其結基拓宇首事大壯甚奇之一鉢不足云也而名所自起云昔有神僧嘗擲鉢於此予乃易以擲鉢於乎禿顱赤手入空山作許大舉止與擲鉢神力何異人顧膽力

自奮何耳不可爲之時事何足難哉然遇如許人而不捐力相佐助亦豈有志意者哉

師子林募冊

宿黃海之日爲師子林建梁之辰海子自茅蓋外絕無別宇可頓榻安禪爲僧孟遊節地者有之自師子林始而予初入山適來與會此林其隱息初地乎倡募諸檀非爲僧謀蓋爲士之偕遊偕隱者

鷲雲上人靜室募引

我友澹居昔年隱東天目縛茆禦臘種芋供朝予

謚至其處共卧石凹上飼猿覘虎頗得恬適後四
方有聞澹公者遂染棲名公卿間已而長浮山已
又爲諸名貴彊之徑山主化城藏事酬應旁午併
風波亦不濟矣信乎入山惟恐不深僧俗皆然也
徑山弟子鷲雲慕寂若囂欲於潯溪僻靜處別治
一榻爲修習地如此方可棲期與共隱願同心者
共募成之然予知鷲雲善堪輿好山水行脚所染
接當亦不俭買山而隱眞爲難爾

棲霞寺淨土閣引

儒至於尊德性致良知禪至於直指心印而天人
之眼目始開雖然自有德性良知之說僞學託焉
挾智任術賊禍天下自有直指心印之說狂髡託
爲破戒毀律自以爲無妨佛乘也儒與禪之毒於
是時乎不可救藥矣救儒之弊莫若闇修救禪之
弊莫若淨土淨土者口誦佛名庸言也心維佛義
庸行也口誦佛名則啓口是佛心維佛義則舉念
是佛卽欲別求直指之說宜無捷於此儒者所稱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及其至雖聖人有所不能

者也繖山通師我事之有年既已精堅解律爲法
門龍象晚年建閣棲霞將集緇素修淨業其中焦
澹園先生首倡成之予喜師與焦先生之意急於
救時不爲無忌憚者之所託故以一言相賛述使
學者徹有不淨之心儒與禪皆亂天下之種子而
已

募請華嚴經

舊傳東晉三藏佛䭾跋陀羅於江都謝司空寺講
華嚴經忽二青衣出自庭沼承事梵僧爇香添瓶

不離座右又傳方山長者欲著華嚴新論援毫之
際齒出白光以代燈燭有二女容華絕姸以白巾
幪首日爲長者汲水焚香供給楮墨卯辰之時輒
共淨饌五年不闕華嚴感通神異歷歷如此今僧
欲造華嚴經一部晝夜捧持手眼口耳齊作佛事
僧但志意堅固精進楮墨香饌之供神通具符敢
謂我方慳運大行遂無能與於布施度者哉

楞嚴道場

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生死裏看經也在

生死蟲鑽窻紙不看經也在生死鼠拋飯米若嚮
這裏認取楞嚴密帝譯語房相筆授天台智者遥
拜道上人布金結壇總是不省事漢且道如何是
楞嚴大會有時自發鐘磬嚮落日更見漁樵人

清隱菴修造疏

予七八歲侍家封史讀書清隱菴清隱爲姚毅齋
先生講地士子景集雲從朝昏課誦與魚板相應
一時師席之尊無先生如者衲子清規亦以有所
扶藉嚴整可慕尚自先生歿于今三十年氊壇灰

冷衿觿星散予領國子南還問所謂清隱者垣頹
屋圮無能主四方之士追往道故爲一惻然僧發
大願檀越發大布施佛宇重新法壇再振士之往
來於斯者感雲山之舊結社以從斯文興復之機
庶其在此不獨爲禪門効力也

幻淨林募疏

一疏也爲造幻淨林爲造放生池而吳嗣宗來又
言爲諸文人結社總之三界虚空一生氣偏滿耳
人但能常作生想不[illegible]殺機蠕動蝶飛盡是妙[illegible]

中物指來筆墨盡是文章今無問爲儒爲禪常使
此生意撲撲胸項間可也

空谷樓疏

人聽以耳龍聽以角不如虚空寄聽於谷以舌觸
耳根懸兩肉空之應空非與非答此大牝中而生
樓閣樓閣無所亦竟無作如谷中聲非因耳舌募
者施者等如是說

廬山慧日寺募緣

身在廬山中不識山面目而能眞識者如日照天

下甕外能舉甕山外能見山所以明眼人其光大
於地一片香爐峰倒掛鄱湖底非地非水風總歸
於日影願以日天子永破無明㲉虚空一物無何
物不能給

募造觀音閣三義祠

槩觀神道中流行廣博者惟有觀世音與彼關大
聖一切國土內軍民男婦等唱聞二聖號無不合
頂禮所以者何故我嘗靜思惟觀世音菩薩大慈
而大悲其道主於仁關王大聖[illegible]一生[illegible]

道主于義人人莫不仁人人莫不義所以二聖力
灌人頂踵我願設薄誠供養二聖者下爲三義
祠上爲覸音閣工力難獨搆仁義不獨成凡我諸
仁人凡我諸義士唱聞二聖號俱發菩提心或銀
錢米糧或布楮磚瓦多寡不具論涓滴俱歸海隨
心力所便共成仁義事

飯僧疏

捐金擲玉修功果不如一飯救人餓餓人一飯輒
回生施者無多功德大

多堆錢穀廣收倉犬豕雞鳧有剩糧一合半升君
莫戀他年粒米不沾腸
攥來粒粒入香羹佛佛當頭作證明一飯一聲一
脫度一齊十萬八千聲
道人賠却脚跟兒願力他人儘自施自度度人君
更問饑人肚可飽人知

水陸閣疏

三千大千界一切惟人衆云何十界分云何十六
位云何百二幀強作分別相地獄餓鬼等界於佛
陀耶而人立其中管鼻主呼吸所以三千界人身
最難得念動角尾具何以保不脫自度度生前道
場度死後死後亦以難不如生廣福

爲冉貢士乞賻

入都爲功名攜妻爲子息名與子何存一身畱不
得可憐命不猶總作長安客幾家金錢感連衢冠
盖塞行路多輿臺帷房滿姬妾鶴頂何以紅烏頭
何以黑牛何爲而角雞何爲而翼一朝白茫茫水
天同一色觀君悟空理慳貪嗤世惑不若以君歸

異日儻相識

黃山募緣

謂此山新來與天俱軒轅老子得道最初謂此山
故僻在确土黃帝以來此秘未覩孰故孰新因天
因人天有開塞人有廢興塞極之開其開滋大伏
火遺爐精光照夜廢則萬年興則當念一刹那頃
道場畢現募者施者與山等長彼人開山山亦姓
黃

通津橋募緣

[illegible]智人編篾渡蟻蟻緢蝨爾篾亦細事而獲顯
[illegible]弟壽考我思人命萬重於蟻橋功艱難亦萬
劫篾自度度人人編一石所有福報衆生普獲

修路因緣

高高山頂深深海底平與不平誰究厥理以我婆
心勞君行役得丈則丈得尺則尺平其不平是曰
裁成輿民由之庸德之行見前坦坦車書一轍不
解世塗七凹八凸

法雲庵建造疏

冠日切雲何用棲霜宿露堪憐長耆布金成地貧
儒借筆爲椽
不用拈槌弄拂忽然大地樓臺萬事一心所造受
施總絕安排

募造檀香白衣

設欲求男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
正有相之女福不唐捐佛所自語拈起白檀空中
相舉

南京鷄鳴寺重修轉輪藏

有婆羅門適欲娶婦手把大豆當用散婦於道值
佛心意歡喜卽持此豆牽散於佛四粒入鉢一粒
入項後有一王名瞿薩離典四天下時王頂上欻
生一皰其形如繭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
甚爲端正名頂生王此王在位七寶具足衣食音
樂快善無比隨意所游躡虛而進東弗婆提西瞿
耶尼北鬱單越南閻浮提盡四天下王悉到彼五
欲自恣優游受樂意中復念欲升忉利三十三天
五百仙人齊來扶輪共至天上帝釋尋出與共分

坐王於天上受五欲樂而無厭足奚起一念欲害
帝釋獨霸爲快惡心纔生尋卽墮落及命終後百
苦備有以是因緣識轉輪義四粒入鉢王四天下
一粒住頂受樂二天種豆之報獲福無量舉念貪
癡佛頂悉墮樂苦隨業駛於象馬衆生輪迴貪爲
禍本彼大醫王首義除貪八萬四千功德智慧不
如一捨爲大法輪

募藏

出世之聖住世之[illegible]又以是因緣廣啓人羣青象白

馬其來翻翁一葉貝多徧地慈雲檀者受者等此
法熏六種震動四部歡欣

天界寺圓覺庵疏

慶庸稽首而白佛言我來帝城遍遊佛土每諸勝
相皆以金色殊特妙好見未曾有而我於時生恭
敬心益不退轉乃知像教四衆共仰同志我庵名
大圓覺而我於中闕十二相失所供養往來觀者
心無所著今我一心發願成就乾禿朽皮博不一
英願諸修行一切大衆於圓覺門發種種心隨分

布施乃至一切造一切聖十二菩薩一一相好一
一莊嚴善世門中香華清淨常以供養心生歡喜
諸大菩薩及諸施者增上善果同住圓覺

造塔緣起

造浮屠者必於形家之說相應予非知形家者也
郡水從東掖下趨北去與敬亭山相翳有洲臥水
上環旋風物說者皆以為其上宜塔塔之必地方
土人事也而官司代來去不可以請罷瘠之國士
民謀朝昬不暇遑及其餘有數髠者發願

倡彼脇胝苦露發憤於絕不關身之事士大夫肉
食與男婦之長子孫於斯土者其亦可以攘臂應
矣予髮漸短不能先人待諸髠措舉稍有績序負
擊適板其當為諸髠拈一瓣香

造像疏

天下無一事可草率就亦無有精誠顓極不得究
竟成就者吾於檀施既貧無力筆墨之政動為人
所撫詛年來被蟲深危其行妖者一二禿與焉自
此諸遊僧相值預誓戒以不得作緣何物圓顱鎮

日夜趺門百魔不去五夜魚板幾歷四時寒暑吾
耳界與意識俱未免為所震動乞疏則為書數語
緣起乞造像為諸大士像一尊彼趺者之精顓足
以奪予破其戒誓亦足以發人善信愧作事草草
者矣

通津橋建庵募疏

橋退津者費金錢六千有奇費工役十一年所而
堤堰版築之事尚未得猝竟甚矣創業成功若此
乎其難也茲欲以永橋非得緇俗通流勤遠護

而欲托一護視之地之人非葺數椽居之不
可通津之庵與橋並亟而橋通津之力不能獨庵
敢以告四方檀姓共助成之以完就施橋一念已
矣

徑山化城募疏

刻藏以流通佛法選厝板地以永藏與復化城以
永藏板別圖刹宇衲官人天棲集之區以永化城
後先當事者如此乎其苦心也經營檀助豈患聲
氣無人雖然我澹兄在天目分經臺中誅茅種芋

俱爲剩物一染入浮山徑山飲食居止事事[illegible]
住世之難如此此間吾一結度便可抽脫爲寂[illegible]
計我且俟兄於高高山頂深深淵底矣

普德寺重修觀音閣募疏

普德寺南京南城外古名刹也林樹蓊蒨襟環雨
花木末中門前松蔭尤可席卧予友唐聖顓僑居
南時時往遊見其大士閣頹廢不理心許募修之
亡何宦輪儳杖交逼以盡所云佛事忽忽不暇已
而寅公[illegible]肩濟園老人首布瑤牘震動[illegible]

夫[illegible]之願聖顓乃見夢中噫嘻异哉人之靈乎抑
大士變現之靈乎一念乍萌生死不滅誰謂檀布
因果絲毫銖黍可爽哉有志佛事者宜及生前努
力而已

佳山舖募建茶亭

此浙直孔道也去郡城三十餘里饑須食渴須飲
亦其地矣我力不能爲饑者謀食而姑爲渴者謀
飲一瓯拳拳此事豈不愛濟無已愧士大夫之
自飲自食者乎

花橋舖募菴疏

花橋一帶樹色曾蔚雲氣菁葱甚爲東道主而屋
舍稀少二十里內若無憩息之區覊旅之錯於塗
者紛相慨也共以爲宜菴菴也詎一窮髡之力居
者往者隨緣結施其事以倡助外教而利賴居者
福德非一種也

募建觀音殿疏

人亦有言瞽者能視觀世音以千手眼救度一切
衆生又云從耳根入不由眼根故知非無目[illegible]

為所結成也䂬羊坡山基高而路仄有目人趨蹶恐不及瞽僧旣平治之爲土地祠又欲於其後壖殿觀音其願力眞可證聖世不乏悲心人片鏹尺縑齊嚮光明海內作功德請以無目僧與千手眼大士共作證照

西林庵募田疏

居與食生人之所必不可廢也肥田廣宅閒田賸宅欲以道所不知何人世相固然無足多訝求道者之於居食也澹矣然不可以一日廢又不能以

求道之心分而謀居謀食故世相中人道人之所必託也分世相之所有給道人之所無於法方便善巧而於功德利益相生長無窮繖山爲南中老宿其弟子晨昏參究西林庵淨業爲遠近人士皈仰予懼夫稗粥不備枵餓相尋而終至于廢道欲爲募置長生田一二圻爲徒衆學道資糧廣世相發道心充亦仁人君子所同然也

募建楊柳鋪橋

楊柳鋪爲徽寧通塗涇旌太三縣官寮士民之朝府者絡繹不絕壬午以來督學數駐旌考校府中官僚士民亦數數勤斯塗以往而鴻水泛溢望洋而歎輒莫可誰何其輕身漂溺死亡之慮又不待言也往宣旌涇太四長令合言安橋又各發募簿四路召募督匠與工四方之人惟忻載道旦莫以爲不病涉矣不知何所齟齬築舍三年不成前令長朝府者爲大水所阻竟宿民舍三晝夜不得渡近時官家舉事大率如此今一耄髡慷慨自任募并予甚壯之爲書以勸居往諸君舉天下事無不須

衆智衆謀衆財衆力者倡天下事一氣莇男子任之有餘不必尊官大位勢力可倚和不然一禿髡何以敢任四令長之所不能竟任也

佑聖閣緣起

佑聖閣與疊嶂竝翼府治關形勝疊嶂崔巍自玄暉以後代修葺不患無人而佑聖閣臨市道市人不解嚴重也其傍餘地舊有諸神殿臺虔一方祠事四遠眺聽備耳目之觀補地宜之便於府治大有繫屬而燬燼之後遂無倡者歲時僉惡卄

條亦無怪其然爾今其間羽士某期𢦤復之欲閣
大士殿玉皇而以予棲止殊近趣爲疏始居此土
爲此民量陰陽卜豐歉宜於府之頤脊腴膓蚤一
加意檀施報利之說無如此之名實功德顯切著
明者已

洗業菴疏

始而從良已脫紅塵之籍晚思入道彌堅白業之
根願服食以何從亦人天所共憫特徵疏請用傷
檀施開善果之因緣還信女以本末出之坑塹入

人各具悲心證彼筏航在在同圓道力

造檀佛募

當時貴圖天下平一棒打殺與狗喫云何驀地起
灰堆又向死中作活覓
偶來多寶塔邊行界界塵塵滿法身拈起白檀諸
像現破顔微笑是何人

募牛林菴田

麻姑之麓初置一庵曰普濟作者之意原以接衆
然其實一椽不辦後稍稍葺數椽矣四方往來相

集而一粒不辦本菴僧持鉢乞供而地方之好爲
檀度者亦復希少枵腹久居此尚難何言及衆予
願爲募置田數畝力孱儉未能也以告四方期結
善果此田成就得與此山此庵長存勝萬頃遺子
孫也

合菴募萬人緣

澹居未薙髮宿與宛上諸友因緣其後遊行四方
緣于天目分經臺已緣于浮山之會聖嚴已緣于
徑山之化城隨在結習所主恢𢦤之勝與參證並

而澹居自以孤雲野鶴去住無心戊午夏偶以訪
予重過宛宛句合流之處有屋一區爲吾友詹士
丈舊物廢落已久我等欣此勝地渴得一戒慧人
居之而澹居適至遂與詹七丈及一二宿友頂禮
迎主其處我等與澹兄周還三十年出處窮達朝
夕交賞不爲無緣而澹兄於宛有髮無髮有住無
住始始終終其結緣似倍天目浮徑諸勝場予是
以募宛之人及四方客宛者人各金一分米一升
積廣之得萬人可作匝歲徒侶供養以與澹兄爲

長生會修造因緣

長生會者以三十六人爲率人得十人合之得三百六十人人各一金以爲一歲焚修之費禮佛齋僧隨便作供三百六十日環轉無窮而一金之用遂與天地相爲久遠此不亦事簡易而功鴻鉅歡樂快施宜未有先於此者也

初約以人各一金米一石爲本命焚修資糧領之三十六人人各十人合之三百六十人歲修相延往來齋粥供養功德無窮而剎廬未立棲宿無所偶卜天寧寺舊基矣縛草寄命雖爲久長非集衆知識衆力無與謀營締者合衆知識衆力營締一宇爲計差易而居斯食斯人天供養一時滿足萬祀無窮善男信女願共成隨喜功德

睡庵稿卷之二十五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祭朱太公太孺人文

嗟太公嗟太孺人方侍御之理吾宣也毅而策吏慈以鞠民戒喜平慍數年不覺使人歸道唯其愛書以爲四國成人曰即若生我理君曰我受教子生我者也嗟太公嗟太孺人家居耕績苦聊以得食有子爲吏白意立廉水火不與百姓交嘗一至官署擁故絮布皮囊却蘸而御菹曰若幸爲廉吏吾安若於官也還家不持南物曰寧吾兩人掘野以蔬而漚麻以布吾幸爲廉吏父母吾安若於家也嗟太公嗟太孺人矯矯侍御駟牡彭彭我家朱公重惠南方以肅以明以作紀綱父父母母其萬年無疆嗟太公嗟太孺人侍御朝上諫書暮捕猾伯加三尺人爲侍御危太公孺人聞之鼓眉軒軒嗟太公嗟太孺人予治南國清身苦體夙夜勞止爲語吾子子毋我慮我尚能來將顧見女嗟太公嗟太孺人行乎其尚良食遠如期兮益如壽風雨之非羅也樸屬之完久也嗟太公嗟太孺人去乎來乎離而故居幾何里乎後乎先乎偕返其處何幾時乎嗟太公嗟太孺人廬山高高以大彭蠡深難以逝侍御西歸割切焉如寒亮雪烈山哀浦思葅館於垣攀嘷擗踊追迫之人聞之泣下不自知嗟太公嗟太孺人偕始偕終何不樂只偕壽以康暇亦大只故魂乎無東魂乎無西魂乎無南魂乎無北徧觀四海之地不如故居既閒且耦侍御執披陳襲事於房跪致芻餌務使酎飲盡歡其何不歸徠嗟太公嗟太孺人哀江南兮余無所將之目極千里兮余與侍御君睍之

祭管母文

余與管伯子嘉興君同乙未舉嘉興君才情茂美所與游名士盡海內海內士交嘉興君者咸知母凌孺人余善嘉興君又嘗接其仲季諸子績學懷異聯翩秀出文武之緒世其家焉無不善種者而多獲如是是以知母孺人之賢也嘉興君甫第輒使歸車騎冠蓋千里門甚都母孺人觴而喜可知

也已謁選得嘉興歸而再觴母孺人亦色喜趣戾
子之官嘉興君行過宛上余時承使在里握手問
太孺人無恙酌而別余屬之北亡何而傳凌孺人
之計嘉興君銜卹以返蓋余時亦計王母云嗚呼
太孺人之於子既善開之又力能俟其子之成官
而獨於鼎食不少需耶余栖遲都下十九病杜數
千里弔唁不及時越兩歲疏歸又踰月而始獲絜
芻之致則嘉興兄弟行除三年服矣嗚呼歲運不
居游光殊駛太孺人脩然而逝脩然而三年邈矣

徽音追維何極更使太孺人而在嘉興之課計時
而最章服委嘉政顯庸也而不壹少須人子者之
私憾何已要以抑思癯志摶塞廣蘊以發舒其所
欲爲自今以來嘉興君功名被諸子而翔瀉旻烜
赫以歸烈於太孺人則皆太孺人不朽之遺余誼
在猶子情深今昔徒以其鬱忱於往日者觀異日
於伯仲諸子而酹太孺人以萬年也尚饗

祭何孺人文

孺人之靈天之於人若厚若薄若可測若不可測

[illegible]若是其微渺也而我甚慨切於嫂孺人之初孺以
爲貧女其歸我初文也何氏故貧而姑太孺人性
嚴甚多卞急以相操當是時初文託食四遊嫂孺
人椎髻布衣手足俱作一身而供内外男女之事
罷於臧獲若猶不得解免每初文從外歸相對隱
泣已復相慰籍世無長貧何伯子也蓋又十餘年
而初文舉於鄉自初文之舉也挈家遊南一日名
走海内海内豪俠爭以爲祭酒雖猶諸生乎儼然
貴公卿也家雖貧門多長者車食客滿座儼然富

豪也當是時嫂孺人服食供張萬於疇昔若補生
平所不足而纖謹過之食客必盛精而自飯蔬糲
又常病病不能輒食製衣必華鮮僅僅罰之不輒
衣人謂孺人往日勞困今以後宜享有長豐或又
謂孺人豐不忘約享宜滋長也而竟以病死矣予
婦氏南來一再會嫂孺人歡於妯娌相語曩時苦
狀略相同相泣相慰每離別輒作數日啼而予自
交初文日再造請嫂孺人亟取酒餔必手自調劑
愛之如其弟也重來堂矣相眎安否而嫂孺人之

在床第余猶及問以訣而余婦氏不及問矣予出對初文入對婦氏前後慘裂不知涕之何從也嫂孺人幹敏勤儉治家整肅凡初文所需寸縷一錢無不出納經紀自嫂孺人若御僕婢不少假借而閨闥有序無妬嫉之聲[illegible]嚴而有恩撫愛子女僅一兒長大每聞[illegible]從正人游輒喜或稍聞酒間所與遊非人輒怒至不許面可謂慈而有法爲人婦與爲人母如嫂孺人才賢者我未之數見也嫂孺人年三十六死矣往之貧苦今之饒裕後之

需次顯榮亦相當矣爲孺人夫者毋忘孺人貧時節縮姬酒密約自修以稱能夫爲孺人子者毋忘母氏之教以母忘母於地下力學長進以稱能子我知嫂孺人有知必以余不佞之言爲能安其魂也

祭尹太夫人文

余與尹子重同舉乙未也諸同舉皆三百人及其二親具在者十不三四焉其以二親推而王父母在者十不一二余幸與子重俱王母在堂兩人[illegible]安中交相慶也子重今吾邑有異績未浹期[illegible]中外子重故年少見事風生卽甚老成人皆遜謝又慈和多愛一邑人親之如母傳者曰其庭教又曰微獨父母以也大母氏之德以有其子孫丙申秋余奉節便歸謁子重以侯禮問王母太夫人無恙退而從家父母後拜王母意沾沾竊有所喜比余王母七十[illegible]里中爭爲觴子重以通家子誼獻爵堂下賓尹禮[illegible]曰侯一邑之君長禮不可如是子重益傴曲以[illegible]上者三每進益恭里中人推引以

爲重余間指[illegible]重屏語王母曰若縣長若與孫同年亦有王母在堂觀其禮知其於慈孝最隆也頃之余還節刺刺不忍於王母子重強言吾吾容而鄉吾王母亦家居于幸行留二親爲養輒其意詞亦刺刺有所勸而勉爲從臾以安余於行也嗚呼今子重之王母與余王母俱已矣訃自廣陵余割切不欲生遥同子重夫使兩王母棄其故土之樂跋涉數百里或數千里[illegible]就而孫一日之養兩王母不安也或竟殭以行老境不可知歲月莫逮余[illegible]

人不忍言也兩王母無行余與子重俱客乃以國
事不得歸訣有官之禁何所待王母而抱恨則無
窮矣然余王母僅七十聞太夫人更旬以長余聞
訃在江上哭泣聲但與波濤相應子重能爲位陳
肺醴祭酒率男女哭如禮余行時王母難爲別趣
家大人偕之半道大人竟以余故母子不相訣而
子重之尊人依依終始無遺憾余未有子王母每
以爲憂而子重之子已長矣今且遊諸生孫而逮
事王母與子重同王母而逮見其孫之子又長以

賢子重勝余余於太夫人又何悲也嗚呼更使王
母百年而壽吾曹無役鞅掌得以一日之養鳴致
身之報終相別於牖下則於爲人子孫者之心亦
可以蓋矣今又安能無痛乎遂弔之以辭勝事不
可久長兮天與地摧祖子孫孫兮代所難太夫人
之壽且康兮與德并詒爾孫振振兮福宣城在側
未能兮恍若登陳情無益兮但其殞心吾別王母
更數千里兮遙望以涕淫吳越不遠兮地下相逢
兩家世盟或可憑兮幽明其同

祭王德甫文

嗚呼大奪生何慘耶生形貌魁然志意挺然氣逢
逢歲也未年三十而死死悲矣何地不可死何時
不可死走京師數千里揭數百金置素所馳譽之
邑諸生易一太學不踰月乃以身殉也即年盡於
兹無所逃死故鄉何仇燕地何德即命壓于兹土
月曰死無所不容獨不得少需之以見其志耶生
之來固不欲以太學雄也生從我有年矣其才不
在人下其志必欲人上居平少所降伏顧獨斤斤

北面我往時率歲月不離自我來京聞生若有所
失我以使事往還更依依不釋去遂決意隨舟以
行觀其心自分此來可一日名動京師即不然背
水之戰從此一決也曾不及壹衡藝于衆而齎志
以死數千里之外胡爲乎來哉故鄉不能死生而
走死耶邑諸生不能死生而擲數百金易一太學
以死耶天乎天乎吾尚忍言之生中疾殊異一兩
日輒昏塞不能語我數往既見一二藝語無省白
者遍見醫診之甲彼乙此不待其由而生又

□既也或時張口但讀文字說中鄉試等者而言
□汝弟與子分數爾家奴言生自備來攻偷苦捫片
文□即食飲以郁欲忍若又夢想功名豈皆有
□中耶我署去生病□尚□里餘具月往視生猶
以日吏作語狀終不能語我猶手之未食頃而絕
八月二日未時也絕之時我及家覺子叔在兩僕
但擁哭而已無理事者我爲親祗斂手足掩棺經
紀凡數日嗚呼生之至此豈不緣我竟以我爲始
終矣我所知生志甚壯烈苟不一行遊　帝都觀

宮闕人文之盛即牖下死何甘乎誠生年命斷盡
無所逃死死于兒女子手與死于吾之手亦復何
異也生死矣志盡矣異鄉不可久居可返而故矣
今以月之吉相舟居生令兩僕護南生無驚無恐
安而就道歸於生之里丘隴沸于江祖而送生生
其知我否嗚呼哀哉

饒母黃文

惟世法所豔富貴壽考多子孫賢自昔在今簿牒
相錯詎者十全田農多餓織婦多寒大估多瀝□

□和帝以一丁赤發于顏亦有屠兒乍試□
其□外宣一門之內金紫焜煌相映以簪或臬相
相望或刺方維或佩署蘭東西奏酒南北羞廿十
道墳驕赫養且美既壽且康以樂長年皤髮在堂
翟珈紘綖具服孔鮮磐閃之美赫赫之備實甲人
間告終一朝如客必還有無一憾所太息者時事
云棘釋此多艱抑運之艱世盟在締憾溢公私詞
以布虔

同年祭徐對華文

猗歟徐子發軔于岐藻身紫淵錯彩陸離通籍一
紀三仕爲令居則見愛去而益詠河東之東河南
之南開喜安邑以暨確山人俎人豆封爲社稷凡
諸土人世食厥德譽聞升階載以徵車貯作近臣
月日之需　帝實鄭重册易厥選需次國門兩歲
有衍斃斃馬跽蕭蕭旅櫬告疚一朝抱潔沒身憶
昔奏賦策名三百相應以聲相附以翼嗣服家事
各東以西首驛不恒山河間之嵗來漿首誠言嚴
笑茅茹葉征旗幾思紹胡天不弔賢哲相隨

[illegible]司者紛而朝計之際馬首重連檢視舊籍
附共三俳我同年稱昆稱弟追亡念存相繼以凋
謝金陳筵送子于郊人盡歸鄉子無戀朝

合祭唐掌院文

於戲室計聚木國計聚賢時事滿繁需人孔炎拱
把為價剡渠遠抱實棟實梁驄焉是造易隮而顛
易喙而淵一簣未終輦情永嘆緊公始第萬雋却
求策對無前名飛如澍鶴禁蚤隸道善保躬羽翼
夕朝君始君終南宮充秀四勤薪楢言種之多言

穫之茂鄂鄂詞垣濟濟庶常偕俾作長爰趾其芳
動止抑畏執規正率入則奏蓋出則表帥公貌羸
若何德之肥博碩方聞人倫共推問實滋冠序爵
滋豐差齒則壯如日偶中馳驟天轂允資衆力後
脊方剛前有可息云胡不弔一夕告徂歲行在蛇
洵美逢荼官路驚衆念茲僕僕推挽一賢似舟牽
陸何成之難何摧之易天於人材曾不以意數截
之間惟我詞林降割幾輩又及斯人列脪陳詞言
不以私言不以私我為世悲

合祭王文端文

於乎公乎君臣之際出處之間大節大倫身世傍
關人孰無出出戒尸瘝位膴恩豐報亦宜然人孰
無處處戒忿悁深厲淺揭聖云未難惟公秉樞與
其歸田自初迄終壹跡無愆正色立朝純固格天
贊微計密無言不殫匪言之殫乃精之殫間政適
人我懷孔艱意所不可寧以身還身之收矣義曷
可捐時事之憂瘁形於顏甲觀慶成海寓騰驩氿
跣孰辯言入惟先東山袞繡綺皓衣冠功將身退

道與名完凡百欽公風議巖巖內廷矢謨外不聞
半公之大者別有悃丹凡百欽公脫屣就恬公雖
在野猶在朝端閔世則若辭榮匪甘身繫重輕望
佩危安有計歘聞紳士胸鬪　帝念舊臣郵典駢
蕃君臣終始令儀孔全某等接軫秘近步武高賢
黽勉規隨瞠乎莫前奪我典刑仰止邈綿釃酒陳
詞臨風汍瀾

合祭荊母文

人亦有言惟婦無儀惟夫君子婦實儀之猗我伯

翁作　帝重臣擢令而臺廷尉中丞終始法官綱
紀斯尊正此四國以暨下民中州之政惠實滋膨
問誰相之宫事得人猗我荆子弟昆並耀伯兮叔
兮發聞方邵而子居間掇科最少載其輶軒乘驄
以導紀法之司休聞是紹問誰開之厥有胎教猗
與母兮韡韡懿姿内瑩淑柔外宣令慈猗與母兮
考祥視履既壽且康祿養具美母則得全存順沒
寧孰紼孔多素帷孔明其在吾儕誼等猶子撼懷
以辭薦此馨旨

祭戚母後安人文

惟靈淑懿天所鍾滁髓毛羹鐲吉躬佐膏以績丸
以熊啓後承前輔厥公四明郡爲天下雄海國安
康別駕功管鑰之任誰其從曰將倦游解簪鍾營
君之歸汲且春還我初服樂林中鹿門遐躅將無
同如賓偕老祉斯豐子良孫令饒英風佳祝昇卿
業龐鴻福履攸完命考終形管儀範芳隣道臨岐
一尊攄愫衷

祭李懷溪親家文

莫不有鍾國有大工家有大宗運否運泰群心所
載老成是賴彼扇者疇子與父游算亦其道眷子
毛裏孰怙孰恃惟伯翁以恩勤一門終惠且溫厥
誼孔敦願言挹注迂回天步以完子顧惟耋及願
豈不大齊云胡則欷歲蛇舍鵬終嫠兮肉如其社
屋尚想當年兮坫兮韞歲月舟旋卅年以往冠被
儀養共　帝之餉平生故人或主或賓落落晨星
蘭孫之盛考終之令實鮮翁並翁行則嬉締兮後
思言灑其匝

祭金太公太母文

徽寧兵使者西華金公陳疏乞歸養當道十往復
固留六郡士民塞道攀號不可得越明年太公太
夫人後先卒于家天下聞之頌西華終始大事得
盡爲人子我宣之民在使者生成中號咷紛若矣
宣有陳人湯賓尹舊爲使者同年爲太公太夫人
年家子於時楗門辟責人間慶弔之音杳邈不聞
踰許時有吳兩生伯敷希夔以告相與裂帛爲牘
乃副之詞曰古語有之蘭生馨玉生堅種靡粃不

之旂旛有開其必先聰喆子之皇發備大人之九
行　帝殷顧乎豐芑屬八命以旬宣郡增轄而六
之亦云共戴乎一天秀民開以道德罷民錫以生
令衆父父而衆母母併歸福於所親人各增夫一
紀辟齊祝曰萬年赤子爭命于乳哺使君彌念于
艦餉光旌車之川陳那耄倪之駢牽心忡忡兮翳
指樂洩洩兮承顏釋方維趨庭序易金紫卽斑斕
中褒浣而庚毖髓脯削而彌鮮提兒孫以就弄斂
樵牧而賚懽羃休祥于永日叶馥馥之蕭烟尊備
三而統達福咸五以徵完織江南之女士勤信使
于平安諗二老之強食頷我公乎加餐考物氣之
雍和盟長泰于坤乾胡爵儀之叵期趣結璘于正
園酌南斗而偕往指西方以大旋憮不易之一日
如可贖兮百身單厚終與維則亦佳事之孔偏酹
遠通之杯斝藹充閭其紛闐矧恩勤之不寐時有
動于心痏夫何炙絮之不以辰沸人事之中煎洞
今昔之存亡託纖體于名賢惟公私之爈蘊藉薄
號以告虔

祭馮親家及泉文

於乎人世最關情者兒女之戚最動念者存沒之
感且戚關兒女者於公與爲尤竊感興存沒者逮
垂老而更悲惟我與公羽握手在弱冠之期締姻于
居約之會幸公翁之不懈女訓克閑亦琴瑟之孔
諧家人得所豈虞中道女也云徂爲父爲翁痛何
有極然我所自解解翁者頹齡易損豈宜以憂樂
相關稚甥可憐亦付之兒壻等事故我每自適其
性田園之內有餘歡矧翁得獨全于天尊酒之外
無長物擬百年而不啻庶兩姓其無尤疥癬之疾
未聞呻吟之狀蔑有忽無因而至計乃未慟而先
驚於乎學世相閱有合有離達人大觀何脩何短
苟婚嫁之粗畢隨時可以便行但子孫之多賢亦
世傳之不朽翁其智者無俟予言絮酒一卮聊以
當酌

祭兵道林愕朋文

緊丹陽之古境控楚尾與吳頭宅江湖之上區襟
豐芑之雄道往時事晏邑之會一郡邑領之而有

餘物情濫從朝竅紛糾証戔戔之鄙隅勤驛奏之
騷騷　帝南顧曰念哉匪其人而弗與謀移寶婺
之屏星作巨鎮于京樞筭大規而畫之布明憲于
東諸侯毋弛紀綱毋設戕鉤茹物則淵蠹掬于衣
祿秉義則砥柱屹乎中流蒸黎食德而飲和屬宷
仰沫以承休國論歸其端潔方維杖以匡扶無幼
長無愚共快袁儀之晬王齊覘歲月之鴻修一
疾偶爾萬衆狂驅祝禳遍乎祠社杳告竭于蓍龜
固以祈神明之謹護可券于遠邇之無郵詎負之

以馳歸不一為士民而少留庸愚加惻巷衢聲啾
矧體貌之辱肺附之收論心折節情踰等儔民之
精神逐君以往引紼無辭于萬里君之靈旣不忘
茲土流恩求勒于千秋聊陳詞而寫臆寄赤悃于
生芻

徐少槐先生祭文

於乎惟槐之蔭庇斯百年大宗所宅寔甲于宣惟
公碩人德游太初睦族收宗言敦其閭楚有耒陽
宿遺蹤磽惟公作宰今為沃饒公佴撫守築陂

固氣風欲汝吐臨世之勤官如郵與道公
身家不啻世之縻官性命難捨公徙而歸覩
瓦進為國幹退稱里師日月並尊衿觽所歸
泮大陸少微忽焉鄉邦告亂典型在前有赫構
堂代芘其宇有鬱精粲代飲其醑有造大人緜以
令子誦通發問光騰遐邇惟公鍾靈厥鷹泓渟如
彼初瞰萬釐來奔生有隆蔣沒有遠思云何旅旐
白晝斯馳姑山之陽真人是棲于以朝夕靡靡以
嬉曷用將之托衷茲酹庶幾朏枕以贊明水

祭劉著泉文

於乎時事須人亦云亟矣胡用之若是其難而斂
之如是其駛惟公閥簿之崇儀宇之偉志行之醇
良材猷之竑美曹所共惟鉅肩叢庀謂如公者不
多得耳公始握篆獨最赤畿所居見愛所去見思
人祖人豆峙為豐碑發聞　丹陛徵車載之貯作
近臣躋于瑣闈　帝實鄭重毋易厥選需次國門
三年有衍旅塵蕭條馬虺累欷告疾一朝白日忽
掩憶昔衆名三百其輪並轡齊鑣爾弟爾昆竭求

嗟何人命半劍檢視舊譜十摧其三有智不以爲時詘有力不以爲時撟豈時之盛也無所需藉於名黃抑時之否也賢者益就邃而辭難惟公達者何始何終百年一蜕六合一宮吾黨之嗟不以友朋日消日磨爲世大惆

祭先祠文 代

皇明萬曆某年月日謹備牲品告祭于曾祖考妣之靈家世服田粗知田事稼穡甚艱稻粱甚美食者甚逸作者甚苦然作苦者糠秕自捱每羨一飽

之無時美食者何知稼穡之艱難或至于狼籍而不顧某幸席祖庇以有諸兒兒長者發家詩書通籍十六年今爲國子師賢關極緊之地師儒極崇之體處以豎子誠不知其宜與非宜而下陋田兒一旦躋此非祖德之爲食而誰爲兒恒誦言辟之錢矣祖宗係積錢之人子孫係用錢之人兒賤驟貴幾于呼盧一擲盡費前人所爲錙錙而銖銖貯既盡矣慮無復遺貯以待異日有懷如茶今率諸兒致謝墓下併以爲盟自今子孫有敗家不孝友

負累清白殄善根者父必不以爲子祖必不爲孫貶體抑心保又一門盛隆施修眾羨錫恩兒亦有言家世孝友期均苦樂賓舍禱勝餘亦勉託而先此任與衡同胞相夫是共聚之錢有獲不獲共孟之飯有食不食也天道所疑人理焉測自今以往腐文殘粒均服均食敢丐我祖均此福澤

祭尹太父文

致祭于尹太翁梅石先生之靈曰雲逢逢淛水之東濬哲維翁邵爍淵沖翳葵麓是躬吉德其豊翁

恬隱約壹衆棬是託壹緯蕭是嚎溪花巖月屬之酬醋用行綽綽盈樽不酌翁所菑祖善積則餘禮樂詩書爰發其儒貽厥孫謀振鷺方鷗 帝用福於下都猗大夫士庶恬侯斯父以尸以祝惟衆父父春言烈祖有秩斯祜猗 帝命有常綸錫孔章爲龍爲光彩服煌煌慶者在堂壽考不忘歷世其昌誰是倚伏履完集穀乃摧喬木訃聞約 國度吳絕越驚呼百屋士民莫贖爲翁持服持服云何飲河索源矧伊循孫亶也可護脩師陳裳奠于東方

孝孫之將則篤其慶於戲尚饗

祭陶太老師文

賓尹專愚不辯簪裾行年三十穢世之途知曰品官極於尚書尚書之尊寔也敢逢吾侍吾師乃見太翁孤素宛若誰識鉅公彼其之子載金抱珠自翁之貴甑塵釜魚妻子故人脫粟與俱彼其之子崇堂邃室有臺坊雲有宮洗日走翁之廬敝不容黎高位疾顛華族多淫吾翁吾師蕭然無營兩世一身載其潔清得勢者雄氣撼風雨福禍移人莫

之敢吐而翁恂恂以肩窮豎吏爲傳舍民不可欺有在而仇或去則遺翁所敭歷終令見思宣之鄰歙間不百里代守代令百不啻矣父老之詠陶公在耳凡吾之言言翁之細憸吾故事深此追憶翁之大者德業福壽朝野共推今古鮮耦微微小子置口何所計往自北我心則馳兩歲而奔造次可知孰云翁亾吾侍吾師

祭孫年伯文

我交今于[illegible]心則寫行必孤絕語無諂方欽其翁

[illegible]有開者既我侍翁數日之內汕然笑食相[illegible]以意游翁之大覺子爲細翁無問産鬻產無餘而固守者廣廈高居高居云何先人之廬服食男女翁則匪棄孺人早倍而翁弗繼弗繼何以抗夫之義亦既力儒乃厭儒巾遙請于廷鞶革是膺及其授官實厭官服逮子之封一拜綸綍翁似滑稽貌無卿貴意所不然敵面爲譎而翁接遇狎有牧豎無貧不親無賤不錄群不累生貞不絕俗聞翁之逝豫徵於夢其夢如何青衣來迎翁謝且需幼子

未婚婚嫁畢矣百無事矣一人復來掀須與偕死生之際了了其誰有如翁者乃得自由存以養恬去則歸休以此僑客逐彼蜉蝣世之所爭翁之所羞惟我孫子終天銜卹屠裂南奔孺慕罔極我弟我兄深此涕零誰能忍思寄之典型我尚能來翁其斯歆嗚呼哀哉

祭蕭先生文

嗚呼先生而至於斯嗚呼先生而至於斯吾不能名先生約先生儀守襟行瑩如玉清如水溫如春

雍[illegible]闢謹動覆金石於法萬久長而無一短也春
月闢先生訃太翁夏五月兩貢生持先生兩札來
手致遒結宜無恙第中云老親見背奔從小灘絕
而復蘇比勉圖襄事惴惴焉朝露是虞不復知與
足下相見期賓尹讀之心怛焉然解以爲此孝子
感悼之言知交往復中時有之不復以爲慮嗚呼
豈知此語遂成左驗豈知先生於賓尹遂以此爲
絕筆耶賓尹爲諸生攻苦先生守府時一試而異
之其後歷四年無月不試無試不以冠終日堂皇

對輿皁無不一二舉湯生湯生吾寔頓畏避官長
先生愈時欲見之愈自遠數諭學博士引之使前
每望見輒喜浮眉面語移日忘其爲太守諸生又
嘗舉似鄉大夫曰此方第一流里中小家我者目
殊側且唇先生也甲午賓尹舉於鄉時先生學憲
中州謁之衙齋爲三日歡盈盈不能別吾渡河而
北題旅壁云頃刻離人血千秋圖士恩黃河流不
盡此去到夷門明年第南宮先生遺書云服官之
始正養德養望之時悵不與同處長安一一商確

[illegible]年先生歸漢陽又一年使歸撫省先生於家以
[illegible]行迫於期而還燕楚相去五千餘里然音
問詩筒走無間嘗一書云年來空谷中案上惟足
下綸一部時一披閱眉端色笑又云此後書相及
必詳每日情景與所事所交接人蓋先生之惓惓
不肖如此歲數十牘牘千百言聖賢道義提挈期
許諄切如不及嗚呼古今憐才者有矣孰若先生
古今知遇者有矣孰有若不肖之於先生宿習往
脩於先生無量劫中必有合者豈謂今日輟我而

去前四年賓尹以洗沐還途次得先生書其中一
二云云若預知里中之禍不肖之必不免者踵未
及於門一局方張萬弩齊發半夜易衣冠逃之小
孤時先生越在粵西而吾暱伏水草望漢江而呼
所需忍不一決者以有先生在也萬喘之餘僅不
即盡以存今日而先生死乎庸愚多忌同巷多逼
高高明明之物於正人君子豈有仇焉廣博中何
所不容面會不釋於我輩豈天故旌之又故罰之
明示人以不可測將百六之運幽與明兩途操之

皆伊巳氏耶抑吾道非與受其所必至天之力亦固自窮乎往先生一書方今時事何能當足下眼孔卽不佞間一問聞亟呼酒逃之半酣中嗟此世界先生所不忍聞且見也者豈其不欲久蒙溷輒蚤自完又不然一二有數之品天上天下俱復寡少而人之所忌天之所急遂不難奪之濁世中乎嗟乎嗟乎士固死知巳耳賓尹家地貧單筋肉駑緩禍不解辟利不解拾半生腑臟投人人未有措者率任之性誰爲可容趨走盲迷誰爲引繩身所

經歷意所欝結誰爲可呼精神氣識誰適爲主自今以往有面安嚮有足安投有舌安施雖有存者志亦死矣先是同年陳士燮醵奠太翁擬一函候先生三提筆三脫毫頭心以爲不祥棄不復作後聞訃自士燮所百步之內幾不能歸歸而爲位邸中哭不能哭越半月始盡檢先生手書句不能句欲爲文寫哀口不能出手不能書嗚呼匠人廢斤牙生絶絃先生死矣而猶筆猶札者何如人耶先生初得子喜而遺書云邀天之靈幸成立乎卽庸愚乎何患以有足下在焉嗚呼天乎某身之不免以貽先生憂背負恩望復何一二云唯是傳者皆言兩孤幼而岐嶷終定之天無以俟卜兩蕭孝友聞天下凡先生身後事則惟司仍先生與進士兄之以卽先生當無遺恩宣州之冒中州之別爲歡爲悲儼然在目未了之念將亦之緣與先生宜未可量固非一身一世所能束制也慘迫酷烈言之無倫先生其聞乎其不聞乎嗚呼哀哉

祭黃憲副文

維萬曆三十年十二月朔原任中憲大夫潼關兵備副使甪浦黃先生由蜀入京需補卒於石虎衙衕之僦居其門下士湯賓尹同其鄉諸大夫視含歛如法越二七十有四日乃以牲醴設奠而爲之言曰嗚呼京華何地輪蹄紛駭邅延不釋多至老死工於送人亦其常理然不謂先生乃終於此終先生身禮進義退功辭名壇了了無累處爲素心出非本意今者無責宜責我輩我及親黨皆勸駕人實挽實推勷之使行一往一來瀘江之濱年至

來也[illegible]也得裘賓從餞酒走肉飛絲今之往也丹
旐素[illegible]妻子招魂行追凄其昨之子來誰爲從者
今之適往欲贖焉可[illegible]吞疆譬生死有地聖不能
挽巧不能避莫爲而爲非官之祟自非然者恨何
能實憶往南曹假予一席無言不投寸心賞適竭
來九年人事陵斥趣厤之朝領須爲碟意所未降
交浮以白羽變徵橫風飱雪擘從離得合從悲得
歡歡與合與旦暮之間離與悲與呼吸萬年人生
大夢豈不信然蓋棺易算眞能度者寡雙睫未下誰

爲可捨說妙說玄以馬喻馬一氣未承一物莫將
些子未徹手忙脚忙嗟惟先生一何錚錚無疾無
病無呻無吟寢而脫屣坐而危襟徵其學力與厥
根因人誰不死世孰非客若有處成鄉誰爲本宅於
友何疏於孥何親假則皆假眞則皆眞萬里之外
有親有朋游不鄙余亦臨其終附身爲衣附衣爲
木愚知所需二事而足庶幾無悔有衆心目大化
靈明往來無限蒐乎解來今亦解反歲暮寒嚴山
高路險以我雙眸護公歸輦我事先生由蕭夫子

[illegible]之內喪兩知巳我獨與存生理幾何公實無
悲我悲則那嗚呼哀哉

祭沈韞所文

於戲今之擬貴富壽夭者不於祿命相貌則於心
術行誼祿命不可知也相君之貌則巳豐奇腴壯
厚於質而王於神矣以心術論君君無所不愛無
所不厚以行誼論君君之尺尺寸寸皆道德也初
接君者襲若馨而飲若醇不知其所自就與君久
相與身家妻子可以相寄而無虞謂德大者福大

備福宜莫君若謂人有生趣死趣君之平生允無
死法矣而何一第以來三試劇縣一拜徵書馳驅
十二年猶以素衣角帶需官京舍終也憶昔射策
之年君家雙辟蔭映精神馬蹄駪駪三百其輪遠
服家事各東以西音驛不常河山間之竭來一紀
人命半劃檢眡舊譜十摧其三馬蹄重約相顧而
吁世路何駛官路何迂憐偕惜會愈於平日笑語
幾時仍君之及歸展在旅不返其室訃聞士夫中
朝太息而況我輩兄兄弟弟言念存亡[illegible]

達者何去何從百年一蛻六合一官立業立
[illegible]家孔饒釋肩塵中得意以遨天上天下看君
逍遥嗚呼

祭于文定文

皇明萬曆三十六年歲在戊申七月某日巳亥右
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晚生湯賓尹謹以庶
羞之奠致祭于　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穀翁子老先生之靈
嗚呼方公之未相也天下之人延頸企踵以庶幾

一日之枚卜而惟恐其不蚤及公之甫拜也天下
之人舉手加額謂庶幾萬年之盛際而共靳其有
成　朝命敦請邦君勸駕兒童笑語公來闕下四
夷交賀既相司馬蓋天下方以拜公之時爲開泰
之時胡公乃遽以　陛見之日爲陛辭之日一疾
告徂百身莫贖豈天上與天下等需公耶而皆如
是其速嗚呼出處生死公之所素明也謝事於時
事之多艱收身於身名之俱泰公之生平庶其在
此今之善死以善生亦即曩之善出以善處[illegible]

者有餘完索瘢者無纖齟曰公得全不其信歟吾
所慨者小臣既不足以取重庸臣又不可與事君
舉世囂囂所不能得者萬一得於公之格心而今
者公既已矣一時同召又未必可以盡行其志而
安其身公雖亡也尸諫一疏赤忠可瀝其能不動
念而長懷乎嗚呼相臣之難蓋難其人其人伊何
道重名尊稍不當心議論攢之如我于公不黨不
伐朝野同信則死及之嗚呼哀哉

哭三弟仲任文

嗚呼三弟汝竟捨父母兄弟去耶嗚呼三弟汝竟
先父母兄弟去耶吾從里門走饒州弟顧吾於邸
送母送汝嫂於舟雖病尚爲周視行李區分僕婢
井井有理而別吾雖念弟病直以爲非久當痊開
顏就道轉相勸慰豈虞以此地此日爲永訣耶凡
問病人生死先問其證弟病固無死證也四月覲
母入北五月吾使歸同吾將母而南六月舟半道
有數痰核隱見於頸弟尚不自覺也同舟人偶見
之然弟輒過自苦沿途謁醫所在易藥吾門[illegible]

以汝性躁此直躁氣所結汝弟耐性稍用清平劑調之久久當自消弟曰恐成瘰癧吾曰卽癧亦非不治之證往父患之十年尋愈矣母與汝嫂言之然同舟人言之皆然嗚呼豈謂此證便能死人卽此證能死人豈遽在兩三月間耶吾舟次蕪湖有老醫陰爲遠近所推有聶某著名外科兩人先後脉無稱不治者陰言此病非可急愈杜門謝絕喜怒需吾煎劑百弟苦曰安能百日待耶陰曰不百不效業市藥歸家製矣出城而遇一妄奴紿之曰

七日可愈不者二七可全愈弟喜甚卽日延共食宿所爲藥煮酒數斗味惡烈不可以喉弟曰吾急愈卽惡烈吾甘之以試人人嘗口許者腫尋發於面於掌臂奴復紿曰不腫藥不行病不去有諫勸以爲不可服者弟堅不信仍以陰氏藥進不信未月餘而遍體浮急面如羯鼓腹如甕盎手足如瓠瓜陰醫復來有難色未月餘而死矣是爲十月十九日也死之前十日甫自城歸宗親臨視呼茶坐談猶言我別無此恙需腫消耳十五日夜忽痰湧

一聲如風爐越三晝夜而絕次日吾與母甫馳至擁尸慟跌又一日掩棺面黧黑如鐵蓋藥毒也嗚呼使弟耐緩治與不治必不爲妄庸奴所殺病以躁成死以躁趣其然乎其不然乎弟小時從吾游坐不離側寢不異被其時柔馴如處子自吾第後十餘年所事所友不知何人一旦養成暴性吾甚憂之數書痛教戒然吾兄弟友甚相見輒于子不忍過拂別輒兒啼律以大義悔十餘年來不闕共臥起朝夕琢磨丞成就三十二年之身律以世法

諄切書戒今亦已矣割怡怡之愛而投之以所苦往欲何爲今復安施徒益之痛也吾以單貧驟發動招不祥已庚之際合戶震宕吾謀力無所壹意竄避或托於南或托於北二弟懲於笞撻之辱勉就功名吾兩人旣顧身不能復顧父母四五六弟皆幼弱不曉事中閒偎寒解熱理苦扶疾内安父母外支賓朋惟弟而已弟又捨父母兄弟而去瞻前顧後慮外牽中吾將安之乎弟已矣吾與弟俱能讀書往還朋輩醒以達觀父愛兒極慟吾亦

信人言解慰已矣所最痛者家世奇窮父性奇
嚴吾母育吾弟妹八人比人間奇苦萬萬前此三
十年間獨竈獨廩獨汲獨舂左手炊右手紡緝口
哺胸乳背襁褓倚憊頓之極與兒俱仆淚不暇從
枕上閣也今漸有執爨者矣生產長育者有女奴
負矣而從母苦胎苦乳中育鷇之兒女一艾而喪
夫一壯而夭喪夫者與死等也去歲官中知之不
敢以聞母見差南還圖母與寡妹聚庶相勞苦豈
謂哭聲方徹弟又隨之自今以往母又能忍分女

寡媳孤兒雛女以就子養耶勉就子養其能暮暮
朝朝不子之哭女之哭孤兒孫之思耶逢一惡境
倍憶往時逢一慶事倍憶往時三十年以前之致
瞪眼兒輩長大自茹自寬今者寬譬無門悲無已
時矣吾年四十未有子前一月西行之便抱二弟
之次子以南以安父母四弟五弟六弟吾欲如汝
小時挈之坐側怪其遠就弟走數科不利爲貧太
學欲使交海內名流弟子與二弟之子視其蚤慧
親賢聖庶幾光大於吾戶今壯而成者溘然掩去

不可知之天約如此矣數歲之孤又安敢望耶吾
自己庚間矢不欲入吾里今歲以父母之事勉歸
一月然每一行市道上胸鬲欲墳此如飲水冷暖
自知未可以告語人也西行之日急母與諸弟安
頓南中發自本願終始不肯悖弟亦至孝心知母
在家辛苦不如出就子者之康閒故趣母之南母
以兒病繫思逮病甚急訊母母從舁輿中兩日夜
哭不絕聲吾抱汝長女與馬迭易倍程以進不見
生面見死面矣嗚呼骨肉異處東西離散母子不

相別六七弟兄不一相守病不與於醫巫死不與
於含斂罪實在吾吾又何辭吾媿負生平而使弟
抱終天之恨也三日前吾貽江西書報二弟曰境
界如此不惟無心在家無心在官恨不落髮爲僧
耳前途勿復論惟多積方便固元氣看養兒子長
成是一著也汝婦汝子汝女吾未死必不貽累父
母以貽弟地下之憂倘修身未了輪轉人間期與
弟劫劫爲同胞生之後先死之後先皆可勿道嗚
呼哀止矣哭聲睫淚悲愈以動兩老人不敢出矣

果有知其能夢來也耶其能解父解母以安爾弟
兄也耶嗚呼哀哉

祭劉翊宸文

嗚呼君之於宣來何暮去何速耶宣之於君得何難失何易耶始宣城令缺予時在京里人赴京者皇皇訴曰宣之無守無令也久矣百姓茹苦慘不賴生鄉有衆紳在宜乞一令最急而君適需補里人聚而謀曰莫良劉君君往試江陰江陰歌思之再試南陵南陵與江陰共爭闕下視已成事莫良

劉君嗣君既拜矣甓歸楚矣宣之人父攜其子兄挈其弟爭逆之家若急旦暮之命及君之來部事風生晝簾以寂夜巷以恬男女老少各得眠食予時領役在里時與春兒竈婦共驩以呼也曾不百日神君告徂如病失醫如嬰失乳煢煢下戶食福不終前此後此號泣焉從爲宣之民亦不幸矣君自通籍於今凡十三年諸同君通籍者如河臙淺千艘共滯然其上者差映金紫次亦不失郎序猶君初試令棊以艱去再試令再以艱去去皆士

曾不得邀金璽之褒生及先人隨牒重來甫久滿考庶幾及於一命而造物又奪之矣君如宣載米薪與俱宛溪之水食不能一勺死之日至不能備衣棺又積歲累責尚爲孤兒之慮成進士久於官次歷落如君者不抑亦薄命之甚也哉往者予見君于邸議論慷慨了無回伏地方有大利大病微君莫可行微君莫可言此予與君所獨盟者長安一席地竟成訣別歸來里門不復見也慟如之何人生世間內則兄弟外則友朋數日之內既喪

吾弟又喪吾友手足淪折肝腸無主慟如之何嗚呼生不諱死死不諱客即我能言孰如君達矧君死於官治地君之地不得稱客君死未旬日而江陰南陵宣城以貌祠請者所在而是血食無窮聲光爛焉通侯貴官無道辦此也君于去來有餘適矣嗚呼哀哉

祭孫母孫星叔文

萬曆庚戌冬十二月十六日南京國子監祭酒湯賓尹謹辦品饌香楮致祭於故孫母吳太孺人及

亡友星叔之靈曰嗚呼我交孫氏數世矣始我爲諸生星叔之父泗源母吳孺人皆甫壯強星叔諸兄弟皆尚幼泗源意氣不可一世獨心折予雖夫婦秘閣中語必時時舉其以其長子之陽相屬陽小字六予嘗呼爲六郎秀妍聰異父母奇愛之不欲以交凡人予亦愛之奇甚冀其就遠且大也予鄉舉之歲首六郎夭其父泗源亦痛絶相繼以亡當是時孫氏幾中衰吳孺人以一寡婦提三幼孤綜緝內外奴耕婢織家政井然產事贏於往時三

子皆長大娶婦而孫氏始復星叔眉面大類六郎其神氣饒勝予固謂舊所愛異冀屬者行乃在子不數年母孺人卒於家又數年星叔夭矣計予第以來數往還里舍無窮賤以外之交母孺人數接予追往道故未嘗不以諸子相屬今晉仲文季後先遊庠又皆馴謹能世其業孫氏之大宜未有已獨計予使歸星叔送予南都相別石頭城下刺刺涕出予還矣晉仲文季迓我不得見星叔登予堂廬[illegible]稚女出牽衣相傍可憐也嗚呼人孰[illegible]

[illegible]等耳予宿爲情牽哭六郎時尤烈後更歷多變之極人世毀譽與敗曲折之數道念漸生情緣漸減且予以丁未喪三弟以己酉喪五弟五弟亦予南都別者也孱身僅存尚侍父母欲贖我五弟不能則不能更贖星叔矣人生惟母子相聚爲最樂星叔依母東殯魂當無苦予幸在里送母送星叔於山之椒還予石頭一淚亦知我輩交情生死如此爾尚饗

祭張不伐文

萬曆四十二年張不伐家勛病諸與不伐之父二酉友好者日夜伺問增減爲忻戚八月朔予丑之交不伐病亡二酉哭慟諸友好哭巷市廢越三日友人王命名吳希夔殷之霖華憲國湯賓尹徐弘謨孫之壁以牲酒奠會哭而賓尹爲之言於虞人所最不堪忍之事莫死生之際矣予性多迕人世之阬蹟百創然通脫自若不以損生平驩所遭手足頻折之變未免剸裂然存亾中半痛一解一年四十七未予然不生不死人[illegible]如也蓋吾予

[illegible]友之子不伐者死而重傷之不伐弟姊妹四[illegible]人嫁者嫁矣髻者髻不伐蚤長壯授室周旋庭序迎視朝昏惟不伐之以不伐有心智能任猥瑣甫室二酉捐牙籤委之精治書猶治醯鹽矻矻勤劬未嘗有幾微少年之弄二酉走公車久掞鴻抱富不即達人且謂貯其父子齊驤可數歲女兄計梅女弟計劉亡何髫弟十三而殤兒女之痛於斯爲摯人倍相慰譬门有不伐在少枝剝壯枝豐也於虖豈謂今日相繼盡耶不伐貧致昂烈熹勝稍不當懣甚然忍涵不肯吐又性至孝惟恐以所不快事貽父母憂內盡手足外彊爲好容顏悅父母帷牆戶牖間如置重足惟恐涉有誶聲逆父母耳庭序之間無端相捽不伐之憤益塡矣而熹勝性孝外不堪告友朋內無所講解於父母胸愈懣病愈牢膚肉枯削無餘然愈秘諱不欲見人甚之不欲見母妻一月前就醫江上輒語所扶侍奴子我必不家病問篤二酉夫婦追之萬方牽諭始從北固山招一僧同歸然猶時時語我少苦當[illegible]

[illegible]起諸勝以歸歸當棲心佛乘朝夕灌禮於乎平生無戶外之周遊無儒業外之熏習勝情騰躍於牀笫之間道慧豁朗於醫覡之會憒耶激耶悔耶悟耶於乎此其志意於人間世奚若也予後先同友人伺問不伐忌人然聞予至輒喜予與語空闊了寂之槪甚領有會素所不信之佛事一信持則念念不捨前一日予與二酉甫坐急請予予搴帷撫之瞪曰喜聞老伯高論已曰夜夢觀音以山裏紅串桂予體山裏紅者山查也予曰大士來援是好消息北固僧又謂予言旬日內大士見於夢者數於乎此善祥也豈不伐宿因有異大士援朔去住往來出於尋常貪生怖死之外耶於乎人生一世猋於石火父母兄弟朋友同一蟻聚倏合倏離孰先孰後數年之遘亦足省觀年無年子無子俗情視之遑追耳以道眼觀之其於讚毀升沈名位成敗之故同一浮漚不伐誠棲佛乘盡人世奔逐勞攘可詬恥之事與我輩今日對面悲唏若父母慟哭之狀皆以爲愚頑不智而可笑也[illegible]

經百創不悟身世不伐叅與聞乎大道更先㲸無
所悲慟矣不伐喜予高論此論解相領否嗚呼哀
哉尚饗

祭葉玉城文

萬曆四十三年歲在乙卯中春十六日湯賓尹謹
以香楮饌羞之儀致祭于故太僕少卿玉城葉老
先生之靈於乎古今治亂泰否之會與歲月以周
游昏累㯽而成旦絺久襲以辭裘邀神明之必復
庶衆正其永休覬英哲之重振亦剝復之常期我

殊疑於今日之天胡夫子之不可以久留憶昔之
年偕君於朝稷有豐狐莽有跳魈盤九豹以當關
將與致乎中廟詆麒麟爲不祥逢騶虞而必摽鳳
孤咮以長鳴奪群爵之啁嘈廻天照以垂空𤍠晝
見之横妖君不肯自食其白意世連卷側目而嚮
之若晉江之不可以借一朝而宣州之不可以借
一人矛因戈奮俎與刀隨摧鋒無隆劃地無畢中
丞以下十輩如追泰與推與決罥代興炎炎之勢
莫之敢膺擁麾戴旄競爲先登我仍不戒貫以舌

膺以髮齒劍苦不自量尾君於潛義亦孔揚[illegible]
輩於餘畝聽淫夫之行貿蛾逐焰以麗投狗嚼骨
而爭嗾果歲時畢露其肘衿柳三五寢窮於窟竇
豈大社之遂無靈席精忠之必有祐還我寶臣天
子之思俟河之清晨也其時一刧分棋一七分醫
捏抗之間忽以君歸遠則朋昆蜀閩浙王管子先
之近則一鄉天有意耶抑無意耶我甚疑斯不知
其佗於乎茅斯拔而爲彙蘭以臭而稱同我出我
處君始君終彈冠擬之貢禹升堂附於孔融每連

袂以趣鄉必擢肝而洞胸誤言不及於妻子舉念
必瀝乎君公自我生平目見耳聞智過其量膽大
於形危事無怵猝事無紛交游之間可任急者自
君以外亦難其羣環回世宙我心則焚我有古遺
不可以捫於乎君之勳聲浹聾轂真方維飫竈婦
沐春兒大邳以北大鄣以西凡燕齊趙魏吳越豫
章之丘皆高拱鼎鼎以戴德而咸封羊豕以祝釐
禪世菁藻文子文孫儼先臣之一磬亮來裔之重
申君怕乎笑歌以謝賓客予獨爲轉側而矜辛

知不可別姧以私亦足以諒予情之眞於乎尚饗

祭管五陵文

歲在乙未君始登第昆朋之誼于時始締君德老成事理多戾發容展武倬有矩陳余性少狂猛氣橫厲一袖拂空地天爲贅君寶長予百教以誨懲佚勸修擢肝瀝肺予踐金馬尋言沐休君綰銅章亦羅慈憂彼里皆豪方斧方刀下宮之荼首及儒曹敢革寒蕭雨虐風饕巔撼無央僅領枯尻棲影辟人偶得君見舌齵未伸淚被于面君再謁補予亦還班燕北閩南阻絕河山課績章明徵來　天輦作　帝耳目蘭臺極選世所營爲與所擁推貨販集雲驟輿馳蹄而我與君癔絕謀眉君父之外百不曉知淫人在墉霾天曤日予奮於舌君奮於筆炎炎彼徒兩目睊睊側肩帖耳以防吾宣臬節之移故來嘗戰中朝莫容予亦南踐欲採藜藿先虞猛虎凡今之人思亦良苦魍魎高翻蜚蓬刺天惟我與君獲還於田春穀舂生景物芊緜惟茲敬亭鳥靜雲開兩邑相望弋江中爲照我同心有絕

[illegible]海洛芊龍北眺黃嶽明聖東湖匡廬西鄂[illegible][illegible]車覼山尋壑選隙徵辰風期如昨以我栩栩[illegible]彼信信鉤黨之像日異月新爾瘥爾筆予昨予舌方對幾局劒首一覸天不慭遺竟以君去含情寂居控語無處世路悠悠何知弟昆薦牙之鼎遊羿之門生不反戈亦云厚僥而況于死何盟可要塝中之人勿復煩齒即吾同郡今共已矣君有佳嗣纘緒紹功爲所欲爲英靈與通予有赤脊寸絲不絓三萬六千當場一喝行西州門輒不忍臨延及一期歲除逼侵華屋山阿悲如之何杖策扣扉泣以當歌尚饗

祭沈震陽暨配魏宜人文

前是歲癸丑八月震陽沈公卒賓尹訣于楊哭失聲越四年丁巳七月元配魏宜人卒賓尹夫婦與公與宜人兄與嫂若也其月家封公以七袠觴客賓尹隱聲不敢發踰旬爲八月朔四日率弟薦尹近尹以文謁言而賓尹爲之辭於乎我年二十七交游天下賢豪縱橫飛翻掉蕩之[illegible]

以爲不若還之故鄉故朋可與語處也周還故
故朋求所爲不辨寒熱不諳向背不熟茹吐與一
世快人若别者獨我内兄震陽一人蓬壑之下莫
莫朝朝私謂厝其身於無懐之庭華胥之爇而不
謂其已矣我行年五十所交天下智人慧人何多
而愨人少也奇人幻人何多而中庸人少也我徵
風於里巷問所謂婦女之懿誦樛木樛木以言無
妒嫉耳殊温䁔愛未易言也誦鳲鳩鳲鳩以言均
愛爾慈惠過所生未易言也若我震陽若宜人者
我出我處未之數聞也於乎婦有密德非密親不
知士有質行非質友不親此我與公與宜人所以
生前欸洽若家人昆季之無間然而臨岐繾綣涕
泗承睫而不能自已也於乎功業多有人倫實難
如公宜人足陋冠笄沈氏世德庶公能存奕葉紹
之式子及孫士失典型女失閨範物情所流莫可
控捲坐則封𦕎立必斷吻何以對公居身字望於
乎尚饗

鐫宣城湯睡庵詩集

睡庵集序

不佞結夏一枝巢中杜門無所接搆適門人王生来手睡庵集一編請序予讀之竟曰嗟乎至矣哉夫文生於情乃爲真文三代以還王跡熄而詩亡非詩亡也亡於情也非情亡也亡於情之真也是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乎歌謠燕享樂府鐃歌古體近律皆感於事微於情而會於時時

此葉北大配補

之遞降三代不能不為漢魏漢魏不能不為六朝六朝不能不為李唐三變此之謂風從風而靡者人規而人模代程而代守曰文必於左馬班揚詩必於曹劉李杜舍我真精餂人餘唾衣冠優孟神理索然噫假令文必左馬班揚詩必曹劉李杜此數公者已稱烈爭鳴何勞更舉乃嘉賓不然彼其直而不倨氣勁

不煩樂而不嬉哀而不怨若風水之相遭烟波浩渺眞文出焉故嘗舍筏而登彼岸亦不棄律而成體裁洋洋乎襄一代言矣今夫薄海內外掾觚者無啻九牛毛然疆笑不懽懽者未必風流暢適之景也疆哭不悲悲者未必牢騷抑鬱之懷也餖飣人物補綴山川即景牘連篇何諳情事襄汨諸賢有不羞辱而

此葉北大配補

斥棄之耶宜嘉賓之樹赤幟於中原而趨者之若的也茲刻也天壤間誦習幾滿焉知夫戔戔者不獵取而淺汲之曰左馬揚班曹劉李杜今復在此此之為風又曷可長乎嘉賓且柰之何矣雖然嘉賓方著作彤闈經綸黃閣行將百世模楷又奚有於一編也是為序

萬曆庚戌夏五五日

江夏郭正域題

睡菴稿詩集目録

卷之一

暫歸敬亭

李季宣席上同江進之謝在抗

江進之大理暫還桃源

出麒麟門

之眞州

別李季宣三首

酬江大理

小院

壽劉雲衢年伯

寄天目僧鎧公

書孫仲言遊梁圖

脊令哀諸譚也譚氏孝友其弟沒於彭蠡其
兄從越時而母叔轉相痛以繼死者凡四
焉別有家傳甚詳史哀而唁之

過劉全言樓館

宿下關

金山

焦山

送孫聞斯

舟行

采石

寒食敬亭同荀二汪八時望汪九

侍家封公三天洞

族思林起家應山而賔尹時告在里寄此奉
懷

唐君平邀汎宛溪依韻酬

宗大父初號覺予偕予北遊未除親服每白
痛念以懷玉自志焉吾宗有儒久積學實
懷玉翁也予厚願望兼悲其思因并贈此
追次

送沈虞陽內兄自燕還里之福州任七言絶
三首

寄送劉金華

出門

卷之三

南城柳
齋中薔薇
春盡日唐君平毋季豹宿天界寺同賦
春日懷
贈雲松沚公
蕭太公詩
壽王小岡
齋中對竹
積雨一春偶五月初一初二兩日晴李敬松

招游船同唐聖顔君平家時望仲任之作
呂進士祖母
某索贈
送王廣徵再入會稽
和朱侍御遥壽蕭行吾五十
唐君平生子
別金陵
醉茶絶句
江上偶詠

江上[illegible]
自宣州發同汪八汪九過荀二
揚州舟中
憶金陵
儀眞舟夜
揚州舟中
[illegible]閘
遥眞古勝園諸蹟
古佛堂

一園儲一酒隱
餘慶堂
樓居
一晚香圃一柏臺
王子衡讀書草堂
草徑
一疑翠亭一群芳亭
柳池
彌臺

方大僕還青亭冊以松竹遠還青為韻
杜道執赴海鹽道執初令大冶三年今補任
李方麓太僕使黔便歸
除夕雪次蘇韻
盛翰檢使　秦藩便道展省
張翰檢齋　御書中州
陳贊善冊　封魯藩
畢封公偕壽
夏給諫使琉球

大中丞温公　恩綸二首
施濟宇親家五十
至日過孫丈見懷僧四偈予素不　佛因喜
四作歸輒和之如數然非於佛法起見也
壽李崞縣時以入　覲來
松圖為黃芳南先生壽
送孫二令藍山
題畫
卷之四

新正羅伯倫齋中分來字
玄象山房集杜
送南太僕能歸
寄八為倉
送曹能始
壽曾喬峰
送南子輿
送黃太僕　冊封荊藩
讀柯母懿略

送柯公明出守沂州
龍廉孺改教
題畫
壽萬制府
允修齋中話舊
環山小隱圖為胡伯玉題
風箏和朱元介
自鈕園八詠
百花居

超遠樓
觴詠齋
宜暑亭
獨笑軒
澹之處
片雲石
劉百世招飲園亭同董太初沈太玄二丈分
得人字
顧贈公

贈林承甫太學次元介韻
送夏黃門使琉球
陽谷納請 告歸里
喜沈士範登科士範爲君典先生伯子
吳長輿登科
吳給諫壽母
過孫聞斯
羅贈君
呂母節壽

送劉恩徵憲使
邵熙臣賚 御書山東諸藩府
讀易山房爲李 封公賦
又
題畫梅送友
墨牡丹
墨蓮花
待漏圖爲仙功曹題
壽朱兵部父母

送呂醫澄南
壽里婦八十
題朱元介畫墨梅
壽呂公
梅泉
呂幕赴杭州
珠泉呂翁榮膺冠帶
爲楊醫題卷和孫聞斯
蟠桃圖爲某內使壽

杜袁度新授中書
崑崙萬松圖
再別田仲口占
贈游中舍拜　恩會其尊人新拜司農
王還杜父母
送焦崇臣還黃山
卷之五
爲周永明壽母
許心陽南還

送潘象安致仕歸
明皇演樂圖
送俞曲江之任兼訊吏部
甲辰首秋即事書段明府瑞粟卷
別意
張象先歸壽母夫人八十
壽于宗伯
麻伯顧赴永昌衛幕
金秀才還吳

劉年伯司訓潤州賦贈
賦贈杜日章兼致劉思徵觀察
朱驗封壽母冊
爲劉百世題米仲詔畫
社集城南
拂衣圖
寄壽鄧山人
別鄧田仲
送鄭駱思守括州

米仲詔還縣
汪原博訪予輒還悵然賦別
寄酬劉思徵思徵見懷詩用子雪景蘇韻仍
韻一首
新正病起
孫聞斯時過射所依韵
沈司馬被言十二詩語工而意悟予甚旨之
步韻作如數用廣其旨非僅以相慰藉也
萱圖爲朱元介壽母

卷之七

卷之九

雖庵稿　詩　目錄　三十一

卷之十

雖庵稿　詩　目錄　三十二

卷之十一

黃白安司理考績賦贈二首
壽施處士
田來無詩有小序
李原培四十壽
胡翁九十壽
上寧國攏舟行
荊谷宗侯七十壽詩
依韻答贈伯開宗英
程相如將軍應司馬聘聘文有有眼識英雄

語喜而自賦知交多屬和者
玉亭王孫來宣無與對奕者詩以調之
鄧田仲兄自荊州來唁送之江上作詩紀懷
貢湖南先生與其孺人後先謝世寄唁
陳夢維別駕
吳元翰見訪
為吳叔夷壽其母施八衮
米仲詔贈言倡和有序
題葛僑岳小像

奉弔清泉曾大父
江湛然同知祖母節述
問若禪士訪予南陵
遊師子巖
贈殷徵鄉
贈陳砥南有序
暢所宗侯七十壽
壽馮贊皇
程母楊孺人七十壽

奉輓汪伯母程太孺人
落日
孔開仲翰編父八十壽詩
為何丕顯壽其尊人
寄壽樂愚上人
就醫鎮江廻過于園夜泊記七年前同年周
君食酒于園中在者園主人其弟孟巖大
叅伎酒淋漓極一時之快
金山

此葉北大配補

睡庵稿卷之一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暫歸敬亭

行子風煙去住頻殷勤斗酒别城闉紛紛黄葉下衡鳥曲曲青山低媚人雲水遠連鄉思澹衣冠微覺野情親故園此際歸來賦松菊翻疑主也賓

李季宣席上同江進之謝在杭

枕郭曙雲静攤書斗色高欸言忘夕景偶坐集羣髦竹態憐人瘦江聲與客豪風期杯外合名跡市中逃抖擻談鋒劇周旋酒政勞慵心吾欲卧寒月下城壕

江進之大理暫還桃源

共踏廣陵燈獨鼓滄浪枻望望去帆影長天開遠勢楚水與湘雲生煙分曉麗洲邊芳草行波上流鶯睨前棹入仙源山江倍澄霽主人山門幽濛濛花盈砌平添一月春與君照庭際其年四月閏我昔問桃源去人不知歲但羨洞中深每覺乾坤細今我卿漁人扁舟自不繫超超身外身竊笑洞門附日月枉見欺雞犬亦塵世簡之謝秦人君其毋留滯

出麒麟門

麟門迴繞白雲間馬首陰陰霧裏穿陵樹溟濛疑帶雨帝城杳靄欲連天懷人去住三江水弔古悲歌六代煙寂寞可知經歲晚凄涼野岸立饑鳶

之眞州

衝寒出郭看山長迤遞風煙接混茫别嶼連天供淺翠空郊落日幔踈黄閒來江畔聽漁唱細向雲間數鴈行一卧滄洲隨處好不將南北問家鄉

别李季宣三首

擬作淮南隱還歸故國春臨橋杯送客渡水鬧留人瓜步潮相引蕪城柳欲新長江對離别千舴望中頻

江城休沐處獨客掩寒扉避事常稱病逢君可當歸竹林春雨細蓮館夜燈微去住翻驚遽栖栖心曲違

水樹依楊子風帆上敬亭淡交堪傾蓋奇味敵中泠思闊連雲白春深奪眼青前林鶯正發[illegible]語

丁汀

酬江大理

千家江郭臥朝曦靜業依微夢酒尊度歲不知梅
併發覓人已覺雀忘喧杖藜劉向雲沉閣賜策何
公雨到門用何比千事 望國望鄉無那病須君夙駕奉
明恩

小院

小院城隅臥最能陰欄殘雪閉層冰勞勞關歲手
門爆寂寂欺人一夜燈生態流年空作客懶心贏

骨渾如僧南江雲物雙溪迥曉樹菁蔥隔秣陵

壽劉雲衢年伯

天亦不遠厥有蛾眉炎雪其暟望之凛而冥冥者
鴻戾于九昊敦彼高人世也可調道在龍蛇用行
舍藏有書在簏有琴在牀蜾嬴之子視而類我師
弟友朋家庭則夥伯兮仲兮躍起中原賦詩酒謌
我樂衡門沃野蹲鴟江出其腹皇博其流徧爾景
福合道遺名令德壽豈不可即也伊可仰止

寄天目僧鐙公

何年攜策去偃臥不知春萬劫開雙目孤雲伴一
身入山初得道乞食少逢人亦有塵中客淒清共
爾貧

書孫仲言遊梁圖

仲言先尊人令濟源去今三十年矣而濟人之
祠祭不衰仲言走拜祠下以歸其士民為迎送
并繪圖以別

洛陽春騎傍河津父老殷勤載酒頻共禮祠前雙
抱淚與君同是大夫身

遠山豐樹共蒼蒼聖水壇西臥太行君到吳關回
首望白雲猶自護桐鄉

脊令 哀諸譚也譚氏孝友其弟沒於彭蠡其
兄從越時而母叔轉相痛以繼死者凡四焉
別有家傳甚詳史闕而言之

睇彼脊令飛鳴提提自郢湘來還於左蠡蠡水中
絕不可以揭或圻之舫濤鼓風厲解一衣襦不足長
年瘵瘵曹以狂盻攘於栫木伯兮仲兮摻袪而吁
仲氏羸孱伯也焉如解二僕夫有言伯幸游且不有

生者誰任死者維伯之言天夭是椓生不忍獨死
不忍獨解三宛彼擁樹縶肘肢肢數見數沒居然如
攜日乃鬻矣二子聞矣天乎人乎悼聲載涂解四世
父世理世理諱叔字舟復其處不見二子乃見人語卷
髮髗血沙纍信信洸辜出卜嗟其祘命解五心之痒
矣𩔖莫致之返盡於室云何贖之嬛嬛𤼵毋抱伯
是從我後不又遑恤我躬解六兩世相生今也相死
叟叟骨肉莫遠具爾因心則友九原可作㫺今之
人何渥何泊解七

過劉全言樓館

漸覺春風善全憐野服輕凭欄低客舫開牖卧官
城坐晚餘江照杯零過溺[illegible]隱心吾自[illegible][illegible]爾更
忘情

宿下關

何其凄切夜長短聽鷄鳴獨枕欲無着隣船頻有
聲風多催漏緊月滿候潮生溘溘桃花水重來度
石城

金山

結宇望晴空雲高翳午鐘櫂波愁動地席石聽眠
龍人語喧連岸江行特湧峰何人堪瘞骨千載墓
門封

焦山

長濤吹立海東門突兀幽奇別有村竹樹槎牙眠
殿角水田次第出山根摩崖更勒埋雲鶴望氣偏
驕騄日竈願以行藏準處士容身何地不君恩

送孫闇斯

絲絲柳風陌上生姿眷言行邁寶衘我思游光何
駛別易會難一年之間代往代來回首風塵白日

長安豈無他人與子齊驩調故刻理子啻我疏秉
素適華服舛誼俱時事如沸何時可目奮言執手
有眉長束昔之去矣曠載思飛今我來斯及旬而
違天高月明酒酣耳熱深夜嗚嗚寸心焉發我昔
遊秦今子豫章我槙河華今子蠡匡山何嵂兀水
意澹蕩惟我與子雙情交漾

舟行

下水入揚州上水登瓜步石角龍子盤亭亭[illegible]江

杌
長檣安艇子雙帆阿那起作意客中歸江風信人
駛
蒲帆廿四幅半日渡江南諺云似使馬蹭蹬拽桃
驂
[illegible][illegible]符左肘俄而上生柳江頭有行人還堪拗折

[illegible]夜潮吞月荒洲岸打風從頭生舊夢草草五更
中

踏水一行鴈隨船數里蘆鴈過留字影蘆長拂花
須
別嶼迷遙霧空江抱冷沙夜深霜咽箭淒斷舊琵
琶
愁飲秦淮水強弄秦淮月渡頭如有人不忍歌桃
葉

采石

絕巘橫天柱危巖出石樓不堪李供奉獨眺大江
流

六　寒食敬亭同荀二汪八時望汪九

層巒紆麗日高館闢春風風俗鄉園熟登臨我輩
同踏青連市女浮白笑村童百鳥當軒狎孤雲入
徑逢花鬚交刺蝶土脂亂生蟲積火開榆柳輕煙
[illegible]裡楓遊開心自遠羸病隱能工千古相看處依
依思不窮
勝跡猶堪討晴光不用賒峰巒趨一郡城郭俯千
家古塔荒郊出孤亭野樹遮攜行憐舊社作供試
新茶倚杖山無數傾尊日欲斜風林栖過鳥池草

上鳴蛙騎後蘭爲佩詹前柳似衙夕來歸興怯吾
意惜春華

侍家封公三天洞

寂歷環層屋玲瓏轉竅留遙天開玉鏡絕壁度雲
帆地胏風嘗宿山頭日欲銜石重烟絮絮樹立草
摻摻乳借仙丹和崖驅鬼斧劖徑穿憑燕繞沙沸
覺龍饞玄白隨人命高深祇自緘明心窺聖諦佳
境隔塵凡鐘近清禪寺花飛點客衫慚余走牛馬
紀述不成函

族思林起家應山而賓尹時告在里寄此奉
懷
滇陰習靜聽弦歌帶印臺前鵲正過玉女泉翻春
雨細雲公城曳野煙和青山盡與官庭繞芳草其
如故郡多小謝自憐工嘯卧懸君明牧奉恩波

唐君平邀汎宛溪依韻酬
麗日臨春晚晴江媚景紛蟬聲埋水曲蝶意點風
裙橋齒連爲岫城頭倒似雲石潭窺淺澹花絮逗
氤氳心膽當前吐須眉照底分歸燈邀市火星斗

更成文
宗大父初號覺子偕子北遊未除親服每自
痛念以懷玉自志焉吾宗有儒久積學實懷
玉翁也予厚願望兼悲其思因拜贈此
八十宗老翁自號玉泉子遠心出榮利平生絕憎
憙皚皚栗且溫其中冷冷耳老翁反其真大宗萎
喬木孺慕復夫君因之號懷玉以言懷玉人在握
覬璠璵何當久櫝韞而乃礫石沽君其善自持連
城應在茲

追欠
驅帆渡廣陵往來摧濤聲去年初八月還家假王
程初七泊揚州十七歸敬亭馳節置堂上觀者塡
門扉入門着錦袍袍色鮮且明向前拜大母而乃
拜雙親大母驚扶兒撫背呼心肝兒今着此袍兒
今着此冠吾兒眞氣象得及老身看辛苦教汝父
一生作不前幸得生吾兒書債得兒還兒從雙親
後再跪前致詞孫兒薄才德何敢望區區因緣幷
教誨無非大母餘別母三二年不能忘須臾今日

幸歸來得供大母娛大母謂兒言兒其厚自愛汝
身非汝身後先皆憑賴早晚須善調喜怒尤當耐
維時九月中兒忽病勞煩熱甚不省事醫巫爲擠
顏大母得聞之合掌但鳴天全家仗此兒伏惟天
見憐問婢問孫婦中夜起盤旋兒病兩月餘月減
大母飡病時兒不知聞埼婦爲言兒起聊理髮行
遊鄗越間阿爺與阿孃返里事廬田大母留市邸
孫婦獨周環三弟娶新婦羹湯諒所閑有妹十四
五日嬉大母前以此緩心意出門溥歲年除夕催

返里不及將辛盤新正隨阿爺急問大母安上堂
拜大母大母色俞歡撫背如前語仍言兒自寬孫
婦還報言大母健以便聞此稍怏意兒等邀天緣
頌言無皐過供母歲千千會毋稱七旬親戚競陳
觴詞林馥牙軸樂部喧絲簧四座傾佳賓箱壁懸
名章冠冕兒遂爺弟妹羅成行人爽景亦媚閭里
爭輝光大母再三嘆作念不及此吾爲爾家婦機
布舊生理本自爾祖父不辨羅與綺今日何會因
壁間驚纍纍貧家驟作貴恐吾不任爾戒之慎莫

忘念吾勞苦裏賓筵亦以畢兒當入官去急呼孫
婦前爲夫治行李兒率孫婦前長跪再三語念兒
當別離王事固靡盬兒無百種懷懷母常勞苦男
無百種乞乞母常爲主初拜辭阿爺再拜辭阿母
還家囑嬸姆兼囑次弟婦大母今老矣光陰不堪
數好自力扶將勤心養大母言罷強登車零淚落
如雨大母見兒啼重來兒車傍盈盈復隱隱叮嚀
以傍偟汝父汝二叔送兒于遠方兒其放意去切
莫自悲傷兒強拭淚乾大母請歸房兒當從此去

不敢復啼傷二月十六日車發纔臨舟十七挂遠
帆積水西北流三日抵蕪湖廿三抵石頭大叔無
湖轉刺刺語不休入門謝大母兒去不曾憂行行
三月朔重復到揚州一路楊柳花飛翻攪深愁阿
爺謂兒言我心殊作惡小叔送兒去我當從此回
言念別阿爺心事重悲哀貫觴不得宜因之以裴
徊項之初七晨有僕倉皇來急問僕何語出口似
復含爺兒相顧驚知是大母災一哭各仆地牽衣
肝腸摧人言大母厚金石永無垠豈謂慶與弔便

在旦夕生兒便同阿爺還呼大母魂生會不可再
死會當可尋舟中有朋友三三相慰諭大母有遺
言汝身非汝身阿爺吞聲言友言理良是以身酬
大母兒爲孫巳矣顧吾爲人子別母數百里生時
不及訣死時不及撫吾行負神明終天恨何巳腸
斷各分風痛裂慘河水搶地拜阿爺滿踵淚橫瀉
兒別大母時大母不忍捨今日阿爺還誰爲問孫
者往日歸還別別時上壽筵今日別還歸歸當哭
黃泉三載能待孫雙旬忽相捐長貧苦萬態乍顯

不復全寘寘大母心果其能自甘季叔隨爺還二
弟隨兒行骨肉自相將母母憂弟兄其日雛烏啼
啞啞碎五更繞樹無可棲血灑邦江濆還往四五
月憂喜等天壤空懷報德心今還何所望因之念
人事千萬不可量一爲愛日言痛絕摧肝腸

送沈震陽自燕還里之福州任余客燕時有

遥憶

匹練吳天一望鄉榴花如綺照行裝隨君去去看
明月此際腰肢問沈郎

晴色燕山映酒旗征車一道柳風吹看君飛渡雙
溪月騎到螺江熟荔枝

甘棠千載舊知名繼武如君倍有聲爲問越王雲
外石知君此去得分明　公大父舊宦閩中有名御
史

寄送劉金華

年少金華令風流冠百城使車聽異蹟縣譜舊知
名念我難獨語送君多遠情狂奴存故態此去看
江清

出門

關法度雞鳴急股悲如蹶拖得脚跟皺博換皮[illegible]
蛻不論刀鋸擱足他人膾潛身忘影多衛身孤
不禁出門財出門兩意更狼狽江畔一漁父榜船
適來會分明秒忽[illegible][illegible]从饒餘匃牙槳趣開張篷
頂且封蓋往日喜風家今日祝風大風大去驅駛
須臾曉境外回頭數百里或者文母害私取一杯
水三向江頭酹

江中

遶江憑嶼闊高樹與雲遮風力降蘆葉秋容頽蓼
花逆人行浪裏得意賴漁家見說山青處前峰入
九華

宿青溪

拂拂葦蕭鳴空江黑夜行亂投無島嶼呵止恐巡
兵側耳犬曾吠驚心管乍明得依溪畔宿悲喜說
無生

弔阮母　中丞公側室進士堅之母也　堅之
新爲推官荆州[illegible]饒州

良日不可再秋風皖水悲烏生常念雛母子飛提
提去矣縈彩輿歸來泣素帷念此慘以淒反乳空
爾爲在公有遺刑我儀矢靡他陟岵哀征冬陟屺
愁征西悠悠曷有常鶂鶂今是非對爾不能言淚
下沾裳衣

於鼎季于不佞同年然鼎季之舉禮闈未放
榜而歸我輩南北相望未有貌也已亥之
秋余徵服皖上而鼎季死已三年墓草宿
矣

此地空傳於季名秋風蕭瑟皖公城死去最憐猶
有婦別來誰說更爲兄

落木淒淒江水渾行吟江畔已黃昏三年地下君
安否人世風波不可言

宿小孤山下

寒江憐獨客荒嶼耐迴環自在雲間月孤高水上
山漁舟銜岸泊葦戶背風關別夢如相慰能無損
去顏

小孤山

拳拳如許扼中流落落頗厓絕九州一拄乾坤憑
指掌兩丸日月信沈浮脚跟牢定誰相似面目稜
嶒可自由永夜潮鳴孤嘯發天風掖我最高頭

湖口

湖口圍成邑山頭曲置城兩孤當腋出九派入胸
平舟楫紛無數風波愼爾行近因流浪急不及見
潮生

一片城頭石孤危俯大江檣飛雲帶堞帆止月臨
窓蟹甲登田壯蛩簫語壁哤怪來容易屢秋到水
猶降

舟宿

多難棲江上謀身愧不工天河容永夜野樹易高
風漁板時窺白螢燈小放紅一年秋思急催落布
帆中

龍山

近事那堪說他方滿目悲長歌催紡績新件得伊
尼樓小日偏厭衣單風故欺淒淒無不可莫遣老
親知

投館生如再離群趣暫闕沉寃霾落日刻迹瘞深
山鳥咽亭臺畔天揺草樹間物情聊可見底事夢
東還
大滂通明殿傳言上帝宮高高不可問昧昧乃無
同神駿賓姬滿枯魚葬屈公誰能養白雀振[illegible]
劉翁
莫測巉巖裏尋源屢欲迷路微剛履半草長與肩
齊斜日歸潭小疏流忤石嘶前林風動處渴虎印
新跡

谷口雲嘗定山頭水不扃日寒殷鬼嘯沙活滌龍
腥宿莽挂空壁危椽支古亭天秋松石下野韻覺
冷冷
我昨來山上山山未著黃幾朝投寺宿萬樹為人
忙葉落驚紛雨寒枝莽早霜榮枯亦有分安得怨
離鄉
莽莽山間世凄凄物外吾沭頭行栗鼠樹杪見樵
夫客至無冠蓋僧來共鉢盂壯心銷欲盡羸得尚
眉鬚

雙觀居其趾群巒盡欲朝雲行頻入閣水語細穿
橋白草沾秋靡蒼鷹為得地驕罡風吹憤墮恣意掃
紛囂
雀舞臨香積龍眠隱法臺碧潭初地湧細[illegible]八方
開竹樹連為益江湖俯若杯山居人得意畫席醉
蒼苔
寒風吹木葉萬樹入空樓客裏蘇為夜山中盛作
秋無能忍石闕未免顧刀頭偶起披衣望昴星時
一流

幽獨勿復論居連鳥族多當秋行暮色匝樹尚春
歌共惜故枝好其如驅迫何人情念桑梓及此堪
滂沱
斜日隱且見高風直復橫石銜雲欲立樹帶鳥齊
鳴蟲澀歎衣食鴻來睨弟兄所居秋色暮轉使客
心驚
隻身能造次萬業祟衣冠悔不入山早空嗟行路
難拂流黃石卧映日赤楓攢卽此聊棲託秋深鴈

一自宵行後倉皇直至今被蛇驚朽草防虎怯深
林石髮蒼難料苔衣冷不禁寒山清照水俯仰見
余心

九日龍山

一年流蕩半江關偷得殘身視待關無耶客情悲
鴈促強拈故事說龍山雨中木葉紅飛血石上烟
雲翠染鬟載酒有人聊恣飲授衣何處祇愁顏

荻江

霽日澹野姿青天洗宿雲遺我風微微活活生波

文櫂頭魚欲起帆頭鳥自群顧見隨船山蒼翠卧
氤氳

宿蕪湖

霜渚冷冷攢遠碧寒鴈吹沙日將夕須臾煙定一
江清秋老天高月正明遊兒宿月淒曠野家人望
月啼庭下非商非宦復非戎儂今離別為誰也

江畔

風霜催蘆稔頭頭生白髮江畔不禁秋怪底流離
客

江夜

半夜江生打岸風一江煙月兩濛濛依蘆鳥定愁
冷出草螢飛試小紅

采石

寒蝕石出秋瘦尚松肥江畔月明明空闊照蛾
眉萬里澄彩色當年宮錦衣併命爭魚龍得意豈
為狂潮卷天吼夜半叩篷圍波上似人立髣髴
鬚髯呼酒對　酌太息三致詞欲殺衆何意千
秋某在斯筭態從古然我其定焉之生有嚴陵灘

死有李白磯

望夫石

妾身甘化石石意更堅貞待得夫歸日還應石化
人
有情妾化身無情石不語君若有情時認取舊時
婦
江中水日沉江上石常在石應有泐時妾心終不
改
望夫夫不歸夫歸悔何及寄語閨中人相效莫離

別

自五溪至青陽舊寓

我生無長物何事工逼迫淒厲逐秋霜憔悴歌長陌落葉路傍多紛紛閱行客雨宿山色蒼風乾石面白林麓忽雞鳴悟此區中宅隨處皆乾坤于我豈其窄感之謝鄉人冥心甘絕跡枉直亦以多身世少至百不信六載前舊屋相朝夕重來主人非市郭宛如昨

雜詩

側側官道柳愁絕臥枯煙人行何所為競折童其顛儽亦倉綠故受忌不受憐雙湧女媧墳一夜補青天

蠅何營營夜蟲何拍拍況此骨出軀抵汝恣剝礫涼風有日來汝輩滅無跡當其未滅時兩掌不及格

寒蛬厝壁間夜半鳴地窺蛺蝶不成眠輪盡今昔夢霜下海水枯僵龍牙角軖槍榆一尺短斥鷃嚇孤鳳天𥩟不能平日夜秋聲慟

白茅產道旁壑冬顏色枯荒荒草根下牛豚擄為廬豚肩立凍鳥牛背棲饑烏物態相因依蕭蕭獨嫪子引領睇故鄉欲還無寧居

沁陽道

[illegible]形間窮家[illegible]長人辭姓字間道變衣[illegible]山[illegible]雨寒陰霾今日事天地不

感歎

欲別未忍別言歸不得歸一身能幾幾萬界想非

非露竹朝啼鳥霜嵐午濕衣弟兄重散處枯眼看鴻飛

晚穫

晚穫無男婦新畬有歲時田家相聚樂笑殺路傷兒

南陵二首

復出南陵郭驅馳歲欲闌草枯垂露白日至逐山寒路惜雙溪近人容獨鳥看頻來家信急不得報平安

長短猿聲秋浦歌栖飛春穀更如何人來湖口風

霜老略邊山間木葉多每憶雲生嘗近舍最憐鳥
去尚張羅眼邊了了看鄉國淚併清溪千尺波

南湖

南湖湖影闊霜樹遠微茫喿水晃頭壯牽舟草尾
長曉山煙後翠初月日邊黃飄泊知予事翻愁近
故鄉

絶句

湖晃沙鴈渺茫茫渡水看山說故鄉遠近波光搖
草活高低樹影接雲長

舟中

霜白天高月尚明槳人伊軋喚船行可堪寂歷鴈
孤嘯何處相思鷄一聲樹渺湖南烟絮絮潮來江
上水盈盈拂衣自我憐能事婚嫁居然累向平

泊船貽潘景升唐君平

淒泊苦霜風繼舟不能發叫鴈慘枯葭寒潮沸明
月懷音渡頭靜窺影村燈滅悲喜難具論已矣鄉
園別人間底事無我身殊恍惚出門聊自橫需地
不盈席高波立寒水照君鬚如戟何時對青天仰

捋

湖中

一湖蘭蛟龍宅夜半波嗥飛百尺水怪張牙立
浪頭倒衣起祀無人色天地風霜俱促迫欲行不
行歸不得荒荒月白照狂水寒兎千年凍欲死

蕪湖酬閔水部

帆檣千堞抱城河灑血遙添積水波傾蓋得君憑
肺附亂離餘我尚頭陀天高星斗催長嘯江靜魚
龍聽短歌勉彊倔強今日酒贏將一醉抵諸魔

弔徐鍾林

水咽淮清河烟枯白門柳憶昔與君別屏營立京
口流宕各斯須一別行且久思君貌壯健憐余病
而瘦病瘦豈足堅壯健法當壽浮雲忽以遷風波
重回首南北既不緣生死失其偶竭來踰三年奇
事無不有人天躡未平刼火燒宇宙白日跳魍魎
小兒欺忠厚死者宿草間存者他人手道旁無乾
骨厲氣霾牛斗笑笑人間世吊唁無所取寨衣行
更重憶我同門友地上不容賢地下相安否人生

能幾何坏土誰先後痛飲讀離騷名士應不朽君其饒自知生前一杯酒

雲松爲某壽

長松何鬱鬱託體高山隅山高望入雲與天相伏扶歷歷雲中松乃比天上榆松枝襲雲氣松根貯雲精旭日照飛蘿蒼翠羃氤氳素髮如可睎永以投吾簪豈無他芳華懿此挺幽貞

憶昨

憶昨出門時六尺不自有弃絶大江濤着處驚漁

筍商風蒲葦鳴落日茫離瘦人間慘裂形崎疊矇朦受道逢一秃者宿義逼與曰我凍解衲衣我餓給盂粮念我髮童童今日得朋友相從悔不早低頭思前後

白門古烟裊楊柳閉妻迷楊柳可藏烏急翅語南飛朔吹搖霜天憒景集枯枝如何明月夜翩成繞樹啼

飛雨濡褸血殭顱射逆風沈寃千古獨快意衆人同顧影心自寒仰面恃天公觸死乃悟生因竊以爲隆緘青謝世醫我甘瘖盲聾

南中立春日喜汪九榮期至

不信奇寒後重飛度草灰歲將孤客盡春得故人來淡嚼存生菜酣拈待笑梅從前勿復語對爾且悠哉

三弟任尹至

風林底處有寧柯鴻鴈他鄉爾暫過寄得書中腸盡斷將來衣上淚偏多高天白日呼聲急寒夜青燈夢景訛母子爲誰上作別歲時其柰遠情何

睡庵稿卷之二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庚子春住天界寺二首

但有僧爲侶何妨寺作家禪枝烏再集節韻鼓新撾噌雪廻甜味探春茁蚤芽宿愁全一掃不更語隆窪

結宇松園密環墻竹路高所居重蔚𦵏一味别嘈嘈課弟攜書簏尋朋戀布袍四隣山色好竟日得周遭

孫晉仲入學書寄

余與晉仲既交其父又交其兄其兄秀慧父母憐愛之甫婚冠而夭其父以哭子相赴一寡母提諸孤此何等時也余每爲人言與過之輒涕盈獨以爲孫氏之天有晉仲與兩弟晉仲年少入學亦既抱子皆吉祥善事矣余謝里且半歲獨爲晉仲作詩志䋣慨以勉其進

多君美才望復爾慶鄉關稱意衣冠外合情父子間青雲知路遠白日見天還努力存吾揣春風事事閑

句容道中

都將殘夢割喜見美雲遷哦意微窺樹春容澹寫天遠山烏尾裏細草馬蹄邊一路梅花瀨乘谿弄瀨煙

王當塗季重使君趣遊牛首

烏衣巷口烏棲客笋輳木屐侵長陌眼光睛日縐金陵魂夢江聲吞采石采石何人擁傳來看花行部及春梅風流不使縣官勢肝膽能傾中聖杯興來結騎長干道馬腦阡眠鬭芳草曉氣酣鶯管漸調寒烟約柳蛾方掃南京生事樂朋遊巒樹三春不肯休躡遍城南礀韈綻又賒長耳上牛頭牛頭朱碧倚高閣玉節仙人行六博斜照花竿倒塔頭浮空畵檻飛泉脚吾友王君絕世姿彈琴卧治有餘期河陽果樹車中貌康樂登臨池上詩與君酣遊日亭午帆驅馬渡看無數道路不覺催人別春風轉作纏綿語山水人生亦有緣如余狂病豈能耽幸以風波辭故國羸將流落了江南是處江南

堪散髮幽奇不獨誇天闕請君置酒蛾眉亭重輿
青蓮嘯明月

棲霞

別却南齊不記辰尚留碣舊榜庵新點頭石出皆
成佛抱脚江飛欲噴人露飲脊滴松剝割滑穿婆
草鳥逡巡此間習靜生堪寄乘輿還尋花藥春

松亭篇為鮑丈賦

峩峩山間亭離離長松姿上蕊凌丹霞下基拏蒼
蝌榴榼覆餘秀懸蘿帶菁葱襲裾時雲氣入耳有

清風餐枕逼仙踪質色無磷淄豈不妬寒暑亭亭
長如斯逍遙其中人乃與天為期寄言卜居者搴
芳空爾為

寄蘇儀眞

長淮南接鳳皇橋遲日春風卧客饒數以豬肝累
安邑行看鳧舄下王喬蕪城樹暖初啼鳥楊子江
深欲上潮蚤爾逢君歸去易他時或恐筭舟軺

壽伯潤母

露竹經時秀風萱耐晚看母儀能自聖儒術儘容
寒客滿須陶髩兒勤囀柳丸縣知籌不極消息海
雲端

燕子磯

一塊石龍蹤獨與長江競晝夜怒龍呼潮頭飛血
迸海颶射人立鼓氣增雄橫裂壁奮獰鬚天地不
得平須臾景澄鮮萬里函濤淨日蜎控孤根照出
高峰勁山學青蓮花波盤明月鏡丹閣紛臨空繡
幙施糚靚本以地形絕兼之時節盛兒女鬭春遊
牙槳相緯經差差雙燕子帖水時窺榜

南中春詞

齊齊城外踏青行城外齊齊烟草生才出城門簾
乍捲不堪黃鳥一聲聲

南門如洞擁蜂窠力盡雙肩脚子摩定是乘春爭
赴件不然平日底般多

取蚤先燒梅廟香他邊佛會又催價殿頭個個巡
羅漢一陣檀煙細繞廊

凹凸空頑赤土堆萬家馳逐賭春杯人情只顧爭
高去足下誰憐塋短苔

三翁四媼髮都厖自領偏提飲自斐一歲一回臺
畔老青稍如縷挂長江
裀花席草向山陂轎子團圞併作圍畫地不教人
眼鬭兩傍蝴蝶簇沙飛
狂情弱步壓衣重日午人多煖氣烘髮拂輕綃腮
粉落露桃花合靨朱紅
士女祁祁富兩都江南羅綺競鈿車高采橋畔風
吹處危帽紅裙幾隊驢

大家齊出鬬風流看罷秋千看蹴毬女伴瞥逢相
拜問前朝曾共打春牛
兩花臺上酒帘高木末亭中絲鼓嘈鬧處能閑濃
處澹背人無語折櫻桃
尋常懶髻髮空垂一倍春妝擬入時睡裏喚來梳
洗急隔窗忙殺賣餳兒
時樣輕粧別樣新窄紅衫子窄黄裙秦淮昨夜翻
新譜疊疊纖歌更遏雲
常日春風長板橋琵琶細語撥檀槽一從騎鳳蕭
郎隔者處花飛怨百勞

掠約愁情半額黄歌雲唱雨逐流光近來小部抄
名字猶說當年馬四娘
豆蔻初生着蘖遲于今零落罵封姨可憐水上濺
裙約付與閒人唱柳枝
忘却施家東與西閑情久矣絮沾泥何當夜夜
深處城上饑烏空亂啼
花鬢柳眼掠無賴露索風絃理不成白晝卧來慵
似醉一聰語燕沸茶鐺

衫薰石葉宿香凝滿襤鴛花一袖凭一袖掩將雙
齒縫費來瓜千日三升
輩輩兒童放鷂嬉跳天拔地欲何爲憐儂總被春
風誤攬得千絲與萬絲
今日春遊春事贏卜天明日又晴明君看塔上層
層火並射飛霞燒曉城
金陵遊騎白翩翩白盡楊花啼紫鵑抵命貴春春
欲暮郎榆揚得不成錢
一夜挑花漲一灣蘇州船進水西關遊山遍後旋
遊水只有金陵春不還

魚沫吹腥入酒瓻酹他辛苦鑿淮河回頭三十三年事消與南宋一笑歌

京口懷劉叔熙

風吹鐵甕江煙碧憶君曾是經年隔郭仙墳上石花落呼江為酒石為席縱腸橫舌倒明波一嘯翻簸龍頷似我干天天作梗獨遣水工爭射景揭來無地走狂濤紛紛下石填深井昨夜夢君淚如水欲說當年無所以回看白浪高無耐金山焦山驚得在

毘陵會孫聞斯兄弟聞斯出都中見懷二作書贈行次手之追往撫今不覺泫然依韻却酬

憶卒驚看別後顏骷髏羸得氣俱闌誰憐平陸成三峽我亦當年合萬山抆淚不禁今昔夢斷頭一下死生關與君昆弟重交臂可是尋常杯酒間

遞南遞北馬蹄駸略約還山意味深早向鷗鳧眠露草無端鷹隼集霜林借人驅遣除寃責得爾悲歌償夙心從此醉醒休更問離騷反反儘行吟

懷鎧公

我昔交子時子髮與我齊行路各所適志意無參差子別忽逃悟我別轉沈迷悟者入深山祝髮以全麓迷者走長安揭來空手思東目最高層雲寒虎不嘶多子門幽闃歲月其中棲拾芋親作糜糜絕忍朝饑深雪凍不僵中夜念阿彌生死細事耳一了了百疑矧茲功與名視之如醯雞淄澠一以判焉得不東西

得路若背路住山者住山大道割恩親骨肉俱棄捐而肯此之泊以吳彼之擅自我騖南北夙義曠

周旋其時有髮人軟美遞相前我適遘含沙一鼓萬喙攢風厲葉辭柯須臾紛膗然群怖無脚跳存問一死偏出山赴千里不出已三年六載不相聞相聞急難間重圍萬柵中一棒寘身潛挈我廣柳車飲之清冷泉頭顱安可知衡波走鰷鰷半世剄呼賜宿命得君權乃知削子髮聊以完我頭睐澀不睐十我存子復還天目有與無抉目以瞪天

壽吳聯衡

孚弟私無橐寧親乃綵衣百年人乃半風鶴以君

稱[illegible]多陵青湖山春草履因之歌追酒一杯倍想

庭閒

虎丘

春山好向便帆逢滿目春陰細雨供石意悟時僧

不語劒光降後虎無蹤臨池壁峭半天坼出水雲

多千樹封惆悵闔廬墳上月年年絲管醉吳儂

同陳士燮招賓山雨後喜霽欲渡普陀不果

何言海上遠咫尺到孤城馬跡沙堪印龍涎霧自

橫南來看佛影空外吼人聲遙想千年後重遊又

得耕

陵海何年事陰晴變幻間須臾收宿瘴數點見諸

山利施開天勝慈悲動容顏明明三島外別有一

雲灣

事水強爲活離船少得家潮還收石蛣雨息撿鹽

花老屋防高颶危墻寫曲蝸窮僧亦可伴不爾弄

魚叉

朔來風稍緊無數抱山眠暫解雲頭雨忽開霞脚

秋[illegible]一齊[illegible]鼓收三水[illegible]魚路比景具甚味比詩味

與傳[illegible]

有血填精衛無魂唱鷓鴣潮音盪胸次海氣濕髭

鬚日出帆俱健船開山亦孤那能不飛動呼酒煦

菖蒲

不惜倚杯上閒看朝暮雲何當瀉杯水澆盡古今

墳白晝髑髏語陰空野火焚往來鞭石足一爲弔

秦君

東湖

湖中蔓綠出長葑湖上肥陰臥小松十錦六橋俱

不用清光如爾越撩儂

駕得鞋兒窄樣船深深菰葉沒雙肩就中盪槳無

人見忽有聲來疑種田

酒酣人倦夢闌珊夜半推船過堰難逼嚮月波成

小歇波光攪亂月光殘（往月波寺今爲佘園）

相國園亭漸蘚苔何言佛土久沉埋宰官自是當

年佛拍手相逢笑幾迴

生來海上慣風潮信水添風着意搖最有穿蓮能

[illegible]須須悠毁越浪要

倪屬官人坐得宇偏于怒浪弄輕舠儈稍唱觴(?)聲作不使西湖屋上篙

花頭三尺水中趨墮水拖泥也不虞誚說遊船如屋裏何如屋裏坐看湖

漁舟潑剌捕魚兒衝斷紅菱白藕絲懶慢鴛鴦雙翅亂一行雲陣列鸕鷀

荒田一片種芝麻滋洞霾雲腐麥芽若使化爲蝴蝶去也應日日夢丹霞霞嶼有洞中相傳最勝

雲山一一宜亭榭草樹芊芊待畫樓借得孫公來此住賭將西子嫁明州

台州東湖彭應壽憲副招飲同陳士夔郎事

避暑辭諠選地工噓天碧樹漾窻風山連埤堄登堤畔雨約荷花過酒中閣道數飛雙袖濕人烟初洗一裙紅蓮歌只唱西湖美不料西湖東復東寧波

有東湖前遊得十絕

就中分向小蓬萊若箇池亭面面開桃李陰深傳苒鉢芙蕖花半捲新杯詩敲一字腸俱改茗鬭三

門應壽省覲至寅升尚幼

靈峰洞

石門門不扃石梁梁難跨重闈界危磴度嶺神奇乍轉徑境轉佳探山如啖蔗絕壁兩圍城輸攻不得下坳坎石屋深結構成精舍砌城累層臺巖巖覆天瓦拔地壁千尋八字高門架布席展青天天青歸一罅入座時雲霞白日精光射晴簷織雨絲伺衣注微瀉聽響輒飛來每爲人所嚇嵌空屋漏痕懸溜滴晝夜我來坐其中清涼失炎夏對舞掀雙鸞綽約不能罷折簡招五老五一堪同社醉呼劉允升千年與君借雙鸞五老俱峰名

風穴是日盛暑

爾自居穴不知炎熱候以冷灰其氣不絕今爾觸熱反逢其烈不如守中還歸于宅惟爾之宅既清且潔爾宅是常炎炎者滅

靈巖

摩壁尋溪計已闌摶空折徑倍奇巒乾坤不惜縱

大龍湫

逬空者何物不關風雨雪亦似長搖虹亦似碎流
月海氣白龍飲玉洞青天閣鼓吹時大噪狂舞恣
歡悅有時聞黷聲横射將人批捧匝仰接之脫帽
相持扼爾怒忽超飛舐涎不可掇虛無遠近間變
態眞奇譎銀河落九天差別不差別昨讀會稽詩
勝遊誇五泄而疑鴈宕水乃以一級絶談宕固師
意談泄亦我竊請到雙觀時與師品優劣

國清寺

接着遊人只皺眉人高人下苦支持殘僧剩寺憐
如此請看門前松樹枝舊九里松獨萬松徑三字在
蕭前竈後儘相安賊賊驅人穴裡鑽誤認閭丘新
太守至今饒舌罵豐干

齊齊拍手兩頭陀跳入寒巖穩舊窩聚下只留三
塊石後人來者自燒鍋

[illegible]道[illegible]與寒山拾石頭

大吠驢鳴枉不休畏人逼剥避人遊自從走入寒

幾道飛泉浣竹房幾竿新竹漾禪床更添夜半山
坳月滴泉清音奏定光

金地嶺嶺有定光招手石

曲磴幾回盤峰高倍儼然逼天猶避日壓地祗聞
泉篆壁霹靂蘚圍城泄縷煙我來應有約招手白
雲邊

雙溪

遥指靈墟卧赤霞寒風關下路三叉遍山羅漢俱
成果邊寺菩提尚作花草際龜螭埋佛壠桃源雞
犬熟農家尋幽擬向無尋處溪響蟬嘶也覺譁

天封寺

寛障通良畝因之想勝門而何花失路只有竹如
髡租地供檀越開砂稅世尊逃寃能卜此此景復
煩寃

桐巖

我來欲向天台路行過三日不知處山山總是客
中緣一任驛夫肩我去人耶馬耶費[illegible]轉再
行無盡期絶壁高高倚空起其中奔者[illegible]蛾蛾

行盤中如旋磨仰視天公簸箕大前山却向後山
移入脚突從人頂墮巖巒到此各各奇削障裁屏
但疑神所爲就中石立溪走木健花肥猿猱欲跌
蜂蝶忘歸劉阮之境無乃是使我徘徊終日不能
已若曰天台石梁其尚未焉得釀華如此撲人意
遊靈隱之勝初夜奇於月次日包園奇於溪
又次日白衲庵奇於竹石而數日之内主
僧勝公奇於齋於茶同遊爲陶座主兄弟
謝開美王廣徵

飛來峰上月相望在庭前得得殊非意明明解共
憐因風頻破樹照壁淺穿泉幾夜樓頭問而今可
邊眠
就涼緣竹路衝雨轉梅時石沒溪邊坐天催午後
詩濕鴉疑幘子吠蛤學尨兒劇想流杯處臨橋水
更奇
澗頭穿筍遲冷冷脫胎初雲外摩峰影稜稜刺骨
餘風流眞不減孤絕轉憐渠便欲其中隱稱爲竹
石居

盂鉢供多種牙旗鬪幾班珎萓山海外香色有無
間自我除兼味因君想八關茶經將食譜許日得
閒刪
樹衆隨緣息山平信步登得涼幾失夏逢客總如
僧鳥去何妨定雲來屢欲層一年眞受用獨此抵
除乘

再至包園

煉石而補天至今天一色所以女媧氏萬古稱奇
特猗天天尚杳補地地形裂裁石作溪梁誰能絕

縫割天然一片成鬼工人巧奪刓月嫁新娥撑霆
矯明蜺依約銀灣流纍纍搘機石貯木或以腹浮
水或以髻或蟠水而牙或觸水而額石中水益奇
水底石皆活繞亭復穿林奏聲絲竹越明明倒林
影生翠連雲靄我昨遊未飽竟夕想爲渴回味得
重來臨流意已豁僕挈敝茶鐺僧洗殘齋鉢石在
還舊席泉來吸新沫洗面復漱齒濕髭三四捋忽
復裸衣裳赤脚沙頭踏穩鴨睡猶驚閒魚斂且豁
得趣與之狎爾我同解脫偶也曳零蟬秋風生輕

懷陳士變

同心連臂恣行遊半壁東南兩屐收祖幘野袍隨
步適山光海氣繞身流烟村絕處嘗逢寺僕馬疲
時又得舟每向人間誇勝事別來悔不更淹留

浙還道逢王郡公贈別

楚國泣下氏漢宮遣明妃誰能揆厥理千載長歔
欷小兒彊解事廉吏安可為將為在者仇將為去
者思寫水空腹中冷暖良自知

宜州近來事咄咄怪非一陸地簸狂濤貏貐向人
立噓族費眼眉刻士消牙筆羸臣寃不闢良官徒
何疾官徙陞似謫萬故不能詰臣也羸堪憐骨肉
幾相失嘖哉知底人不顧天與日
自我在人手拔命越中行朝哭錢王墳暮笑西施
城龍湫與石梁作意供餐饔墮地無此奇小可抵
除乘遊夢引大羅興盡少主人夜聞山之神似言
有所迎秋中雲物美歸去兮淵明一艇坐花兒林
翠正當晨命酒不停漱發興有餘清半部越絕書
適慳永嘉吟將心託秋風隨君唱與賡

寄梅季豹

以所觀宦事能作惡者世貴也能羣為雄者秀
才也我起家賤貧性不解惡又離其雄是以進
退狼狽季豹酒狂意氣能侮貴官其在秀才中
又廢之久者也聞今年尚應遺才試猶欲於此
隊中作響豈賭其雄聲復鼓舞乎抑無所發憤
之云耶我是以笑而問之

乎今時路祟文章曳尾泥塗分所當儘有天供佳

事業肯為人作嫁衣裳奇窮不廢娛雌妾大醉偏
工罵李王座上若無梅季豹也容他輩得猖狂
花鳥平湖佐酒巵我來君去狎棲遲東南半壁分
行脚台宕雙遊換武夷幸不衣冠防鬼妬嫌多姓
字誤人知相將欲問清狂病劑水砭山可得醫

天目西方庵

依稀路盡不人間又得茅菴在目前絕壁形骸支
老樹遠空音語度流泉層城直踞三生石委巷時
遇尺五天指點西方隨處是那將公案費年年

宿鐙公分經臺

訪舊還山又一年花開葉䕃息諸緣將無夢我鷩
難定勿復談時臥益堅月上松臺依白石雲移竹
筧護丹泉充盤食味充門景紫芋高于十丈蓮

贈朗初僧

秋風吹月照秦淮剩板殘魚試冷齋五井燈明懸
半榻三山葉瘦擁雙鞵我來于往東西織倒捉橫
拈合併埋遥想雲門舊時路一盂一鉢許誰偕

李戶部先生省覲 時戶部榷揚州

葵潤楓乾祖道晴蒲帆十幅渡江行忍言明月關
津稅不負秋風魚蟹羹緩似小春花信息天連極
浦鴈途程夾畦晚穫村村事猶及司農紀太平
親捧天書五色函仙郎牘最主恩覃傳經家世藏
秦璧問易山房理鄴庵久客吳音兼白苧新尊楚
實有黃柑縣知此際庭闈樂宦蹟鄉心劇好談

馮廷尉父母壽詩

堂前遞勸酒杯深堂上雙調玳瑁琴望裏雲司懸
水鑑傳來天語耀華簪于公門大堪容馬李[illegible]
高不用金應有神人齎廣策懷中探出雨中臨

前塘翁五十

家常起蚤願年豐五十行來一笑中手口併將心
事快衣冠贏得古人同閒開水竹緣扉白細滴松
花漉酒紅但使耕桑遺業在不妨老去作田翁

陳汝礪同邑令遊壺山圖

見說壺公隱舊山壺中宮闕異人間何年仙令曾
分騎此日行遊定輅關應有龍文欺斗落直從蟹
眼探潮還盤陀石上憑君坐天尺明明一掌攀

感懷送牛巡按

西來走長河東去流大江來者潤國中恩波濡萬
方去之聲諠闐呼嗥擁旌檣馳道出三山天子狩
舊邦小民當冬暄大吏凛秋霜卝使發東南地姥
驚徬徨微公土無皮卷之供尊瑠田中誰為蠡道
中誰為狼水犀一以然妖宮不得藏遠者不可殫
近者聞吾鄉猰貐晝迎人牙摩吻更張彌天恣網
羅原野無留良十二萬石君彎弓射扶桑廉燕赤
以傳三寸剸人腸酒部固有神草聖呼為[illegible]

僊不信風謠毋乃長德怨非所任此知則木貞下
之萬元元上之有蒼蒼 舊張太守俗呼酒兒又呼頗郎
乾鵲營枯巢半生費勞役終日萬廻翔一枝不遑
居豈伊鳩則饕無端掠其宅鵲鷇不敢前哀嗥徒
拍拍維鵲亦有族叫噪不終夕何意鷹眼來謂鵲
腦可食驅鳩以鬭鵲連巢舉毀格鹹邀爽鳩雄匝
天慾酣齕巢亦不敢問鵲亦不敢惜縈縈餘尺雛
竄響深林匿孤葦澱朝朝風濤悲昔昔仰面叫嗷
寃[illegible]處反爲螯獨鳥弁州鳴衆喙焉可息息者不

[illegible]攫伺之黨爲益夥玆高鳥騰孤鵲安所庸蘇武
在虜廷寄命於大澤羝生武亦生羝寧有乳日天
子射上林鴈足曾繫帛而我在國中况君有丹筆
我胡不羝羣而日虎爲迫目送鴈南飛白日爲儂
黑

尹明府入覲 二首

殊望超超衆所欽傳來縣譜自山陰霞明疊嶂開
開閤練淨雙溪美奏琴一馬二童官况淡傾城夾
路送情深　君王若肯偏恩澤闕下仙鳧倘再[illegible]

去馬駸駸薄望諸恩深感慨擁歌呼着[illegible]斷獄惟
脣耳抵几齊兒可奮鬚霧裏有天知吏聖山中無
地覺臣孤君看貫日緣何事軋軋堪憐頭白烏 二

題朗初像

海上逢汝海上江東逢汝江東且道是汝不是天
青月白皆同

贈相者

貴賤與壽夭莫之爲而爲饒君術如神止于能前
知甚[illegible]能知若人所不能移以君好眼力笑人塗

面皮習俗貪咫尺達者觀無涯作善與作孽誰巧
復誰癡

贈僧

妙妙機無着如如理不窮長安隨處是一笑信西
東黃檗山頭木開元寺裏鐘憑誰說來去此意與
君同

東山草堂爲施處士賦

卜築何年倚翠峰東山吟詠已重重門前客到無
題鳳洞口兒還總化龍瑤草幾莖依白玉花[illegible]

歲得深松可知冠蓋工新舊猶有文池不改容東山

首唱爲前乙未許石城先生作者皆步其韻

立春日馮宋臣招飲看竹軒

纔出北門南寺剛逢春到時受風饒面峭硯土覺芽滋雅席添檀宜長軒抱竹埋坐中清味得簾外鳥先知

赴寺高坐餅關紙白纖纖僧供眞無抵朋樽復此若尋隨意遠歌妓有情恬拾得春如許歸來月似錄

澹居原博至

暫解山中制言攜宛上生離情開柳眼清話到鶯聲鬢短何如祝腸枯幾得傾同來赴僧社趁我白門行

鎭江道同友限韻

撮合春風一騎寒惜春不惜忤風看開和否本鶯爲友笑折腰肢柳自官花睡直愁經雨損驢鳴猶快及途乾遊憐城外遊思女今日安黃儻未安

祿山風惡更緣江掠殺肩輿八面[illegible]

策戰舟中只合卷帆降鷁因柳亂營偏密蝶爲花飜舞不雙旛動可知心自動幾人特地建金幢

道中限韻

一夜東風洗繡奩柳眉花面照垂簷山嬌處女迷煙冶草泥王孫過雨纖夢去江心雲卧塔追來社末燕銜簾緒長緒短情無極裂破湖州萬丈縑

和友人春閨

閑歸乍持奩飛花忽墮簷歲時重復爾衣貌可勝纖他處應馳陌阿誰私晛簾慵心魂夢裏合眼疊吳縑

龍潭道中

只道放船好風顚不可渡滿路探花枝何如跨驢去

睡庵稿卷之三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醉石齋

我愛蘇長公前後怪石供以餅易諸兒物薄而用重我愛米元章終日惟石弄端笏下拜之兄丈成呼誦昔云石似玉其解出禹貢玉亦常物耳不得以怪閧呼丈亦已奇當身誰伯仲懷袖中許物納納語盎甕何來水土精輻輳貯盆盎質如萬菓園文如千色縷鳥獸羽毛翔人鬼須眉動類洗益精

神活水再四摝磊硌各獻異飛揚不可控遍索天地間品物無遺種奬識恣洗酣茶鐺與酒筒拂拂十指間氤氳流石滙木末盛絲簧雨花驕纓輕得蹋為主人門庭織遊踵醉罷倚之眠枕漱諧清夢

春遊

春日冶遊場春風故故狂蹴翻紅叱撥拗斷紫垂楊鳥以銜人亂花因撲地忪輕衫顛倒極競拾一年芳

轉得春將盡重寒又覺非崢嶸花氣味需次消光

挽弓捧管兩手拮据欲往舒之莫如以漁毋集乃餌毋曲乃鉤鎮日臨流意不在魚得無所得求無所求視此髭鬚吾疑是吾

曾近江像贊

不知其父眡其子衣冠古物鮮鮮茂美而知其饒為儒始不見其人行其庭木石花鳥部置有情而知其長於居身咄能人韻隱士濟此之為近江先生

汪兩源像贊

其面如墨其髯如戟其容如介士其風如俠客而其子魚魚雅雅與名英多所結納然則君之不朽豈必筆吾能傳君也耶

吳環一像贊

古人所甚誇者揚州吾壯而遨遊而迷樓雷塘之盛已雜蔓於墟丘今人所競走者長安吾老而盤桓而山水風月之樂不足以敵南之一端吾然後知盛衰之相倚而清與妄之不能以相兼故向予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此獨以

無情脩脩寺竹空相對

羅錢兩兵馬招遊牛首同潘登之曾志豊家

弟仲任

壺榼凡頻卜晴明此恊謀各攜平素好共副及時遊泥潤驢俱健烟和烏盡謳亞堤花賽綺被隴麥傾油柳帶黃金飾葵裀碧玉浮森林環出郭列肆抵傳郵氣勢司城要供張地主優贈堪資轎馬費不裹糧餱以此便行樂因之集勝流半春逋未了幾度願方酬宿忌風兼雨新懷喜尚憂乍貪紅掠

面切怕黑當頭趂得山迎接忙將寺奔投登臨吾欲濟屏翳爾權收梯上騰騰步窓開浩浩睥石楠飛紫燕銀杏化青牛竹節塗生翠松脂染漆鬆攙空僧縛屋擺壁鴿粘篝霧蜕文殊洞丹懸大士樓嵌宮藏佛窟滴瀋貯靈湫巘勢圍三帀江光瀉一縷塔圭何自倒門孔是誰鏤側卧窺天咫横枝記祖由蔥菁驕欲襲陳跡怪而幽往曰失朝拱殊形帝所尤及其除悖逆神夢國之庥向背應偶爾鬼邪有定不胡乎才林放底亦戀宣州炙轂狂談笑

提冠恣溺溲老兵巡酒碗小唱撥箜篌扐袖時安爪停絃更舉喉舞繁催拍亂歌颺處纖愁細袜凌雲檻長裾掩月鈎踏青擠盛會呼白儘嘉猷毀譽燒空火輸贏落子楸酣中萬得趣身外一何求但覺山心足隨拚雨意稠灑衣偏落落洗屐大悠悠駛護將兒雀殘聽逐婦鳩一篩隨帽决連抹弃詩勾獵葉諠層戶春蹊汎淺溝先聲揚茗銚餘興壓糟芻過景捫腸會慵陰捉鼻齁鴉歸憐屋宇鹿息戀宜罘通脫唯高枕橫撞亦莽丘明朝重約伴度

嶺更淹留

獻花巖

憑空踏石瞰牛頭賓主東南盛旅酬花恣鳥銜飛趂嶺塔迎人靜立當睥簷前竹笑添新子壑底松呼怒老虬何事重雲空翳目罅中隱隱大江流

陳志玄遊武當

劈地跳天峰廿七半空彩錯疑鏤出甜鹽漉草着池芳熨斗裁雲春瑟瑟西行東返朝還夕孝武秦皇曾不識秘靈直爲聖明留借[illegible]凡夫稍有

君清齋五十月抱雞牽犬遊仙室箇裡梅花不是
梅折取還儂柳上栽

贈錢叔達

耗盡當年俠塵中自得禪情深斷兒女語至謝風
烟人吉放生社長辞謏墓錢識君曾未久意氣已
無前

南中逢曾先生飲於高座寺

夜依陽柳思朝昏掠約東風又白門兩眼洗空三
世業寸腸剗盡半生恩頻當杯底鶯呼友笑出林
間竹抱孫久别乍逢逢更别可堪桃李獨無言

陳學使還里行赴冏卿

風聲南國道關西花奏春城桃李齊氣備四時推
季氏文與八代重昌黎幾年發盡人才礦去日爭
攀車馬泥誰似瓦全誰玉鈌可堪楚璞待君題
由來神馬種從西相馬經于相士齊人驥一群空
伯樂日車特地御重黎朝天幾處酬金勒渡水憐
余惜錦泥總頒　帝閑閒八駿萬年王會及雕題

題畫

潙峴山連郭啼煙樹隱樓近來春景似輞川獨漁
舟

天界寺同君平季豹伯潤看月 用季豹韻

秋雨經重洗回光得倍新假然明夜夜不必愛人
人天闊方懸鏡雲罷也避輪清華眞可襲轉玩轉
精神
勝地兼良月生來值幾宵漏高魚暫定衣濕兎全
驕湊泊皆奇士幽清絕叫囂玉蘭花下醉疑是美
人招

紅梅

亭亭獨立鬭清寒遍體楊妃汗粟丹風格若教遲
兩月往年疑在曲江看

南城柳

綠樹垂垂欲飲溪愁風愁雨綠眉低朝來道上嬌
新滑又得如鞭試馬嘶

齋中薔薇

梁王竹堂靜花官瘦愉影長格殢芳心冷風吹不
醒宿雨挫含胎紅粉騐泥牆誰家拾玉淚收作面

脂光

春盡日唐君平梅季豹宿天界寺同賦

雨欲翻盆風欲簸五日僧房四日臥臥中謀霽勝謀生才得生回春竟過南中之春在南郭天界前後報恩左晴來一日萬人趨騰騰男婦鳥蟻磨每逢寺裏便燒香但得草閒齊擺坐阿誰眼色向人拋底事難根當景隨泥他鶯弱管喉調恣殺蝶顛裙簡拖我亦從來工解樂著身天界閒情大出門寸寸抵酣呼勝遊況復才人和才人者誰梅季豹

壺自親提鍤自荷往來虹電鬭晴光醉後珍珠迸咳唾禪魚酒拍儘堪逃獨笑無錢堪酒佐有日素齋仰普德有時薄餅尋高座雜童雜老信終朝似禿似儒分半祠二十四番春信急共將花事粗忙課花事遊情煞未完老運春光行坎坷從前廿日雨頻傾昨夜看天風又作幽將屋底夕還晨蝶翅塌零鶯嘴慄合脂芍藥駁容顏凝露薔薇爛包裹勾抹都兒多少緣花魂人典皆摧挫萬緒千絲撥繭蛾突到鬢公愁暫破鬢公鬢公天下奇梅君與爾俱仙觥季孟之間一爽競肯於其中弱一个惱公作天澀陰霾怪底英雄困蓬堁好景人間能幾多屆雲反覆其誰奈王莽九錫周公懼侏儒飽飯東方餓春天告去夏天來迎新送故聊相賀

春日懷南歸寄詩一首自余來斯閉門天界戶外絕不見聞懶病相仍筆研俱疼今春又盡矣雨久無聊偶取舊題詩讀之淒然相念偶書寄此

秋與君童爾春愁我亦然雨多花黯淡天闊水糢

糊冷眼低楊柳慵心語鷓鴣憑誰嗟命薄怪底久詩逋

贈雲松沚公

一春天界寺日日沚師逢風雨巡三月笙簧奏萬松主賓憑鳥舌空色想花容就得王維句玄言問老龍

蕭太公詩　蕭太公者侍御鶴侶蕭公祖之尊人也侍御公南巡既久士民親之萬曆二十九年歲在辛丑季春之月太公稱八十几

侍御公所轄士庶與侍御宦遊交者有口有
心無不爭相祝也賓尹既爲之民又適在南
快逢其盛因爲歌七言近體四章雜之行酒
之末以當鼓缶云

透蛇蠶國課耕桑銀艾横侵書帶長偶爲看山鞭
尺杖最歡庭對壓南牀嬰兒老去猶存色瞳子年
來覺漸方一　自熊羆歸鷹史不將清夢到周王

華星遍城鏵影偏明明御氣接雙泉攜來鹿市山
頭伴分得蛾眉雪色妍畨畫閣時鶯健語浣花香

處柳酣眠何須耄耋期頤數直向莊生論大年

迢遞巴山入望頻浮來鍾阜瑞煙新登臺歌鳳迎
青鳥蹻地行驄躍紫麟處處齊歌衆父父人人願
上各身身欲知燕喜庭闈事請看壺漿快吏民

蘭薰烏沸照松廳走肉飛絲樂競呈見說都門齊
獻頌偶因部下得通名人閙鶯鶯威霜羽天外鷗
鳧狎露與我亦庫書中脉望憑君待却引星精

壽王小岡

次接王夫子深中雅澹然澆園依地靜掀戶枕城
偏謝去囂紛景拈來止觀禪琴書堪狎主冠帶儘
高懸軟屐長于外輕衫小市邊酒籌巡草樹茗信
探風泉乍得闖春社欣看敞壽筵鬚交老友捋膝
逼小兒牽趂席低紅藥當欄呀紫鶊嫩晴嬌攣月
濃雨巧涵烟就水江鰣美沿籬竹笋鮮朋心沾柳
絮賀客榻榆錢舊入循良傳新叅高士編青節如
許伴趨走更年年

齋中對竹偶讀韓集和侯協律詠笋因韻排
律

埋跡知聞寡抽身氣象軒動應乘正運處亦厭塵
煩等富驕君后孤清長子孫酣煙侵藥圃啼露亞
荷盆崛曲盤基固槎牙破雨昏年來經冷澀底樣
㓶春溫迸土神偏王拏雲勢欲騫龍飛驚角出虎
變覺皮存小玉蠶笙疊新篁鳳管翻（韓出根字今以翻）菖
蒲空益智桃李但無言稠節慙甘實濃華謝老根
堅彊攙壁石瀟洒脫籬藩擁戟千官隊從金萬馬
奔須與連碧漢一夜別泥園鼓暢須當令栽培藉
日恩勾牽虵出草忤絕貍窺垣廻步凌羅襪當堦

擬蒽孫刻除無萬遍踢藉幾千番道路口誰惜生
成意可論短長終自致陰蔭尚堪縈非久看鳴籟
寧能止助飧縱橫聊得地去就曳何門隱霧疑頭
戢張風漸笑掀總留貞士幹一任小兒髡敲劼搖
庭樹凄涼掠旅魂重賡侯協律春粉樸朝暾

積雨一春偶五月初一初二兩日日晴李敬
松招游船同唐聖巔君平家時望仲任之作

尋春一上雨花臺春雨春風妬客輟旦旦決盆工
潑撒家家提榼費安排卜當上巳齊燈澀盼得清

明麥粥乖擁被臥如鑽短竇倚窗立似戲長簾愁
聽聒聒生鳴瓦忤殺盈盈別堤街盡日涴泥挼細
牒阿誰照水脫橫釵臨流不渡頻嘶馬沉突無烟
遍產蛙藏額褪腮花剝洗塌巢崩屋鳥顛厓緣堤
眼瘦朦朧柳寫壁涎濃出縮蝸惱亂宿奩鬘小髻
摧殘短匣繡空敧禾頭落落連田嫁蠶子蠕蠕併
箔埋滿市米薪騰作玉一城老少鬱成痎東隣結
隊時難料西第邀歡事不諧已分心灰同爛草怪
來骨凸抵枯柴只疑天塁傾河漢何幸神工借女

媧但遣羲和初執政覺人眉宇一齊佳各攜男婦
驕鬆齊並試衣衫樸老霾醉客三千能意氣壚姬
十五雜優俳筵爭亭午遊船盛腔鬭崑山拍板喈
桃葉桃根翻晉譜龍頭龍尾弄秦淮忙調燕子窺
風牖戲逐魚兒上水階隔幙鴛鴦齊入鏡平簷朱
雀盡懸齋贏將百樣當場戲補貼三春未了懷巡
酒妓應撾急鼓鏤詩那用揭行牌聊陳漁父歌新
沐底勸雲師莫再差五日湘纍明日事招魂萬古

呂進士祖母

容易孫枝玉樹芳他時茶蓼底般嘗百年閉壙先
形髮累夜祈天不解裳夢斷機絲凄織月塵埋奩
鏡冷函霜臣無祖母無今日草罷陳情淚轉長
九十單栖七十年嬴將孤寡待曾玄只言嬰曰從
來少不信熊魚可得兼穿穴道傷歌薤露奏書
闕下繞蕭煙閣中盛美男兒烈青史昭垂定幾篇

某索贈

五夜機絲織幾橫一燈雙伴讀書聲年年萬里秦

淮月照徹孤幃底樣清
總煩方史筆縱横巴婦千秋更有聲司馬祇今收
貨殖祖龍不用築懷清

送王廣微拜入會稽

隔年重叠舊時遊越角吳根取次搜禹鼎摩來俱
怪獸陶家卜得又眠牛博開障子千巖美細座花
兒一艇幽我亦隨君魂夢織錢唐朝暮看潮頭

和朱侍御遙壽蕭行吾五十

半百樓遲老豫章焚枯酌醴味偏長緣皆辟荔横

書帶繞屋流泉洗墨莊行業一門連魯衛光華千
里映潘楊不須遠寄鍾山玉自有雙珠炯在旁

唐君平生子

鐵網朱絙海底輕褰中博得明珠弄報恩塔頂對
門開六月十五神光動我怪唐髯昨日歸萬里風
雲不肯飛豈知天公有深意雄心留取作龍媒唐
髯生得眞男子與君濃笑畫唐字衆向唐髯將酒
賀髯也持盃先酌我湯餅今朝會須及爾催座中
先拾金盤升玉果

別金陵

數載南征客胡爲又北征約裝俱避地捧檄僅謀
生遠水黏無畔高鴻叫有程環環空執手相送石
頭城

若論閒遊地南中亦快哉湖山城裏出烟雨市頭
來檢物無澆俗清談有勝陪但除冠蓋外儘可試
尊罍

花雨層臺上松雲老寺邊塵間穿繡幙步裏落香
鈿炎路工攤貨隨場串賭錢半生重見獵豪俠想

當年

久矣棲天界于今一榻存共遊花眷屬看長竹兒
孫夜誦依鍾靜晨餐乞鉢溫所親驚得似鬚髮異
諸髡

不淺琴尊與言壽雪竹居馮陵別墅屐軟捷半山
驢名字如相借經綸或病諸乃知持世者消息在
盈虛

石子岡頭路朝朝屐往還屢新當日景半熟遇人
顏拂翠穿林密窺霞射塔殷眼中有遺友或恐在

他山

梅季瓢嘗挂唐平髭屢挼相將倚卅 爾時或扣舷
歌竹里全通衲櫂橋半隱娥秣陵真快地況復快
人多

出郭寺還寺逢僧茶復茶隻身嫌更從數歲已爲
家蟻磨營新國蜂忙逐早衙紛紜看物理爾我一
長嗟

唱徹江南弄人傳湯惠休垂情看草長作意及春
遊釣影酣淮月樵聲出鷺洲平居貪熟懶捨此復

焉投

車馬長安道風沙一窖塵曾因護眉面幾欲揖簪
巾蛾子重投繭魚兒轉赴罾行藏難自理顧影惜
孱身

貼地尚虞危戕天略問之可憐烏夜夜遍繞樹枝
枝冷暖消孤腹稜層茁老皮素心翻入世一任野
僧嗤

薄味羞雞肋閒情愛鶴翎多霏雲在想獨酌水爲
銘瞪俗聊浮白長年極殺青登舟殊不樂雷雨過

江腥

酌茶絕句

不識麴先生胸頭氣作獰憑誰澆磊塊桑苧爾多
情

活火試新泉雲芽白吐煙引人着勝地相顧已頹
然

無力學王通酣情一覺中睡餘聊得味取次覓盧
仝

寧與衆同醉何爲我獨醒君過揚子驛爲我取南

零

江上偶詠

記得佟家曲 二言淚不降猶憐小田女十二號無
雙裙衩應添尺檀槽別作腔隔生凡許歲孤夢墮
秋

自宣州發同汪八汪九過荀二

貼得差船如甌甎雙颿細葉雙溪口曩年識亂送
行人祇合 敍官亭柳官柳凄凄眼欲脫 一天碧
色轉深勸我畏鄉人邂逅方君憎薄俗藏田畝我

船暫艤傷君屋君屋如船不容斗籬頭蒿艾沒腰
骭簾押秋雲高影部長將帽額礚簷牙時以筆床
依竈曰赤脚老婢甫驅雞家生小奴前扶狗入門
入門意色躍作禮不暇齊拱手裸裳提帽恣羅縷
主人喚茶客喚酒誰謂荀郎立壁貧食畦徂海横
三九酒香色味敵茶奇珎珠琥珀夫何有平生勺
滴唇不到今日登場與劇陡五椀七椀無窘眉大
捷須臾乾甕缶熱血頻澆氣欝菌吻中作惡幾吐
嘔窮交貴交定何輩天下半稱好朋友如毛緩急

風卷蕭歎美居恒善箕帚己亥以降乙未前終始
始終僅某某危冠博帶裹肥肉柴柵其中焉可叩
男兒脊梁足自磨豈堪託命于人肘已解富貴如
浮雲未必功名真不朽看君有屋復有田長日高
春下門牡

揚州舟中

傍晚依微弄風竹西歌吹亞江東行船堤畔連
城畔看月雲中似水中鴉帶殘陽歸晉國螢排腐
草出隋宮往來一夢供煙雨是處漁燈逗火紅

聲急舉世難明月色昏使馬使舟終道路易裘易
葛彊寒溫青泉白石年年思却笑于今又食言

浦頭鬧

石門齧東管喉急黃河之水黏天立雷輥雹薄底
盤渦龍獰兕吼飛濤泣兩板旅艎戰狂水度索爭
前拽不起伐鼓摐金睹勝力長橦巨纜齊牽直項
羽直揭章邯壁人馬無不一當十往也嘗聞淫預
歌浦頭三鬪今如何千呼萬叫始經過猶向空中
拜浪婆

題古勝園諸蹟

古佛堂

秖合藏身寄渾敦指天指地舌堪捫無端閃出雲
門路又向人間占一尊

一園儲一酒隱

榆錢乍放收蠶矢稻穗新肥拾蟹胥但得歲貯七
百斛不妨麴部作尚書

餘慶堂

孔顏鎮日臨天下堯舜于今長子孫何物箇中堪

世世平泉草木復何言

梭居

誰卧元龍百尺豪酒旗書庫一齊高尋常世態堪供睡納與雙門響似濤

一晚香圃一柏臺

幸自當霜能傲歲猶貪生翠欲浮空閒簾靜日搖新影疑有人來尚跨驄

王子衡讀書草堂

先生讀書處于今仰止有遺堂若較謝墩安石宅不應堂姓尚隨王

草徑

一夜春來風瑟瑟綠堦繡幙草爭出自與花官護小芽履韈將迎俱隱密

一疑翠亭一群芳亭

花城竹路趁昏臺綠雨紅煙曉鏡開旋拭琴尊邀好事嬌光幾道襲裝來

柳池

拂堤弱柳絲絲綠出水鮮荷柄柄香倚杖臨

步步遊魚飛鳥各成行

嘯臺

蟋蟀鶺鴒次第鳴前亭燕語後蛙更數家鼓吹官商疊並與孫登佐嘯聲

方太僕還青亭册以松竹遠還青爲韻

盈盈百畝園挺挺百丈松砢磥有餘用前身知是龍綠篁苞舊胎紫籜含新茸月上鶴聲鬧依希高士蹤

名家識豐屋舊都識喬木八九鳳將雛千百笋成竹雲來樹影重風送茶香熟呀然皖城東三垂步朱轂

晨風吹茂林夕照下芳畹怡心事以怡送目景逾遠綺席趣鱗鱗珠纍並憲憲遙知上皇人此中足息偃

朗陵八龍盛諸王馬糞賢所貴人物鼎甲舍豈足班頻頻插珥貂纚纚服鷹冠一門七業興英豪恣周還

山黛相凝秀煙江共羃青故鄉三千里與君

儔載酒識草玄卜社問德星有穀萬斯年世濟以
爲型

杜道執赴海鹽道執初令大冶三年今補任

幾年大冶鑄南金又向鹽官問火尋踈鶴載雲供官況遠雞候曉接鄉音當秋蟹稻齊登市常日魚龍出聽琴半載長安工看月可如到海月全臨

李方麓太僕使黔便歸

姓名久矣在南床袖有風稜筆有霜共語行驄推宿望竭來安驥見新章螭頭此日衣冠盛輦下于

茲議論長突兀班心眞獨立看君往歲作臺郎岡伯命周欽克正康侯錫晉慶方番屬車會見春游廣秉傳驚看秋駕尊奏絲持觴賓客集褰帷問俗語言溫郊迎弩矢爭先負萬里黔南檄到門

除夕雪次蘇韻

將將白騎舞籐纖催得殘更鵲漏嚴大地盡鋪縣圃玉職方先貢解池鹽薰尊栢葉行盤角剪水梅花落帽簷一陣清光儲宿戒攝提春已露勾尖海童漉海浴金鴉輸盡鮫綃不計車朧市相將堆粉荔揚州忽憶看瓊花吹回葭琯灰千縷凍合樓臺月萬家生事一年捱又過寒江辜負挺魚叉時窮摧磊不勝纖巽日齋宮杜戒嚴黃帝珠還疑象罔西施妝靚笑無鹽明年歲好占新莢夜半春生煦滿檐酒炙誼闐非我事擬將白縿試茶尖城頭急鼓亂寒鴉闕外諸神駕五車玉笛吹還龍角暖銀泥蹴作馬蹄花烹羊唱酒堪爲歲卷餌披簑別有家大笑身爲妻子設年來又費畫錢义

盛翰檢使　秦藩便道展省

新開冊寶重升儲綸綍尋常幾得如奏日重光龍啓閣看雲五色鳳銜書天家葉葉金莖麗公子翩翩錦服初怪底函關多紫氣寵榮先到世臣廬

張翰檢齋　御書中州

萬方誰不頌昇平一代鴻儀取大成珥日曉占圖諜瑞繩河遙曳冪光縈諸王天下尊周室使者風流似長卿是處恩波家國共路花山鳥亦逢迎

陳贊善冊封　魯藩

歲歲天家寵冊封詞林歌送事重重幾看揚馬推

廷宿得似龜蒙表曾宗綺陌競遊吳苑樹仙班初
數省門鍾君行泰岱先觀日夜半飛紅射大松

畢封公偕壽

煙坪眄讀好追隨練水黃山合到眉福事自天齊
拜慶封章有子得親持雲開瑶草鶩吹管日耀珠
光蛺伏池遥憶當筵承酒處清商一部卷中詩

夏給練使琉球

蘿圖圭穀際荒遐萬里恩威寄漢槎渡水盈盈横
地脉窺𡺸歷歷共天葩往來風伯趨千翼大小龍

神拜五牙海國東方殊不遠羲和一日一還車

大中丞温公　恩綸

黃河澎湃來大華嶄以磔有挺者堯門山水搵其
脊巨靈護鼎鼎中有眞人宅身世歌考槃分與紛
囂隔遊皇初服庭登漢力田籍耕饁得嘉賓詩書
富遺筴如山膚寸雲終爲天下霖如河出火敦潛
酒於泑澤及其導龍門稽天浴日月篤我大中丞
明時作柱石獨領百司綱裁成秉規尺　帝曰嘉
乃勛玉檢開貤册清蛾中隱宫有阡舊如睾豸甫

服新章躋螭勒新額妖狐不敢藏龍火照通夕泰
樹遠離離宿草蕭煙碧奏誦滿中朝走也愧雞蹠

又

華嶽孤標矗慈莪爽氣瑩夙儀推地望環種得人
英歷代衣冠贈當年丘壑情鹿門甘共隱蒖埜足
深耕牖熟羲皇夢齋圖綺皓名馥芬收莅杜堅樸
老盆罌逐世無長物詒謀在上卿風逐臺閣起雲
與綏參横祝史親隨杖天王爲割牲循牆三命後
祭酒一鄉平瘞玉流光遠擬金發響閎揭來闕尚

紫初度水應清負劒蒼龍躍銜書白鶴鳴殿中尊
總憲先世錫殊旌牢醴司庖治扃堂起部營綠章
油葉葉丹服火頳頳月表祠花濕煙端桂樹榮神
羊鐫衛鼎石馬耀桓楹大矣孝熙詠昭哉德社聲
典刑高不極趨步覺空瞠故國思喬木明時任老
成願言篤嘉祐規尺見參衡

施濟宇親家五十　先世有東山草堂

草堂高處接晴霞遺事東山遺興賒門業共傳施
氏易隱侯親種邵平瓜堦前乳鹿生銜草巖下遊

峰細釀花如此百年今甫半名場若個有津涯

至日過孫丈見懷僧四偈余素不習佛因喜四作歸輒和之如數然非於佛法起見也

君臣賓主倒頭斟飲醴何人辨覓原身世夢中偏說夢祖機言下轉多言不堪斷滅趨頑相道是精魂又鬼門拾得幾堆乾屎橛擬將香味向誰論

佛典儒書信手翻多年浸灌也逢原到頭結束成何事無舌通身解作言三尺嚴霜冬至夜一條直路午朝門隨行拜舞隨行散法性明明具可論

前郊一夜黑風翻捲盡茅廬見廣原悟影弄人人弄影喜君忘我我忘言茶鐺紅處風生谷竹榻明來月滿門渾沌還渠眞渾沌未分天地復何論

摸索金針暗裏翻買絲空自繡平原觀心炯炯終歸妄忞口囉囉作麼言鸑子是君應得路瞎驢憐我未知門溪邊女子堪留宿睬與他生共討論

壽李崞縣時以入覲來

親隨王會祝齊天喜見鵷班擁列仙德讓已書循吏傳久長新倚　聖人前朝來㭊馬分宮酒午後泥榆篆禁煙歌吹敓明春政入可知花鳥共年年

松圖爲黃芳楠先生壽

天桃與穠李歲歲逐春風得意繁華內泥人指顧中雲霄誰獨立霜雪若爲雄勁色寒凌竹清聲曉奏桐在形堪作長入夢擬爲公宿譽擅元禮餐精[illegible]洪浴鋤新駕鶴拂髭舊行驄明世需楨幹于[illegible]棟隆

送孫二令藍山

來輪去馬並匆匆宦路文緣較達窮此日專城朋

輩羨當年大將弟兄同琴如宓子彈而治室有澹臺至必公寄隱于斯堪樂矣雲山吾亦慕湘中

題畫

數里杉楓映水寒一汀烟月寫新灘此身已作浮家計留着茅亭覆石闌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新正羅伯倫齋中分來字

三日不出戶佳人此接杯茶鐺生氣語雪牖抱光來與與燈爭力詩因酒限才一年新霽夜星火照喧豗

玄象山房有集杜一冊有詩草六冊初余讀集杜不知其爲杜句也及讀詩草不知其非杜句也詩愧不能擬擬集杜以頌之其變化不及則已遠也亦以明夫學唐者出於玄象則玄象出於睡庵則亦止睡庵而已

詩家一標準略地兩隅空聲吹鬼神下光輝仗越雄百中皆用壯絕景與誰同今夜文星動青熒雪嶺東

拔劍撥年衰生逢酒賦欺衆中見毛骨行路洗歎危操割紛應手開懷無愧辭競將明媚色拂匣照西施

疊客謁雲屯瞿唐爭一門詩書遂壇壁鬼物傲蒼昏氣得神仙迴情依節制奪大風吹地轉壯士歛精魂

諸家憶所歷消息苦難眞嘆時藥力薄闕下受降頻駿驥人得有風雷肯謂神彌年逐淸景彷彿識鮫人

天意高難問南征盡跕鳶殘生逗江漢無計斸龍泉畏虎不得語寒花亦可憐中原有兄弟爲我一潸然

送南太僕罷歸

併以平生淚臨行轉顧天孤臣元自苦美詔想能堅聳下開新路河源濬古泉明時甘老去躬種渭陽田

風物亦難料田園君得歸廢興時也命朝暮是還非老馬堪閑瘦輕鷗欲伴飛琵琶何處語昨夜譜明妃

廿載君恩重單危强負戈爾情嫌報少人意轉求多雲駛遙添嶽關行側讓河古詞存棄婦今代一長歌

曉鶯啼復啼春閨草俱齊舊典餘牽馬他年信必
瓠人如明月遠家住華山西好取身將母　皇心
識縱麾

寄成爲倉

笑傲雕雄劒悲歌羽徵聲年來幾鬼物樂事似他
生瘦骨經風透孤身傷月行猶憐兄弟在意氣兩
君擴
以我生還後思君傾蓋初論心偏自密衛足一何
踈百怪天雨粟三言海大魚頻年多史冊魂折不

拱詩
何妨強項令得地巳身拚獨有冥心客高天欲問
難避人南北展投老是非壇歲與流波急憑君習
水觀

送曹能始

瘦行寡所適懶性與君便記得分帆處江波思渺
然重堪京似驛轉戀日爲年後夜淸齋伴相期枕
月眠
又向南中路閒官有老資吟懷日以富散意乃妥

宜吳越討應遍山川付與奇留君無計得抄取一
年詩

壽曾喬峰

醉君園亭內君歲如我今而我甫弱冠力量方崚
嶒亂擊鐵如意倒卧梧桐陰其日氣吞海江湘不
及斟竭來幾長安鬢毛塵土侵拱揖角搶地杯棬
力不任昔日跳叫漢倏變爲啞瘖回頭十五年往
事陸以沈而與君共者歲寒松栢心兩花好樓臺
秦淮盛鼓笙君更五十年寸寸地追尋傷石兩梧

桐不改舊森森爲我置一榻可以寄孤吟

送南子輿

經云太華山四方而削成落落不可及有如南子
輿高者南之韻瘦者南之形左輔王祭酒詞賦凌
西京我輩尸祝之今也遊其甥氷玉價以齊力量
無觭傾昔我登西嶽遂望多美雲王氣在玄象瀚
然張精英地脉巨靈開斯人乃踵生
驅車復驅車牛馬紛通衢儂是村牧兒信口吹泥
壺終日牛背眠草水墨丈餘看子駕渠黃生騰周

入區不如化爲蠅託子以微軀
弱翮帶箭來風雨無前翎眼眶血糢糊左右驚虛
抨在雲恐不高在林恐不深一身兩身贖昨夢今
夢頻四顧弟兄間脉脉含中情
走馬趨北風露面駝泥沙十道馱金錢輾塵日以
多事繁論亦碎百舌鼓呀呀月光不到地愁絕中
蝦蟇我絲無所吐心如青鼠瓜進而與子謀子拜
問大家前此四十年風景夫何如
一歌將進酒二歌月重輪三皇皇者華四步出夏

門錦服傷魚軒夾路山溪明憶往觸西事集句擬
不平今日傳　天書萬里驅風生上馬醉盧酒轂
劒懸蘭纓杜句與韓碑千載足崢嶸
天氣漸炎熱感君如風薰所以把別盞斯臾未忍
分送君願景緩迎君願景遒天爲設佳兒亦得月
餘留幾回牆頭月爲君沈且浮與君相見時令子
辨拿周

送黃太僕　冊封荆藩

親函銀詔出朱宮一道飛符曳楚虹宗子介圭分

赤社使君威節帶青驄行遊江腹遲恩闊遥上山
眉與帝通爲語皇華多貴從騶詩三字蓋諷風

讀柯母懿略

自古以至今容賢抑何難智非自愚割貴非由賤
捐彼我各頭足服食本不奸何爲今古人嫉媢遞
傾煎共爭在天地天地亦云寛而况於女子所爭
床第間寵辱眼光中相憎固其然宜乎樛木風千
載兵無憐態觀人間世夫婦乃交儇夫借子爲名
婦借子爲權忌制一以觸妬鱗不可鬆誰者生且

育重爲樹副勤有飽有管子有皮有公孫身賢者
賢與孰與道賢賢簪珥脫不辭癙瀵仍以溫及夫
所乳兒哺之過於生機下兒就讀股上兒就眠教
誨以成人保護以長年母乎非母遺兒安得有身
母乎有母遺兒忘身所因慈顏一以別涕淚夢梧
棬回頭卅五年日夜聲爲吞大恩無以報泣歌慈
母篇微母子不食微子母不陳惠善亦何負持此
規閨門

送柯公明出守沂州

公明之言曰某不肖曩選在監貫蒙馮司成公
一言之譽今之得試爲州也猶以試螯受知澹
生王公然某文事之遇於此已矣吾憐其語意
似不能釋然一旦者又久欲祇其才爲歌一解
以勞之
詞華久矣占江東東海于今表大風三尺焦桐音
似水一函塵劒氣如虹高懸樂石秦碑古下嫁才
人趙步工從此詩書供擘畫壯夫應自悔雕蟲
龍廉孺改教 龍先令海澄

紅塵不染亦多時莫訝新盤鈌荔枝迎送減來便
供佛簿書拋處好吟詩曾因海颶施龍雨會見天
華覆虎皮人世屈伸君閱取茶鐺煙裏一枰棋
題畫
何處香平波春環天半疊倚峭發孤文和光溶于
頹倒景插花官鳧鴈雙雙帖遠心渺難卽柱杖指
丹葉
壽萬制府
露氣曉光凝盤山拭遠稜堠烽消塞靜禾黍快秋
登金鍊瑩于燭銀河直似繩開亭宴諸部士馬肉
飛騰
萬里卧明駝前軍樂事多使風調鐵馬出月醮鉶
螺醉裏紛催鼓閑來約射沙蘆笙吹處處大半是
鐃歌
越國歸來後降旗恣得收刺閨傳露板飲器漆骷
髏部舞多椎髻夷王解稀韝最宜平野望沙磧盡
良疇
霽闊弓膠健陰森劒室靈嚴砧發鼓氣簇米畫山

形月落林猶紫蛟逃海不腥秋風如陣馬時復亂
流螢
回首東方事紛紛幾局碁千年舊屬國命髮引絲
兒大將穿營日　天王賜劒時多君饒膽幹曰豈
以身爲
牙旗新晃耀礟矢正喧闐一洗鯨帆雨俄清蜃閣
烟龍荒廻白日鰈海戴周天箕子如生在殷勤在
馬前
太息安危事猶與將相難如公眞命世文武倂登

壇後乘託從事先聲奪可汗誰哉貺我輩坐饗腐
儒餐

秋動潮河水寒風入箭痕看君歌舞日勤苦下壺
飧經緯諸公力生成　聖主恩一杯三酹地舊伐
敢重論

允脩齋中話舊

不爾能再會堪誰往事談惟來生馬角涕下食魚
汁淚[illegible]猶悖悲呼舌尚含祇今一杯酒暗裡覺
酸甘

衆裏偏隅獨前時但影雙魄魂收北極升斗決西
江奪動蛇縣辟沙寒鬼齧窓憑誰歌易水羽徵不
成腔

環山小隱圖爲胡伯玉題

每日憶山中相將付墨工雲容依壁卧竹路與簾
通酒禁開朝沐詩情索遠筒舊遊足追逐予在此
江東
何者爲朝市相看已絕塵庭前叅兩鶴月下醉三
人寄到歸魚美趁來燕子新爲君歌四憶雲繞定
中身

風箏和朱元介

糊腔駕筏競高危笑笑人間鬬小兒無樣浮游驕
燕雀幾番荊棘入棠梨飽看颺去情如紙彊與爭
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亦有下場時

自組園八詠

縱到朝叅隊煙雲氣味存看君脩圃事只是種蘭
蓀

百花居

處處逆風薰尋香競作羣不知花王所溪上相紅
雲 王去聲

超遠樓

風韻自超超乾坤箇裏 登樓時一凭小恣目光
遥

觴詠齋

噴出俱成錦將杯作餌鈎爲君量口腹萬丈築糟
丘

宜暑亭

塵去不關掃風來相對彈此中無熱想宜暑亦宜
寒

獨笑軒

或曰在瓦甓或曰在矢溺此道已忘言先生獨笑
矣

澹遠處

種藥那堪遠看山只顧濃人情偏自遠佳境不曾
封

片雲石

朝與朝雲遊暮與暮雲宿君情無暮朝所枕皆雲
族

劉百世招飲園亭同董太初沈太玄二丈分
得人字

一水通都貫遲光四月新貯齋全踞勝趺草勝留
春溪勢收淶壯風痕掠浪皺貌天張膽鏡浴日轉
蹄輪琵琶趨丹欒霏霏切紫宸雲根爭漱玉石髮
欲梳蓁蕩燕輕湔尾跳魚淺試鱗蒹葭沿步贊鶴
鷺上堦馴圃曠維馴藥溝閒足飽蘋禁分宮様錦
驕絕市頭塵近樹紛如揖遙峰束若蹲嵌空懸塔
頂堆案列城堙蔦蘿齊端笏千章森委紳橫門開
滿月高閣到靈辰朱碧連叢綴房櫳傍渚陳出林
僧送客隔岸鳥窺人埋垸平官柳蒲蘆類女筠付
圖濃淡稱作幅短長均傾蓋心期合延尊興象申
牽裾臨巷口攜榼下池瀆摘乳瓶辭火登鮮鼎就
緡歌歌應密拍簡令廢深巡伴鴨貪眠味觀花悟
了因山川緣共愜雅俗語皆真幾處攢眉社誰家
折腳新指彈來去現贈釋影形神靜引年爲日歡

忘主也賓各拈詩裏韻俱適笑中身夕照奇煙吐
圓潭薄霧娠餘情銘盎甕懶態側綸巾在吏無前
賞秉閒約後頻何當明月夜數夢臥江濱

顧贈公

宿草猶尋處士蹤雲裝煙駕想從容山中賦就人
堪臥柱下書來鶴每逢竹素一家藏蝕史麻黃千
載耀芝封而今日月光輪滿波到南江潤幾重

贈林承甫太學次元介韻

圖中五岳壁中賒藕孔長安辟角蝸擬試鶯頭看

截海行依鵬背負飛霞入時眉黛臨宮樣出篋篇
章鬬筆花贈劒似君書法是笑予執管但牙槎

送夏黃門使琉球

渡水島中島觀風州外州魚龍輸職貢人馬看迷
樓按節綏皮弁舒圭等粵甌　天王恩數異之子
詫奇遊
牙從排風伯前驅誓海師潮平三嶺靜星闊四天
垂巨艑飛逾鳥扶桑望若薺航梯知不盡應有象

胥隨
水氣圓憕似蓬壺墨點青天晴消颶母岸近卜蜻
蜓木汁充醯貴鯨珠代蠟熒圖書山海富好爲續
遺經

陽谷納　請告歸里

莫甚今年暑財回昨日京只言聊註籍不道遂僊
褏雲迴鷹辭架山閉蜜課房一途風景稱最美稻
花香
作縣袖身後居然悟息機評琴酬舊債納劒襲初
衣照月臨湘近看雲入楚肥與君山水約狎主莫
相違

喜沈士範登科士範爲君典先生伯子

朝來頻側耳鄉信若爲先擘見書中目幾成馬上
顛急從妻子道遍嚮友朋傳太史差能續英雄倘
自堅
天欲千鏌利經年水火多逢人財拂拭當境足婆
娑前輩生開面新郎滿唱歌鳳皇毛更長池上有
遺窠

吳長輿登科

千年老劒渾無敵萬石洪鐘遠有聲出衆色偏迷
下蔡解紛書始克聊城飛離海浪看魚大卸脫鹽
車見馬驥裊歲不降信屈事兩畔今日爲君清

吳給諫壽母

營得新豐到　帝鄉朝昏兒女總相將門臨碧樹
看雲裊身在清蒲與日長何處大官分壽酒幾家
機杼出文章此時亦有思親者遙望江南數舉觴

過孫聞斯

懶散支離自不禁逢君班著強追尋乍生顏色如

省勉頻洗胸懷似撫琴忙裏過門須見面閑來獨
坐亦論心不知義衆成可用一畫紛紛說至今

羅贈君

九華九十九芙蓉山乎柴秀人則鍾扶輿磅礴有
羅公羅公生長華之野灝氣鴻濛謝姚冶不挾金
貲走國中獨友石戶耕華下華下平田苦攻作歲
收三百應不惡庾盈囊熟閭里欣貧鰥餓寡交爲
橐誰言種德如耳鳴人天聞聽聰且明不然華下
一抔土天子何由知姓名赫赫華綸照華野蕭烟

幾道琢梧櫝河源積潤自崑崙汪洋直嚮中原瀉
羅氏之穀未艾也我觀庫部君人人以爲眞長者

呂母節壽

秋浦江清清見底畫嚮人間字作紀一從寒月閉
幽窓脩閣多年謝鉛水三秋風入荷葉乾獨有藕
根抱蓮子絡緯叫霜斗垂地杼絲軋軋三更裏兒
今錦服拜明光應是從前母織累呂爲甲姓貴蟬
聯宗黨俱稱阿母賢母持門戶勝國士人間豈必
眉須全孰能似母健且貞四時松栢長青青九十

九峯看九華百歲筵開噉甘蔗

送劉恩徵憲使再赴秦中

還家又是別家期細柳肥花一望眉今古長安烟
點點去來兄弟燕差差西園月照思公幹絕塞風
威識子儀莫怪　聖朝難作計知君到處賴恩私

君屢推諸藩不報

自爾西來賀　聖人祥符初見月重輪龍章再拜
機中錦鳳吹新調字裏銀樂事不窮天置閏雄材
思借地嚴秦一程芳草隨紅旆盡夾魚軒奉所親

恩徵家京師今將母西征

邵熙臣賚　御書山東諸藩府

中夜傳書出禁闈親瞻日觀奉恩輝海東氣王如
圜蒼天北星明是少微　五子齊承　皇帝制三
年再着使臣衣禪梁躡岱尋常事獨此祥符遇者
稀

讀易山房爲李封公賦

帯陰連陝北蜚遯臥湘南隊石終身介需雲每日
耽中行無遠復高節有餘甘蓬室規爲局蒲簾道

若函古龍蹲護朽神策覆椶楠夢去蒼牙鬬靈來
綠字諳兩儀愁破碎一炁照泓涵畫倍成何事圖
流亂已㸚卦爻皆切脚今古盡呪誦繫表幾人會
機前些子探言蹄忘在兎思爾笑如鼇撥泐媧皇
石敲開渾沌龜琴非指上取茗向鼻中參視履占
元吉觀頤實不貪縹囊家業貴朱紱　主恩罩繞
屋書生草貽莊墨勝柑風衿遊太上彈沐老瞿曇
擬問山房衆前三與後三

又

銅符擲却已多年綸綍從教自日邊茅蓋一楹居
士宅鐵過三試古人編閒情斷處交離坎道力圓
時見地天鐘鼎旂常兒輩事閉門吾獨草吾玄

題畫梅送友

撚却鬚根凍參來鼻觀香江南如在眼風雪不曾
忘
歲歲傷靈谷生香喫不足一歲走長安生梢戀一
幅
風操訾憐獨繁華不逐時些些歸筆札一種占清
奇
白雪調高橫心知獨此盟美人思欲絕孤月立三
更

墨牡丹

獨倚欄干笑不成繁中疎略豔中清此身不屬韓
宣武愍負當年兒女情

墨蓮花

擘結鴛鴦勝雙棲玉井房紅衣翻不着獨自有波
光

移種自郴州其根大於椀持來詫北人題詩標墨
豪
海南有睡蓮約態揖飛泉月明升爇氣夜夜伴君
眠

待漏圖爲仙功曹題

雲幄光光星射角鼓聲衙衙鷄聲喔博山三面篆
透迤孔蓋因依冒鳳扆九卿六官齊列陣臣也結
束來追隨尋常山中說　皇帝皇帝威儀森肅蔚
黃髮三公不得窺何況野臣蟣蠓細鴻臚[illegible]

雲際五拜三稽頭搶地左帳文官列文櫳武達右
軒蹡盾鼻赤蜺黃龍擢煙穗扶光影影拖華珥遥
側見之　帝修意海獻龍藏山獻瑞輦玉馱金萬
方至駱駝牛馬解輸職昨者煤鬼尚稱贊顧臣雖
小亦倮類孤身無齎徒腹愧臣無文墨謝兵事猶
學法書不識義文毋害中悟一字禾傷著刀其音
利獻之　天子箴規備索米索肉笑東方飽繆壺
鉏醉小遺

壽朱兵部父母

走肉飛絲部部奇眉麗髮綠褪齊齊新銜方外稱
司馬好事雲中下碧雞卜世永昌陪　國姓充朝
作頌副　天題昆明是處堪行樂萬里何緣逐杖
藜

送呂醫澄南　呂能詩有西山遊草

長安街畔酒堪賒醉裏衿期湖海涯展齒西山戍
近草歌喉北里擁如花形神酷似仙家呂道術還
同譙國華多病半生工謝絕逢君便欲日回車
檢點詩篇註難經思君別後見雲停春風行李移

茶籠夜月尊罍問酒星面色渥丹鬢髮白門庭無
惹水山青江南薊北隨緣訂我往君來早結亭

壽里婦八十

東家山様積金錢西第尊官勢炙天若嚮箕疇差
五福赤窮老嫗位居先

題朱元介畫墨梅

竹榻茶爐次第栽墨鳧香浸返魂梅閒來試展湖
州塌又欲憑君索戰材

壽呂公

千千石楠樹歲歲榮君堂秋江秋浦明照見白鷺
光遊子出京邸八月領新凉綵服安以華朱紘紆
甫揚盤果摘橘柚俎鱠陳鱘鰉言擕鍾阜雲再分
大官粱朝請洗沐如赴官赴家鄉舉杯酹者三
天恩不可量

梅泉

何處西方有美人貌中風雪意中春尋常摸索無
緣得忽漫相逢野水濱
寒水冷冷駐碧潭悠悠香韻鼻端恭月明縈繞羅

浮夢合鸛其中置睡庵

呂幕赴杭州

半江吳越接風烟官路遊場也結緣到月仙人開紫桂行間幕府出香蓮雲高龍井留茶鼎月滿孤山倚釣船展齒東南爭得似浮家我亦憶當年

珠泉呂翁榮膺冠帶

嗚爽八十穩溪蟠忽漫非熊落釣竿通德里中堪祭酒耆英社裏共彈冠幾方泉石公侯印若箇漁樵將相壇乍借璽符封釜竈自添文火養金丹

爲楊醫題卷和孫聞斯

車車馬馬逐塵紅我亦當年護病躬解說江南堪寄卧傳君有術隱壺中

往時多病孫郎共理藥尋醫好結因近日孫郎知倍健鑪頭鼎畔倘逢人

蟠桃圖爲某內使壽

綏山木羊南康石狗一樹千圍實大如斗半以啖王曰忘其口乞君一核爲君盛酒奉上主人勸千萬壽

月素素雲縷縷吹鸞笙催鳳語青城大人何處舞日日洛陽聞雷鼓

杜袁度新授中書

千秋杜老太宗師幾代松陵苗玉藂爭譜蘭陔傳舊草重開薇閣製新詩常忝五字登文佛奇興三杯入雅池肯嚮金臺歌伏櫪多君赤汗表權奇

崑崙萬松圖

青鳥銜書去復廻翩躚招上閬風臺西方山勢東方似好擬瑤雲逐海來

扶桑高起大松齊海上初聞唱碧雞一自異人摩

頂後千千松樹解東西

朝服松枝暮遠遊倒行直上海山頭恒河沙界須臾遍石爛松枯定幾秋

鶴欲雙飛龍欲行拏雲喝月底般清更從永夜高風發化作人間萬嘯聲

割官就養意如何幾粒洪厓飯較多細束龍鱗待雲雨龍孫龍子舞婆娑

或乘黑犬或青牛領得玄霜餐似油一十八公頻

入夢門庭葉葉挺奇抽

再別田仲口占

平生不道別如斯別後音容好護持苦雨尚憐留
半日邀天且莫問來期腹何以病惟應割口不能
開轉若癡一月一回今夕晦誰言明月照相思

贈游中舍拜　恩會逢其尊人新拜司農

日省傳三天子都晴虹〻道燭扶輿權知寵錫東
朝遲銀詔先須自秘書

熒熒正字憐公子策策先農屬老臣　闕下謝恩

前後拜庭光服彩一時新
牙籤錦軸混雲端萬里星辰著郡看珍重一門佳
事集滿朝人士盡彈冠

王還朴父母

避世隱墻東當年負戴同墨華攢老蠹續火照秋
蟲廣澤生明月高門表大風憑誰歌百祿天道似
張弓

林中泉下客姓字允登天兩秩新朝貴千人舊墓
田芝綸華耀日椒醞瑞生烟素業今看爾臨風㥏

莞然

送熊素臣還黃山

但說焚書事千年罵李斯于今看世路挾冊亦何
爲

並集高陽里無人解正音千緡空一擲莫更買胡
琴

本是千金劒尋常賣不成匣中亦自可珍重養龍
精

秘密軒轅竈無人火自溫看君採藥乳靈宅始開
門

睡庵稿卷之五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爲周永明壽母

驅馬何年五色驄何年轓蓋鎮江東何年出仕何年隱朋與兒孫話乃翁

上筐蠶子花間浴出閣雞雛稻後肥依杖門前閑步步孫男孫女共牽衣

承歡兩兩自朝昏此日分身意可論乞得一童娛晚歲還將一管扼天門

嗚軋當年機杼音看君錦色勝黃金此行正嚮衡山道黃帝丹砂併可尋

許心陽南還

處處春風捉臂強一春兩眼悞流光明朝又道人南去共與春歸作底忙

五六年來純是夢醒來不記夢來時鶺鶺幾夜遊思攪似嚮官亭折柳枝

匣裏寒光吐復含阿誰屠狗亦兒男悲歌慷慨無方覓誦與三行董邵南

轎畔央溝堪氣息酒間葱薤耐鏖糟閉門弱史無多味夜半長吟閣瘦尻

不堪入市山中鹿却擬歸田海上鷗今日送君南北路半生心事轉悠悠

尋常人說鄭心棘近日鄉人解西貊不信同君三四輩幾年行境在他方

柳細花肥驛路分臨行送想一隨君敬亭陌上看長已無奈其中起白雲

當年龍尾刻龍形抱水含霞夜夜吟贈爾虛中兼守黑共相磨礪底般心許丈以硯見餉

長安車馬走炎炎生死交情糖蜜黏似我與君相約住只將青水點青鹽

舦船屐齒百分空牛首燕磯久負公此約的應惟隔歲憑君三酹指朝虹

送潘象安致仕歸里

少傳文章中舍詩齊盟狎主憶當時長城五字今誰共供奉多年老固宜蜘蛛數驚鄉相換歸囊翻刻買兒歎宛溪ㄷ興新安接百尺千尋有所思

明皇演樂圖

大酺洛陽城魚龍百戲陳永新方掠鬢萬隊寂無聲十家齊作行掐作女媧瓢莫唱霖鈴怨歸來太上皇忽憶虞天子南風得意晨鼓琴二女果固有足終身銜杯非我馬刻檀非我燭底因供奉官亦奏清平兩

送俞曲江之任兼訊鄧吏部

一夜風雨來滿城是　出貲壯士心慨慷臨别不得驕俞鼻忽焉馳唐髯亦以遥誰知聚首驩乃爲離思招枯身果無憑隨風東西飄當年文字戰似賭盤頭梟手勢搃不殊豈辨六與幺下第卽下第折腰卽折腰獨有心膽存白晝光不消釀酒拾檳榔削牘剪紅蕉虞琴幾千年到君得發調儒事較于今分明此行饒江南山水佳我情如暗潮嘗恐弄送人孤嚚不養嬌南海舊文都群倫屬斗杓蚤晚爲催裝穩我代漁樵

甲辰首秋卽事書段明府瑞粟卷

雨之施物以滋今日何意徒放虐爲百晝百夜不見天與日城無嚚椽田無嚚粒嗟我窮民生命焉乞　天子費十萬金人不滿一文爲父爲母爲妻爲子爲居爲食壹文空刓終歸何極不如廣置循良郡有段公邑有段公饑疲以起年穀以豊但願天公雨禾黍不妨禾穗多于雨

别意

常言古别離萬感因别至及我當斯境一語不得遂昆朋紛我眼感慨平生義得君如得劍夜行亦生氣往日熱肝腸傷人都歔欷今日重送君不覺落清淚

我行長安中晉送不成趣天亦尚憐吾君輩得少住如何一日間倏忽東西去遠峰雲戴驛秋節風吹樹蘄州亦以遐鎮遠焉知路朝與日光朝暮與日光暮卽使我分身幾處難爲步

張象先歸壽母夫人八十

富者窖金珠受饗不及身貧者舐米糠夕舂不辦
飧亦有屠沽兒發響不盈庭亦有侯王家作孽以
及親麻姑雖得道不聞佳子孫孔孟豈不聖不聞
母脩齡孝子與壽母千年難以并捧檄而色動我
知古人心拾第芥不殊達士焉足榮所喜泥金日
當丹誥悦辰所喜致身時偏作錦衣行堂下踞奏
登堂上朱絲紛耀壁光熒熒總是當年燈尋常照
[illegible]今夕照冠纓子曰依膝下一日薄三旌母曰
兒勉旃孝莫大揚名牛酒盛高會閭里蕭烟橫敬

亭若我容願乞殘雲英

壽于宗伯

偏以還山望獨殷出山霖雨入山雲拾來草石皆
靈藥課卻枰尊亦上動孤鶴一童生伴侶八鸞九
狄老知聞遥瞻斗度中台近齊向奎婁揖紫氛
閒披羽服臨仙窟自著金瓮斡化功納履以來常
拜石騎驢相見共摩銅一肩擔盡乾坤界赤脚親
行日月東箇裏周還眞甲子他年平格在其中

咏伯顧赴永昌衛幕

東南士子乍西征送曲齊謌出塞行馬尾寄將無
濁酒玉門關外酹班生
小時無計作清狂賭勝從知射鴨強今日鵰弓新
在臂好隨番將逐黃羊
黑山秋景靜邊樓水膩芻肥馬不收唱徹太平謳
縱飲羌兒羌父拜齊頭

金秀才還吳

望入江南杳靄間雪苹雲淨野風閑吳門白練今
何似只有行人匹馬還

歲暮春來赵虎丘朝歌莫舞點齊頭當年誤聽生
公法直到如今說不休

劉年伯司訓潤州賦送 其子進士教授順天

功名聊復了人間儒與儒官總得閒橋梓一時專
講習枌楡十里隔江灣清奈舌本中泠水秀拔眉
峰北固山個裏春風堪入座尋師我亦思南還
一氊千載傷尼壇更嚮何班齒貴官危坐虎皮餘
我老扶搖羊角信人搏開中覓伴書爲上身外無
求睡最安遙憶此時朋舊集梅花拈得就樽看

賦贈杜日章兼致劉恩徵觀察

玄冠紅袜動成羣韜略詩書徑欲分虛左一時思將相兼長誰合赴風雲談碁罷後收名虜殺賊歸來草檄文近日得之鎦憲使鎮中年少有如君

馬上傳來幾摺詩就中離合見權奇不言將種多能事饒是文家亦可兒盾鼻淋漓玄鬼嘯床頭光怪老龍窺一毫端抄三千國弓力如今施不施

求驗封壽母冊

覃恩沐寵光滿朝封事屬仙郎門庭紳笏處處

無端列齊向麻姑數舉觴

三尺短檠燈豔歛照絲照麻照書點熒光一夕倍分明對却銀泥壁閃閃

朝霞羅縠夕烟鬟馥玉馨蘭吐若含更與庭萱添彩色春風葉葉佩宜男

爲劉百世題米仲詔畫　時仲詔令銅梁

曾從鴈宕看龍湫勢似孤危思似幽山下亭臺亭外樹省能如此鬱葱不

塵情勝景不相當莫怪桃源久閟藏此水屯門差不惡風流只合度劉郎

詩中有畫畫中詩摩詰元章兩兩奇蜀國山川趁絕甚憶君盤礴解衣時

劉家亭子儘堪揣舉向何人筆似刀檻外天光臨水發斗間王氣倚城高

社集城南

當夜慵是病偶得醉爲醒共燕新趨社看雲善寫汀食單供菜甲花事狎園丁日夕猶依竹行行戩覆首

拂衣圖

求必昨非今便是但言子貴我甘閑琴書老矣無長物松菊依然存故山白鶴上嶺復下嶺青牛出關還入關車塵馬足不得謝清風高節誰追攀

寄壽鄧山人

佳名動人間江東鄧伯羔有胸富如海有思洶如濤有口吐如屑有手劃如刀北地亦以降濟南不成驕壇場奉姓字衣冠矚斗杓彙我卝而聞疑其人已遙每恨生較晚不及與同朝王生今甫言此

乃今人褰蜒起嘉隆削身存道獨韜開筐遊竹素
三徑隱蓬蒿築亭瞰清池池光與亭搖露花香自
滋竹風冷相敲五十以學易古銓今銓標猶傳問
世篇等世如牛毛絲綸東釣竿棋枰爛柯樵心靜
骨益勁地僻景逾韶上有鮮雲烟下有豐林皐白
日騎蒼龍玄言狎三茅媿不往從之一官眞繫匏
願言託王生聊以明仰高

別鄧田仲

三十[illegible]雨謀齊似謀生半年揀選官望 命逾
望晴・命下百酣歌雲開萬祝聲嗟我亦何意戀
予成不平得命與得晴一夕愁緒并得命予當別
得晴予且行丈夫會有志致身各及辰嗟我亦須
眉而乃兒女情
華檳耀廣衢安不如山家珎錯羅方員甘不如茄
瓜豐酒濃於膠不如啜柔茶妖嬈鬬牡丹不如嬰
梅花豈無車馬人于我莫予佳半生丘壑債縱年
得子賒回首忽分飛孤行可若何不如見雲林以
當子婆娑

送鄭騶思守梧州

五馬乘轓日三錢賜詔時福星兼地耀汪澤與天
期吾道遵逢泰東南惠顧私奚囊多藥草特此起
瘡痍
常凝眞班餘依君四屛書塵中多寧爾別後復何
如驛馬當風駛林烏語月虛仙都山洵美恨不有
吾廬

米仲詔還縣

隨牒來朝者無君八月留攜家便 [illegible]
諸侯乘暇催驪景逢人惜雅遊一尊[illegible]鳶頻上
畝光樓仲詔園樓名
太息中朝盛珙璪集異方尚憐[illegible]紫坩壚戶翰
將靑夢三刀路紅塵一騎忙獨憐花似錦爲爾照
行裝仲詔入試攜蜀藩內庫解[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去後園誰主行間山更佳摩[illegible]造化拜石託同
儕秋健臨風翮天開積雨霾[illegible]工作賦莫稍[illegible]
卿俳

此葉北大配補

日夕南北心來去紛于織意外忽逢君林魂交暫
息豈無桑與麻在亂不成緝豈無車與馬失足不
成匹本以林泉姿朝市終為遏觸境無新驩懷人
有遠憶一片深山雲君來甫將得
長安十二衢朱門處處開多子長安行一刺不甘
懷心知萬里輕尋常重門限我無蒙家樓卧子以
空齋有風蕭搜搜有雪色皚皚保此歲寒操期子
永無乖夜語落明星寒光迸窗來
地曠雪逾滿冷影射須眉對子適相當言共幽白

淒淒清復淒清子寒亦似之長安街道覓錯坐陳
羞饑匆匆人馬來須臾踏成泥所以與子盟初心
悔馬驍
胡風一陣沙形影不相從何況燕與吳山川重復
重寒天一陣風毛骨栗簾櫳何當逐長途快刀切
馬鬃一心數驛亭千言謹厥躬恃茲月明明流光
于懷中

寄酬劉恩徵恩徵見懷詩用予雪景韻仍
賦一首

此葉北大配補

還頭刀斗報纖纖雪色軍威一等嚴部曲行新開
虎陣蠻童翻角諳鳥鹽燒腥帳遠殷邊塞畫來山
成簇滿營使者旌旗雲外立受降城北露竿尖
百燭光中桀驍為黑河直北想行車遙同蜡日催
[illegible]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花鋪苜定將千百國詩壇聯
得雨三家閒麥[illegible]雲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銀泥畫戟叉

新正病起
理櫛曾何日移年已一旬騷功愁漸減病種割將
新東帶應無力驅車別有人白門門外路此際定

游春
孫聞斯時過射所依韻
慵心齊卸馬窗屋一園春覓坐失長日相商多古
人窗空收界大樹老冒煙新獨此閒中意時為予
所親
隔戶已無塵單居敢得春擬身嘗在寺近合恰逢
人學道莫如閭敲詩不厭新年來賞音處孤磬一
相親

沈司馬被言十二詩語工而意悟予甚喜之

此葉北大配補

步韻作如數用廣其音非僅以相慰藉也

細拾夫君過風流只課詩免塵聊復耳集議竟如斯道以豐蒙辱知因寡得嗤彈文三四讀功罪轉多疑

何當胸戴甲幾處舌翻簧萬種味中味憐予嘗復嘗負戈空誓日相劍鬱含霜往事如今說差堪校白黄

但有心能遠何言宦不工品倫生後定謠俗死前同[illegible][illegible]巷裏千年數着中馮誰商得失遮莫楚

人弓

似我虛糜廩終年腹但便決飛安控地寬政仰如天未敢僥行險明爲拙見憐照顏深自笑乘馬愧屯邅

肩國勤桑土憂時切沸羹屢疏清禁衛獨計策金城一木那支厦群星總忌明揭來甘厭世魂夢亦成輕 司馬有屯田防邊諸疏

白璧焉可寶青蠅善點汙孤貞道所戒柔弱生之徒莫聽履霜曲愁看出塞圖著冠又成悔與子盟

樵夫

食蓼自忘苦不從葵蠋甘拂衣聊得性漱石有名譚世影歸浮泡名根坐大貪贈君雙白鶴飲啄待蘇耽

若論生平業前賢亦以多詩書招鬼祟樽俎伏干戈司馬下蠶室離騷沉汨羅黜官猶細事之子且誰何

戸戸筆能操春聲鬪百勞如君堪霸社壯志直奴騷大翼風衝起洪流石過嗥獨愁名見逼轉似毀

難逃

即日已成昨無端更覓非界空雲自性人靜鳥忘機竹素老亦得菰蒲深可依錢唐有潮汐時看月生微

題石摧和氏亡金意不疑當其適未偶緘口難爲辭一旦開公道千年皆已知視今猶視昔爲子置佳詞

宦笑車生耳行矜沐振冠烏翻緣樂馘雀豈以珠彈赤手逢辰易丹心後甲難江湖無不得只故主

恩寬

萱圖爲朱元介壽母

拈來一草祝長生兩字忘憂合道情色借竹林依
大士春隨柳線到南京並陳彝鼎年皆壽別置花
盆景絕清更譜詩篇三四輩當筵絃管最分明
芬蘭文石映枝枝甜露常行子午滋花下有春人
不老庭閒真樂物能私差莆屈軼何言瑞火棗丹
桃總屬痴一種靈根偏襲吉長裾佩得與男宜

謝友可之南

十年筆札伴車程此日財堪就兩京拄笏山川新
得意過江王謝舊知名談無前晉留牙慧坐向明
時看肉生更聽桓伊三弄笛憐君一往有深情
官如比部地南畿勝境閒情世所稀湖畔稻香窺
蟹過塔頭燈靜見鴻飛淮餘王氣潮應大柳種當
年樹幾圍誰願淄塵久京洛白雲心事與君歸

陳汝礪罷官歸閩

鎮日紅塵只騃顏今來贏得一身閒卸將皮帶腰
寬博好向家庭試舞斑

馬上無歌蜀道難我元非我亦非官人間萬事做
眠外付與浮雲屋角看

羅駕部母壽

曾讀稽山愛日篇簾庭春永樂依然板輿正軟便
司馬饋食當年憶却鮮衆母歌騰天錫誥五官王
甚海添年椅觴况值中秋節歲歲銀雲照管絃

乙巳上封公壽

細閱人生境旬年儘得知多男心較苦不肯累偏
奇味薄代耕養勞添別歲髭在官新拜慶猶起隔

雲思

同席爲儒者誰其老　主恩星明冠盖里香醉稻
梁村孝謹宜兄弟詩書長子孫清溪一泓水聊以
娟盤飧

俞母卷

手理寒機口哺兒烏啼昔昔血絲絲祗今彩舞綸
飛日轉憶寒機月照時
黃鵠悲鳴想故雄枝枝連理泣霜風完君一日千
年計頂戶支門舊廋中

博得天家意外恩蕭煙騰處是綸溫但償地下人
辛苦便好抽身守墓門
丁年伯母耋壽寄祝
一道清溪與月鮮幾聲雲鶴赴秋堅身同楚老偏
能隱教勝鄒人不用遷樹背以萱橫碧嶺佩裳多
菊嗅黃煙部中剩有蓮花瓣歲歲當觴峰自前
乙巳一病十餘日不復省解人事倖而不死
然亦危矣病境次第自病中聊述之
常言生死事會須有關格白日與黃泉會須有主

容誰明去矣途卽係今茲宅五體各具陳兩眼亦
以劃呼叫百不省舉止迷所藉骨肉四面環牀中
徒列魄息息寄渺茫人鬼復何隔
彼時何卒卒闔室走臞臞父應子之泣弟應兄之
呼哀懇拜醫人倉皇謁覡巫卜課與推星百術紛
且劬而我獨不聞精氣焉所如
笑笑人間世分明一夢休夢中翻說夢誰識夢緣
由一呼喻不遷去明尋卽幽得了方爲眞在生都
成浮沾也四顧人纔來問骷髏

憶往病初發表裏熱如蒸壯火食羸氣焦灼百不
勝須臾鬱成痰沸痰急上升其勢如湧泉其形如
凝氷舌本壘而渴言譫目直瞪捻衣兼摸牀諸忌
以齊徵此時命寄醫獨言脉可憑
榮衛滯不理火毒上下攻肥痰甫就停燥糞結其
中欲遺不得遺百苦千難叢利下莫敢承盧鵲無
奇功捱夕復捱朝旬餘始得通久迷心漸開十死
生財逢蟄憂一屋人改顏將無同
神明誠恍惚其道信而貞伊余行無良敢云邀寵

靈十年兩危病於法俱不生每當窮篤時忽忽見
神明曩者儼關公辱況臨前榼耳根不隱響鄰鄰
車馬轟今茲病憒憒大士不離牀鼻端與心坎兩
回發妙香事理有無間聖人不語神子懷謝不任
聊以識精誠
平生事草率黑白不成校三十八年來迷離等醉
眊在世眞成竊臨危黙自約極當沉憒中精堅偏
一竅檢察儼有物鞫勘窮奧实歲月無逃網心跡
且雙落乃知業遺身至人言不死一死終無辭安

侍朝聞道倖矣尚回生白日以相醮

二歲塡喪門一門衝白虎次第卧牀簀稱病無老豎前月及家弟次月及嫂姥篤勢盡驚人寸心摧莽鹵兩兩僥無害循資余接武旬餘不省事一家色無主病者亦已矣無邪生者苦數月奉邸居無聊展眉宇所愧兒多詟乃以憂尊父亦有維桑親群群相郵撫鎵金而禱神膜拜紛如雨余行自涼劣親故胡所取感之不能□省躬徙自顛

潮退沙紋皺病退面谷顱今晨不成寢取鏡聊自復鬼形不敢認惶怖欲走伏骨上徒留皮皮中不復肉僅餘髭須張少以稱眉目

勺粱不入口夫旣半月多今來嚼 个汁滋味復如何服勤知者言調理理更苛饑飽與風寒纖微不得訛一謝絕思慮二切戒怒訶三忌久觀書四忌客嘵囉愼之重愼之病加於小瘥雨中餵春鶯燈下護秋蛾獨有靜息功可以養天和

生來靡短長惟工一覺眠頭角枕方支鼻心鼾以宣適茲病之餘百骸與形遷永夜難爲曉屈□費

繫過十道問女奴今夕何夕天時遣看犁星在屋東西尖聞雞喜數鳴聞鴉喜衆鬨尋常黑甜趣一失恐不還生長寄庵中焉能暫捨焉

長安日下塵奔走車與馬穴蟻攢腥羶臭蠅逐蛆餌服食鮮且肥妻孥矜娶者亦有功名人胸圖畫夷夏亦有文章士鉛瓢奴董賈許務以爲高呂稷以爲野惠施以爲博孔丘以爲寡羣徒轉相笑所得各自哆傀儡捩機關誰眞定誰假屢劫不降心

病祁消也眼前作底光憐燈復拾灺

麋渾勉支腹朝夕須朮參羸軀敢自持常若行欻嶔朔風偏瀝淅剸物如刀針不敢啓帳帷常常擁被衾觸緒有來端遺塵無任心鄰家雙白鶴時以送淸音

輔理踰月餘試步力猶微兩童肩兩腋兩股方得移自室而造堂養力須經時言語失次第動止鮮威儀慵心倦長安平常貫掩扉得此安意卧他賓亦可辭懷居有射所懷人有心知咫尺別累月離合何其奇人生苟不死會多相見期容我尚□坤

白日照予思

贈李一庵書賈六十

李一庵儒而賈賈而儒嘗以語人曰假南面百城何如擁萬卷書經史東序子集西隅我於其中老伴蠹魚韞櫝而藏待價而沽或得吾神或得吾髓或得吾骨或得吾膚或以爲賢爲聖或以爲公卿大夫乍展眼心志爲之頻豁稍涉足顏色賴以不枯其不善用者乃竊以爲盜竽咄咄長安如藕孔居塵翔于天糞栖於塗東家驅馬西家曳驢富貴

之子以蟲負織功名之士以蠅攢蛆萊市街頭賤牛羊與鶩鴨城隍廟口販珠寶與珊瑚自吾十年商朝于斯吾曾不知其孰賓孰主而獨于李氏父子往鼓掌而來掀須此亦聊足以自寄其區區今李氏曰六十而壽不佞猶幸其未也尚以廿二年之月日從事于册板之蠹然後與君捐經擲史焚予痖集共期遊于汗漫探至道于空虛

讀崇德録爲沈贈公作

焚木一成灰火傳無盡時鼎鼎百年內薪火復爲誰兩都富冠蓋賓從走盛衰第宅織侯王金錢賭賈兒正寢饒告終壽考足眉黎白月忽掩光西風一以馳蝎來訪姓字閭鄰不及知　九重天子制百代瞽宗祠五十年往矣一旦闡于斯千金不解受旁人笑窮癡金蓄會有用終今亮無遺趣嚮委旅塵當年行道悲大齊而牖下祇今亦纍纍夫君聲不泐彼其誨無追人世各榮莽達者差便宜

又

幾輪霜月伴公車身後生身上玉除此日墓田高

著馬舊時茶井冷添魚額門孔壁歐陽學約矢齊城魯仲書千載瞽宗應不滅長年牖下定何如

爲張宿甫壽其從兄

衣鮮馬怒儘時名革履方袍獨老生士不佔官真自在家惟課子極清平閒眠竹榻看雲上靜展茶爐信水轟七十從心何所作祇應池草句還成

杜氏園雜詠

懷古草堂

自我先天地分明見在心百年俱鼎鼎誰古復誰

今

縹緗閣

藜杖疑天祿牙籤鬪鄴侯此中懸半榻可以憩軒

駒

柳逕

走馬射堂前穿堤踏紫烟青絲持作埒柔條持作

鞭

横琴石

嶔坎者何切嶒呟發遺響乃知太古音不在絃爪

上

三珠靈洞

花竿照空碧娃鬟語何處漉漉月光中鶴羽衝風

去

浣芳塘

步步池塘上鷩波剌繡衫餘芬驚歲月不更近薰

籠

蘭畹

園中滿種蘭種蘭比君子豈無桃李花淸幽不似

此

棲鶴軒

此鳥非凡鳥淸聲遠徹雲總然甘偃息不入鷺鴛

群

卓笠山

山頭逢杜甫帶笠日亭午作詩解瘦人君今毋自

苦

飲仙亭

飲中歌八仙豈必人盡石我自不沾脣亦嘗與斯

席

帶玉泉

浪定一池月中宵照瑟瑟捧之光欲流和家抱不

得

翠微山房

鑿巘供書幌雲峰列翠眉獨遊無限好朝靄夕陽

時

聞鶯館

箇是江南韻而今卜塞西春風芳草日更與靜情

啼

松牕

綠水欲漸漸長茸刺額簾請君聊拂拭人見是龍鬚

曇花精舍

近見曇花記無根解盛開功成偏好道君儻木西來

垂綸磯

朱鷺魚以雅取魚食茄下主人坐釣磯將以問詠者

蕙晦

蘭花已是憑蕙草復弄色與君不相見幽思遥相識

倚劍臺

拔膾樓蘭肉尋常且蓄威朝來財看劍寒血著人飛

睡庵稿卷之五

睡庵稿卷之六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郎中家慶卷爲郭青螺先生壽其太公

銅柱遥標豬夜郎銀泥重耀舞衣裳西番地闢增天大南極星高與日長食重萬人行酒炙鐃謌一部奏清商更傳廟祏無窮羨親見丹書指泰黄詶國詶親見丈夫乃文乃武壓枸儒兒母念我貽忠訓　帝語頻封叶夢脊快閣暖風嬌燕喜畫廊初日照麟圖公家勳業汾陽似拜慶汾陽得似無

送盧眞常守南昌家二弟爲其屬檢校

京塵一以謝眉思入峰清好懷誰與同一路黄鳥鳴柔風祖後騎鮮雲拱前旌高高滕王閣臥理有先聲材大地無劇心沖物自平轉聽訟筒稀桁楊宿于楹默坐日向午西山烟半横其下有章江疊水印沙明汲水飲酌餘濯我閒冠纓銜頭一榻懸相將爲誰迎

大雅適相洽別疾恨逢遲悽戀復一腸仁者心所知[illegible]歲長安門手足不曾離誰云一種樹[illegible]西枝東枝定誰扶西枝定誰攜野蠶縈枯桑宛轉吐生絲念公富麗德賦子得所依不惜解手足破身以相隨

區海目先生赴滁

不嚮清流問故關硎平有味是官閒江南日莫瑯琊道絮絮雲生疊疊山

平生最愛歐陽子謫宦滁陽兩記文千古江山靈氣再擬留一石待夫君

聞斯感懷詩致不堪樂予亦同病者也次韻

如數用相反解

朝來隨例說新春不記居庭只舊身一室圖書權作主隔階兒女轉相親誰家摩頂堪成剪幾道投胎合棄貧造化鑪錘聊戲耳嫌他柳肘有何神

我亦行看四十春支離翻厭在生身無成一事何言子未免關情特以親機利場中甘最拙升沈數裏耐長貧明知禍福相從來薄掩取如多恐犯神

簷光開處見青春花草蟲魚總化身有有無無寧我獨來來去去定誰親兒童若長應催老婚嫁[illegible]

勞小稱貧是火是薪怔着眼難言委蛻便傳神
一抹虛空習習春骷髏我亦僅殘身敢論萬事足
不足試探毫端親未親彭籛骨朽何曾壽猗頓墳
荒果道貧滅是本然生也得莫將無益損精神

贈仝平原

十載辛勤意居然縮舊章蟻封猶宛壁雀路幾翺
翔煦日照驪壁開雲來印床平原有逸事毛遂請
居囊

高幕赴郢陽

嘉君饒文操而世寡知音鴻鵠仍戢志鷦鷯聊託
林須眉澹粉水花鳥悅天心遥見房陵道春風舒
遠襟

天界兩僧受官南歸

攜來青果辦腰裝蚤嚮天門拜紫章不信西方爲
異教袈裟今亦會冠裳
南朝薺樹媚烟鬟寺寺禪床可寄閒但得此方爲
教主疏慵我亦戀官班

郭姑之子仲升訪余南歸口號相勗

偏憐兒女一生劬不及生前反哺烏總使陰靈能
愛姪可堪猶爲乞孫無
燈火虀鹽感百劬廿年誰復辨朝烏爲言報母供
生策除却埋頭別路無

耿侍御卷 有序

侍御山東人也往江陵當國我宣有沈翰撰懋
學忤意歸徽有余給諫亦名懋學以疏諫罷居
里里因均賦有民噪壬人搖柄相意託言噪始
給諫欲入其罪誅之賴侍御按應天棄官爲白
事以得理故至今按應天者稱耿公予有里人
之厄大姓師惡生奪殺我宗婦轉以相陷謗刺
四行無可呼告賴關西牛公按應天批駁詳明
紛稍稍解予不敢班班誦言八年于此讀耿侍
御卷心爲憤烈聊附識之

憶吾昔在北威福聞江陵噫噫欠爲風雷炙手天地
焚逆之隆淵坑附者升隆津多少盧王孫四尉鼻
柔娩猕寧有二十姓異而名均一從史氏歸一科
掌爲民爲民亦可已相公忿不宣鄉鄰有鬬者里

卷生煩言危矣嫁毻奇一士幾不天覆卵得寧巢所恃持斧人官謫我自知身活耳不聞咄咄我耿公江南再生身而我逢耿公愈於逢兩親密恩識何所天閽聊自陳亦有後死者讀之倍涕盈稅亦自可改妻亦自可溷乾皮萬不支一宗安足論附者爲誰甲威福誰之因誰其持斧來單指挈孤臣願逐余司徒抱頸訴平生伐石紀兩公千秋祝無垠

觀雲來丈藏畫偶書于射所齋居

亭亭籬落覓園雪幅幅溪藤澹著烟探取陽回何似業函中書畫語中禪

一道晴雲射射堂山泉水樹有生光總憐箇裏能消俗不犯塵閒車馬塲

送里人之汀州任

東南風氣好追遊臘後春前草似油更道故園官路近府中亦有謝公樓

傳來荔子勝雙柑斗酒黄鸝儘日耽珍重官人南去好請看汀水獨流南

送人之滇南任

出門半步說相思萬里單車自可兒笑指碧雞山不遠白雲起處見峰奇

桄榔枸醬四時供海貨溯街百道通只有金錢無用處換將手貝與兒童

黍珠春永圖爲張孟奇壽母

羅山浮山如甑甗月清露紫虹光吐中有神人常春黍葛洪之妻鮑靚女累黍成丹紛無數啖之數顆齊冲舉玉鸞吹笙白晝舞銀雲櫛櫛覆下土下

有遺粒成雲母潔于甜雪軟于乳帝遣何姑爲鮑侶何姑鮑姑俱仙去濕竹烟横迷臼杵吾友張子好閱簿世世結廬於其所先人曾縮陸川組亦是葛翁勾漏處母年耋矣神明茂箇是神明不待語何家雲絮定輸杼鮑家黍竈應開戶一鉢盛來合許許日月雙光七日煮奉母食之千萬壽

雪溪圖

寒水沉沉織似縑長郊一色與天黏不知空撒成何樣只有溪流覺暗添

混將下土僧成駝揭向空原總忌明靜戶冷窻恭
透處爲言無色復無聲

劉靜之歸覲

世外論心者塵中會面稀可堪驅馬獨復此送鴻
飛大野雲千疊高天月一圍憑君淮海望鎮夜夢
將歸
空情亦未盡輪馬劇紛紜不爾曹偏冷其能去獨
殷吟林秋卷靜帶菊野裳芬子舍離君入滄江伴
白雲

送鏞上人還竹居庵

一夢消塵世閒居夢秣陵城闉連野闊塔牖見雲
層幽徑頻穿竹清談乍對僧寄生甘養拙長卧我
將能

憶射所

清齋空咫尺物景一冬分壁罅多穿葉窓虛雜度
雲野風吹樹急獨鳥叩門勤柰可長離別寒鐘靜
夜聞

幼博重訪余步韻答贈

欽君殘糜濡僅染髭須色領邊總寄絲臨杼不堪
織尋常筆墨弄寄身聊偃息千古斯文場寥寥竟
誰復本質一以垂雕鑽徒掩飾燕石舉世珍至寶
難人識分明黃帝珠非象罔弗得君有松滋鄉我
有槐安國知白守其玄萬言輸一默脫略文字外
墨始貢其職
鉛刀思一割駑馬思十駕與子苑中游凌兢空日
夜人皆饒才儁臨池工一寫而我獨乾暍操管不
得下聊略兩三銘避人凡幾舍亦辱子見收屢大

小同價揭來病卧深藥餌無休暇養病兼養拙墨
事久當謝詩思健驢背憶子風中跨似我百不任
儻也扶風蔗

張孟奇徐鳴卿招同黃貞父米仲詔鄧玄度
畢孟侯蔡敬夫李伯遠劉百世韓孟郁集李
將軍園分得蒼字

王侯美宅偏能空冠蓋閒遊也學狂角奕共爭生
死地品茶聊試是非場樓臨四野觀爲大天入三
春色正蒼選勝呼朋眞得意嚴城落日總誰忙

贈曹子野

指天畫地動成群出衆微言得似君識下有神通甲子眼中無物遁風雲且傾管輅三升酒更續靈棋一卷文此道廢興知命在怪來朝貴集紛紛

淮安哭吳均濟給諫

萬舳千艘路傖儳得送君去來開閘水離合出山雲屈指交游半吞聲鬼物羣不堪頻顧影河上思紛紛

信有前因定相逢不意中千年了一别萬境等成空啼眼垂楊道傷心宿莽風獨嬴妻妾在併得友朋同

宿命慳官祿虛銜耀掌科揭來臨任近勞頓送人多氣色看諸僕風塵試所過回颿財咫尺涼熱較如何

旅襯淮陰道郵亭漂母祠日斜狐欲哭風急蓼偏悲一木竟難料千秋空爾爲王孫好歸去客死亦何辭

梅肖陵夫婦雙壽

隴上歸耕似老龐嬴䌷冠蓋一門強紅雲冉冉兼天繡白髮垂垂到地光别自有春村釀熟爭來作臘雪花香鬧時細檢官中況此際財堪至喜堂公判夷陵有至喜堂

泇河舟中

曾記春遊處雙肩盡力擧如何船子路轉似郛門寞旬日蹶焉卧萬人勞者歌咽喉操國命僅一勺之多

萬古龍門峽流黃辦灌輸可堪欺歲事欲一討天吳宮保偷身後金錢没淺夫年來開塞狀得似禹書無

歸舟

落落難爲思栖栖負此身着冠翻自悔洗沐又成犨本以貪閒癖言尋洗俗因亂非緣世業窘乃爲鄉人雪涕追前事驚魂憶故辰豺狼驕作横魑魅劇紛繽牙眼銛戈劒機關密網罠笑談行殺戮顒指唱嚣嚣四幕天無燭平鋪地有銀溝泥沈少婦几肉啖孤臣婦鬼堪充計臣慄豈足斷陷

剌惡少走牲牲廉范終辭鄧包胥不入秦逼圍期
一炬判決抵千緡合室俱無主單門何所陳韜頭
聊以贏委面索誰親跋路睨猶數黏居徙更頻寃
乎幾不臘危矣動盈旬破衲朝朝混枯蘆昔昔蹲
偶全邀白日後死託蒼旻草木皆悲恨龍蛇有詘
伸乾皮仍帶履子影且京宸輿隸趨迎舊朋儕浣
慰新裙將齊作拍不語各含嗔莖秝開支胥差池
乍洗鱗側班台室近分粒大官匀故帙芸香發空
齋花藥𥖁琴尊安淺澹簪佩列清津下楗當亭午

披函極秘辛射堂肥納月茶竈飽酣薪同館遨方
數高梁輿可循出門山在望覓寺水之濱甫覺眉
尖放偏增手腕勤石渠供筆札樺燭趣絲綸蟲豕
童難緝葫蘆樣不倫役思勞李昉識字苦梅詢竟
夕揮無暇周旋腹告屯推瓠鈴索急斲牖硯氷皴
宿命歸磨蝎殘肌逐鷇鶵形將心遞病福亦禍爲
隣岐路俱臧穀長年等槿椿安排終壑石底事費
蹄輪徑色陶潛菊湖情張翰蓴可能辭夢寐未省
棄吟呻托跡宣尼魯傷懷寗父幽馮誰識[illegible][illegible]涤

恐抱麒麟敬謝魚鬚笏重拈鹿耳巾熟眠敲柳癭
傾醉答鶯唇已分完生計何須問里仁定知天地
内別有待嘉賓

立秋前一日飲李季宣青蓮閣

蒲颯幅幅倚樓開坐擁琴尊亦快哉薄霧幾層推
月出好山無數渡江來翰將秋動蟲先覺換得更
深鳥越催値此景光堪護惜別經三閏看毛腮
卸却牛皮伴狗屠不妨清話老蟾蜍吞江浴海爭
三闢餞夏迎秋寄一壺屋裡帆檣仍在眼行間雲

鳥盡先驅與君細品當筵樂絲竹還能勝肉無

八月十二夜汪原博榮期招飲同梅禹金

故里無方避懷人幸爾同捉刀疑魏武秘帳得王
充靜語三更後微情兩頰中所思無可那判取曉
光紅

十四夜赴禹金招同原博榮期仍用前韻

着處說江東乾坤此調同狂言驚衆走貧腹得君
充伴鳥雲俱宿行杯月可中十年贏兩夜倍覺燭
花紅

壽殷母李夫人少莊先生側室

當年侍從有輝光百代儀刑說少莊三五在東星合小八千爲實歲偏長身先女訓惟歌雪潔與夫齊只嚼霜若箇須眉能獨立君看笄閣亦流芳

還宣

目隨鳥盡天空闊身帶雲歸界欝葢獨對敬亭呼李白不知魑魅喜還憎

重至九華

曾向山堂作主人而今遊屐又重新山山着意來供奉齊辦雲烟和米薪

擬將白石煮青泉夜夜雲峰落枕邊十六年來舊時道熟雲熟雨飽周旋

老大堂頭皺面皮佗年都是乳沙彌勤勤問訊瞪瞪認我亦腮毛倍可疑

萬瓦如鱗纈碧空僧寮客舍盛西東獨遺佛殿灰堆裏記取菩薩一劫中 化城殿火

瓣瓣蓮峰似蒜頭一層山裹一溪流夜來踏得溪聲壯疑在錢塘江頂遊

行行側側黑山顛旋東松毛代蠟然奔上嶺腰一回首紅烟亂點似漁船

詩如太白遺仙蛻學到陽明結聖胎慙負無能班二子讀書堂裏又重來

記取空齋下睡時千山月落老猿啼書魂今夜三更後猶擾從前子曰題

無端白詐閱家園又鼓無端士女喧地獄不空有公等莫教終古悞兒孫

始知山亦涴浮名困頓塵間車馬行香火不靈僧道散齊雲九子儘堪盟

秋後芙蓉老面光籠雲羃霧巧遮藏李夫人病經憔悴不肯將身見武皇

清溪不及入會佘聿雲承追示贈詩步韻寄答

一天霞脚燒晴空半幅蒲帆趁軟風借得清溪澆小杜定他粉本付南宮如眉江月臨初地似竹煙鎖出老叢箇裏憐君好詞賦獨將雙目送飛鴻

宿鄱陽湖

乍息湖中路言尋草際廬掠風驚鬢冷橫月亞眉
疎行李輕于鳥盤飱薄得魚因之念鄉國殘燒一
繙書

桃花嶺懷丁右武奉答

箇是山中道者儔胡爲此地鈌同游懷人我亦頻
占鶴辟世君其類飲牛覓壑尋丘雲共賞談玄舉
臼斗堪浮桃源一路俱相待疑有飛花傍水流

桃花嶺侍相公座主步韻

山水脫塵寰烟霞冒層嶺置足漸以高棲心滋以
靜倏忽攬玄黃秋光集萬頃雲母長松茸神瀵輸
丹井擬入武陵幽轉勝桃源靚雞犬不聞聲麂虎
時窺影客路各成趣僧寮俱益景知巳樂莫樂閒
居永莫永
正逢黃菊節齊上桃花嶺人地旣兩奇心跡亦雙
靜十載貯離腸直瀉當茲頃當其在離時乾枯如
廢井一朝肎宇開山水俱生靚步步而趨趨願爲
形與影語至無精襍長情催短景一日如兩日所
得亦巳永

入山多草木葱翠圍成嶺山得樹以腴樹得雲而
靜凭顛四望處風烟變俄頃碧水出其腹着地成
澿井天晴紅葉乾秋容轉夭靚背嶺見人行依稀
黑豆影高高下下田壹似棋枰景觸目有餘適夫
何較暫永
閱世如閱局涉世如涉嶺當局鬬一先不如旁觀
靜峻嶺嶮以崎雲雨不踰頃暮田朝魏其朝驢暮
擠井明知腸有刺猶自眉成靚鬼彈落虛堋含沙
工伺影何爲景中人何爲人中景到頭一着空相
忘巳永永
辟穀臥黃石吹笙度緱嶺吾愛吾夫子成功飲寂
靜煮藥會盈鐺種藥會盈頃爲霖爲雨龍寄養于
淵井龍在水長碧雲留山更靚富貴泃空華功名
泃泡影麟閣與雲臺不堪供小景回首十年事一
咲天地永

寄懷潘景升

幾載湖頭別相將弄槳牙泥情連燕子宿夢到蒹
葭問屐當誰適看鬚想各加金昌舊時道多娳賦

家封史六十蒙景升佳什見贈荅謝代啓

久棄丹桃乞未能祇羸絲服侍烏藤貽來一字如眞誥施及雙親得好朋雲出天都新白岳山連地肺老金陵何時拉取江南伴辦與追隨百度登

寄懷鮑山甫

黃白山中路經年音信稀雲箋何物下花課幾般肥世味供軒睡閒情賭局圍江南堪押主可獨函歸

過皖江

鄴中身子鏡中顏一泒寒江耐往還莫話九年前九月愁風愁雨大龍山

皖江集阮氏伯孝

千章木覆龍山觀一葉舟通皖伯祠支枕不忘開榻處當杯重擬詠懷詩魑魅舊事三生夢牛馬頻年兩頰髭欲借長江爲信使潮來潮去每相思

廬山東林寺

重雲翻出現（登講經臺雲霧四塞忽大風一捲獨見香爐峯）逢道特相隨（錄天池至東林三十里許矣鑪峰正當其門）慧遠千年意香鑪峰自知惠祿官乞米不爲酒攢眉何日東林社蓮花禮六時

千載池荒後重開舊日蓮漏聲應不滅燈信若爲傳返照高臨嶽深秋瀉瀉天虎谿相送處情景兩依然

白鹿洞

千古宮牆存廟貌一堂鐘鼓合軒縣閒尋鹿跡偶遊此作聽松風亦爽然同異幾人開隻眼往來各自辦雙肩鄱陽湖水廬山月遍照東西南北船

遊佛手岩至訪仙亭講經臺雲霧大作欲至五老峰不果途中占三絕句

垂垂佛手放新綿接引人登第幾天大地山河都一抹就中來往似周顛

何人重上講經臺徹地經聲吼若雷應有諸天齊作供法雲法雨捲空來

孫晉仲兄弟齋頭話舊

閒想廿年事物情更幾番通家橫作牘知已萬難言挂劍虛憐墓張羅小約門無爲歎朝市與子狎林園

三步腹應痛片言心所親祇今誰老眼舉世得空身笑笑還吾故超超見爾新久傳糜自可況復酒杯親

集眞庵

竟日人俱寂深更寢尚吪陰蟲緣壁巧霪雨集簷

多梵誦魚千板禪枝鳥一窠閒來安枕席聊得就雲蘿

赭山

又逐新晴去煙蘿許更攀地偏幾失路泥滑強登山暑裸工披拂誼藏恣往還一都城市客暗裏一身閒

身帶江雲淨行臨野樹寬到巔風得勢放目水成觀問塔年來古憐僧寺已殘青青穿履跡最喜竹平安

蟂磯

久說蟂磯勝乘閒一赴之涉江成露宿薄暮受風欺夜臥半帆月起瞻隔岸祠毋言與廢命登眺亦維時其日宿雙港不果渡

係艇垂楊處江心表舊基百年經變化片石失孤危山水難爲主乾坤幾自持金焦與瞿灩突兀起男兒

疑是永安宫音儀彷彿中佩刀驚袵席抱石泣英雄壁蘚柔蒸澤魚腥緊呷風憑誰操鐵板高唱大

江東

江行

晨起席方挂水熟以舟輕牽風一路蘆列行隨我行拜舞快周旋綽約姝有情一轉復一折腰力不自禁須臾頭勢𢿱搶頭嚮作人怪爾無持操占風捷于神十十與五五東靡而西傾豈不負毛髭胡爲勞其生秋霜一夜乾枯折終何成

壽任侶梅六十

一別金陵四十春相思何地不勞神乾坤澹蕩初

閑甲花鳥芳菲又受辛醮月梅魂當挙拂泛池蘧目簇筵皴荊谿舊碣依然在好嚮任公覓釣緡

吴福生之黄山

休夏詩名噪居山道業尊有時聊杖屨無地不羲軒淬劒泉方闢含丹鼎尚溫與君參對訖三十六峰存

爲張象先𠰻母

待得玄旌日言逢紫誥初參乎驚齧指由也泣枯魚素業兒孫好清門風物踈千年了一出聊此慰苦爐

亦云慈福備並羨壽年尊人子情何極終天恨獨存鐺焦堪作供綿卧定奇溫涕淚收寒菽殷勤語故園

爲臨安黄明府壽母八十

萬古綱常人不朽四封民社吏多能羸他下戸驩塤谷償取高堂苦嚼氷亦錦分機光灔灔紅絃入管吹騰騰看君法喜從來闊無數禪門點佛燈

爲赴鐙公之請

睡庵稿卷之七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虞丘崇善祠歌也任丘劉師修建神祠爲親祝壽士子聞而和之

瞻彼虞丘隸古瀛洲僊者所官卿雲藂藂
瞻彼虞丘有皇其閣冠日切雲君子所度
惟此華閣築不以私上鏹精鏐自講筵詒自講筵詒　天子之澤資事敬同以報親德
報德何以　天子無疆親也罔極願言偕長

猗犬士文昌或九十七化或三十二應人之叩神靡弗敬矣神之赴人靡弗定矣祈季者季祈男者男恵者不費欲者不貪
誇曰張仙文昌之神一曰在周爲張仲以孝友聞
惟我公伯仲孝與友共有之似之誠則必動
惟大悲乳度活衆生惟我劉公積德絫仁世敦厥良世儲厥祥爾壽而康爾熾而昌神之命之食舊無量
庭有萱宇長生桂之樹盈前楹靈繽紛光照社賓

椒槃苔神報四方男婦奔走祠下

虞丘八章三章四句二章八句二章十句二章十一句

飲潘稚恭得君字同李季宣汪元博

趣取晴光好作羣柳花蘭葉一齊薰房如艇子園春密話到驪歌趣酒紛江隔竹窻青獻岫煙浮茶注白連雲幾年夢寐勞相憶布置須眉得似君

浮山偕赴五臺附揚州舟行

邗溝日日長春潮不盡官船打鼓騷一葉中流偏自在五臺正對杖頭瓢

到處相逢似水流人間爾我一孤舟請君自衡文殊說若處連山也是浮

上巳同潘稚恭夜泛稚恭以送予來揚

風流那復數蘭亭一夕蕪城已百娉娉嫣畔桃花迎盼盼堤邊柳絮伴青青當窻月細肴初畫泥酒驚嬌語未醒障袖濺裠約何所空將邗水寄丁寧

鄧玄度赴南省得明湖二字

久矣東臺虛買誼于今南國拜陽城千年豐芑重嘗度一日唐虞再太平風勁霜凝青瑣闥山光水

秀白門行縣知擘畫皆時務可獨批鱗動　聖明

年年清夢落江湖最幸仔肩有丈夫每飯不忘知

杜甫極談世事見夷吾前林風靜清猿鶴遠浦雲

飛辨乙晁作奏暇時吟咏好煙霞遲我舊　皇都

同焦素臣集唐君平齋中依韻

爐頂香文軟盤頭石景幽熟雲透踈壁細雨灑清

秋淅事勿復齒鄉心其奈愁願言王子晉控鶴以

登緱

密室遯偏嘉雲光天一涯讀疲初得茗飯罷小觀

聯萃稿　卷八　集之十　三　朱

花知已坐還坐貪尊賒復賒莫嫌疏懶癖此外郎

聯譁

初秋社集得飛花二字

市近躑能謝庭空暑蠹遣不妨成密坐乍可抵踈

幃老樹將蟬語閒雲共鳥飛一尊秋正好憐取月

光肥

世路那堪涉群情祇益譁隱身聊舊業得意幾名

定談助開湯社文成鬭筆花周旋貪永日河漢谷

牙

秋集鏡園共得聞山二字

一段秋光沐曉雲碧天掩映碧波文紅衣卸脫荷

身老翠宇斜飛鴈語聞凭樹直臨　宮闕迥溉蔬

兼得御泉分此時此地俱堪賞小結亭臺亦不群

終歲長安但掩關偶因騎馬得看山尋常眉角胸

頭事乍放清溪古木間趂水漉魚供客便隔林窺

鳥伴僧閒江南蘆葦應空闊鷺意晁情一往還

八月十五夜

明月明如許經年未有之照人奪魂魄取醉濯纓

聯萃稿　卷八　集之一　四　朱

眉仰視語欲斷深驪思轉悲不堪重步步砧急漏

嚴時

清秋晚霽集鄧時化宅得花字

座滿良朋客勝家秋光亦較倍春賒蛩聲細切吟

紅葉鴈字橫飛畫白沙薄薄雲開天澹宕蓬蓬風

動樹窅窱臨杯直待西林晚明月芙蓉滴露華

清秋晚霽分韻各一首子輿得和字獨成二

首見示依韻奉懷

江東渭北邈山河此地相逢擊筑歌幾番談鋒催

日短半生情緒入秋多晚來弓月將人掠霽後新
雲與物和酌酒欲醒醒欲醒旋移新水煮松蘿
當歸遠望當悲歌一往深情喚柰何賢聖酒姑焉
鼂進君臣藥小得身和着冠東帶情皆懶偶白妃
黃許已跎獨有朋來堪共臥秋風秋月射堂多

南司成子興邀同孫宫贊宗文陪詹觀察分

十一尤

一湖清滑水如油絕勝江南蘆荻秋獨倚宫城偏
浩蕩不勞歌管已風流林烟漠漠疑環嶼岸火星

星似泊舟最是長安車馬地同心人暇得同遊

和鄭儀部別都門同志詩兼寄劉伯先

迢迢縝城潞水潯敢從名位論浮沉憂時不淺三
長牘報　主無多一寸心付與乾坤成浩氣憑他
日月照孤襟春明一出渾閒事好伴青泉白石吟
幾人忠諫大名垂策有治安表出師盡職盡言皆
事業賜環賜玦總　恩私直期心地淨還淨敢問
時流知不知豪傑聖賢君自取微危爭㧞一絲絲
犢俎屼嵜劉堪憐我亦椒薑性自偏末路可誰支

白日端居聊一瞪青天幾多經史論今事無恙山
河伴古賢風急天高行路苦看君穩上荻蘆船
江南水色與山光每一行遊浣俗腸久矣其中高
士聚于今類作直臣方將軍橋下蚊嗥月季子祠
邊劍吐霜珍重歲寒心莫負爲予前度訪劉郎

雨中過顧六吉邸舍以應是雨催詩爲韻

累夜月難臥孤光力不勝深情百種撩告辭無所
憑一朝秋雨來滴瀝洗崚嶒簷牙赴衆響乾葉聲
相應庭外無號蟬庭内無點蠅涼高思以澹暑盡

景逾澄獨往亦云足矧茲集良朋
忙時供馬𧽒策策驅不已閒時揵空齋白魚鑽故
紙供馬亦以罷爲魚復何事不如卸冠衫清談對
知己有吐必終腸有約必終晷料無熱路人衝泥
驚坐起朝報日累寸嘈嘈聒兩耳莫聽與朝夷孰
非而孰是
離離鶯辯梁喈喈鴻遵渚蓬蓬脫木風淫淫打窓
雨節序不相留物情良可睹暢懷就新樂埋頭悔
前腐孔林與驪山東西兩坏土

十年行慘遐觴處成憂災蟲狢嚌喘餘全領僅乾
骸支撐聊乎足手足復以摧故鄉別父母異鄉爲
嬰孩百齡能幾何當此百景催怪來他家白髮忽
上我頭□約謂當遣偶感終難裁嘗恐陰雨至引
愁入門來幸此會弟兄兼以銜酒杯短言長言中
兩眉一朝開
偶坐日易莫深談淺酌時況乃昏黑雲停午已如
斯跋燭不可記催騎固云宜其柰勉留天開戶轉
如篩決決聽瓦溜韻節叶音吹啾啾絡緯鳴亦似

解吟詩大雅出自然千古知者希

九月十六日同子與過宗文夜坐先日爲宗
文初度

遠天霞脚踏晴嵐露意雲情吐復含累夜月明如
卓午箇中人靜得函三驚看烏鵲同無住氣識金
鍬自不貪落帽登高餘興在猶將短髮試冠簪
弄月吟風自我徒不妨倦眼酒杯扶長安銅狄摩
來未隣右金環記得無話到丁年騎竹馬坐當丙
夜喋城烏人情一笑堪迎送莫問張孤與說狐

秋日趙哲臣宅賦得菊向酒邊開

翛然籬下隱一種殷羣芳舊友惟陶令新知得杜
康齊當矜爵馥敵色鬭鵝黃應有同心約殷勤佐
酒□
開□一枝枝當風笑舞奇最憐新釀熟正及晚花
時蟋濕猶抽瓣蜂來數點池清寒餘我病慳量亦
笑辭

何君美宅對菊

城中甲舍如鱗列城中園圃蜂皆歇獨餘盆子兩

三頭貯得秋香孤且潔一種芳菲耐苦寒天隊繁
華非所甘戚家歌鼓侯家宴彊爾行杯色不前衆
中暗裏心相結乞食貧兒小有緣座上祇令胡爲
者陸沈人間走牛馬乾損腰支斗米錢千年我亦
淵明也不如歸去不如歸開遍黃花總後時月下
冷衫霜下酒與君只合住東籬

壽劉山西先生壽冊 御史光復之父御史新拜山西

霜威雪色照行軒繡斧初征趨獨尊累月封章皆
右讜平生家學有淵門勿欺兩字從庭授爵錫雙

綸見　主恩聞說徵君棲隱處成蹊桃李自忘言
山西夫子舊知名此日山西擁傳行道水自河通
禹貢觀橋及梓見堯羹人間鷹鸇當空立天上鷗
鳧結露盟捧檄下車知倍慶法星高並壽星明

壽區翁

瓜茶終成誕瀛蓬亦杳然不如文字託聊得姓名
傳龍尸頻覘氣珠官舊種田白雲垂嶺外爲爾憶
遙天

劉無美南還依韻

寧有讒無極終知德不孤乍乘休沐日閒畫出關
圖池草蛙方急雲天鳥自徂入林煩選席蚤卜爾
爲徒
邊烽與　朝舌此日日相尋饒有五湖興難忘漆
室心尊前爲樂計雅後變騷吟囊底孤桐在時流
爨下音

陶鳴阜初丞鄒平擬一言奉贈不果今又補
靈壁尖于其行詩以送之

輸攻壘守久聲馳又道春秋佐理宜素業勉從于
祿學舊道積似送行詩山中樂石供清嘯廳下文
松繞翠漪雪色東南堪寄望每因朝爽一楷頤

何君美趙哲臣二丈使歸同日出都賦贈

同人偏羨出門交一路烟光掠馬梢天外歸心塵
外事但憑攜手卻茹茅
遙憶相將上百泉山光水韻一齊妍酯然嘯發神
皆往辦爾分尊抵一先
語訊　府工嘔血身當別處願加餐與君相約無
多法邸報從今東不觀

嗣宗狼籍終須酒曼倩支離也得詣似我疏愚無
置所梁鴻塚畔儘堪埋
相思寸寸抵鄉雲況復相知已脫羣料得秋天占
氣象領花領鳥屬二分

周侍御至自南

爲問南中事遊見好辦歸定情新也故關論是耶
非若箇烏藏柳誰家燕傷扉照臨欣得地蚤晚借
餘暉

陸君啓進士歸壽母夫人

忽地文占牘驚傳子大儒挺喬岡勢遠穴鳳羽儀
殊高第譽方壯北堂顏以愉削觴眞得意清夢轉
憐吾
昇仙道竹入詳服取荷裁霞脚千文幅星波上酒
臺及秋坤道王到越禹門開揀得金書出靈符特
養胎

漁陽行贈蕭大將軍

數十年來欵塞　天子不惜金繒賚將軍髀肉
看無奈肥牛大酒醉模糊起眎瓶頭增忼慨

宰　倘作驕薊門一道控全遼將卒齊聲喝
賭梟今年　恐怖死大帥西來說姓蕭
漁陽突騎天下殊東殪日本西滅　妖氛掃盡洗
兵車兒男磨墨盾鼻上爲公勒石醫無閭

寄松江張年伯和韻

偶從人世覓眞人公與平泉已接塵意大得時歸
竹素身無拘處避楓宸一星幽火留茶鼎半幅柔
颿理釣綸張陸舊傳文讓瀆其間泚水正清淪
總憐天未喪斯文消息盈虛破幾分交誼不堪投

到澱輿宗最喜得陳羣功名老去惟親酒書札傳
來盡寫雲夢繞松陵吾亦樂魚香蓴美熟知聞

訪陸無從先生同來馭仲梁君肇先生之子
鷃侍分得江字

别後髭鬚我亦尨多君老臂力能扛一貧如此身
滋貴群俊當之氣轉隆僻酒幾回重待月理帆許
久更維江枯來七字叅文佛聚首須臾到樂邦

聞金副憲决意歸覲口號攀留

半壁東南倚大梁忽傳洗沐有新章攜兒扶老情

何極塞路沿江走欲狂身世莫逢眞顧復歲時唯
恐再饑荒使君但得重回隱戶戶齊燒佛頂香
悅親何以說朝昏養體其如養志尊事在四方弧
矢貴人添一紀竿杯敦襁中赤子回三顧㢘卜豐
京動九閽林卧抵今誰得穩憐予欲訴已忘言

施處士六十初度

萬事無過隱菰蘆亦有人千年桃得實一枕石堪
貧尊竿甫周甲禾梁適受辛莬裘吾欲老嚴叟足
比鄰

麻子羽初度

半生肝膽逢人赤半生眼孔逢人白橫身作所直身行從來不信乾坤窄往日儒巾儘得驪時文落紙爭稱籍與君同起豐沛中同是晴川門下客拂劍頻揺日月光開函剩有風雲跡誤落塵寰十七年穀騎衣冠徒觸額狐兔豺狼無不有人材昭代眞充斥世間所謂好男兒盡成婦女甘巾幗揭來官爵納他人重與君遊完七尺願君早試排天翼願君豫辦支天脊昨夜傳奇演竊符侯嬴李同多感激摧秦救趙者誰子毛公薛公我亦適

予領南雍陳　贈詩市歲予既罷步韻奉答

落筆能成五色芝蚤于慧閣見淪漪斗邊光逼覘星使車尾膏隨信雨師頌酒最憐醒解獨宜茶偏賞味回遲多君意氣橫天下擬攜琴堂植佞枝

當戶何當更著芝何如菱麥隱洄漪牢籠半世歸魔域機械千般費偃師失路漸知修道得逢僧深悔入山遲月明是處堪棲宿羞傍人間烏鵲枝

書向忠節傳略

忠節諱朴慈谿人獻縣知縣靖難兵入懷印自剄死萬曆癸丑有裔孫日萼知建平出傳相覩

冠車無萬出河間壯士封疆鎖鐵欃千古樂陵原上望葛衣猶濺血痕殷

已分將身固首陽周公端不負成王只今亥事諸臣骨共與天家廟貌長

大海長江表寸靈千秋公論伴宣城（陳尚書迪衣帶詩千秋公論明于日）人奴幸遇侯嬴保莫更相逢御史瑛

方黃鐵練頭顱已累葉雲來近若何吳越世家傳獻縣光前應得建平多

為胡工部漸季壽母

起部聲光籍慈闈教化行景風來舊瞽善氣接層城穿鳳機中字吹龍曲裏聲共傳懿德永汝水正淸淸

月戶開堂北星車度社南樹萱多氣色食蔗有餘甘錦閣新乘翟廉規舊卻蚶往來宮橐瘠佐酒倚函

上寧國祖塋舟行往復

兩月積成澇一朝忽見山人皆伸展齒天亦破陳
顏是處臨花塢罔流接水灣總無鄉國事容得飽
乘閒

拂水乍乘郭黏雲盡置山隰原齊獻瑞魚鳥解承
顏宿草鮮緣岸柔舟健入灣往來人似織並喜拾
春閒

飲溪天覺近雲杪更銜山俯仰工玄對浮沉一浣
顏踏沙分子細進艇陟凹灣但有清堪味中流顧

影閒

沿堤曲以折反覆面丫山熟路經回夢長天照夭
顏幘因風乍峄眉與月當灣穩坐高灘急牽移亦
不閒

一葉穿溪入勞勞大小山村惟花事壯肆以酒酣
顏鳥語悅新霽潭聲空窈灣農耕方料理亦得
漁閒

雨後山皆見其前幾毀山乘除歸大造雲物改韶
顏桃李闔成圃篳船簇幾灣一春偕笑飲及此許

身閒

遊黃山

偶途次大病四日甫至湯寺而景升以先
一日至翠微傳子來自松谷云且去松谷
矣蒙自翠微貺詩依韵戲答

[illegible]牽車信路通不知身在五煙中乍逢湯寺承
[illegible]頗怪君行疾順風地主多情迎似避山靈作
[illegible]非空此來酣與軒皇約六六峰頭遍待公

蓮花溝至海子

但說山遊眉宇掀朝來竹杖爭闐諠千峰萬崿開
華園似拱如迎意誼敦攘衣策足以前奔隻身飛
空等雲屯跳天跋地鎮乾坤有山無路縣肩跟木
以梯戚竿以援上下周遭馳且翻便于猱狖捷于
猿鼻孔貼壁脰屬垣突然跌蕩凌平巘脊梁搖搖
神軒軒左右見之足皆蹲面無人色舌腭反詎譊
孫郎哭失魂就中胡子稍能騫彳亍顧盼聲爲吞
老成矯夭推犇冪前牽後挽需老髡更稱昨來丞
相源道塗塭塞沙霾渾惻惻力力不可論校之一八

日驅嚴原墮地以來無此煩摩胸穿脇陟天門一
鎛三光指午瞰側身欲進叩千閽九豹當關膺兩
鞬帝遣容成錫纛旛飛紅走翠集雲盆錯陳玫瑰
供盤飧五山食豆四瀛樽絳裳綷縩朱[illegible]　紳鶩笙
龍笛沸篪塤花樓香街赬霞暖平生耳目居井眢
到此形骸都一燔當年丹鼎火猶溫我欲於中試
焠潘素書之外祕眞言我欲乘此啓縢緄冒險行
遊志有存塵世跼蹐如雞豚抱妻畜子夫何恩文
章功業未爲尊看予白晝批天根尺鷃安能知大
鵾

十七日自海子至松谷庵示同游諸子

一枕黃宮夢覺驚愷之閣筆杜陵聲雲濤震嚇喉
俱啞風日馮陵足每輕縱出爲嵐横出嶺俯來似
送仰來迎請君靜聽龍吟笛譜作人間大海行

松谷游諸龍潭

飯起凌溪行溪聲面面作如歌復如啼如拍節相
和如奏絲簧細如摐金鼓大搏石立巉岏深潭四
五箇呷水齒齗齗宮宮龍母臥青黃黑白下諸名
亦強坐猛勢迸凹中睨壁垂草邶破碭礴莽迴互風
日垂掀簸須臾貼浪文喜色須眉賀物影若遊空
綠淨不忍唾吾愛深潭茹石骨眞龍蛻別理養珠
池深且防塵涴鉢底數螺旋頫仰光相磨濩日無
定色目豔閃欲墮至寶信遺斯象罔終無那

喜潘稚恭至稚恭來自眞州追予海子不及
相會松谷庵

故山千里共追陪撮勝偕英兩盡才黃海偶而靈
指爪綠潭幾處照毛腮石間蛤吠聲如犬樹下[illegible]

啼響是雷莫訝數朝齊作雨多君新帶大江來

松谷庵雨中卽事

湊景一朝分山山欲化雲洗翻龍子鉢拖濕女郎
裙罩樹千峰暗春濤萬壑鬧不堪橋斷處紅淚落
紛紛
山徑疏泉脈溪圖寫水濆五龍齊噴玉萬馬約嘶
風臥被推光逸薰衣狎賈充巫煙兼蜀雨爲一惱
髯公

由松谷至翠微寺

為朝安養足神全洗壁開峯倍益妍怪石盤來胸
盪日奇雲氤處領緣天山童採藥初乘霧龍母臨
潭盡發泉最苔翠微歸杖底況兼不費杖頭錢

雨中上白雲庵次景升釣橋壁韵

冒雨穿山羨未曾息肩無寺寺無僧寛圍白浪身
千葉峭入青天手一藤龍乳藥爐春急杵猿調茶
鼎煮孤燈與君伸脚量峰頂踏著雲根不記層

黄山雜味

開山開水待人閒景物乾坤一剎間似某隱來新

得地近年人倍誦黄山
貫它竹杖兩三條摩盡青天萬仞高但一拔身身
界上酒州點點等秋毫
驪山浴後再黄山夢到義軒影亦閒銀鴈金蟾都
一炬酌杯先醮祖龍顏
蘭蒲列席屑楡香黄帝開天古道場　當代聖人
尊聖母祝釐新敕賜慈光
煙樵一曲新鶯管乳洞生硝舊馬牙財揖祖統歸
道辦衣光葉葉領天霞

深清不溫湯溪走潭渟水盡香共看軒皇去
合處看今隨地湧丹漿
老猿墮臂鳥翎驚黏壁攙天等幻身不向蓮花滿
頂上連山十分減精神
攀援絕處偏投足登頓危時正聳肩直得觸髏全
劈破堪來此地學安禪
石根皺處便成盤積翠千年老石端短髮瘦筋
偃卧槎枒亦不拜秦官
洞頭洞口列峰齊環似花竿拜似圭更逐洞中

板屋何如連洞一丸泥
萬峰迴合繡成堆活翠生花撲面來勝界凌人身
欲絕不須重上煉丹臺
萬疊雲升萬壑藏群飛　茱香花泛東峯下漏西
峯日笑蹙金鱗踏海光
誰家巧匠琢花矼疎密纖肥稱景龐欲置睡庵開
八面玲瓏萬笏盡當窓
銜叢一縷翠雲篩頂刻巖頭成一池似恐眾奇奇
不盡要將峰色下垂垂

呼茶定裏雲方變著杖勞時雨乍零山息獻酬人
息步巖巒一洗竹竿青

山來此地聽鳴絃雜雨爭飛響倍宣二十四溪俱
應律連喉拍掌奏軒縣

箐密叢中側胆行萬般花樣不知名總憐艷色殊
香併別撩幽人一段情

山形歷歷輸情別嶮勢凌凌呷味深不嚮此中巖
討論也應辜負入山心

突處已經天共削幽來兼得地同眠一從擲鉢洏

中過絕似鴻荒太古前

晚山烟幕失西東日入峯存似欺空收拾一天歸
鞹裏又張明月上新弓

壁上孤撐盤上行每將夷險試生平保無失足魂
常定縱有奇危夢不驚

穿山疏淺極深濃山骨山皮山髓供夜半驚聞山
鬼哭苦遭剝啄不相容

嵐雲如繡態紛紛出沒山間作景文蚤起看山雲
亦起始知常有宿山雲

徑山詩

負笈尋師度會稽含情千載不能啼閒從國一堂
頭過一瓣香兒弔塚鷄

倚天跳地穿黃嶽抱月迴風隱徑山著處盡成香
國土單肩赤脚恣周還

半月東山水上行薰風南逗晚涼生從君參得黃
楊木大好隨緣斷佛情

格物何當物格殊子韶妙喜兩糢糊而今剩有闢
西首劒擊憑誰落畫圖

徑山贈慈雲上人上人由老青衿六十而緇

若論出家事真須大丈夫法門無閥簿將相復何
如

以我安心處看君下髮時世情都嚼遍漸覺道情
滋

萬竹圍成翠千山欝起煙朝來瞻大士已結宛陵
緣

弔方采山先生

理數大齊無過百乾坤不朽況兼三[illegible]

東巣當代文章壓濟南閱世如棊聊幾局遊仙似
夢已眞酣延陵舊劒終須挂暇日憑公理白蟬公素
圖久諾爲作序

會稽吳歇庵先師六首

一世疑情甚悅苗一問天玉山終日剥棗太樂枝
全巣否彩獲天將無盜蹠賢斯文看喪盡底事不
堪憐

滅度不流度馮誰轉法輪衆生齊作佛住世亦須
人遺蛻文來樂傷時魯國麟不堪長夜歎空說火

傳薪

頻日眉嘗歛逢師手亦張總無苛禮法得任性疏
狂坐每連昏晝談堪決肺腸平生謂已矣百爾足
相忘

不惜蹄涔納何當大海枯壯陽一以蝕瘺魂復爲
蘇涎蝎蝸終裂光肓兎亦徂怪來啼不盡衆歳竟
嗚嗚

亦合離塵俗相將到樂邦竹風吹舊榻樵雨落新
腔完衣前身見重來顧影雙可知船子月分照越

西江

窄艇沿湖入肩輿信寺留夜禪分茗舌春課拾花
匀共說千巖好堪成幾度遊山陰舊時道不意是
西州

送鮑官竣入　覲

昔伍伯狠如狼今何其如檻羊昔老掾鴟吻張今
如蚓反水漿昔官府貿玄黃今如蟬吸清涼昔日
上計千囊五囊公今不持一物職貢無所將公行
公無行大豪互猾祝公遄陞竈婦春兒祝公重臨

公若重臨福下土百姓齊聲擊缶鼓

贈鄭華亭

載得華亭鶴初鳴自九華有聲清唳漢無事緩行
衙欝郁康成草沾濡宋就瓜養堂雙擢日齊祝萬
人家

病臥幾不起得膠州先生書知有大公新制
兩月甫現答拈筆上此

坐斷人間古無情望却廻乍因雲葉墮遥見海門
開日月行如彈寃親聚作灰與師習水觀差得照

于憩
牧豬今日事躍馬意全降幾著輸贏局諸般丑淨腔排場都一抹孤脊強能扛黃石山邊過惟餘履跡雙

漱石我爲我逝波人閱人憂來知委頓病至亦吟呻負土葬呈麃銜書異紀麟百年渾故物毋更語傳新

高眠看白骨晨客候青蠅子在回何敢斯文或可慰頽容深入榻健思遠扶藤望望千山月環廻自

海升

鄧玉筍父母初度

宛水宛水清且漪使君新來江之湄一泓明淨澹須眉訟筒寂若柝楊棲巻大竈眠鷄居塒萬守萬令前此誰書院坊牌兩誓辭還宗讐伏細民嬉漢陽太守其庶而雙溪城下歌聲齊祝萬斯年環耄倪

王臣湯自言續意謁僕宿敬亭行李爲盜所劫僅以身免留睡庵月許告歸出兩尊人像爲書此贈

周遊敬亭陟彼屺顧瞻母兮隔千里白雲往來淚遊子父兮母兮兒在此名不忝鉅公大人跡不廬豐山勝水寧以其身委盜賊腐儒肥買那足齒

睡庵稿卷之七

睡庵稿卷之八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國初有知府黃公諱榮祖者實建今郡學已隨家郡城今諸生中色其裔孫也予讀其遺卷爲書二詩

千古宮墻廟貌新百年宗祐憶斯人而今定載端門筆亦有芻兒見獲麟

道惟鄒魯開賢聖吏有龔黃長子孫今日衣冠推舊學擬將道德表其門

朱憲吕卜居廣陵顧予睡庵依韵奉答

跳出塵中人兒關羸佗佻達也能閒居身似鳥空明外過眼如雲反覆間客子論心多白社年來行脚半黃山與君一覺揚州夢買得瓊花亦解顔

存殁口號

已計公安袁六休夷陵雷史復難畱楚中寺子幾銷盡乞與人間一小修

年來新幸領山川楚尾吳頭好作緣可是貴游游伴熱一尋隱伴便相捐

歸田已得偷生計比部猶懸捨死書寄語荆門曾太史林間輦上興何如

贈郭伏生伏生以景升書至

不因清影到茅榻長日三竿閣每簾拔劒逢人惟露膽將書投我各張髯詩名久盛西江派文德虛憐小畜占海内相知如問訊雲閒鳥盡正酣甜

蔣玄同歸雲間用原贈韻兼懷玄宰眉公兩先生

吳門市走也能儇變姓捐孥祇一先久絶貴游窮巷裏乍逢閒客短鎗邊量餅有粟權朝食夾岸無爐做半船玄同爲余書半舫二字藏似陳眉行似董何須五萬買枯鞭

別峯庵

持魔持佛總歸空有髮無情道力通火裏觀身親見塔塵邊說法自來鐘閒雲入市剛三疊側月臨庵只一弓莫捏他家鼓棒喝年來貪得耳根聾

送若谷上人兼寄其師蘊璞

我有大患爲我有髮既削子髮以縱子藏天上天

下云胡不跋而我愚公乃致重刖世法道法總乾
屎橛三萬六千消君一喝

李玄亮歸雲間致問眉公以詩代書

年年心境夢眉公身在羶場未敢通一自姓名歸
落籍支分山水劃江東
香案牘前尋吏帖珍球船裏護蟫宮聞君新著逸
民史千萬毋忘漢孔融

訪月邦于海藏菴同汪原博周華父孫伯揆

驢事方休馬事還就閒那得便成閒長林已餞初
生月終歲頻穿未了山露地茅根趨白業黏霜柿
葉損紅顏時情物理都消歇准擬從君一掩關

觀珠詩爲邢祕書以禮白衣得子作也星士
郭生自廿餘年前決秘書以是歲得子尤
奇并及之

算來祿命勝商瞿出色兒郎爪髮殊道是滿門齊
供佛當生親解髻中珠
福不唐捐命不違偶從日者說玄微親知得授陀
羅訣七政三盤護白衣

壬子春携六弟近尹赴旌德考寓周生書屋
予諸生時館者見壁詩凄然悵念用壁中
舊句他時歸卧故園春爲韻

富貴功名撇眼過朝横金紫暮漁簑敝吻直將揄
揳抵孱肩彊與豺狼磨長年揭揭氣欲錮　二祖
八宗鑿匪他常言獨掌難成拍亦云斧小不勝柯
用之則行舍藏矣一生作討丘與軻齊梁不遇輕
三宿陳蔡相從饒四科
百無所恨平生爲一見故人驢解頤宛溪句溪淨

且潔何故唾涔使水茲從前意氣湣馬矢情緒蒸
結徒抽絲天高地厚跼且蹐空腸一寸焉撑支提
他世界與官祿盡付人間向火兒布袍脫粟吾自
足安所不得貧賤時
十八年前學應舉十八年後引初衣致身抽身喜
得蚤四十歸田世所稀揭來伴弟臨遠試齊研同
窓半是非東西文場影亦熟不關督學心尤肥聞
知見知欣有託將喪未喪天意微無事閒聽一鳥
聲聲

白汲子中堪穩臥黑甜味美午剛挫每談少壯輒風生仰憶周游枉天大納爵巳無革帶鈴還儒吏省朝昏課嫌山峯少雲忽出喜人不來鳥衝過窻明几淨物景淑舊日生徒時在座入室升堂並有之池頭科斗私自賀

歳閱四壬子午路予以壬午童生考入旌今歳壬子沉浮浮沉凡幾度自小不辭行路難崎嶇博得三溪步他年額髮今領髭依稀長短相更互使氣偏傳博浪椎斷腸本是丁香樹無端落莫沒塵淄飛揚跋扈全非

故好少好老好武文半生總被科名誤

閉門此際強出門豈能量脚踏乾坤出門山水閑門書矢約分工細討論黃岳白岳封境內歷年夢想扰雲根脚跟首躡梓山是遊目如昨寄遨魂齒角不復挂　朝葷性情可以親鄉園尋山尋水信昕便六合之外聽其存

四時迭帝如推輪隱見教學相主賓諸生祭酒已冬事仍故諸生如再春爲之不厭誨不倦道在從兄與事親撫今追往心惻惻步步趨趨似有人回首涕下不能止當日燈膏倍苦辛父母兄弟命所寄朋來時習德爲鄰

李祁啓枉予睡庵

美亦一嘉賓惡亦一嘉賓車蓋塞長安中情非所親裂眼看公輔脊梁生作獰平生兩酸眶注不出頭巾或解曰憐才才亦科第耳或解曰憐貧貧或不止此對面兩捫胸脉脉何有以

昔也門無鞮紳士織于梭今也門無鈴竈戚鮮經過昔也云如宣紳士爭鼓棹今也云如宣竈戚皆

相笑寒溫別有鍾聲氣成孤調敬亭雲鳥絕恨不攜謝朓

程君衡枉予睡菴贈別

身同孤鳥性同雲突地團圝也出群肝澹瀝時生劒色須眉澹處説茶勲簷頭雨急傳清響塔裡燈明寫赤文乙未以前辛亥後周旋來往得如君

鎧公訪予謝贈

葛路藤場較萬端入頭容易出頭難而今似我頭方出面目逢君子細看

着冠束帶千重繭驟馬馳車幾窖塵今日得人全
洗削眼光胸坎一時新
緣頭生髮髮生簪犬第親疎嘗費尋若說脫簪還
戀戀問君當日剪刀心
人間交態總紛紛草乳花滋只自薰世法已完成
出世凌空初下敬亭雲
三年死限曾天目一代開山又化城我已林泉堪
御長看君豎拂作功名

旌德西嶺

橫來側往總成山密樹重雲學閉關此去流泉應
萬尺桃花那得到人間
石露央央雲臬臬下窟上巢木之杪廿年塵浣井
底底今日置身擬天表
揖牒雲花不待鸞高眠斜日沒苔龕尋常沸鳥聲
俱絕夜逼深時鬧虎酣

望梓山不及登

紛紛士女競遊山下上危嵐宿巘間百種芳花縈
健屣一羣夭鳥拂柔鬟多情烟月留今昔無忘神

壽施濟寧親家

大熟山林昧相將骨肉緣一枰環甲子三雅閱流
年河水紋猶皺秋雲態每遷佐驩饒勝侶貧與日
周旋　啓手憐吾疚鍾情難具陳舅甥驚去住兒
女倍酸辛奏酒一爲樂加籩酬所親今秋天地美
暖氣得回春

哭岳父沈靜庵

直擬芳華入歲登何來舛事復相仍頻年風勢摧
喬嶽是處緇塵隱玉冰三步炙鷄澆太尉寸心一

劍表延陵姻親漸減身全暇舉案傭春計可憑

予宗大海鄉予道其邑父母麥公索詩以誦

沸石焦林臥欲僵每從暑極得眞涼衆人之母歌
誰嗣一郡如君賀最良安隱何緣趨佛土温清乍
喜接天漿黄雲是處堪陰映可獨薰風在宓堂

爲鮑予尚浤壽其母戴孺人

春聲淅瀝漸成珠絳雪丹雲見鮑姑欲向君家覓
舊絹石函秘策得存無　盤飧茶味惟含糵畦序
芳顔剩種萱宜老宜男恢得地春風綠縮滿庭闈

膠州趙玄冲師訪予宛水上尋過吳門輒別

紀想二詩

結交天下士意氣如虹奔知我與我知差池笑語
讙我知則已矣知我難具論下下而高高身如車
子翻峻坂歷巳盡聊復回其轅平生檢謁牘姓字
半乾坤一朝罄與丘百顧無一存今晨清鏡開喜
色動春暾眉宇接新驩剪拂思舊恩漢陽影已寒
會稽復聲吞巨靈未可滅天心重晏溫臘竭條風
來庶矣蘇陳根

百年忽已半寄生于逆旅竭來三十年新奇飽險
阻〻若如夢寐妮妮兒女語物情共所請塵路無
復取空鏤一寸肝報恩無處所江山與風月猶堪
作徒侶勉旃春夏留懸裝啖雲嶼黃岳白岳峰可
以下芳譜云胡吳會行倏而詠歸與視領余亦白
相將能幾許負心非一則百際俱齟齬捧爾贈行
李抽絲千萬緒

寄壽林仁甫

林仁甫公子之靜修有道士也顧予宛中予及
丈又顓輯名言觴予仁甫少予正十歲當其期
無以爲報孫晉仲曰千黃金爲壽不如一言林
君之指於觴翁兄具見之矣乃爲一詩紀一時
道義之契

平生已作知希貴不惑應驚學所難道味研時存
獨契物情諳處耐同看穿山歷落辭鸜鵒踢地繁
華厭牡丹最有青青林下竹年年相遺報平安

任母毛孺人六十

入座客皆醉及春桃始華慶雲生狄佩旭日映簷

才偕老弋宜鴈多男俸有瓜庭除鼠樂事分艷到
山家
爲憶金陵路闌廚互捺親方舟逢瀨水闔室似比
隣閭歲相爲壽論年以一旬遲予上兒女拜手上
堂頻

遙祝王蓼水以八閩之英持平八桂家季父
一中朝莫趨事沐浴恩渥命作此詩

親持鴐節廣詢諏景物彌傳柳柳州萬里山川遙
對酒四時烟月獨當樓空明水似看魚立窦檻風

能引鶴遊（柳志載立魚石駕鶴樓）若向蓉城問初葉思人杜
遠盡春秋

宿黃渡同景升

又向黃家問渡來黃山黃海憶追陪長橋細月眉
相約別館層峰影欲開城郭遠時輕就枕山川逋
久數酬杯獨憐天意知遊意大費風霖洗宿莓

初入柏梘

樹樹欣相接山川併作圍溪流隨響入寺影曳烟
歸長日夏方壯晴天綠正肥尋幽無處所此地得

初衣

遊柏梘二首

崇巒萬仞小成埤置產高原置屋低溪鼓共喧丁
字水山更頻報午衙雞茶槍盛長連旗放竹子新
生與母齊一枕羲皇淸到夢風颸石榻任君棲
摩厓踢壁費朝功轉嚮初臨認引虹開石可憑環
坐密危橋已斷仄根通族雲在樹光生袂洑澗穿
林響奏桐細數魚兒知樂矣四游無際似行空

稽亭道中

進取山容熟衣笻領晏溫濃陰看月聚蒽薈與雲
屯纙嶺聊爲郭游嵐併在門蝶裙經樹綰藿穢拾
芽踏燒刼灰遺跡龕歷水上痕麻深不辨路犬吠
始知村石穴通三竅天光接一魂所逢皆隱其相
對已忘言

送殷大滁之福寧任

之國便于里軒軒五馬行不妨河朔飲猶及尚書
程照水荷香熟嘶風蟬羽輕藍溪溪邑好須讓使
君淸

被谿得周還青梧碧藕間所憐親故集無復貴遊
顏風雨如相戀雲霓盡日攀宛陵亦足睡寄語霍
童山

壽遂安令吳芝房家弟就尹爲其屬簿

奕奕維桑彥栽花滿井隅人皆推舊學境亦署新
都市戶親承沫開冬大賜酺縣知天路近雲裏識
雙鳧
合樂榮萱艸聀庭寫柘漿緊予分手足于役具供
張羣望社而稷微忱趨以蹌延頭呈壓舞嘗得誦

齊芳

遥壽汪士能

不分文章崇翮憐道義真太函良巳矣高步尚斯
人擬鵰常單食爲龍必隱鱗南朝天界寺吾亦卧
經春
閲世空稱老逢人總諱名賦心聊控引酒德政縱
横傷水唫玄鶴添霜洗碧橙何年隨杖屨與爾話
雲淸

奉壽曹母徐太孺人曹母者進士元甫履吉

母也

不向昆明問刧灰姑溪淸淺等蓬萊婺星麗日躔
龍角娥月當江燭蚌胎迎氣晏溫開北戸併精慈
養誦南陔看君大被多延接數出魚羹餉客杯

善權洞二首

高下幽深信所之雕鏤眞覺造工奇泉聲滃郁行
山腹樹影槎枒列石眉穿壑絶時僧引胚陟苔滑
處女揚袖白龍一喚應須立賫子陵陽舊有蹟
祝英疑亦傳奇耳可是空山有跡不變洞兒吁如

復出千年人在得同遊流泉豕醴添歌嫩亂石蒸
中試步柔會向巖頭刋碧蘚幾多脂墨漬荒丘

澹庵詩爲張稚原作

寂寂桃花嶺章江過雨初卧山青到牖發月皓當
廬水落石方出天空鳥自如濃華無地著爾我一
軒渠
築園成日涉開閣憶平津無復冠車騤因之澗壑
親琴書單更潤鐘鼎覆猶新别有承先德閒雲意
可循先師祖有閒雲館

壽梅母楊孺人九十

首夏薦嘉萩官橋肥柳枝觴于拜慶處倍憶舞斕
時百歲人猶健兒孫喜可知願歌將進酒更奏遠
如期
長日遥相揖千山盡到門黃雲冠邃閣綠草繡平
原風景佳無極庭除樂正繁大年人共瑞况得樹
之萱
愛爾諸孫侍琳琅觸目逢多才徵世美介福自天
鍾子女成通族高曾[illegible]少容神明闗眼耳名理亦

送吳紀所宰耒陽

十上公車九不報斲領阜比敷聖教一朝徙握耒
陽圭半壁天南歸大造驕他舌柄蜩螗沸犯我顏
行狼犬暴塡坑無萬血獮腥食肉者誰空脣掉
天子徙煩慰恤勤窮民在處多無告權將一邑寄
一賢好爲撫綏備羣盜我汝幸不中兵革增租益
課爭先効人民社稷有人乎餘生庶幾安屠釣

鄒愚谷先生七十敬賦近體四章托申嚮往

年至思先輩時危急異人孤行天下小獨復道情
眞五酉精窺物三庚淨守身可堪屠釣叟長此渭
川濱

不著鄉人籍彌高國士門領身寧落穆瀕世絕寒
溫霧毒龍嘗卧林叢鳳自騫超然評論外亦足鎭
乾坤

白雪中原後譎闐闘鼓旗百途爭市價一脉抵懸
絲淵地堪誰共呼天信在茲多君刪述業太始索
軒羲

巨手營家樂人情不謂然栽成餘艸木位置及山
川喜得林泉侶兼深絲竹緣隱居如辦宅吾亦乞
閒錢

輓旌節梅毋

長年開八袠大事紀千秋搦管閨儀重顏門　帝
語晋以茲垂世顯不負室居幽盡力支宗祏仔肩
到白頭

馬肝羞肉食熊掌得魚湆經世齒無齲于今日共
含綱常垂竹帛廟社寄笄簪憤極中邊事須眉不

復男

高君翰先生七十再作詩致賀 有序

同鄉慶賀贈送之文必隱人是役是婺婦作嫁
衣裳甚無致故概謝之至心所欲言無俟人索
也平生敬事君翰先生無地著舌今且觴同鄉
紳旣以相使諸士友之親厚及交予者彌聚趣
再言謂非予言不足悅先生先生於予父予母
予誕每詠歌之不足又從而申之施于不佞已
矣施于人親者如此爲人子者宜何如報也文

字之外別拈韵書愧乏瓊琚聊申悃愫
一世丰華誉捷敏一生肝膽向人盡三尺純鉤徑
寸錐所至公卿頻接軫東驅蛋戶掃鯨鯢西控番
兒茹獵狁絕海風威絕塞勳醜類聞之咸息屏書
生縛賊如縛豕擬獻　天子行受脤廟社諸方貌
鑄金銘誦千秋績懸箕高才猛氣不可過下撻伊
優等螻蚓異代同聲轉漆膠同時連臂偏矛盾一
朝組紱納屠兒歸對故人聊一哂程途百曲氣猶
健拔藝千饒家逾窘權將麈尾拂鶵皃薄以書樸

作欄栖生平意所不得處時煩筆札代斧釿百幅
溪藤萬丈縱橫潑麋丸腕更緊憶昔長安東道東
子馳我驅齊轡靷揭來拔足臥鄉園北戶南窓限
牡牝偶談世事君欲怒但說人情我其忍萬骨何
當餵　羊高墉只合蹲鷹隼安寵全軀各養驕
至尊焦苦日稱朕男兒亦自有眉須肯向此時甘
胸腮稽亭敬亭亟履屐宛溪句溪濯腸腎官銜不
罟紙自貴囊錢縱空衣可准逢時不過位三公七
十之年車亦引讖贊升沈工餉[illegible]彼已恩誰絕畦

畛似子專貪親健强喜君髮勢猶宣鬢質白江魚
趂午潮青青雛竹生冬筍月嶼風林事事宜山膚
水參俱充牣馬牧牛醬蹋地來共飲千瓢歡合巹

南園大雪馬仲良止飲竟日兼貺四詩依韵

奉教

竟日寒光射水心城坳巖曲長盈尋茶勳栗冽移
新味竹勢威甤隱故林月魄梅魂淸到影魚潛鳥
宿寂忘音多君幽意能相問委巷柴扉空自深
菀裘襆傷塚間營繪堊煩天又玉戍幾陣城隍摧

突兀一林雲石鬬寒淸撲人殘粒窺烏瘦舐客新
衣信犬行荒境不妨貧作供旋煨榾柮芋魁羹
危上孤樓緩倚欄辟開爲乞寫容安同心出處兼
金斷舊事侯王幾局殘酒膽傾時何用酹談鋒壯
處不曾寒髀兒射鷹紛紛落磔犬封羊取次看
酒與文心密所妍裁交半劈已陶然四垂山合天
能下一炁雲升帝有先齒齒稜層惟品石騰騰緼
籍只儲煙請觀孤絕高寒夜更復何人得穩眠

壽張母王孺人七十

一春離城郭春事覺芬菲始信潛林好偏資長菽
肥及時每彩服得意在庭幃泫以諸生味相將毋
氏徽柔泥催燕喜冶樹喚鶯歸碧草雨餘秀紅簷
煙上微累旬工晦景玆日展晴暉靜入雙溪奏清
瞻彎嶂圍睦雍人盡附孝謹世稱希羲盡不聞筌
膏深遙應機叔堪朝士共姑竝大年祈是子能珍
席多卡豈絆鞿行觴聊劄脯上瑞擬登暈拜慶康
而壽隨緣棲且飛闔門雙健飯吾亦遂初衣

江先生由宣學博遷惠州別駕以六月言別

賦贈

已瞻舊學傾江左又見新除出海南種樹成陰收
夏暑驅車作倅上秋嵐行開五嶺青如削別憶雙
流綠似藍謝守高齋應不朽藉君此地置蘇庵

許先生由宣州學博擢令陽宗賦贈

聖代昭文德訏謨竟遠施安民先置吏敷教勝行
師令古西南策專成守令爲特驅畿輔鐸豫勒要
荒碑路向牂牁盡星從益部移旋雲秋澹蕩倒水
菻透迤紀産魚偏美遺經貝更奇箐烟清六詔嵐
霧泱三危白國開鷄足烏蠻唱竹枝殊方皈禮樂
上理逮戎夷謝朓青溪館王褒金馬祠誰言征蓋
闊嵐岫日追隨

贈饒心衢 有序

饒生叔彥供予遊文雅可愛其父心衢公初幕
浙藩明練有績臺司俱重之滿閱徙益州戎曹
而公拂衣歸矣男兒爲功名所縻不蚤斷每每
牽絆世網蹈入禍患中如公眞足媿我輩也歸
有年好詩書有司數延鄉賓公猶嫌不肯應余

近慕之爲賦二絕

越水吳山憶往還芙蓉碧幕寄官閒而今約略官
中況明聖湖頭月幾灣

卷他事業三杯酒付與兒孫四庫書長日深山眠
正熟樵風耕月近何如

詹中丞誄詩 有小引

大中丞魯翁詹老先生以丁巳卒于宣城里第
其子進士君在朝訃請　天子賜贈官賜祭賜
葬越二載己未嘉平之廿三日將殯城南賓尹

爲作誄辭三章

記彿中丞袖攉山沸海時衣冠誰適主門戶別成私道以羣朔白綱緣獨坐持潔身心愈苦　聖主得相知

一輩就田閭東都洛社圖兒童歸姓字山水足淸娛灝氣人皆飲鴻儀世所模憐子侍朝鑾今日始言孤

湛露從天數蕭烟到地榮人咸懷舊德　帝曰念忠貞在省權威折居臺吏徑清而今瞻輦轂誰復

領冠纓

除日還家

歲日聿云暮言歸在舊廬寧親爲上理遯世得安居細雨織長路輕風幕廣除閒情都欲換眞性自如如

高淳譚令膺封代魏生韓生

湖南湖北一山分九里洪波百里雲澤國賴君卑室聚路人呼母遠疆聞生男盍以譚爲字錫命驚看　帝有文世德作求堪記迹詩書我亦借芳芬

贈虞司理考滿

風儀高博韻淸眞攬轡翻知擁碩麟褭器圖芳名在甲乏泥錫羨日加申行都分部三天子咫水彌康兩大人百尺千尋遥映影餘波欣得藉肥仁

五日赴蕪湖龍舟

靜氣窺人逐鬧場持危舟楫有行藏江湖自闊何須競風日相將未省狂急病讓夷看學力退寧進尺悟身防財言宗國魂多恨乍借離程一舉觴

午後一日梁無他水部招飲汎江陟驛磯同

潘景升二首

東佩翻多攬隱裾臨江置酒意何如掄材妙手兼疏水酹屈深情再酌予顥氣迎嵐低撩樹遠聲呷浪淺聽魚浮家輒與同人便不向前賢誦卜居

水何濸濸石矗矗幾陣晴峯挾影過蒨秀如君季最少崚嶒于我閱偏多安漁是畔堪舒碣揖酒隨方可倒螺欲向其顛臺且榭仰邀高鳳頫靈鼉

采石詩 有序

采石詩多詠李供奉于往有欲殺衆何意千秋

某在斯句爲臨川湯義仍所偏嗜顏之卧處以
今思之此山較供奉差老亦差奇即前無供奉
當自超舉矣庚申五月與潘景升往復自成一
詩阻風兩日和景升長韻再補一詩
維舟暫寄渚之陽天翠橫飛插兩梁溪側就江寬
沐浴山危留石鬬藏長林松老宜封淨夜魚
游擬上堂闢古鎮今多氣象可容此地得狂
如此風波不可行旋依李白看江横乾林挾怒頻
呼雨伏怪乘驕亦射晴在擾得閒隱者思扶人无

咎長年情㬎酣薄界昏霾態飽領長途曲折程蓬
底乍須龜作枕磯頭聊以蚌爲城浮家况宅亦云
足萬歲千秋空復情山水有緣堪作主神明所據
保無兵他年置我老松下陰霽浮沉始得平
訪鍾伯敬下燕子磯用韻二首
道故追新思不窮周旋猶幸一江通廿年遊展尋
來往半世交情憶始終壁勢出群衝鳥外月光約
語入林中毋言突兀偏相取境地孤清事事同
最憐訪舊似乘閒選勝同人一日間賞韵不分朝

與發奇情偏得水乘山還他歷落聊伸氣數盡交
游足赧顏笑指十年前是夢無端天地費相關
雨中泊舟江東門外潘景升再攜冦郝二姬
集莫愁湖而別
總緣莫雨失朝霞天半明星尚未涯薙髮已經辭
燕子約眉重爲看蓮花同披烟嶼撩郎面小罵香
風妬妾家宛轉雙門成底迫去來來去想回車
天台圖壽阮居南徵君
華頂昔曾上天台望莫崇雲雷生踵下日月在眉

中桃洞紛于水石梁纚若虹南遊堪寄傲持汝壽
君公
攜謝閣訪曹元甫詞人至者十數輩依京升
韻爲詩
密園闢墅愜孤尋廣拓疎櫺接素陰似約千山齊
到閣忽逢多士集如林依天作供奇雲態與石能
言伴鳥音一自華峰搔首後居然靈異闢于今
喊兀龍就讀予齋市三時言歸賦贈
得復朋來步與趨總憐天眼未全孤藏經是處臨

霞幕聽謳于茲踞黿䶄峪火𦦨城占氣象山烟揖
樹表匡扶壇南破塚堪慵卧用世終期管樂徒

送王清川郡丞之臨安任

中廷　廷走塵埃　至尊勞苦人民災徵兵徵賦
日旁午滏肝折骨死嵩萊宣州數年卿有託副守
王公清且約晝卧昭亭雲幾層朝餐宛句溪一勺
偃身延接無卑尊四部衣冠爭出門鑿坏似予諉
因熱黍谷逢春亦覺溫　天子東南極左顧朱轓
阜畨滇池路萬里山川几席間看君直指鄉州去

傾城老幼盡躋攀夾轂牽裾不肯還羣黎安堵戀
君定靜理遙瞻諸葛山

同黃玄龍南陔

照水身俱淨看雲客共怡觸緣林㜸合所在景光
移薄路㘅成曲高岡恣得攲予行貪對面可獨隱
相宜

壽張如川光祿為其婿孫晉仲其尊人御史公

日月重暉　新塋主林泉乍憩舊勳郎不辭杖屨
看山碧好把尊罍對菊黃天種麒麟連宅相家傳

䄏鷹襲冠裳敬亭秋色雙溪月專向庭間辦壽觴

蕭自上世丈枉予山齋言念吾師黯然成韻

漢水聿云逝昭亭空所思喜今逢世弟驚復見先
師夜月生孤涕秋風減健髭重恩無地報得不負
男兒

乾坤互回旁新故太縱橫索索錯生氣離離匣暗
鳴狂飈豐草性乳雀野田行雙鬢亦已見前人空
眼明

梅日宣五十

策將時事付流光半世紛綸百歲場道廢道與知
命在報儲報德幸身藏乾坤此際堪支枕庭序于
茲適舉觴日宣尊人是月八十彈劒賭碁都賸事偕君學易
伴羲皇

歐陽戶部家園冬後牡丹兩放遙贈

丹心不惜殿羣芳一曲清平調未央舊事雲朝閒
禁闈新詞月夕想霓裳謝他濃艷偏生色凌却寒
威倍有香吾道至今存碩果如君端不負花王

睡庵稿卷之八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王令公移自寧陽聞命

首善丹陽郭無勞更析疆印函新報謁車轄舊承凰氣色千人悅謠歌庶事康來蘇徯我后端不負壺漿

愁莫關憂喜雲霓睨去來驚心果父也浹耳詠君哉幽古重丘白枯髏擬再孩乃知社稷主顧復在高萊

沈士一内舅五十賦贈

把臂恣周旋同耕死上田啜蔬惟愛日隱几不知年忽爾稱將半驚予老更先養生兼課學精進是知天

七月十六日爲劉孔昭壽其母夫人

忍向人間說舉觴提提雛鳳得相將尋常削滑脩甘事併與頡精奉北堂　海運心知拜賜籌雨甘驅雞犬閣道青藜燭斗牛

一覆一翻塵裏蟻自長自短地中烏後先德善知難弟下上耆年似老姑入闈提場堅忍鎧禮如來座解珍珠桑田海水堪搔癢調御人天幾丈夫

蘊璞來宣予臥病兩月依來韻送之

久廢朝昏課頻尋内外方藥堪忝小品枕以薦孤光閉目甘山笑周身信壑藏老生與死病還我自堂堂

有身我所患出世爾言還豈不風塵外其如天之悶偶參禪作悅百冗病能閒別後恒河皺相知多少護顏

傅仲執寄贈依韻奉答

一水黏天闊層雲枉道過盟心聊爾耳卜世問如何辛辣存薑桂菁蔥泥薜蘿乾坤枰局在數著亦云多

雄飛需健翮弱羽覗寧林但各安棲宿何堪較墨蔣遠情生魄月精　我揀沙金往復西湖曲流泉續好音

齊越　枉予山齋依韻

披襟待所適毒熱不因時俊異看山健幽清下月
遲門庭寧自廢肝膽暴于兹若嚮交游論物情君
已知

哭禹金梅三丈

尋常工熟卧拔足便成行白法薰應透紅塵累自
輕聖賢千古社兒女片時情一局爭先後因君道
味生

下視白雲端蠕蠕蟻旋盤拍浮生事了徙倚道塗
寬耐可秋光半相將月影殘笑題臘盡日與世作

團圝禹金臨革有持螯拍飲願空違急急如律令臘月三十日等語
無㝡歐陽子何人哭聖俞戰酣空眎舌悲至特張
鬚滂〻共茶串聽書踞竈觚年來山澤興賴爾未
全孤

數部青門曲風流思出羣驗灰新正樂搜壁廣詮
文累劫前倉頡千年後子雲姓名應不沒洛誦正
繽紛

雙壽篇送曾偉卿歸覲

郡閣集靈耀二二鱸發遠祥猗與我晉師精齊弍昭

明推我朝昏飡披我寒燠崇八寓不足櫙　大賓
尋常昔昔伴齋廬家人婢僕忘恩勤惠且溫抑亦
在宮良藻繁有休儀錡釜于以湘緊于脫襁襦而
時嬉我傷手股相提牽儼成弟昆行揭來卅十年
弦朔欝相望喬柯一以頹樛蘿黯低昂磨鏡不得
前發琴心倍傷眹忽子來臨如開日月光一聲郎
罷啼對眼枯雙眶困無二姥侍藐諸焉作彊二姥
者孰誰一莊與一楊腹兒不腹兒拊畜差等量誦
緯雜紡絡鷄聲足足揚宛陵越金陵微荊寄官壙

挾板尋舊扉赤翅仰天翔豈不關矢弓含情在北
堂龍虎沓豐芑中有神鼎爨釆之和菊英可以佐
遙觴知已心所懷東音騰笙簧弃素奉阿姥修祀
延千霜

丙辰喜雨謠美鄧侯也

正月二月三月前朝滴沥暮澶漣家家竈下青鼃
眠三月以後剛　報夏雷收聲雨告假東詛西祝不
肯下白叟黃童托命我公我公臨壇十步五步額
地以七　八面黧黑色瘁音哀酸善氣仁心帝所漠須

史霖霂㵄觚泂千人舞萬人歡仰事俯育慝人庶
保無患辦一枕高三竿 一解
宣亦勞止量腹縮口殘苧來奔自齊自魯今日不
雨明日不雨東人之東予歸無處昨糴不及升今
鬻盈斗且犂且耙插我秧馬活我下戶我父我母
二解
蜥蜴蜥蜴龍來會食龍來會食玄酒馨稷無所取
猳猪使君攻苦毀淡敕戒妻孥並啖菜茹合衙減
餐合邑大酺肉食甘者胡爲乎傳與本官今日斷

屠 三解
五月十三澍雨大足滿郊白骨更生壯肉五月十
六屬公誕辰傾國擕觴奉獻所親天亦有耳民亦
有胸公以一力呼天民以萬口祝公雲子來孫富
貴豐隆視此雨滴與諸崽童 四解

爲沈士弘内兄奉酬聶醫

老將姚平仲名醫薛伯宗殺生俱在手緩急若爲
胸瞥見青騾跡移來柳樹瓣環奇寧自致未許福
容容

壽吳蓮亭七十

錢塘潮氣解儺人雨雨雲雲百感新不向人間問
甲子看君七十守庚申 客舍西湖憶往年舞裙
歌拍恣周旋而今傳換三庚字試味重煎六一泉

陳漸鴻丈宿名雖舍爲鉅公大儒所推重課
甎之餘旁撫素問輒忽忽入其精微試之
姻朋應手畢効予省覲二人十九瘠病幾
不能捨以朝昏歲丙辰臘望漸鴻稱五十
歲戲拈藥名作五言律二章賀贈之

時事偏鈎吻邪蒿解刺人何當歸舊里附子學全
身鴨舌生香細龍須薦席新炎黃有菉本可以越
三輪 寄生差半百百合耳邊過慈母倚閭使三
孫下榻多從容舉新酒續斷寫輕歌燕齒余將及
鴻丹仗爾和

贈俞學博

垂垂烟樹擁昭亭曲曲驪駒引曼聲不是春風最
相惜長絲那得綰諸生 椎牛釃酒欺盤飧結駟
連旌笑轍環等是一官仍徙地恰將消息問尼山

壽梅昇趙太夫人七十

志之亻梅茂才與焉梅母以丁巳仲春之二日開八袠同事諸子共稱壽觴

史庫分知接侍頻就中逸草見彤綸書王正月經洪筆奉母千秋不異賓池上赤文終起鳳盤頭鮮膾憶行麟蓬萊清淺凡三會爲借長鞭拂海塵

余第七小弟爲梅伯獻丈之壻伯獻有嫡母趙太夫人稱八十余爲詩文壽之數矣家封史以誼屬至戚命余更酌再作五言律

一章

澤流天永慈雲映日輝鵷笙吹管細麋髓割牲肥醪木一以咏蒹葭得所依兩家俱慶老長此曳斕衣

鄧令公奏績膺　封詩

當制頻聞守令賢有君如此詑無前閭閻乳哺經三歲社稷蒸嘗累百年桃李盛時羞棘刺鳳皇集處賤鷹鸇欲知明效　汲闇無恙恭廬得穩眠

王生孫芝來苑上旬日輒言歸念其亡父養

秦先生子代觴以言

灑酒傾三雅攤書擁百城有孫堪邁種命字曰昇卿隱石銷清影後雷發壯聲惠山泉一縷萬頃寫坳泓

風木遐思卷爲詹生日煥書

城頭烏啞啞啼乳哺恩深今當反爲朝聲莫聲血眼迷離顧視舊巢老烏安之東飛西飛靡所託棲永嘉之烏翔而宛溪于庭于冠三足來儀不有名詞曷永我思請公紙尾大書一鷺

有軒有軒氏養靜吞花卧酒山粧靚儒之冠冕人倫鏡左圖右史墨華映搏將蟲跡作家珍拭與麟符爲德印

遥咏太王樓貽王昭文

鸞笙新吹舞瓊臺玉洞千年一笑開大好容成能玩世排空親駕紫霞來

王笈枂壽十八天雲脂月乳漱流泉永嘉舊物清如許貫與宣城號又玄 昭文尊公丞宣州嘗顏其齋曰又玄

厨頭割味皆麟髓匣裏生光鷵斗文一自吳山歸

煙波夢魂常繞鴈湖雲

寄取生綃出八梭昭文以家織見餉裁成半臂寫烟蘿不須境地人天勝也伴山容聳意多

黎南陵擢守羅平

行行五馬赴滇池遐邇中邊普德施授簡屢尋高士傳芾棠親憩大農陂從知幹略諸城廢是處酣歌十道馳數載恩波酬不極與君高琢去思碑

送倪生歸壽

今之海州城舊爲鄒子國我宣尼父昔嘗問官子

其所至今登山望海有遺則鄒子誠賢孔子誠聖一往一來千載競詠我無寸長可以待問不知倪二一歲一來宣州城云何質疑而就正嘻倪生人生百業忌耳食經舌嘗之味始出籍甚文章魏乎科第上玉堂登金闕綰兩制書生之榮亦云大備自我嘗斯嚐礼不啻幽林之下博遂之間花晨月夕水嶼煙嵐烹葵剝棗薦旨及鮮兄弟在側兒女在前僮僕在御烟友在筵二老人忘其爲老而我亦不覺年之爲年一日三公不與易焉嘻倪生生亦有父有母有年七袠式歌且舞家有玄廬大海滄別看天地開鴻宇平生得意在種植庭花囿竹何葱楚大伊小伊東陬西陬蓬壺蹀躞飛紅雨肯菴先生樂如許嘻倪生世世不乏賤貧之子修身行己歸親福祉復不乏貴富之家躋尊食厚爲親辱詬嘻倪生以生之才文章科第何不得顯親悅親亦有以歲月將身各努力

敬亭山同傳仲執孫晉仲

鳳城烟市不勝收財路闉郊思欲幽一路天啼稱

喚起夾堤新黛氏忘憂塔田黃檗雙雙峙山閣青蓮幷得留與子焚修仍縱飲馮誰萬古共春秋對禮遙瞻屋角斜飛雲去鳥望中賖睡鄉乍到思眠石味界回甘欲買茶八代文章歸別業廿年生事夢空華莫嫌握手頻頻惜皮面恒河已皺沙

吳鶴澤以外計還江陵奉唁

本以貧而仕翻憐始願乖別前風振鐸歸處[illegible]生霾流水趨諸子青山狎我儕依依雲鳥在[illegible]高齋

贈答朱元峻

人皆羨華冑子欲起青衿事業必尊致詞章每匠
心以茲天壤契轉向幽巖尋東溟與西嶽其誰辨
高深

渡京口步潤州城上自西門至南門

亭亭一艇指西關萬頃波濤澎湃間烟火萬家圍
鐵甕孤高獨立是金山
闤闠城子倚三山浴海吞江約幾灣旋向女牆高
處望金陵王氣鬱周還

滿城肥綠走春雲裂眼波紅射夕曛小罵春風開
幾摺唐追山上女郎裙
覔船不復有船行共說連朝士女忙女拜茅君趨
句曲士迎督學過丹陽
可堪孤塔置山坳破寺猶憐貼晚郊歌鳳不聞麟
筆蹶逢人只合自稱猫

舟由丹陽宿金壇

裁踰開甲湖又越珥村鋪往來織槳子一水經諸
聚隨意綠烟濃麥浪翻于數四遠原隰平極目羽

疇富春盈各景麗霽久群光聚蝶翅欲相泊鶯聲
如有訴數里竹成塢百畝松圍墓存者矜鷹犬逝
者悲狐兔誦語諸豪家已覺人非故物盛豈無衰
似朝必有莫長林一影清伴月君其悟

辛酉四月閏詹曰至制義是日適聞一報

舊戰舌黴戰血劍首諸臣供一吷醫無閭山平骨
穴春兒竈養腸空裂六蝨翩躚彌蹀躃公車盈牘
如駭鱉看君囊底浴寸鐵文昌上將授神霸埋輪
蚤續中丞轍旄頭一指烟滅書生之恥始可雪

壽關太尊

已鷙天下多兵革猶喜生成載一方　新聖主恩
榮年蓄古諸侯地重丹陽宛溪波潤家家潤叠嶂
風高戶戶涼三輔近畿憑保障百城齊奏萬年觴

蘇叔瞻公祖由蟣南憲副祭知湖廣賦二詩
紀別

桃弧棘矢開荊楚紫蓋黃旗直斗牛半壁不須勞
聖主三朝共數冠諸侯深培鎬芑施方博儕狗林
堯思併幽酣臥竟忘身在瞽瞻依一上闕和獲予

南郭外有小齋在雙梅下公題其樓曰問和

緊地無分畿與疆征車六月旆央央旄頭盡掃當滅鶉尾新臨楚益張遠樹檣烏遊赤壁晴田稻蟹別丹陽乾坤沸甚憑戡定弭盜安民是本方。

右庵僧六十

佛道中興日神光大現時九層靈寳塔六袠本庵師瘦貌能堅固精心得揔持擬如隋舍利仁壽至今遺

汪景謨六十壽詩

新安山水饒供客天下紛紛謁黃白新安人快冠車遊結襪三公鯖五侯亦有當年好事流借交報恩與報讐太函大泌書千摺其中十九皆休歙買刀鬻筆爛羊頭不惜西鶼與東鰈似我驅車廿數年所識徽人亦杳然多君精謹寡交際舊友大僕君所契翟公門巷任公兒林下何人堪把臂大啓于今初改元枯菀炎涼色始習看君甲子一周視黃河直倒崑崙源乾坤歷歷已如此物態豈容重過耳酣中日月夢中身請約會嚳從此始

江上晤陳長卿年丈長語竟夕

撲地閱江干舳艫千種列下水上求風往來信所發或竟夕逢底或千里一日張驅而鼓行隨風勢最吉云胡逆風使乖性翻瞥烈波浪刺天來檣贅桅檣折孤子誰與援全身寄飄忽乃知造化功人力不能奪咄予人間游許身一何拙居然背風勢不肯效明哲糾糾隼集墉汩汩狐營窟竊國象為鼠枝官多于蝨　狄與亂賊嘗恐逼王室不材道儘閒有恥憤偏切諫爭非所事無端舌偶出取笑同曹友俱詆為怪物矰矢四面集孱蹤焉可托閉跡以還農此氣得覩豁無祿寂可薦無田薇可掇百事不挂心顏色滋充實一睡十春秋鎮歲廢梳櫛寂鳥叫枯林深夜忘其匹憶予初登朝漫滅羞于謁意氣適予諧出入並巾褠憶予灉鄉離幾與家人訣惟子深相憐多方出于穴憶予重入邸獨灑孤臣血惟子知予心容容非所屑憶予臥深田半與知交絕惟子猶撫塵音郵時通遠記予與子言汝亦太唐突不能忍人苦自苦偏茹結予自待

其冷待人何太熱以茲爲衆忌逢時須收[illegible]
我自知中邊入飲遙鳧短與鶴長不能易其質
皇綱正恢博英流幅守秩愚者安逸賢者勞
役豈以出處岐而改氣聲一豈以雲與泥限此膠
與漆禍首比干毅厲階獲麟筆處世無所遇立身
有本末君其翥天飛吾以埋吾骨

韓孟郁來自粵東月餘賦別

敬亭曾復霽顏開驟烏驅雲亦快哉百尺清溪堪
並照千年李白喜重來談經夜半尊方洽憶到中

原案每推世自有人聊寄世華山酣擁鼻如雷

贈厤子羽

以我投閒地期君射策年屠龍終自就牧豕不妨
賢百尺臨潭水千秋上嶺烟長汀明月好賒取酒
如船

太初程公別駕吾宣而歸歸二年所士民誦
念不能忘天啓二年二月二日是其七袠
之期尹部下舊民也深交其父子間遥賦
詩爲壽

風謡千里博相傳楚水吳山共祝年保赤人皆思
去後通玄君已悟生前綺霞閣上雲心戀立雪齋
中月氣妍等是好春無近遠爲憑芳艸揖芳筵
拂袖抽簪意氣存可堪兵革沸乾坤遭時如此林
泉貴安隱于茲齒德尊綽楔一門稱孝友衣冠累
代列兒孫從心所欲彌精進吾欲從君叩道源

訊程撞生

倉頡未制字上古豈無書仲尼未生前魯國豈無
儒庖犧作網罟其流爲征誅道學盛行時遺民盡

爲胡紛紛黑白場桀知而堯愚則是禍天下聖人
爲盜竽請君觀其元心與無始俱

壽趙肩宇　南少宰中宇先生之弟

每值隆冬節相將感歲寒人無如少宰交已歷長
安風義存千載周旋到二難心期兼耳順奏酒願
加餐

寧國李侯有母之喪賦唁

牽帷擁繐共悲傷老幼傾城走欲狂有母尸饔齊
飽德多君製錦正成章恩勤忽免嬰兒乳朝莫如

捐儉歲糧十月霜程催跣道清溪明月伴歸裝

潘稚恭有小像一軸多名流題識偶寄朱元价家佚不知所在頃得之市肆中攜來宛藏清之謂其舊像不類復寫之

行卷足相親徘徊覺有神從離翻得合悟影必隨身贅履仍還舊顴毛倍取新眼光牛背上箇是意中人

內弟沈大五十寄贈

相逢不厭賤貧時憶昔當年誦屣廖外內弟兄情既翕行藏用舍味咸空半生天地齊臨齒首歲河山合到眉家在江南兼廢卧濁醪鮮蟹得相持

張范之孝廉北征

自遠方來羡有朋　聖朝物色渴賢能南征北討時方極西抹東搽我亦曾剩爾乾坤交後進期佗風氣快先登馬蹄蹀躞權奇甚不惜長安閣尺水

壬戌春掩關睡庵

簡出即爲家何妨換歲華鳥馴時下席蜂凍却歸[illegible]天字明元泛雪東未能忘野[illegible]恐失梅花

直卿王太祖有貞母史太老夫人以季春朔四日爲設帨之辰恭賦近體六章獻壽

彩服承驩日黃堂上壽時萬家齊奏酒百部競陳詩行地徵光大班春報社䅽秝耨滿閭里物物仰弘慈

南輔倚黃圖東征賦大家薤雲開疊嶂瓊露浥麻姑桃李花皆醉耕桑鳥亦呼郡平無老幼俱得上驩娛

責任二千石丹陽鎖更雄尊親知備致福祿倍來崇政就超三異人和集百同門規宛水是一味酌清泓

四表懽心萃千秋樂事饒河龍供鯉饌竹馬舞蝸髫長駐春爲首公餘日幾朝慈徽兼孝德蚤已徹丹霄

經年惟嚼櫱臙滑不知甘農課示勞籽官箴却餉坩窮閭皆戴父率土詠宜男所在尸而祝前人日可合

蘭心餘上巳萱背及芳春接韻流杯處彌思解髻

民天醻遊許日高榻下何人有毋尸饗者殷勤德
類新

贈蔡平陰有引

平陰蔡公爲政有殊績其尉朱爲予鄉人傳誦
之偶手其贈王永啓詩見示永啓亦予友依韻
作詩代書以志嚮往

不嚮人間卜偶奇人間事事總堪疑林棲未許蜚
鴻意廟器何當墨綬垂閩海多賢陪上宰栢梁七
字接予思願爲薦供民社父蔡師王琢岱碑

壽王太守詩

直卿王公以甲子孟秋四十初度部下治民競
爲頌聲予適結夏未竟勅斷言詞聞公秋日和
李白秋登謝朓北樓詩知公之有意于謝李也
爲集二詩擬聯句體述而不作勉効鄙忱凡四
章

水石遠清妙李　桑榆蔭道周謝　輕雲霽廣曲簷隙
自周流物色盈懷抱謝　山河亦衆稠涼花拂戶牖
星影入城樓毫墨時灑落李　闌卮且獻酬共命江
南管謝　澹然吟高秋李
若亭似玄關謝　撫謝朓肩李　俯仰流英盼謝　雲
蘿尚宛然李　河曙耿耿遠樹曖阡阡謝　好鳥集
珍木松風鳴夜絃李　披衣就清盥謝　酌醴奉瓊筵
北堂千萬壽李　南嶽固斯年謝
白水田外明李　憂來不可極覘星視農正南望朝
雲色謝　勸龍各一觴于焉自休息李　應藉兩岐謌
且卧淮南秩謝　談笑過橫流終與安社稷予亦艸
間人李　託身洪波側

便娟綺牕北濇度式如瓊謝　衣劍照松宇陵巒抱
江城李　雲生樹陰遠謝　水淥秋山明李　上客光四
座謝　千廬機杼鳴李　興文起淵調謝　禮樂秀群英
李　瑤席芳塵滿謝　因之頌德聲李

壽林樵叔岳沈先生七十

鳴蜩矜令節佳事在衡門久矣山林貴兼之齒德
尊千旄深自遠漁釣喜偕倫虛白生光異眞丹食
氣溫飯牛禪帝舜牧馬拜黃軒族盛文將武謀詒
子若孫泰山依日觀喬木接烟村世路看新態心

知感宿言握氷𪒠玉潤泛海得河源太史千秋後
高情一代敦予少蒙君典先生獨知之契　擬携長壽酒朝夕話
乾坤

句容駱侯有毋夫人樓太君七十壽矣侯大
父第乙丑給事刑科侯尊人喙文譽尚欲决
舉子戰其從父侯我寧國同壬戌進士榜同
官畿輔爲予述事趣言代觴

桐生萱豫正蔥菁玉樹瓊芝兕滿庭繩武舊傳存
諫霤削甘新喜得侯鯉栖真南岳飡甜雪王氣東

皇走疾霆部下聲聲呼衆母懸知萬頌引千齡
拖紳年少捧輪轂道路生光壓輔郊地肺宵簾通
帝闕天漿斟酌上官卮晃飛林際雙題竹鶴占山
頭久字茅句水一泓趣句曲爲歌燕喜願來巢

九華從心上人顧予予適結夏于景德寺憶自
壬辰館九華閱今三十三年老和尚了心往甚
相契好其徒琴虛琴虛之冢子從心亦三世交
矣破文字相作一詩送之

戌月三三但瞬揚峰烟九九信毛藏全身不戀浙
羅國遺跡偏留舊講堂爾輩能來前輩往世緣白
短道緣長華嚴說竟渾無語拄杖相將看佛光

赤城王侯榮膺　恩封

千人歌舞萬人傳共說安寧與殿宣尸祝已看盈
兩國奏成奚必待三年　賜之金璽光連日眷爾
東南語自天毒霧場中施法雨溫清我亦藉高眠

持地庵行送彭輿祖北謁南樂相公

我宿藏經閣君依持地庵持地是我護命主多君
朝夕與之恭平與不平世界事毘舍如來曾授記

色無色處影欲絕想非想所魂堪寄不然時物難
料理徵兵徵餉勢未巳巡撫不知其所止連章累
牘舌戰起長安城中走御史世界大要如斯矣
天子無由得死士我等賤窮何道覓知巳首防雍
蔽撤副封朝廷巳深知弱翁宰相之職和陰陽或
有逆賊風雨與災傷責大謁者其襄章中國之内
豈遂無永芳子其采奏以爲明時防

贈王宣之

數月開元結夏期古堂持地得同持離家配[illegible]

僧刹省事輸渠尚髮鬚境境幻成惟見畫生生業
習或稱詩高情遠致聞玄度不道同聲出處岐之宣
將北行謁
許太史
程公祖太初計至宣州作詩弔之用致悲感
二首
謝脁樓頭月千江一派通高天忽黯澹眞氣閟鴻
濛法法有來去依依憶始終兩家相唁慰曲奏思
悲翁
何許別聲韻年年寤寐間擬　隨杖屨相伴閱江
山蔽芾詩三疊阿含果一還低徊語父老遺樹不
堪攀
劉孩之五十壽
青瞳綠髮鬬雙眉猶記江左斥傑時鼙鼓漁陽思
版法麓廷岣嶁紀功碑英名似爾遺鴻影傭隱憐
子枕蟻陂卅年順違堪一抹命乎非也久能知
沈士良丁　丁奉贈
假我年方數于今命可知長貧增道味多難減情
癡君又稱初度人毋忽壯時精勤各努力寡過是
心期
結夏景德寺贈別顧子予
料量盈虛笑翟公時情礙處道情通無勞更索冠
䍐內此後多逢山水中襟抱所需惟載月鬚毛如
在各生風贈君粉本開元寺塔額鈴牙出半空
送僧覺一之五臺致三學禪師
憒憒、塊場詰屈千遂道孔儒而釋禪其門皆怙
[illegible]天鼻孔掀欄翻舌角鬧野狐幻百端蝦蟇工
蹤誰者兀枯身陸地爭排昇華池激之清明月
韜其耀五臺五體堅八風偏不到則是無心地諸
魔如糞掃著處見文殊山山佛光照一袖敬亭雲
披拂臺山貌千峰接一魂因之送懷抱
友人汪中區遇吏部戴斐君于西湖贈之詩
云擬及予兼託致意予銜感之爲步其韻成
詩
祓拂皆增價馳驅擁若雲擬收天下士總春　聖
明君爨後諧音樂犧前被繡文因之語寒谷氣色
盡弋醺

睡庵稿卷之十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壽旌節太君梅母 有序

太君爲大叅宛溪先生之冡婦而禹金之丘嫂大叅禹金爲海內人士所推慕然位與年不充其量今已矣而太君獨以奇節長年歲巳未春王正三日開八十之觴沈士翹有望者太君之姪壻也偕其兩兄爲壽僕素在禹金交下嫂視太君爲侑七言以先爵者

瑣闥丹鉛世擅豪再增彤管列貞操傲佗雪盡山川麗轟與 天聞綽楔高蔗境共欣花有蕚彩衣偏羡鳳之毛上尊春酒年年綠通市門符繫壽桃

贈張雲浦

吳門結襪與如何提帽何年自楚過八九君其吞夢澤三千我已皺恆河塵寰歷盡情皆減道力研來味轉多高鳥閑雲知處處不妨行脚作頭陀

約程君達過別兩日夜不停次鄉彥吉韻兼寄懷

春夢雨偏長相緣入睡鄉幾番槐角鬭一枕稻花香得爾如看劒逢人愧隱囊伯通廊廡下寄跡可能量

春日寧國舟中

閉戶經春卧欲平强將水事赴山程牽移不覺催舟上斗絕翻如踏壁行反照綠楊嬌在影雜歌黃鳥巧爲聲晴光一路便撩眼最是無情解有情

壽李翁夫婦

傳經綦草氏作令似陶潛酌酒一爲樂看山不計年烏書閟石囷漁榜曳湘煙杖策凌衡嶽星沙若

箇邊

千載徽音壽母篇桓車翟屨並稱賢洋洋楚澤同清隱喜見繁花玉樹前

子晉瑤笙出翠微手挼琪艸媚萊衣西池阿母三千歲遙見銀雲繞牖扉

繇西坦道入黃山

少年不簡事鶻地落溜塵轉側輒成礙生如四角輪百種皆觸悵動與訾爲隣挂冠甚知趾伐木悔

稽唇豈無壑與丘置此褊中人
黑白太分明瞥然居身夭筭局一生疎數着乾坤
了還山謂得計山情越浩浩平夷無所取積步升
奥渺不覺天爲高但見地之小
最愛山居者一山圖一村衆峯翼垣屋瀑流多在
門激水看磨碓耕鑿食天恩雲光時來翔含審景
適溫得此亦云足况乃友黃軒

繇湯寺至蓮花洞與景升會宿

鎮日逐孤筇發興在奇險遙巒與近巘後先拱立

儼瑰情出天表飛翠撲人臉日脚欲迎人梳雲生
絕豔吾欲往即之夾股廢栒撿有石骨如削有松
髮如染有身如小鳥石石松松居如以魚游水水
草恣咂喰我神甫得壯群胥忽以歙登高而臨深
拳拳脊謙貶路窮剛置杙源開軏架广既以供吾
目又言息吾斵造物殊多情君乎胡所歉赳社多
名交鬚來風冉冉共領一峯月巖額縣星點毒氣
忌蒸嵐深把洞門掩驚吝忽杖策跳擲成夢壓夜
半老人[illegible][illegible]光[illegible][illegible]

午春宇開府南贛

萬玉趨庭日雙旌出鎮年雲嘶開堠馬草醉插冠
蟬是物皆生氣諸方並拜天鬱孤臺上望禾黍政
綿芊
天下久多事東南復大災將無煩隘地得不仗雄
才夜月螺亭酒春風庾嶺梅姚江遺須在高蹋萬
人推
[illegible]勿矢相隨孤顏強自持生全初不意報德擬何
西國通耕鑿千峯靜鼓鞞願言賡盛業擊壤佃春兒

伻滑撫席上

一群弱鴈財安止十道封狐已息頑河朔共將名

清明日集李季宣閣上得群字

來帆去棹織如雲每到江鄉輒對君禁取烟光偏
梟梟趨來山邑政紛紛提壺挈榼看成隊躡袂探
花競作群回首此時腸斷盡不堪手足一朝分

壽郭母張孺人六十

壽箱白板世爲儒不惜牛衣與鹿車迩重支頤亦
裡粟殷勤辟珥架間書光憐丙夜篝燈後露上寅
階斟酒初力穡逢年終信事翟華應得映蓬閭

壽劉止亭

舊日長安令威名天下聞錫租廻侍御抗疏動
明君冠紱輕于鳥都城擁似雲中原有苛賦翹首
思紛紛

一歲一爲壽驩呼萬戶聲唱歌開水調釀酒拾秋
英脊海籌方進無鹽味獨清饒遊賓從好明月滿

蕪城

送顧山子遊歙

高着擔肩短着節石英泉液紫煙重踏山萬箇峯
如屑擬選黃山若箇峯

送張雲林山人

夾袋多名筆堪誰意氣馮君言機在目我愛影爲
朋出市添新雨歸庵夕息燈堅肥諸想在不復問
胡僧

朝賢不復問縣主獨相關總得林泉熟先須水菽
閉門單無夜聲親老適慈顏一自君臨覲高春卧
故山

莫識恩何許相將耄與倪黃池趨北路傾國踏成
泥欲免眞如乳聞聲但有啼宣州循吏傳前此不
曾題

王郡丞公入　覲

洗手臨新篆無縣名一錢往來惟飲水奔走競朝
入路擁不絕兒童臂以牽相期迎旆蚤服采課

春田

數載宣城道崎嶇亦頗聞萬期安故土一爲借夫
君江靜新開月天清駛送雲東南幸無恙當不感
邊氛

許江陰歸覲

稻秔新熟蟹新肥最喜新郎擁傳歸路入香山黃
菊醉窻開靈洞白雲霏聲居梟炙齊持酒樂上尊
人竝着衣壽考一門時所羡看君朱紱有光輝

奉賀許理公公子瀰周詩　有序

理公精至之性直通帝所愛慈之德久浹民間
往令仙源時有商瞿之感一城移祝萬戶齊聲
未逾年理吾郡至止之月輒喜得雄驪舞遍於
國人七八月種痘走各神宇下修藁事者凭一
國老幼亦不能言其感所以迫晔日梅禹金欲
偕予爲詩歌張之予病未能也家弟近尹適同
一二文學有言爲先一言用紀盛美
靈根培灌已多時瞥見威蕤發異枝市虎稱文添
八佛頌年福字禱於尼眼前高大題門駟腹底須

史綰印蝸是處驪呼歌既醉怠情我亦夢熊羆
積年乳哺滿民間天意人情兩約環喜見庭前生
玉樹探誰墻內得金鐶兒時俎豆粗能弄家有琴
書小命由但寫璋㲉訛亦好對君不惜鬢毛斑
孫子雙自金陵謁予宛上入杭入池而別
若處吳兼越謹傳弟與兄高門添世藻入座自多
驚山水南來秀秋冬景逾淸都將雲夢澤譜作白
門行
十載行遊倦多君一續之齊華星並岫苕霅落雙

浙西予湖不遠謝公樓在茲泉林有餘想把袖索
新詩
楚尾吳頭際因緣結小山可堪宛句水側置洞庭
間賓主無成位英靈互往還旅遊推白也得復詠
雲閒
新城先生縣寧國諭安化
夕漱宛溪影曉行湘上春梅山開遠道苜蓿映盤
新波漢雲俱闊星沙江獨爲安寧須敎鐸紳士倍
相親

王徵庭有母八十諸姻友爲之祝
多君安隘巷水菽不言貧彩服娛慈母草蔬留故
人晨光椒酒熟芳意梅花新接武登堂者皆緣夙
義親
爲王儀先孝廉壽其兄仰岐五十
每至初秋節雲霞逐景淸大年成於樂長日願爲
兄潤石嬌茶味林樵美扇聲燀湯與洗爵吾亦度
平生
[illegible]鵬初先生計與其初冬壽僕五十文并詩

讀至情詎婉篤環佩淒感詩弔之兼遣于

嗇子雙制歸

送盡英賢作古人驅光逐景返其眞陵遲夕拜重

開詔寂歷泉臺也避塵來往接輿歌楚鳳春秋絕

筆紀郊麟不分朔壑都閒置共領乾坤卧水濱

金陵雜志 有序

景升旅吳既三吳雜志今來金陵欲備譜軼事

殺青之自始皇厭勝後延經六朝甫得佳情亦

語薄還郁鬱之氣然偏割江壖其明滅闢轄

徵至今日則 帝者之上區開天之首勝雨巷

委榭之劇皆與皇風帝脈相映染一物湮沒片

語沉霾不得不引爲臣子職任景升之拳拳於

此豈徒以供清人之舌如晉宋故事而已乎

爲問何年賦遂初何年生事隱樵漁雲牙夜靜凌

錯漱石髮朝晴帶檻梳纛禮不妨寒卧共尊前未

許友朋虛共君勿復談時局軟枕枯棋韻有餘

雨花臺

行行重上雨花臺雲老山所取次來一縷粘天江

浩宕累層出郭塔崔嵬肩橫自昔空無界髮短於

今挫似苦炎寢晉陵相代謝千年量穫一遺堆

輿中偶憶

回想生平事嫣然一解頤百途經世險萬種讓予

癡

南園即事

園情洞景得相將餘習猶堪賭勝場差去塞鴻多

快事伴來飛燕有生香霏霏月色互人酒拂拂蟲

聲入我床最抵一先聊自足鶯花後樂以名堂

寄贈饒心衢夫婦並開七十壽

栽荷初獻綠佩菊又呈黃壯節秋兼夏華筵邑與

香天清風正美庭靜日方長但說供雙壽雙肩特

地揚

壽梅親母五十

未艾先稱老周親得所尊自甘身讓席不願婦持

門續織資該博矜稠領惠溫勤斯知母德爲代小

郎言

答陸文若見訪

私甘閉卧了乾坤百不虞人尚及門到來鮮與俱
隨影坐定芳煙亦抹痕自言東海一男子天未喪
斯寧後死一代文權淘在茲不然敬亭魁父耳狂
簡相看雅頌亙逍遙山水[illegible]時表海藐江爲履
踐其餘對境付群兒

胡天嶽司理訪余南園依韻奉贈

久向林間安漱石偶從天上接需雲行來寛博河
山影吐出清真蘭蕙芬措躬似矜花得意忘機直
覺鳥同群雄飛雌伏神皆合宛轉雙龍燭斗文

秦京訪余壽別

賣向街頭醬幾甌厝將生艸掩孤庵到人一似頭
相責京有頭責齋於予能深腹有談羅上朱丹工久謝
封中黃白耐同採欣逢惜別重重訂檄欖偏回食
後甘

沈朗癯將入廬山謁憨公經宣州訪予予留
南陔結夏兼呈憨公 有序

至人不在朝廷則在山林朝廷之政尊主安民
山林之政盡性至命而已士不研精性命爲安
希經濟如盲人登臨雖躋窮巔於景光了不相
涉盡天下材智學問之士而僅以供身心性命
之用時事可知不忍言矣吳中沈朗癯性根靈
慧探綜博邃分其才可周百人分其人可當在
中在外緩急之用遼陽失守四隅交訌乾坤何
等時而欲從憨導師於廬山紫柏憨山皆異人
也既後先爲釋門所縻朗癯又將牽去時事遂
終不可爲乎人之急性命也亙不後於急時朗
癯堅志獨往亦男子耳而予猶粥粥塵塊以不

能遽割兩人爲解相對赧顏世不能用朗癯而
今朗癯必爲釋門牽去終可惜也爲詩以送之

宿與名山約棲遲劇可憐行藏甘辟世否泰勉希
天步影孤凌嶼衣光薄攬煙狂歌遲聖主來往日
周顛

爾忌頭相責予增舌可捫乍逢成意氣欲語更寒
溫慧業消千刼雄心了一髠隱身無不得朱忍別
乾坤

作計身憐塚心言死便埋儻天文未喪比丘隱堪

皆流浪朝朝急音書事事乖引君深入處雲壑今
清懷
吾亦愛吾廬模賢擬卜居共期肝淅瀝那計髮乘
除養榾鞭其後探微賦有初寄聲參五乳法喜自
遙遙

壽劉母張太夫人

善訓無踰勞以痡吉祥最得壽而康秋聲絡緯皆
呼酒黃邑花姑蚕薦寡箇裏蓬萊經淺水幾家雞
犬識旌陽持杯盡向諸神祝天部諸神半姓張

爲吳茂才壽母

百歲長爲壽諸生暫乞躬饒佗車馬驟羸我水蔬
融冬笋生新籜春蘭長舊叢乃知一日養不以三
三公

壽楊誠宇七十

大有名流奏大名無煩仙棗與侯鯖閉論字學推
家訓細簡方書善養生練氣合丹憐鶴影吐光成
紫　龍精年年爽籟高秋半遙揖黃山當酒觥

胡伯玉范士恭過寧庵中

兵從潛極得眞濃物態參差久到冬穪影清羸如
鶴立寄懷駘蕩見山垂一江分註閒人籍十月親
行宛上峯貯水貯烟都腋底瀉將筠管寫龍種

阮寄峯六十壽

不問邊隅擾那知朝貴喧受辛方出否周甲又逢
元墨市聯同俗衣冠盛一門雲閒兼鳥畫隨意可
添尊

壽王母黃孺人

合樂榮萱草昭亭寫柘漿行杯更尚紫製佩菊爭

黃髮尾明南極吳歈誦北堂絃綖知自績寒杼織
雲章

麻姑行爲岐陽徐丈壽其母夫人八十

宛東隅山麻姑麻姑神隸仙都好女子澤顏膚髻
髮垂與腰俱衣文章丱紺朱緯鳳纓絡鸞絢美屩
盈香光專㹀麟脯充行厨手似鳥爪杷蛘不著鞭
經背亦云娛擲米墮地成丹朱狡獪變化年少如
自言出入蓬萊間東海三變爲桑田海水祗今正
淸淺行復揚塵陵陸顛世界紛紜無乃[illegible]

山白骨闤家室者誰劇可憐袵左袵右將遛延兒
爲人師職匪朋敎之孝弟忠義先雞共棲遲徇竈
眠嘉隆萬曆若干年侍從板輿月餐錢古人一飯
不忍負何況　列聖恩齊天願以無疆祝　冲主
㽮斝亭壚各寧宇兒孫子女得長聚老婦無恙安
朝餔酺酒仙壇承福祜

壽麻母 有序

麻鴻伯爲有母谷夫人方七袠賓尹與孫念先
曰紹繩武曰繩舉麻氏通家繩又鴻伯倩而孤

與孫皆有嚴制不便躬祝壽之以言
兒曹無舉蓼莪章燕喜方新魯誦長瑞以文成兼
宅相福因老至見身康蓬萊淸淺連東海黍谷陽
春到北堂挹彼注茲歆泂酌多君觸目有琳琅

輓吳同文

德業直應追季子忠貞端不負循州擬將好事題
金闕豈謂先期賦玉樓似舅半年剛作別㝎兒此
地得同遊獨遺寂寂還孤等雞骨支離勉慰留

壽仲母六十

芳韻傍簷牙來煙接近家隱裳裁薜荔村醞酌桑
麻朗月明玄對平疇會淺沙削甘聊奏酒鳥爪更
堪爬

朱其勤將陞侍御書訪予輙歸予荅陞書再
寄問田仲

交游幾幾共肝腸一字心知當遠裝嚼酒差强同
李白廻潮直欲問江黃時危不道翻橫楫歲儉憑
誰問羅匡千古邵平堪廢臥同君匏繫簡爪當

孫母馮太孺人六十壽

孫母者孫生仲豪冠時之母也親友與仲豪交
者咸集爲詩吳元芳劉旭來言予爲之詩
親母知其子相將各以觴氣聲延廣被步武接登
堂霜女行仙酌雲孫製錦章君看龍臥處光映水
之陽

沈士信內兄六十賦贈

少小周旋者于今定幾人雲林終自好風味足相
親外內兄將弟乾坤冬復春百年渾彈指不負交
盈月

德是前程年來大薮衣冠祟莫更輕肥逐後生

[illegible]

夭醫何勞虛逐北木蔦猶自詫能飛乾坤眼在張

狐是魍魅情多嫁百非一醒一癡人盡棄苟生苟

義意皆違頻年況宅依吳越隨處滄江有舊磯

[illegible]

檀板聲方歇藍輿與已馳懶烟橫織履鮮日起當

[illegible]總甘[illegible]子呼錢閘乙兒人生亦有分祈懺欲

雜詩

日月居諸未肯留六窓出入笑彌猴贏他怒雨驚濤後賒得豐山勝水遊

歷歷藂花吹向柳亭亭廢塔走連山酒餘得茗回甘味■甚看禾起秀顏

花樹中行一月餘嫣紅縟綠繞衣裾酣來大覺身俱玉趣好朋儕蚤結廬

讀會稽先生覽鏡詩步韻十首 闕補刻

形逐憔悴髮鬔皤半世人間春夢婆魚只爲將削

誅者桂之樹何其蠹多酸甜不淺千般味孤梗猶存萬死柯脊弱詒愚眞事業付教翁仲兩如何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黄白安司理考績述意賦贈三首

以往宣州事紛員難具陳巷謡知不極驛奏抑何頻睒閃狐馮稷齩齧鼠齧困風柯無静羽湍浪少寧鱗天意沉而霽人情鬱乃伸得誰操法咫耳目一朝新

按節黄雲渥扶輪赤日行禹書形盡獻秦鏡影俱清繡斧推前纛旄倪擁後旌于刑飜見德悟殺乃為生鷺鷥誦裘無戾龍章璽倍明　三朝疏績冠差不負人英

我亦遊斯世羣倫小得窺究爭蟻自在禪處蝨何其邊徼訌宵滿朝廷論轉踦可誰堪志氣得不愧男兒舉事全張膽收人似列眉乾坤差有屬庶以穩山茨

壽施處士

喜逢初授曆更得日逢人澹蕩方周甲芳非適報辛力田堪守拙結襪解親仁予亦頻來往相攜可

百春

田來佩有小序

鹿鳴之先一夕邂逅一小娅田氏小字三見遂為引衿財十二歲耳世路悠悠一别不復知所在今二十八年矣偶來金陵於他酒所見一田氏娅小字九兒可十四五歲問之則其姑姪行也撫今追往情事惻惻恍如漢武重見李夫人舊田字無雙殊譽冠平康問予乃以來無字小九併為作詩貽之

乾坤凡幾著出處偶因之每到停車處深憐解佩時舊交惟顧影新態復横眉好寄一生事閒遊倍所思

李原培甫四十姻友釀金為壽予賦七言律侑之

未滅恥身謀昏嫁粗完行自由倦後談兵彌慷慨貧能作俠亦風流琴書色潤千鍾[illegible]帶礪恩深一劍留强仕似君差樂矣笑人寂寂老田疇

胡翁九十壽

以少為貴者官品以多為貴者壽年筭到期頤彌
不盡酣風啖月自神仙

上寧國攏舟行

卅里經三日周旋一艇長人如遊汗漫水似上瞿
塘避路猶驅險乘流且鬬狂出門筋力盡可更問
行藏

荊谷宗侯七十壽詩

新天子踐阼尺一下諸王為訪宗藩内差誰齒德
長亦文無北極紫烝在西方銜甲臨玄扈加辛紀

壽房曰臣某輔國卜世得其昌襟帶河山重軒
禮樂光　五朝叅轂璧四代接羹墻砌俗作模範
敦宗辨糴匡精心翊　廟社觸目見琳瑯為善胡
不樂同休宿所將蔓雲紛振䔥綺日甫登桑嶽秀
堪供髓河清好薦觴殽函雄百二我亦夢咸陽

依韻答贈伯聞宗英

青門之社赤幟縣太華少華倚日邊爭劃彼蒼靈
掌在莫尊于素秋光遷王侯有種載殊骨山水得
意生穗烟更欲因君通七子弁州歷下定誰前

程相如將軍應司馬聘聘文有有眼識英雄
語喜而自賦知交多屬和者

有眼識英雄人倫五字中經行天以下怒激海之
東豆粥思馮異圍城急李同善謀與善戰緯略賴
諸公

有眼識英雄眉輪數吐虹貧猶歌妓費老益射聲
工結客如連袂驅奴擬撥醴登壇多後輩知爾恥
雷同

有眼識英雄仁賢倚運通可誰開日月此際戢烟

渙師濟思方集匡扶豈必躬乾坤誠得所溝壑儘
堪終

玉亭王孫來宣無與對奕者詩以調之

未許乾坤了一枰無端日月費經營險夷任爾行
無忌黑白嫌予眼太明揖讓征誅皆剩局王侯將
相總虛名而今且袖傍觀手輸與他人作小鳴

鄧田仲兄自荊州來言述之江上作詩紀懷

忽漫相逢似夢中吳頭楚尾闊南東秋風入棹侵
廬白夜雨聯牀逗人紅枯後淚生猶覓蹔煩來語

屋新垣胸追古訂隱情何極得似爭車逐馬同
患難交攻病與貧驚看萬死一生身歸田以後誰
知己歷鏡而前識異人日月于孤偏減照山川得
爾暫加親卅年生理重回首顏面差存不上塵
猶記長安挾冊時千千女伴鬬雙眉家傳趙氏歸
來璧世誦淮西什後碑田仲甲一香卷會稽先生輩共擬爲元公器
豈堪供貨販美居忍擲付纖兒人材　國運相關
切致語當塗好護持
西極恩波奠水西南來甌粵鎮東鯷多君風譽馳

英蕩田仲理鎮遠溫州皆著殊績愧我端居濫曰蘉韡上衣冠
叢蟣蟊蝨區中人命賤凫鷄苦無職守甘寥寂共着
漁衣謹蓑隄
平生踪跡蹇三爻剝豕枯皮抵凸坳門戶于今成
火宅乾坤何處着寒巢墊巿郭泰終難理閉闔揚
雄秖自嘲雲雨河山都歷遍對君勿復數知爻
頻來歲歲說荊襄進棹鸞車上武當垂死病中猶
見夢乍生還後擬相將憽緣已限三年服詢舊仍
勞萬里裝學道栖玄終素業期君共飲白琅霜

食宿居旅五日程強將柔櫓縮長征衷趨領下各
相惜塊宿胸中焉所傾湖水自流思衍緩霜潮初
落影重生金焦一道通淮海悠遠孤高喜結盟時田仲取道東蕭之高郵會朱雲來予伴之京口
脫盡塵埃火雪冰還他歷落氣稜稜不分形似惟
神似箇是江陵與宛陵丘壑各專成小局名山全
寄杖孤藤與來情往知何限楚艇吳航約歲登
貢湖南先生與其孺人後先謝世不越月孤
盡然在疚未遑趼弔寄此唁之

士有通家好人難百歲期俗緣輕自厭香界踵相
追帀地無歸處旻天不弔時聞聲俱下淚顧影益
成悲憶昔頻攜手深談各展眉射堂留研席書帶
接箴規肺附朝昏侶躬行道義師可堪壞梁木復
此剝枯枝伴老偏牽幼酬親更課兒幽明應不忒
魂魄儻因之東雨濛濛拭南雲洩洩垂同歸君所
樂殉侍我何疑百牘難爲料分身莫可誰徘徊庭
序畔凝待貢公棊
陸夢維別駕吾郡再貳郡守仍用前韻寄家

恩封作詩紀賀

屛星奕奕映緹油風采翩翩自勝流共羨楚材饒
附里猶傳 天語勞監州明湑一道雙溪月戸祝
千年疊嶂樓舊土舊民新拜爵居然封建古諸侯
去紱來綸織似梭蜩螗羹沸竟誰何仗公調劑心
偏苦不爾罷鄉事更多增秩賜書知 帝意輕
淶路徇人和尤憐弱羽安棲啄惠我無私載道歌

吳元翰見訪依韻答贈

疊嶂樓頭宛水濱李家賓客謝交隣總憐丘壑堪

招隱敢謂菰蘆亦有人老去逢人不愛惜窮來肯
劒長精神踽天踏[illegible]成何事羨爾乾坤廣置身

爲吳淑夷壽其母施八袠仲冬十四日也

負米椎牛併所思當筵倍惜酒臨巵縣弧似我憎
身贅修萩同君仰母慈九萬里風斯在下八千歲
壽以爲期遙傳拜慶家齊國輯瑞呼嵩此一時仲冬
十四日爲今大丁萬壽臣賓尹以是日生

米仲詔贈言倡和 有序

初[illegible]四奇詩贈仲詔者曰米[illegible]

石米家童園與石憶在邸曾經遊覽燈也童也
偶未之見想予斥歸後所有事搖搖引予懷賞
彌渴然終以未臨實際不敢擅評至後增六奇
曰詩曰文曰書曰畫曰賞鑒曰印章六事者予
之服膺仲詔久矣羣英競倡豔企滋興爲步韻
言

日新知大業冶法近何如可卽皁中晚其寧路古
初脫猴俱合律付手輒成書久厭撚須苦思君韻
有餘 右詩

大海弇州闊蛾眉歷下高闊防繩檢溢高忌琢造
勞此味竟寥泬羣工爭驛騷可誰無蹍地得似米
家豪 右文

流美通天地神奇體自然名堪鍾傳亞法儻擔夫
傳韻遠居鋒外思微在筆先憐予偏髮禿管氏塚
能全 右書

非君泥山水山水自知人䎃界供形勝闢生領性
眞趍香窺蝶數誤筆落蠅因爲就南都賦咨嗟畫
可珍 右畫

古物與今物逢人作小忝可寧直贗別兼得性怿
諳集乘堪賓五當杯快盃三總憐癡一絕耆癖不
言貪　右賞鑒

何言刀似筆筆道易流名繆篆重無敵靈心世所
傾蟲魚經自著河洛瑞先呈簡是平章手乾坤擬
削成　右印章

題葛衡岳小像兼爲壽

當科期甲乙其亂載南東舊社文心契新籌酒數
崇寄歎聊遂瓮發譽得雄虹卜隱仍求友前賢擬
葛洪

奉弔清泉曾大父

一門堪影寂相對各聲悽無復高曾會偏憐去住
齊撫心歸罔極逐宍祇長啼巨室摧喬木宗彝失
大圭服情推五重尊兆得三週

窺諸餘閣在殉侍敢天稽

江湛然同知祖母節述

市義媒榮歎轉蓬側身無計可維風阿誰緩急馮
弃閤嗣祁千秋指腹中

夌他士節氷霜窖付與公許日月光饒使粱州無
斛米也留清白一門長（母節已膺旌欲志成於後一歲遺之故云）

問若禪士薪于南陔作詩送之

禪習之境在寂不枯在囂不亂學禪者能處寂
而不能處囂未有能詣者也南朝諸剎如天界
報恩普德靈谷與一切郭外小庵俱清洗蒨粲
絕去塵闠禪悅其故然耳承恩居朝市之衢貨
貝腥膻與鉢器襍侶問若主其禪堂翛然
有幽林邃壑之色核其吐論和泠蕭遠楚甬周
大司農皖桐吳總制皆重之予囂然於人間世
今雖寂瘼無徒猶躬入眼愧問若之能自濯洗
也吾友劉敬夫既爲之詩予亦和之

味義依黃檗禪栖寄白門半牀三學了孤鉢一身
存我亦夢持地隨君入定魂慱林淵壑足是處可
承恩

遊師子巖題師乳庵三字仍爲作詩

丹崖翠壁擬登登繞路雲光踏幾層劫火乍經甘
襃置佛衣若在可中與入林鳥密論三學夾岸松

高證一乘饒有肥疇供瘦鉢不嫌此際寄孤藤

贈殷徵卿

小閣嘗簾晝寢仍驚傳客至自江陵携來書札鄧田仲貌爾才情潘景升濁酒澀囊聲沸沸紅泥碧地影層層良朋所在成簪盍大政山林可代興

贈陳砥南 有序

韓子之語陳砥南曰相地巧識龍耳談兵熟諳虎鈐談兵於隱人無所須矣擇地亦擇其可與避世者因留之同行半月而贈之詩

中外非無事行藏亦有緣周防兵法并杜德地文全試閱山川遍覽思買隱便脫身姓名外樓託守周旋

暢所宗侯七十壽遙同尚寶澹若兄奉觴

星畢連天宇河滎叶地符領身惟上善得力存多虞時事携麟鳳朝昏嘯鼠狐大忠幾不免賊子謬爲徒公道昭　明主沉埋尚藐孤不成逢剝復爲敢問頭顱報報宗侯狀恢恢我輩俱文端稱老執尚璽亦中孚鷹揚劍金將騎酬挹玉歸客分途藹

榻市接葛仙衢撫袂和絃節彈冠畫輦圖清平歉奏曲龍種足前驅

壽馮贊皇

縣弧此際說尊生跋履當年憶遠征華不注東臨海闊醫無閭北看雲橫乾坤鑿度偏誰主日月周還又幾程乍佇旋旌　爲小楊江澄山翠奏昇平

程母楊孺人七十壽代汪生 自勿爲祝

萱背開蘭馥萸房釀菊尊市書兼　我詒予更詒孫菂祿增千壽春秋寵一言太函有遺齒莫不借

鄉園

奉輓汪伯母程太孺人

髟髦垂到白專屋僦成玄歷歲氷霜飽千秋日月懸輿門馮一婦持世杖多賢此際全歸者風操亦凜然

寡母久稱王家聲與業芳共傳詒有穀不道節初商親戚歎蒿里神明相壽房可堪仍陟屺悵望北之堂

落日

謀前不謀夕亦得隱青山横目忌相刺周行且不
孱歛之出　叔寂返顧影閒閒若木重登者乾坤一
霽顏

孔開仲翰父八十壽詩

望日瞻雲倍所思宮衣乗傳更臨戺非熊車後占
能世若鳳庭前辨有儀桃實水鄉通地肺蓮高峰
影接天眉遥傳國福齊家慶虹渚瑶圖此一時

爲何丕顯壽其尊人澹餘先生

寸烏兲兔如飛駟羸鹿無幾項騅逝英雄一擲不

謀朝何況庸愚餧狗彘歷朝譜牒傳忠義白日光
光照天地大兒孔融亦云兒危言危行狂得意儒
冠提却爲溺器不羨九列與三事杖一　臣血未
乾甕頭濁酒堪洪醉

寄壽樂愚上人上人時寓謝公墩

入山想異境覓友憐同臭吾昔與子要託身在匡
阜白社擬蓮開共禮六時漏遠遊適不諧近居若
有授羣巒一江集城帶諸峰皺金焦踵下泥黃白
食前豆山水既已腴況乃衣冠湊宗雷疏往還[illegible]

謝交馳騾事理罔不該義味隨所叩有時厭塵寰
茅蓋決天竇有時辟煙火　[illegible]粒甘孤味寄身得無
身大志亦云就出世乃入世斯法誰能究徘徊墩
上人一局碁堪覆

就醫鎮江廻過于園夜泊記七年前同年周
君食酒于園中在者園主人其弟孟巖大叅
伎酒淋漓極一時之快

鐵甕財成別金壇亦得棲晚天霞上天望日月生
齊引溜箏[illegible]隨烟就柳隄叩門如有約景物舊

曾題

歛舟來水際擬榻傍園湄鳥起驚聞履蟲遊瘖拂
鬖蔚岑增歲薄杳靄集昏姿莫不重尋討周旋亦
有期

委宛經行處依微趾欲先有亭多在想無燭不須
牽老樹雲扶健方塘月吐圓圓丁知姓字魚鳥儻
能傳

入室猶聊且臨橋恣歃依荻蘆開遠竇星斗落重
幃夏甚丹宜旺天晴綠更肥延樓一長嘯棲泊謝

蠙衣
寄語周君食何人伴九原紅粧應自好白墮強誰
吞乍別輕千載重來接一魂無能隨爾盡殊覺礙
乾坤

金山

臨高臺高臺矗矗獨立山之岑茲山始字浮玉已
改字曰金虎攫龍拏石齒森森妍皮不褁癡骨崚
嶒突兀孤高其貌狀磊砢歷落其性情環大江四
面而遶之與狂濤巨浪搏擊喧豗以相爭江爭山

之高山爭江之深我亦不知誰峙誰流誰後誰先
誰昔誰今憶昨渾沌之鑿亦云若劃天劃地太莽
鹵明分清濁爲兩界合埴壤壚一頹土誰遣馮夷
驕且舞膀大塊以横行駐長條作雨府灑蒼旻之
汁螯泰媼之乳排洗泥滓不知處所或言子胥抉
比干剖英雄血熱日夕憑怒腥氣不殄煎熬終古
更誰遣禹彊作梗捧一拳以爲敵來不解迎去不
解逐任萬頃之風波杳不能搖撼其赤脊彼狂者
流寧息勢卷聲而去之卒無關于損益爾其異世
之後人專代易石爛海枯地升天汨長江之水不
容杯丁寧爲予留此一片石

張子蓊遺訊步韻奉荅兼懷徐大守

梅花庾嶺限長天香夢清魂定許年古與爲徒今
不偶衆皆欲殺子偏憐林煙山水孤相賞月旦春
秋各自縣天上惠州如得見風流我亦憶坡仙

樊山孟嘗先生貽詩相訊步韻荅之

騷壇牛耳許誰盟鑾布雞林直賈名橘頌不堪懷
正則藜光常自照更生逢人輒訊欣無恙觸事相

關薄有情　帝制殷勤徵實錄多君本紀定先成

陪侍曾霖寰郡公自南陔步泛宛溪次韻

脫囂臨野境改律破炎時占伏終疑蟄雲從此御
螭緒來開跌宕語至益英蕤竹露清搖粉蓮衣秀
寫漪長城環水榭獨鳥到山茨窮分安殘[illegible]深懷
臥便輜日晚將燭代杖極以舟馳溪色宛如練[illegible]
光永見曦壁懸霞欲飲星動浪無移別後憂[illegible]叙
尊前恣委蛇健杯與柔翰千祀紀佳期

宛溪送霖寰公祖之南部仍用前韻

鬟水遶江地敷桐浥露時黔黎攀去纛赤版上文
螭雲物羣而集衣冠萋以䆁昭亭縣麗矚采石隱
洄淌稼穡懐豐芑倉枋賦楚芺國資開歛畫士飽
重輕輜半壁倚爲柱幷州心所馳擬潮來幼海如
夜待朝曦鼎僨琢無極壺漿迎不移予情多偃蹇
趨步跡逶蛇社稷兼尸祝殷勤劃後期

赤城王侯徵上地官郎任奉贈

纛發昭亭擁更留依依鳥靜與雲柔于垣集鴈歌
安宅阿閣巢凰擬德遊顧我啼聲頻孺子多君遺

愛在幷州東南民力堪回首中外劬勞借箸籌

潘三丈持一小幀索題不識何景或曰似小

兒鬬促織緣筆書之

殪　吞　意氣中而今蕉夢老英雄擘鬪無用髀
生肉戲看群兒鬬小蟲

昆山在涇縣去宣八十里高十里

窮山窮水極蹄輪爲谷爲陵問所因一路叢蓁欺
弱步千層危巘置閒身下方市郭俱成末拔地雲
天轉自覗欲辨齊州烟點是離人間世得䋲䋲與

十里行行巳下春晴嵐高處見天空霞光送日仍
推月林影眠禽却咏蟲夜靜小池生定水秋清獨
字透罡風此間鉢器如能辨作務何勞與俗同

拈扇頭韻送周承明

我居子往共南東業白無塵市遠紅趣洽博林雲
在窰行攜爽月步生風溪聲礐嶂流雙碧燭影開
元出半空此地棲遲誰得似李韓俱載寓賢中

送楊將軍赴閤司馬檄之薊遼

彗孛飛光屯殺氣杜松劉挺烈腦胃差餘楊子一

生身付與霸陵驕醉尉腰下劒鋩偏躍凸故土
防不甘沒縛　報　主報知己歸時共理青山骨

遥爲愚庵老禪壽

猶憶循西直城樓接野烟一乘趨佛國萬曆奉
皇年聖以慈增惠功因定得禪五燈垂葉葉六漏
禮蓮蓮度世心逾密談經義更鮮隱淪深寄託儒
宿飽周旋予亦曾叅座于今聿歲遷緇林銜曉日
銀漢限長天京洛塵雖隔閒居影自偏仰瞻龍象
力瀍乳倍貞堅

方蔚宗

如斯叫事須儒俠曾于淮揚識俊人閒過白門誰作主偶逢朱亥定相親有時齒劒惟酬德若箇揮金總闕貧命世半千身半百肯將日月等蹄輪

壽孫太玄

太玄翁者我鄉之隱君子與我輩友善其誕日至其甥張士敦厚道與其宗念先曰紹咸來索予言爲觴予爲之詩

疑事疑情未許詮曆頭曆尾已全諳石居士籍留

研北農丈人星見斗南與世湛浮寧陸陸聽人前後說三三債春舉案眞堪老我亦偕君署繭菴

丙寅除日沈全昌五十詩以賀之

全昌於予爲內姪道義相洽好其五十壽也予翁一言爲觴而孫孝廉曰約全昌倩也其弟曰繩曰纘皆以父執稱盟姪遞謀予言爲觴侑有是序言

躋步仰一氣高高者長碧日月如枯槔來往勞于役許大乾坤事壓盡英雄脅挾杖撓九州夸父爲

天啓六紀年大明一統曆曆紙首尾空臘書厶夕而君弧甫縣如月哉生霸宣尼父有言五十以學易而君于其年蚤已勒圖籍觀生得姤復觀世悟損益說理如說事解經奪重席子夜報新旬君始探一策尚平畢婚嫁從此無非適君其善養厥生于空鑛白

贈王光僧

萬緣隨衆結定力與年深孔道闢禪逕閉門生隱心過雲先去馬寂月待歸禽悟得山林好同君借

一林

爲鮑餘庵民部奉壽其尊公鑑臺先生

瀨下雲生日有鱗老人星現表朱垠安車最吉占璜釣委珮驚看走石麟朝食五烟分御廩鄉疏千里削吳尊臨風玉樹堪翹首更羨逍遙詠大椿

寧國東安

依稀記得諸生路赤脚雙跟硌石間奔走不辭爭馬疾朝昏翻喜戴星閒他年逝水陳居海此日歸雲穩在山老樹道傍空腹卧風霜歷落飽容顏

錫山訪華聞修夜讀其枉予詩次韻

何來命駕與飛觴短世猶存道味長竹汗多奇能致牘茗香四遠欲升堂烟雲節序蒼還白楓柚秋光赤復黃與子十年重遇此高談不減少年狂

贈張玉 有引

玉來自楚梅長公爲作硯仙引中有句云峴山亦似峴仙志其从襄陽來也及後有李夢白𡚱牘數稱硯仙云有詩書之韻故从石予作詩次聯及之因呼爲峴硯

撲面俱成態憐心剩可參石猶存硯北山似憶征南天月分眉兩晴江顧影三周旋惟寄夢怪底睡名菴

王太守直卿兵備徽安

帝寵煌煌重芭豐拓圖開印舊封中充宣歙池觀察使㨿江南北上游雄九州賓從矜三揩六郡風謡頌五總波潤仁肥尸祝廣多君福祿自來崇蹊厭物態織長門博大眞人道獨尊几閣畫簾聲液液巷閭春榛氣溫溫髯前茅賴乳皆童孺觿務交

驩盡弟昆慶嶂樓高臨宛句水流山峙奉削恩

奉弔宗母吳宜人

往年舞象憶登堂初服斕班稚子行世譜學傳蟬鈕貴朝英接跡馬鬉香可堪樂事乾坤隘不奈憂違日月荒樹背在萱休北望板輿馮几數霑裳

拔舟

孤艇鷄聲起夜眠野荒人跡境蕭然晚光歷盡菰蘆月水氣蒸成楊柳烟筋骨伴來惟有病詩歌廢去久無篇我猶昔也誰非昔兩度尋醫又十年

夜至雙橋

夾岸無天一抹青牽移約束似溝形看雲獨立臨長水避月重來見小星靜夜魚藏聲寂寂晉州樹細影冷冷尋常閑屋成勞億此日孤舟表性靈

滄嶼夏林是瀨上史彭兩園名我以丁巳攜家來遊頗梟其境滄嶼舊爲園主作記夏林與其舊主人飲宴數日今皆不在爲之愴懷丁卯九月二十日

累歲不成樂于今聊作遊將無邀片晷可以浣深

愁故景惜滄嶼良辰及素秋人天共搖落百感此
淹留

圃事爲農事花場作稻場雞晃棲麗館犂耙挂髹
廊無復衣冠接翻嫌竹木妨主人如欲出爲一慰
炎涼

籬間分野樸水外減生鮮漱石兼茶醒呼禽起柳
眠池臺荒照月竹樹損留煙祇益山川古重遊一
灑然

魚鱗猶驚客蟲吟故伺人綠垂桐覆衍粉腿芟粘

池亭館無爲主藤蘿薄與親所需遺記在或以護
生身

歲歲工疏築朝朝便蓋軒慮蜂棚設幄妨鳥埒增
鈴草木役心計笙歌博目青諂謀亦無賴悔不早
門扃

去矣人非昔來兮我亦孤庭空飛燕燕樹老呼烏
烏亭午光猶黯園丁貌欲逋可堪王霸業盡託子
孫無

嘗愛夏林盛數株藤倍奇因緣千古得攀臥十年

胡懷南解操院歸東拈扇頭韻

毋言濁渭與清涇甘立須知五味亭攬轡獨敎波
浪息拂衣重覲海天青麟皇送出遊仁里鴻鵠高
翔破杳冥賜玦賜環皆　聖澤萬年長此祝鍾靈
盛世已身求故劒官徒無用泣新亭空囊出處江
湖白半壁丁成天地青物望蚤收君浩宕名機久
息我沉冥究溪一水能東注海岱遙瞻別有靈

完初來自淮上擬歸川中一雨潤公贈云住
山須得住山斧子屬宣城數月口占一偈送

之

住山斧子問如何劈破人間萬種魔近日更參黃
檗訣元來佛法也無多

黃檗宣州擬上堂鑿成大樹作陰涼钁頭打地凡
三下門外深松又幾行

答海虞潘文部

每誦緇衣伐木篇安危擬一躋青天何人砥柱堪
持檝似我浮沉類刺船萬里風雲雄把劒千秋山
水曠鳴絃枕中秘訣有憑實雖大分來也得仙

歲甲子平宇七翁辭世孤賓尹時服尚在小
祥哭不成聲詩以挽之
亟宮縫被足升旋蜚遯明時八十年客舍頃間辭
濁世主人莞爾儼真仙鄉園歷歷同攜杖溪閣頻
頻共品泉去住後先如結伴憐予淒斷蓼莪篇

壽曾大母張太孺人七袠 有序

予宗自九府君以名德起家至小子賓尹之身
凡六世矣雲礽似續指繁踰千而封太史與前
青縣清泉翁尚在三服齒尚差長少時曾同研

席故行雖翁孫而相接昵好如昆朋至大母張
太孺人之於吾母曾行也齒尚少六歲以今季
夏朔稱七十自九府君以下諸姓屬內外存者
可二百餘人絲耕階下斑斑以次上壽乃太孺
人性其謹約過自抑損屏帷庖井之間雖容覯
稚子不聞喉響雖甚急劇馬童灶婢不能得其
疾色是以子婦多偷就之太孺人謙謙不自遑
至與曾玄講平禮意念滋恭焉蓋吾一門之內
柔順懿婉母儀無間然者必太孺人是式也予

夫婦敬事如吾母臨之以詩詩曰
東有麻姑南有南山南山之南雲色鮮庭有佳樹
貸以萱擇辭膳行金盤疏茹來會自言東海三篇
桑田擲米成丹令我宗壽母壽千年子孫世且蕃

壽宗母孫孺人 有序

歲戊辰母以六月稱壽記母於甲午年稱未亡
人其夫諱蕃賢者予父行壯時與予借筆硯
氣甚厲今幸收之於此貞婦不以年而操潔
古則莫長久之道也爲作貞母篇以致祝焉

五月六月榴花如血赤日行空精光烈烈憶爾夫
君挾冊時與予共浴蓮花鐵一匹馬飛一破驢跌
矣雄意氣困馳驟到此那能不心折健婦持門旂
丈夫寸心方猗忠臣節有舅有舅直呼婦前婦是
我兒管鑰付焉有姑有姑相將尺閨足書纍纍足
夜絮絲有叔有叔長短肩立人並人七廉錢續
兩月呱呱命若懸夢魂惟有天
啼笑抱此可以答皇天歲月久
婺自陳苦留與天壤能作古下

如塵土百男不稱夫一婦直寡䝉

肖墩徐翁八十壽

有人家近麻姑源麻姑眞人傳與言任世不禁陵陸變倏已無過道德尊君心君須如乳子餓寡寒繦需著七衆母之母衆父父至性渾渾而雍雍萬口齊來納壽觴春秋歲紀八千長老子眞言猶玩世未必功德留四方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八卷

〔明〕楊起元撰

明崇禎楊見晙等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楊太史文集序

令海内重太史以道也而非以文章也乃茲集之傳太史也則以文章而不以道何也豈太史能以此道流洽三教淹貫百家翕然爲天下儒宗而不能以其所自信者信之後死吾道非耶孔子曰文不在茲乎而漢之言曰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其道而有至焉者不也吾觀於天地之道而知文之至已天地無文而不能不吐曜于日星點綴于河岳含輝於草木太史無文而不能不叩於虛中之鳴滙于蓄極之洩而激切於憲章祖述之思豈亦有天意寓焉余竊慨于道術之異久矣自闕洛傳詁以來岐分縷析不可勝紀我

明興操三重之權章斯文之未喪其自丘索墳謨逮龍宮法藏悉著爲令甲載在秩宗謂其可以暗助皇綱弘宣道脉

無非為斯世求真儒作用涵養二百年始有江門主盟嶺海靜養端倪為道學首唱而後姚江闢良知悟門應之倡和一時海内知有聖學矣嗣是以還豫章黄楚吳越閩日

與蒯切大煽宗風非不欲闢程朱之藩入孔孟之室而不免於騫籬葺甕掠教剽門閭或少補濂關之闕而名根未斷輒多一種嚚凌詬誶習氣鋒刃所向有如五宗濫

觴之後拈一二清涼話頭以消谿解醒甚而訶罵從事耳太史邁跡羅浮遡江門正脉而淂其槩嘗屈節嚴事盱江不啻游揚之於二程七十子之於孔子既讀中秘書手

御製文集獨窺太祖暗兜皇綱之精真慨然有憲章思焉曰吾舍昭代其何適矣故其為學也不依傍人門户持鉢向宿究乞餘唾只灑然一味見性為宗

體認大人赤子之心每尋聖賢樂處而家法則顔學孔子而已而其為教也亦不更立宗旨樹壇坫徒傳箇中人一笑令其文具在也有目者可得而見有耳者可得而聞曾有俳詭離畸好為不可方物以駕軼於功令外否曾有詆甲詘乙以氣加人襲捧喝套語否又曾有追躡逐影向魔軍隊中度人賺人所謂鄉愿其心處否試讀之如甘露清

泉一酌清人骨齒消人磊塊沁入而不可知而要之則布帛菽粟又生民日用不可須臾離者大哉文至斯乎程伯子曰吾學固有所受而天理二字則自家體貼出来太史之學豈無所受哉乃憲章一念又從其忠愛至性體認時出者故卓然於今日俗學中軒軒翱鸞矯矯不羣若其排譽喜謗顯晦升沉則斯文廢興固自有時亦如造化消長

枯榮開落自有其時而吾道固自若也頃百粵志成例得屬諸人物操觚者大都束於程朱之見少太史以左袒竺乾相持久之嗟乎其亦不達于為下不信之義矣乃余[illegible]及覩記太史所為文種之不啻充棟而茲集僅如干首無亦尚向中下人語第重市太史以名心而未價輕酬太史以道價耶不則文章性道其何以二視之子貢得聞文章之後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茲刻也其以為文章乎性道乎太史固自有獨重者在矣

長水後學劉廷元譔

續刻楊復所太史家藏文集目録

卷四

題跋書卷記述

卷五

墓誌銘祭文

復許敬菴　與葉龍塘　與馮具區
與曾直齋　與管東溟　與朱茬平
與羅聞野　答郭得吾　與陳年兄
復李斗野　答葉龍老　張　書
與艾熙亭　與蘇斗墟　與王荊師
與李桐原　與周明所　與劉亮載
與黃得陽　與王輿史　與朱修吾
與黃陽弦　與吳安節　與龐
與王鶴松　與李鳳陽　與楚省督學
曾植老書　與王泗洲　與周侍御
與毛學正　與丁盱眙　與蔡見老
與沈泉霍　與馬杞縣　與范廬州
與傅約所　與袁海門　與白夢山
與高通判　與王潤州　與張江都
與陳志寰　與管東溟　與許閣老
告同門　趙閣老書（二首）　大九卿書
朱虞封書　與管東溟（二首）　與孫蘇州
與楊湛如　與方玄宇　與王如水

與耿侗老　與侯門生　與劉西愚
與張弘軒　與葉玉田　與劉少虞
與羅羅山

卷八

詩

四言五言七言
初信學　再證學　羊城示同志
題上官希華册　題晏氏象賢册
寄曹曾川　簡書篇
擬古（十首）　擬陶徵君飲酒（十首）
丁杞師祠　楚侯引　仙人篇
白馬篇　名都篇　雲館作
聞新堤經水不壞志喜　轉官志感
山中植樹　送唐曙台　送顧涇陽
到任謁廟　送友之建昌　送李南鎮
題貞節李氏卷　答王赤岡　寄弟
答李都運　偕文塘過滕縣（二首）
謁孟廟　滕縣　贈蔣蘭居之留都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一

邑舉人門生黄　瑎　龔克修　男見䀎

黄　玠　黎遵指　見暐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暐　仝梓

侄見昕
孫開春

奏疏

初補　經筵恭勸　聖學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臣楊起元謹　奏為敬攄愚悃恭望　聖明崇　聖志懋　聖學

以隆萬世極治事臣於本年正月內伏蒙　聖恩自司業陞臣洗馬兼修撰充　玉牒纂修官隨於今月初八日又蒙　聖恩以臣充　經筵講官臣伏自惟念　經筵乃　皇上論學作聖之地講官乃敷陳仁義輔養　聖德之官如臣學術疎淺濫叨此職夙夜戰兢深以無能報稱為懼竊惟自古語帝德之盛者必曰堯舜語王道之盛者必曰禹湯文武名號之美與天無極雖云天篤其資實由學得其大也恭惟　皇上英資　天縱睿質夙成　孝敬之德徹於天　親仁愛之恩被於民物　乾剛獨斷而不苛委任臣工而不貳此真　大聖人聰明之資也夫有　大聖人之聰明必講於　大聖人之學術而後可不觀之日乎夫日太陽之精也然必麗于中天而後光被六合今　皇上大聰明猶之日也而大學術者乃　皇上之中天也非講於學術即　皇上之大聰明何所麗乎然欲講於大學術亦非難也惟願　皇上大厲志志

大則精神氣魄亦大而可以鼓舞于不倦邇年以來　朝講稍稀大小臣工莫不以為慮臣愚不然何者氣者體之充也而志者氣之帥也志所不在而強為之即未免氣傷而體勞　皇上一身繫　宗社生靈之重固宜自愛有如　聖志一旦毅然欲明大學作大聖此志一發如泉達火然勢不可遏則氣隨志充體隨氣動雖日親群臣時親　講幄不惟不以為勞而且有以廣體胖而盎背之妙所謂志壹則動氣是也

此臣惓惓有望於　聖志也恭惟　皇上有大
聖人之資必有大聖人之志然遲遲未發者盖
亦有由聖人真學術被後儒繁難之說所亂是
以敷陳之際未當　聖心而厭斁生焉豈知聖
人之學必效法于天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簡者天地之道也則繁難者豈聖人之學哉方
今進講儒臣非無明聖人之真學術者特以有
待而陳今見　講筵稀御諸臣莫不爭自淬礪
究極易簡之至理以待　清聽　皇上及此時

而一垂聽焉則義理之悅心未必不如芻豢之
悅口也臣誠非其人也然少奉父師之教素聞
人臣恭敬之義今叨講職不能舉二帝三王之
道術以仰承　休德則不忠不孝罪莫大焉臣
誓心　天地罄竭忠誠不敢以末務浮詞冒干
天聽伏望　皇上留神采納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請養母疏萬曆乙未秋七月

原任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今陞國子監
祭酒臣楊起元謹　奏為感激　恩命母老不
能就道懇乞　天恩容令在籍侍養事臣廣東
惠州府歸善縣人由萬曆五年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陞修撰歷陞國子監司業司經
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於萬曆二十年五月內
以患病不能供職具　奏伏蒙　聖恩准臣回
籍調理行至中途聞報臣父原任潮州府儒學
訓導封翰林院編修臣傳芳身故臣徒跣奔回
神氣俱絕幾無生理臣母封儒人郭氏朝夕顧

天萬方調護獲延殘喘以終父制僅於舊年叅
月服闋今年六月內接得邸報吏部一本缺官
事奏　聖旨楊起元陞國子監祭酒臣聞　命
自　天揣躬無地竊自惟念臣以一介寒儒叨
荷　聖恩拔擢作養歷廁清班涓埃無補今又
起之丘隴孤苦之餘處之師儒清望之地臣雖
至愚亦知自慶其遭逢而圖報於萬一也獨念
臣母年七十有餘矣臣有一弟先臣父而逝臣
母頻遭家難已不可堪後復為臣宦遊勞思慮

耗減神氣眩暈時作飲食損減性不服藥惟臣
在側始得慰安在臣也別無兄弟之可托在臣
母也不能一日而離臣且臣痛臣父之不祿得
傍母稍可以自寬臣母痛臣弟之不存得見臣
亦可以自解一母一子相依為命即出門一步
廻翔嗚咽已不堪恐安能萬里臣又思之移親
就祿　明例所許而自南至北程途萬里逾嶺
浮江經寒涉暑復非臣母所能任也臣今者戴
君恩則葵藿之向　太陽顧母養則春暉之依

寸草朝夕躊躇進退維谷伏查　大明會典一
款官員父母年七十以上者許告侍養今臣於
母正合此例恭惟　皇上孝治隆洽天下懷生
之類咸遂其親親之願如臣母子相依之情最
切安敢不乞顧於　皇上之前哉矧臣今所職
實師儒之長教化之原孝者教之所由生也臣
誠絕裾而往是身先處於不孝而又欲以空言
教孝不可得也如此則不職矣又焉用之此臣
所大懼也伏望　皇上憐臣母子之苦惟臣儀

恭使得遂晨昏之情以少裨孝治之大微臣幸
甚臣無任激切惶恐之至

自陳疏　丙申夏月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因災自
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答　天譴事通者　乾
清等宮火災致　宮闈震驚　聖衷警惕臣閱
不勝駭惻已循職掌合同大小九卿諸臣具
奏恭慰聞竊惟臣之事君猶百體之事心也心
以虛為體以靈為用虛則存者神靈則過者化

其內省有疚而惡於志者皆百體為之也是故
耳目引於物交四肢失於迷謬惟此以往莫不
皆然恭惟　皇上遇災思警引咎責躬共心之
反觀內照者尚不自怨矣矧為百體者當如之
何而臣職貳南禮豈非百體中之一哉臣伏自
循省素質多迂微軀多病屢叨　恩命未報涓
埃乃者留都固根本之地禮曹尤寅直之司以
臣菲才貳之雖勉竭忠誠而終有愧於夙夜也
矧臣優任方新於　皇上中和之極　國家士

慶之典未及奉行一二而惟覲所皇皇然恐懼
修省者如此臣慄之以為咎在負且乘如臣者
臣是以深惟心體之義大畏天人之際伏乞
聖明將臣速賜罷斥别簡忠賢以佐南禮蓋百
體之中無一體之不得其職則虚者無失其為
虚靈者無失其為靈 天君泰然而 天庥滋
至矣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乞終養疏上 丙申冬十二月末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母老病

劇方寸已亂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
終養事臣自去年閏 命起臣國子監祭酒已
具疏母老不能遠離乞 恩侍養未蒙 俞允
臣泣請臣母偕行母時卧病見臣迫切强勉扶
病而行中途聞 命擢臣南京禮部右侍郎臣
母隨臣任所迄今十月有餘未嘗一月無病蓋
因臣母禀賦素弱生平多病又值臣弟臣父相
繼亡逝臣時在任無人慰藉過於哀傷遂至枯
槁及至南中暑雨頻仍水土不服視在家時病
特加倍臣見臣母如此未嘗一日自安臣母强
為無病勉臣盡職勿以為念夫人臣精白一心
盡職以事上忠也移親就祿奉教以周旋孝也
臣平生所學惟此而已其敢忘乎延至十一月
大冬嚴雪之際而後臣母自度其不堪也臣為
市重裘以衣不温也又為置爐炭以炙不煖也
原來臣母血氣久枯飲食鮮少血氣枯即無以
充其榮衛飲食少即無以養其臟腑生長嶺南
無雪之地乍見皚皚之色亦加凜凜之驚於是

苦病之狀不能掩臣於定省之問而臣盡職之
心亦不能少安於病母之側矣臣母猶謂臣曰
兒勉盡職吾老身自與諸孫歸也臣聞之不覺
氣絶南中到臣本縣為里四千中更長江彭蠡
之險梅嶺之阻雖壯夫尚且難之况臣母老病
臣能忍乎臣壯歲叨名蒙 恩作養以至於今
正使捐糜此身無以報 天地高厚之萬一矧
今俊乂在官百僚師師莫不矢志循謨勉圖夙
夜實千載之一時也臣雖至愚亦何嘗無犬馬

之心茅茹之顧私惟見臣母拾分困苦拾分危迫臣獨甘好爵而不為安全之計可謂孝乎雖使不識字之人皆知其非孝也臣恐如此而求盡職將有陷於不忠而不自知者臣是用惕然內懼而不敢不桼鳴於 君父之前也臣查得原任南京吏部右侍郎鄧以讚以母老乞 恩終養隨蒙 皇上軫念 特賜俞允臣今母老相同而臣無兄弟伶仃孤苦又有甚者言至於此有淚如雨 天地鬼神實鑒臣心庫供事詞林與以讚同是以敢援此例以 請伏乞 俯臣母待盡之年 憫臣萬不得已之志 准臣回籍侍養是即臣婦得其所之一端亦 皇上孝治中之一事臣歸鄉里即申明孝義於鄉約之中以少裨康衢擊壤之化於萬一敢曰報母之日非報主之年哉臣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恭勸講 聖學疏 丁酉秋七月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敬陳修實之要以崇 聖德以應 天心事昔人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內太虛有天之名而顧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心虛而政實修其實者非遽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得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天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心亦惟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邇者 宮殿頻災夷虜交警皆 天心仁愛之實也 皇上處此安能不應以實哉修實之道人人言之矣如 大禮當以時舉 大工當以和會威不可弛也而不必勤於遠財不可無也而不必採於山言路當闢遺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修者也然臣以為此數者皆非 皇上所難惟慮 聖心未嘗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以致虛之說為 獻得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 皇上繼天立極二十有五年矣始者承事 郊廟罔不祇肅承懽 聖母罔不齋慄卹民隱則不愛 帑儲遇雩旱則不難 步禱如此 聖德雖使堯舜處此安能遠過是孰為之哉 聖心虛也是心也不以

始而有不以令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指齊宣不忍一牛之心此以保民而王時百姓譏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之而不得吾心子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也孟子惟自識其心故足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自識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於理道者大也　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

臣今亦願　皇上自識其心而已　皇上之學博矣恭聞　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夫書有限之物也　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以無窮而循有限則厭而輟也固宜倘以此聰明而求識　聖心是以無窮求無窮也夫何厭耶夫何輟耶方今　廷臣皆蒙　道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上儻有意於斯道臣下必群起而敬應矣且以孔子至聖自十五志學三十而後立迨至七十乃不踰矩其學之不厭如此敢謂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但所學者乃作聖之大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臣願　皇上時御便殿親就儒臣假以溫言示以無畏如唐虞之除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藹然家人父子之誼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而所以議論者或遠稽或近述惟以求識夫此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學以識心乃所以作聖也以　皇上之大聰明肯少留意於此未有不得者也一得之後自然與　天同運矣孔子曰唯天唯大唯堯則之則天大德也獨歸之堯　皇上一得此心而與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時萬世之福也此臣惓惓願　皇上之學以求識此心也後世稱堯舜之高行能抵璧於山投珠於海夫貨賄人情之所戀也而堯舜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堯舜為之乃易易者也何也吾之真心乃為真寶而世上有形之寶乃贋寶也堯舜得真寶而棄贋寶何難之有故心者萬行之所從出也方今中[illegible]　明之恐懼於上群臣修省於下莫

不思以實應　天而日獨以學問為言近於迂
矣臣見漢儒董仲舒告其君以天人之際之可
畏亦惟強勉乎學問而萬世未嘗以為迂臣雖
愚安敢出仲舒下哉且仲舒知強勉之學問而
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識此心者乃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天道也
故應天之道莫要於此臣聞昔有野人食芹而
美欲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為至忠夫芹
也而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　恩

作養讀　中秘書游歷清班遊晉卿貳則其分
加於野人臣少受父訓壯習師傳惟此學問易
知簡能則其美亦自諒加於食芹也臣敢以為
獻矣伏惟　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鑒臣朴忠
而少加之意幸甚

請送母回籍疏　戊戌春正月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母病思
歸日切子情不忍坐視懇乞　天恩容令扶送
回籍事臣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臣母妻多病
臣未達時常夜祝天願母逮祿養以慰慈誨及
叨一第以史職事　陛下二十年臣母不能從
臣而臣猶安心者以臣有弟存也及臣弟亡臣
摧心成疾請告而歸臣父又背臣而逝當此之
時臣不自顧惜自分必死臣母朝夕籲天以生
之臣生而臣母益病臣父服闋葬土未乾伏蒙
聖恩以祭酒起臣臣以病身守病母知不能遠
離具疏從　皇上乞終養而微孝不足動　天
未蒙　俞旨對母號泣不知所為臣母見臣如

此遂許與臣偕行臣既得事　君又得養親當
何如其慶幸者及中途聞　命俾貳南禮風土
相近母子相持自謂捐糜以圖報萬一亦甘之
矣孰意臣母鼓臣供職外示無病而病實甚於
在家之日竟一月不能食米二升竟一年不能
離床三旬臣待罪南中二年矣日漸一日惟事
藥餌禱祈以冀愈臣母而病以日甚臣母亦遂
不能慰勉臣而以首丘望臣臣一聞此言五內
如割方寸煩亂雖欲勉強盡職安可得也查得

南京吏部職掌內一款云凡南京各衙門官員有父母迎養在任因老病要乞扶送回籍者奏行定限放回同仁哉 聖制所以教臣下孝也近例又許南京吏部勘實立限放回按季咨報者蓋慮老病之人如風中燭早一日則遂一日之情允至仁也由此觀之臣得引例而行者也緣臣去冬十月內蒙 聖恩改臣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任部中原缺尚書臣行自管部事則勘實者無為臣勘放回者無

為臣放臣固不敢引例而輒行又安可貪位而忍母哉爰具迫切至情籲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吴天明旦鑒臣萬不得已之情憐臣尚有可為之孝放臣扶母同籍則天下之為臣子者皆將感 皇上錫類之仁而思罔極之報矣奚有於微臣哉

請 冠昏疏 戊戌春二月公本

南京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嘉禮過時義難緘默懇乞 聖慈垂聽輿情以成大慶事恭惟 皇長子冠昏之禮在 廷諸臣若禮部若禮科若大小九列或一 請而再或再 請而三皆謂不但當其時抑且稍過其時矣臣等待罪 留都獨無此心此責哉而默無一言者謂此舉發自 聖志當弗藉于人言而贊自近臣亦無俟于多瀆且 留都離 闕廷數千里邸報經旬始達驟隙之駒既速屏營之慮每遲退思補過豈敢有忘進思盡忠恒恐不及是以今日慶典莫大於

皇長子嘉禮臣等亦惟延頸舉踵遙望而遜聽也望之又望而歲復春矣聽之又聽而春復仲矣臣等思之曰此時此禮寧可復蹉跎耶及今而猶不一言即臣子之義安在記有之曰禮時為大詩亦有之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夫以禮言之則不可遠者時也以時言之則不可過者春也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倉庚鳴聖人皆於是時理陰陽之和正室家之道故桃天之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葛覃

之詩亦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二
詩者皆周南正家之化也載觀桃夭之二章言
桃之實三章言桃之葉桃至蓁蓁其葉春且暮
矣亦尚可以行于歸之禮則仲月可不必拘也
稽　祖宗時冠昏之禮年十二至十五皆得舉
行今　皇長子年十有七禮不云乎合男女須
爵位必當年德臣等不勝大願願我　皇上深
惟禮時之義畱意鳴鴈之詠聽葛覃之黃鳥觀
桃夭之華實乘春時和發　德音下　明詔使
及時選擇而以辰之正以月之令首行冠禮示
天下成人之道幸甚臣等虛叨祿位無可補報
即令陳說已為後時不勝愧汗不勝惶恐臣等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請補本部正卿疏　戊戌春三月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部卿久
缺京察伊邇懇乞　聖明軫念天工速　賜推
補以重　祖宗根本事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庶官猶不可
曠矧其正長乎矧根本重地之首曹乎　皇上
不以臣為不肖去年十月內改臣本部右侍郎
十一月內到任筦事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臣前
無正卿可視惟咨故實而行幸而部務類循襲
故常無大舉動然臣每惴惴然惟不免於差謬
咎懲是懼矧今兩京考察之期已近　畱都百
司淑慝攸關維衡鑑至精者亦須彼此參驗見
聞互質積日累時乃能無失以稱我　皇上陟
明黜幽之至意如臣綿力真以蚊負山臣知簡
在前時然遲以數月恐不及事古人有言家事
任長至於國事何獨不然列卿所以貴長者謂
其資望重則具瞻肅也謂其閱歷多則謀猷審
也又謂其事　上久則知德意也今南京兵部
尚書參贊之職所繫最重南京工部南京都察
院正長任皆匪輕一時并缺印多兼署雖莫不
兢兢奉法惟謹然心分於兩用事難於專責見
今又有當以舉掄行者有當以考滿行者大抵
六月之後南中九列幾於無人方今東夷未靖

事變可虞南京去海不遠綢繆桑土貴在豫圖而空虛至此臣竊憂之臣正月内以母病乞歸已蒙 旨下吏部吏部謂臣署印未便 題覆臣今坐視病母度日如歲然一日居其職即一日業其官入則言孝出則言忠臣子之大分也是以不敢不及時一言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早為本部推補正官無致臣不任僨事至於南京兵工兩部尚書南京都察院掌院之缺并勅吏部速議推補庶天工無曠而我 皇上所以兢業萬幾者斯無不至矣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廿

邑舉人門生黃　堦　龔克修　男見晙
黃　玠　黎遵指　見晫
晉邑學博舉人梁　昌　全較正　見瞱　全梓
侄見昕
孫開春

序

壽南大司徒應翁陳老先生六十序

應䖆陳公督儲于南都三載矣九月之廿有四日為公懸弧之辰地曹諸君知公豈弟和平油然可親也謀於是日歌松高之詩賡之以南山之章以稱觴于公其有言者曰古者有所獻也必有以先之其在今也稱壽者恒先之以言安可少哉乃遂相率以請言于不佞不佞非能言者也惟公嘗總督吾粵其規恢廧注之大者不佞時守先人丘隴得聞其槩及是兩歲中叨從公後親炙德輝益有以知公之為人則於不能言之中亦有能言者蓋嘗讀尚書君奭篇周公謂召公曰天壽平格保又有殷釋之者曰天無私壽於人也惟至平通格于天者然後壽之殷之諸臣有平格之德獲壽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由此觀之天之壽君子者所以壽國脉也然不言君子有他高節獨行之所難者而但以平言之何也昔者洪水泛濫民皆依丘陵以居及禹治之然後降丘而宅土此明高山之不如平地也人之性平是故目有同視耳有同聽心有同然其同視也即天之明其同聽也即天之聰其同然也即天君之太然者也人一天而已矣匪平也何以同匪同也何以人匪人也何以天故天之道亦平而已矣人而有不平者賢智之過也賢智之過過乎天也天道下濟故過乎天者不足以言格而格天之德恒歸於至平之人周公之學傳自文王周易首乾格知天命矣平之一言實其洩天之秘也予不佞以此而諦觀於公不亦有得於平之道哉公督吾粵時嘗擘畫諸經費不欲以清節撓前而窘後豈約務適其中又嘗經略香山澳諸夷不弛以縱

不換以驚數萬衆醜翕然盡為編户此古人所
謂非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
其心者也公之督儲南都也南軍所天在於儲
粟有司多玩不以時輸公首請于 上嚴舉劾
之格于是列郡奔趨之罔敢後公自是不動聲
色而事集南都之儲墉崇櫛比及不能容至於
露積督司亟廠倉是修循恐不及若此者皆公
至平之實用也推此以往又為往而不得其平
則公之所以格天與天之所以壽公端在於此

公之所以保乂我 國家與國家之所以度越
周之隆者亦在於此予不佞所謂於不能言之
中亦有能言者如此而已矣不識有當於諸君
乎否也雖然愚尚有獻焉南中 祖宗根本地
枕江負海自昔稱為士締力薄所恃以守者六
軍之衆夫國無常強無常弱用法者強則國強
用法者弱則國弱當 高皇肇國于茲所用以
迎擊陳友諒於獅子山者非此衆乎承平二百
餘年矣迺者不請 特徂征而狂逞味已

皇上念頓根本申飭當事者謹防守為斯必有
講 高皇之故蹟倡舊軍之銳氣者於斯時也
所以給餉饋無匱乏之虞否耶吾知公籌之已
熟也蓋崧高之詩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公今
非南邦式耶南山之章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蓋信乎公為邦家之基也已諸僚僉以為然遂
書之以佐觴

壽大宗伯乎泉翁陸老先生九十敘

背而鮐耇而黃齒而齯皆九十之狀也太公之

封於齊鬻子之為文王師衛武公之箴儆於國
皆九十之人也其在我 明太和元氣軼隆成
周肆我大宗伯乎泉翁巋然再瑞於今日猗歟
休哉翁年三十餘方以文章魁天下五十餘然
後生令器年幾七十然後以大宗伯致仕此三
者所翁得之皆不為蚤然後生小子誦翁之文
仰翁如太山北斗自兒童而皓首若何限而大
行君既成進士徹罷于 皇上歸侍翁養者十
餘年連舉孫子七八人還翁膝以為懽翁以美

孫之暇緩步適園以御手植花竹果木之類皆
森森然修長茂密足以供琴奕之娛人之所以
御翁者翁固付之無心而此二者翁亦樂乎不
也然則初之所以遲遲者乃後之所以綿綿者
歟宋人之詩曰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然而翁之超然自得於大道之
中者則迥出於世福之外愚特就衆人之見言
之而要非所以論翁也翁嘗病夫勞者等之夸
父逐日臧穀求羊而曰至人以萬世為期裘蜉

蝣以旦暮為大年推此意也漆園氏所謂於致
福未數數然者也惟翁之未數數於致福此福
之所以駢集於翁而不可辭也而或者謂如太
公鸞子武公皆有佐周之功而翁自登朝以來
多退休歛藏未盡其用疑默用養生家惜精嗇
神術者愚嘗讀翁論易逆數及坎離之旨見翁
未嘗不透其說然已得其上乘無為之道決非
待居休處寂而後用之者又觀翁餘年紀幸之
語一飯不忘君矣要翁所以輔世長民者自有

在也而世以迹求之得乎漢世人主修袒割之
禮隆三老五更之儀徒美觀聽曾何益於治而
許由尊唐嚴光重漢安在其就列也故夷惠師
世阿衡佐時異位而同聖非孟子孰持其衡有
虞氏之治天下不及陶唐氏而虞氏動天下以
風陶唐氏被天下以光也翁天壽平格前後膺
皇上遣使存問歲給大廩高節表寰宇清望灑
六合聞之而躁心爽即之而艷心澹光我 皇
祚不既多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翁之謂也南中九列卿士某君暨
等相率以稱觴于翁而屬言於起元者謂起元
為翁詞林後進平日仰止翁獨深且己丑分校
禮闈於翁令器大行君有佳士之得而翁猶乎
南大行中陽君以論學相友愛天至篤也起元
末學膚淺雖不足以稱道翁萬分之一而竊喜
平生所願慕者一旦得籍以姓名廁諸君子之
末而垂翁之中堂可不謂幸厚耶是以不讓而
書之

誥封中憲大夫閒溪黃翁七十壽序

常熟有隱君子曰閒溪黃翁有子以甲科刑部郎出守吾惠五載擢副憲矣余惠人也副憲公守吾惠時能以精明運其仁愛為十邑圖永久之利時有所矯咈於上之人而不䘏百姓陰受其賜而不知者多於所可知者余從士夫後深為桑梓感公而公亦以意氣取余余自朝𣸸省千家者再公未嘗不下交盡驩也今年秋余奉命典閩試復𣸸便道歸省公已鎮嶺西乃遣使

來寧余遂命之曰老父幸生昇平之世届明春之二月二十日則七十之會也子僅不肖一人適以升斗之故覊跡嶺海數千里外不遑盡子道于膝前欲不悵惋不可得已昕夕私計惟𣸸我公一言以錫難老之寵以揚蓮華之光則不肖庶𣸸少慰萬一余誦已感嘆父之蓋不遑之念有相觸者而公懿親侍御覲襟字君與余同年最厚數年前為余言封君閒溪翁之盛德余不能具述猶日、想識其一二焉大畧言翁長者其忠直慈仁蓋得之性云自幼讀書輒ゝ大義不樂為舉子業頗事治生適賦役纍纍不休且又以率直故屢被中傷中年家漸落然延師教子則不言費嘗急友難而免其父櫬于火有寄之金者默知其不義封識宛然還之遇後有大不便者寧身歷其艱而事竣必白之當道以脫後人累其尚義樂不事脂韋若此以副憲公貴膺誥封大夫者再矣而衣不曳錦食不兼味朴約自甘晏如也至於賑貧拯溺好義施仁較之布

衣時益勤以聞侍御所稱翁祖父世德及閒溪所自號旁及舅氏尚多瑰瑋之行余不能記矣然要皆為植慶積善人也今公惟教我曰自不肖之登仕也十五年於此矣時ゝ勉不肖以寬馭民以誠報國嗟夫予能仕而教之忠非盛德君子其能然哉余嘗觀古者養老之禮有憲有乞言故養於老者非以優老也以其有厚德然後獲福而壽故藉是養也法其德行而又記其言語而宣播之民閒此五帝三王之世所以歆時

五福而敷錫厥庶民也我朝習鄉養老其制即古所謂憲而不乞言者然相沿之久視為文具矣而士夫家每每以文稱壽得以具載者碩朴茂之德古云禮失而求諸野今公失而求之家則猶有悖史之遺意焉然德不稱言而虛事表暴則亦無益於風俗人心矣若閒溪翁者真所謂德之惇厚而可憲者也余方慨不得執通家子之禮拜翁於堂以私乞一言以激吾行也碩頫副憲公靳余言哉予幸能識翁一二之德令

承副憲之命而得揚詡之以為風俗人心之助也則雖不文亦當竊附於古人悖史之義矣

祝許母任太夫人壽序

周易首乾次坤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母固當次父然歸藏首坤又何以稱焉老子曰有名萬物之母而有以異於人而貴食母也是歸藏之道也然其所以首坤者何也頌有之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母道隆也自古及今得母道以克昌厥胤紀之載籍何可枚舉至於孟子亞聖也而世孟母尸焞大儒也而世尹母吾廣若白沙先生亦真儒也而世陳母則母道之隆亦繫其子矣若予友甸南許子之母任太夫人之有甸南許子也太夫人之母道安得不隆哉為其位諫議貴顯歟則又有貴顯者矣為其交於當世賢豪致多頌美歟則入有多頌美者矣貴顯不足為母氏歡也良貴存焉耳頌美不足為母氏樂也仁者義在焉耳吾何以知許子之然哉許子以易魁多士時予適學易於先師羅子

以乾為究竟以後為入門許子聞之不待其詞之畢也而精神煥發予抱無用之學而求友於四方不為不廣而許子獨予信予以是知許子之所存有以異於人也鳳凰之生固由丹穴是子是母豈偶然哉今月之十九日為太夫人設悅辰先是許子以晨昏為念得告五載太夫人促之就道不敢不行涉跋而來訪予所以聚順事太夫人者而其門人張君先覺鄭君宗賜張君王佐又述其師夢有日存愛日之心時行匡

時之道語則君親一道仰者告之夫又何疑哉雖然有甚難者官以諫為職未信而諫夫何可諫祈信後諫又安得信如此將遂隳戢以保位乎辱觀莫甚焉曰君至尊遠其心不二且至卑也有尊者存焉吾不能遽信於君獨不可求信吾天君乎天君信雖不中不遠蚤夜以思其信於天君者言其不信於天君者上則吾夫子所謂勿欺而犯之道不外是矣嗟夫又有難者今人之學心粗而氣浮心粗則不及思其理氣浮則遇事而易動詩曰小心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翼：者鳥飛衆不停之狀也上帝不常者也無翼：之小心即欲且隨之又安得福許子學已識心矣則信心而出小心而圖何難之有信心而出職舉而親榮小心而圖患去而親安孝者所以事君忠者所以事親豈不相須而並舉哉若夫上觴之儀甘脆之奉則有淑配與賢嗣於太夫人之側又若封典之重冠帔之華則太夫人之樂不存焉予其知之審矣昔者孟子

將應聘於梁齊而有憂色母曰吾守乎吾禮子行乎子義尹焞羞應舉其師曰子有母在焞歸而告其母母曰吾知子以善養不知子以祿養二母之道各有攸當向予家食五載曾無出意而母安之則尹母也今可出矣而母促之則孟母也乃若白沙先生終身以尹母事其母者也安往而非時哉健乎此者之謂乾順乎此者之謂坤子之易於是乎至母之壽於是乎隆吾與予友所以責善之道於是乎在是以因三子者之請而序之

贈郡太守燮軒林公入覲序

殷周以前尚矣漢初郡守多用名將如李北平魏雲中者屢立戰功然教化之事無聞焉至稱循吏則渤海最著史言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種藝畜牧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由此觀之教化賢於戰功也豈不遠哉或曰乎世尚文遭遇右武此言其迹耳其實不然夫文者上經天下緯地而又奚有於武武亦文也故曰治

衆如治寡者分數明也明分數者如以五采彰
施於五色物相雜曰文是故武得文而治武者
文中之一事又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漢初非右
武也文未著也其後非尚文也武無於文也
高皇帝定天下郡縣守宰悉用文臣而于要害
地錯置武衛士此其勢若文武並用然者然天
下之治亂繫民生之休戚而休戚之大柄實守
宰爲桯之守宰得則民生安而天下常治三軍
五兵無所用之迨有不虞然後武士用命夫守

內郡縣而至於用武守宰之大辱也書曰若昔
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故太上化之
如時以足食柔遠能邇蠻夷率服是也其次安
之如所謂治亂繩不可急者是也其下勝之如
任豪吏爲爪牙縱使督盜賊聲爲道不拾遺是
也最下乃無可柰何持節虎符發兵興擊矣國
家文治隆洽士之登進者大抵究文之用今
上御宇二紀于茲方內牧守歲在辛卯閩樊軒
林公奉命來守吾惠惠古循州也十邑之倍

剛柔異齊然尉佗嘗用其民以王號爲勁越蓋
亦雄偉武健之國稽之往牒未嘗三十年而不
用兵公名進士學有家承天性穎敏明於治亂
清濁之原故其政委蛇變化因俗而理不爲畫
一事務寬簡無繁興無亟役以妨農民以訟至
公即得其情然不急繩也每縱使自釋則往往
服罪輸情公輒喜喻之曰若等皆如是寧須法
以治乎其寓教化於刑罰之中如此利不頓興
弊不驟革大抵尚可以無竄乎治者公堅壁不

爲少動也尚可以基乎亂者公戒備不爲少啟
也嘉隆之亂附郭幾無民迄今生聚不足多曠
土則下縣負耒耜而至若謂之客夥而土著者
謂之主姓客夥日衆且強主姓益寡弱矣見凌
軋仇之勢必互隙識者憂焉曰是亂本然事造
郡廷公馭之各得其道則莫不曰安得借寇三
十年吾惠平平無事矣迹公之治行蓋虞世十
二牧之遺範而太上化之者也所謂制治未亂
保邦未危者也漢循吏治繩之理且下風矣何

論其下者乎使天下為郡者皆公又使後来繼今者皆公雖有暴桀難治者且柔而馴之矧若吾恵者哉信乎三軍五兵可以柬而不用蓋藏武於文寓險於順故也甲午冬為明歳覲行而參戎侯公帥衛視篆高君杰等朱期寓書　曰公為國家固邊圉亦念桑梓令林公在恵四載吏民享安靖之福渠等雖為國鷹虎臣然無所措搏噬日夕欲効爪牙於公而公遠我無由自進則嘿嘿而已然杰等之無所為實郡人之福

也公寧得嘿嘿已耶予既以里中人来豫閩公所以治吾恵者今賀以諸公之言益信乃瞿然曰安敢哉蓋予嘗宰公鄉邑讀閩故記知公族為東南名家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彼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者何足言哉然公所治有家譜所不載者意深遠矣

郡公樊軒林公入　覲序

公守吾恵四載化行政成而民有歌者曰平原莫莫可耕可鑿浩浩江流可方可舟鴻鴈翩翩違彼中田中田有稻與汝偕飽野無罝鹿不遵溪無罛魚不呴於是史氏讀樂𩧋湖之上或以告曰民閒新作此歌何為者也史氏曰蓋言其違也嗟夫此殆郡大夫之化也夫始者予屏跡讀禮罕接於大夫以與聞其政顧側聞於人人大夫仁者也不沾沾於小恵其導民也不拂其宜其齊民也不易其俗廉矣而未始劌也明矣而未始察也引大體而舍細苛先教化而後刑罰其於善也不以佐喜賞其於惡也不以觸怒

罰衆鰥寡恤孤獨斷薄刑出輕繫獄無滯囚民無冤情非有不得已不輕用民力役之不違其時慎於舉措重於興革不驚民以樹的不駴世以取譽譬之烹鮮醎酸惟其宜譬之治絲紬繹惟其緒而不以己與焉虛而委蛇與道合眞大萬物游於天地之宇而無所閒者不惟以虛耶室無虛空則婦姑誶謑野虛而獸走焉淵虛而魚泳焉心虛而萬物育焉甚矣虛之為道大也古者大道之世上無可名之功下無可書之績

官長之于其民若父母之于子時其饑飽適其寒燠除其疾痛梳其痒疴非不薰然慈也性之而已而無慈之名至於后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於是爭為慈惠飾為仁恩以赴之而性始漓矣故考績者匪以教偽而為偽之端賞功者匪以勸飾而為飾之漸世遂有偽增户口以蒙顯賞者莫不惡之而不知其作始有原也藉令抱子食孩者以賞罰為慈否即孩之食有不時者矣唐虞之法其為中人設耶中人者可引而之上下者也上智之上率性而行夫豈以聲名橫其念爵賞滑其中故常虛惟虛故明明則浮萬物之情已游於萬物之天也適萬物游於已之天也亦適夫平原固可耕鑿也江湖固可方舟也中田固鴻鴈之所止而稻粱固其所借飽也還之以其固然而未或傚之是飛走游泳之各遂其性也故是歟也民之自言其適也而不知其所以適者大夫實使之大夫非有意於使之也夫亦自遂而已此所以為化昔者

民德其上則莫不形之詩歌史起令鄴濯凶之謠與郭賀刺荆仁明之頌作廉范以便民流謠於五袴岑熙以德化攜譽於生罷然率指其事著其名指其事則不大也著其名則不忘也等而上之其卅棠乎然曰召伯所茇召伯所憩雖不能指其事矣而猶名之又等而上之則康衢之謠擊壤之歌至矣無事可指無名可名繼之者其惟此乎於是公以朝典入覲　聖天子鄉士夫為祖道供張郭門外而史氏與鳥為諸士夫誦之蕭亳州刺史平宇劉先生為祭酒開之而悅乃曰史氏之論甚善吾聞公之學本之其封翁尚實而羞名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不欲如世俗觀示耳目如畏壘之民歆頌庚桑楚楚自以為杓之民也者是封翁之所為心也往歲公嘗一覲矣還也封翁俱來祭公之政大當厥指則慨甚為之加餐又為之徜徉於羅浮高詠而東茲便道歸省有如封翁聞公夫得民民歆此而且之户而祝之封翁滋不樂以為感物

其情也今民之歌不事指不名著而弟言其遠
而已不循史氏推言之莫有知吾民為公而歌
若此果庶幾於康衢擊壤之聲而無愧也封翁
聞之將謂吾兒能守吾教可偕之大道夫上以
勳流唐虞之化而述職以紓　主上南顧忠也
下以承惟封翁考也二德者均於公之此行乎
舉之而又均於史氏之論乎發之請以此觸公
而遂書之祖張納之從者史氏不能辭乃稍理
其語以授之

太守燓軒林公入　覲序

公蓋以司農郎出守吾惠公八閩冠冕族家傳
毛詩政事皆有法程公尤穎敏精通之居郎署
籍籍有才譽屬　天心仁愛　皇上歲示水旱
加以藩封大典壽宮大役議蠲賑用度一切倚
辦大司農公剛量其出入盈縮緩急要以推廣
聖恩無傷儉德條畫以贊大司農大司農如公
畫成當　上意眷注大司農甚時吳中積霖為
災千室九罄國家漕東南衆吳居其大半京師
斗食以上仰給焉故事歲遣郎一人督其兌至
是難其人大司農言之　上則以公往公至流
移滿目嘆曰吾少誦鴻鴈無羊安知此乎念歎
閭流民以上則請蠲已旁午弟痛自節約延訪
勤恤司牧俾優其政別殿最為籍歸奏遂賦度
閱入吳之篇歸一年所惠州無守推擇公前守
匯吳孫公仁人也惠人難其繼憂之及命下洊
公而後喜可知也曰是惡說蘇生員郭田者蓋
公在吳時封翁來書勉以砥礪名檢公報以詩
云惠僻在嶺之東本古循惠二州之地幅員廣
而生齒稀地無物產民無蓋藏四方爭言越珠
璣翡翠珊瑚玳瑁之貨無一有亦且不至十邑
輻輳以事一郡體貌巍然尊重矣少附所奉乃
僅僅無贏餘　天子以公來貞明萬里至神哉
東新橋巨舶十餘惠人以為市往者官買物多
抑其買舶潛去十僅存二三公下車首令從吏
毋得抑買及需一切難得物如燕窩類歲餘舶
人信之稍稍復來君子曰此與孟嘗去珠復還

何異我弟有蝨耳公仏恕恥為赫赫名正其身
以為十邑表帥而恥見之言也未嘗為條教驅
督亦不為詩鼓舞以為此皆虛名無實徒使人
投迹滋偽十邑長吏間以事入郡城拜謁郡庭
伺言色竟無所測其端及聞公每事節約內外
肅然皆以為法式自檢十邑之政各自以其意
舉措要歸於治而已十邑民來決事公雖聽斷
以律而意重風化取其退讓自責近於孝弟禮
義者亟稱賞獎進之使人告其邑令善視之然

亦不欲以為名也患民皆竊不肯盡地力公每
稱種植之法為百姓言之然不欲巡行阡陌以
勞三老力田第示之意又于東郊迎春之所建
亭扁曰勸農以其為百姓歲首聚觀屬目之地
教約而及廣也博士弟子則躬為之勸課修舍
宇飭廚饌給筆札品第其優劣周恤勞費弟子
有為民誣訟者公怒曰吾以公等聖儒將躬孝
弟禮讓為里人倡精術業效用當世何不自愛
而至小民汝侮乎令扑訟者弟子跪自責若無

所容各罷去曲直無所問上下服公謂之得體
公實厚諸弟子然無迹民莫之測故誣訟尚恒
有之然公之意始終不易矣居郡四歲比歲皆
大穰間一歲小旱公為出次畢服減饍步行露
禱者數日大雨復穰郡治南有山其秀如筆架
歲大比有光如流星郡人謂之驪珠其來已久
今歲五月　夜忽見于學宮之魁壁光彩異常
藉公好奇怪左右頌美侈於神爵矣公乃周聞
也嘗攷漢循吏傳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人主下詔
褒美賜爵公在郡博邑民有弟讓田於其兄者
栢舟之節乃出於公卿之門斯亦足以語化矣
然公未嘗自以為得公之政務實不務名器大
當為國家肩鉅負重匪獨任一郡而已壬辰之
覲也治行已著而在郡之日淺今茲再覲則政
成之績底　主上神聖軼漢宣于吏治每不必
親見問觀所縣而耳目明達乃旁燭無外萬有
一焉無意淵越邊郡召公問治狀公必對臣所

泐郡吝常煥日行南陸也主德如日恒出而照
物物乃不寒引此類具言之可徒用王生教戒
弟曰皆　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已䣐公五馬
北首且有日九邑令長以書抵歸善晋侯曰太
守吾屬師帥也吾屬奉令承教乃幸無罪今覲
而吾屬或行或居且公積閥深恐以次補公卿
缺不復歸郡不有言無以申吾情各自為言則
人人殊無章足下盍祈諸史氏晋侯以告史氏
曰諾因據其所知著序之雖未悉然寸臠可以
知一鼎之調矣

賀郡侯鄂湖程公擢副粵憲備兵海南序

今上御宇二十有七載宵旰之勤未嘗暫已若
北虜蕩西賊若東夷次第平定維粵東西猺處
南土蘭安盍奠汲是爾亦有變動之虞則莫非
天心仁愛之所寄也於是征黎之役興而我梁
湖程公特承　簡在以惠守擢任副憲董其師
公之為惠州也持大體不細苛張弛惟時不動
聲色而民安事集古稱可屬大事者其人歟惠
州去京師七千里而遠自非耳目　聖天子者
至公無私而　聖天子亦以聰明寄之耳目之
臣而不自用烏能任公之當如此公之始至吾
惠也歲在乙未而晋安鄧父母亦以是時來令
我歸善其秋大旱奸民思亂卒不得逞其明年
大饑廣左右道殍不可勝數獨吾惠溝壑虛盖
其禁暴戢亂預備有方也是時按治劉公藩蔡
公咸以救民為急虛心延訪而諸所條畫則公
始之鄧父母終之或鄧父母始之而公又終之
若律宣而呂助若首擊而尾應用是登十邑之
民於春臺壽域中豈非天哉公令十邑各興社
倉遂以社學寓之師子弟之學於其中即廢庚
之守也郡學之堂且圮師生以為言公即庀而
新之又崇飾其尊經之閣訓誨諸弟子諸弟子
有被訟者必直之未嘗孜孜武備然倭一擾海
豐界輒撲之壤接接東莞盜賊時有然悉入子
法無漏脫者惠州之民三數年間日享太平之
福而莫知其所為也假偶譬之慈母之育嬰兒也

乾餔以時寒暄有節水火不逼蟻虫不螫其兒長日益而朝夕見者殊不知也有從遠行一歲或二三載而歸始訝兒之非昔耳則不肖之謂也不肖趨闕時嘗及公之下車略時事之如彼未嘗不隱憂也既三載以先慈棄養而返赭治效之如此又未嘗不輟憂也公則民之慈母矣有訝兒長以爲公告者公未必不爲之喜而豈自功之哉鄧父母謂公將乘六月之息而圖南且有日數載受成于公以幸無罪繾綣不能爲

情予盡為我言之不肖惟惟公蓋昔人所謂長者坦中而睟外闊步而從應金和而玉節鳳舉而麟游世上一切利祿名譽之得失前却有漠然不著其胸次者而亦不以是為得也以故治郡之功日計之若不足月計之而有餘父母於公非有雅素之游也乃心行有絕相類者履任之期不先不後三載協心同底于理此亦千載奇事也今茲繾綣宜矣頤予樸遬不足以揄揚公之萬一適所謂訝兒長以為慈母告者念此

頗有日此其所以告也若乃審察人之利害劑軍旅之舉止貽瓊海之永賴以舒 主上南顧之憂吾知公處之裕如也嗣而告者其在瓊士也夫

賀郡主梁湖程公崇擢本省憲使序

宋大儒周子曰天下之衆本在一人言在上者下民所視傚也豈獨天下然哉有一郡者為一郡本有一邑若為一邑本其士與民莫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或傚之以服官或引之以訓子

曰子曰某公祖為人如此某父母為人如此近若五六十年遠者百有餘年猶未已也蓋予自兒時諸前公祖父母之末及見者得先大人所稱道若目覩也迨泮游所親接於公祖父母之行事則入仕以來時時心凝想像之予自恠而訪諸同寀其庭訓其取則亦大予類予然後知居人上者之繫於教道不細也衆論記予游以絃歌教武城見訕於孔子而子游以學道愛人易侯對孔子是之步誦亦尋常耳車後始知

聖賢扶翼世教其作用全在于此而孟子亦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是故雖有分食解衣之惠發奸摘伏之神興利除害之功禦侮匡時之略其出之也不過吾之一身其受之也不過吾之所莅而已矣與成就人才轉轉不竭者較豈可同年而語若今梁湖程公礼之守吾患其人異于流俗而直追于古人者也儉嘗造而致美乎黌序戟横懸而加意于青衿從道尚石周公来視道務好與諸士談學公即欣然以身率之為之闢堂于西湖之上會必與登眺必從徽為南國人文總萃之區公傑然為之望以春秋受知太倉蘊藉淵博頴悟絶人守於藩臬不畀苟微有齟齬輙相引却而公獨曠兮若谷渾兮若濁濁怡怡兮其若狹也予在南中則聞公之若是已而返鄉里居倚廬公又用諸生之請命之曰大孝不匱謂其能錫類也今迎執事於湖山之閒為諸生解惑予辭不可詩則衮經造公大泉公分席終講乃羅以予所考古今賢守若

文翁之化蜀以蜀物遺諸將士而選子弟之俊秀者造京師稟學焉又若韓昌黎之化潮陽也群潮士以教而命進士趙德為之師以公之事考之闢堂之衆博士之遺也湖山之迎趙德之命也所不同者周公固視漢博士勝之而予比趙德猶為不及耳而公之為文與韓也無愧且有過焉者矣何者文未親博士之講席而趙固師韓者也豈若公循循然稱屬吏於周而予亦傲然分席于公者哉然則教諸生者不在於所講之人而在公之身其謙冲之度慈勤之意匪怒伊教之範深入於肌膚浹淪於骨髓沒世而不能忘者乃在此矣將来必有思公之度用公之道以長治雅化他郡國而被郡國之人士又將用此道以推之無窮若予游所稱學道愛人者誠不出此蓋昔董子明春秋而深慨夫俗吏之所務惟在刀筆筐篋之間無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嗟夫如公之所為使董子而在不知其如何讚嘆也公為太熙城府然嚴重馭下吏無所假

借每以山水自怡悦而郡事細大畢舉事宜
前一以順應而其籌畫必中机宜未始形於言
不求其心之白也三載以其郡治及徵治狀無
可名周稱大人漢稱長者公以之彼以一善沾
沾自喜暴其貍為蟻所慕胡足以及此鄉先生
及諸子弟徵予言以張之祖道予先已為邑侯
鄧又母執筆頗述公之功欲特論其大者諸不
贅

賀郡侯梁湖程公榮擢海南兵憲序

惠僻處嶺海士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遷故其風
朴茂然大人之儀容長者之言論罕聽覩也予
壯歲始發憤聞金陵為四方講學萃止之地辭
親而往處之三載乃幸有所發明蓋未始出於
家庭之訓而玩之加味體之益切平日所讀孔
孟之經書求其說而不得者至是遂迎刃而解
也常恨其得之晚而亟欲與吾鄉曲子弟共之
間有聞吾言而喜者矣然牽於舊習卒不能以
無疑而予終不敢輟予實藉朋友之力以切磋

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我也今年春梁湖程公
祖進兩學師生而語之曰予鄉有陳良得周公
仲尼之道於中國是予之師也予往矣吾將為
若等具贄幣予以衰經辭乃即湖山之間而會
焉於是多士雲集執經而問者無虛日予深愧
有負於公而無益于諸士雖有遠邇不敢曠維
經盛著不敢休彼我之相取正賤而我公之
寵命聿至於是兩庠師率諸生請所以為公別
若予曰此吾輩真公祖也恩且罔極豈虛文長

說所能報其惟是則是傚乎予嘗誦泮水之詩
矣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夫服淮夷何與於泮宮之作哉蓋惟魯侯務學
以明其德至於允文允武也文之與武皆德所
必具者而不學則不明不明則不能自信允之
為言信也自有之自信之而已矣茲者瓊海之
南黎夷作難公受命徂征或曰我公方勸學右
文而何舁以武事感公之心為孰知公之自信
者有素而人亦以此信公者非一日推轂惟公

簡在帷公夫豈偶然公即日有以報 聖天子
之知無疑也若等知公所以報主則知所以報
公毋亦力于學而克明其德是務吐之而有章
則為文施之於有事則為武夫公之造而多士
也豈以私德歆才不匱以需上之用耳故其詩
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廣公德心惟二三子柳
予不肖亦藉手以無負公盛心異日者公入而
佐 聖天子以二三子連茹而進稽首頓首曰
此臣治惠州時所造士也退而引滿自勞二三

子復酌大觥以壽而歌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若是者豈非千載一時哉多師多士僉曰唯然
之矣

邑宰朋麓晋侯入　覲序

不佞從士夫後既有言為晋侯祖大意言侯質
誠可以事天而奚不可以事君至所以治吾邑
者未及枚舉也邑丞簿尉賓霖鄉等斯予言予
辭焉言華也昔人談吏治以悃愊無華為上晋
侯實近之侯無華而公等頌以華事之乎即不

佞言不文然多言奚為諸君然進曰不然昔[illegible]
子有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而循假之善鳴者以鳴之否則四時之氣有鬱
而不宣者矣侯惟無華也故吾儕欵鳴之而咸
計以為善鳴者必太史公也故相率而請假焉
予於是乎不得辭而謂諸君曰公等弟言之不
佞濡翰以從簿霖曰簿事侯幾恭見侯清約自
持食一肉脫粟天性孝友然所奉事太史夫人
惟節適無餘物介弟之喪殯事周身而已朝夕

所需自一蔬而上悉出俸錢易之不以取諸民
其他用度惟輕費是問不里甲煩也民有訟者
兩造具而後聽不令人追呼之間自相和解者
即置不問金矢所入僅如額而止奚贏餘之有
簿以此服吾侯之廉尉鄉曰尉事侯再恭矣侯
於一邑事無鉅細周知之未嘗借耳目於左右
也尉壹異之屬職或出之民間還無敢不以實
告懼欺而見察也四境之內多客民與土著之
民不和故邑人時構張其間侯若有所不聞不

見持其竅繫頊之而自究尉以此服吾侯之能丞賔曰丞始入官事侯不能決旬丞無以知侯之詳然從於容貌詞氣之間窺之蓋豈弟君子抱淳德不事表暴者也三君之詞既畢予乃進而告之曰善乎諸君之稱厥長也簿君得其體尉君得其用丞君得其大矣當官之法定志莫如廉應變莫如能廉矣而自表其廉者非性廉也能矣而自暴其能者非全能也故又以不事表暴者為大也廉能具乃稱良吏矣表暴泯乃稱良士矣吏而不士焉倍也長於為吏而不倍免予不知之矣侯其免夫久矣予之荒逮也侯之善若是而予不從三君無所聞也抑其不事表暴所致耶是宜諸君之歆為之鳴也然豈侯之志哉侯之志歆使其所治之民悉得其所而巳侯令行矣尉君偕惟二君在治勉嗣侯之廣能以佐覩篆大夫使吾邑民受其賜如侯在治時也是乃所以善事侯也而奚有於不佞之空言哉

贈朋麓留邑侯入　覲序

孔子曰授之以政不達雖誦詩三百無以為也豈獨詩然哉六經同之矣孔門尚已至漢世所稱循吏及名公卿必本其所治某經事某師乃言其政事卓卓者蓋孔子意也不佞家傳尚書少稚魯未明厥旨年三十求學於四方師事盱江羅公始有得焉歸而稟正先君曰幾之矣次年受知莆田陳公成進士　主上命讀書中秘不親民事然每校士輙與焉首丙戌得士十有八人而今邑侯最優未幾出宰寧都大得其民諸公過寧都者譽侯至不容口乃得調長洲是為吳劇邑前後令以星出以星入尚不能治而侯屬有病欲卧治得乎乃調歸善按令甲郡國吏病當免而碩調者知侯固才也不佞既守史局無能効尺寸幸所舉士多受民社寄者得藉手矣乃侯又在吾父母邑邑有嘉隂間赭衣藹山户口耗賦賴維揚顧公平定迄今二十年生齒尚未繁嘗讀吳越春秋言句踐欲生聚其民

其於民男女婚嫁及保嬰食孩各有法二十年
遂以沼吳吾邑惟不得句踐故若此遂使下縣
外郡無藉之徒竄入邑恭布星列無之而非客
夥客勝主遂無忌憚邑幅員最廣鄉聚遠城郭
者二日始達所恃以維持者獨鄉約而客夥不
為約彼自連結成黨有所小不如意輙互援逆
自無嚴焉侯之治邑適當斯時蓋隱憂之又常
抱微病比罹手足之疾益病侯在邑三載日日
欵解印綬而上官不聽然侯自有學術其治未
嘗必治要以無亂而已如龍泉太阿匣而藏之
不輕用其光鋩而魑魅魍魎莫之敢干侯多病
而治效已然矣非達於政其孰能與於此漢黃
霸治郡最著本於受夏侯勝尚書尚書與他經
異其道導政事侯不可謂非尚書之效也先是
博士弟子多執經事侯侯以政事之暇為諸弟
子品藻經又人人自以為得師有竊相語者曰
藉令以侯經術勸講入主之前何論桓榮哉乃
瓶首簿書棲鳶鼠於枳棘也其心服如此侯以
覲行邑博士秦君謨祝君一桂許君一鶚暨諸
弟子劉惟選陳昌言等百餘人徵言于不佞以
為祖道供張不佞因藉博士弟子為侯言學者
之治經也如視日然其始也如視杪出之日融
融爾其久也如視方旰之日熙熙爾其終也如
日之中于天乃無所不照夫書之為義也精且
微矣二典三謨其至也三代之治於是乎取衷
焉而未之至也如有能為二典三謨若唐虞之
盛可立而躋不佞猶求之而未得其說何之學
於盱江者若存若亡吾夙夜惴惴焉今築室魁
湖之上將忘室家謝囂紛專精神壹思慮以攻
之庶幾乎將食其實也侯且行矣數月而還邑
尚能訪我於魁湖以驗不佞之所至不佞雖病
然已成言敢不夙夜彊學以待

邑宰朋麓晉侯入　覲序

歲乙未天下藩臬郡縣洊當入覲數奏以言聽
功能車服之命于　天子恭惟　皇上御宇二
十有三載舉典者八而吾邑晉侯更三始者以

寧都調長洲覲不行繼以又調歸善亦不行覲而行自今歲始人臣之事君猶事父也覲而得叩丹墀望清光中心良自慶幸豈必爵賞錫予然後愉快蓋天性固然耳矧侯更三覲而僅得一其慶幸尤當倍恒情者然士民進觀于侯若有燄然不自安之色問以語所知曰我治歸善不若寧都逸寧都之民健壯而曉事歸善則汶汶也有一善寧都之誦載道而歸善罔聞也有一不善寧都之謗亦載道而歸善弗知也吾逸於彼而惠澤更下逮名更彰勞於此而惠澤反不下逮譽反損吾入而見　主上追惟向之所以見旌者既愧不勝焉又計乎今之所報稱者不昔如也蓋愧與惴合吾無以自解也敢以告予予曰然人臣見君其情固宜如此君天也君操賞罰二柄即天之禍福也其誰敢曰我有德克享天心天必我福無亦皆戰戰兢兢怵于難諶是謂敬天畏天人臣受百里之寄于君有匹夫匹婦不獲其所皆予辜也歸善為邑號四十里山川糾結盤礴以福幀計之殆數百里聞見所未及化誨所未周若何限能一一得其所予吾安能滿于懷而茲若述職于君又安得偃然而已乎宜侯之蹙然不自安也是謂敬君如敬天畏君如畏天有是敬畏之心存於中即侯之舉職也亦無有怠而不修弛而不振者矣侯予所舉士知其為人質誠如陶匏繭栗大羹玄酒朱絃越席雖不中世程而可以事天世所尚一切姱嫺纖趨突梯脂韋之態絕無有焉政事稱是左右無風生之吏下里無犬吠之擾無察察之明而大小之獄必以情無沾沾之惠而行嚴之宜必以類夫赫赫聲世所尚也以侯之才宜無不能為而寧若是此其中必有不屑與時偕競榮名者人不得知而天必知之侯能事天矣而有不足以事君乎而猶蹙然不安於其行也吾故謂侯敬君如敬天畏君如畏天也且人之咎生於自是而善成於不自足自以為不能其民必能其民矣自以為愧其君必不愧其君矣

巧於取名者多自謂能且無愧而乃無其實侯務實而丁茲叢實時侯奚病焉灝行鄉士夫為祖道郭門外歆予一言以舉觴于侯予與侯既有一日之雅義不當諛凡不佞亦非能為諛者也但引人臣事君之義與吾人所以自治者告之

賀大司馬大中丞督府如翁老公祖陳老先生大人壽誕序

壽之道大矣詩若書稱之而不期於誕秦漢而下每當聚會輒舉觴相屬生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亦不必誕也誕而壽自唐有之匪獨臣子藉是以致忠孝於君親卑幼藉是以致敬愛於長上亦君親長上所願以敷錫於臣子卑幼者也是故在下者舉之而不為諂在上者受之而不為驕禮有起於叔世而可以不廢者莫踰于此 御史大夫維揚陳公撫西粵之二載受命總督兩廣于時為東粵大將軍右童君元鎮則西粵人也遣使來告史氏曰公蓋以六月之茀吉誕小子鎮將趨蹌公庭稱觴為壽惟公先太翁轄我西粵時嘗優給小子鎮受恩一公撫吾粵自小子鎮之家以暨姻友無不蒙安襲慶者受恩二公今總督兩粵小子鎮實執予橐鞭弭受節制于門下受恩三矣夫鎮也何敢以私恩為大君子執抑鎮也國之爪牙也惟公實為腹心譬之飲食實諸腹而後外體充焉譬之好惡動諸心而後百體從焉是以為人者莫不以其腹心之康寧壽考為願茲小子鎮也幸備爪牙矣寧能無所稱願于腹心者矧又激于再世知己之恩故不容已然公之節類公儀休於物無所愛惟羅浮之桂酒芬馨清洌而先生亦羅浮人出言有章二者庶足以當公惟先生毋靳于言小子鎮將登言于錦實酒于觴致三祝焉庶公之不我拒乎史氏固史也而野不能諛人先是公以論薦 寵錫藩臬諸大夫斷言史氏弟依古詩之誼以報不謂果聞于公而以書來言夙聞訛化竟內有羅浮山其山從海浮

来合乃胥𧟌間徵何物有合士亦有合耶公此
言予雖不自知足以仰合於公者謂何然决知
公好古故不我睽也夫羅浮之来古矣吾鄉白
沙先生嘗欵卜居稱淵邊黃髮不減巢由云其
山無金碧瑰麗之觀故其人無諂媚華潤之習
中州薦紳率私語羅浮虛得名耳莫之艷也予
家山之麓蓋囿焉而不覺今公首稱兹山以及
於予非好古之驟歟然公之車轍且未及至羅
浮而予病懶相成亦未能造謁于公未知公異

時不謂羅浮虛得名與於中州薦紳者何如也
而逐徇童將軍之請再以其不文之辭先桂酒
之觴以溷公其可乎哉雖然此億說也古之君
子蓋不必色相覯也言相聞也而風傳神接矣
又奚疑予與公焉童將軍稱爪牙腹心其義甚
大赫赫南海以大將軍之力為督府壽豈伊不
能致合浦之珠璣豈伊不能来西洋之杼軸豈
伊不能採越裳之翡翠豈伊不能聚烏菟之箘
簵而桂於羅浮者溯焉久於斯浮者亦焉童將

軍又非知公之有契於羅浮而故投之一也無乃
其明於大義故其真好自與衆殊而與君子默
合歟是足以稱壽于公矣書不云乎天壽平格
言殷臣世篤忠貞昭格于天壽身且壽國也詩
不云乎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言周家得賢立太
平之基人樂之而願其壽也二者公皆有焉童
將軍所謂稱願于腹心者宜取此若乃先太翁
嘗兒子撫將軍公今巍然節制之無亦曰先公
培養為今日之用頃者東夷不靖海波告揚雖

欵叵徼福于先公寳寵綏之以效爪牙國家若
是者又非公之情乎予所謂壽也者卑幼藉是
以致愛敬於長上亦長上所願以數錫於卑幼
者此之謂也

守道吳公蕩平積寇序

惠潮稱太平無事十餘年於此矣而循有號為
良民而實負固梗化若岑崗者蓋自正德間王
文成公平浰頭諸巢為其阻險而酋長李鑑最
黠又首效順故凡撫焉以有待云地介惠虔之

問饒竹木魚稻本責旣徵其租遲則官府之行
李往來時供其匱乏至於賈客挾貲出於其塗
時或陰令人間道劫取即有聞者陽應以他盜
而前若奉天子命臨鎮邊境者上下三一以虛文
相蒙莫敢詰訴縣官懼激變獲罪隱忍莫敢發
故李酋得逋天誅父子孫相繼其後復有江蕭
竊李之半相與盤據百年名為無動而實吾患
潮不測之憂去歲客有貿絹者殺而奪之一人
逸訴軍門下縣捕殺絹客者縣捕急江酋怒殺

其左右二人守道吳公彻下東閩其事曰此不
可縱也令縣具以實報軍門府下檄暴江酋罪
狀諭其黨縛酋出者受上賞不者且加誅令至
其黨喜愕江酋知不免就縛道中服斷腸草而
死李酋與其衆反縣患起鄉兵捕之諸巢內應
賊逸出定南界公策其必走急發戍城兵乃自
移鎮龍川以便調度於是官兵急追及賊戰於
下拔飛礮擊其前行殺賊數十人賊敗衆之急
擊殺二百餘人餘衆悉降其諸巢聯附岑崗[illegible]

咸自歸附鄉與良民其險處之各書服之壤令民得占為
業蓋山谷之淪為窟穴幽昧百餘年而一旦日
月照臨矣孫衆也賊効倒戈之義鄉有即戎之
勇不費斗糧不傷一兵以三旬之功夷百年之
寇匪公高明凝定文武為憲惡能動中機宜若
此哉始賊棄巢出而公之初欲移鎮也外議懼
功未必成且有潰肖衝突可畏之患谷縣始捕
賊何急之反耶予聞其言不覺憤切曰此後欲
以往年激變之說繫縣官手足也如此則分符

綰綬而來必低首下賊不敢出一氣乃可耶吾
意公必不然嗟夫公果不然蓋公之所以成功
者非獨方略奇亦大體得也予生長於亂能言
往事患之山寇初起甚微蓋不過百數人而患
之各鄉堡丁壯甚殷完也以殷完之丁壯而驅
初微之寇如群獵之於豕鹿不待年而盡矣彼
肉食者畏寇猖獗則朴殺丁壯以悅之甘言遜
詞詔撫之惟恐其不肯為岑崗也招撫矣則吾
民衆[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附府數汝何事

殺吾良民朴殺之如此幾二十年賊之所殺與官所自朴殺大抵相當然後丁壯盡矣十年之前惠自一城之外悉為盜區此何等時哉今不同矣如殺一賊客則各得以訴於軍門縣捕賊賊反而縣官得率鄉兵以與賊從事至其所以收賊成功者鄉兵之力十居其七八矣向使十年之前其上下相通之情若此奚至盜賊橫行者二十年又使今日之計如十年前之計則江岑二酋潰胃衝突不可收拾或要我以無厭之求挾我以難塞之請皆未可知也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成也曹以為易敗也曹以為難非知計者也愚以為公之所以成功者其機在於使縣官得伸其氣以予所聞守縣之內以招撫為名而實負固梗化若岑崗首蓋多有焉其縣官不低首下氣惴惴然恐以激變取罪者蓋無幾矣公指日建旄持節經營四方入為大司馬統六師一以此道施之可使天下如人一身血氣周流而無壅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此亦保泰之極思而謀國之完計也嗟夫非公其誰與耶

虛我廖公以郡大理召補司徒署序

聖天子盛德日新君師之道日隆有意於丕變士習然推行有漸不弛不棘蓋嘉隆之末其習偷故始焉振之以明作已而習刻故繼焉和之以廣大已而習蕩而莫知所底以至于茲故宜歛之以浮實是以　皇上兢兢日警于有位臯陶之謨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此之謂矣夫人主之心一動即兩間訢合萬靈効職孰謂不生浮實之士以應其求而為之士者孰是不茂浮實之德以從其欲者哉若我司理廖公蓋其人也萬曆壬辰　聖天子策士於廷取西蜀之士二十八而公預其選公固以治春秋高等受知　聖天子已而得惠之司理一以春秋之法聽斷民訟引大體不苛細雖與律比而恒以倫理教化為重素性狷介在郡六年氷蘗自持不少改其習獨廉者不免於剝予驗之良然獨

公未嘗剡何也則以公未嘗為廳也士方窮居
草茅坐誦書史恒患不得一當人主之用藉使
得當雖貧亦甘之誰無是心及徼倖際會輒更
其素志若夫有道而不變塞則士之常也而孔
子稱其強愚謂士固當強耳豈當弱耶彼為廳
而卒於剡者類皆弱植之夫聖門之慼人也夫
公亦不踰其素而已矣夫不踰其素何為而不
得孔子思有恒而重惜夫無而為有虛而為盈
約而為泰者又云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蓋無恒
者不能為其小則有恒者能為其大可知矣
聖天子所胥盱思淳實之士有以也若公者豈
非天篤以應　聖天子之求而公亦茂修以從
皇上之歆者耶雲龍風虎誠不偶然吾想一時
並奮者多公其人而不患於同寅協恭之寡勛
也已公行且有日於是邑令某等當供張從公
出祖北郭謂公雅好史氏史氏與諸生談經夭
泉公常臨聽之隨捐俸若干以給諸弟子茲行
也安可無史氏一言史氏既重公之為人不敢
以不文辭也是為序

賀大中丞兩廣制府如翁陳老先生榮膺

錫社詩序

公受　命督我兩粵也寔自西撫蓋西人蒙澤
一載矣公始以奉常授節鉞奉常秩得與大中
丞通績於是以蒲報政　天子嘉之贈公先世
至祖蔭一子國子生自　新命督粵至是僅踰
月而　寵錫駢蕃天休申集前此所未有也公
之撫西粵也嘗以三事定要約謹斥堠禁妄戮
為疆吏戒一墨不事事為有司戒二爭以脅欺
蔑法吾且兵之為諸土司戒三是以百職廩廩
奉要約無敢廢事亦無敢生事駿惠迅馳濊澤
旁流我東土聞之無不舉手加額計日以待公
者比聞公來則人人喜慰而又聞　天子寵公
恩數若是之厚且速也則人人懽呼忭舞曰往
督府蓋有以平其盜收其地而蒙恩至蔭子者
而贈典蔑與焉贈且蔭惟蒲有之然督府率不
越二載輒內召絕無滿三載者即有之亦須三

箴絶無得之于受命之初若也贈僚無得于受
命之初惟公為然於是藩臬諸大夫以及閫帥
聽采輿論而相謂曰誠若人之言夫慶集于上
固吾民所共致其慶也而情隱于下亦吾人所
當宣其情也故玉帛所以將敬著作所以宣和
公始承　新命遽膺異數蓋遭遇之隆曠絶千
古謂宜光而揚之詩而歌之俾與金石相啓雅
頌並流庶懽溢人人齡稱世世豈不懿歟盡謀
諸舊史氏僉曰然乃緘簡而東以授不佞不佞

受而深惟人臣之義必藉主寵靈然後能效功
於社稷垂名於竹帛然君道象日臣道象月月
近日則不得見其光遠日而光盛焉始能臨下
土而萬物仰照矣公以近臣出鎮南粤去京師
萬里而以藩臬承寵渥光之盛也群下之懽忻
快覩也不亦宜哉顧此猶未足以為公頌何者
公世臣也於　朝家恩命世沐之矣豈與夫華
門圭竇之士崛起一時而得失若驚者倫哉公
尊大人常伯梧岡先生嘗參藩西粤後又為其

左轄多惠政西人之思梧岡先生猶甘棠之思
召公也故公來西撫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以皆憩茇之遺也而公之游被恩數也則
惟大雅江漢之詩所以稱召虎者足以擬之蓋
其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茲公所承新命非南海乎曰文武受命召公
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則公家承尊大人
是也曰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則公以藩臬承寵
渥是也乃公之政多拊摩煦育之仁無草薙禽

獮之條教以布　聖天子好生之德養　國家
元氣于億萬斯年又詩所謂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者也不佞嘗誦是詩而有感於周家有道之
長使世且功名形之聲詩洋洋乎盛哉今以觀
於公足以匹休而且過之彼祖孫相望而公則
父子相踵也則我　國家氣運之隆軼成周矣
天鳴　國家基緒之運修世德作求之休達諸
君子之所歌言宣萬民之所同樂于以御繼雅
頌時得采於不佞敢非其人也既辱命矣敢不

趣哉乃拜手而獻詩

鄧麟石父母考滿序

麟石鄧侯以青浦令治行高等徵入拜省署為邑者所申調令吾邑三載不得迂於是以滿報而兩臺使者謂侯能治歸善請無行以安民心邑士民方戚於侯之行而忽喜乎侯之晉也有不知其蹈舞者兩庠博士弟等進其弟子若千數百人而語之曰詩稱豈弟淺號循良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性本良順與之性之謂循以令觀之彥寔有焉且侯於民無所不愛也而愛士尤厚士者民之秀若望也秀則其父兄嘉之望則其弟子從之一愛士而父兄子弟皆属心焉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善用愛也多士日在造就中知之宜深柳太史讀禮居廬維侯率多士強起之談說經義門人有廢蓼義者凡今之令重教化為先務莫有如侯者亦千載之一時也安可無言以紀其盛乎弟子咸唯唯然請言於史氏遂廬道庠師之言史氏聽而改容曰多師何深知侯而述之亹亹若此噫治有以也始侯之德無所不可知者故也蓋凡深中隱厚之夫有所不可測而惟易直子諒之士無所不可知予嘗觀侯之為人襟期寥廓節目閑疎城府既夷藩籬亦撤不沾沾以自喜不斤斤以自矜是以其與人也必以誠其使人也不求備察其所安非有意而為之其中視世之塵垢誠有所不屑者在也侯固名家子其尊人顯武科能詩名海內侯兄弟箕裘益拓類以意氣凌厲千古非欲直與今世較失得者蒙莊氏所謂九萬之鵬與搶枋之鳩不同量者是已夫外重者內矜內矜者外縛外輕者內安內安者外解此侯之所以無所不可知也侯之善政予雖不能盡言之而侯之心予知之推此心也施之天下可也何有于一邑哉予拘儒也辱侯之交然常竊取侯以自廣而諸君陶鑄於侯之大爐冶已久將必視今人其脛肩肩頎謂予言能紀侯之盛而不知[illegible]之有愧於中也諸弟子以

後其師師謂知庚[illegible]若史氏因請次第其論

邑侯麟石鄧先生榮論序

士有取仁於色違心而行者矣可以要聞譽於一時然譬之果木之華朝榮夕萎故孔子不取焉而嘗寄慨於後凋之松柏蒙莊氏立論悠謬荒唐極論庶物大小修短之際若大椿於朝菌𣗳櫟樹於散人然乃以松栢與舜並稱謂其冬夏青青得天獨正故學者常曰莊子發明孔子者也夫松柏何以獨正天之道誠而已矣凡物質則誠文則僞松柏之爲物也文不足而質有餘有餘於質則誠誠則得天之道而獨正也夫舜吾不知其何如年五十慕其親猶如孺子其爲文不足而質有餘斷可識也吾夫子祖述其道以教萬世後凋之嘆蓋以自況也則所謂誠者天道君子誠之爲貴匪虛已予自師吁江以來講此頗有年矣求其人以實之未有得也孰意於吾邑侯鄧先生見之侯下車在乙未之冬予邸乘未[illegible]事[illegible]而趨君命侯因請曰不佞先將軍與俞大將軍友也出續患來俞大將軍蒙詬顧執事者更其詞侯無多言而誠達於面目予心識之又三載予祿養不遂而歸歸而逾春爲侯誕辰予不得從賀客後則繪喬松之圖以表敬焉侯乃長箋以答曰此予先人志也先人生平學詩而好哦於松柏之下因以寒松自號承執事者之惠張之署若侍先子之側予捧箋湲湲淚下不自知其無從既而思侯之爲人何質誠若是又因思侯之先將軍好後凋之質至以寒松自命則家傳此學有不可誣者徐而察侯之政則賑荒有策課士有條勸農通商有政廢墜有興似無所爲而實則事事爲之予是以每對吾鄉父老子弟擊節道侯之治吾邑一稟於誠而父老子弟亹亹道侯之善以對至不容口然使庚與一時獵名之士並轡而爭先則不待較量而知其不及也庚初爲青浦巳徵入旋困而來歸善歸善三載不調又困然則侯善邑不[illegible]善邑者誠也而不善宦者亦誠也世

之取舍僕者宜何擇哉二尹朱君三尹陳君皆以儒學家傳華於吾邑有僕焉以爲之長而無掣肘之虞有二君焉以爲之佐而無拔楊之慮可謂千載一時巳二君祈予言以頌僕之德予是以本之於誠以告著僕之德可以施之天下而二君嚮慕僕者可以繼僕而有所施也

贈大司空愛所褚老先生得　請還里序

右者學純而理明故不以窮約墮志不以榮達失守爵祿不能入其心事功不能易其好一舒一卷而天地之元氣惟其斡旋也周初其陰矣至於宣王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德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而烝民之誦作焉天子刪詩列之大雅夫士君子一身關天下之命脈今百工技藝操盈尺之矩即能出萬器以利民用而吾人不能以一身爲天下矩豈所謂工哉我　國家道術隆於成周而人才可知也　高皇天挺聖神又曰躋其學其道甚大　天惟純佑命士之秉德明治者不可勝紀丕哉　皇上以冲虛祗肅承

之厥命孔固旂謐周宣自古未有有君無臣者以予所睹記欲求仲山甫其人於今日則大司空褚公非其一耶公登朝三十餘年自縮銅墨至總漕臺中間或內或外或顯或處無不起山斗之仰流金石之聲而公皆未嘗有意於此以爲吾隨其時即爲其事處其地即素其履而已總漕之三載政績已成　主眷正篤而公以微疾求歸　天子不許而至於屢疏僅乃得之然循惓惓望公之即出公年未懸車道則隨時出不出在公而士林嘖嘖謂公完名全節於此衆也公今日誠然豈公心哉愚謂公之所學有超於名節外者即名節無不在而亦未嘗區區求其完且全吾觀公宦轍所至貞直不阿爲吾心之所欵爲而無一毫利害計較之意詩所謂不茹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公實有之此豈區區求完且全者所能哉然則公之請實迫於疾頑迫於疾而能必請此公之以身爲矩也予嘗誦烝民之詩與公類者蓋有五焉其爲柱下

史則諫諍効不諱不避光裒闕之補也一矣其
於學謝國則正學是崇士習以端是德輶之舉
也二矣其撫治中州則批政悉釐流民復業是
愛發之賦也三矣而視身如無瑕之玉不必和
氏同稟而人自不得置議焉是明哲之保也四
矣昔前所云不茹不吐而五予粵人也去趙萬
里予筮仕則公已巍然大卿矣未嘗接杯酒懇
欵之權然能言公之縣者系諸天下士論非一
日也琮者漕刑張君漕使伯君書來屬文以張

公之行祖予素不文而重彰屬者之謬故不敢
不勉然但直述平日之所聞而終以山甫式遄
其歸者為獻見我　后惓惓眷注不讓周宣而
予才不能為清風之誦亦於此見之也

經學衍義序

此休寧畢氏伯羽甫所著也伯羽在嘉靖間猶
及王文成公與之荅問若鄒文莊公則其所遊
衍往復者當文成公大闡法席天下英才收攬
殆盡惟伯羽末及門今觀伯羽之論自成一家
不倚傍良知口吻此云人稟天地之中和是謂
虛靈之性而為天地萬物之心
　　雖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實宰制乎天地
萬物又曰由其一體之化生故凡一物不得其
所猶一身之痛癢抑搔之不容緩此古人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天下饑溺由己饑溺之也沬斯
言也殆見獨體者也至論無欲極之於一元妙
用生生化化不勞而成不言而信無為而治不
宥功不近名不求利不大其聲色尤深乎其言

之也其大本卓然似淮南王氏而見於其言渾
深浄潔無圭角沾滞有過之者人謂淮南之學
足以自立一宗而師文成為能下善成大故其
後嗣徧海内如伯羽倘及門當與淮南分曹角
立無疑也海内人士無知伯羽若孔子曰雖有
賁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勢不便也故君子入
則敦行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名伯羽之謂乎然
伯羽亦有以自負者豈不能齎糧千里以此其
故雖不可知然伯羽之言具在後世必有能知

之者文莊公鍊與往復而大有契然許可語亦
以未印正哲人而不敢輕信伯羽與苜程本與
孔子同時不及門孔子遇之途贈以束帛而子
路不悅衛道者自不容不慎法應爾耳今則異
是立言如伯羽而泯泯沒世無知者此殆虞周
擊壤𦉜罝之儔予太史也陳詩觀風安敢後伯
羽南垣祝予無功甫以此冊示我乃伯羽嗣子
武臣所藏而猶子武鑰携至留都者予反復把
玩不忍釋手卒業而叙之無使其無傳焉

白沙先生全集序

我
國家惇庸之化涵育百有餘年始有真儒
出於南服是為白沙陳先生其學以自然為宗
乃其靜中妙悟不由師傳云其言曰天自信天
地自信地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牛自
為牛馬自為馬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嗚呼
盡之矣至於進退辭受之際截然不苟綱常倫
理之間藹然太和形與性合人與天侔無事拘
檢之迹而名教以端不假事功之彰而風聲以
達非德幾於至誠其孰能與於此生平不事著
述曰孔子之道至矣慎毋畫蛇添足此集所載
詩半之酬應之書又半之記序等作殆不數篇
乃先生不得已而應之者聲出於無心乃為布
帛言出於無意乃為至言故其詩若文不落蹊
逕全讀之其味淡而不厭細而舉之其義無所
不該嗟夫先生之學其至矣乎此集當與天壤
共敝者也其自四十以前未足以窺先生藩籬
不知是集所繫之重如此四十以後從近溪羅
先生學轉讀茲集乃稍窺一斑而字多模蝕幸
予友長垣都運李君燾志新茲刻多方購求吾
本屬滁州學正高君為表參互考訂僅復其舊
而尚未盡李君轉廣石大參高君入國學為博
士大參君謂博士曰君宜收此板入國學司業
君在可相與再校完之板至凡四百二十五序
由是發正二千餘字然尚有未盡者蓋是集之
不行久矣甲申乙酉之間議先生從祀縉紳士
大夫[illegible]不識先生之學[illegible]中丞[illegible]

先君携先生遺書在署速拵而出之觀者始心服而議遂定嗟夫道之興廢存亡豈不以人哉予於是重感予友李君能為斯道舉廢而修墜也世間文字為木之蠹者何限學者未知先生之學為何如則是集亦可以有無而李君之功奚有區區之意蓋欲我辟雍多士明孔孟之學脉識自己之真心則人人皆與先生為徒如是而以集為先生之存亡抑又末矣

送儀曹大夫鍾岳徐君出守河南序

予不佞叨貳南容臺盖一載餘而、上命儀曹大夫出為郡守者二賓異數也逾年以來　皇上重用人有如不得已之意百司庶尹至於郡守當虗席歲餘不得補鍾岳徐君自武曹郎轉儀部百有餘日而有出守河南之命豈不尤異與哉君宣城名士也温雅其度敏練其才縝密其心思而不擇劇易其事行予方頼君以佐予所不及而中州師帥之選簡在　帝心予安能不悵悵於其別也諸僚東玉階馬君應川涂君楚麓劉君華共繾綣之情亦有同于者故相率徵予言以贈予惟河南天下之中成周之故都也周公君陳畢公前後治之其遺風餘俗當有存者君今守其地覩其山川見其人民穆然有遐思焉爰思乎思周家立國之仁厚歷年之悠長吾何以媲美之以為我　國家深根固本計斯可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故履聖賢之跡而無思齊之志者未之有也吾知君所以治河南者即以河南治之無俟于他取矣時事抑有難者頻歲荒歉師旅交興民被瘡痍為甚而年来又有採取之役　皇上至仁也國有大興作不忍取財於民故於山乎取之可不謂至仁乎奉行者不能無過耳以瘡痍之民而當驛騷之擾即河南乃不能無事之郡也天之於其所賢必且遺大而投艱苟不難者而又奚待乎君君其勉矣慈母之撫無餒于仁牧之境無窮民記曰有虞民之武德有事君之小心君其勉之矣為政而不法古人[illegible]而不

切時宜非述獻也予之所以為君贈者如斯而
已矣君其何以處我

方文坡先生七十壽序

昔者子夏之在聖門篤信謹守無以異於鄉黨
自好之夫故孔子進之以君子之儒其後教授
西河使人疑之於夫子而其立言且謂大德不
踰閑小德可以出入彼其於君子之津涯殆必
有見而大破其篤信謹守之藩籬矣然孔子大
德敦化小德川流豈可出入謂哉而子夏之言

如此謂之合狷而就狂可也謂之裁狂而入於
中行不可也是故究子夏之流弊而至於莊周
無咸也然使子夏不大變其平日而硜硜為小
人之儒又安知其流弊不為鄉愿也是故孔子
之取人先中行其次狂最下狷極矣夫賢如子
貢入親受教於聖人僅僅變其狷而之狂也矣
後世不得聖人為之依歸而游神棲心於六經
糟粕間恍然其有得是皆有過人之才古所謂
豪傑士也而世既不滿於狂哉世又不以其狂
之難而取之而敵拾其短以攻之愚知狂者必
簡其短也乃簡也雖然簡且知又安能免夫人
之攻此亦自信其不為鄉愿足矣敢自信為中
行之君子乎乃狂者不惟自信為中行之君子
而且將齊已於古之大聖人之列夫然後為真
狂故不得聖人以裁之有不知其所終者由此
觀之學之道豈不難哉予友青陽方文坡先生
少負壁立之資不肯詭隨于世學於浙東王錢
二先生而卓然有以自立迨其晚年聞吾師近

溪羅子之遺言而翻然一變脫智故而直信現
前去支離而獨存真實前年踰嶺相訪而參藩
四明周易石公講學天關留之領袖諸生人獲
其益此而載予南中則時時來會大相助也先
生無求於人而貞不絕借終日陶陶自有真樂
而又尺尺寸寸不改其初雖世所嗜好不入其
心而絕無狂者忽略世故之態可謂知變化之
道者矣年七十出入不用輿從行步若飛類仙
風道骨不食烟火者乃其服食起居未嘗異於

人幽呆天耶人耶池郡學者賴先生倡導而信聖賢之學者多矣求予言為先生壽予遂述之如此諸君張之先生之堂歌南山之詩酌酒以進盡懽而罷如此至于百年不亦樂乎勿謂嶺南先生不文也

贈對齋陳老先生七十有一壽序

不佞以寡淺叨知遇果出於文章乎哉亦豈必不出於文章乎哉然而文章亦難言矣德性不精學問不廣則不文獻為不茂閱歷不深則不文信乎上達必始於成章學業與年而俱長者也余歲十三偕諸友受業公門幾兩載諸所指示俱得于先太史發明先太史嘗詔余曰吾道之行有陳生在也李公阨于遇而余得時則駕公嗣是愈養清高余身羈翰吏欲復西席而無繇睠諸門謁謝乃得公近課門人錄與詩賦歌行沉暟三不釋乎蓋言〻抽河洛之秘闡洙泗之傳不離風雅不落騷是又一陳夫子出者則公之德性學問當與羅公鳫行矣既而詢公別後修為公隨示以例補義民當皇路多艱聞有所助曾蒙諸司獎擢歷用一十餘年是公小試其奇而效勞顧寵倍百官倘得大行則先太史之言不虛矣豈曰機線之材僅可縫裳已哉而公之猷為閱歷足占矣及與公談至入伏聆公言論如壯飲食行止無不如壯時叩公年公示以年幾十一茲因訪得文因文得壽於是惜公之未遇慶公之有年遂悚然曰人間古稀不勝瓮滚况分居師弟尤宜不倫第恐朝復于早不獲稱觴上壽敬不以時恨年今辰值中秋星明景霽人聯久曠意暢情怡恍若神授筆示授句姑為公布華封之祝云若夫文章則慚公萬〻矣矧德業哉或云公家學則乃祖乃兄之淵源遠矣迄今令嗣循彬〻蜚[illegible]指日足旌揚公德於不衰者共謀福不已長乎此又其昭〻人耳目者余何能罄其萬一耶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三

邑舉人門生黄　瑎　龔克修　男見晙
黄　玠　黎遵指　孫見皞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睥　仝梓
侄見昕　孫開春

序

仁孝訓序

某聞之師曰人生於父母不可不知所以為子而父母所生者人也不可不知所以為人以其所以為子者為人是謂事天如事親而可以言仁矣以其所以為人者為子是謂事親如事天而可以言孝矣此孔子之教也孟子以一言盡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人而曰大則與天地合德不亦仁乎赤子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亦孝乎赤子之心不失即可以為大人是孝固所以成其仁也惟至於大人然後雖不失赤子之心是仁又所以成其孝也然則仁與孝一而已矣必兼舉而言之其義始備得於孝而

古者經籍竹以為簡丹漆以為書蝌蚪鳥跡以為文成之則艱難舉之則鄭重是以孔聖刪煩舉要以為世典今之六經是也後世易之以楮墨變之以真行則注疏傳註乘之以出古者自七歲學六書爾雅說文而誦數以貫其好學者裹粮千里以從師而口授大義自注疏傳註出益之以便蒙講說去聖人之旨愈遠而市肆所鬻競為簡便字畫承訛踵謬莫之辨也父師教其子弟以是為細故而習為寠語曰文以欺注司取科第一第之後芻狗之視噫嘅也久矣豐城朱山李庭止氏少負奇氣夙契道真有六經註我之趣無耳目支離之病會清江民部靖海宋廷訓氏應同聲氣義比金蘭語次及經籍一壞於後儒之講說再壞於字畫之謬訛學者不見全經人心幾於晦蝕欲正人心先正經籍故去傳說以存經考六書以正畫二者不可忽也倡和之餘遂為交議一則學措其功一則身任其勞聞金陵有如真李登氏者儒門尊宿理學宗

盟道蘊無收古今并㝢諸聖人之堂奧盡義畫之精微方校乾文隱于古刹乃洗而柲焉而慨然閔肄也乃盡釐正之功至殫夙夜之力書宗六義字正四聲大學附以石經周易叶其古韻至於正句讀考魯魚諸經一也時予叨貳容臺與觀其成浩嘆深羨得未曾有其文復古其字端莊其簡褒重大使學者對之而生敬即之而生愛讀其原文象其字義而恍若有得也則聖經之明於是刻不有助哉 國家懸爵祿以待明經之士二百年餘矣乃士所明者世儒之經而非孔聖之經而莫之覺也近歲取士稍通融於叅度之外士始得以其天予之聰明而尋孔門之墜緒譬之披沙揀金雖未見金早已識沙之非金沙若盡時金體必露此近歲士習之可喜者也若是刻者將沙顆粒推開將金盡盤托出故南中同志一時稱快推之海內當無弗然其必有棒誦是經而頓登道岸者矣道岸既登以觀於百家衆說何所不可如身在堂上以辨堂下人曲直無一涸也又如神農嘗百草諸毒不能害且悉成丹藥萬世生民賴之也蓋始之著明終之變化化則沙即是金百家衆說即是孔子之說然而必自真有得於斯道始二三君子歆予為之序自揣淺陋不足以發聖經之蘊而撡諸素志尚足以抒悲慰之情善夫鄒爾瞻氏之言曰有形象者物也物則有成有壞惟性不壞貫六經流行萬古其惟性乎吾黨歆六經常明惟自明其性嗚呼此予所以不能有加於爾瞻氏者也因掇拾以成文用申言於末簡

送廿三峰山人歸豐城序

聖人之道至易至簡不特夫婦可與知能即赤子無不全具然不講於學以明之雖有美質無由而入其精神散湧流浪影嚮即款有所成立或安頓於器局或遷就於伎倆於天之所與者不無負矣予嘗追憶壯歲以前身心蕩然如不繫之舟循時時髮竦而汗浹也今雖未敢自謂知學然幸師提挈稍望水端似有停泊之日每

以已度人凡辱與不肖游者即多以講學勸之盖以蕩然之患人未必不如我而停泊之幸我安可不公諸人戊戌秋遭大故過吉水而年友南皋鄒公以其所知甘山人見予予知不凡也因請偕行山人傳青烏業乃其談論獨不於彼而於此山人好氣槩善談吐少所屈下予以上客禮之盖月餘以學相取執弟子禮於予予性拙不能博物洽聞第專專守信一學耳又當泉毀荒迷之餘安能有所傾倒以裨山人乃山人

亦不求多於予故予得以晋山人相處且半歲而兩相得也山人歸把袂言曰吾聞先生說中庸於是乎知天吾將合吾地理之說而體認天理矣言雖雜諧然吾知其中津津乎有得也夫惡患其無所得一有所得則其精神自歛可無浮於散漫流浪亦必不肯以器局自安使倆自異而山人之生質盖其異者或自是其可以無云矣盖山人之所得於予及予之所知山人者如此若進之而至於聖人之道則當於吾友南皐乎問之非予力所及也

李封君七十一壽序

同鄉之士僉靳不佞文以為李封君壽觴謂壽冠諸福而七十古所稀耶此則李氏家慶耳惡足以及一鄉顧封君實有德於鄉焉不佞盖不欲以文諛人也久矣而不能靳於封君竊見封君非虛壽也封君有子曰熹今為都運君都運君前守衢州守衢州之前為駕部郎又前為金華郡貳又前為泉州司理盖屐戰二十年其取

便省封君不過數四每省不及旬日封君輒促之行都運君輒孑孑上道矣自都運君以戊辰成進士也封君年五十三今七十又一矣其以初度之辰予婦洗腆稱觴盖未一遇也而封君者翩翩有海鶴姿暨配夫人咸矍健善飯此二十年之中未嘗以纖芥小恙聞都運君都運君遣僮還家誠審伺有微不安乎果無有也而封君則每杖藜過東西家問聽閭閻所疾苦即夜不寐篝燈作書報都運君汝勿徒謂守職忘吾

梓念也其利其害吾自任之而達其意於當路大人邑父母則惟汝都運君則聽而達之得當封君輙喜而以身任其勞怨不恤如頃歲徙復邑城以備水患是也其他類此又時時詣里塾察里中子弟才可教者誘進之或令與已子弟同學則稱都運君少時精苦狀感勵之又時時察族隣之匱急婚塟之不舉輙賙之封君素饒然好行德不為恡而配夫人視婦族婦若已女視媵若已姊視所產若已生其慈愛異甚是以鄉黨宗戚皆稱封君夫人兩佛言菩薩再世觀音後現也而都運君用是一心營職其所至輙為百姓除疾苦任勞怨都運君資性剛敏明慎端平雅潔不銜長護短不亢不隨廉而不劌不蕲通顯不立高名儼然幾於成德君子焉率是守典二十年其所濟物利生豈不博哉而封君夫人殭健善飯方且無異曩昔都運君位浸浸高矣孟按究其所施則所濟利又可勝道哉由此言之封君信非虛壽也何則封君壽則鄉人之利病賴之封君壽則都運君所至之處賴之豈虛乎哉夫惟不虛壽者故足壽也若曰七十古稀此自其子婦洗腆上堂怡然稱觴足矣修則其族隣姻好素所游衍者而已矣奚足以及一鄉而又焉用文之

壽徐母八十有一序

予家望白鶴峰半里而近里有徐姓者其相傳自宋而居於是蓋以詩禮儒術世其家焉其與予同年而生者二人則接坡君暨連城君自髫亂同學相得者及予忝登第至于今二十年矣而二君尚困黌序可不謂命哉予兄弟今與二君實締姻好而接坡君尊慈壽八十有一蓋四十然後有接坡君而徐公見背時接坡君甚少有前母之兄母撫之一以慈持徐氏門户靜而力以故徐氏產不改饒而接坡君以文學補博士弟子員英英有聲率于母是賴焉嗟歎賢矣少時予或過從接坡君則予揖母母飯予接坡或過從予則揖予老母老母飯接坡君而接

坡君師予家君呼予老母爲師母稍憚嚴蓋過
從予莫如予過從接坡君之數焉是以數得揖
母是時母蓋已五十餘慈惠端靜廝養之屬供
事唯謹予時知母之能家也客至爲其子具食
不爲厭予時知母之能教也體貌凝重神氣專
一不聞恚勵之聲予時知母之必壽也自後不
見母今三十年而予以使事歸里門訪接坡君
升堂請復拜母母出見蓋八十一歲人矣而
健尚不減昔時獨面稍皺髮稍白爲異耳嗟歎

母有福哉母視族中厲行爲徐氏母者有存者乎
微獨徐氏即與母同時爲親戚隣里者有存若
乎或有之其子能治詩書不隕家聲諸孫表表
咸能誦讀志青雲乎產能豐腴足以供子孫交
遊不落莫乎此皆世人之所不可必得者而母
兼之母有福哉而接坡君毅然俛容以不能及
母未老之年取青紫以爲母榮雖亦人子之志
宜爾也然古人之孝不專在是蓋曾子奉醬指
之呼而拒晉楚之富滋出亂播名之會而絕慈
母之裾後世不以貧賤少曾不以富貴多溫藉
令有操券語接坡君曰汝離若老母吾與汝一
弟吾計接坡君不爲也則輕重較然矣又藉令
接坡君宦游千萬里外念母八十一壽欲承顏
稱一觴而不可得而母亦欲吾子一見而亦不
可得母子之苦又可勝道哉接坡君幸免此苦
而若以予爲母予則嘗之熟者今諸親朋藉予
言爲母壽予不敢不具道之也

蓮湖蘇翁七十有一壽序

人之情莫不自重其生然觀詩書所載爲君者
爲民立命而爲民者願其君之壽考而不自爲
計何也此所以爲唐虞三代之隆也秦皇漢武
汲汲乎自求長生而視民命如草芥其所得竟
何如哉甚矣愛民者所以自愛也善自愛者所
以善愛親也是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親者
天子之孝也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親者卿大
夫之孝也得一家之懽心以事其親者士庶人
之孝也而三牲之奉五鼎之供文綉之服陰封

美號以誇耀世人之耳目抑末矣寧都有蓮湖蘇先生者實為我英德蘇侯之父侯為英德二載矣先生未嘗至英邑英邑之民未嘗識先生面也先生春秋七十有一而邑之民聞之祝先生躋上壽其情求已又屬予所知者造予家君以書來京師命予文以祝之何其情之殷而義之篤也蓋侯之所以得此於民者有自矣予聞侯初下車延見父老士民問其疾苦具得其情於是汰群役之不法者易里長之刁罷者獄訟乃簡賦役乃均乃興教化群庠士而課督之選社師率子弟習禮歌詩邑人彬彬禮讓矣乃闢禮賢之館乃修舊邑之志考覽山川謠俗悉其利病興廢之故而以時規槪擘畫之於是四境之內如人一身血氣脈絡無不流通鰥寡孤獨疲癃殘疾顛連而無告者咸得以遂其情而滿其望民之父老皆曰吾縣自昔非乏賢令然仁厚者或受欺於群下而嚴明者至使民不敢親求其平易近民而下復不能欺以實厥其愛民

之忠自吾耳目聞見以來未有若我蘇侯者也五六月間雨澤未降侯竭誠露禱甘澍輒應百姓擁道驩呼以為蘇侯雨由此觀之侯之視民猶子也民之視侯其父母也而侯之父母即其大父母也以子孫而祝其大父母其懽忻鼓舞非至情哉然予又聞蓮湖先生少游南雍受業甘泉翁之門後丞邵陽歷署新寧湘鄉寧鄉耒陽四邑皆以其學施之政擢貳桂陽直節不阿解綬而歸惟以嚴家範訓鄉里子弟為事今侯為先生長嗣而其次曰大成者已領鄉書而孜孜於學皆賢士也皆先生種德所徵也而侯今為賢令又莫非先生之教也英邑之民受先生之賜大矣雖懽忻鼓舞祝先生上壽豈足以罄其報哉自侯言之能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親可以觀孝自先生言之能修之身以垂裕後昆可以觀慈甚哉慈者孝之所自出也然則先上上壽非英邑之民所能祝先生亦非侯之孝所能盡先生乃先生所自為壽也而先生所以然

晉為壽者學為之本也我英邑之民知頌父母之賢亦知歸大父母之德而未必知學之為本因其請遂表出之使皆惕惕以趨侯學道愛人之教則所以壽先生者益無量矣

賀司城楊子擢任中城兵馬司指揮叙

都城之設兵馬司者五長曰指揮貳曰副指揮按周禮修城郭溝洫則有掌固禁其闌嚣越亂出入相陵犯者則有司虣掌夜禁衛晨行者則有司寤比閭中宿互櫝者則有修閭令其事皆於兵馬司屬馬事權雖卑而察之者甚衆都城内外勳戚中貴棋布而旁號之征也暴桀之攝也動有所不得自由而彼胥猾徒每藉之以自潤若其賊者外悍其難則内失其固巧者内交以借譽朴者委身而絫戢不肖者染指而甘[illegible]吾見兵馬司之難其人也楊子為程鄉望族少好學一旦闕覲之老恐祿之不逮養也援例補太學生萬曆丁亥需選于京師聞予講聖賢之學托友人介紹于予請業馬未幾補西城副兵馬宜得易坊為有力者奪之反得劇坊以告予予試之曰子惡之乎曰無予無惡予聞之也事君者不擇地而安之宗先既未先生之教矣肯以劇易動吾心乎予因謂之曰子能率是心也於舉職何有楊子用予言一意奉職凡力所能為者竭力而為之時四方歲大侵京城多飢民上命户部出粟賑之西城設飯就食者皆飽其他事綜理縝密得人心稱是居數月來見予曰宗先之不才先生所知也今獨以誠實不欺受知於科若道科若道交奬宗先是先生之賜也予曰然未有誠而不動者也子勉矣居數月復來見予曰宗先始者惴惴恐獲戾也不意受知於科若道今科若道復薦宗先是先生之賜也予曰然子其慎哉子之受知也是惴惴恐獲戾之心成之也是惴惴之心存也人之知予未有已也是惴惴之心亡也人之知亦將替也楊子瞿然避席曰宗先之不才豈敢謂能存是心抑宗先有毋在父雖殁矣抑皆欲徼一命以為榮

朝夕豈敢有懈又重以先生之教其敢不惴惴以為吾親辱既逾年楊子以西城兵馬司副指揮擢中城兵馬司指揮同鄉之居京師者咸以為榮於是南司城袁君南京司城姚君製錦以賀而請言於予予因進諸君而謂之曰司城之職之難為也舊矣而楊子若無難焉敬慎不敗也其所以能敬慎者孝為之也所以堅其孝者學為之也請為諸君詳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者以為是父母之遺也此雖父母之遺哉然已

屬之吾身矣而猶不敢毀傷矧名之美惡所以奉而歸諸親者也子能其官則親有令名子隳厥職則親有惡名孝子者思貽親以令名者也而安得不敬慎也楊子始以欵養其母而祿仕繼以欵榮封其母表揚其既殁之父而勉舉其職故曰其所以能敬慎者孝為之也雖然孝禀自天夫人孰不有之然任職之士鮮能敬慎以成其孝者其性以外物移也貨賂足以回視聽意氣足以乘喜怒儌倖足以渝真誠佚樂足以

奪勤敏則孝心之存能與有幾若是者不學之故也楊子能知學之益而假予以為之師譬之刻木為神朝夕而拜之神為假而拜之者真也亦足以維持其孝矣事物之來得失順逆相感觸忽思所宗即本心凝然而在故曰所以堅其孝者學為之也能孝之謂知本能學之謂知務兼此兩者雖大官重職且舉之俊乎有餘也又奚有於司城也哉袁君姚君曰請先生書此言以贈楊子且以為吾儕勗

壽萱堂序

夫義婦順母慈子孝勤儉和睦教訓子孫此人之常行然通天地亘古今皆不可一日離者也其殊尤卓絕高節獨行蓋會逢其適亦世之所不能無然尚有意於為之謂之奇衺隱怪及不足貴矣亦猶夫人必有四民之業士誦詩書農力田畝工作什器商通有無此亦通天地亘古今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巍科膴仕高車駟馬勳名照爛宇光寵傾閭里亦會逢其適世皆有之

然必以是為重則務華絕根風俗日趨於偷薄將何所止耶愚本無高世之才濫厠通顯常恥孟氏之訓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此決非良貴也一日衆去猶南海一布衣耳因以人之常分例人之常行亦取其常而罔取乎異焉吾廣宦於京師者常不多然其情義頗篤視各郡無異同里然崇文門之外有頭條衚衕鄉人之以商至者輒處此常乗馬一入若入里門見隣里宗族也問之他省所未有何者彼顯達者多而形迹之避忘者重也東莞劉生延齡從予遊一日為言其叔銳忠信好禮兄弟五人伯兄鉅尤重義而樂施他皆有士行云乃壽母鄧也生此五男子而夫背能勤儉嚴敬俾有成立彬彬禮讓以弘厥家諸孫羅列而游庠校者二今年七十有六矣鉅也率諸弟及孫登母於堂稱觴為壽因名其堂曰壽萱惟銳以商滯畱京師思其母而不及爰製冊徧求名公之文若詩將侈盛以慰厥母劉生歷歷道之意盖欲予請而未言

也予同年鍾太守礪山公至京徂候之且徃則所謂壽萱冊者在其案翻閱之則礪山公之作在矣因詢於公公乃其同邑人稱之與劉生無異予領之又數日林君大懋以壽劉母文請大懋盖銳姻予既得劉氏兄弟之為人於延齡又信之於礪山公今請予何愛於文予因喜人之率其常今劉氏母子兄弟祖孫咸不失其常在一家則謂之齊家在一國則謂之治國在天下則謂之平天下道豈遠乎哉事豈難乎哉但顧劉氏兄弟安之而已安於適母以弗貴而覲文綬安於義母以弗富而驚隴斷壽母甘旨足矣雖無冠帔之榮不為愧也教子誦讀足矣雖未即發科不為愧也心安則一家安家安則母益安益壽壽則鉅也銳也兄弟之孝大矣脫有不然則焦焦於中嚚嚚於外皇皇如不足搓搓如不足老者其能安乎如是母雖壽亦夭壽乃母而非乃兄弟所能自壽其母也予與礪山公他日解簪紱謝世紛歸而徜徉於羅浮虎門之境

以便造壽萱之堂毋閑予有客倚杖嘗婦于治
鷄黍温白酒燃荊薪賓主交懽引滿一醉此所
謂不失其常而可貴者也

穗溪盧翁八十有一壽序

翁方七十有一時予嘗為文以為翁壽蓋謂翁
積善於鄉而有子若孫知學能以善養翁無所
不樂其壽宜永即期頤不啻翁子盡臣軸而獻
之翁懽甚每有好客至則懸之堂見者或然或
疑其然也謂人咸以百壽為期類由稟賦如翁
修幹鶴立冲氣蔡息厥賦宜壽而翁又無以戕
之期頤不啻豈虚祝哉其疑也謂自古言壽者
多由熊經烏伸寡欲節食戒殺施舍等事而知
學不與焉今舍彼不談而獨侈此淂無與予虗
大人烏有先生者埒乎翁聞之曰其然斯文也
非予之所敢知其疑斯文也實予之所自信也
盡臣以告予予以是知翁之果有大福德也
今 皇帝御宇之二十有七載則翁壽八十有
一予問盡臣翁筋力孫從猶昔乎曰然視聽不
衰猶昔乎曰然善飯好客猶昔乎曰然與子孫
熙怡談人倫名理性命真樂猶昔乎曰亦無以
異也田宅視昔得無廣乎畜積視昔得無增乎
曰未也嗟夫此翁之所以壽也人生百年亦轉
瞬間耳矧自七迨八僅十年所乎然血氣既衰
得心始燄此十年之内宅畔有宅田外有田畜
積上有畜積有不為此數事終日營營者鮮矣
惟君子乃能戒得翁非其人乎而謂不由學問
吾不信也而謂不由一家之中為之子若孫者
知學而能以善養吾不信也彼之營營者固由
得心所使亦其子孫陷溺於習不自振拔而載
胥及也嗟夫心之精神是謂聖聖同天矣以一
生同天同聖之精神而殉瞬息貪得之欲棄其
所以生即幸而長生不貴也矧夭壽平格不可
倖徼者耶予是以於翁有感也予是以於翁喜
談而樂道也八月之望為翁懸弧辰盡臣復以
予文為請雖無請予猶將彰之以為吾鄉同志
者勸何則學術翁之所自信而壽翁者人之所

以起吾鄉人人皆於翁乎信也信翁何為信翁所以信學也此實天意予殆不敢隱固非徒以修翁之美而已乃若學問之樂前章已具茲亦不敢贅俟翁後此而耄而期予將推此意而歌之

知好錄序

天之道人而已矣人之道中庸而已矣何也天下惟中人最多而其日用之者謂之庸故中人之日用即天命之不已也學而知此則心氣和平治而運此則天下均平故箕子稱天錫以[illegible]武王以蕩蕩平平為王道也孔門之旨惟此為大宗吾師學至七十然後得之老矣病矣猶賈勇遠適至金陵見今　元輔瀫翁趙老先生於南雍時會者無慮千人為說費隱章於憑虛閣蓋三晝夜而畢門人錄之成書嗟嗟吾師豈好勞扎天人命脈所繫誠何愛於髮膚予不敏嘗竊持之几探摘師語如識仁編仁孝訓之類皆不敢於此篇割裂一語盡存此完璧以待知而好者夲為全經之羽翼耳今宣城出于應奉青年篤志于此有默會焉請而梓之首師真像繼師別言而後揭表此篇更不他及此其知之精而好之專者歟夫一勺可以盡大海卷石可以盡泰山撮土可以盡地昭昭可以盡天不在多也故學貴知要予于其刻也以知好錄名之而提其端以告夫吾黨

歷朝捷錄大成序

捷之為言疾速之謂也孔子曰聽遠聲者聞其響不聞其音望遠人者睹其貌不睹其形故刪書斷自唐虞春秋畧隱桓之際而二經之文大暨不越三萬言而無變具舉矣何其捷也嗟夫孔子之經宿非後世所及也然得其捷法以綜史學則上下古今有要存焉此歷朝捷錄　書為有功于史也蓋自麟經絕筆千有餘年迤治施亂各存諸其史簡策之繫汗牛充棟學者殫精疲神不能兼通是書也始周威烈終宋昺代以箭列人以代著總千載之典臣可以一握而

筆分幾代之治亂可以一目而收雖人才消浩須全史而後詳然巨要宏綱實數篇而畢備識若遠聾雖混而響集耳逗遠形雖微而貌接眉際蓋化千年爲影響而耳目不勞矣謂之捷録不亦信乎嗟夫十七代之間君王將相務勝不止來實無已曾不足以供一耳下瞬息此千古之明鑒而捷録之人致也至于摘辭拶藻一纂舊文擷其英華鈎其玄要鎔鑄以大冶鼓舞以神氣以爲已出也則無一語不根古人以爲襲古也則無一語不若己出可謂宇內之絶技而廻瀾子得意之作也非夫博極群書淵渟浩瀚其孰能與于此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廻瀾子之謂矣廻瀾子方且不自以爲足而欲求其知之上者吾聞至人之知一息可以貫萬古是不疾而速也捷之至也廻瀾子好學終必得之吾今書此以旋

陰符經解序

陰符者秘機也秘機足吾聖人向上事庶幾氏以一畫象之陰符古傳以爲黄帝之書千無以知其然所可知者知其表裏後卦復之爲卦以陽之生者言之而陰符以陰之殺者言之合二書而夾子之間可測矣有復卦不可無陰符復逆卦也而不得陰符之說適成其爲順而已矣後世之言復者有二焉專尚生機狗生執有降本流末靡所底止復之失也借用生機表顯性靈旋棄不用亦不言殺即以愛根化爲純氣復之得也是故陰符之理聖人罕言之而未始不用之也德山棒臨濟喝則其粗者也雖然亦可以證陰符之理矣自古解陰符者多矣予同志金陵翟秋潭氏得吾師近溪羅先生仁孝生生之學以作此解予亦無以知其然而秋潭氏必有以也讀者不得其所以解亦安能知其解不知其解則謂秋潭氏已爲陰符作解吾不信也已

學孔編序

天下之水必宗於海泳不能自知也海之體惟

虗無所不納故水咸歸焉夫海以形氣虗者猶
是以為衆水之宗矧聖人以道虗者乎必也苞
舉群才該括萬善無纖弗攝罔鉅弗載而莫之
能外焉者矣是故善識水者即水為海即海為
水弗之疑也善學孔子者即孔子為諸子即諸
子為孔子弗之別也今尊孔子者必斥諸子曰
此非學孔子者也是何異於指百川而斥之曰
此非宗海者也夫海則既納之矣吾師柳塘周
先生之願學孔子有年矣嘗曰孔子之學所謂
物並育而不害道並行而不悖者也而學者多
隘焉三代以上嘉言善行見之詩書秦漢以下
賢人君子豪傑之士衆矣不及孔門然未嘗不
被服孔子之遺教也可槩曰非其徒抑脩王通
宋周敦頤倘與顏曾比肩而游未知其伯仲也
柰何以耳食而雌黄之於是彙自秦漢迄於宋
元凡煒然有光於簡策者類列論次之參孔子
世家叅論及諸書則繁舉要以仁為宗以為首
篇而以孔門弟子及孟子附離其下然後及於

餘子若孔子為大宗而餘子皆其子孫云仍然
題曰學孔編蓋言孔子必兼餘子而餘子必歸
宗於孔子雖欲外焉而不可得也俾後之學孔
子者得縱放其襟宇恢豁其眼界已之所長無
一而不可人之所長無一而非我仕焉而不嫌
於通恣焉而不嫌於固百行萬善無所遺六通
四闢無所閡則於道也其庶幾乎然而其采不
濫其載不繁觀之者若登太山之巔而指顧中
原河一覽而收也先生之用心精且勤矣某嶺
外迂生也忝領鄉薦受知於先生而誘之以聖
賢之學以迄于今閑所願蔵歲戊子以試事取
道天臺拜先生於堂先生乎是編以示且曰為
我序之起元始讀之尚覺扞格以為孔子之道
大矣自顏曾而外未敢望焉而繳以若而人也
何居久之乃悟曰嗟夫此先生所以識孔子之
大也乎且若而人也固有志于學孔子者矣即
未必盡然也然吾以學孔之心觀之又焉往而
非學孔者耶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

歎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蓋孔子之取善若大海之納細流也如此而柰何必以堂奧根之且易之大畜不云乎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山也視天特專專一拳耳而猶得以畜之令前言往行亦大德中之一拳也天可以山畜則德可前言往行畜矣昭昭之天即天也奚必游廣莫而入無窮耶故予於先生是編而益知所以學孔子也是為序

耿子庸言序

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解之者曰德常庸是謂行言常庸是謂謹愚竊取其有得於道不遠人之旨為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庸則異夫目而視耳而聽手而持足而行是庸也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國而君臣家而父子兄弟內而夫婦外而師友是庸也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夏而葛冬而裘渴而飲饑而食是庸也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無賢凡無古今一也賢智遠人以為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惟聖人然後安於庸德庸言體此於身心意知則為明德推此於家國天下則為親民是謂至善而人極立矣非孔子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天臺楚侗耿先生之學以孔子為宗故其功在求仁仁者人也不仁不足以為人欲為人矣匪仁將安求乎欲求仁矣匪庸又將安求乎故其措諸躬發諸言上以告吾君中以語士大夫下以揭示門下從游之士無弗依乎中庸而不為新奇可喜之論蓋將以庸盡仁以仁盡人是耿先生平日所以學孔子者也然先生言甚富不盡於此此編者特先生門士所傳示泰州守譚君而君慨然付梓者耳顧先生學術大旨犁然具在矣某末學先生因與近溪先師友善視某若在門牆者然每每不惜指教先生之學脈與先師同先師第取反經而先生闢異闢邪乃不遺餘力予讀先生庸言中有執射執御之說極得孔子隱衷然先生之意似今御而審射之執也世亦將使之然耶夫

時嘗執射雖射亦御也射而亦御則雖執而亦無執也惟無執然後無我而寓諸庸予以譚叔州之請借身云云庶獲就先生而質之若夫是編之有切於身心有裨於理道善讀者當自得之茲不贅矣

一貫編序

一貫者孔曾授受之微言也是即所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也又即所謂良知良能而達之天下者也是故惟顏請事之曾唯之而孟私淑之㚷韻悟如子貢且不得而聞焉後世儒者或獨契於絕學之後或推明於繼續之餘綜之莫有如我 高皇帝揭六諭以佐君師而吾師羅子憲章之直指孝弟慈為生民命脈者也吾師羅子之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目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者為天命顯其皮膚天命生生不已者為孝弟慈通其骨髓直而豎之便成上下古今橫而亘之便佐家國天下又曰 高皇帝六諭天人精髓盡數棒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田掌上故愚嘗為之說曰 高皇帝其大智也與中庸之道行矣吾師其仁者與中庸之道明矣道固若是愚不得而掩也是故吾師之學易而知險簡而知阻約而達微而彰罕譬而喻其言也朴而有章淡而不厭潔淨精微而疏通知遠溫柔敦厚而廣博易良恭儉莊敬而畏命執法兼六經之致焉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哉南康熊子儐少奉父兄之命遊吾師之門吾師既歿而熊子之學始有得也喟然歎曰吾師以孝弟慈盡人物之性其即孔子一貫之旨乎性一而已一何在一之於孝弟慈也儒先皆謂一不可說以予觀之安在其不可說也孔子引其端而吾師竟其說矣後聖復起不易吾師之言矣於是以四書五經為綱以羅子會語為目類輯成書命之曰一貫編又曰吾師會語不獨貫天下之道而孔子隨義立名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紀者亦於是乎貫之

又曰儐之於吾師也廖寮之中接其音容不一而足儐不自量力欲使四方學者皆淂見吾師之全書而後已是編也儐節衣食以充梓費雖貧不悔然予青袍而徒步其言訥訥不出口探其中浩乎淵乎未可以耳目聞見窮也其尚網之心歟予愧不若以著文也雖然予亦有所不淂已也是為序

象山先生集要序

人者天地之心也故天地之性人為貴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故君子誠之為貴不能識其心則不能明乎善不能明乎善則不能誠其身不能誠其身則失其所以為人失其所以為人則失其所以為貴矣由此觀之欲自貴於天地者必得其所以為人者也淂其所以為人必誠其身者也誠其身者必明其善者也明其善者必識其心者也識其心者孟子所謂立乎其大者也大者立則人從之以大矣大者不立則人從之以小矣大小之分貴賤之判也學者可不察乎天地之道皆誠也獨以天道言者天包地地亦天也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也天地不二即人之不二也天地不測即人之不測也學也者求明其不二之體而已吾人一身寓於宇宙之間喜怒也哀樂也愛惡也千態萬狀生生而不已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孰測其所以然耶皆不二之所為也明乎不二之體其不測猶是也未嘗有所加也昧乎不二之體其不測亦猶是也未嘗有所損也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必明者能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然後命之曰大人而昧者不能也則不過專〻七尺之軀蠢蠢然與肖翹之類同視息草木之類同春秋而其人斯小矣此學問之所自來也故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言由問學之功以尊其德性也若夫學問思辨行之所用不以求明乎不二之體而逐逐以追尋乎不測之用如稚子惜落花之繽紛散拾而綴緝枝蔕[illegible]

猴[illegible]潭川之清朗歎取而懸諸樹是昧夫花月之所從出者也謂之問學可乎學之宗傳孟氏而後中絕乃佛氏之徒明之河汾濂洛實取諸彼以歸於此至象山陸氏益大光顯之以直接乎孟氏可謂豪傑之士矣惟時有朱子者其學教人讀書窮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此亦聖門所不廢然苟惟無本即未免分其心於不測之地朱子蓋懲夫禪之遺棄事物而不敢及於明心不知心自吾心與禪無與吾心自不可不明猶寒不可不衣饑不可不食豈可以[illegible]與禪同而併棄之哉但既謂之明心則朱子就事就物之教節節俱不遺失乃為真耳彼猖狂自恣適己自便之徒亦以此自托以容其不肖視之暮夜白日漏室康莊者薰蕕冰炭豈足為喻哉予結髮從事朱學而隨聲謗陸者久之心地無所發明困多衡困幾喪其生幸吾師近溪羅先生示予以明明德之說豁然有省於平日所講習所行持種種輕便而無難為者乃知吾

身之有至寶如此而柰何汨沒之也從此以讀陽明之書知其解也又進而讀象山之書又知其解也掩卷而歎曰道在是矣雖有他書吾不暇讀矣然二先生書簡裹重大予嘗手刪之取其明白可誦者以便來學然尚苦於掛漏適金谿尹朱君書來以邑人聶念初公所編象山集要函示求序發而讀之犁然有當於予心也蓋念初公見世之學者未能卒業全書間有纂編又如予所云掛漏故於是集惟酬應寒溫與前後互見者輒為刪削其関於學術政體者皆無所遺其他雜著未甚切者存其槩而已欲使學者有收斂精專之益無龐雜失次之患得象山先生之心矣先生嘗為荊門令其政精明敦大民愛而畏之蓋政教兼修者今朱君為金谿景仰先生吾知其不愧矣招又得鄉士夫若念初公者以時咨訪乎夫象山先生接孟氏之脉以待後學念初公理象山之緒以醒後人而邑令能成之衆人心不明不可得也予來學何足以序先生之[illegible]

送韓雲陸先生守安慶序

國初士習以名節為重矜而廉廉而忽戾而流於偽中世士大夫恥之而貴自得其本心是故不取而不以為廉也不阿而不至於戾也則幾乎誠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變之者誰乎則餘姚王文成公之力也一再傳為吾師盱江近溪羅子益造乎實之地獨揭大學之孝弟慈為蹊之準入以和其家出以効之官無二道也嘗治郡寧國群青衿之士而教之無異其子弟乎一郡之民情無有壅隔而不得自達者乎屬邑令長巽入之而不驟也蓋三年而政成郡無疵民焉當是時也稱寧國之治者比之於唐虞三代至於今猶頌其遺休不衰從羅子之道施之天下可也矣獨一郡哉蓋大學之教必始於格致以誠其意人之意最誠者無如孩提之愛親稍長之從兄與慈母之保其子故此三者推之四海皆準施之萬世而無朝夕遂此三者則謂之養提此三者則謂之教不可以他求也惟在於識之蚤而行之力耳雲陸韓子以南儀部大夫出守安慶韓子吾惠之博羅名士也族大而多賢其聞見甚博行義甚高予不佞忝同寅而長此學賴以切磋者亟矣方悵悵於為別而僚寀諸君子歆予一言以祖則誠有不容默者夫學術之繫於治道大矣自予得朝夕於韓子未嘗不以此學相與言至於今獨有二言乎我韓子之才明敏而不苟慈愛而能斷而其於學亦多所自得者予述所稱引類皆韓子之所能而蓋自其所能者申之而非謂其所不能而益之也且安慶屬邑曰太湖者則吾師羅子益仕邑也是以稱引而詳言之望韓子藉此以興起諸屬也

潘氏世德冊序

大道為公有志未逮孔子感之無乃風會之流不可挽耶江之出於岷山也不能使之不趨於海然兩岸之上有曲折焉中流之下有砥石焉是以洄洑亭涵可以終萬古而不竭世道亦若是已其始猶親親子子也繼之惟身是便而親與子亦不暇顧然猶且愛身也極之惟妄見是殉而身亦不暇顧當此之時有能知愛身者乎又有能知親親子子者乎又有能知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者乎是為曲折也砥石也可勝言哉

然而世未嘗無之何也天能為水諫而折之而砥之則亦能為人諫而生之善人以耳目之古之善度地居民者視水大折大砥之處必亟賛其美矣夫善人之行之為世道折砥也大矣亦有意世道者之所亟稱也盖晋江潘公宗氏之大父眞叟若父南浦翁實世濟其美也眞叟平生篤行長者嘗挾貲游閩越居三山洪塘市中拾商人遺金百餘持歸踪跡亡金者數日得之還其金其人驚異請以半謝叟拒之無所受南浦翁天性孝弟人有誣訟其兄者奮身代白得觧兄嘗病藥不可愈翁乃割股肉和粥以進嗟夫世人不餘力以讓財為可以得貨雖顛越人有不計者孰有遺金之拾而還之其人者乎故聞還金之風而貪黷之夫沮世人以尺布斗粟之小兄弟鬩墻至有借寇於外以申其恨者孰有求兄之活而寧傷其身者乎故聞割股之風而殘賊之徒革彼之貪黷起於一念之好利而殘賊起於一念之自私盖不知利如蛇蝎之毒

不可好而嫉陷阱之險不可就夫不可好而好不可就而就乃妄見也舉世皆妄見混混乎如水之趨下晝夜不舍也而時有善人者以小沮之革之是曲折砥石之力也水賴折砥以萬古不竭世道賴善人以萬古不息是故天之於善人也福之君子之於善人也揚之天不福善不足以示勸君子不揚善不足以合天孔子作春秋以褒善貶惡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即天之道也如二翁者世濟其美生之賢子金紫斯皇又生之賢孫科名赫奕天之錫福示勸於是乎在其一時搢紳名士與其子若孫游者或為之序述或為之詩歌使人喜談而樂道之又非君子奉若天道之意哉予有意為善久矣年既衰而力不逮惴惴乎惟日之不足是懼是以隨此身之所至接引有志之士而發明夫善之可為之理庶不肖之身所不及為者得與人為之亦猶吾自為之也故其說不敢過高[illegible]於愛人以愛其身而已以何[illegible]兵身為吾

真性之不可易者吾既如此則天下之人亦如此故必強恕而行然後可以仁其身蓋自愛者必本於愛人而愛人者乃所以自愛也引此類具言之已二十年所矣至於近而益切公宗氏冢嗣曰洙者予戊子校士于閩褎然首舉連捷上第官銓曹而公宗氏尚循循為儒生就試南畿聞予談學而有契于心也出是冊示予予讀二翁之事予則愧矣何者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故行之而不言者上也二翁之謂歟行而言之者次也不行而言之者下也予固居一於此矣嗟夫翁行之矣子若孫紙繼之世之聞風者又從而興起之則存乎茲冊公宗氏請序於予雖無請予猶將揚詡之以信予言也

福建鄉試錄序

萬曆戊子天下復當大比士如乙酉以京秩典厥事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某屆期以　請

上命修撰臣某偕主事臣某往臣竊自惟念始以經術進無寸補丙戌禮闈分校猶濫竽茲雖論鄉秀頗獨受事始自擢然殫精竭力期得真才以圖報塞實臣之願也臣乃惟曩習舉子業時守黍度不敢錯半語以觀近士之文盡蕩先輩法式然天下英士皆趨于是其勢不得不收令幸　皇上允禮臣議頒頌舉業正式於天下不啻三令五申天下士有仍其舊習而不變者亦鮮矣臣得安意以平生所學擇士是又臣之所大幸也臣又惟天下俗文勝而質渝士之學也質在明理而以競治文辭渝主司之校文也質在得士而以代飾羔雉渝文之趨靡所底止

國家熙運方隆宜醞釀其精華含蓄其光彩以與　天地無極不宜使文有枝葉明甚臣本不文又奉　明詔從事願先質以為閩士倡凡此皆自盟於心比至則監臨御史已肅蕭內外諸執事而臣亦與盟之期以同心共濟乃綜提學副使臣某攜從學事僉事臣某所選士三試得九十人錄其文之合式若二十篇以獻

臣愚之士今所為文徒以應舉云耳自應舉之外一無所用而大臣惓惓以為言至屢旨切責必欲如式而止何也蓋文者心術之所形也今士雖以文取實以心用文不如式猶可言也心不如式其將若何凡人心受中以生莫不各有自然之則而先民有作先后世所為楷也近而一身遠而家國天下大而倫屬細而至于一藝一技莫不有古人之成法而能不自用以格遵古人之成法者乃吾人受中以來之眞心然浮氣驕習每足以勝之我 朝以文取士也其式至嚴若曰 國家倚士以為用而所其習氣之所成凡何不敗乃事故設制義教天下士抑心俛志而涵養于其中夫心熟於法式之中而他日効用有橫逸于紀律之外者亦鮮矣以故二百年来科目得人為盛習久而敝亦勢所必至而大臣猶淂援式以救之夫救也非以救文所以救多士之心也心不可穿故特于文之一端救焉多士文如式即心如式心如式即將無所不如　吾身也必能服先生之法服言先生之法言行先生之法行其為天下國家也必能不干所訓不犯所咨不作聰明以亂舊章不用側言以改厥度由是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明節也由是而軍旅不辭難朝廷不辭賤以明守也由是而可貴可賤可貧可富可生可殺而不可使亂以明志也不肯以直尋而枉尺不甘以獲禽而詭遇所守之正信如四時堅如金石不易如性命曰法應如是也則皆自今日如式始孔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且孔子大聖人也作大學一書猶引古人以為法式而歸之絜矩至厂七十從心之境亦惟不踰矩耳嘗疾夫破觚而為負者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蓋其家法如此今士雖誦法孔子而淂之者或淺徃徃觀諸子百家言輒欣然喜妄意天下別有一種通融無礙之理若足以附于孔子之時中者薄宋儒為不達嘗觀宋史記朱熹入朝或要之路曰正心誠

齋 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
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此孔子家法也今士謂
熹何如哉臣既祗奉 德意一以式求士有少
不如式者不敢濫其知者以為所求于士者大
而不知者以為所求于士者小也士見臣之日
臣以是語士庶几正其始進之心臣不敢飭亦
不敢隱

聖諭發明序

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肇修人紀以六諭教萬
民當時大治迄今二百餘年真儒輩出暨及先
師盱江近溪先生承積善餘慶家學淵源天性
孝友參學勤苦遂徹三才之至理透千聖之根
宗謂學必宗孔孟宗孔孟必由孝弟慈而歉以
此自學以此教人必憲章 高皇六諭是以居
鄉則行於鄉而薿揮不厭其煩居官則行於官
而宣說不遺餘力常對門弟子嘆曰高哉自古
皆言善治從真儒而出今日真儒實從善治出
也先生平生講之學之從足所至同志畢集之

所徵詰輒舉六諭昌言之或訕之曰將為木鐸
老人耶先生曰道至矣雖欲不為木鐸老人其
可得哉不肖某受業於門二十餘年初如嚼蠟
耳久之如餳入口甘矣轉尚覺其酸也至於今
則如谷食之療飢不可一日廢也彙其語為聖
諭發明方思所以孝養吾親以無負 君師之
教木欲靜而風不止矣雖捐吾生何可追補抱
此簡編欲何之乎會守道公祖朱存敬先生至
才下車首舉行鄉約且下教曰予自筮仕訖今
處處舉行今嶺東雖民淳俗朴然不情之訟不
檢之過時時有之此尚教之不先所致予此法
修不可緩不肖某一聞斯言失喜加額為衆經
之人不得從縉紳後以頓首於 聖諭之前則
竊听鄉先生道公至誠懇惻環而觀听老幼以
千百數無不感動者嗟夫人之良心天下萬世
一也烏有誠而不動者哉亦烏有不誠而能動
者哉鄉約所在舉行有視為文具者寡矣先生誠
知我公者也可多得是篇惠人之幸也亦予之

幸也予不幸不逮養而猶幸惠人皆知及時以
養其親也嗟嗟人生百年光陰有幾孝未盡而
親已終弟未能而兄已謝鄉里之間朝存暮逝
酒食之呼未至而鬼伯之迫已行如此者多矣
爭相歡愛尚恐為日之無多互相怨仇一何為
計之不審殺人之父兄者人亦殺其父兄愛人
之子弟者人亦愛其子弟一感一應事固昭然
今生後生理亦如此所孝所敬者親長也能孝
能敬者吾身也太上兩及其存而盡之其次則

所孝所敬者雖不存猶可及能孝敬者之存而
盡之存而終於不能盡則死有餘辜深可惜矣
其他倫屬皆可類推　高皇之諭約而精發明
之言曲而暢吾知是編必不見棄於公也邑父
母鄧侯亦謂於公之舉有裨焉予曰唯唯是以
錄而就正焉因序其意如此

明心法語序

吾儒之學歆明明德於天下必先自明其明德
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佛學明心見性亦
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由此觀之我　高皇謂聖人無兩心詎不信哉
後世學儒者徒求治天下國家而不知求明厥
德學佛者徒求明心自了生死而不知大事因
緣胥失之矣較而論之心者天下之大本既得
本何愁末則佛氏宗後尚為近之且心無聲臭
影象可求昔人譬之千重鐵壁若果千重鐵壁
亦有可透之理惟夫言語道斷心行處絕是以
無求路耳佛氏宗徒俱從萬死一生乃得相應

如二祖立雪截臂六祖腰石舂米如是忘軀為
法者不可勝數所以傳佛心印轉轉不錯吾儒
曾爾否王文成公詩云莫怪岩僧木石居吾儕
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剩竊糠粃齒頰
餘可謂盡之又云借學未堪欺老衲昔賢取善
及陶漁此孔子思齊之旨也某因觸類為之採
摘二祖信心銘六祖壇經頌偈蘇學士公據中
峯和尚廣錄皮袋子警策等歌凡數千言皆有
益於身心者號之曰明心法語與同志共之以

附文成公取善及淵源之教嗟夫信心銘了矣壇經諸頌偈發見過知非之義不一而足才於吾儒為切其後禅者罕明之中峯之學欲以文藝義兼吾儒然已事儘透惟言了生死亦或時節因緣偶爾未可少也蘇學士則吾儒參學子故錄之嗚呼為吾儒者儻能發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大願而求明其德不得諸六經師友而後於是乎取質焉忽然天光煥發地雷轟復則其施之天下國家豈但三代以下功德哉

西遊紀譚序

洪惟 聖祖龍飛以大明建國號志理學之大明也大明云者明其大者也吾孔子之學在漢唐間明其訓詁至宋又明其義理而皆非其大也大安在心而已矣孟子所謂從其大體先立乎其大者是也 聖祖志明其大其精神默運於兩間而倫制顯行於萬彙眞儒從善治而出自江門姚江而後在所彬彬然地至窮鄉下邑人至賈竪商行莫不知學以齊家善俗不可得而殫述也嗚呼盛矣予生嶺表其郡在滇之東最僻而生又最後傳江門之脉者有增城予方成童而增城已逝追壯而遊金陵乃與南城黎子遇因得執贄事羅先生平生步跡窘隘無跋涉遠遊故睹記者寡然有所適輒得其人焉及守官金陵乃又得新都程休倩甫諱希周其人乃學者所稱斗賓先生者也其所為西遊紀譚者取而讀之其學之所得蔚有次第自謂結髮慕孔子之道若其難復遇羅先生守宣州一見會心勃勃興起得不退轉隨遇耿先生有所守而不能恒也乃質之友人潘去華祝無功二公大加激發遂深思之極至於有觸而悟其後坦然無疑以觀於聖賢之訓若代我言而其所未言若啓我言者由此觀之休倩甫之學得其大矣休倩甫歿數年矣吾徒閱其遺書然無異於接其形貌而承其謦欬也故予又以為幸抑不特此休倩甫師事覺山洪先生洪先生乃增城高第弟子予無從見之而其講學盛推尊增城亦頼休倩甫手錄

而後知其詳則予得休倩甫而又得其師覺山先生而予之夙願酬矣予少時嘗讀冬夏二遊紀而見念菴先生勤勤懇懇於學問之志休倩甫之西遊可以續而三之矣其書尚未出天下學者何從而見之予又以咲予步跡寡陋無由徧交於海内賢人君子而讀其所著之書如休倩甫者以至於湮臧不傳也雖然帝堯治天下七十載不知天下之何如也乃之康衢而聞謡又聞擊壤之歌史遂流傳之至今顧當其時比屋可封其合於道者何限寧止一歌一謠而已蓋大明之世人人皆明其偶傳於世者足以為盛時之一驗雖多奚為休倩甫之季子學習從予遊將梓其先人之書而問序於予予故述予感慨慶幸之懷而書之

衛譜重修序

春仲逵寶安之茶園見其齒之繁而竊有感於孔聖庶哉之嘆既而草縫二生懷刺入謁曰吾曰三叠辭曰予衛氏子也予先兄寅與君為鄉同年不肖兄弟將家譜是修願得先生一言以冠之則世世藉榮焉予受而讀之衛氏自南宋由大名府而來歷三百餘年而十世孫守正始譜之則邑人通政使陳公序於宣德四年吉水侍讀尹公邑人都御史羅公序於正統六年又五世孫崧合番禺瀝滘之譜而彙成之則邑人户部郎中黄公序於正德之辛未增城湛文簡公序於正德之癸酉其後復修於嘉靖庚戌則序之者南海武選倫公也由庚戌而迄予今四十六年矣重修不亦宜乎按衛氏祖大名寧遠府君有子叔弘季衍來居茶園仲達來居瀝滘二族子姓日以蕃盛詩禮彬彬如也衣冠濟濟如也稱望族矣昔人有言曰子孫才族將大愚謂族大者子孫亦必才也水深而蛟龍生山崇而雲霧出人者和氣之所產也讀麟趾螽斯之詩而知子孫蕃盛之非偶矣衛氏自一人之身而今至千百人乎又安得不有感於嘆庶耶孔聖之嘆蓋嘆衛也衛氏譜聞以為康叔之後

憲者其不誣歟雖然譜之修也將以明本也將使子孫千百人知其初皆出於一人也夫然後能敦睦以相親天下有大本焉林林總總之衆千焉立命而譜之於經書苟有能修而明之將能身四海家六合而無乎不親也衛氏子其有意否耶康誥曰克明德又曰作新民此康叔所以庶其國人又庶其後嗣之大本也衛氏子倘[illegible]得而則其為修譜也大矣而予有言以續於諸先哲之後者為不贅矣

邑舉人門生黄　瑎　龔克修　男見晙
黄　玠　黎遵指　見晫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睟　仝梓
侄見听
孫開春

題跋書卷　記　述

三先生詩題辭

得道者自不累於物足已者無所待於外凡貴富也功名也文章也事業也皆物之在外者也所性不存焉然在我者有所未充則未有不假於外以自貴者孟子論天民大人之德學者可深長思矣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也秦漢而下迄于今玆豈無庶幾于是者若晋之陶淵明宋之邵堯夫我明之陳公甫皆其人也或曰陶特放達中之最耳豈知道乎予嘗讀其詩止酒篇知所止矣陶源篇自任於五百年之傳矣及觀其不入遠公蓮社一事又卓然持孔孟之門戶者世謂宋以前無理學吾不信也顧三先生之學亦各有所入所至之異其有得於道則同也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環溪楊子學道者也乃採三先生之詩萃為一編示予予深喜焉蓋世皆知邵陳二公之為道學而未有許陶公者抑未免耳食之論若楊子者可謂深於尚友古人者也孟子又不云乎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則楊子之志又可知其有在矣

白詩題辭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世蓋有其人焉不必有得於道而亦可以輕名寵鮮外膠其中輕安故其言亦清清冷冷足以澹濃艷而濯炎熱蓋白樂天氏壯年出仕至於七十而懸車平步宦途四十年隨其所至輙以為休歇而終焉之計未嘗有一毫希望之心而形之篇什皆達生之言安分無營之旨謂之得道則不敢安許而謂非天資之美不可也或曰樂天常從事於釋氏之學而有得者也意者其然乎環溪楊子手錄三先

生之外復手是編曰可以演義而警悟咲夫世有不知止足者讀此猶嚼蠟也乃若有志於道者又懼旨於其味詩有之矣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楊子不躋之於三先生而別編也意亦有在於斯乎

張陽和先生壽誕冊小序

十月之有十八日為先生懸弧之辰於卦為坤於數用六象以大終言陽生於陰之極也先迷後得坤之道也得者得乎陽也吾人一身形色皆坤惟天性屬乾學者能於坤中識乾則坤而復矣坤十月卦而復十一月卦此氣機之所必至而存乎人者非學不足以體之邵子謂之弄丸陸象山先生謂得一陽以為之主皆是學也先生潛心聖學終日乾乾蓋已會邵陸之全而體乾坤之撰矣雖自強不息所致然其[illegible]純坤之月即已兆来復之機應用六之辰又已具永貞之體將亦天之所篤然耶衡嶽之間有曾君金簡者受學於先生緣製冊徧示同志為先生祝蓋道脉之壽與世俗異矣爰効鄙律而序之云

書如愚劉子萱堂壽冊

吉安劉子守恭學於楊子而歸曰恭也母八袠矣藉先生一言以光壽冊楊子題以身親兩大請其義楊子曰事親為大守身為大非孟夫子之訓乎然學者徒知事親之為大而莫知所以大吾親徒知守身之為大而莫知所以大吾身則亦僅庸衆人之事守耳非吾人之事守也吾人之守必大吾身以守之吾身既大則吾親亦從而大矣蓋孟夫子亦言之矣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又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此其守身為大之本義歟子之生於子之親者不過七尺之軀而已子能以身希賢乎即可賢又能以身希聖乎即可聖又能以身希天乎即可天其大也奚啻不限於七尺如是而凡出於吾身者莫不大也況為吾身之所自出者尚有限量哉是故能以無所限量事吾親者然後為孝子是故不敢不學以大其身世蓋有從事於學者矣然求其為

大早之學吾未之見也吾子之學津津然自信得其大矣蓋必不仆於離索不咻於齊楚不間於暴寒然後其大者立子之素所嚴事者塘南王先生立其大者也子歸幸質正焉以教我

題偶然草

國朝歆天下學者一宗孔子之術六藝之科故舉業代宣聖言聖言如天人各所持見故一之於朱説朱説之去聖言未遠也至於講章則稍遠矣又逕於時義則益遠矣則業舉者之能不侮聖人之言者鮮矣第以大詞與時遂高下耳遂之而得信乎偶然雖然偶者有對之名也吾之文與時之好適相對故曰是偶而然若夫道豈有對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謂獨往獨來無與對矣曾君彥父久困膠庠故得以醞釀其所學而連舉於有司遂目其燈窓之草曰偶然蓋不歸於已之藝之工而以為適有合也然君彥之文實非能合時好者予昔有取於君彥是見君彥之獨也嗟夫既已見君彥之獨矣安得謂非偶哉君彥今而後舍其所偶造其所獨雖羲畫猶粗迹也奚有於文則見君彥之獨者必寡矣

題冋伯時義

孔子之教從天性中建立一切經世法故其言出神入化未易窺測世儒益之以傳註後學贅之以講章近士蒙之以時義雖中天之體原無晦昧而舉世豈節殊可憐憫有識之士未嘗深思以求其至反厭薄舉業而別求之古文嗟夫苟無得於道歆求一言之幾不可得柰何以文辨古今哉予性極拙少業是頗苦心登第時尚奔奔瞶瞶至今始似畧有所窺者而奪於應務弗獲為每歆歸山中屏絶紛慮肆力於是以極其所至而未能得今年春太倉王冋伯氏示余所為稿試觀其中絶不隨世俗見鮮悉能道其中之所歆言如中和位育及成己成物朝聞夕死諸篇尤為絶到家承乎天性乎予閲文雖不博然據所接未有若冋伯者也如冋伯之見及其才力而極其所至大非予之所敢望也然冋

伯烏乎止哉雖然同伯亦求得於道而已矣爲有得於道無往而非至也予豈真以文見道者予亦歆咨道於同伯是以引而言之

題澹然册

海陽程生利往挾其册曰澹然而請予言予惟澹者水之無味者也是水之本體也而以之狀心實心之本體也水之本體一着之以味即不澹矣心之本體一着之以言與着味於水何殊哉雖然水可以澹言心不可以澹言水有形心無形也有形則有味雖澹亦味也心何形何味而強名之以澹既已有澹之名則已落言詮矣引類而言之又可勝數哉故中庸曰淡曰簡曰温如此其不一而足也顧皆強而名之耳執是以求心奚啻千里善學者惟自識其真心而不留一言予自識予心不能與程生言程生亦惟識其心而已矣事於予言哉故第推予所以不言之意而書之册

書盧居虛手卷

盧生諧闕上言兵事既而見楊子勉之學遂學于楊子楊子與之論明明德之學盖三日而豁然自信焉未幾奉命就試省府而求一言以別余何言哉大學之道明明德而已吾人之德本自至虛本自至靈本自不可拘蔽而人自不識耳一識之即自動自静自舒自卷無往非明德之流行豈容纖毫人力親民其實也止至善其歸也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威天下可以用兵可以繼往聖可以開來學而况其餘哉予以用行舍藏與顏有是盖謂是也于路未有是也行三軍莫之與也子於此既自信矣余何言哉幸與同志共之且毋爲異說壞

題爐山永慕詩册

山脉循衡嶽而南析而東為爐山水縈風藏爲劉大夫考妣佳城大夫封墓畢泫然嘆曰男子固有事于四方矧承先志出而事君東西南北唯命吾親在兹山之下安得歲時與吾弟至此

號慕以慰如存之思乃求名筆繪爐山之圖眾咸為之冊而裝之後求名筆題其端曰爐山永慕大夫宦轍所至則此冊隨大夫所與游多海內名士各為詩章以詠歌其孝思之情洋洋乎盈冊矣復索題於予而予於大夫匪徒以職相序實亦以道相手者也因覽圖而思之古之君子莫不有慕親之誠而所以寄其慕者不同有因跡而感愴者若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飲母之桮棬是也有因跡而眷戀者若望雲而徘徊不能去是也斯圖也大夫固自托於望雲之思矣雖然雲有時而散也圖有時而蔽也慕親之誠又將安所寄耶吾知大夫之孝有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者特於圖焉發之耳如狄梁公之在唐始而繫望雲之思者孝也終而建耿日之績者亦孝也今大夫出貳大郡上佐太守下倡屬邑民生士習胥有責焉果能誠意交孚而道行於一郡則其為孝也大矣而其為慕也亦永矣豈在區區一圖哉雖然要必以此圖為本天下悅之不足以解憂者舜也王天下而不與於天性之樂者孟子也汲汲於行道又孰若區區於一圖大夫從事於學而知本者當自得於吾言之外矣因繫以詩

書與甸南許子

學者篤行期於厚倫惟軀殼之念重而倫理薄矣甚矣天之陰隲下民也篤生聖人以司其教儒以名教也為陳其理佛以空教也為釋其念老以虛教也為柔其氣凡得其一必兼其兩而三者並陳於世天之愛民也益詳蓋使資之近於是者由乎是也人惟見其一而自尊於是有排斥攻擊之過而為其道者或不知其相為用也泥於名迹者昧存神過化之妙沉於空寂者遺人倫物理之常失聖人立教之初意矣甸南君儒者也近稍綜內典孔子不云乎博學之是故適老聃而問禮焉如佛者孔子未之見也見亦將學而問之矣吾人幸其書之存學之奚疑

吾見甸南君自是益厚於倫又將使同類者之皆厚於倫也爰書而詒之

書止痛捷法與駱常虛丈

夫痛有真有妄真痛不可卒除若其妄痛可頃刻立愈也尊指之痛實為妄痛何以明之若是真痛指不待刺原自有痛如何木刺未着之前此指曾無纖毫之痛是痛非指實在木刺締觀木刺非作痛物現前木類若大若細大者為薪細者為刺手手披執未嘗作痛如何痛楚偏在吾指然則此痛非指非木竟從何來為是指木和合而有假使以木刺入屍指何不知痛然則此痛非和合有覺知為然既由覺知方生此痛令當尋覓覺知根原藏在何處如人失賓明知賊從要當知賊藏匿所在方可捕捉令此覺知定非在木為復在指為復在心若云在心如何其痛止在此指若云在指指未痛時此知何在痛自是痛何待知成知自是知何待痛出由此觀之離知無痛痛是妄痛離痛無知知是妄知賊與賓主同歸於妄以妄逐妄徒自苦楚而欲真心非妄者是聽吾偈曰

知不無知　知因痛有　痛木無痛
痛因知有　有待俱有　無待俱無
無則成聖　有則凡夫

送汪生歸續溪

汪子塵光學於予而歸欲求一言為持循之要予曰其惟謙乎汪子曰心體本虛似不可着一謙字予曰何為其然也益贊禹曰謙受益滿招損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是二三大聖人豈不識心體而若此兢兢也夫人心火之屬也炎上[illegible]下然非真心真心即天也天字從二從人[illegible]地道也人火體也火藏於地而乃天馬象其下濟而光明是人之真心也學而識真心者寡矣故多任其炎上者以為心幾何不自焚哉予必謙焉然後真心可見

書扇送龎參君

孔孟之學大學也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其用

力在格致其得力在意誠而身心家國一以貫之其道至大至精亦至易至簡而可悅可樂焉此之謂廣居正位大道不論窮達不尚技能不藉聲譽毅然為宇宙之大丈夫此學吾鄉白沙先生得之矣生於其鄉者苟有一念之明孰無向往之志乎古人有言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由此觀之吾人非不學特好之弗篤而用志分也嗟夫此吾所蚤夜而自警也吾鄉好學惟參吾先生敢書此以請益

題僕溪先生遺訓卷

言之達天者天下之至言也誠者天之道也親之愛子也無不誠故其教子之言無不達諸天雖常人猶然而矧於賢者乎賢者明於理故其誠益至而達天也益切顧其于之體驗之何如耳體驗之道繫乎學術所學而庸衆人也其親之言與之庸衆所學而賢人也其親之言與之賢所學而聖人也其親之言亦與之聖矣予今友南銓部海門周君尊府君僕溪先生為潮東名士以明經司靜海訓有子三人海門君其季也伯兄諱汝強實為家嗣先生以為家督自維里門沿途次抵官手書詔伯氏者一及在靜海踰年又手書者一盖於修己治家等六事條列而申飭焉先生官可一年所而解組歸未幾而卒是時海門君年僅十四先生手澤多佚惟二書無恙海門君葆持之為周宗赤刀大訓一日與予論學莫逆于心遂出而示予曰先大人未嘗標道學之名然平生踐履不愧衾影此其手札誨我伯兄者不肖雖從事學問有年矣力行之終不能至念之常自愧也予受而讀之再四嘆曰此所謂達天之言也陳理則切事語學則反身酬物則近情敷訓則崇實家人父子之意無剿襲無緣飾其言至矣海門君自見終不能至不亦宜乎吾師近溪先生常曰吾平生勵志下學今老矣乃僅能從事吾先大人膝下之歎海門君亦不然哉夫人莫不為子其少而孤不

聞其親之教者大不幸者也其幸而聞之或童
稚或弱冠或壯有室或衰以老至不亦矣夫孰
非生於至誠達天者能不遺忘乎能不忽畧乎
遺忘者不求其至者也是謂棄天忽畧者自謂
無不至者也是謂褻天是故同歸於不孝若吾
師老而讀歎膝下之教及吾友愧力行之不至
者庶乎免矣予也匪同能之幸師友提撕不昧
亦耿耿于先人之訓未嘗一日忘也讀是書也
安能以無感乎或曰予言達天固也而云學有
庸衆賢聖之異即其親之言亦因之無乃謬乎
予曰子七尺之軀耳目聰明手足利便受之子
之親乎曰然曰子之為庸衆人者此身也為賢
聖人者亦此身也豈二身乎學之在子者天淵
懸絕即身之受於親者亦隨而變況親之言哉
予請以是徵予言之不謬因書之卷以質諸海
門君

開元會簿題辭

寧國為南都首輔郡先師嘗守之以孝弟慈化
學教其士民彬彬與起矣先師去郡其學者出
而服官莫有為鄉里子弟倡而講習之道廢蓋
三十年于兹建功立業各底于成相次以返其
初服其子弟亦皆成長可教乃追繹前休復興
講會是舉也則吾友戚汝容氏為之倡吾年友
蔡應期氏翼之而諸君子翕然以應始事于萬
曆丁酉之十月以迄于兹每月一會不輟始會
僅十餘人今漸至三十餘人矣猗歟休哉嘗觀
人情於可喜可好之事不號召而千百之衆集
聚惟學之一事其味甚淡惟君子嗜之然恥狎
為則引其類共嘗之而得其味然後傳相
報告而其類漸以廣彼之濃艷者倏忽衰竭而
此之淡者久而更不厭也彼以人合而此以天
合故也顧學之所以淡者何也以其不出於孝
弟慈也孝者孩提之所知弟者稍長之所能慈
者不待學而自中未嘗致纖毫之力如水之不
着味也舍乎此則慮而知學而能而智愚賢不
肖紛然出矣蓋五味雖可口而有嗜有不嗜若

水之為味天下孰能一日廢哉天下不能廢則可大一日不能廢則可久故孝弟慈之學可大可久之學也可大以其易知可久以其簡能也既易既簡又大又久此所為學之至也此吾師之所以為學吾師之所以為教實憲章　高皇之六諭而上勝乎孔子之學庸者也兹會也亦相期於大且久而已故自一月以引之一年百年千萬年而不輟則久矣自一人以廣之百人千人萬人而不外則大矣以久大之會講久大之學以久久之學良久大之會使一郡之中老安友信少懷斯無愧于首輔郡而風行于列郡以暨于天下以永我　高皇道化於無疆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咸汝容氏持會籍請予言予以此請正于吾年友及諸君子

題養蒙詩

孔子曰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予頃至南城與我明德夫子祚詩一章同叫友百餘人相與歌之蓋洋洋如也先師善作人而南城有人焉禮樂能幾興乎萬子宰平陽養而教之創鄉塾遴社師群各鄉之子弟而讀書習禮於其中未幾采古詩曰養蒙云俾群兒誦之於是絃歌之聲溢於四境誰謂玆平陽也非今日之武城哉萬子學先師之道而施愛人之政無愧于游矣惜我夫子不及聞而為之一莞爾也夫仁愛者禮樂之本而道之實也故君子之政以愛人為大能愛人然後有人能有人而後能興仁而後能興禮樂是豈可以矯衆而偽為哉予知萬子之學有本也故首述師門之美而後及平陽之政庶采風者又將以此風有位使皆知學道以愛人云

龍莊徐公暨配安人李墓銘跋

先德懿美必托諸立言者以垂不朽可謂孝矣予讀龍莊徐公暨配李安人兩墓銘竊有感焉銘公者誰則見羅李先生其為安人銘者則睹臺唐先生也李之文方嚴峻潔務與龍莊公之為人稱唐之文溫恵和肅亦稱母李之德托斯

又而儀部君之二尊人可以不朽矣儀部君師李而友唐其與唐為友也則李先生之教也其師李也則龍莊公及母李之命也李先生倡學豊城及門雖衆而篤信者首儀部非家庭詩切之命何以及此嗟夫南宮敎狀能以父命從師公父文伯不能以母命從長者史各載其父母之言以為美談蓋當時先王之教尚存而人知重道也如此後世蓋難之矣乃儀部君得此於其親則所以圖不朽者豈直誤述文字之間而已哉

題陳坪石册

浮梁士多工畫坪石陳君以畫至吾惠惠人重焉所與游者悉膠庠峩髦也乃佐詩歌以道其賢夫畫一藝耳而足重於吾黨何也繪事後素孔子稱之矣商也因之悟禮是故藝莫非道而畫足以明道者莫如畫然世之學者第悦丹青之妍美評品格之高下而已未必以道觀也吾聞坪石陳君少業儒無成後乃弃而工畫有年矣庖丁解牛自謂進于技今安知君不爾耶則吾黨與之游久從而詩歌之端有出於畫之外者夫志於道然後可以游於藝先本而後末也由藝以會道沿末以求本則難雖然尚未忘本也耑耑於藝焉無為貴之矣是以君子之學無往不務本也余欲為吾黨告故序

海日樓初稿引

蓋吳中董太史與余善意不可一世獨才業君推轂春官第一因識所為制舉言不覺舌舉矣無何擢符令郡之海豊豊大穰民所不足者實則戳其虛而實之士所不足者文則潦其質而文之公餘漫興發與山谷應響蓋自得令君而余郡東南羅浮諸名勝在在落驂人襟袂中[illegible]詞場鼓吹也余讀其詩若文不敢謂黃初以後人而覩其貌恂恂儒者夫文章果關世運乎抑關自性靈乎文無古今安有時代仲尼孟軻衰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為文降于晏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之上此何以明焉其人聖則其文為經其人賢則其文為史不賢且聖則其文說鈴斗何乃罪代降哉令君宏中而肆外一日過余相與譚要眇之學初而瞿然繼而憬然又已而嗒然不自知膝之前席也嗟夫令

君進于文矣海鼇培螲唐有蚩乎夫譚性命者卑詩文攻詩文者迂性命一以為屠龍之手一以為雕蟲之技兩家相目豈若敵國而令君兼有之夫令君則所謂通才者矣

書俞貞女傳後

梅大夫淇之傳貞女也豈不偉哉按貞女蕪湖之移風鄉人姓俞年十二字潘氏子既而潘死貞女欲往哭而父以禮止之遂矢志為潘氏守節終其身云貞女有弟曰洽昔遊太學時與予同舍為予言貞女之居也率禮不愆諸兄弟婦嚴事之若母姑然乃貞女亦以諸兄弟婦事自任攻苦茹淡輯睦其不協而調劑其不均俾大小各適宜而內外無異言若是者蓋四十餘年焉嗟夫難哉含識之類無不重生故必欲有其伉儷與其嗣息以為不虧生也豈知形骸為寄宅百年為瞬息一旦去之即軀幹非我有而况其外焉者乎非我有而欲有之故貪生畏死就利規害無所不至徒為瞬息之寄宅計然未必

楊文定公文集　卷之四

得完而失所以生之本矣若貞女者守而未嫁不謂未嘗有夫故能終結心於夫氏而貞德成焉亦不謂未嘗有子故能終勤身於父後而女道至焉殆能遺其生者也世之營營以重生者究之必死此無以生為者亦死等死而下恊倫紀上耀日月亘宇宙而長存則有不死者矣洽也稱貞女將卒之日以平生所服用分諸婦戒曰勿以為鬼物也人死如燈滅何鬼之有可謂至言此其所以無以生為也第推燈滅之義則貞女之行悪在傳不傳哉吾獨悲夫名為丈夫而以重生之故喪其神志敗其檢壓者故志而著之

書胡文順卷

胡公宥休寧人以御史按治廣西隨二蒼頭曰文順文學未及一載轉僉雲南憲撫夷染瘴癘亟文順焚香刲股以進公服之良愈又半月有冏寺之命忽鬱鬱不樂病復作勢不可起文學拜天以身禱遂自刎然公竟亦以是日逝嗟夫

茲二士者求之於古罕見其儔矧今之人耶嘗讀東漢書载李善存撫孤兒彼一蒼頭與獨行之君子并列范氏其能史也然當時瑕丘令鍾離意上書薦善行狀詔拜善太子舍人遷至日南太守能以惠愛為政懷來異俗則范史非能傳蒼頭也今二士之義過於李善而上書之舉孰為鍾離日南之譽不宜獨行之傳其可必乎嗟夫吾不能不有所感也聊書其巻以發文順之善於將來

明德羅子祠堂記

吾師明德羅子豫章南城人也而祠於金陵也何居盖吾師之學修於南城而行於金陵金陵之士有傳其學者故也吾師未嘗宦金陵而學行於金陵者何也吾師當嘉靖末年嘗守寧國而其友天臺耿公以侍御督學于南畿以造士位人為已任即清凉梵剎為講所聚名士論道其中則期吾師至以上下其議論因命多士執弟子禮吾師與公故忘形交於多士雖不以師席自居乃未嘗不以師道自任所以誘進警發不遺餘力南畿列郡之士一經指示多所信解此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其後二十年當今上之十有四年則吾師懸車七十矣人世之念已忘傳付之情獨重言念舊都諸賢慨然歆敦夙好乃泛一葉之扁舟御長江之巨浪偕二三之良友憩白門而盤桓于時則今政府趙瀫老首率國子諸生聚講憑虛者數日既而留存頃集所知亦進時有若李[illegible]弱侯殿撰張華宇民部翟德孚茂才等朝夕論訂刮洗舊見如金之在鎔色未足則火力不休如玉之在雕理未澤則磨工不歇此一時也吾師之學之行於金陵也深後是二載歲在戊子而哲人斯萎又九載為萬曆丙申而起元以貳南容臺至師門之友前後來會則姑蘇曹睿川大慨然興歎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舊京固宗周也吾師收拾千年學脈蔚為儒學之大宗而發揮於此此中不如且吾師使學者同所革止

缺也時在坐者十餘人共然之而祠議遂興予聞之以商於少司空檳菴董公公曰吾師德澤入人固不繫於祠然人心所欲興亦不可以沮已而曹丈還姑蘇未有成事又一年所後來則友人陸欽甫得可祠之屋於旗手衛後所蓋府君右衛指揮陳宅卜之曰吉輿情胥悅乃晋曹丈餝新其宇而祠焉其屋南向門於巽方門之内夾道有槐四株後為二門入而西折後有一門乃階而升堂堂之後為寢室主所奠也寢室左右及後皆有室堂之後有軒其左尚虛則[illegible]為佛閣以居守僧如桂其規制尚未甚備然大率若此於是至者[illegible]顧徘徊歎息曰此歸然祠制也豈天晋之以有待耶起元不敏慨惟吾師之學不出於平常而準四海施萬世率是以繼往開来有勤其一生之精力未嘗少懈者常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illegible]中庸之精髓大人正已而物正者大學之規模故合中庸大學而一之吾師之學之所以為全也學者知中庸而不知大學則徒襲平常之迹而亂其百度甘無忌憚之小人而不覺知大學而不知中庸則好為人師而儼然作矜莊之色至於畔道而莫知此則不敏所自懼也而思與師門諸友共商之以求其合一者也此祠成而講習有所矣吾黨興祠之本意蓋在於此不然而徒曰金陵之士感吾師之恩報之而已耳師恩豈俎豆所能報者耶不敏是用推諸友之意而為之記

見心堂記

惟國家以官聯會治天子之卿一人督漕務曰漕臺命司寇之屬一人佐厥理焉曰漕刑厥惟治典頃以徽文議革革二年而漕務多弗庀大卿請復天子曰然遴於司寇之屬得羅子直氏以来掇舊文咨故實毋作聰明縱詭隨廢者修墜者舉犁然有當於漕臺王公之心焉治維新著維舊燕居有堂厥名陽春實帷前政仰承好生之德以敬慎漕刑之意歲在乙酉楊子北上過焉羅子觴諸堂謂楊子曰茲堂也不為茲署

有日矣今而始復者也予違其始復也歎易遂名以識之于其為予易諸楊子謝不敏乃往而言曰復哉復哉有無名乎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其心一也方春時和草木茂植蟄虫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育百姓皆曰固然惟至於氷壯地圻羣物剥極陰凝之後一陽始生然後天地生物之心可見也而聖人之心亦奚以異於是洪惟漕國之大命也粟數百萬石舟數萬艘役數十萬卒經途數

千仰天政俯地險平人情鉅卿體除郡邑職於分是乎著漕刑以聯之至於河渠之蓄洩淮海之間之不逞多後多虞凡經理於漕臺者亦於是乎受事其要在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歷年滋久事輯民和孰知其所由然哉比其議單也上欵有所為而下昧厥嚮不可以提耳也下欵有所言而上邈下抵不可以造膝也於是乎在上者若身之廢其支體在下者若使之失其詔相害乎旅又若乳稚之失其慈母也翁翁言不便

矣天子乃發德音下明詔俞漕臺之請復漕刑之官於是乎上下俱歎懽然交欣為之舉手加額曰天子至仁也是不曰復其見聖人之心哉夫刑秋官也而堂為春厥有旨矣春者三之日而復者一之日也三中息焉由一以之三也亦在乎見心而已矣忠臣之事君猶仁人之事天也事天者見天地之心而養之事君者見聖人之心而宣布之不行商旅不省方所以養微陽也今吾子詭隨不縱則能杜其侮之在外者是

謂外者不入其象為商旅不行不佞則能謹其用之自內者是謂內者不出其象為后不省方吾子當復之初用是道也舉而措之可矣非真有見於天地聖人之心者其孰能之請易茲堂曰見心羅于舉觴屬楊子曰善哉予其為我記之

重修拱北堤記

庚嶺東折並海而南復西折逆流盤礴群山如鏇伏為湖除為厮治東南之水潆其左而湖滙

其右是以環患皆水也衙南水注江若建瓴悖
恃三堤蓄焉南堤石骨固固前人所致力者惟
此堤鍾樓故無堤水從此洩中離薛先生嘗言
宜甃之長水三尺許湖勝乃完前守潤寰黃公
施其策果長其水三尺然北堤自是寖壞萬曆
辛卯後潦連圮之大守樊軒林公屢捐俸金委
官築塞不得固甲午春雨水大尋丈漂石決土
勢且及橋迨秋雨希水涸湖中之地曠莽極目
昔人所稱萬象可屯者此矣邦人大懼公更歎
自舉于時鄉士夫葉司訓某劉刺史某梁藩授
某姚居士某李將軍某皆老成練於事者也劉
孝廉某張邑宰某潘生某徐生某司生某葉生
某李生某皆直義優於謀斷者也議曰未可以
再勞我公且委官連年動衆貧民興怨今堤潰
甚工費浩大郡公捐發俸鍰若干緡有差我輩
倡者亦合得百金可且舉事而徐議所以續之
又議曰經畫營度必有心計者為之請衆李金
吾某勞來勸相必精敏者為之請衆司倉人某
石倉人某徐陰陽某支收錢穀則徐李二生碼
爲督課工匠調度夫役須職而能者莫如甲子
所吏目吳某請郡委之議以克合則卜日經營
於是郡公縣侯咸親行視郡者二守丘公視縣
者四守冢公式臨祭告神悅人和風柔日愃石
土之工併力偕作首治厥基相彼缺口土疏且
淖用松作樁入土數尺密比如櫛松樁既平上
乃施石石去礌砢砌縫無罅三十餘丈隱如城
墉屹峙水涯內乃實土用牛蹂躪土細光膩鐵
橛試之堅不可入篩蒸之法亦不是過度鍾樓
堤僅高一尺當中為渠溢則洩之凡用石之直
若干石工之直若干土工之直若干先是十三
方各處題簿求助於衆及是收之術窮於化慳
助資於好義故僅得若干金惟是斗力取之近
鄉其餘竹木悉給價直共費若干金始甲午冬
某月訖乙未夏某日為日若干諸公在事者蚤
而徃暮而返親立畚鍤風日之間耳目手足以
及唇舌莫不為用諸長者分月更番迭陪閱視

希酒勞苦小子某亦竊與焉於是源泉渟畜波瀾溢漾魚蝦産育菱芡布葉煙雲合散鳬鷺沉浮舟艇網罟雜遝歷亂橋梁亭榭縹緲飛動雨降水溢循渠而出清激可悅傍可列坐時經漲潦漫而過之土石一如毫不虧損上擬布石用匱而止是固有待患不在近舊城萬雉半入鑑光漁歌樵唱朝夕相聞杭潁之匹誠亦無愧是舉也郡公未嘗責吾民而吾屬自以義應之始者蓋亦落落難合矣而竟成之者中有長者一二焉持其議也及其翕然從之也則莫不視累人之休戚若在己任衆人之勞怨而甘之供給無所受崇名無所徼湖利無所取孔子所謂貨惡其棄於地不必有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己者何以加此擴而充焉轉而儆焉吾鄉為三代之英矣此可書之大者豈特全城池之險完風氣之美已哉故記而以助金姓氏列之碑陰其題在簿而不出金者隱其姓名而書若一人簿到而不題者書其約以示義之不可云後

董公祠記

東莞令董公之有生祠也自公被徵時也祠之有記也自予之遊莞也莞之為邑與吾惠接壤川原萃止人物殷繁財賦埒於番南要害扼乎全粤舟車走於遠裔險健甚於淵谷泱泱乎大國之風哉治之甚難前后令斯邑者率以嚴明勝之赫赫有聲數公矣乃以寬仁教化得民者惟潭浦楊公樂安董公而已而董公為尤難蓋値 上初載江陵輔政頗尚操切守內吏治過於承望以蒼鷹乳虎為能小民重足而立莫必其命而公於是時恬然不為動一以恵愛施之是以其得民尤深莞人士之稱公曰公非獨仁而已殆智且勇焉其緩催科革耗例謹權量省刑罰諸所慈惻仁也當是時兵荒之后流移者衆諸事紛紛民無所措公至一一更新施為有序於是疲者以起困者以甦流移者以復非公之智敵莞民健訟實倚胥吏以為奸宄魁成風低昂在手民間寬抑鮮有伸者公獨茲弊洊言

折獄不悍平及務得其情又非公之勇歟又曰公有德之大者二而後事莫之踵行如立保甲以絕盜源設義倉以備歲歉是也今見其害思其利當公在邑民已歆相率生祠公而公弗許及徵入為侍御史而民之祠乃成又十餘年為萬曆乙未予以遊學至莞見公有祠翼然予入而揖公像莞人士聚而觀焉遂為予道公之政如此其中父老有泣下者明日相率詣其鄉之善士而與予遊好最篤曰譚山人清海者介紹以請記于予予與公同師盱江近溪羅先生羅先生嘗令太湖去邑二十年民再獲見如見父母公事先生最久東莞之政厥有本矣學者或謗盱江之學無用然前後來聽凡經先生薰陶者愛民社寄多以至誠仁愛得之其表著雖不盡如公而要之無愧則何可以無用之學謗盱江也惟予最無用然亦未試之治民不得遂為盱江累也公今撫治鄖陽活飢民以百萬計將來樹立有澤天下傾為世若光顯師門實公乎望而予之記安敢以不文辭

大崖先生祠堂記

古人以學道為急故不遠千里而從師子游吳人也而學於魯陳良楚人也而北學於中國若此者難望於後世矣後世以訓詁辭章為學其於聖人之道莫不自以為知之也又奚以師友為哉先生幼抱異質長雄於文一領鄉荐遂絕意仕進從嘉魚李新會以學於白沙先生其果何所見而為之耶蓋先生稟天地剛明之氣故其神識拔出於流俗之表一切功名富貴不足以為之動人之嗜好不在彼則在此理固然也地之相去也豈止有千餘里而已至白沙者凡三其始也居七越月其繼也居一歲又其繼也幾二歲矣當是時也師弟子相與登高山望遠海追雲逐月飲酒賦詩以為樂至於何物而為道何物而為學師不言曰吾以待世卿之自得也弟子亦不問曰吾亦待自得之也此其聲應氣投高風遠韻為世之下豈不令人有餘思哉

今之知先生者皆以瑰琦之文及不仕之節而已至於依依于白沙而不忍舍者未重也是棄先生之所重者以重先生也先生未遊白沙時已有文名今觀集之所存者皆在白沙時作及游白沙後所作也則先生之所自重者可知矣白沙先生嘗序交為先生別意義最為微奧大抵言有道而後有交嗟夫交義之不明於世久矣如先生之於白沙乃所謂交也交義立然後友之倫不廢友之倫不廢然後彝倫常叙矣然則吾人與天下後世所當重先生者誠在此先生歿八十餘年嘉魚令蔣公始倡率士民構堂而祠先生又捐俸置田若干畝以奉祀事蓋先生之德久而彌彰亦蔣公之志行有曠世相感者乃孫條致蔣公命徵記於予予廣人也嘗讀白沙書稍知先生始末不敢辭故特著之以示務學者知求師而事師若先生者可也蔣公名時馨福建漳平人同予舉丁丑進士今擢南京大評事

敦仁精舍記

郡城東門外東新橋南人家濱江而居里名招魁不知所始遡其地脉自烏禽嶂而下東西二江夾之蜿蜒數百里至白鶴峯東坡故居又迤邐二三里至此而盡西江之水環遶而北與東江會郡城循江迴合東新之橋鎖馬江流若帶人家既面江多南西北向日之出乃在其背其間有地畝許面東迎日豁如也歲丙戌予奉命封崇歸而病目思得山林僻處以自頤養予從兄貞運為言此地予不覺躍然或止予曰此兩江之下流大雨二日水深五尺大雨五日人居無脊無雨十日水無一滴道傍之若專人之所共棄也予聞而解之曰于不聞乎山木以不材而壽寢丘以瘠惡而久使此地非人所棄也者予惡得而取之乃出錢二萬買之鳩工堤其下流為費頗巨其中乃積水蕩漾而成湖名之魁湖而此地宛在水中央若病舟之浮於烟波也戊子閩試竣東使道歸省即予弟貞勝爲予

培植漸成林藪壬辰罹先君之變一身不自惜何暇身外物撤廬之後無栖止地乃謀屋雖湖其木則杉取其易[illegible]而工省也其埴若丸則陶取其能水也凡為屋二楹前堂二楹為翼室二後為樓四楹外為大門堂以奉先師明德先生主門則扁曰敦仁精舍吾恵人命水中地曰墩而東向仁方也故以敦仁名之其前有軒即謂之能愛軒當軒百里而遙有五峰焉狀若五老登樓可俯而招也江西之流若匹練直懸簷際河南水東煙樹曷列左顧象嶺右睇馬岫廻眺其西則所謂濱江而居者比廬偉之而皆隔以積氷山色湖光隣舂漁唱四時之景無不可悦予性好靜而年来後多病得此屋居之甚適朋友自遠至者晋之常經旬逾月而後去其近者朝夕屢逐相從凡相與游衍者無閒久近談笑真率禮数疎簡予食為之加飧寝為之晏起病而為之瀍然以逾也夫仁之為道甚大古之儒者備道全美尚不敢以仁自處予何人斯而敢云敦仁然以其居之而安也竊自擬于易之所云安土者或不過此因安土而得敦仁之號因敦仁而得能愛之號遂以扁之庶乎參前倚衡而毋以安於今者不安於後也友人或聞予言而笑曰予欲常安於此乎獨不聞安安能遷之義乎夫有所安者必有所不安者也惟無所安然後無所不安予乃起而謝曰偉哉此言殆非予之所及也遂併書之以為記

歸善縣學尊經閣記

學所以明倫也經所以敎人明倫之法也倫不可以不明則人不可以不學於是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學不能外乎教則經不可以不尊於是作為深宇崇棟以尊之經尊然後人知所敬知所敬然後經可明經明然後倫明倫明然後修之身而身修措之家國而家國齊治推之天下而天下均平明德親民止至善而大學成矣上自國學下逮州縣制有崇卑儀有繁簡然其所謂尊經之閣則皆得倣而為之吾歸善學未

備斯制豈非二百餘年闕典哉邑弟子員何黎曾劉等相率以告邑博士先生博士先生祝君某苻君某蔡君某遂率諸生以告縣大尹留君因復率博士諸生告太守林公二守任公三守陳公唐公四守廖公僉曰斯舉誠不可以已為之請於督學陳公報可林公留侯覲行任公視郡廖公視邑廖公曰邑庠吾責也於是度其地則在明倫堂後舊為大姓侵其左畔嚴州司訓葉某為諸生時率諸友力而復之深廣方正若有待焉經其費則在位者自太守林公而下各捐俸以助為錢凡若干緡鄉士夫自大司馬葉公而下各捐貲以助為錢凡若干緡諸生捐廩或捐貲稱其家為錢亦若干緡董役推列職之能者則吏目吳某推諸生父兄之能者則陳某何某乃命形家相基定方以命日者諏期筮吉乃命陶人厚埏其埴乃命梓人俾選厥材經始於萬曆甲午冬十一月某日至某年某月某日落成真得詩人勿亟之義矣高若干尺廣若干

尺縱若干尺四周垣墉欲堅久也上斂交跳欲通明也布廣其下正襟而坐遂如也梯而登之四望豁如也蓋閣之雄壯如此可以尊經矣嗟夫茅茨土堦之世烏覩此閣哉匪惟未覩此閣亦未睹此經也然其時至於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其明倫之化有後世所不能及者何哉孟子言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且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故其時經雖未備而教則大行者勞來之力也夫萬邦之廣亦豈契一身能徧為之勞來哉吾想契有知人之明必且舉賢人於朝受命以分教於萬邦而使皆心契之心一一如其所勞來故能成也世漸降文漸繁孔子生周末蓋若其患而删之乃有六經于是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盡徵於經上之人曰吾有經與汝吾何事教焉而漸失其勞來之術下之人曰吾有經在吾何事求焉而不知有勞來之意迨于漢唐之訓詁宋之集傳出則幼學小生皆可以哆

口而談經妄講斯道如日中天而不復求師矣故後世之人心士習漸不古若者起於不師人而師經不任勞來之術而任訓詁集傳之文道似明而實晦人才似多而實寡也昔人譏學校之廢云博士倚席不講今至并其席而無之有司不以問也里塾之師舉業之習已爲不古今至不衣冠而處桃達博奕相與爲之可痛已失於後生小子不遵嚴師之義而爲師者亦樂爲簡便而不自嚴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而謾云尊經經其可得尊乎雖然勞來至矣而經也者亦維勞來之所不及者也學者惟患其未知尊經也苟知所以尊經則必求所以明經求所以明經則必求其明此經者叢事而聽之又奚患乎俗之難變也則此閣之建使人觸目以警心顧名而思義其功豈不大乎習之敝時爲之也不獨在吾邑閣之建足以起敝維風者則吾邑得之異時經術修明人才輩出繼伯契之業以翊成陶唐之治未必不基乎此邑師生謂予職經局而樂觀斯閣之成宜有記予既辭不獲乃推其感慨屬望之意而備書之

貞孝白天述

婦而堅從一之義者古有之矣堅於未及于歸者未之前聞而今間有之女能挺身急父之難若漢之緹縈是也而貞未聞也貞而孝如熙亭文公所著胡氏事實豈不偉歟胡蓋少字張之子也張死胡僅十餘歲耳已能矢心之死靡他竟使其父母諒之斯已難矣亡何失恃父龍徵者豪俠自喜不問家人生事女乃勤女紅督家政以栝其父父與長者遊則天下所稱海忠介公者館校 國朝奏疏未幾忠介公歿而疑者中之禍且不測女乃截髮毀容徒步上書當道誓死必脫父厄四方賢豪長者憐其志共明其父竟脫之此緹縈之所得於漢者也抑非獨如此而已張之翁老且困女竭力孝養所居與翁家相去半百里歲時伏臘不曠定省此又其所以孝也或曰貞且孝則然矣而何以言白天也

楊子曰斯則有二義焉方其未婚之死而矢心靡他也孰為之蓋莫之為而為也及其困父之難翁之貧而赴之忘其身事之急其勞也孰為之亦莫之為而為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女其有焉猶未也兩髦之逝無所可為而夫婦之綱竟賴之以不泯者尚可言也至於克家以稭其父舍生以急父之難則男子事也有夫而事翁可能也事翁而不以其夫不可能也是女也能男於其父又能男於其翁天之生女也而女之自為則男也天不得而女之矣故曰自天其所自天也其自為天也合是二義而女之貞孝始備矣試進儒學諸生其等若干人詣部具呈胡女之實是關於風化之大者也其未及表也蓋有待也是以著其說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五

邑舉人門生黃　瑎　龔克脩　男見晙
黃　玠　黎遵指　見峘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曅　仝梓
侄見昕
孫開春

墓誌銘

明勅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員外郎

雙崖鄒公墓誌銘

雙崖鄒公諱某字某江西吉水人也于元標事令上以直諫著聞守南京刑部員外郎秩滿引疾在告數載　上命以郎中起之會丁母艱乃感激陳情臣事　皇上廿餘年僅得一滿宜赴部徼一命為親榮遼狗馬病不能今　天恩不棄　新命式臨臣始有望今則已矣傾葵何日捧檄徒悲竊惟臣雖奉職無狀然臣父臣母所以教臣者實備且至伏望　聖明垂念給與應得勅命以旌先臣之功死且不朽啣結以之詔曰可於是公得贈如子官母贈孺人實異數也初標舉鄉書而公卒巳葬公於祖瀧之偏後十五年改葬白沙又十三年為今年巳亥再遷其麓距始葬廿有八年矣而未有銘走价予屬予不文徒以講學信吾年友固得以質書按狀公盖異禀幼凝重若成人父呆夫公奇之使從琴山先生學琴山先生故耆儒不可一世士獨器許公不去口試郡縣為給諫汪春渠公賞拔曰此千里駒也及試督學輒弗利公下帷發憤咯血不廢母歐陽夫人止之曰豈學之咎耶亦有數耳無自苦公悟遂罷舉子業而優游聖籍寤寐賢軌久之六藝淹貫文行純備而最所向慕者里中先達兩羅公最所潛玩者陽明先生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傳習錄也郡邑子弟多宗師之至他郡邑亦望風禮聘公咸循又善誘俾有成立公為人謹於禮無所忽嘗飲於虞著姓高會蒲坐沾醉公凝然益莊乃若闈闥之內無惰容無戲言常遠還止宿外舍或問其故不荅妯娌有違言輒咎內子內子欽容謝乃釋不則

累月不入其威嚴孫敎如此教諸子尤肅或儀觀不飭輒戒曰羅先生遇子弟不馴謹者不見兒溽無為羅先生所斥乎嘗有事于宗祠工人私致一果公不受標尚幼方讀不聞公言將取啖之公呵曰若不辨可否而果是甘耶朴之不少貸及標慱學有文名公戒之曰讀書猶之泛海寧以一勺盡水綴文猶之調鼎寧以一臠盡味思存見少奚以自多及標隸慱士籍又戒之曰子弟不患不才患才逾器識耳器識不足若王楊盧駱寧足多乎及標領鄉書則又戒之曰子弟不患不達患達而不軌于先訓耳夫令名弗彰而直以一第自雄非所望也公之教可謂得豫之道矣公平生孝友敦睦嚴事伯兄待二弟極憐愛遇諸子侄無異己子得嗜物必先之伯兄歿遺女未字嫁之如所生宗族或有饑寒解衣推食不遺餘力曰誰非祖宗遺體吾能獨溫飽乎歐陽外族子宦于外公守視其先隴歲時致酒脯之奠其厚如此屬纊之際猶惓惓以忠孝二字為後嗣勉其精一無二者歟　天子褒公之詞曰經為人師行為士楷雖弗施於有政而能範于而家公之潛德闡於是矣標立朝謇諤章前後十餘上而首論江陵奪喪實與羅文毅公綱常一疏爭光有此氣節已是八九分人物而猶不自足慨然以斯道為己任而歆躋於聖人之域斯二者實公之教也聞歐陽夫人賧公時族人百計擠陷公竟無所損公之飲於虔也虔媪伺公敬肅之容卜公後嗣必貴由此觀之積善餘慶不虛已公生卒年月世系子姓如狀不具論銘曰明覩至善止必知大要身修首家齊閑于有家政克施人有良貴人弗思思之人可比屋封　綠綸照耀馬鬣崇豈惟鄉里皆其風聲聞具達自我公太史直書闡幽宫有虹其氣騰豐隆

贈文林郎汝濱張公墓誌銘

公諱均勿字世恩姓張氏開封襄城人也隱德不燿于時至行有孚于里世居汝水之上里之

人亦厥名德以汝濱號之純篤朴茂根乎天性
之杭孝恭友愛卓乎人倫之表家世澹泊惟可
耕之田一頃歲盡力其中以仰事俯育餘以為
子師館穀費平生宅心無它惟力田教子二事
其務也兄弟五人修短不齊公任序四之職守
相循之戒有兄之嗣而貧曰於我乎養不以累
厥弟有嫂死不克葬曰於我乎殯不以累厥姪
里人嘖嘖相聚歎以汝濱公為難至於惡少暴
桀子弟方有所爭忿不可解者一聞公至輙相
乎抑和懌以息公亦絕欲勸諭以好言其與人
發氣藹容披衷赤露情素絕無町畦可疑之意
以故里中無老幼賢愚皆親信之惟其言是聽
家雖寡積見人困阨輙出所有賙之不為悋惜
有旅人沮積雪饑且寒倚神叢而號彼富室子
皆相戒閉戶弗為顧公過之輙解所衣褐覆其
體歸趣炊羹往活之其仁如此又有輸長抵舍
而醉遺所輸金公自外入得之不知誰所遺守
視良久輸長循途而號吾無以輸縣吾死矣公
聞趣還之其義如此古所謂修之於家其德乃
餘修之於鄉其德乃廣者公之謂耶年逾六旬
會　朝廷覃恩賜天下高年爵一級里人上其
善於縣官得冠帶以耋壽終有子三人仲子寧
以壬辰進士知江都治行高等考績贈公文林
郎如仲子官伯安季守庠生伯仲配孺人常出
季繼配孺人韓出也女一適里中孫氏子其公
仲子寧予所取士以書來請銘銘曰

周重孝德謂之吉人漢之取士孝弟力田皇
矣我明多士振振既布列位亦洽隱淪於維
汝叟厥德何厚惟睦惟卹惟孝惟友教不出
家儆載南畝德積開先功著身後肇基　皇
祖教民六言孰是備美惟汝有賢　綸綍煌
煌賁于重泉太史書之萬古弗湮

文塘黎先生墓誌銘

黎先生建昌南城人也平生以學為命脉弱冠
補邑博士弟子業舉過勞得中虛病因棄去本
羅氏甥周旋迯師講席有年敦孝友罕過舉一

日遇熊先生者呵之曰汝役天理遂憤激深思之廢食不寝夜半恍悟通身汗浹天明詣近師大哭述狀近師喜甚撫慰之自是學日篤聯同志日切後遊武夷有碧眼翁兀坐招提中竊異之四顧無人掩户長跽請教翁呵之曰汝近溪弟子耶門面心腸不足教也先生驚伏不敢起頓首堅請教言久之命起為說中庸天命章自是始脫言詮故先生之說中庸多近師所未語者有所本群居未嘗自異諸同學咸心醉之年五十遊金陵頗出宗旨接引後學歲丙戌侍近師再至會憑虚閣時主會者太宗師趙公故諸生無不至紳衿之士外及緇黃下逮僕從殆萬人師為說中庸費隱及大學明明德之義皆自愛親敬兄慈幼平等處發之無不聽悅先生學益進時不肖持節封崇歸省先生徑造焉則告鄉之士數十人被教言稱弟于不肖述其論說作來典記近師印可曰極利初學為評而梓之其後南北往還先生多與偕不肖領益不可勝紀先生及物益廣而其詣亦以益邃不肖承乏南部二載有餘先生一再訪年七十又一矣尚強健不肖竊喜道脈可壽不肖家多難以來日夜望先生再至慰誨我孰知先生亦長逝矣哀哉先生道貌修削清和出言徐緩而其氣浩然非外物所能撓常曰位天地育萬物道在則然不以顛躓在京師有欲薦之朝者先生堅止之曰公肯見信何必薦我不肖自先生初遊金陵邂逅領教蹤跡漸密前後二十餘年未嘗聞先生言人之過近師嘗曰老實人也天臺耿公目為羅門顏子其學究極天人之際可一言而盡也臨終病劇講學不輟眷屬哭泣于側而不動其天壽不貳者歟先生名允儒師命也字成之號文塘生嘉靖戊子閏十月初八日亥時卒萬曆戊戌十月十一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一前配毛氏無出繼配李氏養子奕先娶毛氏生子奕科郡庠生娶陶氏女三長適余承　次適黄從龍次適鄭之鮮孫男三繼祖紹祖欽祖孫女二

蕺奕科逺来請銘不肖未敢任知先生然亦未敢訶先生謹存其實如右以待後學而銘曰盱江之傳赤于是師於惟先生具體而微紹宗翼教人動天行純純實實忘迹忘名㳒為伊何是黎先生

善士松泉萬公墓誌銘

盱江萬貢父狻國所不朽屬弟賔守几筵自走二千餘里造史楊子適病歷三時始達楊子以其嘗學于明德夫子也又悲其志之孝且誠也無所辭按狀公諱國正字君表别號松泉姓萬氏蓋畢萬之後云五代時徙進賢至世顯公徙南城世顯公傳大受公皆仕宋尋顯入明有斗祥公舉永樂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後四世至古軒公為益藩奉祀生雙橋公仕為黄崗令起復補興山令是為公父自徙南城至公十二世矣時顯時晦然率秉禮為盱著姓焉公幼而嗜學弱冠補郡博士弟子負苦學病劇棄去而攝生體乃壯奮曰家可為政也奚仕為故公多孝友之行如其志父雙橋公貢京師游太學公任家督奉母在儒人饒廿旨給家人衣食不乏雙橋公歸四方多来就學公為調度俾無内顧以養志及雙橋公兩仕為令也皆劇邑難治公從内悉意勸助雙橋公得能聲藉甚皆公力雙橋公病不櫛沐不觧帶以養比沒居喪有聞二弟督教之有成任仲家政及析著以田廬器物腴美者歸焉曰仲勞幹也仲季撫其遺孤恤其婺季將貢幾續父業而夭公慟甚撫恤亦如仲因曰吾家書香不可中絶遂杜門以教二子被服以古人格訓而身自屏繁華敦儉朴以先之至如聯族會增祭田不費惜也娣姒三人裝資皆出筐篋無所恡其厚於天親如此公與人交必盡其誠謀必忠平淡恬愉給其身不物求亦不物迕故公不出家而令聞乎于鄉時郡守樓公守仁用縣令范公　請旌公云善士萬某居世禄之裔紹清白之操事親夙著孝誠待弟咸稱友愛杜門教子絶意利譽樂善好施慷刑安

分按治郡公陞亦旌公云朴素有古人之風安
貞恊幽人之吉是三君于者皆卓然人倫之範
豈虛美哉丘孺人卒營塟地八年乃得之心勞
力瘁竟以是病遂篤顧逍遙閑暇端坐而逝生
乙酉年正月廿有八日卒癸巳年其月其日享
年六十有九配李氏十都水南名族男二長貢娶憲
伯等山丘公女次賓娶文學某女女四孫男六
人貢所生士陽賓生士金娶蔡氏士鍾娶黃氏
士欽聘吳氏士鉞士錄俱幼孫女五人內有聘
于明德夫子之孫者曾孫二重慶士金出長慶
士鍾出以某年某月某日塟某山銘曰三代遺
英一方儀刑師帥是褒秉風是旌考謹不衆將
繁以興山川永固葆此刻銘

明處士竹庄金公暨配孺人墓誌銘

富者兼衆人之產貴者處衆人之上天地之於
人一也而獨厚之何也彼蓋有以取之而天地
未嘗有心也衆人之情莫不慳其所有而罕恤
人之心斯卒為衆人而已矣於此有人
慳其所有而恒心乎恤人夫不慳其所有即其
量已兼衆人矣於法不宜富乎恒心乎卹人即
其德已處衆人之上矣於法不宜貴乎蓋有身
遂享之者矣即不然亦必在其子孫乎嘗見富
貴之家而詢其先世未有不輕財樂施好賙人
之急者也而竹庄公亦云公年生慨慷有大節
不事家人生產佐棨家雖窶且貧乎然見人有
急輙舉所有濟之或有饑年自給即斗粟亦推
與鄰里共食此何如其為心也公少時好鬬雞
挾彈為豪俠浪遊公配某孺人攻苦茹淡躬績
紡以助公之不給且涕泣以導公中年乃折節
訓于孫孺人蓋有力焉然公之意遠矣譬之佐
室公厚為之基而孺人其垣墉瓦茨之者耶世
閒年少浪遊何可勝數然竟落莫無所立公有
子文且武世其家又有孫擬巍科登膴仕為時
名卿所得良厚矣則其所存者天淵異也茫又
倍物豈得見淮陰背水軍而撫掌耶公諱鳳字
州鳴別號竹庄祖廬陵。諱遺者洪武間以

水軍衛千户調南海遂世為南海人三世祖諱
讚者朱公公生於成化某年某月日終於正德
某年某月日享齡七十有六孺人某氏生於某
年某月日卒於某年某月日享齡若干合葬于
越王臺之席帽山未有銘孫節予年友也請予
銘銘曰惟大度無所取惟深仁有所予惟未食
待來許史氏書千萬古

明秦府典寶鄉飲賓雲岩閻公偕配李安
人墓誌銘

維揚閻立吾甫為南廷評以論學予交乃手厥
祖狀示予曰不肖選起家戴氏禮也實始先大
父雲岩公不肖嘗稱禮於先生而先生不以為
非爰敢丐大筆為先大父銘庶吾後嗣敬念不
忘乎予辭不文立吾甫再拜固請不獲辭按狀
雲岩公諱金字體礪世為陝西綏德州人四世
以下俱隱德弗耀至父琮公以貢仕為合肥縣
主簿九載清謹一節罷官貧不能歸而占籍於
揚娶於田生三子而公季公少與仲讀書背讀
戴氏禮口誦心惟而躬行之合肥公貧甚公奮
然曰禮稱事父養老謂何吾安能坐視吾父困
乎乃棄佔嗶隨婦翁李公治鹽筴參畫中窾宜
諸賈客嘆異何年少而明習鹺務乃爾皆托心
膂家是用饒極孝養以安合肥公合肥公卒哀
毀骨立治喪葬如禮除服而仲第公傷合肥公
之不及見也色養田孺人兄弟交相友愛食必
同几衣必同繼移伯兄之殯以葬於揚迎長姊
之家以養於揚揚人翕然稱義焉公五子皆以
戴氏禮補弟子員時揚士鮮習禮公乃延訪四
方名士指贊產館穀之時則有昭陽宗履菴公
姚江邵越湖公黃望山公最後則有豫章劉肖
岩公廣德李冲涵公數公者相繼登第以去如
宗之方城公邵之梅墩公直就家塾取上第而
公諸子竟困棘闈仲亦六上春官不得第然維
揚之禮自閻氏轉相傳授彬彬稱盛矣公雅有
節俠風雖被服儒生而秦晋賈操奇贏入揚者
無不傾心倚毗者會嘉靖戊午間倭寇海上自

通泰通揚郡守石發丁壯登陴見倭皆披靡守計無所出公繖纓與秦晉賈言曰諸君産塞上皆見鋒鏑且居常自負射命中恨不得一當虜今倭視虜怯甚顧我揚人無敢發一矢者以故倭氣驕日逼今諸君亦坐困城中與共俟城破以匹夫勇獨全孰若登城救此一方生靈且諸君亦恃城自救也時秦晉賈居城中者不下數百人一呼響應公盡出其家藏烹羊擊鮮持巨觥拜之諸賈攘臂先登時倭蟻附城下將躋堞相坊以上諸賈中有鄭姓者故參戎子執弓矢連殪數倭倭迺稍稍引去揚人始有固志呼聲大振守偕丞尉馳而登城曰是誰為之倡乎已詢知為公執公手曰君義士恨知君晚公容因進言曰諸賈皆千金子無稅畝於揚中多使酒任俠者以客禮動之其氣當尚奮倘民役之則沮喪不前矣守唯唯日持牛酒謂公當以己意餉之諸賈酒酣狂彩服露刃光彩曜日據城上大罵其聲無不衆上語者嗣發矢中倭斃之倭柚

矢驚駭曰此巨弩勁矢非南人有安所得邊兵至也為解去而城守得全時城中人無不德公者守致上聞公遜謝已賓致鄉飲亦辭守不得已自為置粟請得次補秦府典寶曰君秦人也當為秦輔公黽勉受之然冠帶竟不一御次當補終不往後相繼為揚守者咸造廬以大賓請堅辭不赴也公好行其德秦晉人有疾不能養喪不能歸負不能償者取於公不厭嘗焚千金之券其少者不可勝數暮年産益饒怡然不以為意邵梅墩公按治至維揚知公宴曰故人何不一見乎終不往已何而立吾甫弟進士立吾甫之弟士聰亦領鄉荐二人者第四子之子也公於是喜可知也勉就冠服優游里中蒼顏鶴髮里人望之若仙迨逝之日若未嘗病者配李安人父李公諱傑與合肥公同里相友善因以安人歸公時年十四即偕詣合肥值田安人病不任家政盡推付安人凡所指畫無不當田安人意奉田安人三十年問衣燠寒疾痛痾癢抑

抑而敬扶持之歲時率諸婦迭跪稱觴晝嘒諸姑有為田安人特䘏者分已衣食遺之異得懽心焉子姓既蕃臧獲亦衆而安人約以共爨閫域之内禮度森然諸婦無以貨畜私者或終日侍立不少示懈容蓋真有古人内則之風矣其禮厚塾師也朝夕視供具遇課萃必設醴慰之方公之餉諸賈守城也安人脫簪珥解衣襦佐經費不惜即公振貧周乏任所出入亦無吝色常語人曰人家貴子孫賢財猶糞土耳何足貴

乎年八十亦無病而卒公生正德癸亥四月十三日巳時卒萬曆丙戌七月二十三日申時安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戌時卒乙酉三月二十八日未時公壽加安人四齡合葬茱山之原當公歆興禮經之藁延禮諸名公及結秦晋賈驩皆傾貲其在九㑹孰不笑公好為大者及有急而全城乃賈人力也立吾甫之説禮將尼父首肯非獨以經學魁蘭省科名赫赫而已今科其于汝梅又荐於鄉閭氏之專門於禮且軼大小戴而上之非公親賢好士之所貽我顧相公者李安人力也可謂天佐之合已銘曰 一種一穫者麥耶一種百穫者德耶修禮以耕講學耨耶夫耕於前婦耘後耶汝閭世業大且膴耶聿修厥德念爾祖耶

國學生浚池黄先生墓誌銘

嗚呼此吾友也卒三載矣冢嗣春雷以郡博士譚公㷂所為狀丐銘曰吾父與叔父同遊明德夫子之門吾父平生所友罕若叔父者必得叔

父銘庶慰吾父于九泉于手狀蓋愴然淚下者久之憶昔丁亥之春予此上便道候師見無講所謀諸同門相與徘徊於鳳崗之麓僉曰此地宜堂時惟先生與後崗動色相慶力以堂搆為已任未幾有堂翼然布師講席諸友濟濟揖讓其間四方至者舘焉盖一年所而師逝然師門講會不輟且日以盛者以此堂也每督學使者至必登斯堂考問諸子德業為增科額屡應賢書不乏今又即堂置師像春秋奉祀詩歌洋洋

而牲醴之需飲食之費莫不有田皆先生后崗
三人之力自先生卒同門之友咸慟哭涕泗若
失所依嗚呼有功於民者死而民思之矧若先
生有功於道者耶先生姓黃氏諱承宣字某別
號浚池建武之有黃氏自我　皇明二百餘年
以明經起家為郡望族高祖壽由鄉薦校壽州
知州曾大父濂以詩經領鄉貢大父惟德以郡
彥為益藩輔父節齋翁禮為南雍學生母蕭氏
以嘉靖丁未五月初四日生先生先生少穎敏
端重不類群兒未成立而孤即哀毀如禮忌必
泣奉母孝謹羅夫子倡學盱上先生弱冠謁願
就弟子列羅夫子甚嘉之為指授書義未幾補
郡弟子員文有名矣一再舉不第慨然有求友
四方之志聞南都多才入貲為南國子生時殿
元焦先生為孝廉先生賢之納交焉時不佞[illegible]
亦寓白門柳樹灣先生亦物色而與之游其他
所與晝一時名士而先生之學益進嗣是就試
京闈者四然竟不第翻然曰與其求在外而無
益於得孰若求在我於潛心性命之學涵泳饜
語而深思之時自喜其有得先生為人孝友坦
夷無城府好善樂施人有急拯之惟恐或後貧
乏而求助者再三應之無吝色居常笑語怡怡
接人恭而和未嘗有盛氣樂與人為善不喜闘
人過有過者乃侃侃規正不秦越視也有犯不
校雖臧獲亦不忍加笞箠積而不究久而能敬
見善若渴受逆若攻使医如借此先生之行也
卒之日語不及私惟曰天命之謂性一章此時
尤覺大明遂瞑時歲癸巳二月二十有四日也
享年四十有七配羅氏羅文肅公之四世孫女
也子二人長即春雷娶范氏次春榜聘王氏女
二人長適先師孫羅某次適某孫男一人孫女
一人以其年其月其日卜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天壤有窮道不息人生其間罕至百嗟先生乎
托於道無古無今永無極

葉母吳孺人墓誌銘

孺人乃隱君子惠江公之配其子曰萼有行有

文司訓于嚴孺人吳氏世昭勇將軍指揮使孫
人自武適儒兄惠江公服帶褒博玩誦圖史稱
古昔之高誼于生產作業澹如也既而勢逐其
志常仕佐勞佐之惠江公所友名士常晉信宿
或遡月殆歲無虛日焉孺人自治醯醢調饍肴
豈且躅弗斁弗怠惠江公昔孺人承舅若姑善
用情於其所愛敬者即有簌葉紛無間言比襄
大事賓務叢委井井咸理惠江公戚而已惠江
公負奇弗試志常歎經濟天下嘉靖間詔 闕
上十八策友人止之弗果上然歷覽四方常以
年歲孺人獨撫幼輯務縮奉以給費不言有無
人意孺人將厭惠江公所為孺人更壯惠江公
令兒子效之母毋井蹵齪為也是以子蕚有父
風於廣師獅唐麗先生於潮師中離薛先生從
就先生則孺人為具糧衣遣之月寄饈脯醢醬
視陳新食先後宜一一封識戒諸力先生來館
先生則旦暮滌皿器潔雞黍巾櫛盤盂御僮惟
謹蕚交遊不絨惠江公孺人惟其所歎視賢者

致洗腆焉每蚤自詣家廟上香朔望隨惠江公
禮家廟已禮惠江公過誕上觴稱壽益相敬如
賓焉翁之姊二脊無所歸孺人迎而事之仲之
遺女二前室之遺女一孺人遣之無異己出婦
象司訓之遺孤也童而撫字而配篤於恩而辨
於禮焉其諸賙濟卹匱使臣如借勞於女紅而
不究積愛於絲粟而樂施予可以為賢矣孺人
生於弘治壬子年十一月初三日卒於嘉靖癸
丑年八月十九日子男一即司訓蕚女二長適
劉某次適駱某俱邑諸生孫男四長正學邑諸
生次正問正思正奕孫女一適監生張某子某
嘉靖丙辰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塟于博羅鐵治
藍山自孺人之卒也蕚之友往哭無不慟者至
今垂二十年望其壟未嘗不流涕也歲庚辰予
得告過嚴蕚持狀泣曰楊葉世講也吾母未銘
良待足下銘曰婦在中饋酒食議琴瑟靜好雝
雝佩相夫德成于行志伯雍之後自姬氏作令
式大于高商藍山之原庥百世

誥封中憲大夫閒溪黃公暨配陳恭人墓表

嗚呼此常熟隱君子閒溪黃公之墓其經綸不顯於厥躬而後嗣述其餘緒猶足以建名世之績其行義不著於當時而鄉邦欽其餘風猶足以興頑懦之夫公父守溪公諱璽祖溪隱公諱欽溪隱公鞠自兩孀至孝行於割股義堅慱施信誓表於壁盟與同里陳公思閒貫而相得乃以愛女贅公是為陳恭人夫洽陽渭　所以昭篤生之自也茲非公族之所由昌者歟公少穎異方九齡溪隱公卒甃未幾被豪室樊其墓公道經此僅于樊外一揖不肯入其樊中嗟嗟頭角雖未露而難馴之性見矣長就甥館思閒公以賈為業公計不得屈首受書治慱士家言則遂習有無化居之說運其精思於奇贏取予閒無不中厥機宜者於是伯兄既歿守溪公家日落公奉所贏羨具甘旨以養嗟嗟古今稱虞聖之孝亦祇時於負夏有為者若是公之謂與公幹局治辦每每出人意表邑長恒咨諏所務其大者如築城而度丈尺以給工權鹽而權輕重以定稅上無繁動下有同悅其信敏類如此嗟嗟人情即天物理即性非外鑠也公蓋能盡其才者乎公友有父喪在殯忽遭回祿公聞夜起率強有力者奔救之舁櫬而出又嘗與一友同席其人忽中風噦穢狼藉衆避走公獨扶持安全之有故人暮夜寄公一囊曰子弟愚此其蓄也公為藏數月歸之封識宛然思閒公嘗遠出有歆公以其厚藏可盡得者公曰是何言歟人之豐約自有定數非苟得所能富借使翁果有蓄我家當衛之柰何乘之以為利嗟嗟急難扶危仁也見得不欲義也公所以能盡其才者其本此歟公嘗曰吾黃徙自江夏由山谷太史公而來率晦德弗耀吾幸有子故當敎之遠續先業不則吾之過也於是為化之擇師豐其館穀既又為化之延友絜其酒漿化之學成而連擢上第嗟嗟公承累世之德而厚積之所謂持左券交手相付者耶於是受　天子之寵命一

封公承務郎刑部主事再封公中憲大夫惠州府知府　恩綸狎至閭里赫奕公未嘗有貴倨態外則詒書教忠内則持身以恭絶迹公府雖一赴賓筵亦遂謝絶或有諷公太朴非中道者公曰朴吾性也豈可改哉化之在郡時以正持三尺有巨室兒坐重辟自粤走吳冀以賄免公毅然正色曰吾教子以正君何爲者耶彼逡巡而退嗟嗟爲銘湮而封君侈請寄爲奸利自潤于以買歌笑治田宅至死不厭鄉里病之咒詛載道者爲不少矣中流砥柱孰有如公者耶公平生非公正不發憤至於所當發者雖賁育弗能回也故官其後嗣孱弱營宄祖塋將逐葬焉爲族豪所格公往送而覺之即斥其人代訴當道襄其事而竣其友祖墓多豫章　然林立其族之不才子鬻之貴家將尋斧斤矣公聞挺身沮之反覆開諭得不伐其子甲坐戍而究公廉知其情白令脫之闔邑神明令不知由公其子甲亦不知也公見義必行常置吉凶禍福於度外人皆信之然亦得神助公弱冠時嘗欵入黌爲邑椽鈗冶鎔金金紋擢起公疑而卜之卜者曰椽非君所居金華開數將爲上大夫又公時有滑吏之狹役累之苦叩於神卜所稅駕先詣城隍祠夜方半門未啟門板忽墮入公繼詣五顯祠祠燈熒熒出一僧相慰曰若勿皇遽異日自有佳境公歸語陳恭人具晨餐飯前僧比詣祠祠殊無僧獨土偶西向坐宛然夜所見也座曰勸善大師公嘆異而歸夫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其所憑依將在德矣非公明潔忠信而奚以獲此恭人有孝德事翁守溪公絮布修腴闕缺有順德事公惟義是承公於財有所不取恭人曰是固不可取也有所予恭人曰是故當予也若修許忠肅祠若修其橋其道皆巨費一惟恭人給之及爲子之師若友所欲食供奉尤能先公意治具不乏少親見化之成進士以卒一贈孺人再贈恭人黃氏後世子孫言族所由昌自恭人始嗟嗟所謂天作之合非耶恭人下

壽傳遺祿養公幾上壽亦偕冥漠其所不朽者均已化之向守吾惠迤北蜀都沐文翁之化人愧徐孺叨陳蕃之遇既而擢副粤臺忝湞省得請選里視饍數載易簀終天合塟與福新阡命予金陵請予碣表嗚呼撫有道之碑信無慙筆鏤不文之腑莫足揄揚且論雖定于蓋棺愛禾窮予衆典姑効前茅之義以俟如椽之筆

湛義士墓表

嗚呼此為增城湛義士之墓其義也柰何曰當元之末真主未興四方昂沸闔井之民不寧有生義士念生為男子弧矢是志災切剥牀胡不捍禦遂受帥號權浰時艱此其義之始也既有其旅威德迭用而常主於德部有盜卒獲而讞之鄱有罪因請而釋之遂使四境之内翕然悅服不罰而化此其義之通也既而 皇明啟運載戢干戈同為編户乃有叛寇曰蘇友軽敢行稱亂大將出師致討丧威義士奮然率死士五百為官兵援卒誅劇寇油然而退不見其功此其義之遠也方賊勢熾他境居民稽首乞命其後進論卷遣戍所惟公之鄉曰甘泉都以從義也故趨然獲免此其義之成也始以義通以義遂以義成以義故曰湛義士士之義若也義士之義天下之達義也寧止于一鄉鄉人之祠之也鄉人私德之也厥後覺山洪氏以直指至閩之而以其祀事属之邑長則公之也義者天下之公也而義士其身乎義矣又可私之一鄉乎雖然義者又萬世之公也而義士其身乎義矣又可私之一時乎於是即義士之墓而表以晝鄉以告夫後之人俾有見者傳其事於四方及有聞者悟此身之為大使夫知有身而不知有家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可以少愧不亦宜哉此亦予史氏之志不以其后昆請令其請也誠趣乎也義士湛其姓懷德其名卒塟茲火岡之山山在予之歸善永平鄉其後五世生若水位衆贊以聖學輔翊人主大下宗師之以義士之種德如此安得不有達若為其後哉此山藏義

士者歷年且二百乃過史氏表之若有待者義士之義藉予文以顯予之文亦藉義士之義以垂蓋交相藉矣惟此鄉之人毋以樵牧及茲墓永妥其靈而並受其福固茲鄉人之厚亦或有感於斯文

贈轉運司運使李公墓表

令德之士必產於厚積之家而後之賢必裕夫貽謀之哲河源吾惠望邑自國朝以來甲科名家者不過一再見焉李氏祖父子孫世沐國榮光掩前休則自厥祖景星公暨配潘淑人所諳也豈偶然哉李氏徙自博羅四傳而得公公生而考妣俱蚤喪祖母陸孺人撫育之一日携公過族人家幾為族人所毒矣賴陸孺人覺急携出走避入城遂卜居城中所居隣潘氏潘氏女賢孺人納采娶為公婦是為潘淑人者也公一日往祖居曾田江流泛漲海寇十餘人伺劫公過船去要以千金贖為塞耳喉服之具苦公公曰十金易得耳公昔獨不知亦孤耶我族人正欵絕我聞昔我幸我旦夕死耳千金無來期矣寇然之更以好待乃潘淑人者聞公所在急辦金銀又急馳使告惠州衛石千戶領軍三十餘人歷廣州之魚腥欄家僮至寇所密以意語公公入告寇曰千金至矣明日往魚腥欄治魚膾謝公昔耳寇曰諾次早往食魚膾皆為軍伴所縛送海道治之公不忍寇楚痛為之乞宥海道曰爾仁人也他日後必昌顧吾自有法耳公請以金若錢悉賞捕者又一日公卧廳事北聞一人到廳前問曰景星在家否公怪其聲恐有變令蒼頭應曰外出矣其人咆讓良久將一病篤人置廳事中擊破椅卓而去公潛出白縣縣拘病人至乃言咆讓者異縣軍籍欵以同姓牽公不遂則將毆而以人命累公也一出則其計行矣隣人陳德寧嗜酒乞金公命家人廷珊藏之以待其醒不得金呼天大泣公切責以嗜酒自取柰何怨天今宜改過令廷珊還之德寧謝曰內有四十金願以半為公壽公曰勿復言又請

以数金謝珊珊亦却不受百户張鏜者先以余人貧甚僅有屋一區自立券儅数十金為入京貲公還其券而助之金卒襄祖䘮以還蓋公之重義周人之急類如此公先世以来皆力農不知儒自遠攜人還公於城乃得五男子皆以儒業訓之課督甚嚴日令就外傳夜則列燈東西各向壁中置果餅荆條書聲明朗者食以果餅不則以荆條從後擊之以故五子皆以儒顯服用儉朴客有以近市地售者公曰市中所見無非可玩可嗜之物吾懼子孫見異物而遷也於是定居湖背公年四十卒潘淑人治家勤儉教諸子不為姑息自公歿後益敦家範嚴於公在時視諸子中有交游稍廣者必危言以防其漸及諸孫長各知向學時時烹鮮擊肥以勞勤者曾田族人庶益落戒子孫善視之或以為言則曰速先君子入城長子孫習儒業皆天也夫何忍側室有女撫之若已出每分予獨厚曰彼孽而貧也卒年七十有九明年為戊辰孫燾衆進

士又二十一年為萬曆戊子燾以三品考滿得贈公為中憲大夫長蘆都轉運使潘贈淑人男五人長學孔庠生次學顏歲貢今封中憲大夫如公官次學曾例貢次學思歲貢部州學訓次學孟庠生女三長適庠生江鉠次即燕出者適廖希賢次適庠生劉寬孫二十五人某某中為弟子員者八人燾為第六孫曾孫三十一人某舉戊子鄉試玄孫十五人後益繩繩未艾矣李氏自傳羅遷曾田四世皆不立自景星公遂有五男子傳四世而宗枝大盛大參公官至贈祖人臣極榮天下難之非獨吾惠而已予後舉於鄉今封君好施予子孫循循力學皆本之景星公然則景星公暨淑人天生之以開李氏一門之盛果非偶然也語曰百年之計樹人蓋天下未有不溉其根而食其實者也公一生心神惟在教子潘淑人亦然子孫欲毋賢其可得乎天地間同為人有不能足祖禍儲儋石者有被章服食尚組者何禍祿懸絕若此則先德之厚薄迹

之也觀公請宥群寇及還金助費等事則于孫
安得不有今日乎此皆所謂盛德事可以為鄉
邦觀法宜表之以告來者

好修堂銘 有序

性本無物其有物者習也習而有物必修之然
後可以復於無沉潛者修之以剛高明者修之
以柔剛柔者修之以正直推此以往無乎弗修
顧夫人迷於所習而知有修者鮮矣矧其好乎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莫不有好而未
必好修好而非修其好也辟修而非好其修也
粗好而修修而好斯所以鎔有物之習以返無
物之初乎修吾于學於如真李先生而以好修
名其堂予嘉之而為之銘曰好而修其好休休
修而好其修皜皜蒼蠅點白壁片雲掩穹昊綜
之非實體一修跡如掃迨悟真實諦無修亦無
好是名真好修堂堂歸大道

祭葉宮保文

嗚呼以儒求公無功用以為金以臣求公安社
稷以悉悅當西夏逆哱之變越代以西秦晉以
東人心動搖天下岌岌公巡撫甘肅風牛馬不
相及乃憤心切齒萬里馳奏以身任之 朝命
一下遂刻日以成功夫世之不能無亂猶人之
不能無病去病者良醫之技撥亂者君子之事
故舜能風動四方而抑洪水者必資伯禹武能
永清四海而兼夷狄者必賴旦奭 今上致治平
如方中之日而哱賊為騎霧捲霾收使天下止
知有治不知有亂者公之力也乃者東夷未靖
天下方望公一出柰何天不慭遺無病而化耶
嗚呼吾人必有大樹立於宇宙之間然後無愧
為男子然大樹立必其有大涵養也公之平生
矯矯自負而能自鑄以聖賢之學以故公之氣
浩然可以塞天地公之德瞻然可以光日月公
之量恢然可以納百川公之識淵然可以變風
雲是以當大事而不動其心卷而懷之而不可
得而羈束也事業在旂常蘇實在士論而乘汗
簡予通家下也學識謭陋安足以名公之萬[illegible]

我弟嗚呼其惻惻之誠以將天涯之絮酒耳惟公
有知尚饗

同會祭孟我驤先生文

嗚呼先生茌平人也茌平東魯地也魯自孔孟
而來二千載而先生生與宏山張先生師弟繼起
尋其緒而紹聞之豈非我明氣運之盛而然哉
於惟先生契自然之理信良知之旨洞燭夫無
善無惡之根源罔疑于天聽天明之實體有不
改其樂之節而嗜貧若甘有不取一介之操而

棄利若屣其寧昌黎也不惟善養而且兼夫善
教不獨文事而且兼夫武備其管山海也識察
以時而身徇行旅之急請託不行而力抗貴倨
之勢方伸輒屈而不為之沮既仆後興而不為
之喜屹立若太山喬嶽平淡若太羹玄醴聯晉
類而切琢則志氣不遠憂民生之艱難則飢溺
猶己其行也有方則人以為得古人之清而其
學也無方識者以為實具微之體同志斯乎休
閒弘懿君相方且有意大用先生而先生遂以

不起豈非天耶慟哉嗚呼我輩遭遇明時會合
良友進有彈冠之慶退有金蘭之　方期以廣
延盍簪共成悠久業之何勝事難常流光易速
去歲此時共哭陽和先生而今復為先生哭撫
時而感事安得不傷心而驚骨尚非朝聞而夕
可矣以立命而休復此固悲道脉之合離迥異
于感修短於時者先生其有知耶尚饗

同會奠張陽和先生文

嗚呼吾輩於先生以道相友者也夫壽不貳朝

夕之事而獨　為之摧心下泪此豈敢以世俗
之見事先生耶惟先生一身所關於世道者甚
大國家治安二百餘年所恃者祖宗德澤法度
耳先生謂天下非人心皆正不可以長治人心
非學術大明不可以悉正故先生再出也力以
倡明道學興起人心為己任聯屬同志每月一
會為之約必易簡而可久且盟曰一念既與萬
年不易庶幾哉人與己交相長也其誠心之所
貫徹實意之所薰蒸久有不啻若自其口出者

陽明先生為先生鄉先哲先生私淑其良知之學守之最嚴蓋自陽明沒天下談良知者率以物交而引為本體放恣不檢為天真認賊作子不可忍言先生獨力排之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此致良知宗旨也近談者非是先生非惟排之亦允蹈之其歎與同志商榷切磋拳拳以閑邪存誠遷善改過為戒勉皆以此翰林故規嚴於先輩在閣恒屏息不出一語以為恭先生曰此豈制哉此殆厚自藩籬藉令事長當然將何以事君吾恐古人登對直言之風不可復望也且翰林者所職文學文所以載道而學所以明之也今百司庶府各有所事惟翰林無事而學可以相資又以藩籬自隔越良可嘆也故先生於其後輩尤惓惓接引不倦多與起者先生大魁辛未而辛未士之賢有守所在歷官卓然者先生盡能識之或談及必縷縷詳其所以若探之囊中坐間有知其人者咸服其當其他非與先生同舉者苟聞其善亦悉札記之其好善樂取之懷有如此天下士皆以吐哺握髮之事信先生而不意天奪先生之速也嗚呼痛哉蓋先生之學洞見本體而所嚴者義利之辨先生之行忠孝大節而所急者學問之功先生之心萬物一體而所注意者海內之賢人君子先生之年五十有一而所樹立者則不愧不怍不移不屈真可以一念而萬年矣嗚呼先生逝衆咸歎以為不復有如先生者此豈溢美哉昔孔子於顏淵之死而哭之慟孔子非不達也道義之情甚於骨肉也吾輩於先生雖欲弗哭烏得而弗哭嗚呼先生逝矣有未嘗逝者存焉吾輩為先生輟會所以衆先生之逝也而此會終不敢輟又所以存先生之未嘗逝者也先生聞之其所以有慰耶尚饗

同志奠萬封君文

嗚呼天下有骨肉之愛有道義之交骨肉之愛以情道義之交以神骨肉之愛得道義而其情始篤道義之交不藉骨肉而其神自通其等四

海九州人也於翁之存也未有慇懃之歡於翁之歿也乃有酸辛之感實以令嗣中書君志希賢聖行懋孝恭其等藉朝夕以切磋若金蘭之合契道同故形骸為外心一故志氣不違令嗣哀亦哀令嗣哭亦哭誠不自知其情之所奚與涕之所從也所謂道義之交無藉於骨肉者非耶嗚呼父子朋友本屬五倫幽冥殊途情狀一致其等未及知翁則視翁令嗣翁未知令嗣之所至則視其友所友為文章也者則令嗣為文章士也所友為學問也者則令嗣為學問士也國人稱願曰幸𢦏有子翁亘何取耶其等為翁致奠詞不以飾翁靈有知鑒此衷臆尚饗

祭同年曹冲宇文

嗚呼四大幻化孰能有之二儀錯遷孰能究之世謂之短乃其久焉世謂之修乃弗壽焉自古及今罔弗爾焉不有達觀能不疑焉若其罔樹何愛於死若其有樹何悪於死嗚呼曹君爾其死耶其毋非耶邁[illegible]存耶傳者疑耶靜靜默默惟爾德耶仁者恒壽胡及側耶人言百至爾死果矣遲之又久復位巨矣相親長息零淚墮矣黯檢生平令善夥矣爾有樹矣爾死可矣嗚呼曹君金蘭之彥温其如玉圭璋瑚璉器識淵沉疏通知遠翰光客彩絕不矜炫年齡未壯冠栽惠文老成長厚不激不狥厥思深𢦏言如春温頗知學道匪夷所倫天意一麾出守江介東南咽喉舟車駢隘公私征行好悪異態藩蔽舊京根本重大地狹民勞休息奚頼君惟簡靜去奢去太貞廉玄嘿卧治三載嗚呼曹君非緩乞身惟疾之憂以慰二人亦既抽簮反入里門依依子舍始歸其真淮陽十年竟以不起君恩賜環優於汲氏顏子大賢三十有二而君之年又加其四柱下之陳可以不朽江郡之政可以為壽君其逝矣無所貳矣為河為海為箕為尾為霖之廿為日之瑞翱翔溟涬放浪清紫毋念濁界以保定爾以俟爾友以與爾為侶嗚呼尚饗

祭黎文唐文

父母生身師友成仁惟仁克成不負此身何以
曰仁天地之心匪凡心等乃真精神何以曰成
成本自成惟弗著察遂遠于人此著此察此精
此神非力之由非識之因必資先覺示之涯津
忽爾中通頓復其真周旋良友保任慇懃以切
以琢華落實存粒含九有芽長千春事天享帝
育物養民其久無期其大無垠藐然中處巍乎
大人嗟予壯歲頗負文名徒資口耳役役駪駪
無慚無愧幾枉一生偶爾遠遊届于金陵邂逅
夫子穆如風清灑我塵襟啟我中扃豈有長語
惟示奔孱泉逆山下雷奮重冥透體昭蘇始識
所生自索不獲何以語人痛癢自知冷煖自明
直至于今成無所成賦性太拙欲進不能多賴
夫子輔我如兄左提右挈前叮後嚀引我師門
俾獲證盟王事靡盬萬里無程予不憚勞寒暑
衡星三入惠陽啟我後生譬彼威鳳翱翔青冥
族類從之瞻仰儀刑出言有章咸悅以聽小子
有造耆艾欣欣若出幽谷升之仁淩胡為其然
惟夫子仁既仁斯智物我一成師門首座聖世
天民赤身宇宙無可識增嗟予難化每後絕塵
吾黨其誰並轡而奔彼陋者予安破疑團貴在
知希匪老氏言嗚呼夫子生順沒寧荷薪有子
伐木無音夫子何恨我生不辰中失怙恃師友
亦淪始戊終戊歲星迴匝於予何有念在生民
悠悠蒼天孰知我辛瀝涑告辭將予來歆

祭姑母文

萬曆二十有五年歲次丁酉冬十一月某朔内
姪南京禮部右侍郎楊起元聞姑母卒而無訃
不詳月日至是始遣家人走舍虔備牲醴庶羞
之儀致祭于姑母之靈嗚呼姑母與吾父同出
吾祖供孤於童丱之年備嘗艱苦吾母棄相吾
父吾姑克相吾母提携保抱予身予四歲而姑
適南土吾楊遂自泊頭因亂而失家譜姑性明
敏談往事如指數壬辰而吾父龍騰丁酉而吾
姑鳳翥予方藉姑以修吾家牒柰何相繼而云
徂嗚呼痛哉繼姑考終閱吾門祚我太夫人逝

在官郎亦嗚咽而不能語嶲里嗷詞祈鑒冊府
尚饗

祭郭娗母嚴孺人

嗚呼娗母出自令族歸于喬木於惟郭門御史
媲續廉吏之後不冨而穀娗之初來歸我舅氏
鶺鴒一枝內雍外劑釆釆蘋蘩以共祭祀黽勉
有無以洽宗友恩廣樛木德樹萱藂宗枋有托
慈範無虧覩瀞交愛闈闥恊隨舅父既喪終吉
不衰痛惟吾母謂娗從嫂早失同氣倍愈常好
娗之愛我越自襁褓見予成立佐母以笑乙未
之冬板輿戒行母顧娗氏淚目以盈若訣若祝
載丁載甯予禍予母大命先傾廣柳還里娗哭
曷已居亡幾何病亦不起相距期月並遊泉世
嗚呼哀哉人生如寄七十古稀旁觀者省情感
者悲道無生死一之以時吾母與娗相見以嬉
歡如平生鑒我陳詞

祭黃豫亭文

豫亭黃先生之靈而言曰萬品流形動者拔萃
衆庶憑生賢者出類同人者表異倍者內玉在
石中竟為國瑞於嗟先生產于海壖海為巨物
鍾美篤賢甲科之設二百餘年惟先生與與李
後先方其未遇屯塞困阨自信不回任折其百
欵秉風雲名重京國　帝命司儲授筭于樞一
縱一橫衆推其能轉餉𥙆方大車彭彭士飽而
歌將佐獻觥油然歸嗣燕及友朋遂奉簡書主
計上谷瀟瀟易水以櫛以沐力瘁心勞大病以
篤　天子賜告暫返初服荏苒三載爰重厥生
朝湯慕砭烏伸熊經庶其却疾以展葵誠昊天
弗弔降喪以傾嗚呼哀哉誰問昊天既豐其遇
何嗇其年　主恩未報膂力未愆艾而服政遽
爾上仙天實無心數不可止古來賢聖孰能不
死先生有名乃亦有于年復靡天似無憾矣靈
氣脫體何所不之上倚　帝門下窺天池睠彼
故鄉局促胡甲逍遙而遊樂不可支維予不佞
共此桑梓察也同絓士也同里先生長予而有
忘齒每有狂談胡盧以喜鍾期逝矣誰能知音

伯牙徒在豈復鼓琴悠悠白雲爰托我心命類
布辭恍惚其臨

會祭葉太保暨夫人廖氏文

嗚呼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
江漢諸姬有葉有廖子孫衆多播在嶺表於惟
龍翁慶自祖妣貞節不渝式昌厥世兩峯先生
佐牧百里廉仁澤物傳經后嗣翁也承之大纘
厥緒業學天山倫魁甲第嗣服福清民仰麟趾
次陟曹郎望推柱史籌邊一疏忤恃以躓公望

日彰勳名漸起南曹出守郡稱神明掃其積氛
築我邑城以憂離虔尚運長纓縶彼遺奸以致
朝廷載守皖郡備兵東海戎事益精神氣愈厲
盧龍貴竹閩陝是徙虎旅千人奔命萬里載徙
甘肅叛寇內啟發憤封章身當其事 帝命專
征錫以鈇鉞率彼虎旅馘彼群醜邊政以飭威
震北庭火酋部落懾指吞聲公歸而休彼更報
戍 帝加公代寵命是膺虛席以待愁遺不寧
中台遽圻南極隕星於忕夫人毓于宦族孟光

之操以佐翁讀靜比關雎仁逮樛承以克多子
內和外肅是夫是婦天作之偶翁去年所夫人
亦後士衷法程女失閫導峩峩羅浮佐命南嶽
寔始生翁與夫人偕作蕩蕩豐湖漫育鶩城寔
給藏翁與夫人偕寧宗伯請于 帝備錫郵典
太史承之 綠綸赫絢司空度工夕郎視封郡
縣有司監饒致膚山川改色邑里罷春胡寧不
戚亦祇以榮其等上下其齒忝預昔遊陪翁笑
語思心悠悠越在幼壯亦忝接引領翁誨教中

心隱隱咸歌薤露以挽厥紼出于北邙以臨其
穴嗟彼九原蘊我良傑光岳還精載儲而洩保
汝孫子佑我來哲豈非翁夫人之耿耿萬世不
竭者耶

孟太夫人祭文

嗚呼自古賢母多矣而率以孟母為稱首蓋因
七篇之言以遡三遷之教子如非軻母雖賢不
為仲尼之徒所道茲母其孟母耶不然而子鯉
胡仁義是由而問學道是耶或云母之所遺有

過於孟女者二孟母少寡而母則君子偕老孟
母居戰國紛爭之時子不能無離憂而母則遺
盛朝子為天官郎日能祿養于京師嗚呼此二
者信非孟母之所有而亦非孟母之所難母所
難者實難在於鯉之知學也其等生非盡同鄉
出非盡同年仕非盡同官而敬母而哀母則有
出於同鄉同年同官之外者以學同志也夫學
同志者雖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感通也今
子鯉誠益進其所學無愧於軻則將來以母比
孟母者不永有辭哉嗚呼尚饗

祭譚母　氏孺人文

詞曰玄黃判衆人各有偶其偶伊何如彼耕耦
是士是女相信相友冀子並榮麗公偕壽豈惟
昔人於今則有於惟淑靈匪夷伊婍毓德名族
于歸德門嬌嬌譚君厥德不群衣褐懷玉三度
卄閣目營四海詞通三墳嶺外一夫名重九嵒
雖則成名曠其家政代彼晨昏北堂承慶居然
有子拮据求定何有何無黽勉惟整知子之來
雜佩以贈厥子三四突而弁兮禮度優閑文采
陸離亦有快婿青雲之姿我也太史惜才咨咨
為于延譽庶其見知登為國器以光令儀奈何
譚宗運祚猶蹇譬彼登山厥路迴遠淑人告隕
西王命迓譬彼賓筵罔終厥宴鳳失其凰鵷鶵
悲鳴感屬捧涕朋友撫膺矧予父要能不傷情
生芻之縣豐淼是成贈不及尸哀與愧并嗚呼
哀哉悲風西來草木搖落鴻雁徘徊爰有青鳥
卜其夜臺無然草草尚慎旃哉執紼或愆致莪
絜酩嗚呼尚饗

奠曾徙齋年兄文

嗚呼生之附公驥也雖為同年生之事公也無
異先輩公之資稟穎異絕人公之學問精義入
神其言吶然若不出口而聽之者以為勝懸河
之辯其身退然若不勝衣而望之者以為雄百
萬之軍博學無方或擬以西來之旨淵源有自
實出於文恭之門嗚呼人之有生惟患不聞道
朝而有聞夕死猶可矧若公之造詣詣精神之

不空是謂全而歸之同乎大化彼缺陷之世界曾福澤之幾何無之何足為公少有之何足為公多予素佩服乎教愛遙聞之忽涕泗其滂沱嘆哲人之凋謝悲銘禎之切磋遠陳詞而肉餚奠一束之生芻嗚呼尚享

奠羅先師文

維萬曆某年歲次戊子冬月某朔越某日某門生翰林院修撰楊某謹以剛鬣柔毛庶饈之儀致奠于先師羅夫子之靈嗚呼天乎胡不為吾徒少留耶夫子逝矣何其可適從耶某自閩中九月初一日得師手語遂兼程而來孰意啟緘之日即師陟遐之期某何弗福耶嗚呼慟哉惟師之學渾涵兀善保合大和直接洙泗之源再植生民之盛一身而建立三才一息而含妆萬古後有作者當尋其緒吾徒弟當入孝出弟敬遵遺矩以待來許以期無負師其鑒之耶嗚呼尚饗

又丁祀羅夫子文

維萬曆某年歲次丁酉某月某朔越某日某門人某等謹以牲醴之儀致祭于吾師明德先生羅子恭惟吾師祖述孔聖憲章 高皇躬率乎常以待後學徹儒等均沾雨化永慕光儀屆茲仲秋式陳明薦惟師鑒之尚享

同鄉奠海老先生文

嗚呼三才參兩維何可當賴此浩然至大至剛上匡 君德下濟群泯危特仗節乎世建明非高非深赤子本心習非狗慾競為浮沉 上帝愍世降此偉人舉世望之山岳嶔岑 世皇御極偉人在職慷慨憂時叩渾爆血不恤其身批鱗之逆萬死一生不同其德逮事 穆皇亦以直方撫定南國遏惡摧強惠此㷀獨黎民以康既以罪歸蕭然空囊 帝曰我有直臣遺久舊識千里乃善之首畀服大僚清齋濯垢凡百有位視此黃耇聞 命若驚不駕而行始至舊識萬姓懽升群工咸良是則是程清風遠播爰及帝京寒暑三周忽乘化休 帝嘉乃德懋哉其

詎天不憖遺奄即于幽　帝情震悼朝列懷憂
嗚呼人傑剛而不折匪為名高性之烝烈槩以
中庸或云未協廉頑立懦伯夷之節孰於公焉
匪必其全或三或六可以為賢致君澤民終罔
後艱以之淑身身其罔愆乃若公者可謂絕德
匪身匪家心如鐵石奸邪摧心魑魅屏息如斧
之嚴如繩之直匪世之人海嶽之神世福攸攸
不足為陳所不朽者非名非身嶠仰昊天必為
星辰其等鄉之後學景行惟恪忽聞訃音涕淚

零落人之云亡山川慘薄思慕如何勉企先覺
嗚呼尚饗

祭弟文

萬曆十九年七月廿九日接得老父手書云我
弟於四月十五日一病長往矣汝兄執書倒地
悶絕良久方起擗胸灑淚五內慟裂吾父吾母
止生我兄弟二人我離家而事君汝居家而事
親君親一理而各為忠孝異任而同盡如左右
手共成一體汝既長逝誰為事親如失一手何
以成身豈不痛哉我自丁丑登第至今始得補
一經筵講官平生堯舜君民之志正思乘時少
效萬一此非專心致志一念不分未足以臻於
至誠感動之道也今我弟長逝二親高年菽水
之歡貽定省之事缺我身雖滯京華我心安得
不馳於親側也欲求專心致志一念不分其可
得耶則我之在此實同瘝曠我之歸計決矣且
老父理素明命素安尚能割衣抑情以順變老
母多病之人何以堪處汝惟有男四人女一人

少鮮母懷然年皆稚幼豈知安老之道我之欲
歸此又其大者也堯舜事業不足以縈吾念矣
又況於爵位利祿之間哉獨有一節頗費處分
者我於己丑庚寅兩歲連生三子不能自乳買乳母
乳之三乳母聞兒歎歸輒飧絕乳兒令不得食如
此者再矣故易他乳兒不肯哺此須徐轉移之
未可以急化也不然八月　聖節之後即可告
假而歸今獨遲遲想待開歲必歸無疑也汝兄
既未得即歸此衷鬱鬱腸一日而九迴汝既棄

形骸魂氣無所不之亦能來至我所而鑒我哀否耶我與汝為兄弟自母親懷抱中至於今日四十有二年矣轉想為兒嬉戲時特瞬息間耳我讀書仃下者三年宦游不相見者十年此外皆共侍親側飲食游處之日也此亦不下三十年古者以三十年為一世以今觀之即一世何嘗久也一世未嘗久則由此引之至于兩世三世至于千萬世亦不過一瞬息間耳吾人在瞬息間強分壽夭亦惑矣我所以為汝慟者非以形骸永別之故蓋憶戊子之冬我閩中主試還與汝論學汝於天命之性處深契黎文塘先生周旋數日晉諸親友相與詰難微覩汝意卓然以聖人為可學而至及我別汝來京之後屢有書來輒及此事我喜之不勝蓋汝平日為人正大光明不為流俗所遷獨未有信學之心耳今於此信得及是天之靈也我日夜思量以為試之於事業者倘未遂于志即當卷而來歸與汝共明此事蓋視聽不違天不足以為耳目言動

不違天不足以為身口如此雖住世百年何益耳目手口渾然一天雖夕死可矣此事未知汝能透否汝遂先我而去汝若未透而去我為痛也汝若透而去我又為我痛也何者汝既去誰與我共此志也能不痛哉能不痛哉嗚呼汝雖去矣所遺棄者形骸耳汝之所以為汝者固在也汝之所固在者其是汝耶其非汝耶以為非汝則隨汝動念而生世之緣未嘗不歷然可憶以為是汝則離此生世之緣汝念何存汝若識此則亦可以一笑於天堂之上矣學問之道原不以幽冥異也我不得與汝共明於生前又安得不求共明於汝之身後我既不得亟歸向汝靈一語又安待不寄之紙上以達之冥冥哉我年四十有五加汝三歲年來髮髮稍白病亦稍多然精神尚強且壯也一聞講學即勇氣百倍日夕匪懈明年來歸欲就汝讀書處合集同志提携子姪翕聚一副精神整頓千年絕學以此報君親以此答天地我弟於冥冥之中尚有以

默劢我耶命男者蘭潔其鷄黍以及果酒泣而
奠之以我誠告尚享

重刻復所楊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六

邑舉人門生黃 堦 龔克修 男見晙
黃 玠 黎遵指 見暐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皞 仝梓
侄見昕
孫開春

書

李友龍同年

足下受專城之寄為吏民之本古今所重惟太守又況畿輔之地 聖祖龍飛之鄉其專且重尤非他郡所敢望者乎而足下得之凡我兄弟孰不注耳目於足下足下磊落矯亢不肯與時俗浮沉人也行當任國家大事矧中都一大府足以難其為哉雖然我兄弟所願者則古二千石耳古二千石所重者農桑教化而獄訟後焉所急者正己率屬而搏擊緩焉又中都為祖宗根本地當以祖宗之德澤宣之而莫善於聖諭之六言今之以六言教民者多矣而竟成文具者精誠不貫也昔漢高過沛作大風之歌則訢豐子弟舞蹈而從之矧六言精蘊根於生民之命脉而倡之此地有不翕然成化者哉願足下以此精誠率屬為國家深根固本則吾道幸甚夫太守天下美官也人生不再值願足下圖之

孫公祖

群生寓內均得天地之性而有適不適者則係其福緣之厚薄焉吾惠僻在海陬以百里而受職者十緋巍然稱名郡矣然山谿阻深土鮮衍沃生齒稀寡民不見德而易為亂惟得仁明慈惠之主臨之即可以帖然而無復憂矣惟我太公祖毓秀名區遊心至道真世之大人君子宜膺之通域大都而顧爾惠也幸而得之豈非我民自其祖父累世修德種脉而子孫宜受其福於今日哉生每一思之輒手舞足蹈而不容已或對人談及又輒神形俱暢而不自覺也使歆歸來倡率閭里順帝則於不知安作息於何有助善教以無拂眾仁聲而迅飛太公祖其許我

耶兹因鴻便爾布崔歡仰惟百順駢臻自秘休
暢是禱

耿老先生

蒙手諭惓惓垂念我師欵傚潞公所表明道先
生者以碑我明德先生斷言也天地神明實欲
老先生之心耿𢦏起也毉彼諸孫諸徒豈敢私
老先生之大德伏惟道至易簡而極學至中庸
而止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彛常之外更無可加
老先生為吾師彰顯法程實為萬世標揭道脉
功德無量瞻仰無窮吾道大幸也惟留意

郭得吾

正當孜孜何學之時不意承之教戒殊甚慚愧
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彼自能為師者言
也令承能為師而輒據師席其將若何所賴知
己時賜鞭策耳使旋謹謝盛情此道甚平易只
在目前無了無不了也令即来書甚好不意渠
篤信至此當為我得吾賀不替

郭秀才

承手札隨尊翁書而至竟讀具悉真先為信是
是難得道不可須臾離一語了徹萬古學脉於
此洞然無疑即聖賢經書俱迎刃而解而難之
有何莫由為道正合如此解昔明道先生嘗有
是說而足下更為明白也知之非艱三句重在
王忱不艱句耳從古来都說知易而行難故傳
說亦亦看家人且說一說而急以王忱不艱促
之此忱字乃知之真而信之篤也若徒常口耳
之知何難之有足下試自思于今這樣誠信渠
見得艱否便可知矣凡看古人言語便質之吾
身證之此學即機關便轉更無煩難之累矣無
任馳神伏惟珎重

與袁了凡

官名司業本以教為職朝夕惴惴恒恐無所發
明以為故人辱以故前後承我了凡札教俱未
敢回復三月以来矢心砥礪與本監師生共相
切琢又幸熬文老誨我所未至助我所未罔友
朋津津咸向于學其中信得及者遂有敬人此

皆我了凡催趣之力也今乃敢佐書以復我了
凡矣每憶了凡向在靈濟宮會中同志談及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了凡徐應之曰且說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生時一聞此語真欲
鏤膺刻骨凡吾人之學所以不到實際不及古
人小而不能大近而不能久者正坐欠此一着
若欠此一着雖有超脫妙悟不過添知識增機
智而已黎文老平日少所許可至我了凡則每
云吾無憂矣吾無憂矣蓋正於厚德處觀之也

我師近溪先生一生為人真有載華嶽振河海
之德非獨知處透徹而已也[illegible]孔子曰我未
見好仁者惡不仁者非我了凡何足以稱此語
哉[illegible]誰當負[illegible]夜念此使人不能為
懷文塘歸矣眼前相知故友又復皆不及門迹
遥心通尚幸我了凡可以教我懇切懇切

淦昌同志

昔者孔子之門人築室三年之後乃以有若似
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其不可者獨曾子一
人而已若此乎道之難明也今觀盱上諸賢皆
矯矯不惑者也豈非我國家際斯道大明之運
而我師值英才輩出之時而然哉嗟嗟難矣可
幸矣即以學而論吾師終始大成之學也以德
而論吾師乾坤相合之德也自孔子而來倒翻
載籍豈有兩哉故夫舉同類而咸服之又將舉
同類而咸疑之其服之者築室三年之見也其
疑之者有若可事之見也服與疑而交致此所
以為德之至也嗟我友朋可不珍重文塘丈還
敬托致意心文兄丈暨敬所兄丈於列丈不及
[illegible]啟并此致意

許句南

男無似謬膺校士之役賴教庇竣事以還至省
下同志復集咸稱我丈任道之勇真足為嶺海
宗盟曷勝慶幸別來一載每懷依依未由締把
一相晤也遥想至誠孚格風動海邦朋來聚樂
悉信悉從重關重關惟我丈力也休哉休哉太
抵此學淡而無味以其無可着力若有可着力

日遇熊先生者呵之曰汝没天理遂憤激深思
之廢食不寢夜半恍悟通身汗浹天明詣近師
大哭述大丘而[illegible]甚撫慰之自是學日篤聯同
志日切後遊武夷有碧眼翁几坐招提中竊異
之四顧無人捲户長跽請教翁呵之曰汝近溪
弟子耶門面心腸不足教也先生驚伏不敢起
頓首堅請教言久之命起為說中庸天命章自
是始脫言詮故先生之[illegible]中庸多近師所未語
者有所本群　[illegible]諸同學咸心醉之

五十游金陵　[illegible]謏引後學歲丙戌侍之
師再至會憑虛閣時主會者太宗師趙公故諸
生無不至紳衿之士外及緇黄下逮僕從殆萬
人師為說中庸貫隱及大學明明德之義皆自
愛親敬兄慈幼平等處發之無不聽悅先生學
益進時不肖持節封崇歸省先生徑造焉則吾
鄉之士數十人[illegible]教言稱弟子不肖述其論說
作來粵記近師印可曰極利初學為評而梓之
其後南北往還先生多與偕不肖傾蓋不可勝

紀先生及物益廣而其詣亦以益邃不肖承乏
南部二載有餘先生一再訪年七十又一矣尚
强健不[illegible]道脉可壽不肖家多難以來日
夜望先生再至慰誨我孰知先生亦長逝矣哀
我先生道貌修削清和出言徐緩而其氣浩然
非外物所能撓常曰位天地育萬物道在則然
不以顯晦在京師有欲薦之朝者先生堅止之
曰公肯見信何必薦我[illegible]肖自先生初遊金陵
邂逅領教[illegible]　前後二十餘年未嘗聞

生言人之過　[illegible]以君實人也只臺欺公一
為羅門顏子其學究極人之際可一言而盡
也臨終病劇講學不輟眷屬哭泣于側而不動
其夭壽不貳者歟先生名允儒師命也字成之
號文塘生嘉靖戊子閏十月初八日亥時卒萬
曆戊戌十月十一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一前配
毛氏無出繼配[illegible]氏養子奕先娶毛氏生子奕
科郡庠生娶陶氏女三長適余承　次適黄從
龍次適鄭之辭孫男三繼祖繩祖欽祖孫女二

楊環溪

承札教兼惠既多謝多謝此學知足下益融通無礙矣當官處事須善自輕妙出脫莫将自己與事物相對要知一切感應俱妄細玩孔子告子張及樊遲辨惑二条便見不可執着也羅先生僊逝有別言一紙先生在時見来學記喜甚以為極利初學不可不刻今刻之及閩中試錄共三件寄覽惟併精神於學問是禱文塘先生令偕来在京弁報

懷慶王門生

奉別不覺四改歲矣承翰教具見晋心學問之切真子夏所謂仕而優則學者耶優之為言裕也書曰德裕乃身又曰乃由裕民又曰裕乃以民寧言其處上下左右人己之際寛兮綽兮無矯拂拘急之態而優乎其有餘裕也仕而優矣非學而何彼未仕而學必學至於優裕之境而後可仕焉耳孔門自顏曾而外子夏學問最為透徹此語亦其一驗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吁盡之矣足下從事於此久矣不佞第述所聞而足下正之近溪羅先生者不佞師也其學直接孔孟其語錄尚多今僅以續會語二冊寄覽然先師之書非頓舍舊見不落言詮者未易入也知足下有大力量故特寄覽若有入處幸以書示

祈鶴峯

何在都下得侍清言及奉役汝南復厚承教愛近茲三易寒暑雖未獲一申問候而高風遠韻時在心目恭惟門下標格出塵手神絕俗茫茫宦海安足久羈息駕而樂琴書林卧以觀無始方宅寸田便是三山之景片時半刻可當千劫之緣此天之所厚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生風塵中人也悠悠素餐種種罪過安足為門下道哉茲因令郎歸省之便肅此申候伏惟起居萬福不盡

楊洛源侍御

恭惟門下鍾靈岐嶷出瑞明時五彩翩〻為世所景仰矧生得託於班行之舊者哉門下持繡斧直指萬里惟是西南之邦華夷之界文武並用威惠兼施豈不難哉非才猷素裕識微見遠若門下天同不以其難者技之也夫夷食飲不同言語不通而其愛父母敬兄弟慈妻子其性固不殊也用夏變夷之機在於因明而通蔽仁可過義不可過先德化而後刑罰左循良而左武猛生雖愚然竊諒門下之智必出於此承大翰例頒無以報德謹具語如右惟台鑒幸甚

鼎明吾

恭聞講堂塑先師大像甚莊嚴而諸友每月舉會甚精進足下自山移歸講堂又甚密邇生雖在數千里外然聞此甚喜慰也事之舉廢在人人之渙萃在學今日所以續老師之命脉於無疆者豈不在諸丈哉茲因萬鳳老榮任之便謹附區又於足下更煩足下吩咐意於諸丈冗奪不及一一專啟也均乞亮幸甚

宋程平

菲才謬叨重任朝夕思所搆塞而無能焉又辱故人遠念感愧〻〻夫民之係乎吏治吏治關於士習士習之不端起於聖學之不明而趨向之無路也明聖學以開趨向之路正士習以清吏治之源不佞志也矧又當其責哉然助我亦賴足下輩二三君子耳程平之政以樽節厚生以教訓正德可謂得其大矣即人不知猶當自信也況復受知於當道哉子路問政夫子終之以無倦不佞竊附斯義亦以此二字為勸承諭及欵集孟我老遺文甚善〻〻外具小刻三種公暇可以一目不為無益云

傅廣居年丈

昔年過吳門承老丈飲食教誨多領玄旨及入為柱下史時反不獲聞一言之益則弟不好學之過也今老丈家居得以致力學問一日千里矣足為喻內典所得果是若何見世上被老和尚謾者甚多老丈聰明想必免矣而何以教弟

我此事只須言下相應若差毫許便千生百刼也何如、不悉

周柳師

前月曾寄學孔編小跋稿想徹台覽矣近讀李氏焚書益覺此老是真休歇漢世上難覓此人我老師能與之相朝夕豈非大眼界大緣分我起獨無緣得與善知識相近所幸一念之明尚知向往不然只得少為凡求名而已耳何足齒也起聞之大開眼人一欬一唾皆是神解乃至所居一莖一塊皆是丹頭今老師倘有所聞於此老願不惜指示幸甚幸甚外近日國學考題作論一首附呈乞覽正之

楊環溪

聞尊人溘然遠養昔日至樂轉為苦甚為執事哀惻不能專人走弔何以為情遥想執事知其無可柰何變也而思順變也而知節事如其生則孝得其大矣古者居喪三年不為禮樂固也而又曰居喪則讀喪禮蓋禮樂之文則可以因喪而廢禮樂之本則實與居喪者俱存不可得而廢也故古之君子三年不為禮樂而未嘗三年不為學學之為言孝也離學是離孝也孝可離乎願執事勉之外具來粤記一冊庭訓紀一冊文塘先生講說一紙付上

黃闓寰

恭誦翰教念及世道人心而望不佞以轉移化誨凡一時知愛所教不佞者皆莫有如門下之教若是其大而切也幸甚謝謝不佞誠非其人然實當其責矣居常深念人心世道本無不美而斯人斯世不能自知其美而自享之大率皆自疑其不美而自背之不佞年來實實見此機括日與諸生言惟使之自知其本美而毋自疑其不美而已未審於我老公祖轉移化誨之教合乎否也承厚愛不覺贅述惟台慈亮之

馬同年

正在困不足之中忽睹大札惠教誦之令人爽然云何益札中有喚醒良知挽回直道二語至

的確果乃弟一生所蓄積是以誦之至此則心開而目朗也夫良易直也知之出於易而直者謂之良知人之生莫不直故人之知莫不良惟不能自知如在夢中必待人之喚醒一醒之後則其直與良固自在矣然則兄丈之教實為至教弟敢不永脩一心以奉之無斁耶兄丈以此按治八閩彼中當受福無量矣

耿寶應

屢目薦剡及耳談者之口知足下政聲甚美盖歷練老成所致不獨資禀之高而已生厚道義之愛安得不自喜慰但古人有過人之才者必汲於學江河之水非不大也而必歸於海者海然後能蓄之也夫學亦衆才之海也已黎文塘先生今過貴治幸撥冗與之一坐必有益也諸不具悉小草一冊附覽正之

周老師

季夏末旬接得老師寄黃者祭來手書及游南嶽詩章盥誦之餘若奉顏色書中有云以虛而不執為性善甚〻寧獨老師為然即不肖起亦然又寧獨不肖起為然普宇宙種〻色〻化〻生〻亦何獨不然一大世界總在虛而不執之中可以止〻勿說矣從吾大懇斯道有賴誠如老師所言渠亦常念我師也前月兩度寄上短札想比時俱徹覽不具悉

盧台麓

昔陸象山先生云濂洛諸公此學尚未大段光明今日吾儕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甚事吾廣之學自江門以來至於今日似亦當大段光明時也叨貳成均惟此一事吾廣在監者四五人一時翕然相信此曠古所難之事人力豈能至此殆天為之也前三數年得賢橋梓今復有此數友可謂不孤但願時發難遭之想常生立達之心時〻聚會務使大段光明勿辜天意為禱

黎文塘

兄丈歸後會中諸友懷念不已或谷生不能晋一賢者且時〻問何得再來然則德之繫乎人

心如此然未歸時諸友未忍悤々以此見吾輩
一去一番均有益於人心世道不可偏見此是
而彼非乃若修諸身者則無去住一也老師道
體康否講堂想已落成可喜見丈到家情況窘
何令郎學業大進乎許旬南信道極篤今得海
剛峰荐望之善意欲入朝只恐道不便耳餘惟
珍重為道自愛不多及

羅老師

恭惟道體萬福講堂落成弟子聞々英才濟々
咸升入於堂室無外望於宮墻師之樂何如起
亦惟此為賀外敢求老師平日所著述者或文
或詩或尺牘片言隻字幸悉檢付來京起將輯
成一書藏之名山以俟百世天將有意於斯文
起每思之中夜起舞惟師慈亮幸甚

復張陽和先生示朱子悟後詩

先生此編實與文成公意緒相承有功於道脈
甚大非特朱子賴以表章而已感興詩真雄偉
特達今在選者遂道不遠獨飄颻學侶西方論

緣業二篇立義未精似可刪也酬南軒篇云推
原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
源是徹底透悟歲寒軒一篇亦有意未云明朝
猿叫三峽路一葉經上滄浪船可謂坐脫七言
律未見到家而和陸子壽者正屬影響所謂入
門未得時也似亦宜刪去七言絕右鏡重磨篇
先生批云後儒以异州為先生故鄉誤矣此語
正繼往開來手段妙甚昨日土墻一首亦未見
性剛之可也通塞明暗往來之狀乃入自見得
恍惚有此其實非心也若見心者即此便是心
何通塞明暗往來之有此毫釐之辨不能無疑
者謹此復教惟尊裁以為何如

鄧公虞春元

過奖蒙與足下連日傾論覺有契合未審別後
此意若何此意本自不離只患吾人見得未真
切反將易簡更為繁雜祗自休歇將去孤負義
負蹉過時光殊可嘆也知此下決不如此然闊
別之久亦有不忘于懷者幸亮之許旬南大行

吾鄉真切於學問者也可以一晤共訂此盟餘不贅

與友人

近溪先生之門有終年講學而不肯承當者或詰之應曰吾所謂沽酒而不懸招牌者也先生嘆曰狂狷與鄉愿之辨正繫一招牌耳子以不懸為賢乎今足下蕊刻懸招牌之道也雖然子之不懸也是吾憂也而子之懸也亦吾憂也不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乎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願吾子之深思之吾又懼夫生機之稍抑也吾畏夫吾言子其善聽之可也

蕭師庭

國之安危係乎民民之休戚係乎令天下有賢令則善政行而民生安民心悅而天意得天心無一刻而不在吾民故長民者不可不慎也天下之鶩於虛文也久矣非吾師庭天資近道安能聽此言哉善守官者以數年為千載其不善者及身而已敬之哉客歲虞南聚首見師庭於談論間有曆々相向之意茲承使翰遠臨敢以此後蓋萬里一札不款以寒暄了事也師庭當紙亮之

與友人

承示大學格物之說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即知本也甚善雖然近日名公理會及此者亦數人矣然求其真實知本者尚未見也此學須要實悟實修豈但見解而已耶足下之見信高論信確然未審所謂知本者何如也有可以教不佞否乎至於大學次第有古本有石經有明道大學有伊川大學各不同今章句大學又係朱子所定與伊川不同者也要之皆有可通難必其孰是而孰非也又格物之說陽明與晦翁異今之說者又與陽明異然其歸亦未嘗異也前輩似難輕議足下高明以為何如

復周柳塘先生

二月初八日辰時接師教札讀罷喜不自勝向札再拜仍准雖數刻方定益甚哉道之難見也

有其人無其見不足喜也有其見非其人不足喜也心術如吾師氣魄如吾師而學又見道萬世斯文之福也起元敢不喜乎何於來札有念之不動為性一言起即仰窺其微但未承面命恐未的確乃故為歆與見之辨以引吾師之真言竊以於孔門直窮到底之間耳茲承誨云云即已豁然矣此後尚何事詞說乎第未審師於有得之後曾大快活一場大跳躍一場將從前意見如金如玉寶重愛惜者俱當敝帚委棄否又曾將見前意見如泉如焰奇特神妙者亦當風烟散釋否果爾豈不快哉起乃竊有顧焉此學忌不見此又最忌見此而起見若是真正孔門的脉須是以修身為本却只做得修身兩字又丟了為本兩字一面要修身又一面起人我分別之見不知分別得人我時已離了本也離了本便是不曾修也若是個真修的人方一念要分別時便與修去豈容此念更生此便是從根本上修一似種樹者將横枝傍蘖修去獨正幹數榮方用着修身為本四字不遺了他一字中庸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正是這個工夫到此地位方曉得舜之隱惡而揚善若决江河沛然至於成聚成邑成都四方風動的心髓此是吾儒篤恭天下平的真實下手工夫若只會分別人的是非却是自家心中先不平了如何到得天下平的地位也起不敢欺于今只是如此用功但苦從前習氣深慣又其資質稟來鈍做不前耳頗吾師時賜鞭策不贅

羅近溪師

開歲以來台候萬福起元於前後會語每讀一過便生發一番輒嘆孔孟一生精神命脉盡付我師然發揮揚詡亦須如許氣魄此宇宙精英醞釀千餘年而出者也起元每一思及真不知手舞而足蹈也前曾附書求老師平日著述或詩或文或書札序言隻字欲得彙而輯之以惠無窮蓋有道者一謦一欬皆為真實未審老師許可否京師同志相會如常惟楊晋菴近最相

信有書本問寄上因略附郤衷不能悉

黎文塘

自足下歸後都下同志時〻懷思不輟觀此則在貴鄉尤可知也弟拙劣每讀老師會語一過即長一格恨不得一日誦一過惜力不及耳只能一月一誦此殆宇宙間神物我若能熟誦之不歇即可以一天人躋神聖非但小補而已足下以為何如楊晉菴相信之深有書奉老師弟未見其中所云也足下可得一觀又弟之意謂老師傳孔孟心印一言半句無非道妙款畫得平生手筆錄之以垂無窮然亦足下及二三丈事也幸相與圖之不贊

與友人

足下之所求者舉業之文而已乎抑猶有進於文者也若舉業之文而已則世之精於業舉者為不少矣今詳足下之書乃勤〻懇〻於拙者足下之志必有進於文者可知也夫文者載道之器也世之學者咸知求工於文而不知求工於道櫝所以載珠也頗含珠而買櫝惑之甚也文誠工其所得者不過科第含曰文而惟道之求則其所得豈直科第而已哉且未有工於道而不工於文者也足下勉之矣至道難聞光陰易邁拙者顛毛種〻雖悔可追焉知来者之如今也可不畏哉夫自古豪傑未有不奮發其大有為之志而能有成者也萬里馳神心照為幸

答劉鍾所

國家造士幾多年方得一賢士夫人家積德幾多代方生一賢子弟學者讀書幾多省發方做得一件好事故吾輩不可不自愛惜亦不可不愛惜他人也但高明之士以學問為急則其精神命脈有所棲止不然意氣有時而衰識見有時而奪為山九仞或不免於一簣之虧古人孜孜進德修業良有以也而豈以為名哉易曰龍蛇之蟄以藏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足下請嘗杜門之息其在斯乎生本領蓋之交感如故之義爰不敢自外因謝翰教而貢其謬說惟高

明鑒亮幸甚

雲益州守張書江鄉文

執事抱奇氣出守遠州人將謂執事有所弗樂乎其地讀執事入滇稿若奏金石而鳴鸞鳳由此觀之殆不知宇宙之為廓死生之為變也雲益萬里安在其為遠哉夫治遠之道無他鮮勿擾之而已遠人之良心固不離之朴吾無以擾之則其天全而性得然欲無擾於其外當先無擾於其中非有所寄焉不可故琴瑟歌咏有道者所以寄其心以與天地萬物相安之術也猗歟休哉執事可謂善事其心亦可謂善治其民也已使旋肅謝伏惟珍重

河東巡鹽吳安節年兄

執事報代使入京如例通友入書而僕亦濫與焉僕則安骶有所役於執事哉惟是新春陽泰萬物咸亨君子進修之益當與時而俱長而有生之類亦當有以自樂是前一言者執事與僕所當共勉而後一言者似執事所當自任執事居其二而僕自處一焉有用之與無用分固殊也豈敢焉於台恕哉河東聖賢地三代而下惟王仲淹薛文清二公薛之讀書錄今大行矣而王氏獨中說存耳其他續經十二策之類不可得見意者造物者秘之名山亦待其人而出乎此龍門人也願執事留意幸甚不宣

東吳悟齋

昨承佳刻惠教誦之不釋手竟夜乃奉葉於老先生致知格物之訓莫逆於心雖鈍且陋不過窺班嘗臠未得其大全然頗覺其中之莫樂也起至愚然幸有一點孜孜向學之明者十年之前亦從格致一語悟入故此條路逕尋走頗熟今見尊教發明得完全精妙於鄙衷頓豁益無可疑者陽明先生訓格為正未若此之直捷然亦常云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上則亦此意然乃其後說之錢王二公若果於師說透徹即聞老先生之說當不待其詞之畢而相許矣何致逼之轉一語而竟不肯轉耶況後世之學者而不

修者皆其悟之不真也未有真悟而不修者也吾性之中一物不容而萬善具足既悟其若是矣而肯不修耶且雖欲不修悪得而不修哉君子之立言也惟恐其偏而壊人故良工心獨苦於證道編見之矣敢為斯道慶外會語續錄二冊家師亦如是悟亦如是修祈門下批評以示愚昧幸甚

山東廵按吳惺初

歲比不登首闗陜河洛延及齊魯固氣數適然而上天愛民之仁則已默定於生君子之日矣恭惟門下躬仁義之德抱經濟之才直指東土按行郡國實上帝挈東人之命寄之門下也乃始至於境以賑請者累累以刼傷抵罪者十牒而九既憫然于溝洫之莩復怵然于誅掠之萌此如久病之人既虛羸矣又苦狂亂治之之藥攻補雜投亦必無幸門下所謂大回其元氣而一切刷理之非覈實有司不可任矣此誠醫國之倉公而救時之扁鵲也舉是道也於化歟為豐化乃為犢令齊魯一変而至於道亦奚有哉不佞謂上天愛民之仁默定於生君子之日者此也不佞蔵拙有年纖埃無補伏承包荒罔揮例惠華札謹此肅謝不宣

欣賓應

今在所災傷民不聊生長民者若無保赤子之誠竊恐天意未可回也高賢衡疲區也尤天下咽喉要地執事居此尤宜專心壹意以結民心為務寧可失上官與過客之懽而不可使匹夫匹婦有棄我莫顧之怨此地近水而轉輸所經百姓萬不致絕粒不過價貴耳所慮者江淮之間剽輕之習易為不逞若心乎而民信政清而務簡本固而備豫雖有卒然可以不患矣無名之費不急之徵固請上官一切罷去此所謂以官庇民之道也大槩如此惟執事隨宜而酌之可也承翰以疎慢為言此屬係恭蓋無物即不通書世情有之非生與執事及諸公相處之至意也是後但欲以一字相聞即毋以物誠心古

道豈不為相敬之大者哉

答黃二瞻

承示浙省游饑木商不至榷額不盈第能躬厲清白折伏奸蠹而已嗟夫足下丁民之艱即如是可矣豈復計其他哉此所謂不離當下者也夫使理民者亦若足下之理關則不藉口於足國以迂其足民之念民心悅而天意得可以消水旱之災致豐年之樂今天災頻仍不已者靡獨氣數或恐人事亦有以召之也足下以為然否

答曾君彥

承詢及鄙論今以一冊奉覽此道好之者蓋寡君彥資質近是吾亦欲與語惜未得常相見耳然肯舍去舊見以鄙論多覽百十迴必且躍然有得於意言之外矣世俗悠悠之談誤人不淺惟君彥圖之

林閑雲先生

足下清修雅操生嘗得之談者之口而其卓見獨詣則生蓋以意得之非談者所能悉也客歲東還專念奉訪不意賤病大發寸步為艱然友人黎文塘獲接輝光能言其槩春初又奉長篇遠寄則生於足下豈必目擊然後道存哉嗟夫先生老矣願幸強餐自愛吾固知先生不規規於鄉人之知已也所淵源遠矣萬里神交贅語奚補聊以見意

蘇英德

承示課諸生拔其優者立會校文因誘以身心之學又念蒙養貴端適先之社學選師率弟子歌詩習禮此移風易俗之道類非俗吏所能為也足下既能之矣願遂專心一志而為之勿惑以流俗之論蓋毀譽顯晦原有定數士君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舉厥職亦可以無負此生矣此外更何求哉非足下相信之深難與道此

蘇春元

秀才領鄉薦即翛然以先生長者自視豈復能屈首就問於人而足下克賁書有年矣乃謬推

僕以一日之長何也此非生君子之鄉佩家庭之訓以學問為大性命為重而為豪傑之士者其能然哉嗟夫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之不講而人之難成也久矣雖以僕之不材亦年至四十而後幸有聞焉其未之聞也種〻任為皆自以為人也及其既聞之也乃知向之種〻任為皆非人也此僕所以自喜自悲而不敢不為人喜不為人悲也足下今既有取於僕矣願推此心以成己成物甚勿孤修則於成人之道一日千里不啻也足下幸自為進修僕安能有益於足下哉勉矣令兄明府以古教化治英邑世道之幸足下在此中千萬贊成之

李友龍年丈

春初托陳學教一書大都秀才套語耳辱翰教許以心交晚近殊不多得愧之〻〻中都若饑聖天子發帑以賑賢郡守焦心而為無非所以默回天意而深結民心也術自有窮心乃無盡水旱之來堯湯不能使之去兵食之去孔子不能使之晋惟是上下一心學結而不可解者乃聖人之作用也承云改折一節最為吃緊便當積誠以白撫按既騰奏牘縱使大司徒不行然太守之心足以白於一郡矣若逆料其不行而不為上達是自失民心也故曰凡事無不自己求之者此亦秀才套語也豈足以言策哉門下以為何如

唐曙臺

客冬過貴郡下獻移漏刻生出病不獲趨謝遂莽〻而別今忽一週天矣都下同志計日望足下至然亦知足下雙白在堂不肯遠離也白沙先生每不惜人此一着今生亦川夕笑此一着豈敢勸足下駕哉獨有講學一事白沙先生不曾厲禁今聞足下自禁之則區〻願勸足下一開耳不誨人猶可不自學奈何自學者豈杜門稽古行義不失已哉誨人固所以自學也何者相長之益古人所取也比近覺此有益恐不足為足下深造自得者言也然意實忠誠如許懇

之獻爲萬里馳神只此不贅

施向卿

承寄憂旱諸大篇古意古詞駸駸乎升作者之堂矣知足下游心文藝專精如此吾道幸甚但此中尚有根本不知我向卿亦曾一番意否若得其根本則將來製作俱不朽盛事也古來文章家何啻萬萬而傳者甚不多以得其根本者鮮也此意當與坤儀細商之幸勿當面蹉過轉瞬間不可復得

侯生泰和

承翰煒然華蔚而拙韻又辱高調屬和捧誦之間珠綺紛錯然皆非拙者所敢當且亦不欲以此爲賢望也賢所治乃省會衝衢百務填委當崇簡修實惜精全神事求可繼古人有目覽公移耳聽辦訟口行禀付手答牋書者雖云紛然給足終是爲才所使知賢必不爲也意以特爲拙者數敎耳尤非所敢當書至即欲奉報因習儀遂阻兩日益拙者之鈍如此足下又何以敎之

徐象源公祖

今月許大行入京以劍南錄稿見惠始得於其間窺先生之一班耳然深歎爲學問之大全求聖之正軌也未敢遠引姑以答祝于世祿一章言之有曰求之於心者所以求心之聖求之於聖者所以求聖之心人未能純其心故師心不免於偏雜聖人先得其心之同然故希聖即所以盡心斯言也外若平平而天人之道古今之術統是矣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故道性善而必稱堯舜後學不知其故而漫信習心以爲便是聖人亦過矣且先生之言不屬比擬不傍影響獨得之訣可以意會惜未由奉晤一聆之爲快也然即使聆言先生豈能有加於是而其之莫逆於心亦豈異是哉但願先生領納天和鼓舞神氣大爲海邦人士造斯文之命播至仁之種將來有興起於海濱者先生德也萬里馳

神伏祈台鑒

羅氏兄弟

師母太夫人辭世長孫公後不幸感悼柰何惟令兄玉蕃自寛以保天和於一氣幸甚清時恭次天衢大亨賢俊附以成名群龍可以競奮慎勿優悠玩愒使哲人之後不顯臨楮涕零幸亮枉督

朱荏平

作令當衝疲之邑自古難之大要以恤民為本

務厨傳非所急也弟不可作意為慢耳觀來翰具悉苦心但願視此為動忍之助而勿存氷炭之懷則德日進而福亦無量矣吾人當以聖言為法孟子言三自反而歸之於如舜而已矣以此自處尚何難之有使翰之至違賤恙日在藥餌中奉復不敢多及惟心照幸甚

裘了化

寶坻銀魚上供為累生素聞之也下寓書其遂得停止真大力量也至云此物亦遂不生何也意者此動彼隨此止彼息皆靈機默運自然之理然識此則四方可以徙散四靈可以為畜矣此生淺淺之見也足下必深究其理使中希弃書稿見教幸幸

答耿老先生

起不獲久事近師惟老先生乃吾師莫逆友也頃老先生之教猶領吾師教也是以每有所見輙直陳之以就正伏承札示云信手拈來成妙果隨足到處具康衢其淺學矣足以語此然至

教也敢不勉而至是哉伏惟老先生一出一處與時消息世道盡在老先生一身何適而不可外柳師書一封附上希轉致

盧台麓

天地於物無不欲其生至於物所自取天地竟無如之何而未嘗困之厭棄焉物之仁也吾人之學好仁惡不仁者以取法於天地豈有他哉願足下任仁勿急迷於一節此自揆力量既不足以辦時日又不暇以為前地退還君家但願

諸公成之異日煙火相望鷄犬相聞青紫濟〻絃誦洋〻謝事歸而策杖来遊今日東鄰明日西舍經年醉歌其閒何者非吾廬也

葉龍潭

開府之位於碩德重望得之已為遊然自恵傷觀之乃數百年而僅見者山川聚精會神鍾洩於是安得不為吾惠稱慶哉辱札教抑内頓之情急報主之義遂自省徑趍貢竹幸甚蓋旌麾発到一日則彼中蚤蒙一日之福聖主亦蚤紓

一日西南碩之憂門下勉之矣高識遂養才合其誠蓋無施而不可也但做事忌於着意白沙先生云桓文與周公同扶王室然桓文用意而周公用心又曰詩不必作不必不作道故如是也凡此者亦願門下之留意也淺識無當惟裁察幸甚

陳文溪

同志之友十載一晤又別經年忽承德音喜慰無量途次漫記再三滌領知此事已被丈觀破

格物致知大學第一重鈐關也古今多少英傑攻之不過其說道理者皆邪説其做工夫者皆亂做耳丈今幸過此關當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矣来粤記丈云闕之書色上論大宅不其然乎然謂其間微有可商榷者固無害也大抵此理精微圓妙一着言語文字便成滯礙雖古之善立言者尚且難之而况謭〻者哉叨貳成均他無所事學徒百餘隨機指示賴以自熟其仁生原不能有益於彼而彼亦無事於生之益

之也張孟二公遽然長逝友朋中似失倚仗然有志者觀之哀吾生之須臾念朝聞之莫及當速其開悟而急其進修所謂無非教也吾輩豈以形骸存亡為欣戚哉恵貺不敢不領使旋肅謝惟幸嗣音真率切磋共敦古人友誼是願是禱

又

令弟入國學生得一良友幸甚〻〻我疆之逝同志者莫不悼之然已久矣丈之情用之遺文可

也傳誌未有以見屬若如有屬生央當為之不
辭也尊記中多絶到語知云此心靈〻烱〻生
生活〻何嘗不共足只為習心蒙倒遂隔幾千
萬里古人謂塗人皆可為禹於今始信百姓弟
日用而不知耳是也然習心蒙倒四字未審尊
旨若何靈烱生活之心與習心一乎二乎柰何
有千萬里之隔也又或問禮在視聽言動乎心
乎丈詰曰子以視為目乎曰然丈引心不在焉
視而不見等語以證禮之在心此章都覺未瑩

是以視聽言動之外別有一心為之主也此際
更須百尺竿頭進步難以言說意者偶未得於
心而率爾為之言乎凡此皆所以自附於切磋
之誼惟丈教之

王性宇年兄

附驥以來僅得觚戲於詹洞源寓中一承謦欬
然老丈之曠懷逸調弟得之聽聞者多矣大非
塵世中潤〻者比老丈使轍所向一一皆要亦
剝了西方大意未耶丈未了誰當了之以弟度
之必已了也若已了寧當自了而已耶初登第
時同是壯年弟今已顛毛種〻想丈亦不殊也
此一大事豈可更容徐〻耶弟聞我丈嘗有意
于此故敢以為請倘蒙不鄙惠以德音尤為至
望不盡

周柳師

伏惟二老以道緣深相結内自有龍湖以來至
此始通其會二老皆人龍也繼自今龍湖之名
始不虛也而二老所以為人龍者何哉二老之

學皆乾〻之學也故稱龍焉雖然龍何學之有
湖之上山阜林木鳥獸湖之下淵泉魚鱉往來
於湖之間章縫緇黃賓客僕從一切皆龍也有
弗龍安在二老之為龍故知二老以無弗龍而
成龍夫無弗龍而成龍謂之有學也可乎有學
則有弗龍者矣故知二老非有學也謂之學而
已矣非乾〻也謂之乾〻而已矣非學非乾〻
則舉宇宙之内無非緣之相結而異二老之有
哉吾想孫湖花發於山鱗躍於淵朝旭曛[illegible][illegible]

月朗㦤々老並坐磐石上々下谿澗唱之以康衢
之謠和之以擊壤之歌焉知唐虞之為古而今
日之為近也視被塵世紲羈茫々何物而談性
說命指空論色以滑疑其六腑焦竭其五臟者
亦奚取焉此起元之所以得書三復舞躍而不
自知也一切葛藤從今已斷更不提起

郭得吾

國博樂先生至得接尊翰寄到粵遊紀三十冊
俱領悉矣茲後寄四百冊具見足下愛人之周
而為道之廣幸甚々々但過費不能無不安之意
願從此止勿寄矣今即寄示文字數篇儘有佳
筆但未是順理成章一氣呵成之作盡火年作
文隨時変態讀秦漢便類秦漢讀歐蘇便類歐
蘇無足恠者如虫食葉食蒼則蒼食黃則黃若
欵利場屋莫若多讀蘇文常想行雲流水之勢
筆下自不同矣又須胸中灑々勿以得失動念
始得只此寄聲

趙儕老

弟所受教於海内豪傑有年矣穎敏特達坦夷
和粹若我大者未易得也非丈能教弟其誰能
教弟哉茲主上賜以優暇之日上天助以肆力
之時易不云乎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謂正當我丈今日事非耶將来以大
學術建大事功潔心矩相皇極以成唐虞之治
實在茲矣丈豈肯以小々了事者哉

孫欽齋

向許秋天再入白下不勝盼望茲捧翰教乃知
有後約也辱示虛之一字誠千聖真脉秋間曾
具短疏以達宸聽亦反復以虛為獻前與老丈
晤語時原以此處相契耳然其中微有救正者
為虛不可說也又為虛尚有說也虛不可說者
為著於虛即不虛虛尚有說者虛須悟入非人
所能為也然僅能如此說至於真虛終不可說
聖人固聰明睿智達天德故經綸立本知化育
此處不可說終不可說乃為真虛也若夫知人
用人不過虛中小々影像致虛之學不為此事

而設也門下以為何如冗次位答不及曲折幸
諒之

與盧亮泰

學問得手則心開目明德業道藝一以貫之天地與福萬世與名匪虛也足下於此學已見端倪所貴者直達其機而已機萌稍遏無以配天行徤而成生物之功坤雖生物畢竟有待有待非聖學也萬年道脈可不深念之哉萬里行矣區區不能忘者唯此

區區生平惟學問一事非是無以立身亦無以事君也孫有萬里之行深望諸公有以助我煩約前後在會之友大會于關祠以次月二日為期

科場逼人幸勿為意勿為意乃所以得之也古之名將對大敵如不欲戰然後意氣安閑戰必克矣

學問不歇脚何前自有佳境若一歇下便生退縮不止不進而已足下覺近詣若何毋謂此是不增不減之物有何可進古人日宜日嚴孔子平地為山俱是欲人進步須猛志精進勿得悠悠

千古學脉在此以此處收拾天地萬物更無一點滲漏做成時與天下同享無事之福如信不及世界自此多事耳慎之慎之

與駱子易

數日專心先隴遂輟會事賴諸友不自輟也且道在是學亦在是雖欲輟之其將能乎會語豐近稿具此于共評之亦與諸友共評之

適檢藏籍有禪公案四家語錄二種送覽若論吾儒性宗之學直造古聖日新又新地位須是如此始得後儒以異端目之近於不識寶矣足下覽竟之後將相與細論之

陳白沙先生云文字費精神百凡可以止且絕墨把捉得定千門萬户自在即不作可也幸自珍重

彭臨翁啟

伏蒙金諾令次嫂既僕室之次男兒晚謹具儀
納采者伏以禮從周道二姓締百世之姻義取
義爻再索協坎離之配序值三陽之泰儀修六
禮之初實有天儀敬憑月老恭惟尊親家大人
籛鏗仙裔南海名家早擬巍科望實始基之日
世餘積慶熊虺迹叶之殷惟茲珊瑚不釣於虹
蜺是以鸞鸞許歸於丹穴事實同於絫足喜遂
動於楊梢尚愧蒹葭有玷玉樹幸蔦蘿之有托
爰筐篚之是將好永擬于朱陳盟不渝于山海
總煩冰語奉瀆台聽伏願道拓滄容鑒悰于物
外則感同岳戴忻忭于宇中元無任榮瞿之悚
之至

楊震淮

恭惟門下達尊兼三碩德無二風來凝於朝著
聲名播於華夷乃者未賚方隆懸車頓切歛神
功於不宰付事業于后昆兒神于焉而福謙士
類因之而砥節所謂啟家之平格周室之恭先
者乎此也比歲入朝曾識儀容于鵷列艾齡服
政益贍軌範於璇題方悵瞥欸之難承豈意
塵之槩及見祥麟之角歆賦振振拜綺筵之頌
旋增惴惴豈有瓊瑤之報敢當桃李之枝特明
素心敬恭尊者伏願順時嗇寶度世延綿兒方
朔於金門不數千年花實弟蒙莊於漆吏寧誇
五百春秋生謹祝謹啟

張玉老

恭惟門下發祥楊豫紹服程朱何從廣厦細旃
之間惟進正心誠意之論仰符山斗望切鼖鼓
詎意比垣輙移南極暫排徊於閑署遂游歷於
成均惟茲鷄鳴群雍實乃龍飛豐芑壽考作人
之化奕世如存舊邦新命之司非賢不畀於惟
重望始慰群情既立為國育才之功復兼以人
事君之義凡在門牆之佳士孰非王所之居州
何毀非成無往不復舊學之甘盤豈容久廢前
席之賈誼會見不虛生也嶺海迂儒章句末學念
切朝昏但自畏其落植薄循甲乙亦遂使之佐
養深有愧于前休得無慚于来翰矧承華錫赤

覺靦顏對使拜嘉何異百朋之重困扱思報獨
存一縷之誠伏冀泮渙優游晋意卷阿之什飲
食宴樂玩心雲六之辭寔切至懷統希台鑒

益世子仙源回啟

敬惟殿下朱邸鍾靈銀潢挺秀游嬉翰墨清新
鄴下之詩咳唾珠璣麗則孔門之賦凌視千古
高居上游鴻寶之方自竒錦囊之譽無價不徒
文章得作者之精髓，以問學有聖賢之工夫
衛社稷莫若朱虛尊朝廷孰逾李勉文昭武穆
久矣周室之宗盟鱗趾鳳毛灼然劉氏之祭酒
元夙承眄睞洧辱褒揚深慚寅直之惟清何有
肅雍之秉德方悵遠顏之既久寘丹慊以良深
遽蒙染翰以相先媿鴻私之曲被伏願康寧介
祉元吉考祥壽而臧昌而熾丕迎有羡之麻川
方至日方升貽受維城之眷未由旅覲過沐謙
施玉案無酬徒一日三秋之諷冊椽歎帳桒兩
鄉千里而遙未既敷宣聊陳感佩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七

邑舉人門生黄　瑎　襲克修　男見駿
黄　玠　黎遵指　見暉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滕　仝梓
任見昕
孫開春

書

與邑中諸友

曩者朝夕過從領益不細别来再易寒暑轉憶舊遊有如夢寐年光如逝川何者是眞何者是常靜言思之令人震駭老丈亦念此否也當其聚首之時正好商量無奈不肖道力淺薄無所發明今雖悔之亦復何補但願兄丈含悠悠之談求慥慥之實不致虚度此生時出德言為鄉鄒倡導成就大丈夫事為禱拙稿一部寄上覧教不多及

畢心坡

老丈倡學江南生久延佇不意惠然肯来聲氣遂應古人有言目擊道存寧俟觚詞而聘說耶超然一别兩無掛繫彼此任運無不符合忽辱翰教乃示至情所云漸覺專一又云當下長安更何等待誠非對塔相輪之見也生嶺外迂夫聞見寡陋安敢云知學哉以老丈漸專一何等待兩言反而觀之亦頗有同然者耳自今以後但願大家不放不歇知止得止使專一者益專一無待者真無待不作聖凡見亦不住偏全見不住醒睡見亦不住入我見縱浪大化之中安享太平之福豈不樂哉寄意同心好共努力不盡

商高要

足下下車我鄒邑時生正以赴命就道既而道中南轉忽更歳華足下遺我翰教然後知宰高要也登仕者惟宰為難仕亦惟宰為難遇其得宰之任者其與百姓有緣者也他官雖華安能及宰之實哉諒惟足下卓見乎此故敢道之高要附郡然與都會無異硯席蕉布民之饒即民之病也民風猶淳惟足下安之毋事旦視暮撫為也大要在於視民猶己子惻怛常大通即撫

發不當矣來意良厚謹謝此布不盡

王國楨

正念是下使輸送至然讀之云四十二篇者乃為有先生也蓋吾家孝廉未曾至白下也足下何許落筆洒然是必洒然也豈待讀四十二篇乃信其然哉文章小技耳生亦戲筆為之願足下毋廣我而造大足下多故之料熟計之勸猶是宿昔未除乃有如許念慮伯杞國人憂天崩到今數千年天何嘗崩生不如是作念亦只憂自己崩壞而已矣足下試自料目下自己崩壞未何故作無明之想崩也崩也壞也壞也我且自顧我不敢多及

管東溟

近日理會得宇宙間一件大事此道之統何究舜湯文孔子而來幾二千年至我高皇直接之無纖毫不滿之遺憾飛龍御天作用人所知也至其成就洞徹處人未之知也具在文集還經示僧篇又諭僧篇又

道患篇試取三製讀之可以測其精微之蘊矣弟▭愚拙自謂此舉庶乎少裨於世近摘數篇稍為詮釋刻之本部以示同志須風行之後表其全書無不妙者也刻尚未脫板容寄上方生行先此寄音及冬日記一冊內有送孫欽齋先生序具之敢祈覽教

宋五雲

此道大意曉了方可看古人經典以印正之至於宗門語最為直捷尤當熟看此係大學止至善之捷法柰世人不識目為異端深可惜也止至善之學不離當下宗門之學亦不離當下也離當下而言學是失止也是失宗也識止知宗者一髮可以引千鈞一滴可以盡大海一芥可以納須彌一刻可以貫萬古得此欛柄入手何[illegible]尺之身不參天地哉子今見此大意便當直信不疑珍重珍重

龐丹徒

吾人處世自有大者絕不在小小節目上求也

足下所以用情拙者可謂鎮密尚何闊畧之嫌足下虛心取善傾心於了凡此却是足下大處昔人有言治性者當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令了凡之所有餘者乃足下之所不足也足下能取之不惟自成亦兼成了凡也何者了凡亦將取足下之所有餘以自補其不足耳一舉而人己兼成足下之取大矣如是尚何小鄭足許乎伏願足下直往直前及時努力歲月固不待人也小刻二種附覽求印正之不備

周海門

別來寡偶惟取
高皇御製文集手自謄釋乃見千百年道統集
於
高皇其前後諸儒種種論說皆難為言矣今不自量其力之小篇摘而章分之位　明一經刻之散署脫稿十篇劉剛倩携而東南以奉報門下也入粤之行當在何時早勸老伯母板輿度嶺一觀粵中風景有可樂者丹荔如霞翠圍似玉無論其他矣剛倩近詣不謙吳生東淛此風人當興起可為大快南中關且吾陸中陽諸大賢弟所請教者并報不一

郭和州

李白詩云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無歇皆自然曾閑歲之幾何而令復憂至一陰生矣智者觀之安得不順理安行位大鵬逍遙遊也足下位州諸務填委尚能念及故人仕優可知能優即能逍遙矣豈獨自逍遙又將使一州之民無不逍遙也其樂豈有涯哉附上冬日記一冊證道言義一部奉充清覽不盡

鄧心虞

平生無他長止有講學一事近日更覺端的無纖芥疑處南中無事輒將此道借時義發揮之主何敢擬前哲但此事有不容逃避者竊自謂生之時義有似於白沙先生之詩非苟作者也今寄一帙於門下幸於公餘披覽以為然否倘有未盡處亦望駁示何如

李朱山

不佞鄙說譬之油甕旋缸道之污染也老丈淨蓮花目柰何覽之雖不受污染然不佞不可以再陳若再奉陳即為不識進退矣一咲芙蓉寺記特為俞定老及老丈而作不佞時尚卧病未嘗見此僧也此文到寺亦足當不佞訪老丈一番矣何如〻〻

俞定所

恭惟老丈志巳弟同各居分化理固宜然雖相思而合忌言亦理之宜然者也承諭與朱所丈山中信宿無異與弟神交則亦可以托契於無言矣辱委寺碑使不文之夫呈拙於盛文之處誠自揣縮手然有訪我丈及朱山之心而形迹拘繫則托之文以往亦神交之道也故畓病而揮之文成即寄尚未出見此僧也

嵩思默先生

報恩招提一會有以識先生之心易原易說則因而信之耳實有不言而信者存也別後吴下友人傳先生語云學入意地擾〻不能收功於方寸間假饒說得極徹終成戲論斯語也為膝口說者戒歟雖然極徹者徹于極者也徹于極者通于無者也通于無則無意地亦無擾〻無方寸亦無能收及不能收何者為極徹故如此亦無終成戲論及不終成戲論假饒以方寸為意地欵收功於擾〻此如行路之人曰則烱〻長安足則躡〻塵途其於邦畿至止者尚遠也如此而遇都人士為我陳說王畿所以為四方之極者吾安能以戲論視之乎何者為未至長安故生報友人謂先生語當如此看乃為妥當茲秉鐠便錄寄請正附冬日記一冊中有易原易說題辭一篇乞并正之千里馳情統惟台鑒

鄒南皐年丈

正衆念時乃無使得便又因循遂至兩年不寄一字頃吾輩原不以書問為慇懃老耳海內同志如吳下管東溟才識無雙南中精詣者周海門年丈今借重吾廣矣尚有馮年丈具區閣廷

評立吾陳車駕景湖陸大行中陽及孟銀臺連
洙先生此或在會或不在會皆弟所當領教者
也老文所欲聞故具述之近蒙曾見考寄示龍
谿先生語要一冊弟覽竟蓋嘆世人無知此老
者此老乃實修之士其修也過於其所悟而世
以道行議之益成此老之真修矣何者真修之
人豈畏人知人有不知正慊修者之願到今日
為弟識破亦此老餘憾然此老力量不能到得
終古識不破地位也何故其悟門尚非正也老
丈以弟之評為何如幸便中教之外小刻一奉
奉寄覽正

宛向卿

自與向卿相處時知我向卿必為君子而必不
為不善者也及聞被毀不勝駭愕然知必出於
忌者疑者之口也近詢之人益知其然嗟夫然
果於我向卿有纖芥之損乎哉祿爵亦非生而
有也物之倘來寄也終必還之名贊毀也生之
所無用也惟有與生俱生俱盡者存焉仰不愧
俯不怍即浩然於天地之間而毀譽得喪若寒
若晝夜之相待矣故曰未嘗有纖芥之損也

羅近溪

張吾老至得接老師手教已心領矣茲再承教
見惠堅示文塘見者再得領益仰見老師盛
心謹當服膺勿失不敏深知此學胸中已自了
了舍卻小心去通天下之志便更無工夫可做
凡不敏之與同志論學少不相入只責自己心
氣少不相孚只責自己氣浮少不相領只責自
己詞之未修難又着己更不去人身上生意見
生分別乃至一人未信一人未徹只責自己性
分尚虧其信我愛我者又只不見我有是處原
是此友自通達故凡此皆非作意如是原是性
體然耳惟老師時賜鞭策幸甚

復耿侗老

朝來再誦默識章講義字又句又俱瀝心髓不
厭非勉不倦非循以不厭証學以不倦証識此
人即我即人而歸之於識真我真我無我俱一

字一金本體工夫盡此矣妙悟修証備此矣下學上達率此矣當與明道先生識仁書并傳者也仲子所云贊天地之化育者乃稱道此真我之妙用而焦子所云以無情契之者又稱道此識真我之景　雖背從默識過來決不屬孟浪然老先生實際矣某先生之學既如此惟起也所聞於近師者亦如此謹此暫復尚容面悉不一

費似雀

丹別忽復兩載寒暑晝夜事不足為文陳但覺近來狂態更甚以為學不為聖人非夫也丈前歲笑我時我亦自笑今乃頑然居之不自笑矣又欲為文獻蓋此係大丈夫事就使功業格天文章耀世總不如此處討個分曉人生世間如驟駒之過隙何得茫茫被造化小兒驅使考友道之不講久矣我丈作聞狂言得毋逆耳乎

復許敬菴

義獲奉教感佩弗忘九載于茲實切想仰忽承札惠神爽飛越開緘讀之與訓殷縶既以敝鄉先達為勉復以近崇二氏為防仁人長者其道固然某雖樸遬敢不拜教之辱夫討方便以入二氏某也闇劣決非所能但聞二氏之學亦非方便所能討也嘗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至神極聖所以開運祚而顯謨烈者曷嘗不法帝王師孔孟哉至老子之道則曰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實與仲尼之意亦及論佛也則曰釋迦為道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斯非入世之人此天地變化訓世之道故能善世如此蓋尊二氏至矣某也莊誦
聖謨實於二氏敬若天帝畏如神明不敢少萌方便之念本欲以憲章
高皇對越天地而非敢故與儒先異也門下以為何如哉春道方與長者實應茅茹之會斯文引領同志彈冠伏惟懋明大德贊佑
皇極以答時望無任惓惓

葉龍塘先生

古人制御夷狄不至於甚煩極勞今詩書所稱可睹大抵卑制精妙無異故云今文不獨制卑蕪以大器咸極其精可謂擅中國之長技而備古人所未有以此制虜何可當也即文運思若是其勤任事若是其勇勞苦邊塞捍固疆圉夫何求哉一試之所運也不倭華目不睹耳不聞吹食大官美衆餘所恃以答

朝家恩厚及天下賢豪才哲之精神以為無負者獨有此方寸地耳詩不云乎或燕〻居息或盡瘁事國或不知叫號或慘〻劬勞每誦此語愧汗無已若夫懷人我心與忌嫉念不能盡人之長單忠智之願不佞竊謂茲人乎無天若也不佞內自愧於心而漫為此論蓋將以自策也而因丈為不佞叨轉致賀故遂述其不敢當之意如此與老丈一笑不盡

馮與區

夜半姑蘇一別倏忽又歷三載兄論四十界有過之古人聞道大率以此為期兄忘趣甚高[illegible]颯極大第未嘗曾遇人否也弟素嗜芳承不鄙時辱教愛不敢自棄大抵此事非自己見解意氣所能測度所能承當的有真實消息必須遇人而傳又恐所遇非其人或遇其人而當面蹉過此事到手須如金丹一粒頑鉄立地成金乃真法也若頃刻少待俱屬邪魔兄能信弟言不妄否倘已得之不惜相示頭白弟兄若不說實言更待何時哉白衣蒼狗總屬幻境弟知兄無纖芥入於靈府不用申慰拳〻獨此一大事物已外小住一晌奉令郎君一覽不備

曾直齋年兄

老丈侍太夫人終可謂大事無憾矣所謂大事非獨衣衾棺槨之美宅兆之吉葬埋之固而已也蓋有說焉惟老丈素知之而弟素信之者故敢曰無憾也而世之營〻以為其親唯恐一事之不周且完也悶之輙门大事所當盡心果大事乎祇見其細務之急而已而彼亦烏知所憾與所無憾者耶老丈謂弟言何如

管東溟

魯川曹丈至得接華翰奬訓無至所奬者非生所及所訓者實生所願黙會而請事者也中云孟發之遅周收之早孔子之門入三千七十近師之門入過於其數若此之類皆門下有為而言之也生所得於道者無幾方且随在求學而未敢及於教人乃其不肖之軀實多病憊不能訪友而友至多謝去不能接見今在南中照例杜門終日則雖求學亦尚有志而未達也安能教人門下無虛生矣雖然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夫以吾之所與既不能離人以入之所求又不能離我當此之時雖門下善用潛其又將何以潛也然則生之杜門謝客亦非一定不移之道也使生學果足以教人而又無疾病於其身則我之不能離人與人之不能離我者自在也而又奚疑於我近師我近師平生徙足所至便集百十人多至數百人總未嘗有意於約戒號召之而其

知其所由然也生即儘力學近師恐亦無此大緣矧生之所學於近師者亦不在此古今聖賢不必同亦不必異所異者迹而所同道也今使伯夷與柳下惠謀必不相入矣然百世而下皆稱聖師則不同何病焉今門下亦何必與近師同也若夫克己復禮之訓此自有說大抵聖人立言如鼓答桴在釋家謂之針芥相投斷ヌ乎不要若顏子之問ヌ為仁也仁若天地之生德以生德問即當以生德答而奈何以克敵之意答之則桴鼓乖而針芥左矣此決知其不能諭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知皆以自復禮為仁之証也惟左傳有楚靈王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之事而引孔子曰古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一句此則左氏援引之說而未必為孔子之說也且其叙子華云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吁是何言也克于華之言則雖為鬻拳兵諫何難也惟其来歷如此故訓克己為克敵之克乃相應也今問仁而亦訓克敵之克不

相應矣古語固有字同而義異者何妨兩誠哉
且吾近師自求之學問之中無克去己私之事
又戎之孔子雅教亦無克去己私之言江原憲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止許其難不許其仁以
故極力主張能自復禮之說今謂吾師喜以新
說動衆此或不然一時之衆可動百世下大有
人在安可欺也百世之人心即一時之人心百
世不可欺即一時亦何可欺也且夫學聖人之
道者豈徒以其言而已哉言也者聖人所以順
世人之知識而酬酢者也道無聲無臭
詮便有方所孔子嘗欲無言矣其中亦知道非
言所能盡也吾師平生好學力行門下所知
未可盡求以言說之間刻其言本無病哉惟
下不以先師接引之廣為可故亦不肯其能自
復禮之說惟不肯其能自復禮之說故亦終不
以其接引之廣為可也孔子以有朋自遠方來
為樂而又稱曰吾得顏回而門人日親觀此
孔顏為仁之宗旨亦有可想視者矣哉

朝學問自白沙陽明二先生而來至於先師
覺會合要皆取法孔顏而以明德親民為至善
今曰此不可學則又將何學哉雖然門下之教
類若伯牙鼓琴高山流水不在聲音之間而在
其志者也生故曰願默會而請事然不得不揣
所見直之庶幾萬有一分之補益也生於門下
所謂外遠而內合者也惟門下亮之

荏平朱大尹

閣執事天馮入荏平首巡瀧畝躬問疾苦
蒲輪迎邑之賢者殿堂以含虛心訪問
是政行而民皆便之此子賤所以治單父而
悅者也聖人之所大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況魯國乎生也聞之亦敢竊比於不恭之
雖然此所謂善也能以此自信則有諸己矣有
諸己則能止於至善大學之道也仕與學豈有
二乎哉承遠念翰覡周至使旋惟崇護明德以
介休祉是祈不盡

羅閒野

恭惟明公穎敏特达之材養之以深沉果毅之
德向者借重克指不吐不茹不動聲色而屑顧
海於不崩不波之地明公天下才也茲者建旌
持節擁衛畿輔所以固基圖而迓天庥樹立旌
設當有千萬於往昔者豈非社稷生靈之福歟
今宇内北旱南水人民相食天道好生之意焦
然矣所幸盜賊不敢發邊境未嘗動智者猶可
及爲然竊見四方任地方之責者拘泥常套付
之無可柰何其所經畫似與軻書不相符豈[illegible]
賢之言與經世之道原係背而馳者哉僕[illegible]
誠不識所謂也明公重鎮猶未甚飢腹心之地
元氣爲急峙儲蓄以備不虞修戎以其備不逞以
鎮靜爲國家定根本以精誠爲天地回氣運知
明公已籌之熟矣嗟夫非磊落如明公亦誰望
耶伏承報代使入京例須翰札祇領叩謝困叙
述其所懷梨瓚乞亮

答郭得吾

辱惠書云認字一個知字只得從實做去讀至
此不覺暢快此知字乃天地人物生身生命的
根本只要立得定便是知止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是也若不知止則時情世態一切
動搖安能行其所知乎昔人以稱譏毀譽利害
苦樂謂之八風若立得定者不爲彼搖足下養
深積厚當不難於此矣

巡塩陳年兄

伏承華札例及不佞閒緘盥讀至述鹺政之艱
窘不盈半百而江淮財力困詘之狀曉然在目
復覓讀之勃勃然有上不病國下不病[illegible]
爲仁惻之心存於中則其形之文詞自不可掩
抑不佞感於詞旨之間輒不敢以常套復竊惟
財者國儲民者國本輕重較然矣可以盈而盈
之所以爲國也不可以盈而不盈亦所以爲國
也矧江淮之間災沴頻仍民生日艱尤當加意
之時乎御史之職代天而行非有司比權輕重
係利害在我而已知足下自有成畫然以等數
之不可虛辱也謹述迂謬之談以應毋哂爲幸

復李斗野

承廢教下二十年矣丈之為君子也得於見封君之德之盛也得於聞然安能及知令祖之德哉弟今而後知河源李氏種德之深遠也而後知天道之報應善人如影響也而後知國家褒揚臣下之祖父之應於天道也蓋弟之承乏代言也竊獲進其所學於是見仁人孝子之情焉於是見當世賢人君子之德焉於是見微必顯之道焉於是見即顯彰微之理焉於是見見王以孝治天下之經焉於是見父子祖孫通為一體之真焉於是見無始無終之運焉於是見明禮樂幽鬼神之致焉於是乎可以進學可以復古可以重人道可以明宗合族可以興禮樂可以佑鬼神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可以致四靈而無所不格嗟乎非文之通朗孰能信斯言之不誣哉禮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承命表令祖墓安敢以不能為辭腆儀本不敢當知弗受不是以諭丈之志也夫辭物是辭表也辭表是辭孝也則孝安可辭哉敬拜登矣謹此肅謝

葉龍老

伏承手教謂生所奉答字又皆玄解且有粹養之許讀之令人慚愧汗下蓋因稟賦愚拙於時事都不通曉困衡四十餘年近始理會得一箇藏拙道理以為天下之事自當有天下之才濟之而吾但虛其心可也自此之後將平日希高慕進要無人要上人之心一齊放下此處見得果有一二分受用是以通事遇物輒以此道應之每承老丈教我邊事我寔不曉故不敢強為之說只答以吾心之所明者而已若夫玄解粹養之許寔所愧也不敢當也近困舍弟之變不忍老親傷心只在年盡春初告歸且得優游西湖羅浮之間以益進其所學老丈經綸世務綽綽有餘今當此重任專心一意以畜國家之安生雖處林下要有足以無愧於老丈者非敢求獨善也

張可菴

大賢一出士類爭覩以為快嶺南小生獨拘拘
拘之病不得從豈非命耶兩辱軒車下臨無任感
媿愛敢以書謝伏枕間每閱邸報西事孔棘而
廟謨所以應之者甚整暇有序此社稷生靈之
福也治亂安危之機惟在所用今用甘肅葉廵
撫足為邊境得人慶矣生與葉居同里閈知之
最真其在贛州時除萇鄉百年逋寇不費寸粮
不役一卒而事集及黠酋逸出者此公時在制
中僅用一豎子弭而致之蓋其巧在一心發必
俱往則所存者果精粹耳迨西方偉人與其契
典東来然後性學續有宋大儒乃取諸彼以歸
於此惜其得之尚淺病在見小欲速而蔽於私
也千古不決之疑待我　高皇而定豈非天哉
豈非天哉而猶有可惜者當是時宋儒之毎論
肌洽髓盡成韓特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亦不能
使之昭明故是極之敷言隱晦二百餘年不得
與六經四子列於學官則啟迪緒論不無餘責
其八術之繫於世道大矣弟非其人也亦云志

一心事庶可濟書曰則克宅之克紬繹之此之
謂也此亦區區一縷之血誠也惟門下亮之

又熈亭

古之君子德立道光位隆望重則以推賢進善
為務而後世不然汲汲乎惟恐其身之不淑也
身淑矣又汲汲乎惟恐其名之不彰也名彰矣
又汲汲乎惟恐其名之不終也日夜惟務自持
以蘄乎人之我賢斯已矣奚心乎天下之人才
哉此後世之所謂賢者也而以觀於門下乃若
有超出乎是者以道德求門下則德已立而道
已光矣以位望求門下則位已隆而望已重矣
而所汲汲者乃獨以推賢進善為務其志豈在
一身者哉生嘗嘆服真古君子也而亦願門下
崇篤此義有加而勿替也今撫治西蜀在屬夕
賢才有幾其卓然已成者麗之其可者涵育之
其不及者變化之無非為天下得人之術也其
府集官某向在國學頗知其人賢者也諒所素
知然亦生所知也生既以推賢進善信門下今

本若之便得不以所知為言哉惟台亮幸甚

蘇斗墟

日來賤病增極不獲求悟足下行矣學問之道當下即是本心更無餘法能無出位之思即無穿鑿之事求心求氣兩得之矣蓋生三折肱而思醫者故為知己道之萬里炎天百凡珍重

王荆師

伏承札教知大夫人慈顏懽慰老師承懽之下心適體安為福駢集吾道幸甚吾師具異質秉

高識天下之士莫不望風逡巡退却自知其不及遠甚者多矣竊區區愚拙若某者哉故不敢以游說之談取戾然至於迂闊之論則亦有之蓋今天下士大夫莫不知老師無復出之意甚明夫一身之出處雖聖人不能自必而老師能自必哉以老師所不能自必者而天下士大夫先必之誠以老師所素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昔之君子豈歟有為於天下矣惟天下不之信是以為之而終於無成遂訃其終於無成故寧袖手而不為亦足者多矣惟伊尹能取信於天下尹自知之出而為之而果有成也厥其否無窮其次惟諸葛孔明而其時不足為也又其次惟王荆公於其為不愛也皆可惜矣若夫取信於天下而終不為之者古未之有也今天下士大夫之信老師甚明也雖有一二浮說皆知其妄且亦老師之所不欲為之意有以激之也老師之出處可以無疑於天下士大夫之心愚以為當毅然以天下自任以答天下士夫之

望今天下之事始之以寬大而隨之以廢弛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程子曰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聖賢之為天下未有循循而不變者也後世因金陵之變法之至於壞天下也不咎其不善變而徒咎其變遂欲以循循為之不知天下非循循之所能為也天下神器也不鼓舞不足以盡神而宗何欲以循循為之哉要在精於變之術而已有場師二人焉其一之務植也其誰既壅纏未嘗異其法也

而樹不達其一𥁞觀之謂之曰子之灌溉壅護者未嘗非也而樹不達者其根之入土者失其理也予為子改植之改植已其灌溉壅護者不加法而樹達矣蓋天下之事猶樹也有根本焉有枝葉焉今之所謂廢弛者乃其枝葉之不榮且達而不可為也又不可不為也則請之根本而已矣主上一心天下之根本也古者三公論道師導之教誨傳々其德義保々其身體三孤佐之然後六卿分職焉若以政事論之則六卿所職而天下已無餘事矣寔必置公孤于其上哉古人見道分明知人主一心為天下之根本於此不正則天下萬事無可為者也故公孤之職不與六卿共事而惟以道輔弼人主令之為說者曰事即道也道即事也此似是而非之論也儒者惑之遂以為天下但事而已矣事得其當即謂之道於是乎但理其事而置道於不言則古人論道二字豈虛設之詞哉惟其如是故輔養之方疎而感格之道淺非獨微且淺也且不問其所輔養者何物而感格者何事也夫既不能正人主之一心則所謂事者不過依違其間既恐咈人主之歡又恐失左右之心既恐失左右之心又恐犯天下之議當為者既有所顧忌而不敢為而既為者復有所扞格而不得遂則所謂事即道道即事者其說窮於此矣而可不深惟其故哉今之為說者又曰經筵日講皆論道之事也嗟夫此安足以論道哉此不過訓解文義而加之以諫詞隱諷相雜以成章耳且其任輕矣古之論道者乃公孤也豈今之講官哉講官之職既輕而不得伸其詞說公孤之位又尊而不肯吐其言詞而謂論道之事止於經筵日講之間亦過矣皇上講筵稀闊無足怪者人之於飲食也其嗜之而不厭者必其有所甘也而非有所甘於其間而徒見若焉必吐之矣夫道者人之甘嗜也然宿構而誦端拱而聽其辛甚若今所論者未嘗至於甘而所事者惟見其苦而又求主上之不厭此不亦責難之過甚

矣乎愚以為款求主上之不厭當先從之以甘
而甘又非小臣之所能遽進也則在大臣石公
孤之位乎日為主上所信任者一決常格而多
方以感動之此非老師其誰與望耶故愚願老
師無為自潔之計秉主上眷注之虛懷天下士
大夫耳目重新之會一出悉力以為之不以六
卿分職之事分吾心而專心致志于論道之一
事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今之議論者紛紛
皆不務樹之根本而求其枝葉者也惟聖智然

後能見人之所不見而為人之所不為者師誠
一出而為之則天下士夫所素信於老師者可
以釋然無復纖芥之疑矣舍老師亦非他人所
能為也千載一時可不念哉某愚拙無與比者
賦此中耿耿恒恨其訥於言辭不能自達茲以
書對伏惟俯察其誠而納其迂闊之論不勝幸
甚無任悚息

與李稠原

徐得吾丈以九月初旬抵寒舍獲奉教札如覩
顏色知台履萬福喜慰何如謂弟能闡明學術
匪所敢承若夫求友切磋則有之矣承教云實
修一步吾儒喫緊功夫願與弟同相印正尤見
吾丈近來造詣華落實存不然未易出此語也
弟正苦實修之難凡吾人所修者未必不出於
意見凡意見皆虛又不知以何為實明於虛實
之說則於道思過半矣兄於此必有真見便中
幸以相示何如得吾丈還亦甚勿勿懷不甚悉
乞亮

與周明所

獲領德音滾滾數百言皆微詞與義而歸重於
師道之立偉哉偉哉真大丈夫之言也昔者嘗
侍近師席某稱師道立則善人多語近師點頭
曰師之道立則善人自多近師語氣重道字又
重自字某因會其意元來師不在位而在道也
人性皆善善人何嘗不多吾未得師之道則不
進性而徒以我為人師同人于宗吝道也善人
安得而多乎昔者文王化行南國兎罝野人[illegible]

漢遊女曾有至行貞操故其詩曰文王蒞考延
不什人又〻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多八多之
謂也豈不本於文王師道之立哉師道立矣任
君可也任匡亦可也有任可也無任亦可也門
下云溓溪補于與之不足者意亦若是歟今且
有一言請教于門下如尊喻欵尊師道備矣乃
得吾文又領為萬家弟子者其同異優劣何如
也惟門下嗣音以示幸甚

劉亮載

厚惠書仰見高情眷〻以迂拙非所敢當迂拙之
夫無長足當時旁獨講學一事近又自覺亦是
空言未敢標奇以先賢智即友人下意相取亦
無從出而與也高雅如是下又自了凡之所而
未盛此厚意更復何愛然而其處也不久其言
也不深目擊而道存影見而千里蓋其難哉詩
曰豈覓馳之生之謂也而其先曰仲山甫舉之
是在足下若乃他人不索生於學而索也以文
辭則求急於衣也其不得又何咸焉近任學解
數篇幸賜覽閱而未正之不宣

黃得陽

足下恨不為令尊非欵得民行所學哉緻給中
别駕之任士人所以展驥足者也今可以行之
下而上馬咸阻守可以行之上而下馬咸障甚
可以宣通上下之情而俾無阻隔之患者必居
其中者也驥足之展不亦宜乎足下但思為驥
無處展足無地矣不佞拙性病軀無所可用徒
竊顯秩亐以無補自慚尚賴同志相知如是下
若肆力鋪張此學以單明德先師無窮之緒[illegible]
亦不必不佞自為之不佞有可以助足下者又
何愛乎足下勉之矣

王與史

承使翰隨令表黎文者至因得奉復此也小官
也而以人之大者為之則大人之大者非好高
自傲之謂也兢〻其戒葉潔句其操守以期不
〻其身而已矣見士人則隆其禮敬有犯則恐
之無怨疾于褐無見人之過耐勞忍辱小官也

而已矣故因　來教而書之另以同此之言某
某如蘭當不見斥也

黃陽征

久不聞問思子為勞遠㕓使翰良用喜慰碩辭之賞而既之腆則何煩也所諭自信不欺無所借譽於上官而惟見信於百姓父老此謂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吾人樂道窮居歆見之行事之實如此更復何求亦足以自勸自勞矣由今以上尊官厚祿則有之總不如佐縣之德也足下萬全也如此令共事寧覔魏䣓虛心听其所為則叛李不足除雖以之收復河套可也夫河套之不復亦國之耻也然重於舉者恐任事者非其人也若葉之才蓋無所不可生非敢太早計歆深明此公之䣓不負門下所舉也夫門下既以知而用之矣生復喋喋者何蓋生知之則不敢不一言義固然也而又抱病不得一面言故托之謝牘耳且歆門下深信其可用則將用之不疑彼從外條其利害此從中听其便宜內外道也君其勉之

朱修吾

辱翰教近於內典諸剎有悟入處幸甚幸甚高皇有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濟世之理一世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大哉　皇言統一聖真定萬世之極矣吾儒之學以盡性為極則然盡性必見知性自戰國以迄於秦知性之傳中絕六經四書之中往往寓其微言而其不可傳者終與其人以為何如㨿全之役上所命也為臣子者不可不致第簡於節目而察於心思毋致為民擾而生個實斯可矣且足下政在得民則此無難者何容贅哉生多病薄劣不知叨冒至此尸素負疚日夜慚愧思所以勉之者而不可得足下何以教之南望仙鳧臨楮神往

吳安節年丈

忝聞我　丈瓜半請問致虛守靜視營營生事者䌊雲泥矣又且不墮金丹舊白術中何幸幸

世之談玄者多矣搬運也爐火也採取也三者連類而迭進莫不互試而齊誤而一切不染大哥恁地聰明哉雖然以三教源頭槩於一蒲團之中則弟未敢輕諾蓋以坐蒲團而虛靜必以離蒲團而不虛靜如此則是有意於虛靜也安得云無意哉即周子之主靜立人極程子之動亦定靜亦定似不如是矧孔子乎顏老丈之察之也來諭近士以圓明空妙之見瀰其恣無忌憚之行究且人人生疑而學術遂為斯世蠹此曾子曰日省聞一貫所以千古真儒未可以頭巾語忽之也誠然誠然記门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秉習而生種種各殊有教則無類安能盡得若曾子者固有失之恣肆者矣此資質之不美者也若遂夫而不教其為害又可勝言哉大抵質美如曾子者固不易得而質之不美如恣肆者亦不盡然惟中人為最多故教人者恒中道而立耳來諭云性體貴圓教法貴方此自學教人之準的丈可謂見之審矣然似尚有未盡者夫規矩方員之至也性體即人之規矩而方員之所自出也教者以人治人還之以自有之規矩而已豈有二哉若曰吾契其員者以利吾用而出其方者以使人遵守是二之也老丈以為何如夫性命之學吾人日用食息起居不可離者然至明白易曉無許多煩難老丈與定老相朝夕久之必有獨詣非予之愚所能條答惟亮之幸甚　御製文集寄覽

龎册徒

質直一念吾人居身之所恃也寧獨居官已哉質直之人多蒙神力慈衛彼作惡者安能如何但願足下惓惓進德而已前云欲延了凡資相切琢此直諒多聞之益也來審果否天下誠實朋友難得若其得之不可失也當官之人常被八風所動得良友相處是恲懞而垣墉我也我乃安然安則月加明耳加聰食加甘寢加甜歲月易過不然外強而中乾言不出口而苦在其

心矣白沙先生謂著此利害不免開口告人為丈夫之淺者固然即不開口告人亦難許其不淺也吾人為己之學自須行下落豈以形迹可觀為高品哉足下以為何如

王鶴松

不為者有為足下質誠退讓誠大受器別來數年閱更刑名錢穀之任無所不宜取士於齊魯之邦大得民與已而剖符出守政聲籍籍二年矣可不謂才哉平涼大府也賦重民貧宗驕役繁邊餉轉運訖無寧時則神形俱悴誠有如尊諭者然如此即奉法循理取足以為治而已惟簡之而不得者勿簡苟可得簡簡之可也惟於官民之際要當驩欣交通而無鬱悒之態不惟養民乃亦養身此雖不佞億度之言亦或有時可用也何如

李鳳陽

生昕郡者非遊我近師之門必聞近師之風者也矧若門下撤藩籬於形迹等聲聞於推素而過存乎不佞心期宏遠矣鳳陽根本地得明宰矣不可廢哉方今四海又安而東夷肆逆有民社於淮海之間者不可忘備門下其亦講於內政以寄軍令焉洽真愛於群黎申孝弟於學校外若無事而內實可以應率此真邑宰事也惟高明圖之諸不及贅

楚省督學

恭惟有道門下型範楚材風化南紀不佞鄉往久矣不佞有鄉塲座師故薊州太守丁公諱有周者常德府武陵縣人也其人性孝友行嫺睦任職以廉能稱最居鄉以仁厚得人鄉鄰孺媍無不知者聞亦為膠庠師儒肄呈懿美以俟表明獨其清白子孫單貧委靡遂至于今長者之風鬱而未卷不佞竊惘之伏望門下赫然下明古責文教登之俎豆之列擇其子孫文理通者衣冠之以昭示楚國則為善者共有勸矣事關盛典敢避未同輙此進言伏惟台鑒

曾植老

老丈惓惓接引不知弟日夕在左右也頃承輪教云身本也心大本也知止知本語修身也知止孰知之知本孰知之心也不空此心心住所迷當下不知矣此所以修身在正心也如丈所見是本之外有大本身之外有心孔孟二夫子固未當如此說孔子止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孟子亦止說家之本在身並未嘗說心非遺心也心不在身外亦不在身內渾身皆知即渾身皆心其含藏於胸膈之中乃意而非心也心則本空不待空之而後空意則本不空雖欲空之而不可得矣心本無迷亦無所住惟意或有之而非真意也真意如目視耳聽無住亦無迷也老丈之所謂心者果安所指乎程子曰人須是識其真心竊夫真心豈易識哉弟非學佛者也因其書然後稍窺心體回視儒先所論如隔靴搔痒入海較砂深為可惜是以披肝露膽以為我兄丈勸詩不云乎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苹尚呦以呼群共食弟何獨不如鹿乎丈勿謂心之易識而孔子之旨之易解也又勿謂弟分心於佛學而不併力於孔宗也今有人能汲汲乎求明其心求之於六經而不得也又求之諸子百家又求之釋典惟主以明其心而已是真併力於孔宗也而棄何少之即如佛說楞嚴一經其徵心者亦良苦矣其仁後世者亦可謂至矣學以求心者安可置之漫然不省耶此弟所以有勸於兄丈也試取芻蕘之言賜三五日之青盼於是而無所益則弟受妄言之罪可也吾輩皆老矣非談名理矜伎倆之時要得貼貼地受用結果從此發生得幾人不枉來世間一番而已亮之不盡

上泗洲

承寄來會語三十部捧讀李太守公序文其言藹如也此公負仁義之人哉使人玩之不厭第不佞當之有餘愧耳恭聞門下以此學施之政一以教化移風易俗不惟躬行之又合屬縣而行之遂使一州一邑雙璧相暎何可易得此殆

聖祖在天之靈默佑吾民而二公之精誠式憑昭鑒故也以此深根固本萬年不可拔矣區區醜衷何能攖我願門下篤行勿輟世道幸甚

周侍御年大

不肖弟不奉大教十餘年矣時事多艱何敢以寒暄套叙惟泗州祖宗根本地弟春初有事于祖陵懃止三五日有陳迹焉歆聞於丈也弟當是時愧㢘地方供饋乃賈勇令其有司師儒而講之以孩提愛敬之眞性本願少酬供饋耳不意州守邑令忠信而篤行也夫借流失世敗壞恬不知怪賈生歎之今泗州盱眙獨能以移風易俗為務此我丈激揚之力而上聖祖在天之靈默佑而然也弟之空言適逢其會耳顧實深根固本之第一義而不知者視為迂闊夫使人人知愛親敬長則堅革利兵制梃可撻而何憂於醜虜我丈念此熟矣弟亦一言之不為贅也乞亮

王學正

以童子一呼而應證一貫妙哉妙哉又曰駁不能應者尋求之心隨聲而應者當體之心則剖析太分明矣以不加一字說止至善尤為大了手引范女之說以判出入無時公案允當強恕而行云強乃仁體及辨物動動物之義俱當人要此紙段段實落句句合徹了此然後言行相顧為篤實君子更無無而為有虛而為盈之病矣不佞前贈公詩云與子平分粤詞場角兩椎記否是事了得乃稱平分兩雄也春官任取上第矣但願勿佐墮馬狀元耳一笑

再柬丁盱眙

學也者學乎道也道者天之命也命於何立立於時刻之間而已此處毫髮不容踰越故又謂之法孟子所謂行法以俟命是也蓋自其嚴之在我也謂之法自其主之在天也謂之命吾人步步行法俟命乃為聖學若一毫混帳更無學矣夫莽豈在人爵之榮哉奉天命以事吾親學莫大焉彼區區人爵乃借情耳坐待足下以聖

賢而順以借情可予願更進此一着將來大有
受用便中惠我德音是望

蔡見考

奉違台教忽爾徂秋每擬心神以化凡質會有
賞奏之便獲申起居之私恭惟門下伊周之學
伊周之位位與學符望由實著紅日一輪可以
照大千世界真陽一點可以回大地春光歘速
則有不達之虞罔果後有後艱之患酌斯二者
惟在一心惟公既執心樞自然靡發不當素在
敬愛之下者第拭目以觀其成而已贊語[illegible]聯
無任悚息

沈東霍

讀翰教有憂世無當之云如丈尚無當又孰有
當蜀中數十年來無三旱之水無旡豫之旱無
剿掠之疾疫近以大工採木亦困矣又有三殿
之災繼此採取又可勝言耶弟竊謂此固氣數
不可逃而挽回之機實在吾輩如吾丈仁人君
子為此方司牧氏雖困亦不至甚病此上天所
以有意於生民也丈其無以弟言為佞耶梁生
荷德栽培弱植自傾於丈則如天矣弟當心感
謹此附使以謝

馬杞縣

客歲劉布衣至辱惠德音其逕也不敢不布腹
心諒在照答嶺海朽生學識寡陋祇隨分家常
茶飯而已賢者謬以虛名存之何以報也到今
念之尚有餘愧怛願朗擴沖襟保合太和涵萬
品於春融發天光於海印世道幸甚外小稿一
部奉求正之

范廬州

客歲道貴治沐教愛多多叨竊南中雖去光範
不遠然而未克修問于門下則因循之過也忽
辱垂念有翰貺之錫拜承之下始自覺踈慵罪
莫逭矣伏讀翰教所云易簡即是精微中庸不
離日用謂是鄙說向呈於門下者生不記矣門
下猶能記之耶家珍也何庸辭讓哉大抵民之
質矣日用飲食無非順帝之則學者識得此處

透徹無疑方能恕施於民令各得其所矣予謂
蒭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一言以蔽之竊謂
門下所以行之一一郡者皆是道也若不佞者徒
能言之耳何益於事哉不佞年来自知慚愧而
門下欲求郡語令人增赧雖然淘洗未净則舊
業猶存不能不示友人而又安敢隱於知己爰
具數種呈覽數之餘情不盡

傅約所

國家無事而為有備之坊賢才衆多闌入武選
武其貌而文其質今日皆籍明日擁麾矣息焉
論道横槊賦詩文士綰銅墨方宛宛然束縛於
禮法之中由此觀之殆不如一夫長也而足下
終歆然若不足者何也虔江南雄鎮天下精兵
處也東連閩粤西接荊楚山谷深阻人民險健
長技銛矛毒弩鉤棘鋼刀藤牌大旗之屬兇醜
弟能當也旨揀練以来負重超距之卒林立月
餉一金士飽氣盛人人思一當勁敵而無所用
夫東夷今受戮貢矣海波不揚國也萬有一焉
肆其跳梁之患不南絡閩廣即北絡吳浙此四
處之兵吾虔之皆不虔若也虔之卒常處於無
事而使之策應於所患之處必且有餘力以制
其敝下虔之卒於四處如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為帥者坐觀四方之變以收全勝之功豈非所
謂吉祥善事哉然而足下尚不肯安處於此而
願從他鎮足下殆不知他鎮之苦耳他鎮兵不
如虔餉不如虔事權不如虔不受兇不如虔其
他不如虔者殆難以徧舉也之他鎮更思用趙
人足下他日乃知之也願足下安之日與諸公
移分忘形飲酒賦詩為樂毋輕動念餞義士還
附謝學憲燕芝乙亮

袁海門

開歲幾何倏然兩月人世百年真如電光石火
老杜却云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此題象觀火何待細推也亦可謂不曉事矣行
樂之法各各不同而總不如講學之妙講學之
樂惟孔顏有之孔顏之後能奪此窩者亦鮮今

以諕於大將軍之前用博一笑耳實不如耳後
生風鼻尖出火之樂也吳虞文先生独觀廣陵
之濤困寄聲

白年丈夢山

恭惟老丈厚抱弘施才誉籍籍有年矣方今天
下北不患虜東不患夷惟漕河之可患耳民歲
受其凶德而力役不息在事者類皆一時名德
殫力殫慮而未有長策此亦智勇俱困之秋也
諸公安得不推轂我丈哉而丈將何以圖之弟
書生也抱咫尺之義忝竊清條乃足自愧耳如
丈者敭歷中外建立殊勛出則方叔召虎入則
張仲吉甫無所不可若後何謙讓之有焉承示
籍人以為視聽弟以為不然丈倘不以一已之
耳目為耳目而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耳目則人
之視聽莫非我丈之視聽耳既無我之可分并
何人之曾籍是所謂書生之義也老丈以為何
如哉附往一笑

高通判泰嵐

書至開緘讀之恍若接清輝於龍興福地吟高
論於第一山前時也恨不縮地促膝徃復傾倒
鼓掌大快人生樂在相知心耳何必富貴哉蘇
坡老上梅直講書可盡其槩矣生亦不可羈紲
人也自填賦性和柔不能與世人適人共知其
無用但尚未有厭棄之迹無因發意謝絕紱然
分亦有極以老母年高多病暑雨祈寒俱不相
宜必遂敝廬乃得相安然則世不棄我我亦當
自退耳承札教有義閑之說故云然大抵我輩
世味淡薄不難退步却以肯退步為難而難亦
非聖人所貴也時行時止乃合大中耳此際亦
不由人安排得第一要學問不錯了路頭學問
不錯即縱橫曲直無不可者足下以為何如生
托處海濱郡之東郭有地一區水潦必經衆之
所棄生獨取之為之堤其下流潴水成池中有
高阜倚然廣數十武構精舍其中有堂以奉先
師近溪羅子遺像後有高閣可以眺遠山迎遠
流環舍皆水也用小舟以渡故客罕至宜埠構

此迂夫莵衆也友人題十景一曰五老耒賔以前有五峯儼然可望也二曰三台應宿以門前平地墳起者三若台然也三曰翠微鶴舞以前左白鶴峯峙馬蘇東坡先生安置吾惠時故居也四曰碧水龜呈以湖中有阜若龜也五曰江抱錦練六曰林削青玕七曰雲歛娥媚八曰煙浮仙艇皆指其所有者也九曰東旭先輝以此屋面東昧爽登閣見日出景色異常十曰西濤洪響則郡之西湖水穿城出瀉于江其聲甚壯也友人好事者輙為題咏令述其槩以徹大惠以為山川生色惟無吝為幸

王閩州玉泆

胡友惺菴盖門下知厚云近過生具道明公有意於聖人之學世人所蠅集者視之不屑意也惟以不得聞道為歎嗟夫此世道之幸也生兩奉翰教已識明公之心今聞胡友之言直識明公之面矣試一進其狂言夫人之於天地謂之三才是人之大也亦猶天地之大也而懦夫曰吾安能與天地比大也豈知與天地比大猶其小者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夫心者人之主也令命人為天地之心則是以人為天地之主也與天地比大而已退讓為不能矣剝回天地之主夫天也能不回面却步而反走乎豈知人為天地之主非謬為大言以動世借觀所實事之理也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夫夫也聞三才比大之說則不免於小疑聞為天地主之說則不免於大疑者是不究不圖之故也或曰如其則誠大矣不幾於窮大而失其居乎曰人之所居者孰切於此身而吾之所以為天地主者何嘗出於此身之外既不出於此身之外又何至於失其居而予以是之憂可謂智乎是故由前之疑謂之不勇由後之惑謂之不智不智不勇同歸於不仁故曰智仁勇闕一不可也今錄以質之門下以為何如各以戝守無由會晤特假此以發往復之端惟照亮是幸

張江都

閱榮滿可賀未敢嵩人恐滋擾耳承有心不救
時之論則竊有一說奉復夫時者三才至理也
即吾人之真心也人本無心以時為心時未及
而先之則為前念前念非心也時已過而後之
則為後念後念亦非心也惟當其時者為心然
時不可止則心亦不可番執之即亦前念耳時
即是心心即是時而曰心不投時猶云心不投
心也豈理也哉足下之所謂心者蓋意念而非
心也惜不佞緣淺無由促膝細論之也惟幸足
下詳覽而審思之田中璧得出治其父喪感足
下仁心矣仁心隨觸輒應即真心也孟子所謂
見入井而怵惕惻隱者也可生者生之不可生
則已矣雖造物不過如此願足下自知自信不
厭蕪蔓為幸

陳志寀

辱顓使頒教盥讀如對仰見門下治郡能以關
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條約事宜二編規
模定於初政矣孔子所謂朞月而可者也迄于
今則事觀厥成豈不美哉夫徽劇郡也簿書旁
午部使接跡為郡者第猶襲故常猶不免勞苦
之嘆乃門下於吏事之外加意人心風俗若此
而不言勞何也誠於愛民故也愛之所至精必
至焉精之所至神必至焉神之所至雖赴水火
而不知趍百千里而不倦故鷄之覆卵也終日
忘疲不食而不飢不飲而不渴此鷄之神也而
矧於人之神與天地孟何所不至神生於至精
精生於至愛今以驗於新安之政益信矣而門
下亦安事他求哉承諭篤志堅確勇猛不徹不
休不欲為口耳虛文必求真透此過量人語也
生之所諫然而起敬者也詩有之矣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夫民能舉百鈞而不能舉一毛者失在於既
舉而不自覺也如既騎驢又欲覓驢豈可復得
仲山甫之所以能舉者惟其無所舉而已矣無
所舉而舉仲山甫自知之耳孰得而助之哉然
則門下之舉輶德如仲山甫可也則異日者不

嘗不怒不顯而致平皆所自為也雖使賢於生者莫敢助也矧若生之不肖哉感厚意不覺傾倒惟心亮幸甚

管東溟

容歲屢辱手教僕與心領而楮墨奉報不肯遽爾諾〻者以道無所軌不欲以水濟水也門下幸毋以生中拒而遂棄之度外可也今朋友道絶誰為開口見心者幸而有一人焉其識與生不遠至如門下塵垢糠粃猶足陶鑄十百不佞獨患不肯要接耳肯要接矣而又不知領略即當面挫過又欲遣遇於百刼千生其可得耶吾鄉過去佛六祖有云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便是福田不佞始衰矣忽覺近之倘可比師曠炳燭之談乎門下性宗之徹者也何以教之夫佛者魔之反魔者佛之似也是佛無魔非佛即魔間不容髮生甚懍之非門下善知識無與印證也懸企甚殷緣便奉訊青陽方泰君子道長恭惟萬福不備

許閣老

嘗聞聖賢之學以行道濟時為仁以功成身退為智仁不足則道术智不足則失本仁智合一本末兼該非聖賢不能也恭惟閣下道德發於文章學術施於事業贊佑皇極覆露蒼生遂爾只止足之懷稅寵利之駕為鴻之冥為鳳之舉使宇宙血氣之倫懷仰戀慕而不可及一何仁且智歟蓋閣下之所得於學問者深矣起嶺海迂生知識淺陋然平日實奉以為師資焉古人云君子居治朝則德日進生雖不敢當日進之益顧閣下治朝之典刑也乃者光儀既遠矩範猶存正想仰間忽辱嵩翰下及捧誦之餘又若對清嚴於几席矣使旋肅此言謝外附寄先師近溪先生遺集一部奉 尊覽無任悚息

告同門

明德先師仕無祿入悉以待四方來學其交際所餘悉以賙鄰里鄉黨惟其財不宛積是以養而速貧鬻田而飲[illegible]宅而葬諸孫有甚窶者此

吾黨所共見聞也先師之志固不在哉然講堂為敬業樂群之地先師之風化存焉故學者之方來未已也而無以供給之可乎粵稽冢宰之內為士君子講習之地者若豫之百原楚之岳麓豫章之白鹿洞類皆有田以供祀事以給學徒今先師鳳凰崗講堂豈可沒又而已乎事無舉廢存乎其人人無異同存乎其倡先師門士分散四方念及此者蓋不知其幾矣第不倡不和恍日惕月事之委靡率多坐此吾輩聚首都門可倡而不倡復奚待哉是用敢告同門諸老丈為師門延一綫之脉計在聚人為學徒推一體之仁道存足食春秋之粢盛於是乎出堂宇之修葺於是乎存蓋財無寡而必施則事有衆而易舉矣

趙閣老

恭惟閣下以聖賢大學之道輔弼　明主當國家多事之時東西跳梁以次底定天下靜于安瀾亦足以見大儒之效矣　明主倚毘日殷眷注日篤將來建基垂問尚有千萬此者天下萬世之福也　主上春秋尚盛聰明天縱邇來朝講久廢上下隔絕夫家人父子之間久不相見尚生猜疑況君臣乎定異之來天心仁愛似宜乘此機會請復朝講朝講一復百度自貞固不必瑣瑣陳瀆為也昔周公陳立政于成王合廷臣而咸告故能成緝熙之主而公佐周恭先此真閣下今日事也釋此不圖將來至憂亦有千萬此者嶺外腐儒所見如此惟閣下亮之憂病之軀無能為役今奉母居南中母氏年高多病日惟鄉土之思見其具疏自陳便覺欣暢倘因此得遂放歸田里　明主之賜也亦閣下之德也母子頂戴沒齒敢忘哉其無任惶懼之至

又

去歲陳情嘗以蕪詞瀆覽方懼獲戾豈期見答遺義之誨傳誦海隅包荒之度伍則千古謹貢佩如珠璣珍襲如拱璧矣竊惟遐陬末學幸荷栽培庶草之微亦知傾日故自奉命承教即思

努力酬知遵遂從陸胃雪衝泥頓此八千之程
自須三月之久正叱馭于圻坂忽被　命于聿
途茲蓋閣下以中阿之德長育菁莪以大匠之
精無收樗櫟不然疎踪弱植焉能自杳乎大造
無私于萬物萬物亦相忘於大造生誦此義久
矣敢一言及于私德以忝大君子哉謹巳窮秩
番都叨祿母養遂烏鳥之私則易而效犬馬之
力實難蓋拙病不可以強勉尸素不可以久安
也疎遠隱衷諒在洞燭某不勝惶惧悚息之至

大九卿

嶺表迂儒素無寸補平來憂苦病瘁學植荒落
自分奉老母椒水守先人丘隴已矣豈意溝中
之斷殞取而青黃之提挈之感固深負乘之愧
尤切蓋番都固首善之地禮曹尤風化攸關大
非疎慵若某者所堪陪貳也寧得無自揣恐哉
恭惟門下中朝碩德人倫師表無亦念是疎踪
錫之敎詔俾得奉以周旋庶幾無隕越乎雖不
敏猶將請事焉順御有素蔽固報任之便輒此
布悰矯首台階曷任虔切

朱虞封 一

陶孝廉五月至白下以登堂不獲奉覿清光為
歎然動定進修之驟頗能言之足以為慰乃者
辱易翰裁答開緘盥讀恍然兩心之相照也吾
人一身在世道中如寄頓於巨航之上風波安
危共之而舟中之人所任懸殊有把柁者有守
帆者有搭載者搭載者徒存憂喜之情而不能
與其力守帆者能致求安之力而不能明其幾
審於安危之幾而立於不敗之地者必把柁者
也夫世道亦有柁焉身是也而把之有法以其
身為強學之身是也此弟之夙昔所聞於父師
之敎信之雖篤而行之竟未逮也謹因大教而
述以就正且以為老丈祝嘗攷洪範之訓曰無
偏無詖遵先王之義無黨無偏王道蕩蕩故學
得乎蕩蕩之道而置其身為蕩蕩之身以涉於
無津之海何不濟哉此正老丈力量之優為弟
雖非其質然不敢不加勗以副盛心耳代承虧

頭雅製二章及序云　謂易仁也仁一太極也不屬有無不落方體但極佳極妥語此外更有向上事諒非可楷墨聲韻窮者惜未由促膝傾領餘緒也

管東溟

辱札教歆進生於川流敦化之域生安所托業以及於此生夙夜後學入耳雖師羅子實未足以盡羅子之道譬之丁蘭刻木為母想念雖殷而血脉終不貫也秖今日用持循僅做得本身分上事目要看便看不要看便不看耳要听便听不要听便不听此外更着一字視之如斤担子惟恐其去之不速況川流敦化許大名目乎然則非惟不能及抑且不敢妄意希企也六龍之義門下伍解漏泄殆盡雖然學患不成龍耳不患其不六也雖乘六十四龍又乘三百八十四龍皆可也蓋聞蛇修易成龍或動一念殘物之念則轉而為蟒夫一念之微而形性變易如此是以君子慎之未敢及於為人而必先自為雖確然龍矣尚不自恕如禹戒舜無若丹朱傲是也舜也而龍丹朱也而蟒間不容髮此龍之成者也猶若是廩廩也矧若其未成者抑若生者方自有意於修焉修尚未遑安敢輙有所犯若門下所稱引仲尼如來以及周程諸聖儒普度利生立人達人全機大用收放翕闢之妙此則龍之事而修龍去之尚遠不敢遽議也鄙書者趣答甚急屬有微冗不及細布姑叙其大意惟門下亮察

又

日者遣役走候無可為敬反滋擾耳歎又辱札責生追換之語落第二念令人爽然自失然門下大智慧必照破追換非真也承叙憶昔與先師近老同榻都城又同舟貴郡然後藩籬盡撤心耳莫逆今於不佞徒以副墨傳聖人之道終是對塔説相輪又蒙許鄙説與証學編者於高見十合八九異日可以相琢磨於聖人之道生讀之輙生愧悚蓋未敢以見許者自安而深以

對塔之說八九之合自省耳雖然生於門下自
有無對無不合者在也副長往來聊取游戲而
已承論會期有待搔首延竚懸知思量殘績千
般事到得相逢一句亡也生旬日以來病鬱不
堪又值閩故聚訟苦ㄡ所謂奇男子吳生者未
暇相接持服署宿植人便草ㄡ布衷不備

孫蘇州

弟不天幽憂數載自分與世長辭矣不意晋視
息天地間今春至南中會馮具區年丈始知我
丈撫有東吳即欲作一字奉詢動履顧其頻
仍修省不暇其有火彫之際江魚不東逐蹉跎
至今也乃者敬問左右治吳游刃有餘亦常自
喜倘祥虎丘姑臺吊古伯之遺跡懷名宿之玄
風蟬蛻於繁會之邦浮游於塵埃之外乎弟願
與聞焉嘗東溟先生者天下莫不聞然率知其
才之高而莫知其心之苦自古聖賢無不苦心
者惟苦心故知之者鮮惟知之者鮮故其心愈
苦也或謂吾見坦坦自知耳何苦之有弟曰東

溟惟坦坦自如此東溟之所以苦也惟子見東
溟之坦坦自如此又東溟之所以苦也雖然知
東溟者百不如我丈之知一夫知者當務為急
急親賢也弟又敢謂門下知東吳者萬不如於
此乎一也我丈其許之否乎饒舌悚息不盡

楊湛如

數載不聞問矣劉布衣至得接尊翰良慰辱念
賤軀多感賤軀年來多病然尚晋視息者良以
有未了之願耳學問一大事因緣如何了得如
賢來翰尚有火候多關豈能成丹之論賢既未
了而拙者又何時了也承云耳不習听口不習
講身不依道日與借人居日與借人馳真識雖
在而習氣沉重為其墮落嗟夫賢何為出此言
也賢耳自聰目自明口自快身自輕居者馳者
識者習者何莫由斯道也何常墮落而云云盡
亦迷矣頑亦何迷之有拙者為賢思之隱然于
衷地不可縮身不能奮晤對何期搔首長嘆

與方玄宇

恭惟門下際休明之時舊雲風之會煞獻進為
帝臣天地萬物且莫不許合啓慶刻其在素知
而閑情者哉不佞南中雖未得稽首稱賀然此
心則無間也先儒程子嘗言吾見人應舉及第
甚喜要知此意為公不為私今不佞亦云然也
知幼學壯行之懷於此乎一慰兆舜君民之念
於此乎更慈矣夫位天地育萬物其事雖大而
其機實在我而無難試觀中庸之論中和只在
吾喜怒哀樂之間求之耳或謂喜怒哀樂中節
豈不難哉竊謂亦不為難但能常以天地萬物
為心則節不期其中而自中也迂闊之談敢當
一芹之獻儻冢來納亦必有時而不迂闊也何
如何如衆朽之夫屬望良切伏乞台鑒外具近
溪先生識仁編一部奉塵清覽幸有以教之

與王如水公祖

冢索擬題以為令器助幸甚顧生於舉子業素
疎於擬議雖頗披瀝以應然漸無有也柰何然
有一迂闊之言可以獻大柢舉業貴明理明理
貴講學貴鄉乃學問之淵藪也何所求而不得
而待外索哉若此云者乃生所以願為令器助
者也非明公之素嘗從事者其孰能信之

耿侗老

奉違台教曾幾何時而寒暑已一週矣恭喜
獻歲方新福履增勝為慰起羅駕之質屢藉提
撕得不退轉每一思惟未嘗不手敬愛感切也
先師羅夫子平生交誼在門下深逾肉骨而其
一生辛苦問學勇往直前一村纏徃開來心腸
一段擔當綱常精力惟門下能知之令難長逝
而所恃以不朽者實賴門下去歲入南城羅氏
諸孫欵襄塋事甚急墓銘之托起也率爾許之
亦率爾成之自愧疎淺不任表章萬地下之文
足具大槩而已若夫立傳垂世非知己名筆不
可也為此仰干門下不吝鴻製垂賁幽壤則先
師死且不朽而我二三子亦有所藉以依歸門
下大造斯文之恩寧有紀極耶惓惓悉悃伏惟
台鑒

侯門生泰和

足下自治犍為有軍興之勞而民不告病官不告匱足才有餘也今陽曲視犍為十倍而無其難其於治也何有雖然其難在心而不在時勢有競業之心則難者易矣不有競業之心則易者未見其不難也陽曲之難不獨在民而在於上下相與之際謙以居之信以成之不孩有能不處有功則亦焉往而不得哉使旋附謝并附此語以當切磋亮之不贅

陰昌尹劉西悉

今足下綰銅章應列宿為天子牧民於西甸大學不引詩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夫既為民之父母矣又何言乎願足下遂盡父母之道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一分之賜勿謂小惠而不為一鞭之刑勿謂無傷而可濫不期[illegible]而不可不期民之尸祝也不慕虛名而不可不慕古之仁聲也則陰昌之治庶矣乎承翰覞遠及附謝并致區區

張弘軒督府

鄉者曾辱門下翰教感戢未嘗不在今春邂逅令郎祠部君蓋凜凜德讓君子焉竊翩翩為國學之游者乃次君也生于是益知門下重道尊德如古人而大與時俗異也今士之舉於鄉者未有肯依依於負墻言誥之列者也蓋有之矣必其計銓貲者也次君抱詩禮之業閒擅秇林之風譽可以致身青雲之上其不假此以貲銓也明矣且使不離庭幃不出戶牖以博其所習而精其所業宜無不足者而乃不遠千里負笈而來涉足於橋門而交臂於群彥此豈直以舉業為意者哉諒門下平日所以訓諸郎者惟道惟德道德者不窮之門也故不自以為足而復於國學焉求之宮墻之內宗廟百官富美具在惟次君之所取而已此門下意也然而門下之所注意者皆時俗之所不顧者也不求合於時俗而求合於古之人生於門下寅加敬畏而豈敢以大惠以重為門下貴使旋肅謝伏乞鑒原

巢玉田

素丁凡近日書來云足下政聲甚著可喜可喜夫保民如保赤子固出於天性然仁聲足以入人乃聖賢所貴若古人稱所居無赫赫名者又別是一道非常理也予思曰吾為善而人譽我是我之為善有勸也然則足下有勸矣幸益勉之生叨秩清條一字無補無足炊尊者使旋謹謝盛情言不能悉

與劉少墟

日者辱吊先慈存歿均感閱月來病甚未免[illegible]謝良歎良歎適辱札教知老伯念我深也所示修養之方果為易簡但不肖自學道以來志不在軀殼有旦暮死生之意恐一有存生之念即生貪戀貪戀一生即落淪迴故只要灑灑然無掛無礙聽其自來自去自住耳茲奉大教實切銘感容卜日而請其詳暫此謝不盡

與羅郡昌羅山

客歲辱念遠存誠深感謝吾邑松遊落落如晨星散得彼此相問何容易也生在南中為老母多病圖歸者且而不獲如願然神已游於水簾雲頂上矣丈正強仕之時千萬努力期以賢聲光邑里可也為令之事固多端而大要在愛民但能常以民之父母四字在心目之間必有過人者至於江湖隩區不可忘備而備不必多事只將民壯着實操練務有實用則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自足以折亂萌萬一有警靖之不難此事只可自有方便法門稍涉虛張即招忌嫉至於處條友只以謙厚誠實為主一語不可欺誑一事不可占便宜也待師生尤須加意寧可自己菲悪不可失師生之奉生何為疊疊如此蓋同井相關之義出於至誠丈雖知之而生言之亦不為過也茲因胡醫官南還之便草此奉聞

重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八

邑舉人門生黄 琰 龔克修 男見晙
黄 玠 黎遵指 見晫
署邑學博舉人梁 昌 仝較正 見皞 仝梓
侄見昕
孫開泰

詩

四言

初信學題 丙子年

一是百是一非百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邇却無漸卑却無梯聖凡隔處一悟一迷口訣無多格物致知

再證學改題 丙戌年

何者曰是何者曰非無遠胡邇無高胡卑是謂無漸是謂無梯無凡無聖無悟無迷口訣從今無物無知

羊城示同志

於人嶺海秀毓文明光天帝德璧我蒼生將無徃哲作我儀刑 徃哲伊誰遺編可稽由来太音其聲孔希按譜操絃聽者以疑 嗟予昏幼誦古文日邁月征四十無聞諸子我從慙赧何云 予雖寡陋尚幸師友誨我道真信吾固有頗言與予是圖是究 物備諸身道不遠人簡則有功易則有親纖毫費力尚隔一塵 惟盡乃心始知乃性鹵莽滅裂惟學之病甘為或秤豈曰無競

題上官參軍冊

幙天藉地枕琴蔭樺厥形偃仰厥心傴僂有命自天封章賜予益恭益虔循墻若懼同氣之親火待而來縹帙盈篋名士所與好善若渴孰厥其取混跡在朝超神在野誰為肖之多覺邁又其後復昌視此題句

題吳氏象賢圖

於惟吳氏爰自伯禹于其子孫播越南土暨入皇明文儒繩武 赫又荊門經明道尊克勤內行孝友是敦受日遺榮我風如春 巽又潼川克箕克裘樂皮再說談易不休白下著英邀欵

寡儔　瞿々寧海其德靡晦禮學庭趨秩任郎
貴邁剡不出傷祿不逮　爰自曾孫規矜矩榘
衢門棲遲樂彼琴書訓厥後昆作為此圖　予
交曾孫廿載以往嘉汝世儒欽此遺象為作此
詩以告來禨

寄曹象川

往及祖秋君惠米游足我平生其樂綢繆招々
舟子曾不我留　往秋祖冬雨雪濛々捴肩延
佇有鱗有鴻善保歲寒如何弗表　自冬祖春
萬采來新樂只君子遐不顯仁抽絲若繭敷葩
如神　春徂茲夏示我藻火析簡絕韋大過而
可頗言妙々盱江則那

簡書姜董母謝媛之德也謝媛秉德貞文
以相君子實生司寇為時名卿　綸綍再
褒後　命太史氏歆傳其懿以為世訓
而作此詩

簡書煌々易服有宜於乎不顯式貴其儀　其
儀伊何赫々將御史亦既有文乃亦有子天作
淑媛為贈君之儷　維彼淑媛誕有謝宗維此
君子玉帛既同于歸有期待鳫之雝　二姓爭
其閧翻各速于獄競隕姻盟尋于荼毒父兮兄
兮畏我宗族　東鄰方告割西鄰亦報絕惟新
是圖匪舊之屑展如淑媛獨抱姱節　謂大義
既虧我生何為絕粒不咮赴身清池覺彼諸母
疾呼救之　聞者縮息見者怨悔怒庶遄沮詈
庶遄已嗷々之徒尚翕々訿々　此傾彼慮未
敢有行士女聿睽謗言其興誑女迪謂士不稱
誑士也謂女不令乃心如一荷天之定　群祥
既集百兩既陳悪火流言扼之梅津淑媛俟之
三尺其縉我命在我勿問彼辰　君子乘梁來
迎有光遂造門其升堂及房既見君子我心則
降　敬矣新婚豈敢燕爾陳閨及史以勸
謂婦習女紅古訓猶理君子不學人見薄鄙偶
鄙而生實不如死謂言不信伊縉是視　爰始
發憤游心典墳焚膏繼晷機杼齊勤指彼鍛者
以勖晨昏　肇學聲偶討其句讀工苦喻月英

資駁發日記千言有作必傑歸寧與供諸謝止
云　謂大器晚成大道乃不器惟勤克家抱藝
不試道岸是登為儒之軌　相彼鳴鳥止于高
岡其雄為鳳其雌為凰鵷雛濟々文明之祥乃
有司冠出佐我　皇　皇念虞功載錫之命發
其幽光貢于玄扃救州騈蕃嗣兹宜無不蔡　誰
作此詩曰稱史氏凡百家宦鑒其純懿佑我邦
家施于爾孫子

五言古

擬古詩二十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不暫離豈憚道理遠相隨到
天涯此地常晦冥會面安可知安得白日光為
君照容輝君行日以遠君心日以緩寒門隔靈
擢游子不顧返勞々征途悶肴々歲月晚棄捐
勿復道生世同此患

茫々巨瀛海蒼々藐姑射盈々神人居不飲亦
不食淖々處子姿皎々冰雪格恍惚睹光彩轉
而不可識徒勞空山中何處尋遺跡

天夭桂中夢翩々竹下籜我行貫永久今朝返
故宅宅中足珍實卿學不為薄千金置鞍劍萬
金結俠客慕出游崑崙朝出游碧落群生塞天
地應手施金錯揮騰化人居鮮佩奉纓絡寶藏
固無盡姿意何所迫

今日一樽酒聚此平生親蔡析歡何為談笑畢
其真樂飲過三爵狂言為君申人生無堅質飄
若風中塵獨有一物存不淄亦不磷何不索巨
筏與君渡迷津無為逐世態擾々長苦辛

海上三神山虛無切太清黃金莊宮闕白玉三
重城非絲復非竹音響何冷々誰能為此曲無
乃安期生鳳凰舒羽儀玄鶴集雲亭身世在何
許耳目殊音形長跪謝仙翁下界供含情何當
三萬里隨風送天聲

登山步飛雲旋勤拾瑤草歡以遺所思忽聞鵲
聲噪歸人千里至開顏共歡笑永誓無別離同
居以終老

星火當南為蓐收翔炎節玉衡倏西指涼飈散

餘熱由茲徂冬春巨輪無停轍火壯衆以老逝
逝何遷娥肌膚非我有親故寧不別榮名誰復
矜厚奉為誰設大夢一以醒慙汗對冥牒聖人
貴寸陰念此使人切

冉又青蓮花結根太華巔峭壁斷金鑠彌望不
得前爰此蓮化鮮自惜無羽翰仙翁授刀圭竦
身駕輕煙稽首謝仙翁此花何由妍遙來復何
術致我玉井邊三問三不語彩雲垂兩肩我願
從茲遊覽彼無窮原

南海有珠樹顆又日月光攀條采其珠盛以雲
錦囊散滿天地間何況同一鄉此物取不竭復
宜久翫歲

穆又天帝居赫又臨下土眈又走日月漸又換
寒暑百靈序星辰萬龍降雲雨混沌迄于茲從
今復何許爾又絳節前默又不用語

兩出長安門悠又長安道嗚佩何珊又朝下日
猶早同心各相招猶右共探討小儒不足為大
儒非意料買櫝還其珠燕石以為寶白日升東
方萬象始分曉

世人懷往古古道今不足我於世界中皇虞滿
吾目兄醉弟便扶夫死妻仍哭鳥飛必自沉花
紅柳還綠終古有常然人情自反覆

絕世一佳人容華美如玉青樓結綺疏簾下理
清曲使君停車騎沉吟聊躑躅彩鳳何時來精
誠苦相屬攜手凌紫霄雙修離垢濁

仙人跨鶴還纍又感丘墓人民非昔時城郭尚
如故賢愚同一盡貴賤無復數擾又塵世中長

驅不回顧一夢過一生後來仍不寤幻身竟無
常有來必有去何匪大還丹一真焉可固誰云
古聖人萬世不能度于今如有聞一息即千古
但恐非真訣迷惑蒼與素

絕學何千載洙泗流日今糟粕非真傳空有典
與墳嫡火當耀日杯水救車薪龍德如正中利
見一大人但恐江水深款從道無因

生平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可傳匪如舜廿與鄉
人儔點鐵成黃金千年返元質誤人千年後仙

宗長大息嘗能與孫懷得丞令仙術
凜々嚴云次與言觀群書大哉洪範篇帝訓孰
散淪縱横收七雄法律湯秦區經術賈西京節
義傾東都魏才晉清談唐詩宋名儒宛々棡栶
中逐々名譽驅聖代闢乾坤默與三皇符相業
急濟時學術羞含珠歷年過二百風信還皇虞
平秉用正直賢智慎其趨
清夜朝上玄哉志恂以慄猛神紛侍衛群真儀
羅列衆生充下界形聲無不徹一感斯一應微

壓不分別古人事上帝後儒疑假設學不通天
人難以語明哲上帝日汝臨敢不自芳潔
友從遠方來遺我尺素書盥手開素書々中
字無叠書置枕邊夢寐若告予予欲識于心予
心本空虛予纸除予心我來同予居
明月何皎々當軒照我懷中夜不能寐攬衣不起
徘徊精神倏飛越上々從姑臺臺上一月懸與
此同光輝歛襟下簾櫳流光暗相隨

擬陶徵君飲酒二十首

處世實大夢何事更疲之蝴蝶為莊周寧似蝴
蝴時榮悴緣識轉真性不如茲所以覺者心任
運匪復疑我有莫逆交對酒懽相持
古人順天命採蕨登西山善惡疑報施史氏輕
立言不患節不高患不見吾天求仁而得仁聖
訓誰其傳
與端塞吾道人々喪其情有酒雖肯飲亦取達
士名復有不飲者拘々勞我生真飲真不飲罷
辱何所驚與君結懽好各依真飲成

黃鳥音載好當春不厭飛偶然失群侶嚶々聲
轉悲盻睞若不定上下何依々精神感同氣爾
友遠來歸性悅遂閑止此意何時衰我願請大
帝使彼永無違
竟日披群籍不為衆說喧問君何能爾得一斯
無偏開卷見吾心開門見青山良友時復來內
然相往還奇字吾不識相對常無言
聖道千萬塗誰知非與是相是更相非見界永
不踐醴酒入我唇者味卻類爾何不自見々意

文徒為緒
茉莉来南玄三嵩發其英馨香隨風揚感我故
闈情况復月色佳尊酒惟與傾羲御漸委轡堦
下禹微鳴不覺歌式微慨然懷友生

松柏經嚴冬卓々霜雪姿孤根異群植豈在葉
與枝凡物稟正性默立不為奇春融萬彙位予
予空爾為思我湖上山何日税塵羈

我登從姑山天門劃然開恍惚覩仙翁世界如
無懷仙翁為我言聖學久已垂江河亂其流鳥

猷失其柄灼々青蓮花娟々出其泥别見損至
精金石馬得諧稽首謝仙翁學子從前迷我今
得一見此見永不回

我有明月珠得之南海隅持以詫時俗此珠滿
塵塗棊珍不愛惜役々隨所驅慚愧遂東還不
知世有餘置之懷袖間默々且自居

自從孟氏来孰可與吾道往々存微言紫朵五
柳老縱飲非放達縱貧不枯槁我愛止酒篇字
字無不好珍珠雜魚目詎能識其寶再玩桃花

源恍然解意表

仲淹生隋世麟出非其特上策不見收因然與
世辭講學河汾間斯文其在茲知命故不憂盍
性者何疑大哉中說書周公豈我欺詆譏傷予
心願從予所之

有七同學道趣舍邈異境一士學長睡一夫學
長醒々々還相譏誰能會其領睡者非我適醒
者非我親睡々與醒々學人此當炳

孔門言為仁欲仁々即至譬彼中山酒一飲千
日醉乘槎供不知寧復論造次海上逐臭夫汲
汲求富貴於我如浮雲蔬水有真味

天地俱無窮無窮為一宅形運能不疲神行乃
無跡大年十二會小年止於百有形無不壞有
髮無不白若不悟其真此生良可惜

少年何所事黽勉事六經行々向不惑恍惚猶
無成不如且置之待我閒五更聽趣理巾櫛舒
徐步前庭茉莉花正開好鳥時一鳴此外求或
知聊以遂吾情

百鍚與初下百世典共風君子胡不由哆口謌
時中吾門悪鄉愿無為徒尚通學安失邯鄲學
箕斯良兮
苟又當世士增井聊自得不讀秋水篇胡由祛
所惑吾人有神理而乃自煙塞誰青合雙睫一
觀化人國始覺吾畏我隱几但默又
金門可以隱碧山可以仕所樂非窮通為仁總
由已不待曾點言始覺三子耻鏗然舍瑟處便
是唐虞理人生大妄中妄又胡可紀不復夢周

公仲尼所以止惆蠡談時務雄豪馬足恃
陶公天民彥慨世少復真吾真既不復彌縫馬
得淳大哉衆中叟日月萬古新六經羅章句灰
燼甚狂秦所賴故來物眇々絶纖塵耳目各聰
明四體供能勤如何不自識浪子忘其親賴君
有巨筏與我渡迷津歆彼飲酒詩脫我頭上巾
一醉自如又永為羲皇人

丁祀師祠恭紀

俶止周豐鎬俎豆我哲人莫此翼又堂衣我同
氣親祀事修春秋講會浹靈辰所期敦若慈共
於雍黎氏
明又維我 祖邑極何平又憲章者誰氏實惟
盱江賢妙悟默而成與時會人天無人更無我
忘義且忘年
嗟予何弗類掃門自壯歲忽又強以衰何能無
罪悔時又聚天倫加穎謝明誨但存平等心可
以陶萬類
有客問師祠又門實易知對彼淇竹園内有雙

雙槐後倚橋門水左有祇樹枝多謝千里朋到
此請勿疑

笠侯別

令序遥遥勝良友追歡遊層臺見遠岫垂楊並
清流越兒何婉孌吳唱和且柔曲嚴將進酒好
鳥如名謳壺漿各殊釀雜俎仍異羞徒倚但取
適觴酌無勸酬舞雩非燕朋索居義所尤再申
伐木章偲又何所求清言戚中肴芝蘭開林幽
托身承明廬庶務素非適良時共欣賞何必升

丹丘光陰如逝川相樂共忘憂

仙人篇

仙人攬六籍降止太山隅神娥擎香霧五老列庭除蒼龍繞彩霓祥麟御丹書北極睨樞紐九州安所如駕言適西周驅彼南宮車徘徊歧豐側精神游六虛鳳凰來何時徒聞歌接輿迴駕覲群龍與帝合靈符羲文告爻象河洛獻瑞圖東壁韜榮光文昌掌閣樞泰火徧罷縣日月光如又爾來三千載晦蝕由蟾蜍正值大明世黃道開天衢巨靈挽天河又漢流為旰稽首吁上

翁與爾長相須

白馬篇

白馬公孫兒辯才四國馳一遇談天衍屏息無所施小巫見大巫神氣低不微穴中兩鼠鬬焉知是與非河伯適東海何若乃有喙鷸搏九萬里鴬鳩安可期東父居扶桑西母處咸池列仙如嬰孩往來恒嬉又更有太乙翁呼吸搆二儀二儀真灰燼不能撥橐籥操舟趙士慄語水夏

蟲疑肉眼本無覩塵心焉可知載籍增障翳空虛成頑癡君子慎所從自古無常師

名都篇

名都四方極神京無窮年閶闔互嵯峨雙闕造青天甲第連雲起劍履何翩又玉帛來萬國九州輳才賢歌舞燕趙選美酒斗十千季末開卜肆長安掛壺天雕虫擅文苑吐氣如雲煙譏士鄙肉食借筋公卿前車馬總雜沓人物紛喧填翟庭可羅雀田門可市壓日入各掉臂朝來更

摩肩山川流光華星辰順其躔太一有常居聖德常淵又邦畿惟民止萬世常如然

閒雲館為張洪老作

從君起版築論學聖人前四海仰高風豈又二十年一念慰慈顏屢疏辭細旃芳動皇情允多子徒晉連浩又江漢流蒼又匡廬烟行又望城闕悠又歸園田慈親在高堂稚子遶膝邊巳悟靜者心不復窺陳編空中地不掃壁上琴無絃清風來虛理浮雲同漠然

聞新堤經水不壞志喜

新堤二三月春水滿四澤舍弟有書至基址固如昔一線障波濤我家安枕席飼雀吾親志度蟻吾弟德述九曁洪所經理各有力而我但稱心拊掌咲竟夕何必償目前功深久為得

轉官志感

端居咏伐檀囊粟非所安狗馬初病力謁告歸就閒荏苒忽五載黽勉趨朝班未幾使河洛啣命猶未還轉官出望外驚魂忸我顏此職不以勞儲養義理問不能行也咫使我羞素餐何以報高深任道庶無患

山中植樹

我本野鹿性十年強衣冠欲報君親恩一念耿如丹薄軀常負疴夢寐思湖山 又聞有田疇草屋八九間四嶺植松竹亦足怡心顏繫身不獲圖我弟思其艱山上多種松[illegible]澗多種蘭寒梅如許樹修竹百千竿春至閭農功采蕨供薇豢我歸有處所感汝貽我安把袂日造茲弟兄共

盤桓奚覺天地廣吾道自為寬十年計樹未光陰如奔瀾

送唐曙臺

我昔未知學而子爲我悲令我稍有知而子為我疑此悲與此疑何慮更何思我晋黄金臺子還南海湄初謂展燕婉中更成乖離矯 又雙龍斂會合自有時何以酬子心別後時相思顧言各努力億載以為期

送顧涇陽

丹穴雙鶴翔鳴聲何其寥側耳更結心可望不可招欺此靈瑞德固當應虞韶宣尼豈復嗟吾道重光昭時振千仞端萬羽同逍遙至德諒不孤何當共扶搖為君採竹實飛 又不辭勞臨岐多苦調相勗以神交

到任謁廟 丁亥年

忝竊玉堂署樞趨謁 宣聖精誠儼如在稽首承面命吾道存六經一字是欛柄淵□復洪 又終古難究竟失之萬里途得之咫尺咱恍惚弟

有覺肅穆中自鏡我亦一丈夫負荷豈不勝求矣願學心陟降游　帝境宇宙同得一於以了吾性

送友之建昌

邂逅東山上別來佳瞬息頓我雙髮班看于頭盡白馬知滄海外桑田幾變易感歎誰能平聞道庶不惑予今造麻姑端詳問消息鳴鹿得野草呼朋與共食得訣予勿忘再晤相與悉

送李南鎮丞南雄

龐氏不師古十月為歲首顛倒毎如茲吾道復何有本末誰能陳榛蕪亦已久先達良慇懃衆星仰樞紐明々惟我祖道與羲皇偶造士二百年稽古庶不謬予今領青衿勉矣弘薪槱

題貞節李氏卷

氏節世所艱撫孤非已出雖云州官後寒苦不可述子身持門戶皓々水霜質漫々如長夜何時見天日望々一孤長漸々孫芽茁一紹儒家風樹立始宏遠舉世謂之艱要以常理說天常及民彝惟此不泯滅假使當其時失足蹈世轍歷世三十載繁華會消歇誰能欺彤管為汝揚婷節世際如白駒敢告丈夫傑

答友人王赤岡

玉署無劇務隨意玩篇什忽傳雙鯉至我友遠相憶我友在何許遙々楚之澤問我十年來故心還不易對書恒怩甚展轉深自惕耳常聆宮商目夜辨白黑於心胡不能情態多迂適近來頗見心心如赤子赤與君同師門知君久能識此心苟同然何交不金石

寄弟

我年四十一亦知四十非雙親家萬里夢寐常依々向幸我弟賢夙夜侍庭幃我無補衮功秖以竊祿遠自從七月來三命清切司首展經筵書再纂曹工題復令知制誥代草明光罪倫負左螭蚴何異立仗騎　天子本聖明忠臣要防微秦隴旱為雪東南潦民饑委非親民職內訌誠無術肉食每自媿幾欲抽簪歸尚抱献納心

終歲有所施不然望舊山歸來慰嚴慈春初趣
松竹想已含綠滋未種應為種勿過青春時

李都運惠菊酒梨膏

離親臨歲晚百慮正紛然賴有良朋道頻將尺
牘傳此來驚贈送不獨叙寒暄膏酒分珍味甡
肴斥俸錢厚施因令節叨受列庭筵拂箸梨膏
妙持杯菊色妍興超雲物外心見伏羲前瀚院
氷為署滄洲吏是仙交慚吾報後遁擬子登先
既醉陶又意因成十韵篇

偕黎文塘兄過滕縣

與子聯鑣行行又入滕里勞又吾何思偉哉鄒
孟子夫人於堯舜性善一而已指畫滕封疆歆
登擊壤理藥雖瞑眩同道實析枝比惜哉悠又
談為仁弗由已甘受齊楚欺深失千古會七篇
炳如丹百世眞可俟復地與吾懐緬然發斯鄒

謁孟廟

廟貌若又象還依母氏廟因知亞聖德原是三
遷孫再澄江漢流重揭秋陽輝彼我同丈夫吾
何疑畏哉况今大明時元氣合大同行役不能
去仰止殷徘徊

滕縣

疇昔之京國荒涼見茲縣今我復斯來甫田悉
為佃頗聞長官仁招集得民便変秀匝四野牛
羊勿殘但願風雨時民獲飽梁麥前日江淮
行稍聞趙代句連年苦旱魃黔首盡離散不覺
孜匕筋豈復顧廚饌茲土景物舒舉目皆可忭
天人本相待有恪故無患彼豈無父母夫何催
此變無乃期會繁反令慈惠殄征夫徒耽又愛
喜付聞見

贈蔣蘭居年兄之番都

燦又異珠寶靈蛇謙其光君從何所得懐袖登
我堂望見不待言精釆非尋常避席下再拜賀
君福休祥君今有此寶照耀無邊方
事業世所尚名譽衆所欽道尊德之貴巍又太
山岑問君何取舍直下見吾心鉄圍不易破陷
阱詎難沉哉今無所畏愼予為斷佘

巽々帝籙鐵神聖啟茲土皇極叙九疇大明照
千古賜也知仲尼學本於文武乾坤十二會于
今正當午群賢慎周旋幸無忘其祖
緊畫與慢畫後蛇得其祿誰使爾先成又從為
之足十日塑鬼身五日裝鬼目忽然落鬼其半
月空勞碌二事予偶聞一咲寄爾牘

送年友陳啟堂泉州司訓

庠序徧寰宇師儒滿宮墻三年不相識一去如
參商君懷瓊海奇振鐸泉山崗模範慎其修令
德播芬香鶴鳴知于和川媚識珠藏此地風多
才行矣幸自孫

送年友黃雲崖宿州掌教

前月乘輶車經過睢陽驛慨然思古人入城訪
遺跡西去二百里張許今廟食秉彝在人心誰
不好懿德君今涉濉流傳經聚造掖文藝何足
云忠孝為標的国家根本也士風最當植丈夫
萬世名勉之在一息

石潭佑　為用石潭先生作

神龜化為石奇崛造物懇環以驚波濤封以盤
峦嶂空谷罕人跡山靈偀閒放果恆靜者心于
焉喜相傍結茅旋栽竹咲傲烟霞上儼若三神
山石骨何骯髒予亦山水癖聞之心神暢所願
未獲酬每々自譙讓

孟雲浦河西務招歙示往午贈我告歸之

佐奉答

契闊歡再會乃在河西偶延我醴與飧贈我明
月珠珠中有錦字一々如丹書于其駱孟後氣
格與衆殊且家河洛間程門近其居淵源良有
自愛我稚所餘鹿鳴知野草呼朋以為娛善哉
于有心媿我柴也愚　聖真方統一盛典崇先
儒學士慶所遭勉矣游康衢駕質不足陳高足
範其驅感于木瓜義款報無瓊琚

潞河道中

莫嗟八千里悠々半載行但此百里途已為五
日程橋菂望雙闕霄漢承金莖瞻彷號憶氣雩
祭壓　皇誠五年別金馬心尺泥艅艎安此淺

遥途　柳踝進情但願蔡林為及時濟恭訂

贈表丁凡

有從繞事来知于海内傑敢以文字知屈在弟于列茅茹本同根泰核自連結皇々惟我　祖開天秉全哲聖道漸休明中天行日月會使鄒魯傳八轉唐虞轍精衛海可填愚公山可鈌如何悠且久萬物不成設知于抱弦獨我亦不自潔默々中情手且喜来孫子綰符縫近縣何由策寒劣

寄答鍾羽洞秀才

松栢苦蘿蔓霜標黯然全蹇予寡和調時亦混借諠行至湞武涯乃遇鍾期賢遂畢賈隣頡徘徊山水間韶石何嶙峋韶音幾千年似歎招鳳凰從此来翩々一亂江湖心遂成魏闕戀夢斷知音人魂飛水逕前

中秋積雨歇碧天月皓々故人傳尺素開緘見儀貌書中亦何言謂我近樞要我本迂儒生通頑非夙抱故人騏驥足宜騁千里道五十新状頭君年尚為少当為富貴期所期在遠到長歌對明月同明自相照

侯長德書至答之以詩

有人晋中来云子徒自蜀是人知蜀事咨嗟子勞瘁二年令犍為強半在山谷勤師征儸方勞民事芻粟以身為冀蔽豈得顧皮肉事定赤子還方對長官哭忽傳功賞及相與歡不足從今賢父母使我児女育豈意天書下更調之陽曲百姓徒攀轅安能綫其轂驅々萬里途不得肆者厚茲為都會邑車馬日駢遝鷄鳴出迎謁日入對案牘忙々何為者自咲問所欲我聞媿簡遣嘆子賢勞獨天意在斬書動恐仁可熟遇錯必利器歷塊徵騏馬懐此頗久如何由道乘騕晅日寄書至開緘不可讀

送沈觀瀛先生之湖州

夫子剖符出湖郡勢雄谿令乘五馬車晅秉三尺法久閲西曹彥出守必超越信道况有餘利用必不括州人皆昏勉職于未休歎皆哦一[illegible]

萬蜀除那能活復恐寬政施驕縱生轇轕仲尼
見行事春秋書正月于今牧名州千里不擁閑
堪憐絕學後儒效久隷闕誦詩三百篇授政無
不達道術江湖寬無為呴以沫賴于餘光輝吾
將謝嘲聒

送同門聶鳳泉還南城

君到菊未開君歸楓已丹羲御無停轍風霜非
昔顏錦繡登高堂慈雲藹鍾山瑶池在何許王
母安可攀從姑有真言服之勝大還夕馨吾母
膳朝潔家慈飧擬足慎出口庶無憂患干與君
酌美酒談笑舒肺肝君抱風木恨我傷靈椿殘
念此更愛日馬用富琅玕長江浩無際歸帆溯
衡衷珍重為吾道事功非所難

送張見沖年兄恭藩河陽

柳色滿郊原行々逗華軒極目邯鄲道之子出
名藩結髮事　明主義重若季昆鶺鴒起丹穴
千仞各飛翻分袂即河陽何時奉清言贈處情
非繫行藏道是敦遙別望嶽樓嵩少蓄外躋吟

眺慕何極相思同夢魂

李汝獅

此心亘萬古此學迺久湮豈乏先覺咨其如已
識堅雌鷄空剥啄雛鴨自廣緣十日駐京國五
度覲寢穆羨于載道器及玆英妙年歸塗遵大
路道即大路然況有師門在龍湖清且漣願于
勇向往勿彼悠々羣

乙未冬杪赴　闕過羊城同志集送咸以
此學相期于感而述一時贈處之意

驅車出北門冠蓋何濟々驪駒委僕夫重桂傾
有醴群公各稱頌勉事　聖天子躋世成唐虞
生光照閭里闡言內自忸安能與斯理無已則
有之長途跬步始孤掌何由鳴聚蚊雷可擬願
言各努力敬以修諸已無憚悠久成無厭冲澹
旨常布可佐皇肉食反足鄙平生無寸長結髮
守聖軌徒嗟白滿頭始覺玄尚未多謝誠殷勤
何以報桃李

送洲黃元質

所病耘人田所患為人師畏此病與患子維日
孜孜正切棓棬蒸又發蓼莪詩之于來何所乃
自江之湄百舍固未欵重研亦不辭問于何所
歘為欵求先知我實無所知多謝虛于來為我
且安坐粗糲姑隨時朱明忽已邁金風動涼颸
懷居告別去無以贈臨岐颯颯送帆風搖搖風
中旗行矣幸自愛何須問所之

南吏部署冬季試椽聞鳩

距春尚七日春鳩已和鳴而我窘吏事聞之怡
吾情嶺表迂書生通籍事　聖明已逾二十載
無補虛時名真有如鳩拙何能卜陰晴顧吾方
默坐汝何為巧聲先春非汝智誨我宜丁寧

哭夏鍾舒先生

歲往方驚髮翁歸益惛神見聞如夢寐涕泪濕
衣巾憶昔來京國居亭與汝鄰詩書知世澤行
誼識清貧把臂牛山頂分攜泗水濱剎塵無不
涉今古盡同論邑邑三更歲飄飄一第春誰能
忘故舊翻使白頭新佐禮重來日遲迴二十年
叶登堂敷舊几坐我率天真妻子多亡在孫枝
始一人凄涼感生世談笑間悲辛每誦子文句
朗開夕可篇叶并欣神辨什誰謂便宜然叶一
盡無多慮千年不復親柳條自榮悴竹色倍傷
神對酒思同酌當歌無故人生涯知有極世量
渺無津舟航須疾作無使吏因循

贈南大司馬周衛老

金陵根本地所守惟舊賢坦坦此君子受知實
纏綿非無徵痾積南國仰年先連章未肯允最
後許暫旋嚴勑耳目臣以時報公痊藹藹初春
日浩浩春江邊欵欵却餞送依依周流連舉動
自典則老成固無愆灼灼桃李花成蹊本何言
九河盛豪傑黃髮參人天東北兵未息中原且
多艱公自愛宗社無為媚林泉不得杯酒別衆
情何由宣稟度於群彥興言寄斯篇

寄家嚴及弟

十世孔宣聖七世王文中根深實乃茂源盛流
斯豐此道自余祖默成隨汚隆余父承家學發

蘊開無窮過庭日詩禮大儒誨余宗敢不自惕
厲門楷尚無從影響雖有見作輟原非工行〻
何不惑我友来嶺東十年重聚首所說非昔同
兩月甚開益因之麻姑峰托病謝人事專參近
師翁日擊道已存五日心融〻絲毫無所縛四
體如乗風生機淳然出左右原自逢始信學貴
傳歷傳錯施功立德尚不孤響應如洪鍾用行
舍則歲何节輊王公友于偹同志吾土廻淳風

送余雲衢册封周藩

在昔皇華使周爰慎咨諏與于共夙夜親見周
宣憂輶軒遂河洛敢誇弩矢謀知于抱至性疾
惡如仇讐試問牧民者不如羊與牛長河亘南
北咻哉無泛舟帳此對厨傳屡見匕箸投歸来
過里門蘽葡深兩腓依〻問桑梓温〻相慰休
到縣揖縣官叱馭遵道周時事難具陳且遂友
生求

七言古

熊君有文我所聞寶劍中斗横紫氣示我一書
號兵祖讓王說劬徒紛〻方令聖明大無外此
書合出吾儒輩曽記羅公夜坐吟殺機自有生
機在

楊太宰致政

紛〻車馬出都門共道虞廷儀鳳今孤鶩大臣
一身善終始青史百世垂宰孫古人行道借名
位實似浮雲非我貴内時代謝理自然那得功
成不身退猗歟楊公今得之　主恩繾綣不可
縻七年正色掌邦治十疏乞骸歸海湄惟公全
德原孝友厥德如淵福如阜一心要回世界還
淳風道率平常令可久救世之利那有全雖云
中正等只偏世界即如推屋壁東倒西推仍倒
邉只有天公善張主陰陽不得長寒暑太皡端
事祝融來玄冥繼政蓐收去公知此道後能行
諫身胥漢何冥〻畫承三接君恩重年老一朝
臣義明愛身便是愛社稷天下本身以為則守
富何人不愛身善與不善存乎識猗歟公全之

達尊此舉可為萬世式國子先生無馬騎不能出門望行麾憶公高談壯公舉援筆紀事還成

詩

題端銘徐館丈雙壽册

古稱孝子必愛日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換豈謂溫凊及定省裘葛輕細進修燠用力用勞俱有窮小孝中孝寧知古人愛日之深衷立身行道為大矣此豈悠〻能致功君家雙壽表東海積慶生兒似元凱五載晋君白玉堂夙夜有懷詠南陔君不見言公渡江造孔庭學道絃歌教武城吳中賢豪先後継相望到今已數文學名況君承明檼著佐百僚師〻焉不學養志曾參養守身奚在班衣始為樂吾親儼白而遠離與君不遑同一思長歌祝君且自祝俱享眉壽無窮祺

鄧將軍行

邑侯鄧仲神仙姿授我乃翁之所遺乃翁乃文無乃武將種㧞起泉海涵六經三畧總貫徹詞人劍客同襟期揖讓之間中百步倚馬之頃成千辭八閩選武居第一橫行海上誅鯨鯢氣吞夷虜自草檄身對賓筵師破圍合佐杖戈講藝主取彼横槊賦詩兒燕頷虎頭人所忌白日青天世共知歸來腰鐮刈藿葵時復倚槁吟吾伊有子已能與父業一文一武輪並馳仲子連膺寄命托季子重編籌海書將軍為將不嗜殺僇嗣食報俱得時挹彼注茲天所學立言不朽已所為將軍天乘白雲去太史令識寒松詩令當采入世廟功臣傳東南名將孰踰之

發太湖題壁

一日淹畱避風雨二日淹畱置布帆布帆足御風雨寒三日驅馳直北去多謝縣簿誠慇懃頗言推恵及窮民更願天公憐赤子不將風雪勝陽春

景州老輿卒行

北方苦雨泥土淤府輿欲渡行人愁左支右吾相柱撐蹴蹄七日方景州到傳便覓傳舍長邀卒多用丁壯儔一亦閒之掩口笑疾赤壁後低

其頭我亦不問乘車出數里穩貼如乘舟他日
欲睡輒驚醒到此軒〻慵展眸涉水衝泥俱不
覺上坡下坂良優游久之見是笑者〻鬚髮皓
白皮皴皺摩肩意氣獨酣暢呵叱前後如驅牛
我乃奇之問其齒云是花甲餘春秋無妻無子
一身鍵衣食只與肩為謀平生無病不知苦度
日如此死即休我再問之不復答使我感慨生
餘羞古之老者不負戴口食粱肉身衣綢溪尚
復笑賜爵級寧使負重夫道周顧役之法方有
此大造不齊吾何尤前日齊豫人相食凶荒瘟
札填路溝此卒贔屭能自給於天所得良已優
平原門下失毛遂信陵上客夷門侯從來不敢
皮相士以力尚失況德求於嗟乎以力尚失況
德求

寄哭苑馬李文軒先生

歲次在卯閏月中夜靜庭樹飄寒風花將零落
忽值此黯然傷懷淚雖已古來仙人多姓李
謫惠陽將五紀來時海嶠看人龍夫日七林摧
札梓生平意氣不可羈萬里之翼千里蹄早攀
南斗戲岩落晲倚北辰司是非寒淵抱獨何人
何人識豁達論交四海知 廟廊有意椎梁棟
蒼旻那肯長晋用主馬汧渭 明主恩作記玉
樓天上夢東西兩水今茫〻羅浮半面臧輝光
雍門歎息堪氣短李白文章空歎長不忍負舟
鶩有力人生自是駒隙一息之間成古今古
今常然無變易嗟君方死亦方生何用有情淚
沾臆

贈汪生

国家養士二百年不獨文武風雲相後先亦有
賢才委山澤或然挾術遊幽燕如君自是七澤
賢遠談世務高談天或時握手稱太素或時抵
掌稱鎗修幹廣額垂虬髯豈不宜食肉乘錦韉
柰何折節公卿前方今才智皆騈肩雖欲奮袂
無貴緣丈夫自食既有策但得俯仰無迍邅病
夫擁塞數十日喜君造我常流連君術但言隔
月與隔年岂知吾道在目前吾知吾道在目前

不厭君言渦月與渦年儘君談罷與君笑君歌何之便出門我獨有顧叩蒼天顧將此身為甫田盡給天下賢士無寒煙

五言排律

夏至齋宿五言十四韻奉呈滕部楊君儀部駱君

皇矣我　后土至哉物資生儀陽惟靜德配健協時行赤道輪初返金輝魄始生一陰從此長萬彙馴該凝肅穆欽元祀端居勵聖明北御道鷄列南禮武宗卿夜宿清魂夢朝看異雨晴禽聲增寂景樹色露空生列宿分星象含香進儁英微言窮始復惕志勵寅清月窟為難探天根豈易升古人胎教義大易履霜情務又觀無始然又識有生心齋如一得永不墜疑城

壽　益府殿下二十韻

運遘千齡啟疇仍五福駢本支周幹鉅磐石浮宗綿啟旭旌旂動宮霞彩翠騫地分南嶽近親比後星偏藻翰鄒枚從璇對衆衛眉裾曹當日宴醴復幾時延弧矢逢花甲貂蟬侍綺筵小山詞客幸夫樂異人傳玉牒丹霄上銀潢紫氣邊香隨龍節滿雲逐鳳笙旋囊篆聊觀妙希微即象先青精裁佐膳鴻寶續稱編道合神明極心融造化全與情元翁若善頌喜筏然孝友聞於國綠綸美自天剪圭非共戲舐犢或俱仙緱鶴曾餘事莊椿直小年三光將並朗五岳與齊堅謬忝揚苖紳長懷苑樹前金膏如已就為我寄真詮

五言律

謁閔子祠

古壘臨官道先賢閔子祠草荒封鼠壕苔剝麗牲碑尚想蘆衣泣無慚費宰辭征途拜遺像千載亦吾師

季氏三桓盛當年替子孫如何一介士廟食到今存孝德人無間高風自可尊有司修祀事百姓走荒村

遊佛寺　為石潭先生作

探奇閑勝蹟傍岸結精廬芝砌三身佛龜御綠字書不隨僧入定常怕友來疎忽契無言處虛空那得如

送楊臚山之維揚

清時才不盡鰲政用吾儒驛路相逢處青燈引話餘奪人知曾仲吾道只軻書焚海非君事安民是國儲

過定遠

雨屐轄軒使重過定遠城侍童迎舊客花升開新亭的々知陳迹微々覺有情本來無繫縛明發信前旌

宿閭中

郵亭存野意秋後日猶炎山好既堪愛程寬不用熱玄蟬鳴外樹白鳥過低蔡引話偏無極同心覺未嫌

郊遊和韻

剩有三春色言從陸丈招晴原低綠樹耕野逗華鑣水活蒲爭長花繁鳥歡驕不將棋酒丞風日大無聊

赤樹

樹下陰如屋香枝匝地垂吾儕攜酒處醻爵故花時有實兒童摘無材匠石知成蹊若桃李難以並幽姿

渡江宿孔壠題壁

孔道通南北頻過豈利名君親千古重夷險一身輕浪破潯陽闊車驅楚甸平頓言賦歸日無媿柳條青

過北峽關題

何異梅關路惟殊未有梅提封三楚限職貢八藩該天險連雲鎖時平帶月開不知關上吏望氣見誰來

舒城道中遇雨

崛曲千山過微茫四望低雲連舒子國柳暗令公蹊谷泛桃花水驕嘶錦障泥無嗟行役苦堪喜是春犂

呈徐及泰大尹

邑宰迎賓出因之爲省耕一犂歡兩足百室快
秋然妹丁漸無補緇衣空復情陽春如可擬流
韻滿舒城

別泗州學正王鄉文

與子平分粵詞場屬兩雄撤臯真于孚講易愧
純公泗水淮泵會江源溪亦宗他鄉正春色不
厭夜深從

別蕭生

文明當盛世何他不英才岳瀆分辟望貞元作
合來萬金非貴重一諾絶安排老我思狂簡焉

知所以裁

別泗州王守

不見黃州鶴今從帝里飛古來稱惆悩何可論
黃驪會見文翁化宰導子雁慈請宥移借日全
在簿書期

別盱眙丁令

草創無城郭崎嶇萬壑中人民移舊縣雞犬識
新豐小試牛刀割長驅虎穴空知君意高遠不
何眼前慵

別天長徐令

城郭何完美人民自大風天長三楚盡地闊五
陵通入境閒絃誦何年可即戎因君問于靜如
會淛之求

石角舖

[illegible]溪路已熟未覺往來頻稚子知迎我青山歎
識人石橋臨斷岸茅屋結踈隣馬首從茲適無
勞更問津

郝園海棠

壽春何處是春在海棠枝色與開尊麗香於入
座宜有情供妙賞不語勸深卮共道芬菲正相
將來後時

楊年伯太封君壽六十

命服輝潛德幽人自吉貞報君歡有子正借樂
無名愛日巴中遠瞻雲頴上情焉知敘饑溺偏
勝九霞觴

七言律

論學四首

吾人為學學為人要學為人莫遠人耳目聰明今現在言談祗對更何真此時豈屬修為力當處無勞說夢頻識得便從如此去康衢擊壤做堯民

感慨千年絕學來徒將影響自疑猜懸思妙悟翻成窠更說真修轉屬乖萬里只從跬步去六經都把現前該平平是法無凡聖直向羲皇未畫開

無聖無凡無不同希賢希聖錯施功身心肯處從茲起夢覺紛紜何處通雲物浮游山自定江流盪漾月還空半生學道吾何有只是當年未發蒙

一樣風光處處同誰因彼此自分封既知飛躍皆吾性都謂愚柔有別功氣質標題原宋語誠明色目自中庸中庸宋語都推都半夜聲來何處鐘

壽張陽和先生

芴蔬方收侮未開群陰盡處見陽回兩間竅妙誰先覺千古真詮屬聖才刪後我漸已里唱畫前君見伏羲來慈愍最有衡陽客（壽册乃先生門人曹命甫所製）多勁南山獻壽杯

友久酌罷口號

一樽寒雨擁寒襟笑語今知契分深千古孰論無畏志萬金難博不疑心空煩鞍馬歸泥滑獨䠞寒鴉下晚林詞後可能念真率不妨乘興抱瑤琴

戊芳主開試道宿雄縣

朝辭丹陛出幽燕暮宿天雄易水前　明主千金求駿馬詞臣四牡向炎天盈疇本泰忻迎旆滿目流移喜受廛但得仁賢濟饑溺不妨霖潦泥鞍韉

懷長安同志呈同考如野劉考功

馳驅本為求賢出況有英賢共事行六月不知炎暑重一身真覺羽翰輕親聞遠役懽嗟意友在長安離索情但使同心得相濟肯教踈淺負

皇明

送張孟奇下第歸羅浮

萬仞羅浮海上山飛雲杳靄有無間陸沉湯自
金門署雙起肴君玉筍班二石樓前雲氣滿四
賢祠畔月華殷年來欲試丹砂訣遲我移舟海
石灣

送李宇度年丈之南平掌教

匣中柳氣斗間横此日天教劍浦行抱負肯輸
周造士衣冠聊對衆諸生九峰郭外光風碧百
角樓頭霽月明絶學正憐君姓李好將吾道泝
延平

寄林闇雲道學

閑説闇雲好是閑一毫名利不相關蓀希點瑟
誰同調樂寄回瓢老未閑濯足懸流迴澗水振
衣千仞落韓山乾坤隻眼還千古自笑尋常破
笑顔

自警八首

猛省吾曹那可寬僅從猶月對君權沉痾始畫
三年艾萌蘖猶尋十日寒朱火熾然秋損攻玄
冥膂繭歲將殘與言欲藉同心力一提揮戈日
未闌

天地生人果有初眼前無欠亦無餘六經本是
吾家籍大學原非孔氏書莫把陳編求影響須
從感應契鳶魚此鞭不着應難到珍重良朋念
日居

顔學由來的有傳吾今安敢負前賢為山只合
無斷簣鑿井多因未及泉利欲久拚遺倍累身
心真畏愧蒼天試看列國栖栖者豈得凝神便
晏然

宇宙群生各自成何須思慮苦縈縈性通形色
原無外誠合天人為有明湯笑玄宗稱絶學休
排禅教說無情請君試把中庸會何事篤恭天
下平

克復為仁不易栽真機渾似地中雷幽陰魑魅
即時盡端正乾坤一旦開好把圖書看論語莫
將原憲作顔回天根月窟緣何事可是堯夫亦

到来為學林將奇特覓夜須眠睡晝須餐但圖會裹訂盟約不要門前豎刹竿蕩ㄡ平ㄡ皇極理明明白ㄡ善心端畫蛇只恐仍添脚前輩應須盡手看

天道惟誠不用疑却須人道始誠之欲由人道歸天道應使先知覺後知赤子良知原不慮聖人中道即何思此機日用人ㄡ是認得真時更是誰

識得真心不用澄習心封固却多層求方誰誤醫無妄知過吾憂寡未能眼裹豈容金玉屑心頭難掛是非藤請君内照時ㄡ省若也方人是病瘕

壽陳母八十

君家兄弟各委蛇壽母茲晨獻壽卮樂並塤篪承綵服恩淪金紫照瑤池堂前稚子將雛戲堦下繁花簇杖移定愛園林多種竹年来頻看長孫枝

贈方文坡還青陽

野鶴孤雲何所執桑弧蓬矢是兒男有身本白聯家国無位何嘗缺贊參浩ㄡ風塵来冀北飄飄身世返江南應知門下多咨決為道真傳不在談

贈李勿齋之任丹徒掌教

昔年道路曾傾蓋今日過逢是故知身在病中君屢枉道從盱上我何疑天機浩ㄡ言難盡行色匆ㄡ興未移此去應知桃李滿春風京口已離披

虜叛寇邊大擔筆昌臨兆官軍不能制

上命貴州巡撫葉公移鎮陝西寄

賀

一自和戎患虜驕曾將封事奏

前朝廿年士論歸先識此日

皇命下九霄周家玁狁侵方鎬漢世匈奴犯渭橋

聖主只今隆上策佇看鐃吹入虞韶

飛來寺

峽中真境鬱岩嶤帝子何年駐鶴軺萬里風雲飛梵剎九關虎豹護神幖玉關猿迈晋中宿金鎖犀沉控海潮便欲訪求方外客相携結屋住山椒

須流南下越王臺連峽風煙望不開下界舟航依石轉上方鍾磬出雲來龍㭘靜法來磨角魚悟慈恩去暴鰓幾度經過憐勝境人間何必訪蓬萊

煙霞四壁斷人家獨綰通津此一灣閱世長川千古碧催人短鬢廿年班本心非有何須定大藥原無不用還是事傷奇聊一笑輕舟已出萬重山

讀飛來寺誌

當年卜築曲江頭幾傍禪關繫去舟藤蘿外接諸天近氣色遥連百粤浮掬水旋供雙鵝髮登臺擬々一年米自還魏闕慚無補獨擊圖經憶舊游

江浹嵯峨接大荒百雲呵護付虞書南畫海門浮日月北回天闕下鳳凰祥光繚繞神仙窟虹氣禎韞寶玉藏何日登高還欲賦金門将進乞歸章

贈李克菴楚中開府

聖主垂情四海窮特俞京兆鎮荊中當年箇轄三邦罕近日流離七澤同江漢西懸流浩々山陵南望氣葱々不須更上籌邊策自古安民是禦戎

曉入龍華訪憨山上人不遇

聞說憨公到寶林朝來乘興一相尋田間雪積平如掌寺裏鍾稀寂似心爐爇梅檀香細々園開祇樹宇沉々由來此法應無住不見空歸義更深

辛卯試筆

為憐病目拋殘簡並歇狂心罷遠人臈月已隨寒律盡春風應拂柳條新系米歇問無奇酒至當呼有心徘四十五年々一夢中堪迷復有

求興

人日寫懷兼送族兄南歸

歸計蹉跎未乞身皇都新歲又逢人病存馬骨忍離主老共鷄雛思傍親劃北雲開雙闕曙嶺南花發故園春那堪心緒無聊極更送將歸盍悟神

送塑經憨公戲偈呈覽博一笑

未須更坐白牛車㸌息曹溪道路賒處又圓又如意寶心又朶又妙蓮花康衢擊壤無千古辟日堯天正一家為問牢山老衣鉢但應如是住煙霞

南華寺

來到師門湯說禪寶林今始識西天蒼又古木清因地泌又春流帶福田錫水潛通香積東盂龍長護法堂前千經一句渾無用使我真慚學壼編

奉命祭告泗州 祖陵感恩 高皇功德之大恭賦

明又我 祖邁羲軒 聖德神功豈有前天地不知高厚極圖書重與洛河詮 顓頊已入諸司掌精蘊還須識大賢典禮徽臣何以頌惟勤稽首祝堯年

別泗州盱眙兩庠師友

聖賢道術千年在豐芑人文二雅存無說敢當花雨讚何能不愧雪深門辰居北望真無極泗水東流亦不言珍重諸賢還久立莫雖當處見乾坤

當下吟二首示諸兒

學惟當下是真心當下真心不用尋一掬元和通物布三更夜氣此時深損齋聖位通明德不受人間污染侵此法是誰相付與端從羲畫到于今

當下真心是謂良不由聞見不思量千層習氣須臾盡萬卷經書片語長輕可御風超儵忽清如臨水濯滄浪也無奇特無增長只是孩提愛慈常

中站地名店埠作　寄謝范太守
蕩蕩提封壯郡猷句宣令仗出群才胸藏萬甲
知氣息民憶無儒恨慕來經貫素從清德節華
遊偏為故人開慚予薄劣無何補空負承筐不
易裁
鳳陽別駕高君文學梁君華暨諸生會龍
興寺者再別後寄懷
步上高臺望　帝陵鬱葱佳氣護龍興山川不
改風雲色疆邑猶傳玉帛靈佐賦大夫頻式燕

稱詩諸子頌　皇烝愧予無以酬嘉貺握手愁
懃詠鶴鳴
中都鼓樓赴儲司彭晦虛親文之席別後
寄懷
第一山前第一樓當年締造協神謀萬家閭閻
如鱗合四野風煙似海浮桐柏東來思禹績星
辰北望見　皇州何須更作登樓賦已為司徒
半月留
廿紫亭侍御來　命按三吳便道歸壽太
夫人六十有一
驄馬驅馳雲正飛翩翩歸去覲慈幃堂前萱草
重花甲郭外南山映繡衣四楚已看霑雨澤東
吳行且借霜威白華之養何如此獨愧能詩束
廣微
天關講學示諸生
南域精華回嶺海白雲晴色照仙城烘花日暖
薔薇麗掠燕風生楊柳輕究坐已忘塵俗念詠
歌猶洪冠童情千年遺範瞻先哲萬古斯文畏

楊文懿公文集　卷之八

後生
題東莞伯祠
閩國勲臣近有祠當年忠順鬼神知消埃自匪
歸河岳桑梓誰能保亂離碧甲潮來堪灑淚黃
旗峰起想行師珠簾高棟蔵題主亦有鄰翁走
歲時
與友人登海上文昌臺
萬頃滄浪看此臺金鰲樓閣望中開交疏畫向
虛無結登眺鄰鷲妙而栽文武古今新重地郭

蕭前後瀨時才無窮葉葉看諸于今日同遊咲
舉杯。

南歩望虎門

尧封南盡滄溟闊極目連山有一門天設邊關
成虎豹我尋奇甸到山村近傳消息東夷款遠
馭機權上策存濠鏡南頭俱重鎮華夷一統
帝王尊

登獅子岡石恭父老送酒

春風携袖上高崗一望南天正渺茫蒼海自隨
胸次遠白鷗都與世間忘天開几席里千箇地
走龍蛇木百章父老壺觴堪一醉蓬萊何必問
滄桑

次韻奉答何親丈見賀得子

壬辰得子笑顏開驚動高親好句來秋晚枯楊
還發梯月明老蚌果成胎椿萱萬里南瞻斗子
獨三旬蚤報祺是日慈闈潔湯餅須攀一醉共
恢台

柳師中秋壽誕

龜石潭頭一草堂中秋明月照滄浪仰觀天宇
何寥廓惟與群英共霽光老去詩懐多活潑重
來花甲倍尋常門生欲為先生祝封寄南山第
五章

越城北郭別友人

自覺迂慵忝昔賢諸公無補負勤惓梅花路上
占春信柏葉樽前送勝年萬里不須愁白髮千
秋端為惜青編古來賢聖皆吾黨何待歸歟嘆
斐然

曲江除夕呈丈人雲樓友人劉肖一

髀息時光又一年幾何青鬢已皤然無窮宇宙
來流逝太極陰陽逐磨旋伯玉非從今夕改宣
尼易向詰朝編丈人小子俱安坐聽我狂歌楚
水前

修郡志有作

官署蕭條坐夜闌目窮陳迹費新刪尧封禹服
原千古風氣人文又一番南海此身同是聖東
吴當日獨非蛮逍人不動江山色領取皇風灑

字寰

過螺川有感

天涯孤客重來日淚下螺川不可揮意氣百年
龍劍去凄涼十載馬封顏文晉琬琰餘能幾夢
在桐鄉記者誰強向風前支病骨更堪傷感弁
年衆

陪董檝菴沈雷門携酒酌徐覺齋之洗心亭

都憐彗合歡言分耐暑過從共細論天為池亭
開世界兩隨談笑列畫橋遠欄葭菼菲々舞薄

巻雲霞故々繫何物是心還用洗只今相視已
忘言

玉笥山人聶道亨自滁渡江遺予丹藥予
形骸元不繫念感其意勉服賦此以志領
蓋之義

仙子飄々何處來金丹滿把彩霞開病軀何補
人間世玄牝徒勞柱下才天上碧桃君有種杯
中綠酒我無情了知四大都歸幻為汝狂歌嘯
鳳臺

豫章朱山李敬父早得悟于明德夫子之
門今六十餘矣出游金陵歸還舊隱陽羨
芙蓉山山為龐公參禪處云

聖代山林有此儒不由文字契詩書早參龍象
向誰並晚入芙蓉獨自居慧眼雙開金不著剛
腸一付鐵難如他年肯比龐居士祇[illegible]榛除八
里餘

萬曆丁酉孟秋思林丁老師次公子慎思
兄求予所作墓碑還武陵賦贈

令威仙去幾何年弟子無知為表阡道在清時
收合浦碑同明月載江船一帆西上風烟闊千
里人歸史筆傳悵望桃岡不可見送君惟有淚
潺湲

丁母張夫人七十壽

海鶴孤鶱竟不來將雛空母立山隈蒼松百尺
風霜老月桂三秋雨露栽池位瑤池開壽域人
同王母照霞杯悠々閬世無窮數南嶽雲烟首
重迴

武安廟會諸友

仰止英祠大丈夫諸君濟濟亦文儒羅浮佐命自今古白鶴遊仙空有無會有梅花供逸興那無茅本勛狂呼他年吾黨皆高遠敢謂迂庸闢聖途

送黎文塘

送君西上發歸舟三度金陵此勝遊人物舊京元講肆風霜晚歲念南州師門首座誰堪並樂裘刀圭自可投最是同心閑去住都來吾道只滄洲

送范凝宇太史冊封

渺渺金城侍漢臣翩翩玉節展周親長卿才大傾梁苑小范名高靖塞塵旆轉皋蘭辭薄暮車迴巴蜀度清晨莫言家慶無多戀叱馭猶堪過早春

贈王伯台還晉江

朝濟南溟幕象頭晉安才子不凡流遠遊豈窘雲霄步高視寧論蒭瑞丘杖屨千山隨兩度古今雙眼與雲浮交情正洽分攜易粵水閩山意共悠

和姚西野七十有一韻

鶖城城關自春秋閱世如翁幾白頭洛下耆英繞往哲清時著蔡定人謀家傳柱史聲名舊業紹郎君麟鳳洲料得但憐同輩在春山無伴可相求

題狄梁公望雲思親

求忠於孝古難全此道梁公率所天雲藹翠微

親在望日昇湖海國重延立身行道忠之本將順匡扶孝是原莫笑先生宋儒語唐虞世界只如然

諸友信現前之學惧其不能深造寄懷共贈

學道先須信現前現前之外更何言就處體仁惟活潑於中觀禮便凝堅謾揭講章談道錄休標雜記顯仁編知幾必自全終始君子存心只闇然

贈楊州趙仁齋先生

淮海維揚〻偉人霸業碧眼照青春心猶赤子還誰識道付滄洲談自真儘把帝綱供歲月特看匣劍擬心神游〻宇宙無窮事傾蓋相看白髮新

壽張翁七十

少日康衢誦古詩到今擊壤屬龐眉息機自得神形聚為善能救日月遲千朶橘花迎上客一簾燕語勸深卮思量詎賜平康福教子慇懃答盛時

至日寫懷

萬國朝天賀履長自慚多病後鵷行敢圖祓服焚魚佩未〻而賢製菊囊樂命幾經階莢換庭闈遥過嶺梅香　皇仁自識憐烏鳥惟待題緘達建章

唐曙臺惠集杜書懷之作奉答

經句正爾憐同病一札俄驚惠十行佳句未拈原命杜新篇一出却成唐雕鏤是技何嫌巧游戲如君不可當也知製錦從高手五色還期補袞裳

山中和許函南

思君常在海西頭幾度裁緘淚欲流車馬遠來仍減從蓬蒿深處拜荒丘門生相禮人都稚筆子題詩翠欲浮世道須公勤補袞故人林壑暫優悠

山中和李正峯

丘壠雲蒸龍竅開瀟〻風木思悠哉憑君指點眠牛地羨爾趨群倚馬才陰德蓧眞天上去陽

和還自地中回從來積善生兜率不與浮塵混劫灰

五言絶句

小赤壁 以下八首為周石潭先生作

家字未嘗大赤壁那獨小都在吾日中吾更在目表

松丘

杖藜過橋西高丘松色碧一路登陟倦暫憩松下石

耦耕谷

牽牛入谷口雲迷不知處放牛牛自行隨牛行處去

環竹蓬

淺蓬深隱竹竹影隨日側睡醒日午來覓影不可得

沙潭

沙際明月上光彩如朝暾良朋適不至獨立無與論

漁岬

魚樂吾亦樂其如網罟頻淵深餌不取百尺虛垂綸

攬雲洞

渡水西岸去小洞僅容膝仰視天上雲片片洞口出

柏塢

遥想柏樹下結茅已成守定有素心人歲晚此相聚

題天命之謂性示諸兒

欲識天何處虛空總是天欲知天命理只是自然然

七言絶句

送李夢卿還杭州 諱長房

仙李人間亦武林朱明句下故來心實來虛返誰知得寄語蓮池共賞音 蓮池禅若見修於西湖亦姓李予聞其名而未之識而故寄聲焉

何麗二先生以湯餅之會路遠預約蚤出不知予之下榻也詩以答之云

當年下榻為徐穉今日高賢更倍之寄謝侍兒休預畏暗塵不逐駿蹄飛

何午臺麗岑吾會湯餅後復惠以詩奉答

誕彌厥月寝之牀引得明珠滿室光莫是此兒來處異前生曾得侍文昌

會餞別劉承所出貳重慶

秪怪諸君會事頻傳經人要出親民請看贈處皆真意莫道今人非古人

十月長安雪不飛彤雲黯〻悵人離寧知我輩皆同調化作陽春滿帝畿

設將仕學論其優壺榼相將是勝遊未解此時渾放下應知眼底盡全牛

聖涯無隅不須航百姓無瘡不可傷此別丁寧唯一語直將杯酒賛黃堂

爐山永慕

篋裡爐山夢裡親白雲長覆護圖巾應知涕下封防後便是東西南北人

風雨駐太湖作茶池亭記又詩四絶

三春過一尚征途風雨留人宿太湖手記茶池謝仙令（前令王君一鳴黃岡人己丑會求予記故云）千年棠樹指碑趺

芭蕉幾樹萎皆槁已遇深春寒未生却喜嗟枯有時雨不妨征幰暫停行

紫極遙從直北望板輿勞役楚天長八千里路平分衷不為君親有底忙

昭日臨江走瑞州半途風雪半途休與人來烨

〻親念謹視陰晴定去留

寄謝劉令

合肥赤子合君肥爭怪猶淹柳士師（劉以癸未進士刑部主政滁州判陞合肥）我忝近臣紙荐否空慚十載與君知

送堪輿周劍川

踏遍芒鞋未肯休為誰尋得卧牛丘秦皇不廢司空職公等毋為術者流

戊戌春日寫懷

佳麗皇州久早春鍾山佳氣曉氤氳金陵六代空塵跡　聖祖三才是首君

幾度南州閱歲華（叶和）吾生回首亦堪嗟（叶磋）鏡中舊日紅顏改頭上新平白髮多

冬白春紅此處無（皆吾粵中酒名）一般有酒對屠蘇獨憐雪色凌萱草又見春來听鷓鴣

問友人病

病日一齊都放下好來依舊又憧〻若能認取病中景便是超凡入聖功

氣柔志弱力全微此際綿〻紙一〻知萬慮千思

何所看真心原只是哭兒

燈下吟四首

平生怙恃共吾天棄我先今只七年蓮葉連根飛不定雨來空有淚潺湲

不數今來五十猿森 又 揞棒與山長慈親大事知義畢只好留身禮法王

五十年來赤子身不知何假又何真滄溟一粟飄 又 壽丸上天門見二親

衰 又 父母我劬勞羞藥餌及慈色若焦愧爾懷間

楊太史家藏文集卷之八

真赤子或時嘻笑或時啼